

大道五行统论

李宇林◎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大道五行统论

ISBN 978-7-80254-645-5




9 787802 546455 >

定价：80.00元

大道五行统论

李宇林◎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道五行统论/李宇林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80254-645-5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五行-研究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4160 号

大道五行统论

李宇林 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本记录: 170×230 毫米 16 开本 36 印张 45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645-5

定 价: 80.00 元

序 一

医学与道学同根同源,学道者多兼修医术,以济世利人。医术通于五行阴阳,在于研究人的生理和病理,道学以五行阴阳为基础,在其生理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摒除疾病,提升生命的质量,达到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道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家认为天地万物皆由混沌一气而成。道化生混沌一气,一气分为阴阳二仪,天阳轻清上浮,地阴重浊下沉,天地开辟,即一生二;有天有地,天地之间即是万物,其中有天气、地气和运气,即二生三;有天地等三气之分就有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气、五行;五行进一步化生就昭示着自然界胎卵湿化等等万物的生成,这就是三生万物的概念。既然万物是由混元一气而来,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自然都禀受此一气,和阴阳二气以及在万物化生过程中的五方五行之气。也即是说一气、二仪、五气充满于虚空,人是虚空之一物,自然也与五气交融合一。道书中说:五行为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正是此意。道学认识到,自然界万物和人类都是这样顺其自然有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也达不到长寿的目的。所以道家养生丹道的理念认为,人身的至宝是精气神,如果用修丹之法,由炼精化炁,使三归二;炼炁化神,使二归一;炼神还虚,使一归为混沌虚无之气;最后这个混沌

虚无之气,就可以与大道合为一体了。这是修行者由凡到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主要的筑基理论,也必由五行的思想为指导。《易经》河图洛书的思想认为:东方肝木生数为三,南方心火生数为二;西方肺金生数为四,北方肾水生数为一;中央脾戊己土生数为五。中医认为肝藏魂,心藏神,肺藏魄,肾藏智,脾藏意。东三与南二合为五,西四与北一合为五,由中央脾五之意,使它们三家混融为一,打成一片,至虚至静。即是说让自己的身心意合而为一,心息相依,形神化一,最终可至精炁神凝聚,而有三花聚顶,五藏五炁朝元,达到天人合一,人身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混融,所谓盗天地之正气,取日月之精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的学说无处不在,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五藏是人体生命的源泉,五常是处事为人的根本。只有五藏功能动态和平,则人身生理机能不衰,而仁义礼智信五常完备无缺,则与人道无亏,可以为圣为贤,成就事业,造福大众。

医道五行之论,囊括五行学说,上自五运六气,下及方域、本草气味,中及人身藏腑经络等等,内容博大,涉及面广,此所谓《内经》言: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之论。有缘者得遇此书,深入研读,融会贯通,必然获益良多,是以为序。

张继禹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

序 二

观术数之书言：五行之属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身为五藏，在人性为五德。自混沌初分以来，五行之气质已蕴涵自然界之中，可以说是五行之理无处不在。

《稽瑞》曰：天地灵异之气，流行充满于宇宙而与人心相感召，顺气应之则兆而为祥和，逆气应之则化而为妖疠。祥为和气，妖为乱气，即非其时而有其气。

《昭代丛书》：万物生于天地之中，生于阴阳二气的交融，水火是自然万物的根本，它们是阴阳的精气。

品物之有形有质的都生长在土地上，其实是生于水火之相济。《易经》乾坤生六子，先雷风，次即水火，再次山泽，金木只是地中之一物，生于山，是最后生的。怎能说金先于水，木先于火？日为火元，月为水元，即生于乾元坤元，难道金木能生水火吗？

《洪范》谈到五行之说囊括于万物，而且万物全都归属于五行。百姓日食之物均归于五味，而且土的厚重，可承载稼穡万物，为的是培育生命。万物皆因土与金木水火相杂而有生长壮老已。五行生克制化，有形有气，有色有味。朱子注《易》云：五行成变化而行鬼神。五行分属于天地万物变化之道，与《易》阴阳不测之谓神意同。

五行为人们通用之物,人的食物来源于种植,庄稼必用土地和种子,种子和土壤非水火相济不能生长,而民又非水火不生存。也必有宫室器用之物,所谓:上棟下宇以待风雨,耒耜舟楫之利皆为木之用,而非金又不能使之成器用,斧斤以为要,兵甲以为威,五者所以通天下而利民生。人不论贫富贵贱,均不离于五行。

五行之说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五行之生克,先出自术士之论。而儒士谈到两仪生四象,且又以二气生五行论说。五行之生克,先由五行之质言,而周子又论以主气为言。有人为此辩解,说这并非是周子之言,应该是陈希夷之言,抑或是秦汉术士相沿之说。

《月令》之书于春曰: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曰: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曰: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曰: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元冥;于四季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观此可知干支时序之配五行,五帝之配五德。《左传》又有五行之官:木正勾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元冥,土正后土。如此之说,均先于《月令》。四时配五行,因其推迁而有相生之序。《汉书·五行志》谈到五行生克,《汉书·律历志》论述五德之说:五德与五常相应,古圣先贤,因五德皆具,不能因一德而僭名圣贤,五德相为和融,才为至德,这与人身之五藏相为平和协调之理一致。五行家,天干、地支、纳甲、纳音之术,均以五行之说为理论依据,而支干之外,复有八卦、双山、洪范、玄空、宗庙、天星等名不可胜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世间五行生化之象也随处可见,古代传记传闻之中有谈到说:掘地得煤炭,可以生火;汉水西山有井,井内出五色烟,西极有火山,蜀地有火井,这是地生火的现象。海中遇阴晦,波涛如燃火,以物击之迸散如星洱,海水面火高丈余,这是水生火的现

象。迸石戛金，金石皆生火。麦烂自燃，腐草为萤，积油自焚，浓酒亦自焚，蝦蚌常夜光，这是万物生火的现象，盖火为阳气，万物之中有火，并非万物生火，是火生万物，说明无物不藉阴阳以成。金生水之说，大概是因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水源自昆仑山由西向东流行，大地之水岂能是金所生。水生木，也未尝见水生于江河波涛，概水辅土以生木，并不能专归于水。相生之说，并非确切，然而世间万事纷繁，如火燃则水干，似是火克水，水冲则土崩，又似水克土。关于木克土之说，人们都会想到，木旺则土气疏泄。然而木生于土，即使是百千米之材，山石也不会因它而贫瘠。如果说木拔土气，而万物都生于土地之上，那个不是耗泄土气的，又怎么评论谁不是克土的呢？土地山泽相通，是水土相生，而又说土克水，这岂不是息壤而淹洪水的无稽之谈。五行家木克土，土克水之说，犹且不通，如丛林燎原，是火克木，锄圃耜田，是金克土，这样的说法，何曾听到吗？

释氏论地水火风，说水火土气众人都可以看到。水火土气是天地间的大运用。然而土地承载万物，土地内涵金水，且又生长树木，而风与气异名同类，《内经》曰木生风。因此说地水火风，无非是木火土金水五行而已。

有人说：中医讲肝木克脾土，就是木克土的明证，又说忧思伤脾，劳倦伤脾，饮食伤胃，言语伤气。如此的伤害，怎能说一定是肝木所致呢？人恼怒时，五藏都不能安宁，为何脾藏独自承受呢？肝气旺时，肝经暴发怒火，使火气旺盛，火炎所伤之病确实较多，医生有因证候而泻土中之木的，因木生土中，既生而不能即可去戕泻它，反而因情而使用木郁达之的方法疏导它，使郁气消散。那么说肺金之克肝木，脾土之克肾水，肾水之克心火等等，又如何解释呢？

天文、地理、星命、骨相、医药之学以及方位音律、形色、气味等等，没有不论五行生克的。隔行如隔山，不知者不能妄言。如

果说五行之说不可信，凭我浅薄的学问不能与之辩论，倘若论生克之理，彼又无言以说服于我，那要让我怎能信服他呢？假若有人能通其理论，我就不怜惜稽首百拜，跟他请教了。

贯世永 杜艳军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前言

五行概念的认识

五行之说由来已久,对五行的认识是古代先贤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上古之时,伏羲氏仰观俯察,画八卦以演易而究天人之机,认为天地万物均禀受五行阴阳之气;神农氏尝味草木,发明医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酸苦淡甘辛咸已蕴于其中;轩辕氏与岐伯、伯高、雷公等讨论天文、地理、明察人事而穷究五藏、五方、五味、五色、五音、五星……之理,而五行生克制化,吉凶福祸皆因医道的整体观,辨证论治,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使后来学者有理可寻,有法可依。此后以来,天文家以五星论述五行之理;地理家把山川的形势、外貌、方位等分为五行;易学家以卦象论五行,把纷繁的世界万化统归于五行;命学家以干支论五行;相学家以身体面貌部位分配五行;音律家又以音调不同而分五行;儒家学派的治世理念,以仁义礼智信迎合五行之说作为五常之道,教化世人。医学家为了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探究人的生命个体与自然界水土气候的关系,认为自然界中的风、寒、暑、湿、燥、热和水土对人有一定感应关系;四季的春温、夏热、暑湿、秋燥、冬寒对五藏六腑的功能状态有相应关系;日月的运转,昼夜的节律,月亮的圆缺,对人身劳逸阴阳气血精神的旺衰都有一定的相合关系。而道家学派认为:人身是一小天地,身外是一个大天地,这个小天地和大天地是相合、

相应、相通,并互为影响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个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五行学说,并运用五行学说的理念来论述内外丹道的修持方法和日常养生。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就此而言天人五行之道,他对卢照邻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一定会拿人事的情况和它相比较;了解人体功能活动的,也要与自然界相联系。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和五行之气的依次运行。寒冷和暑热互为更替,它循环运行的时候,如果天地阴阳之气调和就下降而为雨;天地阴阳之气相为鼓荡,犹如发怒之状,即成为风;天地之气严凝寒烈就会凝聚为霜雪;若阴阳二气淫盛弥漫弛张于空际而为虹霓;这是天地之气变化的一般规律。人身有肢体和五藏六腑等构成,昼夜之间,清醒和沉睡,呼吸和吐纳,饮食水谷化生的精气,流动于内的为营气,布散于体表的为卫气,精气彰显于外的光华为气色,气机流动鼓荡于喉舌,而发出的为音声,这是人体自身活动的一般规律。就天与人二者而言气之表现在外,有形可察的为阳;如天地之气怒而为风,张而为虹霓,人之精气,彰而为气色等,又叫做“阳用其形”。气之凝聚为津液,或蕴藏于内部的为阴,如天地之气,和而为风雨,凝而为霜雪,人之精气流而为营卫等,又叫做“阴用其精”,这是天与人相似的地方。

如果阴阳失去调和,盛热郁蒸则产生热症,阳气闭塞、阴邪弥漫则产生寒症,气结则为瘤赘,气陷则为痈疽,气机奔迫则表现为呼吸短促而困乏,气血衰竭则表现为焦槁干枯。症候表现在面部,变化也显露于外形。从这些现象去比照天地阴阳之理,也是如此。所以说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或盈或缩,星宿运行乖乱出现的日蚀和月蚀,彗星之星光飞奔流动,这是天与地的不祥征兆。寒冷与暑热不依时序而来,这是天地之间的郁蒸和闭塞;岩石耸立,土堆踊起,就是天地之间的瘤赘;山川崩裂,大地塌陷,就是天地之间的痈疽,狂风暴雨是天地间的喘息困乏;

川流枯竭是天地的焦槁干枯。高明的医生施用针砭和汤药疏导救治,贤能的人以高尚的道德来和解,再以人事辅助,天地也有可以消除的灾难。山崩地陷,疾风暴雨,不时的寒冷暑热,川流干涸,都是天地自然界五行阴阳的失衡而造成的。《医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即是五行之气相为参合的理论基础。

人身的五大系统

自然界里五行之说既然有它的共通性,而在人身之中又如何呢?人身有五藏,与五藏相应相合的是六腑。按十二经脉之说,应为六藏六腑,藏与腑之间是表里阴阳络属关系,藏为里为阴经,腑为表为阳经。

天干的阴阳与藏腑的阴阳配属关系是: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庚属大肠、辛属肺、壬属膀胱、癸属肾,三焦归属壬,包络同归于癸。这说明五藏六腑的关系,最终还是以五行木、火、土、金、水的五个方面划分的。人身中五藏;肝、心、脾、肺、肾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相应。人体以五藏为中心,五行与藏腑的归属关系是:

肝胆为木;主筋,爪甲,藏魂,开窍于目;

心小肠为火;主血脉,藏神,开窍于舌;

脾胃为土;主肌肉,四肢,胃受纳脾运化,藏意,开窍于口唇四白;

肺大肠为金;主皮毛,主气司呼吸,藏魄,开窍于鼻;

肾膀胱为水;主骨髓,司二便,藏精主智。心胆肾通于耳;

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爪为筋之余。

我们的身体也就是由皮毛、肌肉、筋膜、血脉、骨髓,这五大部件即五大系统组成的,这五大系统与自然界中的五行属性相统一。

五行与时令

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与五藏之气相应。按十二个月划分；春天寅卯辰，夏季巳午未，长夏未、秋季申酉戌，冬季亥子丑，其中辰未戌丑四季之未十八日为土用事，即是人身脾胃运化吸收精微物质以助四藏和生化，这里叫土旺四季，即是说土生万物，万物均离不开大地而独自生养。一月三十日中也可按月之圆缺，朔望来划分四季：初一至十五，阳气渐长，人身之气血由弱到强；十五至三十物极必反，阳气渐弱，阴气渐盛，人身的气血也由盛到衰。初一前后喻冬季，十五前后喻夏季，而上弦之初七、初八前后为春季，下弦的二十二、二十三前后为秋季。

昼夜二十四小时为一日，按古代，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针灸子午流注学，把十二地支，配属于十二经脉循环流注歌诀云：肺寅大卯胃辰官，脾巳心午小未中，申膀酉肾心胞戌，亥三子胆丑肝通。另外可以根据一日之中阴阳的消长变化划分为：日出卯时前后为春，正午前后为夏，日落酉时前后为秋，夜半子时前后为冬。养生家以此经络流注规律和日月阴阳的消长变化，来制定饮食起居和调整生活节律，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又说明了人身五藏与天地之间五行属性的共通律。

五行属性不同

我国古人把自然界里的万事万物，均以五行的属性来划分，而它们本身之气之质又各有不同。

我们大家不难发现，木、火、土、金、水这五大属性中的每一类，它们的情况也都有千差万别的不同；如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草木属类，它们的性情、质地以及同一类木属生长的地域环境不同而各有不同。以此而看，世间的火性属类也是大有不同。就我

国的方域而看：东、西、南、北、中，有青、白、红、黑、黄等不同的土色，而且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也有多种不同的土质。更不用说金属类物质，不知有多少种分类。既然金属土石各有不同，水的质地也是悬殊很大。关于五行的划分归属，古代易经之书，医经之书等等，它们把五行属性的气质、形象、色味诸多方面，尽皆归纳之，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认识物种的启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体质、禀赋、性情，不只是父母的遗传因素，更加与生养的水土环境无不关系密切，人生于自然界，莫不依赖于自然界五行属性的滋养，好的生活环境就能造就出好的体魄，这是众所周知的。五行属性的不同，自然环境的差异，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且五行五藏之间因情志、劳逸、饮食等等因素的影响，当打破五藏之间相对平衡协调的关系时，就是人体生病之时，可见它们之间有多么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黄帝内经》说：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时之和。此时若重感于邪，则病危矣。

医学只要把握着五行的生克制化理念，寻求病因病机，按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分辨病变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来源于大自然中的药材的四气五味的偏性，来调节因多种因素而导致身体出现的偏病。首先要正确地运用五行学说和五行的形、象、气、质以及五行的根本性情，是诊治疾病，正确地处方用药，并使疾病痊愈的重要原因。

编者以为，如果认真研究，深入探讨五行学说与五藏六腑的共通律，是学好中华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基础，因此本人在闲暇之余辑录、修正、编纂了各个学科关于五行学说的理论及应用方法，虽然在浩瀚的经典里，只能是沧海一粟，但也足以使学者有所感悟，倘若能使之拓展思路，有所受益，吾愿已矣。

目 录

序 一	张继禹 (1)
序 二	贯世永 杜艳军 (3)
前 言	(1)
第一章 五行大义	(1)
第一、释名	(1)
1. 释五行名	(1)
2. 论支干名	(2)
第二、辨体性	(4)
第三、明数	(5)
1. 起大衍论易动静数	(5)
2. 论五行及生成数	(7)
3. 论支干数	(9)
4. 论纳音数	(10)
5. 论九宫数	(12)
第四、论相生	(18)
1. 论相生	(18)
2. 论生死所	(19)
3. 论四时休旺	(20)
第五、论配支干	(22)
第六、论五行相杂	(24)
1. 论五行体杂	(24)
2. 论支干杂	(25)

3. 论方位杂	(26)
第七、论德	(26)
第八、论合	(28)
第九、论扶抑	(30)
第十、论相克	(31)
第十一、论刑	(32)
第十二、论害	(33)
第十三、论冲破	(34)
第十四、论杂配	(34)
1. 论配五色	(34)
2. 论配声音	(36)
3. 论配气味	(38)
4. 论配藏腑	(41)
5. 论五常	(47)
6. 论五事	(49)
第十五、论律吕	(50)
第十六、论七政	(55)
第十七、论八卦八风	(61)
第十八、论情性	(63)
第十九、论治政	(66)
第二十、论诸神	(69)
第二十一、论五帝	(72)
第二十二、论诸官	(75)
第二十三、论诸人	(79)
1. 论人配五行	(79)
2. 论人游年年立	(84)
第二十四、论禽虫	(85)
1. 论五灵	(85)
2. 论三十六禽	(88)

第二章 易经五行	(92)
五行	(92)
四序	(92)
六辰	(92)
四时	(92)
五行用事	(93)
五行生旺	(93)
干支五行	(93)
三合五行	(94)
六合五行	(95)
五合化气	(95)
纳音五行	(96)
五行五音	(98)
二十四方位	(99)
正五行	(99)
中针双山五行	(99)
缝针三合五行	(100)
洪范五行	(100)
二十四节气方位	(103)
十二辰二十八宿星象	(103)
十干 十二支 十二律 二十八舍	(104)
《协记辩方》甲历	(106)
五行与测病	(107)
论正五行生旺取用	(107)
补龙古课俱以正五行论	(108)
逐日人神所在	(109)
十干十二支人神所在	(109)
十二时人神所在	(109)
释日干	(109)

释支辰	(110)
释五行	(111)
释五色	(112)
释五音	(112)
释五性	(113)
释六情	(114)
释五味	(115)
释四门	(116)
释刑伤	(116)
释害	(117)
释鬼	(118)
释杀	(118)
释数	(119)
释相生	(119)
释相克	(119)
释月将	(119)
五行与神变	(120)
释疾病形状章	(121)
三才赋	(121)
人身类神	(122)
农桑类神	(123)
支有所藏	(123)
五行与颜色	(123)
五行与亲疏	(125)
十二支类神,不就日干而言者	(126)
推五行生旺	(127)
推四季旺神	(127)
八卦纳浑天甲子总论	(128)
八卦八节旺废图	(128)
明六神诀	(129)

论六亲与五行所属	(129)
六亲所属	(129)
测病证	(130)
测病体	(134)
判医药	(136)
第三章 道书五行	(140)
五行与修养	(140)
五方五行歌	(141)
铅汞五行篇	(143)
卦气五行篇	(144)
黄庭五藏论	(145)
五行化育	(147)
五行之性	(148)
论五行匹配藏腑法	(148)
五行变异	(149)
五行造化	(149)
五藏安养	(151)
五岳真形图说	(152)
五岳司五方之气	(152)
五藏调理法	(153)
五藏吐纳补泻真元	(154)
真五行定命气	(156)
五行各现本色与内外相应	(157)
五行品	(157)
论五行	(159)
明五行采取其药	(161)
五藏图	(162)
五行之数,亦明待时	(166)
五德篇	(167)

五常论	(167)
三五指南图局说	(170)
五行分位	(171)
内外五行	(172)
五行虚实解	(173)
五行五藏论	(173)
五神藏论	(175)
金丹五行论	(176)
合和四象论	(178)
卦象五行论	(179)
五位相得解	(181)
五行合和解	(182)
五行总属说	(183)
五行直论	(183)
四象五行问答	(184)
瞻养五藏	(184)
还丹五行功论	(185)
阴阳五行论	(186)
五方卫灵	(186)
五芽内炼品	(188)
五行分类	(188)
论气色贵贱	(190)
论气色真假	(191)
论五气生克	(191)
论五行生克	(193)
龙穴阴阳五行例	(193)
四时阴阳五行例	(194)
五行生死例	(194)
五行生克例	(194)
五帝四季	(194)

攒簇五行	(195)
六气歌诀	(196)
四季养生歌	(196)
去病延年六字法	(197)
五藏风	(198)
服五方气	(198)
五牙论	(199)
服真珎法	(200)
服食五芝之精	(200)
服五气秘法	(201)
服五方灵气法	(201)
养五藏五行气法	(202)
《四时调摄笺》	(203)
春三月调摄总类	(203)
夏三月调摄总类	(208)
脾藏四季旺论	(212)
秋三月调摄总类	(213)
冬三月调摄总类	(216)
黄庭内景五藏六腑补泻并序	(220)
肺藏图	(221)
心藏图	(222)
肝藏图	(224)
脾藏图	(225)
肾藏图	(226)
胆腑图	(228)
四气摄生论	(231)
肝藏春旺	(232)
心藏夏旺	(234)
肺藏秋旺	(235)
肾藏冬旺	(237)

脾藏旺四季	(238)
四时消息	(240)
存思五藏五岳五星五帝五色	(243)
五行与环境	(244)
五藏主病	(245)
五色五味	(245)
四季之气致病	(246)
五藏气乱应合	(247)
四时病变机理	(247)
五行五藏各有所管	(249)
五藏病治	(250)
五藏所合	(250)
干支五行	(251)
五行性情	(252)

第四章 医经五行	(255)
五行与四时之气	(255)
五气所伤	(257)
五味所伤	(258)
五行与八风	(258)
五藏应四时五音	(259)
五行四时阴阳与气化	(261)
五方五行	(263)
气感五行	(267)
五藏五行	(268)
天气五行	(270)
五合与五味五色	(274)
五藏所属经脉(致病)	(276)
五藏与月气	(278)
十二经脉气之绝	(279)

脉象五行	(280)
脉以胃气为本	(282)
五藏生克,藏气传变	(285)
五志五行	(285)
五志发病	(286)
五行应五藏	(287)
五藏病理机转	(288)
五藏经脉病治	(290)
五藏食宜	(291)
宣明五气	(292)
疟疾与五行	(295)
五藏之疟	(297)
藏腑寒热相移	(298)
藏腑之咳	(299)
经络与五色	(300)
腧穴五行	(301)
五有余不足	(301)
四时刺逆从论	(305)
五藏病传	(306)
五禁	(308)
五味篇	(309)
五味论	(310)
阴阳二十五人	(312)
五藏之气	(315)
五邪之为病	(316)
灵枢五色	(318)
梦与五行盛衰	(322)
顺气一日分四时	(324)
灵枢《本藏》	(326)
经脉与腰痛	(331)

五藏与风症	(331)
五藏痹症	(333)
五藏痿症	(334)
六经厥逆	(335)
五运六气	(336)
五运不及	(346)
五运变动的德化政令灾变	(347)
五运平气不及太过	(348)
五运平气	(348)
五运不及	(349)
五运太过	(351)
六气司天之化	(353)
六气与胎孕	(355)
六气与生化	(356)
五运六气,郁极乃发	(357)
六气之徵应	(360)
五运交合,六气分治	(361)
六气在泉,内淫而病	(362)
诸气在泉治则	(363)
六气司天,天气之变	(364)
六气司天致病治则	(365)
邪气反胜	(366)
六气相胜	(367)
六气相胜治则	(367)
六气之复	(368)
六气来复治则	(369)
六气客主相胜致病	(370)
司天	(370)
在泉	(370)
六气客主相胜治则	(371)

候气之胜,暴病之因	(372)
病机十九条	(372)
第五章 医书五行	(374)
肝藏脉论	(374)
胆腑脉论	(381)
心藏脉论	(383)
脾藏脉论	(392)
胃腑脉论	(399)
肺藏脉论	(402)
大肠腑脉论	(408)
肾藏脉论	(412)
膀胱腑脉论	(420)
三焦脉论	(421)
五藏六腑脉病虚实例	(425)
肝藏脉病虚实	(425)
心藏脉病虚实	(425)
脾藏脉病虚实	(426)
肺藏脉病虚实	(427)
肾藏脉病虚实	(427)
胆经虚实病候	(428)
小肠虚实病候	(428)
胃经虚实病候	(429)
大肠虚实病候	(429)
膀胱经虚实病候	(429)
三焦虚实病候	(429)
五藏补泻主治例	(430)
十二经络	(430)
诊脉	(433)
论五藏见四脉应病诗	(434)

内因脉	(434)
外因脉	(434)
不内不外因脉	(435)
定死脉形候歌	(435)
脉辨生死	(435)
诊杂病生死脉歌	(435)
诊暴病歌	(436)
诊五藏六腑气绝证候	(437)
藏腑论	(437)
脾胃论	(438)
五运六气论	(439)
五运主病	(441)
六气为病	(442)
亢则害承乃制体用说	(448)
临证五藏五行生克	(449)
伤寒六经辨治	(450)
第六章 本草五行	(452)
本草五行论	(452)
本草药论	(455)
本草五味五行	(457)
采药分六气岁物	(458)
五味宜忌	(459)
五味偏胜	(460)
标本阴阳	(461)
升降浮沉	(461)
四时用药例	(462)
五运六淫用药式	(463)
六腑六藏用药气味补泻	(464)
五藏五味补泻	(465)

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465)
肝及经脉	(465)
心及经脉	(466)
脾及经脉	(467)
肺及经脉	(468)
肾及经脉	(468)
命门	(469)
三焦及经脉	(470)
胆及经脉	(471)
胃及经脉	(471)
大肠及经脉	(472)
小肠及经脉	(472)
膀胱及经脉	(473)
引经报使	(473)
药对岁物药品	(474)
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	(474)
处方与五行	(478)
风邪袭表	(478)
和解少阳	(480)
表里双解	(481)
木气逆乱	(481)
血脉瘀阻	(482)
清热泻火	(483)
暑湿之邪	(485)
暑热闭心	(485)
寒水侮土	(486)
土郁血滞	(487)
培中补气	(488)
补养血脉	(488)
调中化湿	(488)



燥邪伤肺	(490)
滋养元阴	(491)
补助元阳	(492)
本草百病用药例	(492)
参考书目	(540)

第一章 五行大义

第一、释 名

1. 释五行名

夫万物自有体质，圣人象类而制其名，故曰名以定体，无名乃天地之始，有名则万物之母，以其因功涉用，故立称谓。《礼》云：子生三月，咳而名之；及其未生，本无名字。五行为万物之先，形用资于造化，岂不先立其名，然后明其体用。《春秋元命苞》曰：木者，触也，触地而生。许慎云：木者，冒也。言冒地而出，字从于中下，象其根也，其时春。《礼记》曰：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其位在东方。《尸子》云：东者，动也，震气故动。《白虎通》云：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许慎曰：火者炎上也，其字炎而上，象形者也，其时夏。《尚书大传》云：何以谓之夏？夏，假也。假者，方呼万物而养之。《释名》曰：夏假者，宽假万物使生长也，其位南方。《尚书大传》云：南，任也，初之方任也。《元命苞》云：土之为言吐也，含吐气精，以生于物。许慎云：土者，吐生者也。王肃云：土者，地之别号，以为五行也。许慎云：其字，二以象地之下，与地之中，以一直画，象物初出地也，其时季夏。季，老也，万物于此成就，方老，王于四时之季，故曰老也。其位处内，内，通也。《礼斗威仪》云：得皇极之正气，含黄中之德，能苞万物。许慎云：金者、禁也。阴气始起，万物禁止也。土生于金，字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之形也，其时秋也。《礼记》云：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尸子》云：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恭庄，礼之主也。《说文》曰：天地反

物为秋，其位西方。《尚书大传》云：西、鲜也，鲜、讯也，讯者、始人之貌也。《释名》、《广雅》、《白虎通》皆曰：水、准也，平准万物。《元命苞》曰：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故立字，两人交，一以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譬男女，阴阳交以起一也。水者，五行始焉，元气之湊液也。《管子》云：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许慎云：其字象泉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其时冬。《尸子》云：冬、终也，万物至此终藏也。《礼记》云：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其位北方。《尸子》云：北、伏也，万物至冬皆伏，贵贱若一也。五行之时及方位，故分而释之。

2. 论支干名

支干者，因五行而立之。昔轩辕之时，大挠之所制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也，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阴阳之别，故有支干名也。而名有总别，无论总名，次言别号。总名支干者，干字乃有三种不同，一作干，二作斡，三作干字。今解斡字者，此支斡既相配成用，如树木之有枝条茎斡，共为树体，所以云斡。又作干者，干济为义。支者，支任为义。以此日辰，任济万事，故云支干。又作干字者，亦是斡义，如物之在竿上，能竖立显然，故亦云竿也。世书从《易》，故多干也。次别号者，《诗纬推度灾》云：甲者押也，春则开也，冬即阖也。郑玄注《礼记月令》云：甲者，抽也；乙者，轧也。春时万物皆解孚甲，自抽轧而出也。丙者，柄也，物之生长，各执其柄。郑玄云：丙者，炳也。夏时万物强大，炳然着见也。丁者，亭也。亭，犹止也，物之生长将应止也。戊者、买也，生长既极，极则应成买易前体也。己者，纪也，物既始成，有条纪也。郑玄云：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谓万物皆枝叶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庚者、更也，辛者、新也，谓万物成，代改更复新也。郑玄云：谓万物皆肃然改更，秀实新成也。壬者、任也，癸者、揆也，阴任于阳，揆然萌芽于物也。郑玄云：时维闭藏，万物怀任于下，揆然萌芽也。子者、孳也，阳气既动，万物孳萌。《三礼义宗》云：阳气至，孳养

生。丑者、纽也，纽者、系也，续萌而系长也，故曰孳萌于子，纽牙于丑。《三礼义宗》云：言居终始之际，故以纽结为名。寅者、移也，亦云引也，物牙稍吐，引而申之，移出于地也。《淮南子》云：寅、蟄动生也。《三礼义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义也。卯者、冒也，物生长大，覆冒于地也。《淮南子》云：卯、茂也，茂然也。《三礼义宗》云：卯、茂也，阳气至此，物生滋茂。辰者、震也，震动奋迅，去其故体也。《三礼义宗》云：此月之时，物尽震动而长。巳者、巳也，故体洗去，于是巳竟也。《三礼义宗》云：巳、起也，物至此时，皆毕尽而起。午者、忤也，亦云萼也，仲夏之月，万物盛大，枝柯萼布于午。《淮南子》云：午者、忤也。《三礼义宗》云：忤，长也、大也，明物皆长大也。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蔓昧也，故曰蔓昧于未。《淮南子》云：未、昧也。《三礼义宗》云：时物向成，皆有气味。申者、伸，伸、犹引也、长也，衰老引长。《淮南子》云：申、呻也。《三礼义宗》云：申者、身也，物皆身体成就也。酉者、老也，亦云熟也，万物老极而成熟也。《淮南子》云：酉、饱也。《三礼义宗》云：酉、犹也，犹、伦之义也，此时物皆缩小而成也。戌者、灭也、杀也，九月杀极，物皆灭也。《三礼义宗》云：此时物衰灭也。亥者、核也，闾也。十月闭藏，万物皆入核闾。《三礼义宗》云：亥、劾也，言阴气劾杀万物也。《尔雅·岁次》云：太岁在寅，名摄提格。《淮南子注》云：格、起也，万物承阳而起。卯名单阏，单、尽，阏、止也，言阳气推万物而起，阴气尽止也。辰名执徐，执、蛰也，徐、舒也，言伏蛰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巳名大荒落，荒、大也，言万物炽盛而大出，落落而布散也。午名敦牂，《淮南子》云：櫜枪，敦、盛，牂、壮也，言万物盛壮也。未名协洽，《淮南子》云：协、和也，洽、合也，言阴欲化，万物和合也。申名涒滩，《淮南子》云：涒滩、大修也，言万物皆修其精气也。酉名作鄂，《淮南子》云：作鄂、零落也，言万物皆彫落也。戌名掩茂，掩、蔽也，茂、冒也，言万物皆蔽冒也。亥名大渊献，渊、藏，献、迎也，言万物终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阳也。子名困敦，困、混也，敦、沌也，言阳气混沌，万物牙孽也。丑名赤奋若，奋、起也，若、从也，言阳气奋迅万物而起，无不顺其性。赤、阳色也。《春秋纬》云：大阴所在之名，与《淮南子》、《尔雅》不



同,此并支干别名大意,终从气解,故以具释之。

第二、辨体性

体者、以形质为名,性者、以功用为义。以五行体性,资益万物,故合而辨之。木居少阳之位,春气和煦温柔,弱火伏其中,故木以温柔为体,曲直为性。火居大阳之位,火炽赫烈,故火以明热为体,炎上为性,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于四行,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含容,成实故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穡为性。金居少阴之位,西方成物之所,物成则凝强,少阴则清冷,故金以强冷为体,从革为性。水以寒虚为体,润下为性。《洪范》云: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曰稼穡、金曰从革、水曰润下,是其性也。《淮南子》云: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阴之寒气反者为水,积阳之热气反者为火。水虽阴物,阳在其内,故水体内明;火虽阳物,阴在其内,故火体内暗。木为少阳,其体亦含阴气,故内空虚,外有花叶,敷荣可观。金为少阴,其体刚利,杀性在外,内亦光明可照。土苞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洪范传》曰:木曰曲直者,东方。《易》云:地上之木为观,言春时出地之木,无不曲直,花叶可观,如人威仪容貌也。许慎云:地上之可观者,莫过于木,故相字,目傍木也。古之王者,登舆有鸾和之节,降车有佩玉之度,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饯有献酢之礼,无事不巡幸,无夺民时。以春,农之始也,无贫欲奸谋,所以顺木气,木气顺则如其性,茂盛敷实以为民用。直者中绳,曲者中钩。若人君失威仪,酖酒淫纵,重徭厚税,田猎无度,则木失其性,春不滋长,不为民用,桥梁不从其绳墨,故曰木不曲直也。火曰炎上,炎上者,南方,扬光辉在盛夏,气极上,故曰炎上。王者向明而治,盖取其象。古者明王南面听政,揽海内雄俊,积之于朝,以助明也。退邪佞之人臣,投之于野,以通壅塞,任得其人,则天下大治,垂拱无为。易以离为火、为明,重离、重明,则君臣俱明也。明则顺火气,火气顺则如其性,如其性则能成熟,顺人士之用,用之则起,舍之则止。若人君不明,远贤良、进谗佞、弃法律、疏骨肉、杀忠谏、赦罪人,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则火失其性,不用则起,随

风斜行，焚宗庙宫室，燎于民居，故曰火不炎上。土爰稼穡，稼穡者，种曰稼、敛曰穡，土为地道，万物贯穿而生，故曰稼穡。土居中，以主四季，成四时。中央，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之象。古者天子至于士人，宫室寝处，皆有高卑节度，喻其过也，宁俭。禹卑宫室，孔子善之。后夫人左右妾媵有差，九族有序，骨肉有恩，为百姓之所轨则也。如此顺中和之气，则土得其性，得其性则百谷实而稼穡成。如人君纵意广宫室台榭，饾雕五色，罢尽人力，亲疏无别，妻妾过度，则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则气乱，稼穡不成，故五谷不登，风雾为害，故曰土不稼穡。金曰从革，从革者、革更也，从范而更，形革成器也。西方物既成，杀气之盛，故秋气起而鹰隼击，春气动而鹰隼化，此杀生之二端，是以白露为霜，霜者、杀伐之表。王者教兵，集戎事以诛不义，禁暴乱以安百姓。古之人君，安不忘危，以戒不虞，故曰：天下虽安，忘战者危；国邑虽强，好战必亡。杀伐必应义，应义则金气顺，金气顺则如其性，如其性者，工冶铸作，革形成器。如人君乐侵袭、好攻战、贪色赂、轻百姓之命，人民骚动，则金失其性，冶铸不化，凝滞渠坚，不成者众。秋时万物皆熟，百谷已熟，若逆金气，则万物不成，故曰金不从革。水曰润下，润下者，水流湿就污下也。北方至阴，宗庙祭祀之象，冬、阳之所始，阴之所终，终始者，纲纪时也。死者魂气上天为神，魄气下降为鬼，精气散在于外而不反，故为之宗庙，以收散也。《易》曰：涣、亨，王假有庙，此之谓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祀，敬之至也。敬之至，则鬼神报之以介福，此顺水气，水气顺则如其性，如其性则源泉通流以利民用。若人君废祭祀、慢鬼神、逆天时、则水失其性，水暴出，漂溢没溺，坏城邑，为人之害，故曰水不润下也。

第三、明 数

1. 起大衍论易动静数

凡万物之始，莫不始于无，而后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序，四序生之所生也，有万物滋繁，然后万物生成也。皆由阴阳二

气,鼓舞陶铸,互相交感,故孤阳不能独生,单阴不能独成,必须配合以铸冶,尔乃万物化通。是则天有其象,精气下流,地道含化,以资形始,阴阳消长,生杀用成,明其道难明,非数不可究,故因数以辨之。数之显理,犹筌蹄之取鱼兔,阳顺唱始,阴佐其终,穷奇偶之数,备相成之道,极变化之源者,详于蓍策之数也。七八为静,九六为动,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气息也。明阳道之舒,以象君德,唱始不休,无所屈后,去极一等,而犹进之,故九动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气消也,以明臣法有所屈后,唱和而已,事理近君,则靖息以听命,必须退让,以明其义,故八静也。《易》曰:分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馀手有四七,故名七也;有四八,故名八也。有此,则静爻之数,夏殷尚质,以用静爻占之。馀有四九,故名九也,有四六,故名六也,此则动爻之数,周备质文,故兼用动爻。凡大衍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也。《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合应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求实,故用四十九焉。马融以易之太极为北辰也,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郑玄曰:贞悔六爻,本有五十,定所用者,四十有九,天地之数,本五十五,天五与地十通,天一与地六通,数之者气则有并,并则宜减焉。大衍减五,故有五十,其用减一,故四十有九,不并者,不可减也。今总其数五十者,天一至地十,凡五十五也,此合生成之数,若止言生数,唯十有五,从一至五也。易之所象,爻尽之,有遯、故自天地以下,日月等数,皆为蓍卦所摄,循环变转,万世无穷。而五十有五,五本并数。并数者,天之与地共,各有一体,体各有一正应敌对,今盈于五,则是气之并数,并不再用,是其配义,配则为虚,不当于实,不当于实,故事无所主。所以揲蓍不用,又虚其一者,挂一象无,无无可象,故有之用极,则无之功见,故曰:寻大业而得吉凶,寻吉凶而得八卦,寻八卦以得四时,寻四时以至两仪,寻两仪以至太极。太极者、大杀而极,穷无之致也。遣有以极遯,减多以就少,此之谓也,故曰:太极无所复象,明其空寂,非言象所诠也。

2. 论五行及生成数

行言五者，明万物虽多，数不过五，故在天为五星，其神为五帝。孔子曰：昔丘闻诸老聃云：天有五行，木、金、水、火、土，其神谓之五帝，在地为五方，其镇为五岳。《物理论》云：镇之以五岳，在人为五藏，其候五官。《黄帝素问》云：五藏候在五官，眼耳口鼻舌也。五行递相负载，休旺相生，生成万物，运用不休，故云行也。《春秋繁露》云：天地之气，列为五行。夫五行者，行也。《易·系上》曰：天数五：

王注曰：谓一、三、五、七、九也；韩注曰：五奇也。

地数五：

王注曰：谓二、四、六、八、十也；韩注曰：五偶也。

五位相得：

王注曰：五位，金、木、水、火、土也；

而各有合：

王注曰：谓水、在天为一，在地为六，六一合于北；火、在天为七，在地为二，二七合于南；金、在天为九，在地为四，四九合于西；木、在天为三，在地为八，三八合于东；土、在天为五，在地为十，五十合于中。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谢曰：阴阳相应，奇偶相配，各有合也。韩曰：天地之数各有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也。

《尚书洪范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数。

《礼记月令篇》云：木数八、火数七、金数九、水数六、土数五。

皆其成数，唯土言生数。

天以一生水于北方，君子之位，阳气微动于黄泉之下，始动无二，天数与阳合而为一。水虽阴物，阳在于内，从阳之始，故水数一也。极阳生阴，阴始于午，始亦无二。阴阳二气，各有其始，正应言一，而云二者，以阳尊故。尊既括始，阴卑赞和，配故能生，而阳数偶。阴在火中，火虽阳物，义从阴，配合阴始，故从始立义，故火数二也。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是知皆有一义，唱和同始。是以云：木配阳动，而左长

于东方,长则滋繁,滋繁则数增,故木数三也。阴佐阳消,阴道右转,而居于西,在阳之后,理无等义,故金数四也。阴阳之数,始乎一周,然后阳达于中,总括四行,苞则弥多,故土数五也。此并生数,皆云据始,未明成数,数既未成,亦未能为用。颖容《春秋释例》云:五行生数,未能变化,各成其事,水凝而未能流行,火有形而未生炎光,木精破而体刚,金强而斫,土卤而斥,于是天以五临民,君化之。《传》曰:配以五成。所以用五者,天之中数也。于是水得于五,其数六,用能润下;火得于五,其数七,用能炎上;木得于五,其数八,用能曲直;金得于五,其数九,用能从革;土得于五,其数十,用能稼穡。郑玄云:数若止五,则阳无匹偶,阴无配义,故合之而成数也。奇者,阳唱于始,为制为度;偶者,阴之本,得阳乃成。故天以一始生水于北方,地以其六而成之,使其流润也;地以二生火于南方,天以七而成之,使其光曜也;天以三生木于东方,地以其八而成之,使其舒长盛大也;地以四生金于西方,天以九而成之,使其刚利有文章也;天以五合气于中央生土,地以十而成之,以备天地之间所有之物也。合之、则地之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偶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偶也,地十为天五匹也。阴阳各有合,然后气性相得,施化行也,故四时之运,成于五行,土总四行,居时之季,以成之也。《五行传》及《白虎通》,皆云:木非土不生,根核茂荣;火非土不荣,得木著形;金非土不成,入范成名;水非土不停,堤防禁盈。土扶微助衰,应成其道,故五行更互须土,土旺四季而居中央,不以名成时,故知同时俱起,但託义相生。《传》曰:五行并起,各以名别,常从数义。云:北方亥子,水也,生数一,丑、土也,生数五。一与五相得为六,故水成数六也。东方寅卯,木也,生数三,辰、土也,生数五,三与五相得为八,故木成数八也。南方巳午,火也,生数二,未、土也,生数五,二与五相得为七,故火成数七也。西方申酉,金也,生数四,戌、土也,生数五,四与五相得为九,故金成数九也。中央戊己土也,生数五,又土之位在中,其数本五,两五相得为十,故土成数十也。此阴阳两气各一周也,共一周,则为生数,各一周则为成数,阳以轻清上为天,阴以重浊下为地,而阳至第五而入中者,其体躁疾,故共一周而入中。阴至第十方入中者,其体迟

钝,故各一周而始入耳。然五行皆得中气而后成,土居中而旺四季,并须土以成之也。《洪范》是上古创制之书,故言生数,《礼记·月令》是时候之书,所贵成就事业,故言成数。唯土言生数者,土以能生为贵,且以成四行,足简之矣,是其能生能成之义也。郑玄曰:以天地相配,取阴阳之理,常从以支干数和合,取日辰为用,两说虽别,大意还同,终会《易经》天一至地十之义。《孝经援神契》言:以一立,以二谋,以三出,以四孳,以五合,以六嬉,以七变,以八舒,以九列,以十钧。五行以一立水,一为生数,以五配一,水之成数,故言一立而六嬉,嬉是兴义。二、是火之生数,七、是火之成数,故言二谋,火以变化为能,故曰七变,谋者、以其为变之始也。三、木之生数,八、木之成数,五行始于东方,故云三出,八而成长,故曰八舒。四、金之生数,九、金之成数,西方成就,故言四滋,品类不同,故称九列。五、是土之生数,十、是土之成数,以天之五,合地之十,数义斯毕,所以五言其合,十言其均,均是成备之义。《春秋元命苞》云:胎错舞,连以钧。一动、合于二,故阴阳受,成于三、故日月星序,张于四、故时起,立于五、故行动,布于六、故律踊,分于七、故宿改,萌于八、故风布,极于九、故州吐,毕于十、故功成数止。此并经纬共明,五行生成之数,不过十也。

3. 论支干数

支干数者,凡有二种,一通数,二别数。今先辩通数,后论别数。通数者,十干、十二支也,干有十者、应天地之大数也。《易·系辞》言:天数五,地数五,天地之数,不过于十。故以干极于十。十主日,十日为一旬也。支十二者,《礼稽命徵》言:布政十二,尊卑有序。《援神契》言:三三参行,四四相扶。天有四时之气,以三月成一时,故言三三参行,四四相扶。天地人谓之三才,是为三者,物生之常数,因而各生三,本三而末九,所以十二。《元命苞》言:数成于三,故合于三。三月、阳极于九,故一时九十日也。支象于月,十二月为一岁也。此辨通数。别数者,支数。则子数九、丑八、寅七、卯六、辰五、巳四、午九、未八、申七、酉六、戌五、亥四。《太玄经》云:子午九者,阳起于子,讫于午,阴起于午,讫于

子,故子午对冲,而阴阳二气之所起也。寅为阳始,申为阴始,从所起而左数,至所始而定数,故自子数至申数九,自午数至寅亦九,所以子午九也。丑未为对冲,自丑数至申数八,自未数至寅亦八,所以丑未八也。寅申为对冲,自寅数至申数七,自申数至寅亦七,所以寅申七也。卯酉为对冲,自卯数至申数六,自酉数至寅亦六,所以卯酉六也。辰戌为对冲,自辰数至申数五,自戌数至寅亦五,所以辰戌五也。巳亥为对冲,自巳数至申数四,自亥数至寅亦四,所以巳亥四也。又云:阳数极于九,子午为天地之经,故取阳之极数。自丑未巳下各减一,从八至四,理自可知。干数者,甲九、乙八、丙七、丁六、戊五、己九、庚八、辛七、壬六、癸五。《太玄经》云:甲己九者,甲起甲子,从子故九。己为甲配,故与甲俱九。乙起乙丑,从丑故八;乙配于庚,与庚俱八。丙起丙寅,从寅故七;辛配于丙,与丙俱七。丁起丁卯,从卯故六;丁配于壬,与壬俱六。戊起戊辰,从辰故五。癸配于戊,与戊俱五。支有十二,以对冲同数,故自九至四,干唯有十,以配合同数,故自九至五。又云:支从地,故数毕于阴,以四偶也。干从天,故数毕于阳,以五奇也。五则止于五气,四则极于四时,上不过九者,阳之极数也。五行及支干之数,相则倍之,旺则十而倍之,休则如本,囚死半之,以此四而孳,数乃无极。此并从气增减,气盛则多,气衰则少也。

4. 论纳音数

纳音数者,谓人本命所属之音也。音,即宫、商、角、徵、羽也,纳者、取此音以调姓所属也。《乐纬》云: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此并是阳数。凡五行有生数、壮数、老数三种,木、生数三,壮数八,老数九;火、生数二,壮数七,老数三;土、生数五,壮数十,老数一;金、生数四,壮数九,老数七;水、生数一,壮数六,老数五。管辂云:土老数一者,土为万物之主,一切归之,所以一也。三才交而人理具,火之为德,取三才之义,故老数三。水、上应五星,下同五藏,故水老数五。金配七曜,故金老数七。木、在天为九星,在地为九州,在人为九窍,故木老数九。先生

数,次壮数,后老数。纳音论其本命,故以终数言之,此释犹为未尽。夫万物皆禀五常之气,化合而生,物生之后,必至成壮,成壮之后,必有衰老,故有三种义,为人之道,自壮及老,莫不本乎礼义,而以立身。然存礼义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今既论纳音人之所属,非人莫能行其礼义,故以终老之数,礼义明之。一言得土者,土以含弘德厚,位高为君,君为民主,主则无二,唱始之言,故数一也。三言得火者,火既主礼,孝敬为先,不敢弃所生之德,故其数三,从木数也。水居阴位,人臣之道,土能制水,如君制臣,从之则行,壅之则止,水不自专,故从土数五也。金既主义,义是夫妻之道,妻无自专,有从夫之义,火为金夫,故用火数七也。木主仁孝,金能克木,宗庙之象。《式经》云:金为骸骨,木为棺槨,此明金木为鬼神之事,以敬事,故木从金数,故数九也。一示君德,二顺父母,三表臣节,四敬从夫,五事鬼神,此则礼义备,而人事毕矣,故纳音数用之。纳音者,子午属庚,震卦所直日辰也;丑未属辛,巽卦所直日辰也;寅申属戊,坎卦所直日辰也;卯酉属己,离卦所直日辰也;辰戌属丙,艮卦所直日辰也;巳亥属丁,兑卦所直日辰也。一言得土者,本命庚子,子属于庚,数之一言便以得之是也。三言得火者,本命丙寅,寅属于戊,从丙数至戊,凡三是也。五言得水者,本命壬戌,戌属于丙,从壬数至丙,凡五是也。七言得金者,本命壬申,属于戊,从壬数至戊,凡七是也。九言得木者,本命己巳,巳属于丁,从己数至丁,凡九是也。六十甲子,例皆如是。支属八卦为纳音者,皆以次而取对冲,如子午属庚,子午相对冲也,餘例悉然。夫阳施阴化,故受气定形,皆资于阴阳,以养成之,是以人之所属,皆以阳数言也。所以子午属庚之例者,乾为父,坤为母,共有六子,故曰:乾将三男震坎艮,坤将三女巽离兑。阴阳相生,故就乾索女,就坤索男,所以乾一索而得巽,曰长女,再索而得离,曰中女,三索而得兑,曰少女。坤一索而得离,曰长男,再索而得坎,曰中男,三索而得艮,曰少男。甲是阳干之始,乾下三爻取之;壬是阳干之末,乾上三爻取之;乙是阴干之始,坤下三爻取之;癸是阴干之末,坤上三爻取之;餘有六干,阳付其男,阴付其女。甲乙之后,次于丙丁,故以丙付少男艮,以丁付少女兑。丙丁之后,次于戊己,故以戊付中男坎,以己付中

女离。戊己之后,次于庚辛,故以庚付长男震,以辛付长女巽。所以从少而付老,自小及大,从微至著故也。付干既讫,次付其支。震为长子,故其卦,初九得乾之子,九四得乾之午,震干庚,故子午属庚。巽为长女,子后次丑,故其卦,初六得坤之丑,午后次未,六四得坤之未,巽干辛,故丑未属辛。坎为中男,丑后次寅,其卦初六得乾之寅,未后次申,六四得乾之申,坎干戊,故寅申属戊。离为中女,寅后次卯,故其卦初九得坤之卯,申后次酉,九四得坤之酉,离干己,故卯酉属己。艮为少男,卯后次辰,故其卦初六得乾之辰,酉后次戌,六四得乾之戌,艮干丙,故辰戌属丙。兑为少女,辰后次巳,故其卦初九是坤之巳,戌后次亥,九四得坤之亥,兑干丁,故巳亥属丁。六子取干,则乾坤之余取支,并从乾坤而得,阳取于乾,阴取于坤,皆受于父母,故六子并主十二辰,人之纳音,皆所继焉。甲乙壬癸,不为纳音者,以属乾坤故也。或问曰:六子用干,则取父母之不用者,用支、则并同于父母者,何?答曰:干、是阳也,阳体奇,故正得一往分用。支、是阴也,阴体偶,故以再往用之。又复龟则用日,是以正求于干,故发兆分为十分,筮则用辰,正求于支,是以飞伏六爻,并论十二支,虽复体不兼要,须相配以明义。干为尊,故不得不先设,而后求支。筮虽不正用干,亦须干助,以显其趣,犹如龟判十二支,兆体虽无支象,必约而论之。筮虽阙三甲、三壬、三乙、三癸,亦约虚以求实。且设干往,先从父母而为始,后及六子,以甲付乾,以乙付坤,以丙付艮,以丁付兑,以戊付坎,以己付离,以庚付震,以辛付巽,历八卦讫,壬还到乾,次癸还到坤。十干所在六爻,乾坤位尊,取其始末理,然体各得二,干支既当爻正用,故卦别皆备。阳卦取其阳支,阴卦取其阴支,四卦同阳,四卦同阴,非正同于父母。当伏羲画八卦,为三爻备天地人,所以分干卦别取三,乾坤居始,故取甲乙。后神农重之以为八纯,子有重来之理,所以卦六干并同,父母无二之义,故后卦取乎壬癸。其甲乙壬癸各少三者,皆排在虚用之中,不全无者,阴有从阳之义。

5. 论九宫数

九宫者,上分于天,下别于地,各以九位。天则二十八宿,北斗九

星，地则四方四维，及中央，分配九有。谓之宫者，皆神所游处，故以名宫也。郑司农云：太一行八卦之宫，每四乃入中央，中央云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易纬乾凿度》云：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合五十有五。九宫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余四十九，以当蓍策之数。又四时除四，余四十五。五者、五行，四十者、五行之成数，合之则一节之数，分置五方，方各九者，一时九十日之数，四方成四时也。三宫相对，止十五者，为一气之数，成二十四气也。《尚书洪范》云：初一日、五行，位在北方，阳气之始，万物将萌；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谦虚君德，朝谒嘉庆；次三曰、农用八政，位在东方，耕种百谷，麻枲蚕桑；次四曰、协用五纪，位在东面方，日月星辰，云雨并兴；次五曰、建用皇极，位在中宫，百官立表，政化公卿；次六曰、又用三德，位在西北，抑伏强暴，断制狱讼；次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决定吉凶，分别所疑；次八曰、念用庶徵，位在东北，肃敬德方，狂僭乱行；次九曰、乡用五福，威用六极，位在南方，万物盈实，阴气宣布，时成岁德，阴阳和调，五行不忒。故《黄帝九宫经》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其数则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宫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太一行九宫，从一始，以少之多，顺其数也。配算曰：中央及四仲，各分九算，命云：木落归本，分六至亥，故取震六算，以置于乾。水流向末，分八至丑，故取坎八算，以置于艮。金义而坚，分二还未，故取兑二算，以置于坤。火本炎盛，自处其乡，故离算不动。土旺四季，本生于巳，故分中宫四算，以置于巽，故成戴九履一之位也。又初成八卦之法，命方之算，先取北方九算，命曰水生木。纵一算置寅上，一算置卯上，一算置辰上，又横一算置甲上，一算置乙上，次取东方九算，命曰木生火。于南方布五位，又取南方之算，命曰火生土。于中央一算，于西北为戊，一算于西南为己，又取中央之算，命曰土生金。于西方布五位，又取西方之算，命曰金生水。于北方布五位，五方布十干十二支位讫，然后加阴干各一，命曰阴数偶也，次加阳支各一，命曰支体本，加其始余算十二月之数也。一算置西北，命曰乾之

始也；二算置西南，命曰坤之始也；又馀算九，置于中央，为易象也，命曰：乾主甲壬，即取甲壬上算，以成乾卦。又命曰：坤主乙癸，次取乙癸上算，以成坤卦。父母之卦爻象既定，次及六子，先起长男，命曰：震主庚子午，即取庚及子午上算，以成震卦。又次长女，命曰：巽主辛丑未，次取辛及丑未上算，以成巽卦。又次中男，命曰：坎主戊寅申，次取戊及寅申上算，以成坎卦。又次中女，命曰：离主己卯酉，次取己及卯酉上算，以成离卦。又次少男，命曰：艮主丙辰戌，次取丙及辰戌上算，以成艮卦。又次少女，命曰：兑主丁巳亥，次取丁及巳亥上算，以成兑卦。八卦既成，问曰：八卦从何而始？曰：因五行生。又问：五行因何生？曰：因天地生。天地因何生？曰：因太一生。太一因何生？曰：因易生。故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故变易字为太一，变太一字为天，天一生，地二生也。变天字为水，天生水也；变水字为木，水生木也；变木字成火，木生火也；变火字成土，火生土也；变土字成金，土生金也；变金字成八卦字，八卦因五行生也；变八卦字为十二月字，八卦所主、月也；变十二月字，成地出万物，以终归乎地也。此九宫八卦创制之法，备矣。

九宫数一起，自北方始者，坎一正北，应天之始，始无二，故一。北方五行之始，所以五行在北方，故云：阳气之始，万物将萌。五事数二在西南者，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别在后篇解。因五行而有五事，次之，故二。又云：坤二在西南，应地之数。西南，林钟之管，气之次，二也。五事，人事之先也，故曰：谦虚就德，朝谒嘉庆，并五事所主也。八政之数三在东方者，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也。既有五事，次修八政，故三。又云：震三正东，应人之数，三才义毕东方。春、农之始也，食者、耕种炊烹也；货者、畜积储博，钱布金兵也；祀者、祭祀供神也；司空者，土地亩也；司徒者，民户口大小数也；司寇者，禁备盗贼，纠察非常也；宾者，注籍往来，受容嘉庆也；师者，教训农夫，耒耜设法也。故云耕种百谷，麻枲蚕桑也。五纪数四在东南者，五纪：岁、日月、奉化、日辰、历数也。八政既修，非岁时日月，无以敷播植，次之故四。又云：巽四，东南、风行四时，以应四时之数。东南巳，纯乾用事，乾主天，巽主号令，故居东南。岁者，以四时有序，盛衰始终也；日月者，照

明万物，气候远近也；奉化者，即仰王化，须建功贡宝也；日辰者，次序阴阳，断制产物也；历数者，记缀度数，农夫候望，赋敛随时也。故曰：王者惟岁，税数握成，以化下也。卿士惟月，奉化行道，以立宝。师允惟日，陈列众职，制作于万品，岁月日时，无易修务，敬时以顺纪也。故云：日月星辰，云雨并兴也。皇极数五，在中央者，皇王建万国处中，分别四方，百官以治，万事毕理，岁时成就，职贡均等，租税五谷以供王事，故在中央，中央之数本五也。又云：土居中央，应五行之数，若王者动不得中，则不能建万事，故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也。故曰：百官立表，政化公卿也。三德数六在西北者，三德：正直、刚克、柔克。乾为天位，人君之象，过五故数六。又云：乾在西北，阴阳气分于西北，故应六律之数也。西北，乾之所处，故人君居之。正直者，人德也，君子方正以义，无所曲私，故云：平康正直，不疑其德。刚克者，天德也，法度不失，轻重罪服，故曰：沉潜刚克。柔克者，地德也，有德秩禄，安定众职，赏赐万国，故曰：高明柔克，故云：抑服强暴，断制狱讼也。稽疑数七在西方者，稽疑者，建立卜筮，问疑择善，占天地之象，以定吉凶。蓍圆卦方，龟筮共知可否，三人占，从二人之言。昔者圣人慎谋重始，动事作业，树本开基，决嫌定疑，必谋以贤知，咨以蓍艾，参以蓍龟，故举无过事，虑无失计。百姓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木草，故知稽疑之事，圣人所尚，以其次乾之后，故数七也。又云：兑正西，卯酉为天地之门。卯主始，酉主终，故斗指卯则万物皆出，指酉则万物皆入。兑应七星之数，兑为金，主悦言，故在西方，故云：决定吉凶，分别所疑也。庶徵数八在东北者，庶徵者，众徵也。王者以及众庶，莫不内省咎过，外察徵祥，顺徵知机，则无祸患，不审其过，不念庶徵，则祸至不悟，败亡无日矣。有机徵见者，必恭事上帝，用不为过，则降以福应。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如不共御善，不畏上帝，群神乃怒，必有谴罚。数八者，次七后也。又云：艮八在东北，艮是止义，艮为径路，万物大出于震，小出于艮。震为众男之长，艮为众男之少，故应八卦之数。艮既为止，令止恶就善也，故在东北，故云：肃敬德方，狂僭乱行。五福六极，数九在南方，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寿者，孝悌道德备，然后修神

丹,延寿命。富者,德化所及,丰穰无阙。康宁者,国化安宁,长乐无事。攸好德者,论理比类,进善抑恶。考终命者,顺时成务,可以寿命,统著善德。六极者,凶短折、疾、忧、恶、贫、弱。凶短折者,斩梟诛裂,大罪也。疾者,榜笞毆击,疾卧养视也。忧,论作望,兢朝日也。恶,髡肆赭剥,戮辱锢弃也。贫、偿赃赋,没财产也。弱、离邑里,徙边地,以戒后也。此罪罚之理居后,故数九。又云:离既在午,以为子冲,极则还反,故离最其末,以为九宫之数。离为明,人君南面以听政,象离之明,刑罚须明,故在南方,故云万物率盈实也。宫唯有九,不十者,八方与中央,数终于九,上配九天,九星,二十八宿,下配五岳、四渎、九州岛也。

《九宫经》言:一主恒山,二主三江,三主泰山,四主淮,五主嵩高,六主河,七主华山,八主济,九主霍山。又:一为冀州,二为荊州,三为青州,四为徐州,五为豫州,六为雍州,七为梁州,八为兖州,九为扬州。九州之名,互有改变,《禹贡》九州即此配。唐时名同者,以尧命禹治洪水,分九州岛,因而不易。故周虞有十二州,加幽、并、营。舜以青州越海,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分置幽州。殷时九州,有幽、营,无青、梁。《周官》九州,有幽、并,无徐、梁。汉立十二州,增交益焉。冀州者,《释名》云:冀州取地为名,有险易,帝王所都。《太康地记》曰:冀、近,其气相近也。其地自太行东至碣石、王屋、底柱。《禹贡》云:冀州既载。《吕氏春秋》云:两河之间为冀州,正北方。荊州者,《释名》云:荊、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州道无强,当警备之也。其地北据荊山,南及衡山之阳。《禹贡》云:荊及衡阳惟荊州。《尔雅》云:汉南曰荊州。吕氏曰:荊,楚也。青州者,《释名》云:青,在东生也。《太康地记》曰:少阳色青,岁始事首,即以为名,其地东北据海,西距岱。《禹贡》云:海岱惟青州。《吕氏》云:东方海隅青州,齐也。徐州者,《释名》曰:徐,舒也,土气舒缓也,其地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禹贡》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吕氏》云:泗上为徐州,鲁也。《尔雅》云:济东曰徐州。豫州者,《释名》曰:豫,在九州之中,安豫也。《太康地记》云:稟中和之气,性理安舒,其地南据荊,北距河。《禹贡》云:荊河惟豫州。《吕氏》云:河汉之间为豫州。《尔雅》云:河南曰豫州。雍州者,《太康

《地记》云：雍居西北之位，阳所不至，阴气雍阃，取以为名，其地西据黑水，东距西河。《禹贡》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吕氏》云：雍州，秦也。《尔雅》云：河西曰雍州。梁州者，《太康地记》云：梁者，刚也，取西方金刚之气，刚强以为名也。其地东据华山，西距黑水。《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兖州者，《释名》云：取兗水为名。《太康地记》曰：辨其履信，稟贞正之意也。其地东南据济，西北距河。《禹贡》曰：济河惟兖州。扬州者，《释名》云：扬州多水，水波扬也。其地北据淮，东距海。《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吕氏》曰：扬州，越也。《尔雅》曰：江南曰扬州。今依九宫之位，冀州正北，在坎宫；荆州西南，在坤宫；青州正东，在震宫；徐州东南，在巽宫；豫州中央，在中宫；雍州西北，在乾宫；梁州正西，在兑宫；兖州东北，在艮宫；扬州正南，在离宫。其位与此解相似。太一以兖州在北，坎位；青州在东北，艮位；徐州在正东，震位；扬州在东南，巽位；荆州在正南，离位；梁州在西南，坤位；雍州在正西，兑位；冀州在西北，乾位。此并从五行本始之气。西北亥地，故坎水居之；东北寅地，故震木居之；东南巳地，故离火居之；西南申地，故兑金居之。乾为金，故从本金位；巽为木，故从本木位；坤艮俱土，故取地之经，居正南正北，此并依《周礼》职方之始位。虽宫位微移，五行气一，此九州上对九天，分二十八宿属焉。

《淮南子》云：中央钧天，数五，其星角亢氏，韩郑分。钧、极也，布极四方，亦曰极天。为四行主对中宫豫州。东方苍天，数三，其星房心尾，房心、宋分，尾、燕分。东方色青也，对震宫青州。东北变天，数八，其星箕斗牛，箕、燕分，斗、吴分，牛、岱分。水之季，阴气尽，阳始作，万物将变，对艮宫兖州。北方玄天，数一，其星女虚危室，女、越分，虚危、齐分，室、卫分，水色黑，故云玄天，对坎宫冀州。西北幽天，数六，其星壁奎娄，壁、卫分，奎娄、鲁分，金之季，即太阴幽暗也，对乾宫雍州。西方昊天，数七，其星胃昂毕，胃、鲁分，毕昂、赵分，金色白，故曰昊天，对兑宫梁州。西南朱天，数二，其星觜参井，觜参、晋分，井、秦分，居火之季，阳色朱也，对坤宫荆州。南方炎天，数九，其星鬼柳星，鬼、秦分也，柳星、周分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也，对离宫扬州。东南阳天，数四，其

星张翼轸,张、周分,翼轸、楚分,木之季,将即太阳故曰阳天也,对巽宫徐州。此九天亦属北斗九星之数,故下对九州。炎天数九,属斗第一枢星,应离宫,对扬州。变天数八,属斗第二璇星,应艮宫,对兖州。昊天数七,属斗第三玗星,应兑宫,对梁州。幽天数六,属斗第四权星,应乾宫,对雍州。钧天数五,属斗第五衡星,应中宫,对豫州。阳天数四,属斗第六开阳星,应巽宫,对徐州。苍天数三,属斗第七瑶光星,应震宫,对青州。朱天数二,属斗第八星,应坤宫,对荆州。玄天数一,属斗第九星,应坎宫,对冀州。属斗第八第九二星,阴而不见,以其对阴宫也。又郭璞《易占》云: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离六、艮七、兑八,占人及物数皆准此,盖以父母男女为次也。此九宫八卦之数,故以备释。

第四、论相生

1. 论相生

经云:天生一,始于北方水;地生二,始于南方火;人生三,始于东方木;时生四,始于西方金;五行生五,始于中央土。又曰:天始生一者,因一而生天,非天生一也,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生二者,亦因二而生地,因三生人,因四生时,五行皆由一而生,数至于五,土最在后,得五而生五行也。五行同出而异时者,出离其亲,有所配偶。譬如人生,亦同元气而生,各出一家,配为夫妻,化生子息,故五行皆相须而成也,五行同胎而异居,有先后耳。夫五行皆资阴阳气而生,故云:濡气生水,温气生火,强气生木,刚气生金,和气生土,故知五行同时而起,诤义相生。《传》曰:五行并起,各以名别。然五行既以名别,而更互用事,轮转休旺,故相生也。颖容云:凡五行相生,谓异类相化,如男女异姓,能至繁殖,若以水济水,不生嘉味。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也,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养,秋主收,冬主藏。藏者,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

行者，五常也。《白虎通》云：木生火者，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润泽流津销金，亦为水，所以山云而从润，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生木也。《元命苞》云：阳吐阴化，故水生木也。《春秋繁露》云：东方木，木、农之本，司农尚仁，五谷蓄积，司马食之，故木生火。火、本朝司马，尚知，天时形兆未萌，昭然独见，天下既宁，以安君臣，故火生土也。土君尚信，因时之威武强御，以成大理司徒，故土生金。金、大理司徒，尚义、边境安宁，寇贼不发，邑无狱讼，则安执法司寇，故金生水。水、执法司寇，尚礼、君臣有位，长幼有序，百工维时，以成岁用，器械既成，以给司农田官，故水生木。两说事义虽别，而相生是同。五行各定形，唯火钻灼方出者，火是太阳之气，温故乃生，钻木出者，还寄托万物耳。如圣人无名，能理万物，还以万物为名，阳气至神，故有隐显。

2. 论生死所

五行体别，生死之处不同，遍有十二月，十二辰，而出没。木，受气于申，胎于酉，养于戌，生于亥，沐浴于子，冠带于丑，临官于寅，旺于卯，衰于辰，病于巳，死于午，葬于未。火，受气于亥，胎于子，养于丑，生于寅，沐浴于卯，冠带于辰，临官于巳，旺于午，衰于未，病于申，死于酉，葬于戌。金，受气于寅，胎于卯，养于辰，生于巳，沐浴于午，冠带于未，临官于申，旺于酉，衰于戌，病于亥，死于子，葬于丑。水，受气于巳，胎于午，养于未，生于申，沐浴于酉，冠带于戌，临官于亥，旺于子，衰于丑，病于寅，死于卯，葬于辰。土，受气于亥，胎于子，养于丑，寄行于寅，生于卯，沐浴于辰，冠带于巳，临官于午，旺于未，衰病于申，死于酉，葬于戌。戌是火墓，火是其母，母子不同葬，进行于丑。丑是金墓，金是其子，义又不合，欲还于未。未是木墓，木为土鬼，畏不敢入，进休就辰。辰是水墓，水为其妻，于义为合，遂葬于辰。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故知合葬非古。然季武子云：自周公已来，未之有改。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

穴。盖以敦其义合,骨肉同归,水土共墓,正取此也。又以四季释所理归于斯,高堂隆以土生于未,盛于戌,壮于丑,终于辰,辰为水土墓,故辰日不哭,以辰日重丧故也。袒踊之哀,岂待移日,高堂所说,盖为浮浅,其生王意,又别是一家。《五行书》云:土虽有寄王于火乡,生于巳,葬于辰,然土分旺四季,各有生死之所。辰土,受气于申酉,胎于戌,养于亥,生于子,沐浴于丑,冠带于寅,临官于卯,旺于辰,衰病于巳,死于午,葬于未。未土,受气于亥子,胎于丑,养于寅,生于卯,沐浴于辰,冠带于巳,临官于午,旺于未,衰病于申,死于酉,葬于戌。戌土,受气于寅卯,胎于辰,养于巳,生于午,沐浴于未,冠带于申,临官于酉,旺于戌,衰病于亥,死于子,葬于丑。丑土,受气于巳午,胎于未,养于申,生于酉,沐浴于戌,冠带于亥,临官于子,王于丑,衰病于寅,死于卯,葬于辰。《孝经援神契》云:五行,土出利以给天下。《龟经》云:土,木动为辰土,火动为未土,金动为戌土,水动为丑土。又云:甲乙寅卯为辰土,丙丁巳午为未土,庚辛申酉为戌土,壬癸亥子为丑土。凡五行之旺,各七十二日,土居四季,季十八日,并七十二日,以明土有四方,生死不同,此盖卜筮所用,若论定位王相,及生死之处,皆以季夏六月为土旺之时。《礼记》云:中央土在季夏之后,此则岁之半,处四时之中央。天社、地神、人鬼,又并在未,坤亦在未卦,主于土,故云:土德于未,终于丑。《易》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此则明土旺定在于未,墓定在辰也。五行皆以父母临官中生者,取其盛壮能生养义,唯金在火中生者,巳中有方壮之土,能生金也,金非火不革其形,故金在火位中生。又云:金生鬼中者,金父土戊己,寄治丙丁,父不能独养,要须母也。金在南方值巳火,金得火方化,金化而水生。戊己土有化生之水,则金不畏火。己含水气,则金之继母也。五行皆以葬后之月而受气者,以其死还复生,神气不绝故也。

3. 论四时休旺

休旺之义,凡有三种:第一、辨五行体休旺,第二、论支干休旺,第三、论八卦休旺。五行体休旺者,春则木旺、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则火旺、土相、木休、水囚、金死;六月则土旺、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

则金旺、水相、土休、火囚、木死；冬则水旺、木相、金休、土囚、火死。支干休旺者：春则甲乙寅卯旺，丙丁巳午相，壬癸亥子休，庚辛申酉囚，戊己辰戌丑未死；夏则丙丁巳午旺，戊己辰戌丑未相，甲乙寅卯休，壬癸亥子囚，庚辛申酉死；六月则戊己辰戌丑未旺，庚辛申酉相，丙丁巳午休，甲乙寅卯囚，壬癸亥子死；秋则庚辛申酉旺，壬癸亥子相，戊己辰戌丑未休，丙丁巳午囚，甲乙寅卯死；冬则壬癸亥子旺，甲乙寅卯相，庚辛申酉休，戊己辰戌丑未囚，丙丁巳午死。八卦休旺者：立春艮旺、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废、坎休；春分震旺、巽相、离胎、坤没、兑死、乾囚、坎废、艮休；立夏巽旺、离相、坤胎、兑没、乾死、坎囚、艮废、震休；夏至离旺、坤相、兑胎、乾没、坎死、艮囚、震废、巽休；立秋坤旺、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秋分兑旺、乾相、坎胎、艮没、震死、巽囚、离废、坤休；立冬乾旺、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冬至坎旺、艮相、震胎、巽没、离死、坤囚、兑废、乾休。其卦从八节之气，各四十五日，凡当旺之时，皆以子为相者，以其子方壮，能助治事也。父母为休者，以其子当旺，气正盛父母衰老，不能治事。如尧老，委舜以国政也。所畏为死者，以其身旺，能制杀之。所克者为囚者，以其子为相，能囚仇敌也。柳世隆云：木，旺时为林园竹树，相时为苇荻草莱，休时为椽柱船车，囚时为薪樵榛梗，死时为棺槨朽株。火，旺时为陶冶炎光，相时为灯烛，休时为烟气，囚时为炭烬，死时为灰。土，旺时为国邑山岳，相时为城社丘陵，休时为田宅，囚时为墙垣，死时为粪壤。金，旺时为金玉宝器，相时为银铜利刃，休时为铅锡犁鋤，囚时为焦器釜镬，死时为沙砾碎铁。水，旺时为海渚，相时为湖泽陂泉，休时为沟渠，囚时为酒浆，死时为枯池涸井。此并旺时气盛，故为洪大之物；相时气劣，其比渐小；休时气衰，故复转微之；囚时于恶，所以最下；死时弃不用，故是枯朽之类也。赵怡云：五行之位，得其方为盛，得其所畏为终，故木畏金，甲以女弟乙妻庚，庚得木气，故木胎于金卿，而生于水中，盛于其方，衰于火卿，火中有生金，故终于未，至西方而木终，以金旺也。丙以女弟丁妻壬，壬得火气，故火胎于水卿，生于木中，盛于其方，衰于金位，至北方而终，以水旺也。戊以女弟己妻甲，甲得土气，故土胎于木卿，而生于火中，盛于其

位,衰于水卿,至东方而终,以木旺也。庚以女弟辛妻丙,丙得金气,故金胎火卿,生火位,盛于其方,衰于水卿,至东方而终,有生火也。壬以女弟癸妻戊,戊得水气,故水胎于土卿,生于金中,盛于其方,衰于木卿,至南方而终,有强土也。更互相生相畏,终始不绝之义也。

第五、论配支干

支干之义,多所配合,今略论方位及配所。干不独立,支不虚设,要须配合,以定岁月日时而用,如君臣夫妇,必配合以相成。总而言之,从甲至癸,为阳、为干、为日;从寅至丑,为阴、为支、为辰。别而言之,干则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支则寅辰午申戌子为阳,卯巳未酉亥丑为阴。阳则为刚、为君、为夫、为上、为外、为表、为动、为进、为起、为仰、为前、为左、为德、为施、为开,阴则为柔、为臣、为妻、为妾、为财、为下、为内、为里、为止、为退、为伏、为俯、为后、为右、为刑、为藏、为闭。阴阳所拟,例多且略,大纲如此。甲乙寅卯,木也,位在东方;丙丁巳午,火也,位在南方;戊己辰戌丑未,土也,位在中央,分旺四季,寄治丙丁;庚辛申酉,金也,位在西方;壬癸亥子,水也,位在北方。甲为干首,子为支初,相配者,太阳之气,动于黄泉之下,在建子之月,黄钟之律,为气之源,在子,故以子为先。万物凑出,于建寅之月,皆以见形,甲属此月,故以甲为先,而配子,见者为阳,故从干,未见者为阴,故从支,所以用甲子相配,为六旬之始。干既有十,支有十二,轮转相配,终于癸亥,故有六十日,十日一句,故有六旬。一句尽一甲癸,便以甲配子尽干,至癸酉便尽干。余支有戌亥,又起甲配戌,尽干,至癸未。余支有申酉,又起甲配申,尽干,至癸巳。余支有午未,又起甲配午,尽干,至癸卯。余支有辰巳,又起甲配辰,尽干,至癸丑。余支有寅卯,又起甲配寅,尽干,至癸亥。十干有十二支相配,周毕,还从甲子起,故六甲轮转,止六十日。十日一句,一句之内,二支无配偶者,为之孤,所对冲者,为之虚。《卜筮》所云空亡,以支孤无干,故名为空亡。亡者,无也,无干故亡,所对者全虚,故云:空也。算法:横下十二支,位于四方,纵下八干,位于四方,下戊己,位于中央,着甲子旬,取甲干以配子支,如此次第相配,至戊辰,位

在中央,土为四行主,不可移,故取辰支、巳支、人中央,配戊己。馀悉以干就支,至戌亥,无干配之,单故为孤。辰巳之位,支干并无,故名为虚。其空亡之辰,从五行言之,如甲子旬,无戌亥,水土半空亡,以戌是土,亥是水也,不全无亥子,故云半也。甲戌旬,无申酉,为金全空亡,以金二支并无也。甲申旬,无午未,为火土半空亡,以巳午不全无也。甲午旬,无辰巳,亦然。甲辰旬,无寅卯,亦云:木全空亡。甲寅旬,无子丑,亦水土半空亡,并以二支不俱无也。《兵书》云:阳生甲子,不足戌亥,仍为天门;阴生甲午,不足辰巳,仍为地户。阳界甲寅,不足子丑,仍为鬼门;阴界甲申,不足午未,仍为人门。阳盛甲辰,卯为之隔;阴兴甲戌,酉为之隔。此并是六甲之空支也。《春秋元命苞》云:地不足东南,右动终而入虚门。此明甲子,孤在戌亥,虚在辰巳也。一千一支为一日者,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故正用一千一支,以主一日也。三旬为一月者,月日行十三度四分度之一,三旬而周天也。十二月为一岁者,四时时有三月,生杀之功,备遍十二支也。一岁合三百六十日者,六六三十六,六甲之数也。六甲闲两月之日者,以阴阳奇偶备也。阳者为奇,阴者为偶,万物庶类,吉凶之理,以此彰矣。其支干相配,岁月日时并然。立岁之元,起于上元甲子;立月之元,起甲己之岁,十一月甲子;立日之元,六旬起自甲子;立时之元,冬夏二至后,得甲己之日,夜半起甲子。四事皆以甲子为首也。其上配九星,下配九州者,《黄帝兵决》云,甲子从北斗魁第一星起,顺数至庚午,在第七刚星,至辛未,还从第六星,逆数至丙子,又从第一星,顺数尽六甲。其下配九州者,《史书》云,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燕、癸北夷。《汉书·五行志》云:甲乙,海外,日月不治;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子周,丑翟,寅楚,卯郑,辰邯郸,巳卫,午秦,未中山宋,申齐,酉鲁,戌越,亥燕。《龙首经》曰:子、齐、青州,丑、吴、越、扬州,寅、燕、幽州,卯、宋、豫州,辰、晋、兖州,巳、楚、荊州,午、周、三河,未、秦、雍州,申、蜀、益州,酉、梁州,戌、徐州,亥、卫、并州。若地辰之位,史汉近之,星次而论,龙首为当。其配人身,甲乙为头,丙丁为胸胁,戊己为心腹,庚辛为股,壬癸为手足。

则子为头,丑亥为胸臂,寅戌为手,卯酉为腰胁,辰申为尻肱,巳未为胫,午为足,此皆初为首,末为足。配五藏也:干以甲乙为肝,丙丁为心,戊己为脾,庚辛为肺,壬癸为肾也。支以寅卯为肝,巳午为心,辰戌丑未为脾,申酉为肺,亥子为肾。此皆从五行配之。又干以甲乙为皮毛,丙丁为爪筋,戊己为肉,庚辛为骨,壬癸为血脉也。支以寅卯为皮毛,巳午为爪筋,辰戌丑未为肉,申酉为骨,亥子为血脉也。木生在地上,故为皮毛;火有猛毅,故为爪筋;土有持载,故以为肉;金性坚刚,故为骨;水本流润,故是血脉。并支干所配,故以备释。

第六、论五行相杂

1. 论五行体杂

凡五行均布,偏在万有,不可定守一途,今先论五行体杂,俱其气周流,随事而用,若言不杂,水只应一,何故谓五而为六?火、金、木、土并尔。当知生数为本,成数为杂,既有杂,故一行当体,即有五义。如木有曲直,此是木也,木中有火,则是火也,木堪为兵仗,有击触之能,即是金也,木中有润,即是水也,木吐华叶子实,即是土也。火外阳,即是火也,内阴即是水也,能杀即是金也,能熟即是木也,能生即是土也。土能生,即是土也,能容即是水也,能成即是木也,能防即是金也,含阳即是火也。金能断,即是金也,从革即是木也,含火即是火也,有汗即是水也,能生即是土也。水外阴,即是水也,内阳即是火也,含养即是木也,润生即是土也,能杀即是金也,此皆以义释一行通有五气。就事而论,义则不尔,或有或无,质弱者则体相容,质坚者则体不相容。金中无木,木中无金,金木以正相害,故水中无火,火中无水,两法正相害。故亦无金,金中有水,木中亦有水,木中亦有火,石中亦有火。而水能生木,则木中有水,水生于金,金中有水,火生于木,木中有火。水复从金生,金中有水,水能生木,木中有火,火克于金,那得石复有火,此是火性弱,故能入坚。而水中无金,是坚不能入弱。木生于水,木中含水,金能生水,金中含水,所以水中无金木者,金木在水中,不得言水体有金木。湿润在木

石中，木石便得有水义，此亦是弱能入坚，坚不能入弱。炎州有树，生于火中，此非火能生树，是火不能烧树，亦非火在树中，乃是树在火中。而体不相杂，无异金在水中，而不能杂水体。亦如海中阴火潜燃，此水中有火，但非水体杂火，此稍涉灵奇，亦非五行常准。又木中有火，火还烧木，此是生火方盛，故能烧木。石中有火，火不烧石，是火至金乡，气已衰，故不能烧石。其以火消金者，亦取其盛，故能炼金，是不取衰火。犹如金能克木，铅锡不能断，此是不坚之金也。土性包含无所不受，故土中皆备有水、金、木、火。火非直阳气，犹如范阳地燃，是阴也，土火不相害，虽不恒尔，不得言无。等是四行，何故独尔。土即居地，地即是阴，火即是太阳之气，故不得恒有也。

2. 论支干杂

支干杂者，《五行书》云：甲以女弟乙嫁庚为妻，故乙中有杂金。立春木旺，甲召乙还，乙怀金气来，故仲春杀榆莢白也。丙以女弟丁嫁壬为妻，丁中有杂水，立夏火旺，丙召丁还，丁怀水气来，故仲夏桑葚熟黑也。戊以女弟己嫁甲为妻，己中有杂木，季夏土旺，戊召己还，己怀木气来，故季夏有果实青也。庚以女弟辛嫁丙为妻，辛中有杂火，立秋金旺，庚召辛还，辛怀火气来，故仲秋枣熟红也。壬以女弟癸嫁戊为妻，癸中有杂土，立冬水旺，壬召癸还，癸怀土气来，故仲冬草木皆黄也。甲丙戊庚壬，为男则强，故自有德不杂；乙丁己辛癸，为女柔弱，不自专，从夫，故有杂。犹出嫁之女，即称夫氏，归宁之日，携子而来，氏族便杂。《五行十杂》云：甲为木，乙为材，丙为火，丁为灰，戊为土，己为泥，庚为金，辛为炉铄，壬为水，癸为浊汗，此皆杂义也。寅卯为木，春怀火，故卯为纯木，寅为杂木。巳午为火，夏怀土，故午为纯火，巳为杂火。申酉为金，秋怀水，故酉为纯金，申为杂金。亥子为水，冬怀木，故子为纯水，亥为杂水。土居中央，分主四气，故辰中有馀木，未中有馀火，戌中有馀金，丑中有馀水，各十二日。故四孟为怀任，生气之所由；四仲，盛壮之所立；四季，葬送之所在。怀任及葬，皆有杂义。

3. 论方位杂

五行非直性相杂,当方亦有杂义。东方,甲乙寅卯辰,甲、木也,乙中有杂金,寅中有生火,辰、土也,卯中有死水。南方,丙丁巳午未,丙、火也,丁中有杂水,巳中有生金,未、土也,午中有死木。西方,庚辛申酉戌,庚、金也,辛中有杂火,申中有生水,戌、土也,又,酉中有胎木。北方,壬癸亥子丑,壬、水也,癸中有杂土,亥中有生木,子中有胎火,丑中有死金,此并方别有五行也。寅午戌,火之位也,寅中有生火,在东方,午中有旺火,在南方,戌中有死火,在西方。亥卯未,木之位也,亥中有生木,在北方,卯中有旺木,在东方,未中有死木,在南方。申子辰,水之位也,申中有生水,在西方,子中有旺水,在北方,辰中有死水,在东方。巳酉丑,金之位也,巳中有生金,在南方,酉中有旺金,在西方,丑中有死金,在北方,此一行之体,杂在三方也。未辰丑戌,土之位也,未中有旺土,辰中有死土,丑中有衰土,戌中有壮土,此土体杂在四方也。赵怡言:五行相杂,如锦绮焉,斯言当矣。

第七、论 德

德者,得也。有益于物,各随所欲,无悔吝,故谓之为德也。《五行书》云:若有一德,能攘百灾。凡阴阳用事,过德为善,谓之福德,为有救助,万事皆吉,灾害消亡。德有四德,三者从支干论之,一者从月气论之。支干三种者,一曰干德,二曰支德,三曰支干合德。干德者,甲德自在,乙德在庚;丙德自在,丁德在壬;戊德自在,己德在甲;庚德自在,辛德在丙;壬德自在,癸德在戊。此十干者,甲丙戊庚壬为阳尊,故德自处。乙丁己辛癸为阴卑,故配德于阳,有从夫之义,所以不自为德。扬子云:配日之道,正有五曰,甲己为木,丙辛为火,戊癸为土,乙庚为金,丁壬为水,阴阳之理,必相配偶,以则君臣夫妇之义。甲为君、为夫,己为臣、为妻,君位自在,臣位由君,故己德在甲,乙德在庚也,余四皆然,阴从阳之道。支德者,子德在巳,丑德在午,寅德在未,卯德在申,辰德

在西，巳德在戌，午德在亥，未德在子，申德在丑，酉德在寅，戌德在卯，亥德在辰，此皆以其夫生助之所也。子以巳为德者，子、水也，以土为夫，巳中有生土。丑以午为德者，丑、土也，以木为夫，午中有死木。寅以未为德者，寅、木也，以金为夫，未中有冠带金。卯以申为德者，卯、木也，以金为夫，申中有相金。辰以酉为德者，辰、土也，以木为夫，酉中有胎木。巳以戌为德者，巳、火也，以水为夫，戌中有冠带水。午以亥为德者，午、火也，以水为夫，亥中有相水。未以子为德者，未、土也，以木为夫，子中有沐浴木。申以丑为德者，申、金也，以火为夫，丑中有养火。酉以寅为德者，酉、金也，以火为夫，寅中有生火。戌以卯为德者，戌、土也，以木为夫，卯中有旺木。亥以辰为德者，亥、水也，以土为夫，辰中有死土。或问云：从夫之义，生者有德，能相和养，故从。死者离背，不能和从，何以死犹为德，答曰：妇无再醮，一降适人，便称夫氏，虽死犹从其族，岂得生而称之，死便舍弃，故阴之从阳，生死常存。支干合德者，子德在甲，丑德在辛，寅德在丙，卯德在丁，辰德在庚，巳德在己，午德在戊，未德在辛，申德在壬，酉德在癸，戌德在庚，亥德在乙，此皆从子为德也，谓子能扶助其母，有孝养之性，以为德也。凡干为阳，支为阴，阳体刚强自在，阴体柔顺从阳。妇人有三从之礼，每无自专之义，夫死从子，故以子为德。若有支干，各自为德，皆从其夫，即今支干共为德，故离其夫位，故便从子也。子德在甲者，水为木母故也，例皆如之。

一从月气为德者，德不孤立，对之以刑，德为阳以从乾，刑为阴以从坤，亦如人之治政，刑德两施，德有庆赐爵赏，所以配阳，刑有杀罚削夺，所以配阴，故王者日蚀则修德，月蚀则修刑。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道之常，一阳一阴，阳者天之德，阴者天之刑，阴阳以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任，可以见德刑之用矣。然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故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以空处也。太公云：人主举事善，则天应之以德，恶、则天应以刑，此并阴阳相对，德不独治，须偶之以刑也。从乾坤二卦之气者，十月坤卦用事，自十一月而阳气动，阴爻变，四月乾卦用事，自五月而阴气动，阳爻变，故黄钟蕤宾，阴阳之气始也，德刑在焉。建子之月，坤初六爻变为阳，复卦用事，阳气动于黄泉

之下，阴气布在苍天之上，为德在室，而刑在野。建丑之月，坤初六二爻变为阳，临卦用事，阳气稍出，万物萌芽，阴气将降，威怒已衰，为德在堂，而刑在街。建寅之月，坤六三爻变为阳，泰卦用事，阳气已达，阴气降入，阴阳交泰，万物抽其牙叶，为德在庭，而刑在巷。建卯之月，坤六四爻变为阳，大壮卦用事，阳气上腾乎天，阴气下入乎地，阴阳气交，万物成出，德刑俱会于门。建辰之月，坤六五爻变为阳，夬卦用事，阳气上达，阴气衰微，为德在巷，而刑在庭。建巳之月，坤上六爻变为阳，纯阳用事，阳气大盛，阴气消除，万物悦壮，无复刑杀，为德在街，而刑在堂。建午之月，乾初九爻变为阴，遯卦用事，阴气动于黄泉之下，阳气布于苍天之上，为德在野，而刑在室。建未之月，乾九二爻变为阴，遁卦用事，阴气稍升，阳气将损，万物壮极，皆以衰老，为德在街，而刑在堂。建申之月，乾九三爻变为阴，否卦用事，阳气沉退，阴气进升，阴阳否隔，杀威方盛，为德在巷，而刑在庭。建酉之月，乾九四爻变为阴，观卦用事，阳气内入，阴气外施，阴阳合争，万物变衰，为德在门，刑复会于门。建戌之月，乾九五爻变为阴，剥卦用事，阳气将尽，阴气上达，万物枯悴，杀害盛行，为德在庭，而刑在巷。建亥之月，乾上九爻变为阴，纯坤复位，阳气消除，阴气大盛，万物收藏，未见刑犯，为德在堂，而刑在街。此刑德二事，出入向趣，皆以用之，弥忘拙凿，遇德则吉，逢刑则凶，故于此释。

第八、论 合

孔子曰：乾、阳也，坤、阴也，阴阳合德，五行之本。受生于天，则受成于地，禀气于阳，定形于阴，体无偏立，故各有合。总而言之，干为阳，属天；支为地，属阴。别而言之，干自有阴阳，甲阳乙阴、丙阳丁阴、戊阳己阴、庚阳辛阴、壬阳癸阴；支亦自有阴阳，子阳丑阴、寅阳卯阴、辰阳巳阴、午阳未阴、申阳酉阴、戌阳亥阴。各象天地，而自相配合，有夫妇之道。干合者，己为甲妻，故甲与己合；辛为丙妻，故丙与辛合；癸为戊妻，故癸与戊合；乙为庚妻，故乙与庚合；丁为壬妻，故壬与丁合。季氏《阴阳说》曰：木八畏庚九，故以妹乙妻庚，庚气在秋，和以木气，是以荠麦

当秋而生,所谓妻来之义。火七畏壬六,故以妹丁妻壬,壬得火热气,故款冬当冬而华。金九畏丙七,故以妹辛妻丙,丙得金气,故首夏靡草荠麦死,故夏至之后,三庚为伏,以畏火也。土五畏甲八,故以妹己妻甲,土带阴阳,合以雌嫁木,故能生物也。水六畏土五,故以妹癸妻戊,五行相和,是其合也。支合者,日月行次之所合也。正月,日月会于诹訾之次,诹訾、亥也,一名豕韦,斗建在寅,故寅与亥合。二月,日月会于降娄之次,降娄、戌也,斗建在卯,故卯与戌合。三月,日月会于大梁之次,大梁、酉也,斗建在辰,故辰与酉合。四月,日月会于实沉之次,实沉、申也,斗建在巳,故巳与申合。五月,日月会于鹑首之次,鹑首、未也,斗建在午,故午与未合。六月,日月会于鹑火之次,鹑火、午也,斗建在未,故未与午合。七月,日月会于鹑尾之次,鹑尾、巳也,斗建在申,故申与巳合。八月,日月会于寿星之次,寿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与辰合。九月,日月会于大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与卯合。十月,日月会于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与寅合。十一月,日月会于星纪之次,星纪、丑也,斗建在子,故子与丑合。十二月,日月会于玄枵之次,玄枵、子也,一名天鼋,斗建在丑,故丑与子合。玄枵者,玄、黑也,枵、耗也。阴气盛,故万物始动,犹未出生,天下空虚,谓之曰耗。星纪者,纪、统也,领万物所终始也。析木者,万物始萌,分别水木也。大火者,东方木也。心宿在卯,火出木心也。寿星者,万物始达,各任其命也。鹑尾者,南方朱雀之宿,以轸尾也。鹑火者,阳气盛大,火星昏中在七星朱鸟之处也。鹑首者,南方之宿,其形象鸟,以井为冠,以柳为口也。实沉者,阴气沉重,降实于物也。大梁者,强也,白露已降,万物坚强也。降娄者,降、下也,娄、曲也,阴气上侵,万物萎曲也。诹訾者,阴盛阳伏,万物愁哀也。凡阴阳相配,善恶理均,凶不全凶,吉不独吉,吉终则凶,凶终则吉,故合不专合,复有离义。就支干配日辰,乃有五合、五离。五合者,河图云:甲寅乙卯天地合,丙寅丁卯日月合,戊寅己卯人民合,庚寅辛卯金石合,壬寅癸卯江河合。五离者,甲申乙酉天地离,丙申丁酉日月离,戊申己酉人民离,庚申辛酉金石离,壬申癸酉江河离。寅卯,阳之所升,能生万物,日常出之,月满又出,东方少阳生长之处,物

所欣会,故以为合。申酉,阴之所凑,肃杀之方,日月皆没于其所,西方少阴衰老之处,物之所恶,故以为离。甲乙,日干之首,卦属乾坤,故比天地。丙丁,阳光之盛,故方日月。戊己居中,能成万物,故类人民。庚辛体自金石,壬癸居然江河。凡为万事,吉则从合,凶则从离,遇合则休,遇离则否。选日定时,卜筮之用,弥所用也。

第九、论扶抑

扶者,以辅助为义。抑者,以止退立名。五行既成,盛衰有时,尊卑代易,故有相扶抑之义。其相遇也,母得子为扶,子遇母为抑,子有孝养顺助之理,所以为扶,母有尊严训制之道,所以为抑。相扶者,木扶水,水扶金,金扶土,土扶火,火扶木,此皆母得子。相抑者,木抑火,火抑土,土抑金,金抑水,水抑木,此皆子遇母也。柳世隆《龟经》云:扶者寿,抑者否;扶者起,抑者止;扶者仰,抑者俛;扶者进,抑者退;扶者行,抑者停;扶者吉,抑者凶。就此又须消息,凡父母有气为真,父母无气为宗庙鬼神,有气为儿子福助,无气为财帛功德,所以扶者为善,抑者为恶。生旺之时,则为有气,死没之时,则是无气。有气无气,复有二种,若遇合德,虽抑非害,若逢刑克,为凶更重之。问曰:母之于子,训制之道,谓之为凶,此未可解,尊严训制,教以义方,欲其成人,何为反恶?答曰:前解已有二种,若遇一德合,虽抑非害,有气为真父母,此是欲其成人,虽然当训之时,于子交不遂心,亦是留碍,况逢刑克。舜之至孝,尚大杖则逃,王祥扣冰,孟宗泣笋,此岂是义方之教。无气为鬼神者,鬼神之来,多欲为崇,祷请祈求,乃可致福,非否抑而何。问曰:解云,有气为父母,无气为鬼神者,此亦有疑。夫鬼神虽居幽微,犹是有物,精灵感通,祸福斯应,若云无者,宗庙享祀,何所依凭?答曰:所言有无者,正论生死,生则形存为有,死则气散为无,不语幽微,何足疑也。问曰:若如此解,死则为无,无何所虑,而能为抑?答曰:鬼神虽无形质可见,而有善恶可求,故能为抑。问曰:若能为抑,便是有义,答曰:就抑则有,语形则无,今解无也,就气而论,非是全无,但无旺相之气,而有死没之气,旺相气来则吉,死没气来则凶。所言无气者,无旺相气耳。

第十、论相克

五行虽为君臣父子，生旺不同，逐忌相克。克者，制罚为义，以其力强能制弱，故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白虎通》云：木克土者，专胜散；土克水者，实胜虚；水克火者，众胜寡；火克金者，精胜坚；金克木者，刚胜柔。《春秋繁露》云：木者、农也，农人不顺如判，司徒诛其率正矣，故金胜木。火者，本朝有谗邪，荧惑其君，法则诛之，故水胜火。土者，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之穷，故木胜土。金者，司徒弱，不能使众，则司马诛之，故火胜金。水者，执法阿党不平，则司寇诛之，故土胜水。胜者为君、为夫、为官、为吏、为鬼。负者为臣、为妻、为财。君以威严尊高，夫以德义隆重，官以能有赏伐，吏以刑法裁断，鬼以克杀病丧，并为胜者也。臣以畏伏其上，妻以敬从其夫，财以休彼制用，并为负者。凡上克下为顺，下克上为剥，喻如君有刑臣之法，臣无犯君之义，父有训子之道，子无教父之方也，所以上之克下顺理而行，下之克上，乖理而克。故《白虎通》云：阳为君，阴为臣。水以太阴之气，制太阳之火；金以少阴之气，制少阳之木，喻如失道之君，若殷汤放桀，周武伐纣，此皆诛有罪也。凡卜筮，得其所克者凶，得所受制者吉。五行之道，子能拯父之难，故金往克木，火复其仇，火既消金，水雪其耻。然当衰气者，反为旺者所制，如鼎镬中水，为火所煎。《白虎通》云：火热水冷，有温水，无寒火何？明臣可为君，君不可为臣。火煎水为汤者，不改其形，但变其名也。水灭火为炭者，形名俱尽也，亦如君被废而不存，臣有罪而退职也。五行相克，木穿土不毁，火烧金不毁者，皆阳气仁，好生故也。金伐木犯，水灭火犯者，阴气贪，好杀故也。至如山崩川竭，木石为灾，天火下流，人火上燎，水旱鬲并，风霜为害，此并失政于人。天地作谴，为五行相沴者，乖沴不和之义。以其气动相沴，不名克也。沴、亦废也。于木则南宫极震，于水则三川竭，于火则宫室灾，于金则九鼎震，于土则齐楚山崩。木金水火俱沴土者，地动分拆是也。故五行气冲，而有六沴，大概如斯。

第十一、论 刑

夫刑者，杀罚为名，自是刑于不义，非故相刑也。五行各在一方，寒暑推移，应时而动，不失其节，各不犯，各无应独受刑者，但须用之不严而治，不可弃而不用，故皆还相刑。如以金冶金，则成其器，以人治人，则成国政。《吕氏春秋》云：刑罚不可偃于国，笞怒不可废于家，故五刑之属三千，莫不本乎五行。《周书》曰：因五行相克，而作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是也。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劓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剕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泆；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至于汉文，去其肉刑，代之以鞭笞，其后枭斩流绞之徒，并不越其五数。《尚书》云：流宥五刑。又，五流相去各五百里鞭笞之数，起自于十，积而至百，亦依十干之数。《尚书刑德考》云：大辟象天刑，罚赎之数三千，应天地人。日辰支干之刑，亦有三种，故天地人之刑，其揆一也。三种者：一、支自相刑，二、支刑在干，三、干刑在支。支自相刑者，子刑在卯，卯刑在子，丑刑在戌，戌刑在未，未刑在丑，寅刑在巳，巳刑在申，申刑在寅，辰、午、酉、亥各自刑。《汉书翼奉奏事》云：木落归本，故亥卯未、木之位，刑在北方，亥自刑，卯刑在子，未刑在丑，水流向末。故申子辰，水之位，刑在东方，申刑在寅，子刑在卯，辰自刑。金刚火强，各还其乡，故巳酉丑，金之位，刑在西方，巳刑在申，酉自刑，丑刑在戌。寅午戌，火之位，刑在南方，寅刑在巳，午自刑，戌刑在未。干刑支者，寅刑在庚，卯刑在辛，辰刑在甲，巳刑在癸，午刑在壬，未刑在乙，申刑在丙，酉刑在丁，戌刑在甲，亥刑在巳，子刑在戊，丑刑在乙。支刑干者，甲刑在申，乙刑在酉，丙刑在子，丁刑在亥，戊刑在寅，己刑在卯，庚刑在午，辛刑在巳，壬刑在辰戌，癸刑在丑未，此并以所胜为刑也。凡卜筮所用，遇刑非善，然所求之事，非刑不获。史苏《龟经》云：当成不成，视兆相刑。又问云：六合是吉，而巳申相克者何？答曰：金带水生火中，火为金鬼，水为火鬼，金共水生火中，则是鬼母子身，申是金位，兼复怀水，巳是火位，复有生金，还相仇，故以为刑也。然刑有上下，寅刑在巳者，巳为刑上，寅为刑下，馀例悉尔。故兵书云：刑上风来，坐者急

起,行者急住,即此谓也。云三刑者,如寅刑在巳,巳刑在申,寅日申时,巳上起风,或巳上见妖,谓之三刑也,他亦效此。别有从气为刑,与德相对者,已从前解,故不重释。

第十二、论 害

相害者,逆行相逢于十二辰,两两相害,名为六害。戌与酉,亥与申,子与未,丑与午,寅与巳,卯与辰是六害也,是杀伤之义。今此六害,或是君臣父子,或是夫妻,理不应害。《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既违其慈爱之性,故有怒戮之理。五行所恶其在破冲,今之相害,以与破冲合,故父失其慈,子违其孝,妻不敬顺,夫弃和同,并合仇忿,理成相害。至如命待熊蹯,饥探雀巢,重耳外奔,申生赐尽,河内则夫妇相残,塞外则君臣杀夺,此岂非害乎。辰卯为害者,卯与戌合,戌破于辰,辰土为卯木妻,戌辰为仇,卯与戌合,便是弃辰,与酉合,酉冲破卯,辰为卯妻,酉为卯仇,辰与酉合,酉能克卯,妇奸外夫,杀本夫之象也。巳与申合,申冲于寅,巳为寅子,申能克寅,巳与申合,子有逆行。丑午相害者,丑与子合,子冲破午,午与未合,未破于丑,亦是父子相害义也。未子相害者,未与午合,午冲破子,未土为君,子水为臣,午火为子水之财,君以财害臣之象也。子与丑合,丑破于未,丑又是土,子与丑合,欲引外君,共害其主,此则臣有逃亡之象也。申亥相害者,亥与寅合,寅冲于申,申与巳合,巳冲于亥,亦是父子相害义也。夫相生不必相生,相害不必相害,犹如火能烧物,遂有炎洲之火,而不能烧物,水以润长,洪潦暴至,亦使草树芸黄,此是相生反相害,相害反相生者。钻木出火,而云雨掣电,相因而有,此是相害反相生也。水本害火,膏油渍注,灯火益明,亦是相害反相生也。阴阳五行,万物所存,吉凶之应,各以其类言之,或吉中有凶,凶中有吉。凶则视其所救,吉则观其所害,凶而有救,不至于祸,吉而有害,不及于庆,纯凶则祸大,纯吉则福深。如丑午相害,以子冲破午,子有旺水,此为纯凶。未破于丑,丑有欲相之木,能制未土,为有救也。未子相害,午冲破于子,子是旺水,水制午火,为凶中有吉。子与丑合,丑土反制子水,即是吉中有凶。生害之义,例皆如

斯。

第十三、论冲破

冲破者,以其气相格对也。冲气为轻,破气为重,支干各自相对,故各有冲破也。干冲破者,甲庚冲破,乙辛冲破,丙壬冲破,丁癸冲破,戊壬、甲戌、乙己亦冲破,此皆对冲破,亦本体相克,弥为重也。支冲破者,子午冲破,丑未冲破,寅申冲破,卯酉冲破,辰戌冲破,巳亥冲破,此亦取相对,其轻重皆以死生言之。四孟有生而无死,直冲而不破;四季有死而无生,直破而无冲;四仲死生俱兴,故并有冲破。四孟有生无死,直有冲无破者,寅有生火,巳有生金,申有生水,亥有生木也。四仲死生俱有者,卯有旺木死水,午有旺火死木,酉有旺金死火,子有旺水死金。四季有死而无生者,辰有死水,未死木,戌有死火,丑有死金,死气则重,故能破,生气则轻,故相冲。又复甲往向庚为冲,庚往向甲为破,以强者制弱也。其冲破,皆以对位抗冲最为不善。又,互向对冲之地,我当在庚,令敌居甲,以强制弱故也。问曰:沴气是相冲而为,今解冲破,而不唤为沴,此未可解。答曰:五行相沴,因事变重,非是常然,有罚则见,无灾则止。今之所解,直是支干之位,常自格对,刚柔相冲,非问变异,宁得称尔矣。

第十四、论杂配

1. 论配五色

《左氏传》,子产曰:发为五色。蔡伯喈云:通眼者为五色。《黄帝素问》曰:草性有五,章为五色者,东方木为苍色,万物发生,夷柔之色也;南方火为赤色,以象盛阳炎焰之状也;中央土黄色,黄者、地之色也,故曰天玄而地黄;西方金色白,秋为杀气,白露为霜,白者、丧之象也;北方水色黑,远望黯然,阴暗之象也,溟海淼邈,玄暗无穷,水为太阴之物,故阴暗也。《孝经援神契》言:土之精黄,木之精青,火之精赤,金之精

白,水之精黑。《春秋考异邮》云:北狄之气生幽都,色黑,如群畜穹间;南夷之气生交趾,色赤、聚隅,如旛旗鸟类;东夷之气生莱柞,色苍、搔撒布散,如林木;西夷之气生沙丘,色白、锋积,如刀刃之浮;中央土会色黄,如城郭之形,黄气四塞,土精舒,此五者为正色,其变色亦五。颖子严《春秋释例》曰:经有赤狄、白狄,然则东青、北黑、中黄,皆正色也。土戊畏于木,故以妹己妻甲,以黄入于青,故东方闲色绿也。《诗》云:绿兮衣兮。刺闲色乱正色也。金庚畏于火,故以妹辛妻于丙,以白入于赤,故南方闲色红。《论语·乡党》曰:红紫不以为褻服。木甲畏于金,故以妹乙妻庚,以青入于白,故西方闲色缥也。火丙畏于水,故以妹丁妻壬,以赤入于黑,故北方闲色紫也。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水壬畏于土,故以妹癸妻戊,以黑入于黄,故中央闲色驪黄。《五行书》云:甲为青,己为绿,丙为赤,辛为红,庚为白,乙为缥,壬为黑,丁为紫,戊为黄,癸为驪黄,此皆夫为本色,妻为杂色也。柳世隆云:八卦各有其色,震为青,离为赤,兑为白,坎为黑,此皆当方正色,乾为紫,艮为红,巽为绿,坤为黄,此并闲色也。坤取未土之正色。《甲乙经》云,青如翠羽,黑如乌羽,赤如鸡冠,黄如蟹腹,白如豕膏,此五色为生气见。青如草滋,黑如水苔,黄如枳实,赤如衄血,白如枯骨,此五色为死气见。《相经》曰:青气初来,如麦生,盛旺之时,如树叶青,欲去之时,如水上苔。赤气初来,如赭柱,盛旺之时,如朱丹,欲去之时,如干血。黄气初来,如蚕吐丝,盛旺之时,如博基,欲去之时,如枯叶。白气初来之时,如玺壁,盛旺之时,如粉上光,欲去之时,如鲜钱。黑气初来之时,如死马肝,盛旺之时,如漆光,欲去之时,如苔垢。《礼记》曰:君子缙纁,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冑、则有不可犯之色。《大戴礼》云:孔子曰:君子有三色焉,显然怡乐,钟鼓之色;意气沉静,忧丧之色;忿然竞动,兵革之色。《大戴礼·观人篇》云:人有五性,喜、怒、欲、惧、忧。喜气内畜,虽欲隐,阳喜必见,四气皆然,五气诚在乎中,发形于外,人情不可隐也。喜色犹然以出,怒色怫然以侮,欲色熙然以愉,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瞿然以静。盛智必有难尽之色,盛仁必有可尊之色,盛勇必有难慑之色,盛忠必有可亲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恣真必有可信之色。其

质色皓然，固以安。伪色蔓然，乱以烦。夫喜色则黄，怒色则赤，忧色则青，丧色则白，哀色则黑，此皆五常之色，动于五藏，而见于外，随其善恶盛衰之应也，君子所观，故于此释。

2. 论配声音

子产曰：章为五声。蔡伯喈云：通于耳者为声。青作角声，白作商声，黑作羽声，赤作徵声，黄作宫声。《律历志》云：角者、触也，阳气蠢动，万物触地而生也。徵者、祉也，万物大盛蕃祉也。宫者、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之经。商者、章也，物成章明也。羽者、宇也，物藏聚萃，宇覆之也。《乐纬》云：春气和，则角声调；夏气和，则徵声调；季夏气和，则宫声调；秋气和，则商声调；冬气和，则羽声调。《乐记》曰：宫为君，故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为臣，商乱则陂，其臣坏；徵为事，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为物，羽乱则危，其财匮；角为民，角乱则忧，其民怨。五者不乱，则天下和平，无弊败之音。《素问》云：木音角，在声为呼；火音徵，在声为笑；土音宫，在声为歌；金音商，在声为哭；水音羽，在声为呻。《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乐心感者，其声啾以缓；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贞心感者，其声直以廉；爱心感者，其声和以婉。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故《诗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大戴礼·观人篇》云：诚在其中，必见诸外，以其见，占其隐，以其细，占其大，声象其实，气初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好恶咸发于声。故心气哗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腥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和。故圣人听其声，观其色，知其善恶。夫独发者谓之声，合和者谓之音。《毛诗序》云：声成文谓之音，故因五声而有八音。《乐纬》云：物以三成，以五立，三与五如八，故音以八。八音：金、石、丝、竹、土、木、匏、革，以发宫、商、角、徵、羽也。金为钟，石为磬，丝为弦，竹为管，土为埙，木为祝圉，匏为笙，革为鼓。鼓主震，笙主巽，祝圉主乾，埙主艮，管

主坎，弦主离，磬主坤，钟主兑。《乐纬·汁图徵篇》云：坎主冬至，宫者，君之象，人有君，然后万物成，气有黄钟之宫，然后万物调，所以始正天下也。能与天地同仪，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而天子穆穆，四方取始，故乐用管。艮主立春，阳气始出，言雷动百里，圣人授民田，亦不过百亩，此天地之分，黄钟之度九，而调八音，故圣人以九顷成八家，上农夫食九口，中者七口，下者五口，是为富者不足以奢，贫者无饥馁之忧，三年馀一年之蓄，九年馀三年之蓄，此黄钟之所成，以消息之和，故乐用埙。震主春分，天地阴阳分均，故圣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调五声之均也，音至众也，声不过五，物至蕃也，均不过五，为富者虑贫，强者不侵弱，智者不诈愚，市无二价，万物同均，四时当得，公家有馀，恩及天下，与天地同德，故乐用鼓。巽主立夏，自万物长短各有差，故圣王法承天，以法授事焉，尊卑各有等，于士则义让有礼，君臣有差，上下皆次，治道行，故乐用笙。离主夏至，阳始下阴，又成物，故圣王法承天，以法授衣服制度，所以明礼义，显贵贱，明烛其德，率之以度，则女功有差，男行有礼，故乐用弦。坤主立秋，阳气方入，阴气用事，昆虫首穴欲蛰，故圣王法之，授宫室度量，又章制有宜，大小有法，贵贱有差，上下有顺，故乐用磬。兑主秋分，天地万物人功皆以定，故圣王法承天，以定爵禄，爵禄者不过其能，宫为君，商为臣。商、章也，言臣章明君之功德，尊卑有位，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爵赏，功败者刑罚，故乐用钟。乾主立冬，阴阳终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故圣王法承天，以制刑法，诛一动千，杀一感万，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故乐用祝梧。《国语》曰：瓦丝琴瑟尚宫，钟金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徵，革木尚商。吕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所夺曰击，相保曰和，细大不踰曰平，瓦丝皆大也，故尚宫。子母相应之道，钟金尚羽亦然。石尚角者，石、金也，与角为牝牡相和之义。匏、土也，竹、木也，尚徵、亦子母相应也。革木俱角，尚商，亦以牝牡相和也。宫声，和以舒，其和博以柔，动脾。商声散以明，其和温以虚，动肺。角声防以约，其和静以清，动肝。徵声败以疾，其和平以均，动心。羽声疾以虚，其和短以散，动肾。《黄帝兵诀》云：两敌

相当,使人去敌营一百二十步,以管注耳听之,闻隆隆如车、如雷、如鼓声者,宫也,其将宽和有信,闻金石相和,轰轰击攻,如钟磬霹雳声者,商也,其将威怒好杀,宜数忿之。闻如奔马炎炮掣裂声者,徵也,其将猛烈勇敢,难与争锋。闻肃肃习习,如动树木,如人呼愁愁声者,角也,其将仁恕不可欺。闻滔滔如流水扬波,激气相笑声者,羽也,其将贫冒多奸谋。审此五音,以知敌性,候风之声,亦皆如之,此并论音声之状,故以备释。

3. 论配气味

子产云:气为五味。郑玄云:通口者为五味,通鼻者为五臭。《礼记月令》云:春之日,其味酸,其臭膺。木之臭味也。《说文》云:膺者,羊臭,春物气与羊相类。木所以酸者,象东方万物之生。酸者、钻也,言万物钻地而出生,五味得酸乃达也。《元命苞》云:酸之言端也,气始生,专心自端也。《礼记》云:夏之日,其味苦,其臭焦。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长养也。苦者、所以长养之,五味须苦,乃以养之。《元命苞》云:苦者,勤苦乃能养也。《方言》:苦,快也。臭焦者,阳气蒸动,燎火之气也。许慎云:焦者,火烧物,有焦燃之气,夏气同也。《礼记》云:季夏之日,其味甘,其臭香。土味所以甘者,中央中和也,甘美也。《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为五味之主,犹土之和成于四行也。臭香者,土之气香为主也。许慎云:土得其中和之气,故香也。《礼记》云:秋之日,其臭腥,其味辛。西方杀气腥也。许慎云: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此。味辛者,物得辛乃萎杀也。亦云:故新之辛也,故物皆尽,新物已成,故云新。《元命苞》云:阴害故辛,杀义故辛刺,阴气使其然也。《礼记》云:冬之日,其味咸,其臭朽。朽者,水之气也,若有若无,言气微也。亦云:水者,受垢浊,故其臭腐朽也。许慎云:朽烂之气,北方气同此,其味咸者,北方物咸,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许慎云:咸者,衔也。《元命苞》云:咸者、镰,镰、清也,至寒之气,故使其清而咸。郑玄云:五味,醯酸、酒苦、密甘、姜辛、盐咸。《黄帝甲乙经》言:谷则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黍辛。一云:稻米辛,果则枣甘、李

酸、栗咸、杏苦、桃辛。菜则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畜则牛甘、犬酸、彘咸、羊苦、鸡辛。《本草》云：石则玉甘、金辛、雄黄苦、曾青酸、赤石脂咸。草则茯苓甘、桂心辛、天门冬苦、五味子酸、玄参咸。虫则蜚零甘、蜃蛎辛、蛇蛻苦、伊威酸、蜥蜴咸。药食之物例多，且举大略配五味，如此皆是五行气所生，气有偏，故其味则别。总而言之，五谷则芒以配木，散以配火，房以配金，荚以配水，萃以配土。芒、大小麦之属；散、麻黍之属；房、胡麻之属；荚、大小豆之属；萃、稷粟之属。芒者，取其锋芒纤长，象木生出地，如锋芒也。散、舒也，象火气温暖，物舒散也。房、方也，象金裁割，体方正也。荚、狭也，象水流长而狭也。萃、聚也，象万物皆聚于土，乃为用也。五果则子以配木，核以配火，皮以配金，壳以配水，房以配土。子、梨奈之属，核、桃李之属，皮、柑橘之属，壳、胡桃栗之属，房、蒲陶之属。子取其含润，如木生光润，子实茂盛，核取其在肉内不堪食，如火阴在内，无所堪容。皮取其厚急，如金气衰老，物至西方而急缩也。壳取其肉在内堪食，如水阳在内，堪能容纳也。房取其结聚如土，物皆聚也。此则总论谷果，以配五味，则略如前释。

《月令》云：春食麦与羊，麦有孚甲，故属木，羊火畜，春气犹寒，以此安性。夏食菽与鸡，菽有孚甲而坚，合于水，鸡属木畜，故为热时所食。中央食稷与牛，稷是谷之长，牛是土畜，以其甘和，故象于时。秋食麻与犬，麻属金，犬亦金畜，故从秋也。冬食黍与豕，黍舒散属火，豕水畜，兼其水火，以为冬食。此之五食，义有不同，春犹寒食温，夏方热食寒，此意可解者。甘味和，故随时适用，此亦可解，秋冬两食，此应宜热，所以不热，其故何也？若依蔡邕解，直云：食味相宜，则无复疑，若依郑解，则诚未尽，今广郑言，少阳、太阳，其气舒散；少阴、太阴，其气敛闭。故河上公解《老子》言：躁气在上，阳气伏于下，所以故寒。静气在上，阴气伏于下，所以故热。人体阴阳，义亦如是。春夏舒散，阳气开发，宜以温食，用和阴气。秋冬闭敛，阳气在内，宜用寒食，以调阳气。冬兼水火，又异于秋，正以藏闭之时，事甚于秋，故均以水火也。今又取《甲乙》，以并郑义，微有乖张，《甲乙》以羊麦俱苦，皆是火味。郑玄云：羊火畜，同以麦属木，此是取其孚甲之形，用温还同，《甲乙》以菽咸、鸡

辛。郑玄云：菽合水同，鸡属木异，此取其将旦而鸣，近寅木故。又振羽翼，有阳性也，则是酉鸟属金为实。《甲乙》以麻犬俱酸，郑以麻犬俱金，酸是木味，用调金气，以少阳之气味，调少阴之气，理则可通，金还调金，恐乖和适。《甲乙》以黍辛彘咸，郑玄云：彘合水同，黍属火异，此言黍色赤性热，故以为火。若依郑意，以如前解，若以《甲乙》、《明堂》、《月令》之意，夏食合冷者，欲令调炎暑郁毒之气，冬食亦寒者，去藏中伏热，春寒用温，二意不殊。秋以少阳和于少阴，为有杀气，故以生味相补。郑全乖越，《周礼》、《天官》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解有两家，一云：宜从时气，春食须多酸，夏食须多苦。一云：多者、过也，春食过酸，宜减其咸味，夏食过苦，宜减其酸味。是以后句云：调以滑甘。今依前解，四时之味，各随时气所当，故逐时咸、苦、酸、辛，养体之宜，土既居中，总戴四财，是以四时味兼，须甘味以调之。又云：会膳食之所宜，牛宜稌，稌、稻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鸟宜麦，鱼宜菰，菰、雕胡也。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凡药，酸养骨，苦养气，甘养肉，辛养筋，咸养脉，此并相扶之义。《河图》云：人食无极咸，使肾气盛，心气衰，令人发狂，喜衄，吐血，心神不定。无极辛，使肺气盛，肝气衰，令人懦怯悲愁，目盲，发白。无极甘，使脾气盛，肾气衰，令人痴淫泄精，腰背痛，利脓血。无极苦，使心气盛，肺气衰，令人果敢轻死，咳逆，胸满。无极酸，使肝气盛，脾气衰，令人谷不消化，暗聋癥固，此五藏相制克之义。《黄帝养生经》云：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病在筋，无食酸；病在气，无食辛；病在骨，无食咸；病在血，无食苦；病在肉，无食甘。口嗜而饮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贼也，故名五贼。又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此皆所恶之味，故禁。又云：肺病宜食糯米饭、牛肉、枣、葵，心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宜食大豆、黄黍、彘肉、藿，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韭，脾病宜食鸡肉、桃、黍、葱，此五宜食者。肝心肾三藏实，故各以其本味补之，脾肺虚故以其子母相养善也。《春秋潜潭巴》云：五味生五藏者，咸生肝，酸生心，苦生脾，甘生肺，辛生肾。《养生经》云：肝色青，宜食咸，稻米、牛肉、枣；心色赤，宜食酢，犬肉、李；肺色白，宜食甘，麦、羊肉、杏；脾色黄，

宜食苦,大豆、豕肉、粟;肾色黑,宜食辛,黍、鸡肉,此五食,皆以所生能养其子也。又云:五味之入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挛;甘走皮,多食之令人恶心。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气味合而服之,随四时,五藏所宜也。又云:人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此皆依本体所宜。《家语》曰: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不息;食木者,多力不治;食草者,善走愚;食桑者,有绪为蛾;食肉者,勇敢;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惠巧;不食者,不死则神。此皆气味之类,故附而述之。五味所解,例多不举,语经所明可解者,如此。

4. 论配藏腑

藏腑者,由五行六气而成也。藏则有五,禀自五行,为五性;府则有六,因乎六气,是曰六情。情性及气,别于后解,今论藏腑所配合义。五藏者,肝、心、脾、肺、肾也,六腑者,大肠、小肠、胆、胃、三焦、膀胱也。肝以配木,心以配火,脾以配土,肺以配金,肾以配水。膀胱为阳,小肠为阴,胆为风,大肠为雨,三焦为晦,胃为明。故杜子《春秋医和》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藏者,以其藏于形体之内,故称为藏,亦能藏受五气,故名为藏。府者,以其传流受纳,谓之曰府。《白虎通》云:肝之为言扞也;肺之为言费也,情动得序也;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思也;肾之为言写也,以窍写;脾之为言辨也,所以积精禀气。《元命苞》云:脾者,弁也,心得之而贵,肝得之而兴,肺得之而大,肾得之以化。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仁者好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柔。肺所以义者何?肺,金之精,义者能断,西方杀,成万物,故肺象金,色白而有刚。心所以礼者何?心者、火之精,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光。肾所以智者何?肾、水之精,智者进而不止,无所疑惑,水亦进而不惑,故肾象水,色黑,水阴故肾双。脾所以信者何?脾土之精,土主信,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

脾象土，色黄。《翼奉》云：肝性静，甲己主之；心性躁，丙辛主之；脾性力，戊癸主之；肺性坚，乙庚主之；肾性敬，丁壬主之。许慎《五经异义》、《尚书》夏侯、欧阳说云：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此与前同。《古文尚书》说云：脾木、肺火、心土、肝金，此四藏不同。按《礼记月令》云：春祭以脾，夏祭以肺，季夏祭以心，秋祭以肝，冬祭以肾，皆五时自相得，则《古尚书》是也。郑玄驳曰：此文异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无言后者。凡言先，有后之辞。春祀户，其祭也，先脾后肾。夏祀灶，其祭也，先肺后心肝。季夏祀中溜，其祭也，先心后肺。秋祀门，其祭也，先肝后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肾后脾。凡此之义，以四时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肝肾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此义不与行气同也。《八十一问》云：五藏俱等，心肺独在鬲上何？对曰：心主气，肺主血，血行脉中，气行脉外，相随上下，故曰营卫，故令心肺在鬲上也。《甲乙经》云：黄帝问岐伯曰：人有五藏，藏有五变，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季夏，其日戊己。肺为牝藏，其色白，其时秋，其日庚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素问》曰：肝者，魂之所居，阴中之小阳，故通春气。心者，生之本，神之所处为阳中之大阳，故通夏气。脾者，仓廩之本，名曰兴业，能化糟粕，转味出入至阴之类，故通土气。肺者，气之本，魄之所处，阳中之少阴，故通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所处，阴中之太阴，故通冬气。又云：春无食肝，夏无食心，季夏无食脾，秋无食肺，冬无食肾。《周礼》：疾医掌养万人之疾病者，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疾多瘳，反其术则死。《月令》：中溜之礼，以阴阳遂退为次。《白虎通》及《素问》，医治之书，用行实为验，故其所配是也。《白虎通》又云：木所以浮，金所以沉者何？子生于母义，肝以沉，肺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说云：甲木畏金，以乙妻庚，受庚之化，木法其本，值甲故浮，肝法其化，直乙故沉，庚金畏火，以辛妻丙，受丙之化，金法其本，直庚故沉，肺法其化，直辛故浮。河上公注《老子》云：肝藏魂，

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五藏尽伤，则五神去矣。《道经义》云：魂居肝，魄在肺，神处心，精藏肾，志托脾，此与《素问》同。魂为木气，神为火气，志为土气，魄为金气，精为水气。魂通于目，神通于舌，志通于口，魄通于鼻，精通于耳。《甲乙经》云：鼻为肺之官，目为肝之官，口唇为脾之官，舌为心之官，耳为肾之官。故肺病，喘息、鼻张；肝病，目闭、眦青；脾病，口唇黄干；心病，舌卷短、颜赤；肾病，颧与颜黑黄、耳聋。此名五官，相书亦名五侯。以鼻人中为一官，主心，馀并同，候者以五藏善恶色出五官，可占候吉凶也。鼻人中，犹是口之分也。《孝经援神契》云：肝仁，故目视；肺义，故鼻候；心礼，故耳司；肾信，故窍写；脾智，故口海。《元命苞》曰：目，肝使，肝气仁而外照。《管子》曰：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口，心发为下窍。道家《太平经》云：肝神不在，目无光明。心神不在，唇青白。肺神不在，鼻不通。肾神不在，耳聋。脾神不在，舌不知甘味。又一说云：目主肝，耳主肾，鼻主心，舌主脾，口主肺，肝肾二藏，诸经并同。肝主目者，肝、木藏也，木是阳，东方显明之地，眼目亦光显照了，故通乎目。道家《太式经》云：天曰洞视，主目。目主肝，天、阳也，肝亦阳，目精明，亦阳。目光显见，兼有常法，如日阳精无缺而明也。肾主耳者，肾水藏，水、阴也，北方阴暗之地，耳能听声，声是阴微之象，故通乎耳。《太式经》曰：地曰洞听，主耳，耳主肾，地、阴也，耳法虚，则纳声，水主虚，阴主虚，阴主幽，阴声又非恒，如月盈虚也。脾心肺三藏及候，各有异说。《甲乙》以鼻应肺，道家以鼻应心，《管子》以鼻应脾。甲乙应肺者，鼻以空虚纳气，肺亦虚而受气故也。道家鼻主心者，阳也。《老子经》云，天以五行，气从鼻入，藏于心，鼻以空通出入息，高象天，故与天通，而气藏于心也。《管子》以脾是土，鼻在面之中，故为其候。《甲乙》以脾应口，道家以肺应口，与《管子》同。《甲乙》以脾应口者，口是出纳之门，脾为受盛之所，口能论说，脾能消化，故以相通。道家以肺应口者，肺、金也，金能断割，口有牙齿，亦能决断，是金象也，管子之意恐亦然也。《甲乙》以舌应心，道家以舌应脾，《管子》以心应下窍。《甲乙》以舌应心者，凡资身养命，莫过五味，辨了识知，莫过乎心，五味之人，犹舌知之，万事是非，犹心鉴之，心

欲有所陈,舌必言之,故心应以舌。道家以舌应脾者,脾者、阴也,《老子经》云,地饴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舌之所纳,则有津实,地体既是质实,品味皆地所产,故舌与地通也。管子心应下窍者,以心能分别善恶,故通下窍,除滓秽也。五藏侯在五官,口舌二官,共在一处,余不共者,口是脾候,脾、土也,舌是心侯,心、火也,共处者,土寄治于火乡也,舌在口内者,火于五行不常见也,须之则有,不用则隐。如舌在口内,开口即见,闭口则藏。又,心为身之主,贵故在内也,土旺四季,故曰四合也。

《甲乙》、《素问》是诊候之书,故从行实而辨,道经、《管子》,各以一家之趣。六腑者,《河图》云,肺合大肠,大肠为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为受盛之府;肝合胆,胆为中精之府;脾合胃,胃为五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为津液之府;三焦孤立,为中渎之府。《甲乙》、《素问》说同。大肠为传道之府者,肺通于鼻,鼻出入气,大肠、传道五谷气之道,故为其府。小肠为受盛之府者,心通于舌,舌进五味,小肠纳之,故为受盛之府也。胆为中精府者,肝通于目,目是精明之物,又精神之主,故曰为中精府也。胃为五谷府者,脾通于口,口入五谷,而胃受之,故为其府。膀胱为津液之府者,肾是水藏,膀胱空虚受水,水清气则为津液,浊气则为涕唾,故以为其府。三焦为中渎府者,五藏各合一府,三焦独无所合,故曰孤立,处五藏之中,通上下行气,故为中渎府也。五藏而有六腑,亦如六气因五行生也,又如五性生六情也。《素问》云:皮应大肠,其荣毛,主心;脉应小肠,其荣色,主肾;筋应胆,其荣爪,主肺;肉应胃,其荣唇,主肝;腠理、毫毛,应三焦膀胱,其荣发,主脾。皮应大肠,其荣毛,主心者,心是身之君,皮是身之城郭,毛是身之羽卫,大肠是气之道路也,故并相通。心是火藏,大肠是金府,故以配焉,丙辛之所主也。脉应小肠,其荣色,主肾者,肾、水也,脉是血之沟渠,通流水,气色是人之光采,血气若盛,则容色壮悦,血气若衰,则容颜枯悴,肾为水藏,小肠既受盛容着水气,又是火府,故以配之,丁壬所主也。筋应胆,其荣爪,主肺者,筋是皮内之刚强也,爪是皮外之刚利也,肺是金藏,胆有刚精之性,又是木府,故以相配,乙庚所主也。肉应胃,其荣唇,主肝者,胃能消化五谷精

气为肉,五谷从口而入,故荣润在唇,肝是木之藏,仁而能生,胃是土府,故以相配,甲巳所主也。腠理毫毛应三焦膀胱,其荣发,主脾者,毫毛因藉津润,腠理本自开通,脾、受资味之所,因资味而得津润开通,因津润开通而生毛发,《书》云:发是血之馀,脾是土之藏,三焦、膀胱,并为水之府,故以相配,戊癸所主也。脾配二府,馀四藏各配一府者,脾是土藏,土为君道,君即阳也,阳数一,故藏不二也。三焦、膀胱,并是水府,水为臣道,臣即阴也,阴数偶,故府有二也。《管子》曰:脾生骨,肾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发。《元命苞》云:肝生筋,脾生骨者,脾、土也,土能生木,骨是身之本,如木立于地上,能成屋室,故脾生之。肾生筋者,筋是骨之经络,脉以流注,筋以相连节,并通血气,肾水故生之。肺生革者,肺、金也,金能裁断,革亦限断,故肺生之。心生肉者,心、火也,肉是身之土地,故心生之。肝生爪发者,肝、木也,爪是骨之馀,发是血之馀,皆水木之气,故肝生之。《元命苞》云:以肝生筋,亦木气之义,筋有枝条,象于木也。《河图》云:仁慈惠施者,肝之精,悲哀过度,则伤肝,肝伤则令目视芒芒,礼操列真。心之精,喜怒激切,伤心,心伤则疾衄吐逆。和厚笃信者,脾之精,纵逸贪嗜,则伤脾,脾伤则畜积不化,致否结之疾。义惠刚断,肺之精,患忧愤勃,则伤肺,肺伤则致咳逆失音。智辨谋略,肾之精,劳欲愤满则伤肾,肾伤则丧精损命,此岂直违五常而损年命,亦破六情以亡国家也。至如桀、纣两帝,并贪纵而丧其邦,梁、窦二臣,亦皆奢逸而倾其家。虽彭子以色延命,齐王因怒祛病,如此异轍,皆有调节之宜,节之则四大获安,纵之则五藏成患。《素问》云:肝者,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心者,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脾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肝者,为将军之官,谋虑出者,木性仁,仁者必能深思远虑,恒欲利安万物,将军为行兵之主,必以谋虑为先。故《兵书》曰:兵以仁举,则无不从,得之以仁分,则无不从悦。又曰:将无谋则士卒忧,将无虑则士卒去,故肝为将军,出谋虑也。心为主守之官,神明出者,火、南方,阳光辉,人君之象,神为身之君,如君南向以治。《易》以离为火,居太阳之位,人君之象,人之运动,情性之作,莫不由心,故为主守之官,神明所出

也。脾为仓廩之官,五味出者,万物生则出土,死亦归之,五谷之人,脾以受之,故五味之出,亦由于此也。肺为相傅之官,治节出者,金能裁断,相傅之任,明于治道,上下顺教,皆有礼节,肺于五藏,亦治节所生。《乐纬》云:商者、章也,臣章明君德,以齐上下,相傅贤所由也。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者,水性是智,智必多能,故有伎巧,功则自强不息也。

《八十一问》曰:藏各有一,肾独两者,何也?左者肾,右者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会也。《河图》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肾与命门,并出尺部,此脉侯也。问曰:前解云,肾阴故双,今言左肾右命门,此岂不自乖张乎?答曰:命门与肾,名异形同,水藏则体质不殊,故双,主阴数,为名则左右两别,故各有所主,犹如三焦、膀胱,俱是水府,不防两号。《老子经》及《素问》云:心藏神者,神以神明照了为义,言心能明了万事,神是身之君,象火,已如前解。肾藏精者,精以精灵睿智为称,亦是精智气,肾水智巧,故精藏焉。脾藏志者,脾土主总四行,多所趣向,志以心愿趣向为目,故藏于脾。肝藏魂者,魂以运动为名,肝是少阳,阳性运动,木性仁,故魂亦主善,故藏于肝焉。肺藏魄者,魄以相著为名,肺为少阴,阴性恬静,金主杀,魄又主恶,故以藏之。五藏所主,乃以神、精、志、魂、魄五种,就阴阳论,唯有二别,阳曰魂,阴曰魄。《河上公章句》云:五气清微,为精神、听明、音声、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于鼻,与天通,五味浊滯,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出入于口,与地通。《家语》曰:宰我问孔子曰:闻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谓?孔子曰:人生有气。魂气者,神之盛也,魄气者,鬼之盛也。人生有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魂气归乎天,此谓之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毙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乎上,此神之著也。圣人因人物之情,而明命鬼神,以为民,则燔燎膾芗,所以报气也。荐黍稷,修肺肝,加以郁畅,所以报魄也。

《汉书·五行志》云:人命终而形藏,精神散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修孝道。《尸子》曰:鬼、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淮南子》曰:人精神者,天之有也,骸骨者,地之有也,精气入其门,而骸骨反其根。又云:天气为魂,地气为魄。《礼记·郊特牲》云:

凡祭慎诸此,魂气归乎天,形魄归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故气之清者曰神,即阳魂也,气之浊者曰鬼,即阴魄也。延陵季子,葬其子于赢博之间云:骨肉归乎土,命也,魂气无不之。《越记》云:王问范子曰:寡人闻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也。物皆有之,将人乎?范蠡对曰:魄者、囊也,魂者、生气之源。又云:魂者,生气之精,魄者,死气之舍。《韩诗》云:溱洧有二水,三月上巳,郑国常于此水上招魂续魄。《左传》昭二十五年,宋公燕,使叔孙昭子右坐,语相泣。乐祁子曰:今君与叔孙皆死乎?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并明人身有魂魄二别。《老子经》云:魂藏肝,魄藏肺者,魂即属天,天气为阳,阳主善,尚左,居肝,在东方,木位。魄即属地,地气为阴,阴主恶,尚右,故居肺,在西方,金位。《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亦云:五气藏于心,五味藏于胃者,此论气,则是阳,以藏受之。心为火藏,阳气所处,味则是阴,以府受之,胃为五谷之府,味之所处,心主精神,胃主受纳,不乖魂魄阴阳之理。又云:魂有三,魄有七者,阳数奇,阴数偶,奇数始于一,一则元气,魂虽是阳,非曰始元,一后次三,故魂数三。又云:因天地二气合而生人,人又一气,三材各一气,故魂有三。阴数二,二亦阴之始,魄虽是阴,又非元始,次二后四,阴不孤立,必资于阳,就魂之三,合而成七。又一解云:魂在东方,取震数三,魄居西方,取兑数七,三魂七魄,合而为十,是应天五行,地五行,两五合为十,共成人也。五是天五气,地五味也。《春秋纬》云:人感十而生,故十月方生也。又云:魂有五,魄有六者,此乃道家《三皇经》,以五藏神为五魂,六腑神为六魄,此亦五行六气之义也。魂、魄人之本,既配府藏,故释之。《甲乙》云:魂属精,魄属神。

5. 论五常

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行之终久,恒不可阙,故名为常。亦云五德,以此常行,能成其德,故云五德。而此五德,配于五行。郑玄注《礼记中庸篇》云: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诗纬》等说亦同。《毛公传》说及《京房》等说,皆以土为信,水为

智。《汉书·天文志》云：岁星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荧惑于人，五常、礼也，五事、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太白于人，五常、义也，五事、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辰星于人，五常、智也，五事、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镇星于人，五常、信也，五事、思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思为正，四事皆失，镇星乃为之动。按《毛公》及《京房》、《汉史》，皆以土为信，可谓其当所以然者。夫五常之义，仁者以恻隐为体，博施以为用；礼者以分别为体，践法以为用；智者以了智为体，明睿以为用；义者以合义为体，裁断以为用；信者以不欺为体，附实以为用。其于五行，则木有覆冒滋繁，是其恻隐博施也。火有灭暗昭明，是其分别践法也。水有含润流通，是其了智明睿也。金有坚刚利刃，是其合义裁断也。土有持裁含容，以时生万物，是其附实不欺也。郑玄及《诗纬》以土为智者，以能了万事，莫过于智，能生万物，莫过于土，故以为智。水为信者，水之有潮，依期而至，故以水为信。此理实证狭，于义乖也。其于五经，则仁以配易，其位东方；礼以配火，其位南方；义以配传，其位西方；智以配诗，其位北方；信以配《尚书》，其位中央。《易》配东方仁者，《易》是创制之书，包括万有，有变易之义，东方，四时之始，仁化能生，易故就新。又帝出震始作八卦，故以配仁。礼配南方者，礼能齐上下之法，别贵贱之差，君臣父子，莫不以礼节之，如火能成就五味，明照万物，故以南方配礼。传配西方义者，《春秋》是鲁史，褒贬得失，是时王道即衰，诸侯力争，战伐之事，靡不书之，合义者褒，失德者贬，如金以义断，裁制万物，故以配义。《诗》配北方智者，《诗》言其志，以为风刺，有阴微之辞，和润人情，动鬼神感天地，以善恶之事，吟咏于声乐，使闻者有益于行，作者无咎于身，如水潜流，无所不润，故以智配。《尚书》配中央信者，此是上古之书，传述帝王之言，信誓之事，靡不存焉，可宗尚，故如土有信，以时生物，四时所宗，故以信配。经、即常也，亦云由也，亦云法也，述经由事，故云由也，理可法则，故云法也，常为训典，故即常也。然经体既为常法，其当体各备五常，事有所专，但以一方为主，未论文义，故不备说。五常之行，由

经而明，故以配释。

6. 论五事

五事者，《尚书洪范》云：敬用五事。盖以人事配五行也，一曰貌，以配木；二曰言，以配金；三曰视，以配火；四曰听，以配水；五曰思，以配土。《尚书洪范》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悦，明作信，聪作谋，睿作圣。貌曰恭者，天子之恭曰穆穆，上恭肃则下敬矣。孔子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又曰：在体曰恭，加于人，施于事曰敬，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夫《洪范》所陈五事，貌为首者，于《易》，貌为震，震为木，木可观也，故经列三德，而服为其上，《诗》云：敬慎威仪，惟人之则。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长有其国，臣有威仪，故能长守其职。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威仪。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又曰：不严以莅之，则人不敬，故失威仪之节，怠慢骄恣，谓之狂，狂则下不肃矣，下不敬则上无威。夫不敬其君，不从其政，则阴气胜，阴气胜则水象至，故曰厥罚常雨。雨则饥寒至，饥寒至则上下不相信。大臣奸轨，民为寇盗，民多被刑则共服妖。服妖者，轻刚漂佚，暴慢之服，以象风气之化也。

言者，于《易》之道曰兑，兑曰口，言之象。人君言出令行则从，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是以明君薄敛而厚禄，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则顺民心，故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此得民心，民心得则众归之，众归之则民死没且不忘之，况乎从其令也。若君失众心，政令不从，亢阳自消，君阴不附，而下畏君之重刑，则阳气胜，阳气胜则旱，故曰厥罚常暘。常暘则饥贫，饥贫不足，不足、不敢正言，则先发于歌谣之口也，气逆则恶言至，虫蝗生，皆口事也。

视者，南方目之象，视曰明，明以知人为本，于易为离，离为火、为目。夫视不明，微弱不知所信，必长伺党仇亲同类，如此贤者不进，贤者

不进则不肖者不退，不肖者不退，则犯上者不诛，无罪者横罚，百职废坏，庶事滞塞，教政舒缓，故曰厥罚常燠。燠则冬气泄，冬气泄则不寒，春夏气错，疾疫起矣。犯上者不诛，则草犯霜而不死，贪取百姓之财，则蝗螟亦食人之食矣，此皆视之所象也。

听者在耳，耳者，于《易》坎也。古者圣王有进善之旌，敢谏之鼓，谋于蓍莝，所以博延而广听也。人君不好谋，则下莫敢言，下莫敢言则上无所闻，上无所闻则不听。不听者，由不谋政事，故曰不听，无所闻知庶事，拥屈怨在心口，喜怒不节，故曰急也。夫寒者急物，冬物皆枯急，枯急故曰厥罚常寒。常寒则不生百谷，不生百谷则民贫穷矣，故妖生于耳，以类相动，则有鼓妖，声音之类。坎为鼃，耳气伤有鼃祸，水色黑，有黑交，此皆听也。

思者，心为五事之主，犹土体为五行主也。于《易》为坤，八正之气，亦起于八风，风者四时之主，思心得谓之容，容者、能容畜臣子，故谓之圣也。思心不得，四者皆失，则不能容畜臣子，故曰思心不容，是谓不圣，过在雾乱失纪。故风者，于《易》巽也，在三月、四月，纯阳，而治于阳则为阴，于阴则为阳，大臣之象。君既雾乱，则大臣专恣，大臣专恣而阴气盛，阴气盛则应，故曰厥罚常风。阴气多者，阴而不雨，其甚也，常阴。暗者，苞承于心，心气伤则为暗妖。《易》曰：坤为牛。坤、土也，土气伤则牛多死。又曰：土为内事，内事乱则有华孽，此皆思之事也。五事所感，其例甚多，略举如此。

第十五、论律吕

《春秋元命苞》云：律之为言率也。《续汉书》云：律，术也。《律书》云：吕、序也，序述四时之气，定十二月之位也。阴阳各六，合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六者，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吕六者，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仲吕也。《史记》云：律历者，天所以运五行八正之气，成熟万物也。《帝王世纪》云：黄帝使伶伦于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解谷，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管，以象凤鸣，雌雄各六，以定律吕，以分星次。伶洲鸠曰：律，所以立

均出度也,故云纪以三,平以六,成以十二,天之道也。此六中之元,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故名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二曰太簇,所以金奏,乃赞扬出滞。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四曰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献酬交酢。五曰夷则,所以永歌九则,平民无贰。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为之六闲,以扬沉伏而黜散越。元闲大吕,助宣物也;二闲夹钟,出四隙之细;三闲中吕,宣中气也;四闲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闲南吕,赞阳秀也;六闲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三礼义宗》云:律者、法也,言阳气施生,各有其法。吕者,助也,助阳成功。一云:律、帅也,帅导阳气,使之通达也。吕者,侶也,以对于阳,与之为侶,亦吕距也,谓阴阳之气有时相距,明阳出则阴除,阴升则阳损,故有相距之意。《续汉书》云: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二,以阳生阴而倍之,以阴生阳半之,皆以三而一,阳生阴曰下生,阴生阳曰上生,皆参天两地,圆盖方覆,六偶承奇之道也。《淮南子》云:数始于一,一而不能生,故分为阴。阴阳合而生万物,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三月为一时,所以祭有三饭,丧有三踊,兵有三令,皆以三为节。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以九之,九九八十一,黄钟之数立焉。黄钟之气在子,十一月建焉,其辰在星纪;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气在未,六月建焉,其辰鹑火;上生太簇,太簇之数七十二,气在寅,正月建焉,其辰谏訾;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气在酉,八月建焉,其辰寿星;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气在辰,三月建焉,其辰大梁;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气在亥,十月建焉,其辰析木;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六,气在午,五月建焉,其辰鹑首;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气在丑,十二月建焉,其辰玄枵;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气在申,七月建焉,其辰鹑尾;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气在卯,二月建焉,其辰降娄;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气在戌,九月建焉,其辰大火;上生中吕,中吕之数六十,气在巳,四月建焉,其辰实沉。辰之与建,交错为表里,即其合,然相生以乾坤六体为之。黄钟初九,下生林钟,初六,又上生太簇。

《乐纬》云：黄钟中宫，数八十一，以天一地二人三之数，以增减律，成五音，中和之气，增治上生，减治下生。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减一。益者，以四乘之，以三除之。减者，以二乘之，以三除之。《三礼义宗》云：凡黄钟之管，本长九寸，所以九者阳数之极也。数之所起，起自于三，三才天地人之道合成数，故曰三才，是以天地人各有三数，阳得兼三，故称九，阴但兼二，故称六，以阳得气兼三，故因而三之，三三如九，故阳数九为极，所以管用九寸，以度阳气，阳气应时而发，此自然神验者也。又上生大簇，九二，又下生南吕，六二，又上生姑洗，九三，又下生应钟，六三，又上生蕤宾，九四，又下生大吕，六四，又上生夷则，九五，又下生夹钟，六五，又上生无射，上九，又下生中吕，上六。所以同位象夫妻，异位象母子，所谓律取妻而吕生子者也。

《白虎通》曰：黄钟，何黄？中和之气。钟者，动也，言阳于黄泉之下动万物也。《淮南子》云：黄、土色，钟者、气之所动，黄钟为君，冬至得之。《三礼义宗》云：钟、应也，言阳气潜动于黄泉之下，应养万物，萌芽欲出。大吕，大者、太也；吕者、距也。言阳气欲出，阴距难也。《淮南子》云：吕者，旅也，旅而去也。《三礼义宗》云：吕、助也，十二月阳方生长，阴气助之，生育之功，其道广大也。故一云：吕者，侣也，与阳为侣，对生万物。大簇，言万物始大，凑地而出也。《淮南子》云：万物簇而未出也。《三礼义宗》云：簇者，凑之义也，正月之时万物始大，簇地而出。夹钟者，言万物孚甲种类而出也。《淮南子》云：种，始夹也。《三礼义宗》云：夹者，佐也。二月之中，物未尽出，阴佐阳气，应时而出。一云：夹者，侠也，言万物为孚甲所侠，至此方解，钟应而出。姑洗者，姑者、古也，洗者、鲜也，万物去故就新，莫不鲜明也。《淮南子》云：姑洗，陈去而新来也。《三礼义宗》云：姑者，枯也，洗濯之义，三月物生新洁，洗除其枯也。中吕者，万物当中皆出也。《淮南子》云：中，宛也。《三礼义宗》云：吕者，距难之义，言阴欲出，阳气在于中距执之。一云：吕者，四月之时，阳气盛长，阴助功微，故云尔。蕤宾者，蕤、下也，宾、敬也。言阳气下降，故敬之也。《淮南子》云：蕤宾，安而服也。《三礼义宗》云：蕤者，垂下之义，宾者，敬也。五月阳气下降，阴气始起，共相宾

敬。林钟者，林、众也，万物成熟，种类众多也。《淮南子》云：林钟，引而止之也。《三礼义宗》云：林，茂盛也，六月之中，物皆盛茂，聚积于野，故为林也。夷则者，夷、伤也，则、法也，言万物始伤，被刑法也。《淮南子》云：夷则，易其则也。《三礼义宗》云：夷、平也，则、法也，七月万物将成，平均结实，皆有法则德吉也。南吕者，南、任也，言阳气有任生孳长也。《淮南子》云：南吕者，任苞大也。《三礼义宗》云：南、任也，八月之中，物皆含秀，有怀任之象，助成功之义。无射者，射、终也，言万物随阳而终，当复随阴而起，无终已也。《淮南子》云：无射者，人之无厌也。《三礼义宗》云：射、厌也，厌恶之义，九月物皆成实，无可厌恶。应钟者，言万物应时而钟下藏也。《淮南子》云：应其所钟。《三礼义宗》云：十月之时，岁功皆成，阴气之用，应阳之功，收而聚积，故云钟也。亦云：应者，应和之义，言此时将复，应阳气而动于下也。

《乐纬》云：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大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以次配之，五音备矣。黄钟下生林钟，故林钟为徵，次黄钟；林钟上生大簇，故大簇为商，次林钟；大簇下生南吕，故南吕为羽，次大簇；南吕上生姑洗，故姑洗为角，次南吕；姑洗下生应钟，故应钟为变宫，次姑洗；应钟上生蕤宾，故蕤宾为变徵。凡有七音，盖以相生数七故也。始黄钟生林钟，自十二月至六月，凡七月也。服虔解云：七律为七音。《外传解》云：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日在天驷。鹑火去天驷凡七宿，又地辰日在甲子，从子至午又七，天象地辰，其数皆七，圣人以律同其数，以声招之，故以七音，乐以七律配七始，故以定三元四时，故黄钟以配天，林钟以配地，大簇以配人，姑洗以配春，蕤宾以配夏，南吕以配秋，应钟以配冬。凡三元者，周以建子月为天正，故黄钟之管配之，殷以建丑月为地正，应以大吕之管配之，但阴数偶，未土旺，又为天社，故取其冲，应地之气，以林钟之管配之。夏以建寅月为人正，故大簇之管配之。夫阳德自处，故以三元者，应为三统之误，今改正之。即位为正，阴德在他，故取其冲。《汉书·律历志》云：三元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元，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穷极

中和,为万物之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是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软,万物生长,茂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阴承阳之施,秣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是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簇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大簇为人统,律长八寸,八象于卦,庖羲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人道,是为三元,律之始也。

《感精符》云: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谓之天统,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谓之地统,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谓之人统,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为正,谓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为法,周而复始,其岁首所书,乃因以为名。欲体三才之道,而君临万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调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气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统,服色尚赤者,阳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统,服色尚白者,阴道尚右,其行右转,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统,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又云:帝王之兴,多徙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锡元珪,故尚黑,此皆先兆气王之符,子母相助之义。如汉以火德镇星之精,降为黄石,授子房以兵信,助沛公而灭楚,非五运之色,相扶为用。孔子云:夏正得天,此谓得天道四时之气,应八节生杀之期也。故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兼三代而为法,盖取其可久者也。秦以建亥之月而为岁首,汉初,因秦正朔,自魏已后,自用夏正,至今无改,以其得天气也。又《遁甲·太乙、九宫、元辰》,皆有三元,并起甲子,初为天元,尽六甲,次甲子为地元,又次甲子为人元,遁甲以冬夏二至后,甲己之日,夜半时,为甲子元首,三元各分为三,故一百八十日为元卒,阴阳两道,尽一岁之用。太一以初元甲子六十年为一

纪,次甲子为第二纪,满六纪三百三十年为一周。九宫别以己亥为元首,分为五元,初己亥六十年为天元,次己亥六十年为地元,次己亥六十年为人元,次己亥六十年为河元,次己亥六十年为海元。九年一周,四九三十六,亦周六甲之大数也。三元正朔,并从律吕,应历定时,皆配五行,故同此释。

第十六、论七政

夫七政者,乃是玄象之端,正天之度,王者仰之,以为治政,故谓之政。七者,数有七也。凡有三解,一云:日月五星,合为七政;二云:北斗七星为七政;三云:二十八宿,布在四方,方别七宿,共为七政,此三种七政,皆配五行,并三辰之首也。

日月五星为七政者,《尚书考灵曜》,七政曰:日月者,时之主也,五星者,时之纪也,故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谓日月五行之政,七政、即日月五星也。日者,《河图汗光篇》云:日为阳精,始日实也。《元命苞》云:阳以一起,故日。日行一度,阳成于三,故有三足乌。乌者、阳精,其言倮呼,俗人见倮呼似乌,故以名之。又云:火精阳气,故外热内阴,象乌也。日尊故满,满故施,施故仁,仁故精,精在外,在外故六日外暑,外暑故阳精外吐。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在四方,日、日一历,无差迟,使四方合如一,故其字四合一也。《白虎通》云:日径千里,围三千里,下于天七千里。《太玄经》云:日一南,万物死,日一北,万物生。《物理论》云:夏则阳盛而阴衰,故昼长而夜短;冬则阴盛而阳衰,故昼短而夜长。行阳道长,出入卯酉之北,行阴道短,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阴阳等,故行中道昼夜等也。《考灵曜》云:春一日,日出卯入酉,昴星一度中而昏,斗星十二度中而明。仲夏一日,日出寅入戌,心星五度中而昏,营室十度中而明。秋一日,日出卯入酉,虚女四度中而昏,东井十一度中而明。仲冬一日,日出辰入申,奎星一度中而昏,氐星九度中而明。卯酉阴阳交会,日月至此为中道,万物盛衰出入之所,故号二八之门,以当二八月也。故《诗推度交》云:卯酉之际为改政。《汉书·天文志》云:日者君之象,君行急则日行疾,君行缓则日行迟,迟疾



失其常，则蚀，蚀在交道也。蚀者，阴侵阳，臣凌君之象也，故日蚀修德以禳之。

月者，《春秋元命苞》云：月者，阴精，为言阙也。中有蟾蜍与兔者，阴阳两居相附，讹抑诎合，阳结冶其内，光炬中气似文耳。兔善走，象阳动也，兔之言僖僖呼呼，温暖名也。月，水之精，故内明而气冷。阴生不满者，诎于君也；至望而盈者，气事合也；盈而缺者，诎乡尊也。其气卑，卑故修表成纬，阴受阳精，故精在内，所以金水内景，内景故精阴沉执不动。月为阴精，体自无光，藉日照之乃明，犹如臣自无威，假君之势，乃成其威。月初未政对日，故无光缺；月半而与日相对，故光满；十六日已后，渐缺，亦渐不对日也。《汉书·天文志》云：月、日行十三度四分度之一，立春、春分，东从青道；立秋、秋分，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季夏行中道。赤、青出阳道，白、黑出阴道，晦而见西方，谓之眺；朔而见东方，谓之朏。若君舒缓，臣骄慢，故日行迟，而月行疾；君肃急，则臣恐惧，故日行疾而月行迟，不敢迫近君位也。其行迟疾失度，亦蚀。蚀者，当日之冲有闾虚，闾当月则月蚀，当星则星亡。月蚀者，阳侵阴也。董仲舒云：于人，妃后、大臣、诸公之象，月为刑，故月蚀修刑以禳之。

五星者，《说文》云：星者，万物之精。或曰：日分为星，故其字曰下生。《史记》云：星，金之散精，星陨为石，此金是也。《春秋》云：陨石于宋，陨星也。又云：星者，阴精，金亦阴也，列而言之，各配五行，不独主金。岁星木之精，其位东方，主春，苍帝之子，人主之象，五星之长，司农之官，主福庆，凡有六名：一名摄提，二名重华，三名应星，四名缠星，五名纪星，六名修人星。其所主国，曰吴、齐，超舍而前为盈，退舍为缩，行邪则主邪，行正则主正，政急则行疾，政缓则行迟，酷则行阴，和则行阳，行阳则旱，行阴则水，治则顺度，乱则逆行，以其主岁，故名岁星。荧惑，火之精，共位南方，主夏，赤帝之子，方伯之象，五星之伯，上承太一，下司人君，谓天子理也。伺无道，出入无常，为天伺察，所往主兵乱贼丧饥疾，凡有二名，一名罚星，二名执法。其所主国，曰荆、越，是太白之雄，出南为荧惑，居西为天理，在东为县息，以其出入无常，故名荧惑。镇

星，土之精，其位中央，主四季，女主之象，主德，为五星之王，一名地候，伺女主之邪正，入阳则为外，入阴则为内，四星皆失，镇星乃为动，以其镇宿不移，故名镇星。太白，金之精，其位西方，主立秋，白帝之子，大将之象，以司兵凶。日南方，太白居其南，日北方，太白居其北。日盈，日南方，太白居其北；日北方，太白居其南，曰缩。未可出东方而出东方，名重华。未可下东方而下东方名少岁。未可出西方而出西方，名太白。未可下西方而下西方，名白省。凡有六名：一名天相，二名天政，三名大臣，四名大皓，五名明星，六名大器。诗云：东曰启明，西曰长庚。其所主国，曰秦、晋、郑。太白是岁星之雄，太白血兵，兵、西方，金、色白，故曰太白。辰星，水之精，其位北方，主冬，黑帝之子，宰相之象，主刑，政酷则不入，政和则不出，凡有六名：一名安调，二名细极，三名熊星，四名钩岁，五名伺农，六名勉星，其所主国，曰赵、代。辰星主德，是天之执政，出入平时，故曰辰星。经云：五车西北第一星，曰太白；次北一星，曰辰星；次东北一星，曰岁星；次东南一星，曰镇星；次西南一星，曰荧惑，此当五星分气也。又云：岁星变为彗星，橈云、枪云、天狗、荧惑变为彗星。蚩尤旗、格泽、镇星变为狱汉，天沸、旬始、虹蜺、太白变为彗星，即扫。辰星变为枉矢、天枪、天棓，并是五星气乱，见妖星也，王者视之，以知得失。考《灵曜》云：岁星为规，荧惑为矩，镇星为绳，太白为衡，辰星为权。权衡规矩绳，并皆有所起，周而复始，故政失于春，岁星满偃，不居其常。政失于夏，荧惑逆行。政失于季夏，镇星失度。政失于秋，太白失行，出入不当。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乡。五政俱失，五星不明，春政不失，五谷孳；夏政不失，甘雨时；季夏政不失，时无菑；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丧；五政不失，日月光明。此则日月五星，共为七政之道，亦名七曜，以其是光曜运行也。

北斗为七政者，北斗、天枢也。天有七纪，斗有七星，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有七也。《尚书纬》云：璇玑，斗魁四星，玉衡、拘、横三星，合七，齐四时五威，五威者五行也，五威在人为五命，七星在人为七端。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二十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为七政。《虞录》云：北



斗七星,据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政者,天子所治天下,故王者承天行法。《合诚图》云: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斗者,居阴布阳,故称北斗,其七星各有四名。《合诚图》云:斗第一星名枢,二名璇,三名玑,四名权,五名衡,六名开阳,七名标光。《黄帝斗图》云:一名贪狼,子生人所属;二名巨门,丑亥生人所属;三名禄存,寅戌生人所属;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属;五名廉贞,辰申生人所属;六名武曲,己未生人所属;七名破军,午生人所属。孔子《元辰经》云:一名阳明星,二名阴精星,三名真人星,四名玄冥星,五名丹元星,六名北极星,七名天开星。《遁甲经》云:一名魁真星,二名魁元星,三名权九极星,四名魁细星,五名魁刚星,六名甫纪星,七名飘玄阳星。第一水,二水土,三木土,四金木,五金土,六火土,七火,所以子午各独属一星,其余并两辰共属者。子午为天地之经,斗第一及第七魁刚两星,亦是斗之经建所用指也,自余非所指者,故并两属,故六十甲子,从第一起甲子以配之,往还周旋,尽其数矣。北斗领二十八宿,一星主四时,魁起室,刚起角,以次分属。若人行年至室,而五星行到此宿者,随星吉凶也。《合诚图》云:枢星为雍州,璇星为冀州,玑星为青、兖州,权星为徐、扬州,衡星为荊州,开阳星为梁州,标光星为豫州,此为三才之道,并为斗之所政也。

二十八宿为七政者,以其分定国邦,布官设位也。《运斗枢》云:天有将相之位,佐列宿为卫,皆据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四时布德,三道正气。《尚书考灵曜》云:二十八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叶时月,正日度,星二十八宿配五行,有二别;一总配,二别配。总配者,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木也,合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南方朱雀七宿,东井、鬼、柳、七、星、张、翼、轸,火也,合六十五星,一百五度。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金也,合五十一星,八十度。北方玄武七宿,斗、牵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水也,合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其属土者,东则角亢,南则井鬼,西则奎娄,北则斗牛,皆居四季为土也。故曾子云:春分鸟星昏主春者中,可以种稷。夏至心星昏,主夏者中,可以种黍菽。秋分虚星昏,主秋者中,可以种麦。冬至昂星昏,主冬者中,山人可以伐器械,家人可以收萑苇、蓄积、田猎。王者

坐视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力役,故曰敬授民时也,此为总配。别配五行者,角二星,为天门,三光之路,十二度,于时在辰,郑分,木也。亢四星,为天庭,尚书之曹,九度,于时在辰,郑分,春夏为火,秋冬为水也。氐四星,为宿宫,路寝所止,十五度,于时在卯,宋分,春夏为金,秋冬为水也。房六星为明堂,政教之道,五度,于时在卯,宋分,土也。心三星,为天王之位,五度,于时在卯,宋分,春夏为木,秋冬为火也。尾九星,为后宫,妃嫔之府,十八度,于时在寅,燕分,水也。箕四星,为王后所居,进御之寝,十一度,于时在寅,燕分,木也,春夏为金,秋冬为土也。斗六星,为主爵禄,褒贤进士,二十六度,于时在丑,吴分,木也。牵牛六星,为主桥梁,七政之始,八度,于时在丑,吴分,木也。须女四星,为主布帛,天之内藏,十二度,于时在子,越分,春夏为水,秋冬为火也。虚二星,为庙堂,主祭祀事,十一度,于时在子,齐分,春夏为水,秋冬为金也。危三星,为坟墓,以识先祖,十七度,于时在子,齐分,春夏为水,秋冬为火也。营室二星,为主军粮,以禀士卒,十六度,于时在亥,卫分,春夏为木,秋冬为土也。东壁二星,为文章,图书之府,九度,于时在亥,卫分,春夏为金,秋冬为水也。奎十六星,为五兵之库,禁御暴乱,十六度,于时在戌,鲁分,春夏为金,秋冬为火也。娄三星,为苑牧,主给享祠,十二度,于时在戌,鲁分,春夏为水,秋冬为火也。胃三星,为仓廩,五谷所聚,十四度,于时在酉,赵分,春夏为木,秋冬为水也。昂七星,为主狱事,典治决断,十一度,于时在酉,赵分,春夏为火,秋冬为金也。毕八星,为边兵,备夷狄,十度,于时在酉,赵分,春夏为金,秋冬为水也。觜三星,为保藏,收检秋物,二度,于时在申,晋分,春夏为火,秋冬为土也。参伐十星,为天大将,斩刈收获,九度,于时在申,晋分,春夏为火,秋冬为土也。东井八星,为主水衡,以法平时,三十三度,于时在未,秦分,春夏为火,秋冬为水也。轸鬼五星,为视明,主察奸谋,四度,于时在未,秦分,春夏为水,秋冬为火也。柳八星,为上食,主和滋味,十五度,于时在午,周分,春夏为水,秋冬为火也。星七星,为衣裳,主盖身体,七度,于时在午,周分,春夏为火,秋冬为水也。张六星,为主客,赐与宴嬉,十八度,于时在午,周分,水也。翼二十二星,为天唱,主以戏

虞，十八度，于时在巳，楚分，春夏为木，秋冬为金也。轸四星，为死丧，以知吉凶，十七度，于时在巳，楚分，春夏为木，秋冬为土也。

《汉书·天文志》云：角、亢、氏，韩、郑、兖州之分；房、心，宋豫州之分；尾、箕，燕幽州之分；井、鬼，秦雍州之分；柳七星、张，三河之分；翼、轸，楚荆州之分；奎、娄、胃，鲁徐州之分；昂、毕、赵冀州之分；觜、参，魏梁州之分；斗，江湖之分；牵牛、须女，吴扬州之分；虚、危，齐青州之分；室、壁，卫并州之分。

此皆当分所主，正其州国善恶，故为政也。石氏《天官训解》云：角二星，是苍龙之首，上角两角间，天之道，日月五星所行，故名角。亢，为朝廷，对扬于王，夙夜谋谏四海之内，故名亢。氏，是正寝，冰解之室，故名氏。房，是天子四时所居，故名房。心，前一星为太子，中为天子，后一星为庶子，如人心处中，为身之主故名心。尾，是东方苍龙宿之尾，故名尾，象形也。箕，运斗，象播扬五谷，故名箕。斗，量器也，斟酌爵禄，其形似斗，故名斗。牛亦象牛角，七政之始，故名牛。女，为正依附之象，婢妾之类，故名女。虚，耗也，其间空虚，庙堂之象，故名虚。危，似室屋，亦如坟墓，故名危。营室有六星，为离宫，似宫室，故名室。壁，直立似壁，孔子藏书于壁，效此义也，故名壁。奎，为库，主兵，形角库周密故，奎、乖也，兵以乖违故举，所以名奎。娄，如楼阁，亦似钟娄，故养牺牲以为名。胃，在藏为五谷之府，主廩仓故以为名。昂，悴聚，如囚之在牢狱，故主狱事，昂星也，聚则忧，故名为昂。毕，边夷毛头之类，如天子警毕，毛头唱之，毕了唱，以警众心，故以名之也。觜，聚也，为白虎之鼻，聚在虎觜须间，故以为名。参，共也，杂金土之气，共行杀罚，故名参。井，精也，盛水亭平，精微之至，此星象法度，如水之平，故名井。鬼，归也，阳归于阴，所以其内一星暗而不明，鬼之象也，故以为名也。柳，留也，《春秋传》曰：或食于任。柳，一名任也。祭祀鬼神，和合五味留神灵也，故以名之。七星数七，如鸟之衣覆上，故以名之。张，开张也，为朱鸟之喙，有容纳，故主宾客也。翼如鸟两翅之飞，故以名翼。轸，似小车，四马，车后横曰轸，凶事之用，故以为名。其状见邪正，阙陵历蚀，散为妖异，彗孛飞流，如此之徒，并以占候飞开义释，故不委具。

三种七政,既配五行,略说如此。

第十七、论八卦八风

八卦者,《周易》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画而成卦,因八方之通八风,成八节之气,故卦有八。其配五行者,乾兑为金,坎为水,震巽为木,离为火,坤艮为土,各以方位言之。《易通卦验》云:艮东北,主立春;震,东方,主春分;巽东南,主立夏;离南方,主夏至;坤西南,主立秋;兑西方,主秋分;乾西北,主立冬;坎,北方,主冬至。坎居北方者,冬至之日,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子虽大阴之位,以阳气动其下,故其卦外阴内阳,象水内明,中怀阳也,故居子位以配水。艮在西北者,其卦一阳在上,象立春之时,阳气已发,在于地上,下有重阴,象阴气犹厚,阳气尚微,艮既为山,以其重阴在下,积土深,故卦复在丑,丑为未冲,故以配土。震居东方者,震为长男,能主干任,故居显明之地,东方,春也,万物咸得生出,明净显著,震为雷,雷动则万物出,春分之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万物萌动故震居卯,卯木,少阳之位,故以配木。巽居东南者,其卦重阳在上,象立夏之时,阳气已盛在上,阴气微弱在于下,木之为物,入地最少,出土最多,巽卦二阳在上,象木出地之多,一阴居下,象木入地之少,木体是阳,亦宜明显,故在东南,以配于木。离居南方者,夏至之时,阴动于黄泉之下,午是盛阳之位,而阴气动,故其卦外阴内阳,象火外明内暗,怀阴气也,故在南方以配火。坤居西南者,坤卦纯阴之象,能养万物,莫过于地也,阴体卑顺,不敢当首,阴动于午,至未始著,故坤后午之位,地体积阴,坤既纯阴,象地,礼以中央土在未,地即土也,故在西南,以配土也。兑在西方者,兑卦一阴在上,象秋分之时,阳气已深,金为少阴,故一阴居上,酉是金位,故在西方以配金。乾居西北者,乾卦纯阳之象,生万物者,莫过于天,乾为生物之首,阳气起于子,乾是阳气之本,故先子之位,以纯阳坚刚,故在西北以配金。

《易传》曰:震主春分谷雨,谷雨得天兑,则万物毕生。兑者,西方

之卦,是时日在昴,昴西方之宿,以日在西,故曰天兑。貌顺木得,则天兑为和,貌失木逆,则天兑为害,而常雨为罚。兑主秋分霜降,霜降得天震之动气,则天下霜,万物死。震者,东方之卦,是时日在房。房,东方之宿,以日在东,故曰天震,言顺金得则天震为和,言失金逆则天震为害,而旱罚。所以貌雨言旱者,震阳兑阴,阳旱阴雨也,木之所以雨,金之所以旱者,其人事貌失,则下怨,阴盛故雨,言失则失众,孤阳独立,群阴不附故旱。春秋二时,震兑相临,天地气和,所以不极寒热也。坎主冬至大寒,大寒得天坎之气,则天下大寒,是时日在虚,虚为北方之宿,故曰天坎,听顺水得,则天坎为和,听失水逆,则天坎为罚,故常寒。离主夏至大热,大热发长,复得天离之气,则天下大热,万事毕出,是时日在七星,七星为南方七宿,故曰天离,视顺火得,则天离为和,视失火逆,则天离为罚,故常燠。冬夏二时,天地气并,坎离各当其方,所以极寒热也。

今分八卦以配方位者,坎离震兑,各在当方之辰,四维四卦则丑寅属艮,辰巳属巽,未申属坤,戌亥属乾。

八卦既通八风,八方以调八节之气,故坎生广莫风,四十五日;至艮,生条风,四十五日;至震,生明庶风,四十五日;至巽,生清明风,四十五日;至离,生景风,四十五日;至坤,生凉风,四十五日;至兑,生闾阖风,四十五日;至乾,生不周风,四十五日。又至坎,阳气生五极九,五九四十五,故左行四十五日而一变也。广莫风者,广、大也,莫、沙漠也,寒气广远,自沙漠而来也。亦云:此时阳气在下,阴莫之广大也。条风者,条、达也,此时达生万物也。明庶风者,庶、众也,此时阳以施惠之德,众物皆明出也。清明风者,天气明净清凉也,此时清风吹万物,使盛大明净可观也。景风者,景、高也,万物至此太高也,亦言景、竟也,阳道至此终竟也。凉风者,秋风凉也,此时阴气凄凉,收成万物也。闾阖风者,昌、盛也,此时万物盛而收藏之也。不周风者,周、遍也,万物备成,不周者闭不通也,言此时纯阴无阳,闭塞不通也。

《淮南子》曰:东北方曰苍门,生条风;东方曰开明门,生明庶风;东南方曰阳门,生清明风;南方曰暑门,生景风;西南方曰白门,生凉风;西

方曰闾阖门,生闾阖风;西北方曰幽都门,生不周风;北方曰寒门,生广莫风。苍门者,东北木将用事,春之始,故曰苍门。开明门者,明、阳也,日之所出,故曰开明门。阳门者,月建在巳,纯阳用事,故曰阳门。暑门者,盛衰之时,故曰暑门。白门者,月建在申,金气之始,故曰白门。闾阖门者,八月建在酉,万物将收,闾大,阖闭,收闭之时,故曰闾阖门。幽都门者,幽、暗也,玄冥将始用事,阴聚故幽也,故曰幽都门。寒门者,积寒所在,故曰寒门。此八极之方,是八风之所起也。《吕氏春秋》云:东方滔风,东南动风,南方巨风,西南凄风,西方飘风,西北厉风,北方寒风,东北炎风,此意亦同于前。《太公兵书》云:坎名大刚风,乾名折风,兑名小刚风,艮名凶风,坤名谋风,巽名小弱风,震名婴儿风,离名大弱风。大刚风者,大阴之气,好杀故刚。折风者,金强,能摧折物也。小刚风者,亦金杀故也。凶风者,艮在鬼门,凶害之所也。谋风者,坤为地,大阴之本,多阴谋也。小弱风者,巽为长女,故称弱也。婴儿风者,震为长男,爱之,故曰儿。大弱风者,离为中女,又弱于长女也。大刚、小刚、客胜,大弱、小弱、主人胜,凶,有凶害之事,谋、有谋逆之人,折、为将死,婴儿风,主人强,此并兵家观客主盛衰,候风所从来也。杨泉云:春气濡,其风温以和,喜风也。夏气盛,其风阳以贞,乐风也。秋气劲,其风燥以清,怒风也。冬气冷,其风凝以厉,哀风也。又四维之风,随生成之气,方土异宜,各随所感而风者,天之号令,治政之象,若君有德令,则风不摇条,清和调畅,若政令失,则气怒凶暴,飞沙折木,此天地报应之理也。此皆五行之气,故并释焉。

第十八、论情性

《左传》子产云:则天之明,天有三光,故曰明也。因地之性,性、生也,生万物,故因其所生而用之。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五行者,为五性也。六气者,通六情也。《翼奉》云:五行在人为性,六律在人为情。性者,仁、义、礼、智、信也,情者,喜、怒、哀、乐、好、恶也。五性处内御阳,喻收五藏,六情处外御阴,喻收六体,故情胜性则乱,性胜情则治,性自内出,情从外来,情性之交,间不容系。《说文》曰:情,人之阴气,有欲

嗜也；性，人之阳气，善者也。《孝经援神契》云：性者，人之质，人所稟受产；情者，阴之数，内传著流，通于五藏。故性为本，情为末，性主安静，恬然守常；情则主动，触境而变，动静相交，故间微密也。《河上公章句》云：五性之鬼，曰魂，为雄；六情之鬼，曰魄，为雌，此明性阳情阴也。六情既通六气，今先依服注《左传》云：六气者，阴、阳、风、雨、晦、明也。阴作土，阳与风作木，雨作金，晦作水，明作火，唯天阳不变。阴为土者，土是阴义，故阴凝为土。风作木者，风、动也，木亦动，触地而出，箕星，东方之宿，主风，又巽为木，为风也。雨作金者，雨、水也，水性销释，金性亦可销释，毕星，西方之宿也，主雨，故《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故雨作金也。晦作水者，晦、闇也，晦闇则水生，闇、黑，为水之色也。明作火者，明照于物，故为火也，皆从其类以之。郑玄注《礼记》云：木为雨，金为阳，火为燠，土为风，水为寒。震主春分，春分谷雨得天兑，则万物毕生，兑、西方之卦，是时日在昴，昴、西方之宿也，以日在西方，故谓天兑，貌顺木得，则天兑为和，故木为雨。《诗》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也。金为阳者，秋时日行东方，房星之宿，得天震之气，言顺金得，则天震为和，震为阳也，秋时物成，所以糝物，是其和也，逆金气，则为旱罚，故金为阳也。土为风者，《传》云：思心有失，厥罚常风。言风者，土之气也。《庄子》曰：大块噫气，其名曰风。土者，为君，君立教令，故为风，土立四季，故令失则风为灾也。郑以木为雨，服以木为风，服以金为雨，郑以金为阳，郑以土为风，服以土为阴。两说相反，各有其意，今就五行而辨，服近之矣。所以然者，水生于金，金体非阳，木为少阳，不应为雨，土为地，地本是阴，风自是阴阳之气，不独生于土，服以木为风者，取巽木，故为当也。六气通于六情者，好为阳，恶为阴，怒为风，喜为雨，哀为晦，乐为明。好为阳者，阳气好生，是以为好。恶为阴者，阴气好杀，是以为恶。怒为风者，杨泉云：风者，阴阳孔气，激发而起，犹人之内气，因喜怒哀乐数发而起也。曾子曰：阴阳怒而为风，喜而为雨者，曾子曰：阴阳和而为雨，和润故为喜也。哀为晦者，晦、闇也，愁则闭塞故暗，所以为晦。乐为明者，乐则情舒散，故明也。《汉书·礼乐志》云：人含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论衡》曰：人五藏以心为

主，心发智慧，而四藏从之，肝为之喜，肺为之怒，肾为之哀，脾为之乐，故圣人节之，恐伤性也。《翼奉》云：好则膀胱受之，水好前，故曰好。怒则胆受之，少阳始盛，万物前萌也。恶则小肠受之，夏长养万物，恶伪，故曰恶。喜则大肠受之，金为珍物，故皆喜。乐，则胃受之，土生养万物，上下皆乐。哀则三焦受之，阴阳之府，阳升阴终，其宫室竭，故曰三焦，故哀凄也。《论衡》以四时论藏，《翼奉》以风通六情论府，脾肾二种藏腑是同，肝肺二藏及府不同者，藏以肺有杀罚之性，故怒。府以合肺金珍之用，故喜。肝则以春气生故喜，胆则以合火能焚燎，故怒，二理并通。又云：喜气为暖，当春；怒气为晴，当秋；乐气为阳，当夏；哀气为阴，当冬。此与《论衡》意合。

《翼奉》云，东方性仁情怒，怒行阴贼主之；南方性礼情恶，恶行廉贞主之；下方性信情哀，哀行公正主之；西方性义情喜，喜行宽大主之；北方性智情好，好行贪狼主之；上方性恶情乐，乐行奸邪主之。贪狼主求索财物，既云贪狼，理然求须，阴贼主之劫盗，此亦不疑。廉贞主上客迁召，寅为阳始，午为阳盛，故称上客。既有廉贞之性，理自召任高迁，宽大主酒食庆善，宽大多所容纳，故有善庆，善庆必置酒食。奸邪主疾病，淫淫欺欺，故因邪恶而生，邪恶必生疾病，公正主执仇诤谏，正故能争，公故能执仇讎也。情好者，水生申盛子，水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故为好，多所好则贪无厌，故为贪狼，申子主之。情怒者，木生亥盛卯，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卯木生于子水，与卯还自相刑，亥又自刑，是以阴气相贼，故为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得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得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于子卯相刑之日也。情恶者，火生寅盛午，火性炎猛，无所容受，故为恶，其气清明精耀，以礼自整，故为廉贞，寅午主之。情喜者，金生巳盛酉，金为宝物，见之者喜，又喜以利刃加于万物，故喜。利刃所加，无不宽广，为器则多容受，故为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于午酉之日。情乐者，谓北与东，阳气所萌生，故为上，亦主中央，辰为水穷也。木落归本，水流归末，故木刑在未，水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乐，水穷则无隙不入，木上出穷则旁行为斜，故为奸邪，辰未主之。情衰者，谓南与西，阴气所萌生，

故为下，戌穷火也，丑为金穷也，金火强各归其乡，故火刑在午，金刑在酉，金火之盛而被自刑，至穷无所归，故曰衰，火性无私，金性刚断，故曰公正，戌丑主之。故曰：五性居本，六情在末，情因性有，性而由情，情性相因，故以备释。

第十九、论治政

治政者，治者、治也，治立为名；政者，正也，不邪为称。百姓不能自治，树君以治之，万民不能自正，立长以正之。正使不邪，治令不乱，不乱故安，不邪故善，善则盗贼不兴，安则各保其业，所以能胜残去杀，道路雁行，虺蛇可跖，麟龙可驾，如此名政治也。孔子曰：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戴礼》云：君者，治之本，无君焉治。能法五行，谓之合道。所以宽猛喻之水火，仁义取于金木，顺四序以教民，资五行而为用，任人任力，理归一揆。《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云：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气温浊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坚凝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复木之用事，则行柔惠，进经术之士。至于立春，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闭阖，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独，此并顺春之施也。无伐木，恩及草木，则朱草生，诗人所歌，恩及行苇者也。不伐木者，不可违天阳生长之气也，若夫人君驰骋无度，沉湎纵恣，重摇役，夺民时，厚税敛，则民疾疢，患足疾，伤春气，故皆木病也。木伤败，则龙深藏，木禽惧而不见也，鲸鲵出而为祸，麟甲之虫有金气，所以伤木也。火用事，则正封疆，修田畴。至于立夏，举贤良，封有德，赏有功，出使四方，此顺火之化，长养万物也。无纵火，则火顺人用，甘露降，凤凰来，黄鹄见，凤凰即朱雀之类，喜故出见。甘露、黄鹄，并子庆其母也。若人君用谗佞，离骨肉，疏忠臣，弃法令，妇人为政，则民病血肿，国因不明，火为灾，冬雁不来，鸟为怪，火不善，故鸟有变怪，忧惧，故不来也。土用事，养长老，矜寡独，赐孝悌，施恩泽，顺土宽和含养之德也。无兴土功，宫室制度有差，亲戚之恩有序则五谷成，嘉禾出，贤圣来。土气顺，故嘉禾和热，其德景大，故圣贤悦之而来。若人君淫乐无度，侮亲

老,困百姓,则民病腹心之疾,心腹主土,气不和,故病,贤人隐藏,百谷不登,裸虫为灾,土性伤,故稼穡不成,贤人恶之,所以不见。裸虫、土气也,伤、故为变。金用事,修城郭,缮墙垣,审辟禁,饬甲兵,警百官,诛不法,此并顺金以威严肃杀之气也。无焚金石,则白虎见,虎是金兽,喜故出也。若人君贪赂,好用兵,则民人病咳嗽,筋牵鼻塞,鼻主肺,肺病故咳嗽而鼻塞,此并金为疾也。毛虫金石为怪,金气伤,故为变怪也。水用事,闭间门,执当罪,饬关梁,此并顺水闭藏之义,无决池堰,恐水气泄溢也,如此则醴泉出,恩及禽虫,则灵龟见。《书》云:泽及昆虫者也。甲虫属水,喜故见也。若人君废祭祀,简宗庙,执法不顺,逆天气,则民病流肿,水胀痿痹,孔窍不通,此并水气壅结之义。贤人以水居太阴之位,阴闇虚空,比之宗庙,人死精气散越,立宗庙以收之,堂宇虚寂,阴暗无人,喻之水也。废于祭祀,则失孝道,故太阴之气感而病人,为此疾也,水为灾害,灵龟潜藏,鬼哭,介虫为怪,介虫属水,为伤,故为覆藏而不见也。宗庙不祀,魂气伤怨,故鬼哭也。《孝经援神契》云:木气生风,火气生蝗,土气生虫,金气生霜,水气生雹。失政于木,则风来应;失政于火,则蝗来应;失政于土,则虫来应;失政于金,则霜来应;失政于水,则雹来应。作伤致风,侵至致蝗,贪残致虫,刻害致霜,暴虐致雹,此皆并随类而致也。

《桓子新论》曰:人抱天地之体,怀纯粹之精,有生之最灵者也。是以貌动于木,言信于金,视明于火,听聪于水,思睿于土,五行之用,动静还与神通。貌恭则肃,肃时雨若;言从则又,又时暘若;视明则哲,哲时燠若;听聪则谋,谋时寒若;心严则圣,圣时风若。金木水火,皆载于土;雨暘燠寒,皆发于风;貌言视听,皆生于心。

《尸子》云:心者,身之君,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戮。故人心者,乃天地之精,群生之本,故政之治乱,由于君之心也。是心,圣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养苍生者也。其制度法式,皆五行为本。衣服威仪,朝廷俯仰,农桑播殖,施惠庆赐,木也。尊卑上下,制度礼式,封爵赏功,居高视远,火也。宫室台榭,

夫妇亲戚，布德含养，禄秩赦宥，土也。兵戎器械，搜狩武备，刑罚狱禁，金也。宗庙祭祀，储积封藏，飨丧哀慕，卜筮决疑，水也。因五行而致百官，因百官而理万事，万事理而四海安，是政治之所由也。其居处、服御、器用所从，莫不本乎五行，乃通治道也。《礼记》云：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夏之月，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中央土，居太庙太室，乘太辂，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秋之月，居总章左个，乘戎辂，驾白骝，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冬之月，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骝，载玄旗，衣玄衣，服玄玉。《考灵曜》云：春发令于外，行仁政，从天常，其时衣青。夏可以毁金销铜，使备火，敬天之明，其时衣赤。中央土，举有道之人，与之虑国，可以杀罪，不可起土功，犯地之常，其时衣黄。秋无毁金铜，犯阴之刚，用其时持兵，宜杀猛兽，其时衣白。冬无使物不藏，毋害水道，与气相保，其时衣黑。

《家语》云：孟春正月，东宫，衣青彩，鼓琴瑟，其兵矛，其树柳；仲春二月，东宫，衣乐兵如前，其树杏；季春三月，东宫，衣乐兵如前，其树李。孟夏四月，南宫，衣赤彩，吹笙竽，其树桃，其兵戟；仲夏五月，南宫，衣乐兵如前，其树榆；季夏六月，中宫，衣黄彩，打大鼓，其树梓，其兵弓。孟秋七月，西宫，衣白彩，撞洪钟，其树楝，其兵剑；仲秋八月，衣乐兵如前，其树柘；季秋九月，衣乐兵如前，其树槐。孟冬十月，北宫，衣黑彩，击磬，其树檀，其兵楯；仲冬十一月，北宫，衣乐兵如前，其树枣；季冬十二月，衣乐兵如前，其树栎。论时令，以待嗣藏之宜。《周官》云：春为牡陈，弓为前行；夏为方陈，戟为前行；六月为圆陈，矛为前行；秋为牝陈，剑为前行；冬为伏陈，楯为前行，此武备亦依五气也。

《录图》云：君承木而王，为人青色，修颈美发，其民长身广肩，尚仁。长、皆象木也，仁、木性也。善则时草丰茂，嘉谷并生，鸟不胎伤，不气盛也。失则列星灭，色乱，禾稼不登，民多压死，木生而上出，遇土伤则青而不得起，故压死。承火而旺，为人赤色，大目。离为目，故大视明也，其人尖头长腰，疾敏，尚孝。长腰、取兑，敏疾、火性，离为日，日有乌，乌者、孝也，善则贤人任用，政颂平，驳马，交狐至马，火畜，善故来，

狐亦来,失则夏霜,日是火精,失故变蚀。雨土,猝蔽光明之象。承土而旺,表其首,首大,表、土也,其人广肩大足,好大笑,戏僂,广大象土,和故逸乐也。善则甘露降,醴泉并应其善,失则虫蝗生,天雨而常风,雾乱,皆土气伤,故表异也。承金而旺,为人白色,差肩耳,面方,毛也。其民白颈,长大,尚义,皆金气也。善则大贝明珠出,外国远贡珠贝,金之用,气刚能制远人,故来贡献。失则火飞,天鸣,地圻,河溢山崩,邪人进,虫兽为灾,火能克金,金有失,故火伐之,乃飞。承水而旺,为人黑色,大耳,坎为耳,主肾水气,故大,其民聪耳,坎水孔穴通,故聪。善则景云至,龟龙被文,皆水气为祥也。失则蟾蜍去月,民多溺死,常雨为害,皆水之忧也。此并明治政之道,不越五行,故以备释。

第二十、论诸神

诸神者,灵知无方,隐显不测。孔子曰:阳之精气为神。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解云:神、申也,万物皆有质碍,屈而不申,神是清虑之气,无所拥滞,故曰申也。语其神也,名有万徒,三才之道,百灵非一,并从五行,难可周尽。今且论所配五行,辨吉凶者。《帝系谱》曰:天地初起,即生天皇,以木德王。《三五历纪》云:天皇十三头。《帝系谱》曰:地皇以火德王。《三五历纪》云:有神人十一头,号地皇。《春秋命历序》曰:人皇九头。宋均注云:兄弟九人。《洞纪》云:人皇分治九州。古语质,故以头数言之。陶华阳云:此三皇,治紫微宫,其精为天皇太帝。《世记》云:天皇太帝曜魄宝,地皇为天一,人皇为太一。《甘公星经》云:天皇太帝,本秉万神图,一星在勾陈中,名曜魄宝,五帝之尊祖也。天一、太一主承神。承,犹侍也。有两星在紫微宫门外,俱侍星。天皇太帝天一,主战斗,知吉凶。甲戌庚壬,王治玉堂宫;乙己辛,王治明堂宫;丙丁癸,王治绛宫,是为三宫。太神太一,主风雨水旱兵革饥疫灾害,复使十六神,游于九宫。天一是含养万物,太一是察灾殃,是为天帝之臣。郑玄注《乾凿度》云:太一者,北辰神名,居其所曰太帝,行八卦日辰之间曰太一,或曰天一,出入所逝息紫宫之外,其星因以为名。天一之行,犹天子巡狩方岳,人君亦从而巡省,每卒则复。太一行八卦

之宫,每四季乃入于中央,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始也。《九宫经》云:天一之行,始于离宫,太一之行,始于坎宫,天一主丰穰,太一主水旱兵饥,合十二神,游行九宫十二位,从少之多。

《六壬式经》云:十二神将,以天一为主。甲戌庚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巳日,旦治神后,暮治传送。丙丁日,旦治微明,暮治从魁。六辛日,旦治胜先,暮治功曹。壬癸日,旦治太一,暮治大冲。此并紫微宫门外天一、太一,非紫微之内。北辰之名大帝也,郑玄谬矣。太一十六神者,地主在子,阳气动于黄泉,万物孳产于地,子为阳气之首,故曰地主。阳德在丑,阳能生万物,至丑方生,故曰阳德也。和德在东北维,此时阴阳气合,生于万物,故曰和德。吕申在寅,吕、巨也,申、引长也,万物渐申而巨大也,故曰吕申。高藁在卯,万物藁而高大,故曰高藁。太阳在辰,震动已后,阳气大盛,故曰太阳。太昊在东南维,时阳已著,昊然昭明,故曰太昊。大神在巳,万物在巳,万物已熟,其气翼起,故曰大神。太威在午,阳衰阴生,形气始动,故曰太威。天道在未,百物皆成,莫不资用,故曰天道。大武在西南维,阴气用事,万物皆伤,故曰大武。武德在申,荠麦方生,阴怀阳性,故曰武德。大族在酉,阴气大杀,族类皆尽,故曰大族。阴主在戌,阳气下藏,阴气自在于上,故曰阴主。阴德在西北维乾,为天也,阴气至此而极,方能生阳,故曰阴德。大义在亥,万物于此怀任,阴无含阳,故曰大义。又九宫十二神者,天一在离宫,太一在坎宫,天符在中宫,摄提在坤宫,轩辕在震宫,招摇在巽宫,青龙在乾宫,咸池在兑宫,太阴在艮宫。太一在巳如前解。馀七神,皆是星宫之名,与天一、太一行于九宫,一岁一移,九年复位。天一主丰穰,太一主水旱,天符主饥馑,摄提主疾苦,轩辕主雷雨,招摇主风云,青龙主霜雹,咸池主兵贼,太阴主阴谋。又别有青龙,行十二辰,即太岁之名也。古者名岁曰青龙,此神主福庆。太阴三岁一徙,右行十二辰,即太岁之阴神也,后妃之象,主水雨,阴私害气,右行四孟,一岁一移,以其所至为害,故言害气,合为十二神九宫之所用也。

又《玄女拭经》云:六壬所使十二神者,神后主子,水神;大吉主丑,

土神；功曹主寅，木神；大冲主卯，木神；天刚主辰，土神；太一主巳，火神；胜先主午，火神；小吉主未，土神；传送主申，金神；从魁主酉，金神；河魁主戌，土神；微明主亥，水神。子神后者，子为黄钟君道，故称后，阳之始也，阳动于内而未形，故称神也。丑大吉者，万物至丑皆萌，得阳生故大吉也。寅功曹者，万物至寅，其功已见，曹、众也，众物功既见于寅也。卯太冲者，万物至卯，其皆太冲其心皮抽蓐也。辰天刚者，当斗星之柄，其神刚强也。巳太一者，纯乾用事，天德在焉，故太一，神后也。午胜先者，阳气大威，阴气时动，惟阳在先为胜也。未小吉者，万物毕熟成，故为小吉也。申传送者，传其成物，送与冬藏也。酉从魁者，从斗之魁第二星也。戌河魁者，河当首也，当斗魁首也。亥微明者，水体内明，不见于外，微其阳气，至于方明也。神后主妇女，大吉主田农，功曹主迁邦，大冲主对吏，天刚主杀伐，太一主金宝，胜先主神祀，小吉主婚会，传送主掩捕，从魁主死丧，河魁主疾病，微明主辟召。又十二将者，天一土将；前一，腾蛇火将；前二，朱雀火将；前三，六合木将；前四，勾陈土将；前五，青龙木将；后一，天后水将；后二，太阴金将；后三，玄武水将；后四，太裳土将；后五，白虎金将；后六，天空土将。天一已如前解。腾蛇主惊恐，朱雀主文书，六合主庆贺，勾陈主拘碍，青龙主福助，天后犹是神后。天一之妃，太阴主隐私，玄武主死病，太裳主赐赏，白虎主斗讼，天空主虚耗也。遁甲九神者，天逢在坎，一名子经，木神，在斗居破军星。天芮在坤，一名子成，水神，在斗居破军星。天冲在震，一名子翹，金神，在斗居破军星。天辅在巽，一名子文，土神，在斗居武曲星。天禽在坤，一名子公，火神，在斗居廉贞星。天心在乾，一名子衰，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兑，一名子违，水神，在斗居禄存星。天任在艮，一名子金，金神，在斗居巨门星。天英在离，一名子杀，土神，在斗居贪狼星。天逢已下，皆是星名。子经者，以子午为天地之经，位既在坎，故名经也。天芮子成者，坤为地，能成万物也。天冲子翹者，翹动貌，翹在震动之象也。天辅子文者，巽为号令，有文章者也。天禽子公者，居五土位，寄在坤土，为万物之父，故言公也。天心子衰者，衰、善也，乾为天，慈施，故善也。天柱子违者，兑主金，金有杀伐，违天之道故也。天任子金

者，艮在丑，丑金之本也。天英子杀者，离火也，火有烧燃之义也。

《遁甲经》云：天逢宜安边保固，天芮宜宗道结友，天冲宜出军伏仇，天辅宜修礼设教，天禽宜请福除恶，天心宜避病求药，天性宜匿屯守固，天任宜庆谒通财，天英宜远行作乐。九神之名，上并云天。下皆曰子者，此神属于北斗，皆隶于天故也。子者，美称，以此神尊美故也。孔子《元辰》云：北斗第一神，字希神子；第二神，字贞文子；第三神，字禄存子；第四神，字世惠子；第五神，字卫不邻子；第六神，字微惠子；第七神，字大景子，此亦并称子也。春秋《佐助期》云：第一星神，名执阴，姓颈梁；第二星神，名斗谅，姓伊偶当；第三星神，名拒理，姓英登领许；第五星神，名防仵，姓鸡尹堵；第六星神，名开宝，姓蚩，一名苍儿部；第七星神，名招，姓肥脱络冯。七星之名，并是人年命之所属，恒思诵之，以求福也。

《黄帝八神图》云：乾神轩辕，天承相使，舍于辰星。兑神时刑，北斗之使，舍于牛星，主轩研。坤神招摇，天之上公使，舍于角星，主杀害。离神昊时，天之游微使，舍于翼星。巽神天侯，天执法使，舍觜星。震神雷公，大阴之候使，舍于七星。艮神曲隆，天候东明之使，舍于奎星。坎神咸池，天雨师使，舍于井星，主雨。此八使之神，妇人产乳，忌低向之。此亦九宫之神，神既清虚，游无定所，故在宫间牙时有不同，既八卦配于五行，故附此而录。诸神占候之法，各有别注，不劳于此委碎，名字之义，故以略谈。至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岳渎，井灶衡门，爰及人身，诸神非一，帝王之所崇祭，百姓之所祈祷，如此之例，名数甚多，其于五行，更无别义，故不备说。又，卜筮所用杀历诸神，正是左右岁月之闲，逆顺季孟之际，亦无俟于具谈，宁劳曲解。此前诸神，占候之纲维，三才之理要，故以次述。

第二十一、论五帝

遂古以来，所论五帝，凡有三种。《河图》云：东方青帝，灵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燿怒，火帝也；中央黄帝，含枢纽，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纪，水帝也。陶华阳云：有皇伯、皇仲、

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即灵威仰等，此五帝并天上神，下治于世，综理神鬼，次第相接，治太微宫，其精为五帝之座，五星随旺受气，即明堂所祭者也，故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曰：春之月，其帝太皞；夏之月，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秋之月，其帝少皞；冬之月，其帝颛顼。东方大昊，庖羲氏，主春，苍精之君；南方炎帝，神农氏，主夏，赤精之君；中央黄帝，轩辕氏，主四季，黄精之君；西方白帝，金天氏，主秋，白精之君；北方黑帝，颛顼氏，主冬，黑精之君。《易》曰：帝出于震，此盖人帝之始，始于伏羲。五行之次，以木为先，四时相易，以春为首，故庖羲为五帝之先也。又诸史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谓之五帝，此盖自舜以前，五行相承为帝也。《易经》乃上取伏羲，下至虞舜，不言中间三帝者，以其因修，无所造作，何以得言之，故不论也。大昊帝庖羲者，姓风也，母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于成纪，蛇身人首，以木德王天下，为百王先。《易》曰：帝出于震，震、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故曰太昊。因象龟文而画八卦，为罔罟以田渔，古者人畜相食，为害者多，帝观蜘蛛之网，教民取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是谓羲皇。后世音谬，谓之伏牺或云宓羲，一号雄皇氏。《孝经钩命决》云：伏羲，日角珠衡戴胜。

《礼含文嘉》云：伏羲德治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龟书，伏羲则象，作八卦。火帝神农氏，姓姜，母任姒，名女登，感神龙而生帝于常年，人身牛首，以火承木，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礼含文嘉》云：神农作田道，就耒耜，天应以嘉禾，地出以醴泉。黄帝轩辕氏，姓姬，母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明照郊野，感而生帝于寿丘，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治五气，设五帝，始垂衣裳，作舟车，造屋宇。古者巢居穴处，黄帝易之以上栋下宇，以蔽风雨，故号轩辕。亦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号，一号帝鸿氏，或归藏氏，或有熊氏。《春秋文耀钩》云：黄帝龙颜，得天庭法，中宿取象文昌。《礼含文嘉》云：黄帝修兵革以德行，则黄龙至，凤凰来仪。少昊金天氏，姬姓，名挚，字青阳，母女文节，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梦接意感，生帝，以金承土，

故曰金天。即图讖所谓白帝朱宣也，位在西方，主秋，金有光明，居小阴位，故曰少昊。《文耀钩》云：帝挚载干，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摇。颛顼高阳氏，姓姬，母景仆，见摇光贯月如虹，感而生帝于若水，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故号颛顼。《文耀钩》云：颛顼併干，上法月参，集威成纪，以理阴阳。此五帝既礼所配五方者也。帝喾高辛氏，姬姓，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逡，以木承水，五行名官，故号高辛。《帝王世纪》云：高辛骈齿，有圣德，能顺三辰。帝尧陶唐氏，祁姓，母庆都，出洛渚，遇赤龙，感孕十四月，而生帝于丹陵，名放勋，以火承木，其兄帝挚，封之于唐，故是号陶唐氏。《文耀钩》云：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陈劓考功。《礼含文嘉》云：尧，广被四表，致于龟龙。帝舜有虞氏，姓姚，母握登，见大虹，意感，生帝于姚墟，名重华字都君，目重瞳子，故名重华，以土承火，尧封之于虞，故号有虞氏，设五色之服。《文耀钩》云：舜重瞳子，是谓滋谅，上应摄提，以统三光。《礼含文嘉》云：舜损己以安百姓，致鸟兽鹄鹄，凤凰来仪，此三帝并少昊、颛顼，共为五帝。《史记》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以下为五帝。《帝王世纪》以羲皇、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已下为五帝。今案《礼记》郊配五德，自伏羲至颛顼为五帝，是其正位。所以然者，《易》称帝出于震，盖五德之首也，以次而行，至颛顼则五德数终。若以少昊为首，则金非五德之先，若以黄帝为首，土居中央，本非创始，故从木为先，伏羲为五德之首，《易》言是也。其帝喾已下，皆行次相承也。伏羲年代久远，典籍遗漏，不可具释。然五德相承，谓受天明命，必豫符瑞，以明会昌，若应命之主，皆承太微五帝之精，以诞于世，必有先徵，示其萌兆也。木王则苍帝之子，火王则赤帝子之，土王则黄帝之子，金王则白帝之子，水王则黑帝之子。故《录图》云：东方苍帝，体为苍龙，其人长头面，大角，骨起，眉、背丰博，顺金授火。南方赤帝，体为朱鸟，其人尖头，圆面，方颐，张目，小上广下，须髯偃胸，顺水授土。中央黄帝，体为轩辕，其人面方，广颡，兑颐缓唇，背丰厚，顺木授金。西方白帝，体为白虎，其人方颡，直面兑口，大鼻，小角，顺火授水。北方黑帝，体为玄武，其人夹面，兑头深目，厚耳，垂腹，反羽，顺土授木。此并象五行之符，依其行次，以相传授也。《感

精符》云：苍帝，望之广，视之博；赤帝，望之火煌煌燃，视之尘上；黄帝，望之小，视之大，广厚正方；白帝，望之明，视之茂；黑帝，望之巨，视之犀。《元命苞》云：苍精用事，象岁星；赤精用事，象荧惑；黄精用事，象镇星；白精用事，象太白；黑精用事，象辰星。此皆五德之依五行，子母相传也，非其次者，必有克代而不终也。秦以金德代周，二世而仁；汉以火行继周，代秦伪金，故其祚长远，若是其行次者，则有符瑞也。《春秋元命苞》云：尧火精，故庆都感赤龙而生。《图书》云：姬周亡，火曜，刘起，帝卯金，故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云：赤帝子杀我白帝子。光武感赤伏符而中兴，此皆火德之徵也。四行所感，例皆如此。往代帝王，符瑞非一，不可具述，今略论五帝配五行如此。

第二十二、论诸官

自三五已来，纪官无定，皆因符瑞，名号不同，或以鸟龙，或以云火，莫不仰观俯察，因事而置事，虽时世不一，五行无爽。至于颡顼，以人事纪官，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于是神民不离。高辛氏立，五行名官，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分掌其职。少皓氏有四子，重、该、修、熙。重为勾芒，木官之神；该为蓐收，金官之神；修、熙，并为玄冥，水官之神；颡顼氏子曰黎，为祝融，火官之神；共工氏子曰勾龙，为后土，土官之神。此五神，生而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已配五行。《周书》云：武王营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会，曰：周王神圣，当知我名，若不知，水旱败之。明年，雨雪十馀旬，深丈馀，五大夫乘车，从两骑，止王门，太公曰：车、骑无迹，谓人之变，乃使人持粥进之曰：不知客尊卑何？从骑曰：先进南海御，次东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风伯，次雨师。武王问太公，并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东海神名勾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礼记月令》云：春之月，其神勾芒；夏之月，其神祝融；中央土，其神后土；秋之月，其神蓐收；冬之月，其神玄冥是也。此五方之神，以配五行。

又，黄帝置三公之职，以象三台星，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

配下台。置左右二监,此亦五行之谓也。四司分掌四方,即四时之法也。尧以羲和四子,分掌四时方岳之职,谓之四岳。太公曰:太师者,心腹之臣,所使是人之英,故曰前疑,常立于前,决疑事也。太史者,耳目之臣,所使视听,是人之后,故曰后承,常立于后,承主之过,取验于天。太傅者,爪牙之臣,所使守卫,是人之杰,故曰左辅,辅人主缺事,立于左,拒君之难。太保者,羽翼之臣,所使察伺,是人之警,故曰右弼,常立于右,弼人主之邪。四辅既立,王者安而无为,百姓济而无害。若四辅不具,犹格虎无备,济河无舟。若王者不知古今之务,远方之纬,不谋于诸侯,不达言语,动作不合于制,太师争之。不知天变,星历之运,天官动静,钟律之音,山川怪异,不善灾害,太史陈天文以争之。发号令,不应先王法度,与大臣无礼,枉道于民,处刑不平,独信自专,临政不庄,又不恤臣仆,太傅争之。升车不应和鸾,揖让不中磐珮,淫燕驰骋,沉冒酒色,宗庙不敬,舆服失度,朝廷无节,太保争之。此则四时之官,四岳之分职,前疑主夏,后承主冬,左辅主春,右弼主秋。

唐虞之时,官名已百。《商书》云:百僚师师。夏殷定名为百二十,以应天地阴阳之大数也。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三相参,合有百二十也。《帝王世纪》云:殷汤问伊挚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者何?挚曰:三公以与主参王事,九卿以参三公,大夫以参九卿,元士以参大夫,故参而又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内外若一。又曰:相去几何?挚曰:三公,智通于天地,应变而无穷,辨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四时,而节风雨,如是者,举之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者,不出四时,通沟渠,修堤防,树种五谷,通于地理,能通利不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大夫者,出人与民同象,取去与民同解,通于人事,行内举绳,不伤于言,言足法于世,不害于身,通关梁,实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元士者,知义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独专,中正强谏,而无奸诈,在私立公,而可立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元士,故元士之事,常在于义。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矣。又曰:三公,股肱之臣;九卿,手足之臣;大夫,筋脉之臣;元士,肌肉之臣。孔子曰: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

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三公在天为三能，九卿为北斗，少微之比为大夫，郎位之类为元士，合百二十，大数存焉。《合诚图》云：天不独立，阴阳俱动，扶佐立绪，合于二六，以三为举，故三能六星，两两而比，以为三公，三三而九阳精起，故北斗九星，以为九卿，三九二十七，故有摄提、少微、司空、执法、五诸侯。其星二十七，以为大夫。九九八十一，故内列、倍卫、阁道、郎位，扶匡天子之类，八十一星，以为元士。凡有百二十官，下应十二月。数之经纬，皆五精流气，以立官廷。《尚书》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弗必备，惟其人。《淮南子》曰：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

《感精符》曰：三公非其人，则山崩，三能移；九卿非其人，则江河溃，辅星角；大夫非其人，则丘陵偃蹇，少微等有变；元士非其人，则谷阜毁，扶匡失。是以王者仰视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中择贤能以任之，任得其人则国昌民安，任非其人，则邦危民弊。《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比喻三公失人，如鼎折足，不堪容著也。《周官》云：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冢宰主会计，司徒主土地，宗伯主礼乐，司马主兵戎，司寇主刑罚，司空主造作。孔子曰：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礼则国定，以之义则国成，故属不理，分体不明，法正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乱，则飭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化不行，风俗漂乱，人民流散，曰危。危，则飭司徒，父子不亲，长幼失序，君臣上下，乖离异志，曰不和。不和，则飭宗伯，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飭司马，刑罚暴乱，奸邪不胜，曰不义。不义，则飭司寇，度量不审，举失事理，都鄙不修，财物失所，曰贫，贫则飭司空。故古之王者，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观治乱。德盛者，则修法，德不盛者，则飭政，故法与政，盛而不衰。《淮南子天文篇》云：东方为田官，南方为司马，西方为大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官。《春秋繁露》云：木司农，火司马，土司空，金司徒，水

司寇,此并配五行也。周官以冢宰计会,司徒土地,并中央之义,与《淮南》、《繁露》意同。春官主礼乐者,礼齐上下,乐和人情,皆是仁也。故云:宗伯之官以成仁,仁属木,东方也。《淮南》、《繁露》,并主农者,取春是农之本也。夏官主兵戎者,火气猛烈,兵之象也。然刑罚归于司寇,司马以礼节齐之,主而不用刑也。《淮南》、《繁露》并同。秋官主刑罚者,金之本性主杀伐也,《淮南》大理,亦主刑也。《繁露》为司徒者,名异事同,故云:因时之威,以成大理。司徒冬官主造作者,冬时万物收藏,百工咸归其所,故造器用,以供王事,《淮南》说同。《繁露》以为司寇者,谓执法之官,须平直之人,如水能平均也,故云:执法阿党不平,是诛之,故土胜水,是其水取平直之意也。虽五运递兴,官名世革,而五行用事其理齐同,所以禹平洪水,身任司空,九土纳赋,伯夷秩宗,必备三礼。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咎繇士师,明用刑典,如此分职,则周官臣是也。自古已来,官数起自于三,极八十一者,阳成于三,极于九,故三公而九卿,九九八十一,黄钟律之极数也。故尊官取其初数,卑官者取其末数,所以不云一者,一是元气,属于天子,故号天子为元首,以其一无二也。《尚书》曰:元首明哉,臣非元一。故自三而起,周止六卿者,以为通六合,因六无而设六腑也,此乃时代异,故非越五行。又,三代命官,皆止于九,故士有三等,下士一命,中士二命,上士三命。大夫三等,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卿已上亦三,少卿七命,大卿八命,公则九命,三三而九,亦以阳之正数也。末代以命为品,亦不过九,但以一为尊官,九为卑官,取命,是出自上命,秩下官名,故以多者为重。品,是品其次第,一既居先,故以一为贵,此并方位及数配五行。

今次为论支干为官者。《洪范五行传》云:甲为仓曹,共农赋;乙为户曹,共口数;丙为辞曹,共诉讼;丁为赋曹,共狱捕;戊为功曹,共除吏;己为田曹,共君畜;庚为金曹,共钱布;辛为尉曹,共本使;壬为时曹,共政教;癸为集曹,共纳输。子为传舍,出入敬忌;丑为司空,守将班治;寅为市官,平准卖买;卯为乡官,亲事五教;辰为少府,金铜钱布;巳为邮亭,行书驿置;午为尉官,驰逐追捕;未为厨官,百味悉具;申为库官,兵戎器械;酉为仓官,五谷畜积;戌为狱官,禁讯具备;亥为宰官,闭藏完

具。支干配官，皆从其五行本体，意略可解，不劳繁述。《翼奉》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得仁。心之官户曹，火性阳，户曹主婚道之礼。肺之官金曹，金性坚，主铜铁。肾之官仓曹，水性阴凝藏物，仓曹冬收也。先王以冬至闭关，不通商旅，慎阴无也。脾之官功曹，土性信，出稟四方，功曹事信，以信授教四方也。尉曹以狱，司空为府，主士卒，狱闭逋亡，与之奸则螟虫生。木性静与百姓通，则鱼食于民，从类故虫。户曹以傅舍为府，主名籍，傅舍主宾客，与之奸则民去乡里，户曹主民，利户口，夺民利，故悉去之。仓曹以厨为府，主廩假，厨主受付，与之奸则贼盗起。仓曹收以民租，侵克百姓穷，故功曹以小府为府。与四曹计议，小府亦与四府则用，故小府仓出纳，主饷种。功曹有二府，所以为五官六腑，游徼、亭长、外部吏，皆属功曹，与之奸则虎狼食人。功曹职在刑罚，内为奸，故虎狼盗贼杀夺于民，上奸下乱也。金曹以兵贼啬夫为府，主讨捕，与之奸则城郭盗贼起，两偏施，金曹主市租侵夺，故上下相承，故市贾不平，此并从五行，以五藏配六腑也。既并名官，故于此释。

第二十三、论诸人

1. 论人配五行

《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文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稟天地五行之气而生，为万物之主，配二仪以为三才。然受气者各有多少，受木气多者，其性劲直而怀仁；受火气多者，其性猛烈而尚礼；受土气多者，其性宽和而有信；受金气多者，其性刚断而含义；受水气多者，其性沉隐而多智，五气凑合，共成其身。气若清睿，则其人精俊爽如也，昏浊则其人愚顽。《老子》云：阴阳精气为人，气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则生贤智人；得错乱浊辱，则生贪淫人。《禄命书》云：金人刚强自用，木人多华而雅，水人开通智慧，火人自贵性急，土人忠信而直。《周书》云：人感十而生，天五行，地五行，合为十也。天五行为五常，地五行为五藏，故《易》曰：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家语》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文子》云：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胞，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外为表，中为里，头员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喜怒哀乐。《淮南子》及《文子》并云：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电，与天相类，而心为主。耳目者，日月也；气血者，风雨也。《素问》云：夫人法天地，故圣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咽，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法天之纪，用地之理，则灾祸去矣。《左慈相决》云：人头员以法天，足方以象地；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左眉为青龙，右眉为白虎；鼻为勾陈，伏犀为朱雀，玉枕为玄武。又云：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左为青龙，右为白虎，是曰四体，头为勾陈，是身之主。又曰：左耳后为太山，右耳后为华山，额为衡山，顶后为恒山，鼻为嵩高山。《相秘诀》云：额为衡山，头为恒山，鼻为嵩高山，眉为岱山，颧为昆仑山。二仪象天地，三亭法三才，四渎主四时，五官应五行，六腑从六律，七门配七星，八节取八风，九候比九州，十指应十日，十二德象十二月，二十八节应二十八宿。

《家语》云：人生三月微眄，然后目能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展，然后能行；三年顙合，然后能言；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十六精通，然后能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十四而化。礼，男子二十而冠，有成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而许嫁，有成人母之道，此皆从天地五行之大数也。《文子》曰：昔者中黄子云，天有五行，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二十有五。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中人、辨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弩人、愚人、完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圣人者，以目

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言而云,不行而从,故圣人之所以动天下者,真人未尝遇焉。贤人之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人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非无是。

文子发言二十五人,论止有四,未为具释,今依诸经书略解。上五有谓人者,孔子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曾子》曰:阳之精气为神,神以灵智为义,谓灵智其照如神,故曰神人也。孔子曰:尧之智如神。真人者,性合乎道,有若无,实若虚,明白太素,至极弊然无为,故曰真人。道人者,孔子曰:其德大乎天地,其量总乎日月,莫之能测者,有此德量,故曰道人。至人者,真直为素,守一不移,善恶不能迴其虑,荣辱不能动其心,故曰至人。圣人者,《家语》曰: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万品之自然,敷其大道,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民人不知其德,覩者不识其善,此谓圣人也。《庄子》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明于变,谓之圣人。次五德人者,德被于物,使百姓各得其所,日用而不知,兼利无择,与天地合。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谓德也。贤人者,智周万物,动静合理。孔子曰: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规矩,言可法则,为匹夫而不怨,在诸侯而不骄,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身,施财天下,不贫,此贤人也。善人者,见善如不及,言满天下无口过,孔子曰:躬行忠信,而心不怨;不置仁义,志意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笃行信道,自强不息,犹然如将可越而不可及,此君子人也,又谓善人。中人者,一心以事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顺美匡恶,犯而无隐,先公后私,不伐其劳,此中人也。辨人者,智思无穷,情鉴善恶,问无碍滞,巧言如流,去邪从正,无有可匿,此辨人也。中五仁人者,为上不侈其功,为下不羞其陋,慈施侧隐,终而不衰,此仁人也。礼人者,分别尊卑,廉让谦逊,为上恭敬,为下思敬,此礼人也。信人者,诚实不欺,片言折狱,达不肆意,穷不易操,此信人也。义人者,决断分了,一度顺理,从善屏恶,事无碍滞,此义人也。智人者,识达谋虑,鉴察物情,能知萌兆,豫覩善恶,此智人也。次五士人者,孔子曰:知不举多,必审其所由;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从行也,虽不

能遍百善之美,必有所虑也;行既由之,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则性命形骸之不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士人也。庶人者,未入仕位,犹居垄亩之间,或始解褐,未沾品命。《周礼》云:庶人,在官者始入秩也,此谓庶人也。农人者,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春耕秋收,常在稼穡,此曰农人也。商人者,负贩市廛,随时鬻货,贵贱相易,以资产业,此商人也,亦曰贾人也。工人者,雕斲技巧,备诸器用,造新修故,以力货财,此曰工人。下五众人者,凡杂云众人,豫让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也。小人者,卑鄙行恶,此曰小人。孔子曰:桀纣虽帝王,其犹小人也。《文子》曰:中绳,谓之君子;不中绳,谓之小人。君子虽死,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驽人者,驽、钝也,亦罪隶为名,古者,有罪为奴,《尚书》曰:予则奴戮汝,罪之也。纣以箕子为奴,亦戮辱也。马有驽者,以其钝也。愚人者,闇闇无知,菽麦不辨,谓之愚人。孔子曰: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者,以其稟昏浊之气而生,非学所得也,亦曰庸人。孔子曰:心不存始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又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闇大,而不知所伤,从物如流,而不知所仇,此庸人也。肉人者,狂痴无识,痛痒莫分,虽能动静,与完不异,是谓肉人。此二十五等人,由禀五行之气,各有优劣,故有多等,善恶不同。

今且分为四品,其神、真、道、至、圣、德、贤七者,受旺气而生也。善、忠、辩、仁、礼、信、义、智八者,相气而生也。士、庶、农、商、工五者,休气而生也。众、小、驽、遇、完五者,囚气而生也。旺气当其盛时,故最灵圣;相气微劣于旺,故自善忠已下伏王政;休气已衰,故当仕庶之例;囚气最劣,故当众小之流。《文子》以上返下,喻人比畜,亦近之矣。然此五气,有清有浊,有正有邪,有初有末。若得正气,虽在卑劣,方为大善;若受卑气,虽居尊胜,众兴大恶。至如桀覆夏宗,纣亡殷族,周衰幽厉,汉灭桓灵,此则处尊兴恶者也。负鼎于殷庙,垂钓于磻溪,商贾南阳,饲牛车下,当此之时,其善未见,及登师辅,仁圣并彰,此岂非卑下而能宏济,其贤德已上,气正无邪,故居最上。然气之初也,龄齿终长,气之末也,命相短促。此四气又有四别,若上清秀,灵智愈高;上而浊污,乃须修饬;下而清秀,琢磨方以为器;加之昏浊,朽木不可复雕;兼贵贱、

富贫、好丑、善恶、性情、年命，乃有万途，并五行气感所致。今且就《文子》论其二十五等，以为阶差，自外诸徒，难以具辨，知人则哲，惟帝其难，非明圣者，孰能辨识。

《禄命诀》云：旺气中生者，其人旺相宜爵禄；相气中生者，其人多官；死气中生者，其人多疾病短命。此并论其生月，当五行气盛衰时也，况其禀受气者，其人形质、情性、骨肉、藏腑，皆象五行。《相书》云：木人，细长直身；火人，小头、丰下、短小；土人，员面、大腹；金人，方面、兑口；水人，面薄、身偏、蛇行。木人青色真，有白是害气；火人赤色真，有黑是害气；土人黄色真，有青是害气；金人白色真，有赤是害气；水人黑色真，有黄是害气。配日，则甲乙为皮毛，丙丁为爪筋，戊己为肉，庚辛为骨，壬癸为血脉。配卦，则乾为头，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巽为手，艮为股膝，震为足。其藏腑性情，各有别解，然人居天地之内，在山川之中，各随方位，形性不等。所以东方之人，其形细长，修眉长目，衣冠亦尚狭长。东海句丽之人，其冠高狭，加以鸟羽，象于木枝。长目者，目主肝，肝、木也，故细而长，皆象木也。南方之人，短小轻颡，高口少发，衣冠亦尚短轻。高口者，口人中主心，心、火也，火炎上，故高，炎上，故少发也。西方之人，深目高鼻，衣而无冠者。鼻主肺，肺、金也，故高；目、肝也，肝为木金之所制，故深，金主裁断，故发断无冠。北方之人，高颡被发衣长者，颡主肾，肾水也，故高颡。被发者，象水流漫也，衣长，亦象水行也。中原之人，容貌平整者，象土地和平也。其衣冠车服备五色者，象土包含四行也。孔子曰：东僻之人曰夷，精以饶；南僻之人曰蛮，信以朴；西僻之人曰戎，顽以刚；北僻之人曰狄，肥以戾；中国之人，安居和味。《帝王世纪》云：尧流共工于幽州，以窜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窜西戎；放驩兜于崇山，以窜南蛮；殛鲧于羽山，以窜东夷。《春秋文耀钩》云：气随人形，故南方至温，其人大口，象气舒缓也；北方至寒，其人短颈，象气急缩也；东方川谷所经，其人小头兑形，象木小上也；西方高土，日月所入，其人面多毛，象山多草木也；中央四通，雨露所施，其人面大，象土平广也。《家语》云：孔子曰，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南方有不死之

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刑残之尸，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也。故曰，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瘠，风气多聋，休气多癯，木气多伛，岸下湿气多肿，正气多力，险阻之气多癯，寒气多寿，热气多夭，谷气多痹，山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起，重土多迟钝，急水人轻，迟水人重，此并随阴阳五行之气，故善恶斯别。

2. 论人游年年立

游年凡有三名，而为二别。三名者，一游年、二行年、三年立。游年之名，皆以运动不住为义，以其随岁行游，不定一所也；年立即是行年，立者，是住立为义，以其今年立于北辰也。就人而论，常行不息，故谓曰行，就岁而论，今之一岁，年住于此，故谓之立。二别者，游年从八卦而数，年立从六甲而行。六甲者，男从丙寅左行，女从壬申右转，并至其年数而止，即是行年所至，立于其处也。若欲算知之者，男以实年加二算而左数，女以实年加一算而右数，并从甲子旬始，尽其算，即是立处也。所以男从丙寅数，何者？日生于寅，日为阳精，男从阳，故取日，丙为太阳，故取丙以配寅。女从壬申数，何者？月生于申，月为阴精，女从阴，故取月，壬为太阴，故取壬以配申，阳故左行，阴故右转。孔子《元辰经》云：若甲子旬，男从丙寅，女从壬申；甲戌旬，男从丙子，女从壬午；甲申旬，男从丙戌，女从壬辰；甲午旬，男从丙申，女从壬寅；甲辰旬，男从丙午，女从壬子；甲寅旬，男从丙辰，女从壬戌，皆曰行年，此并候病之法，非通常用。游年者，男一岁，数从离起，左行，八卦二则在坤，三则在兑，四则在乾，五则在坎，六则在艮，七则在震，八则在巽。巽不受八，进而就离，离则是八，坤即九，兑即十，以次而数。一若至坤，坤不受一，还退就离，故至十数，皆在政方也。女年一，从坎右行，亦如离法。艮不受八，乾不受一，皆归于坎。所以巽不受八，坤不受一者，坤巽依位，并夹离宫，巽是阳位，有进义而无终义，八是卦之终数，故不受之。前以付离，坤是阴位，阴有退而无进，退则须减，不敢当其阳始之数，故退让就离。乾不受一，艮不受八者，乾是阳也，又为天也，自在其始，始是一义，重则数偶，数偶则成阴，故以付坎。艮是阴也，艮又为山，山则是终，游

年历行八卦，卦数于八，终即止也，自有其终，理不重受，故付坎。或问云：天一之行，以坎为一宫，离为九宫。八卦游年，乃以离为一宫者，何？答曰：天一于天下，九州之事，故从始一而行，游年于人，年命之事，故以终九而起命。女游年从坎，男以德苞终始，故九一并数，起太阳之位，女以阴生阳，故从其创始阴位而行。坎位本一，受数一起，共为二，阴数也。游年所至之卦，因三变之，一变为祸害，再变为绝命，三变为生气，生气则吉，祸害、绝命则凶，吉则可就其方，凶则宜避其所。祸害者，以其相克害也，如乾初九，甲子水，变成巽，巽初六，辛丑土，是飞辰来克伏辰也。坎初六，戊寅木，变成兑，兑初九，丁巳火，是飞伏相害也。绝命者，以其卦体被克制也，如震变为兑，金克木也，艮变为巽，木克土也。生气者，以其相生同体也，如乾变成兑，体同金也，震变成离，木生火也。祸害、绝命，亦有厌行，以其卦所至相制者攘之，如冲火以避兵火，悬一柏木而攘震死，此并五行相制之验也。游年、年立即是人之年命，皆配五行，故于此而释之。

第二十四、论禽虫

1. 论五灵

凡含生蠢动，有知之数，莫不藉五气而成性，资阴阳以立形，故有陆处水居，潜见道别，游翔飞走，驽骏不同，皆由气之清浊，禀性深浅。《考异邮》云：含牙戴角，着脰垂芒，皆为阴也，阴有杀气，故备有爪牙之毒，螫蜚之类也。飞翔羽翮，柔善之兽，皆为阳也，阳有仁气，无杀性也。《家语》云：乾吞者，八窍而卵生；齟嚼者，九窍胎生。昼生似父，夜生类母。至阴者，牝；至阳者，牡，皆气使然也。凡是蠢动之物，并为虫类，今略分三种，一曰禽；二曰兽；三曰虫。有羽飞者为禽，有四足走者为兽，无羽足者为虫。至如蜉蝣之羽，鸛鷀之翼，飞螭百足，蚊蚋六手，此虽有羽足，犹是虫例。其朝生暮死，腐秽虫湿，此皆因变化，随类生者，亦并虫也。《考异邮》云：虫入日而化微，故令促。又鸟、鱼二名，于此二者，其号虽别，鸟则飞翔，即是禽也；鱼则潜游，虫之属也。《家语》云：鸟鱼

生于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所以立冬则燕雀入海，化而为蛤，本其类也。禽名通于兽，兽名不通于禽，故知禽有趋地之能，兽无飞空之用，然此三等，名例甚多，不可具释，今且先论五灵，次配卦及三十六禽。

《家语》云：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麟为之长；甲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又曰：毛虫之精曰麒麟，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倮虫之精曰圣人。毛虫西方，羽虫南方，甲虫北方，鳞虫东方，倮虫中央，此则皆称虫也。五灵总为诸虫之首，今止言其四，以人处中央者，谓有性情之物，人最为主故也。灵者，神灵之义。五禽于虫兽之中最灵，故曰五灵。《礼记月令》云：春，其虫鳞。郑元注云：龙蛇之属。夏，其虫羽，飞鸟之属。中央，其虫倮，虎豹浅毛之属。秋，其虫毛，狐貉之属。冬，其虫介，龟鳖之属。又云：国君行，前朱雀，后玄武，左苍龙，右白虎。《尚书刑德放》言：东方，春、苍龙，其智仁。南方，夏、朱鸟，好礼。西方，秋、白虎，执义。北方，冬、元龟，主信。会中央土之精，礼运则不论五德，止辨四灵而已。《钩命诀》云：失仁则龙麟不舞，失礼则鸾凤不翔，失智则黄龙不见，失义则白虎不出，失信则元龟不见。《礼记》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左传》云：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礼》云：麟凤龟龙，不见有虎，于金行称虎，义则不足，前朱雀，后玄武，是同其馀三虫，并有差异。《元命苞》云：离为凤。又言：凤火精。灵龟生水，玄武，主北方，此同。《礼》说唯龙麟虎三者不同，左青龙，右白虎，旧说不疑。《衍孔图》以麟为木精，龙则非木。《大戴礼》以麟为毛虫，麟复成金，麟若为金，虎则无用。公羊高以麟为木精，木生于火。夫子修春秋，至麟而止，岂知为汉之瑞，今所不执。按蔡邕《月令章句》言：天官五兽，左苍龙，大辰之貌；右白虎，大梁之文；前朱雀，鹑火之体；后玄武，龟蛇之质。中有大角轩辕，麒麟之信，亦龙生于水，游于木；鸟生于木，游于火；麟生于火，游于土；虎生于土，游于金；龟生于金，游于水。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情也。故貌恭体仁，则凤凰来仪；言从和义，则神龟至；视明礼修，则麒麟臻；智听故事，则黄龙见；思叡信立，则白虎忧，此

言当矣。《礼斗威仪》云：乘金而旺，麒麟在郊。《保乾图》又言：岁星为麟。《考异邮》言：麟者，阴精。此并不同，今解以木者、触也，有触冒之义，麟有肉角，无所抵触，龙角端无肉，有抵触义。《易象》震为龙，故木之义状龙。《天官》有轩辕黄龙，麒麟之信，信主于土，修母子应，此意亦同，为汉出者，汉是火德，故子应也。是土之义状麟。《易通卦验》言：立秋，虎始啸。《孔衍图》云：虎，金精。《大戴礼》言：虎七月而生，应阳数。《考异邮》亦言，虎斑文者，阴阳之杂，虎为毛虫，定是金兽。《考异邮》云：参代虎之德，义主斩刈，所以学门，谓之虎门，乃画虎于门者，以兑居西方，兑是说言，主讲说故。又，金有杀伐之威，虎有毒害之猛，故金义扶虎。问寅位在东，何忽白虎居西？答曰：凡五行相杂，无有独在一方之义，东方自是木行相次，白虎居西，是杀戮之威，如农在东方，正主于龙。乾之六爻，并是龙象，震取其运动，乾譬圣人，自取龙有飞潜之德，为象各异，故无定准也。如《考异邮》云：阴阳相杂，不妨分在东方，此并灵通，隐显无定，宁可一执。《史苏龟经》云：木神苍龙，岁星之精；火神朱雀，荧惑之精；灰土之神，名曰腾蛇；土神勾陈，镇星之精；金神白虎，太白之精；水神玄武，辰星之精。苍龙主头，朱雀主唇颈，腾蛇主胸胁，勾陈主腰腹，白虎主股膝，玄武主脚胫。按此之六神，朱雀、玄武、苍龙、白虎，于经纬说同。唯勾陈之神，其语有异，而《天官》有勾陈之星，在紫微之内，故为土神，此即蔡邕所云麒麟之信也。腾蛇居火之末，在土之初，而为灰神，以蛇配龟共为玄武，无有正方，故为灰神，其配头足等，以东为首，故龙配头也。以次南转，故玄武配足。

禽兽属八卦者，《易》云：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健也，马取其健也；坤，顺也，牛取其顺；震，动也，龙取共动；巽，风也，鸡取其号令，以象风行；坎，阴也，豕取其阴；离，阳也，雉取其飞扬；艮，门也，狗取其守御；兑，悦也，言也，羊取其悦草。又，乾象六龙，取其潜跃之义。《说卦》云：马取其强健之德，以健之故称良马，以父故称老马；以其乾乾不息，故称瘠马；以其有变化之用，故称驳马。然坤卦又称：牝马之贞。此止取顺义，马之为义，不独乾坤震，又为善鸣之马，以震有雷声，故震雷之象，又为鼻足。马亦曰白

头，为的颡之马，取其显耀之义。坎为美脊之马，以有居中之闰，故或卦龙马以配者多，以为行天莫若于龙，行地莫过于马，故多所象也。坤称子母牛者，重其蕃息。艮既为狗，亦为鼠，狗有守备之能，狗为能止，鼠为所止，并属于艮。离为鳖、蟹、螺、蚌、龟，皆取其有甲，象外阳之义也。此皆五行之所配合，故于此而释也。

2. 论三十六禽

禽虫之类，名数甚多，今解三十六者，盖取六甲之数，《拭经》所用也。其十二属，配十二支，支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所以支有三者，分一日为三时，旦及昼暮也。若以意求，正应十二属并居昼位，不应或旦或暮，今依《拭经》法以气而取，孟则在暮，仲则在中，季则在旦，是十二属当十二辰也，馀二十四既是配禽，以不当支位。所以孟在暮者，孟是一时之首气，初则未盛，向仲方盛，故属也，取近盛气，所以在暮也；仲则在昼者，以其气盛在中也；季则在旦者，以季为一时之末，其气已衰，当初近仲，尚有旺势，故属旦也。于式当位，二俱不失。

王简云：子，朝为鸛，昼为鼠，暮为伏翼。丑，朝为牛，昼为蟹，暮为鳖。寅，朝为狸，昼为豹，暮为虎。《本生经》云：旦为生木。又云：昼为虎，暮为狸。卯，朝为猬，昼为兔，暮为貉，一云：朝为狐，《本生经》云：暮为鹤。辰，朝为龙，昼为蛟，暮为鱼。巳，朝为蟾，昼为蚯蚓，暮为鱼蛇，一云：暮为龟，《本生经》言：旦为赤土，昼为蛇，暮为蝉。午，朝为鹿，昼为马，暮为獐，《本生经》言：旦为马，昼为鹿，暮为獐。未，朝为羊，昼为鹰，暮为雁，《本生经》云：暮为老木。申，朝为猫，昼为猿，暮为猴，一云：旦为羊，《本生经》言：暮为死石。酉，朝为雉，昼为鸡，暮为马，一云：朝为鸡，暮为死石。《禽变》云：暮为死土，《本生经》言：暮为鸢。戌，朝为狗，昼为狼，暮为豺，一云：暮为死金，《禽变》云：暮为死火。亥，朝为豕，昼为豸，暮为猪，一云：旦为生木，昼为豕，暮为蜣螂，一云：旦为豸，昼为獾，一云：暮为朽木，虽《本生经》及《禽变》互有不同，昼暮之位，理从前解。

子为鼠燕伏翼者，色皆玄也，取水之色，鼠之为性，昼伏夜游，象阴

气也。出于穴,常见首者,象阳气萌动于子,欲见之状也。燕口下有赤者,象阴之怀阳,其尾分者,阴数二也,春分而至,随阳见也,秋分而蛰,随阴付也。《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玄鸟至,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禘,以祈子孙也。秋分,玄鸟归也,是见二月者,子刑卯也。《易通卦验》云:玄鸟,阴鸟也。伏翼者,鼠老为之,谓之仙鼠。《方言》云:自关以东,谓之伏翼,三者绵是阴虫,故并居子也。丑为牛蟹螯者,丑为艮,立春之节,农事既兴,牛之力也。又,上当牛宿,《说题辞》曰:牛为阴事,牵耦耜耕也,故在丑;蟹者,立春之时,卉木生根,如其足也。艮为山,巨灵鼋负,首顶灵山,负蓬莱山,即巨蟹也。螯者,土之精气而生,中软外坚,象土含阴阳也,其藏黄者,土之色也,牛亦有黄,蟹中亦黄,皆土精也,丑在北方,水位,故兼主水、土。寅为虎豹狸者,三兽形类皆相似,寅为木位,木主丛林,寅又属艮,艮为山,虎之处所。《集灵经》云:寅为少阳,五色玄黄,寅又有生火,火主文章,三兽俱斑,并有文也。上应箕宿,箕主风,虎啸风起,《易》云:风从虎。《家语》云: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生申冲寅,故虎在寅,狸豹以同类相从也,《本生经》云:主木者,以寅有相木,正月方生也。卯为兔玃貉者,兔、阳虫也,居月中者,阴怀阳也。《元命苞》云:兔居月中者,阴怀阳也。坎之气,坎在子位,子刑在卯,故兔属卯。老兔为玃,貉亦兔类,故并居卯。一云:貉者,狐也,狐貉相类也。《本生经》言:鹤者,此音同字误也。辰为龙蛟鱼者,申为水之源,子为中流,辰为木之末,如百川东注,皆归于海,龙能兴云致雨,为水虫之长,非海不能苞容,故其神而大,蛟鱼亦是水虫之长者,故并在辰。巳为蛇蟠蚯蚓者,《拭经》云:巳有腾蛇之将,因而配之。蛇、阳也,本在南,龟、阴也,本在北,以蛇配龟为玄武,二虫共为一神,以阴偶,故从数,在北方。蟠及蚯蚓皆形同也。《礼记》云:小满之节,蚯蚓出见。《慎子》云:腾蛇游雾,与蚯蚓同。黄帝有大螾如蚯蚓,以应土德,巳有寄生之土,故并配之。《本生经》言:土者,以火相合生土也,《检众书》:蟠或为鼃,鼃字复作蟬。《本生经》解蟬云:常水藏,畏罗网,悲吟不言,且欲歌,言其悲吟,与蟬相类,论其水藏与鼃相类,其形状及土气,巳为蛇蟠蚯蚓相类,鼃与蟬并,此非也。又《射覆经》云:遇蟬者,

水虫也，当知是蜺也。午为鹿马獐者，午为太阳，马有员蹄，象于阳也，午为天路，马有骏足，涉远之日，牝牡有时，故《家语》云：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马十二月生，丑冲未，未与午合，故在午。鹿蹄坼者，以象阴也，而居阳位者，象怀阴也。《礼记月令》云：仲夏之月，鹿角解。《易纬通卦验》云：鹿者，兽中阳也，夏至解角。《家语》云：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生，未与午合，故亦在午，獐鹿同类，因而配之。

问曰：八卦配禽，离不言马，《禽变》乃以午为马者，何？答曰：坤为牝马之贞，坤既在未，未与午合，故马居午。问曰：乾亦称马，震亦称马，何不并取其合？答曰：行地莫过于马，坤既是地，取其正用，乾天震木，非是地体，故不取合。问曰：若如所解，乾之六爻，皆称为龙，行天莫过于龙，龙德应乾，何忽居辰？答曰：未若为马，诚如来难，马既在午，正取其合，乾位居戌，戌冲在辰，所以龙配于辰。问云：坤既取合，乾忽用冲，此义难解？答曰：坤为阴也，取其柔顺，从阳之义，故用合乾为阳也，阳体刚强，故取其冲。未为羊鹰鴈者，《拭经》云：未为小吉，主婚姻礼聘，礼聘有羊鴈之用，郑玄《婚礼谒文》云：鴈候阴阳，待时乃举，易以坤为羊，坤在未也，《礼记月令》云：季夏之月，鹰初学习，此因候以配之。《本生经》云：老木者，以未为木墓，木至六月衰老也。申为猴猿猫者，秋为杀气，万物衰老，猴猿之貌，并似老人，七月山果皆熟，猴猿以其储粮之时为旺，《拭经》云：金气盛时，能老万物。猴猿貌也。《家语》云：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猿五月生，午中有沐浴金，杀气未壮，至申金旺，杀气始强。又言：在火中未有音声，出火其音方成，故并在申。《本生经》言：旦为玉者，玉有温润铿锵之音，故取其旦，暮为死石者，石是玉类，亦有音声，言其气衰，故在暮曰死，玉石皆金之本，故皆配金位，猫亦是同类，故以配焉。酉为鸡雉鸟者，酉为金，威武之用，鸡有五德，以武为先，见敌必斗，是其本性。《说题辞》云：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则鸡鸣，以类感也。《考异邮》云：鸡火畜，鸣近寅，寅阳有生火，喜故鸣，武事必有号令，故在西方，巽为鸡，亦为号令，辰巳并与酉合，故在酉。雉是火鸟，为武之威，《方伎传》云：太白扬光，则鸡

鸣；荧惑流耀，则雉惊。《易通卦验》云：雉者，是阳，雄鸣则雌应，阳唱阴和之义，当时则雉，亦号令之义。鸟者阴之禽，而居日中，《元命苞》云：鸟在日中，象阳怀阴也，以其在日中得阳气，故仁而能反哺。在酉者，春时日临兑酉，是二八之门，日所入处取其终也，故并配酉。又云：暮为死石者，取其金气衰也。《禽变》曰：暮为死土者，土至金末，气衰败也。《本生经》云：暮为鸢者，亦迅击有武用也，无五德，故在暮。戌为狗狼豺者，戌为黄昏，乾为天门，戌既属乾，昏闇之时，以警备也。《京氏别对》曰：狗为主行，以防奸也。《易》曰：艮为狗，艮既是门阙，狗以守防也。《家语》云：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狗三月生，辰冲戌，寅戌合，故在戌。《礼记月令》云：九月之时，豺乃祭兽，因候配之，狼形相似。《说文》云：豺，狼属也，故并居戌。一曰：暮死金者，金至戌衰败故也。《禽变》云：暮为死火者，戌为火墓也。亥为猪豕豨者，《拭经》云：亥为杂水，秽浊厕溷之象，猪之所居，猪色玄，象水色也，其蹄分者，阴象也，五更必起，不失其常，如水有潮，不违期也。《家语》云：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豕四月生也，冲巳，故在亥。豕，猪之小者，豨亦取其类，而好夜行，以阴性也，故并在亥。一云：旦为生木者，木生于亥也，暮为螭螭者，揄应是𪚩，恐字误也。又云：旦为豨，豨豕同也。一云：暮为朽木者，木始生敷，因水淹没，故腐朽也。问曰：禽虫之例数多，何故不取麟凤为属，乃取蚯蚓蛇鼠小虫？答曰：取十二属者，皆以其知时候气，或色或形，并应阴阳故也。麟凤已配五灵，非是虚而不用。又问曰：麟凤已配五灵，更不取者，龙虎亦配，何为复用？答曰：龙动云兴，虎啸风起，此是应阴阳之气，所以须取。麟凤虽灵，无所作动，故不重用。其十二属并是斗星之气，散而为人之命，系于北斗，是故用以为属。《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为龙马，璇星散为虎，机星散为狗，摧星散为蛇，玉衡散为鸡兔鼠，闾阳散为羊牛，摇光散为猴猿，此等皆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也。三十六禽，各作方位，为禽虫之长，领三百六十，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并配五行，皆相贯领，既非占候之用，不复具释。

第二章 易经五行

五行

六经论五行者，始见于《尚书·洪范》，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大禹谟》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其源起于河图、洛书之数。益图书之一六水也，二七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十土也。在图则左旋而相生，在书则右转而相克也。然土于图书为五十中宫之数，无定位，无专体者也。惟《吕氏春秋》则以土直季夏之月，以顺相生之序。《白虎通》又以土直辰戌丑未之四季而分旺于四时。文王后天图象坤艮二土独居夏秋冬春之交，则以火必得土而后能成金，水必得土而后能生木也。

四序

寅、卯、辰木，巳、午、未火，申、酉、戌金，亥、子、丑水。
右谓之令星，即春、夏、秋、冬，五气也。

六辰

子、寅、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
右阳从阳，阴从阴，六阳辰四阳卦纳之，六阴辰四阴卦纳之。

四时

《景佑六壬神定经》《淮南子》曰：天地之道，袭精为阴阳，专精为四

时。四时者，春夏秋冬也。

春、班固曰：春为少阳也，主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万物之生，蠢然而运动。

夏、班固曰：夏为太阳也，主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万物，于时为夏。夏、假也，万物假火乃宣平。

秋、班固曰：秋为少阴也，主西方。西、零也，阴气零落，于时为秋。秋、犁也，万物收敛，乃成熟。

冬、班固曰：冬为太阴也，主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冬、终也，万物终藏，乃不可称。

四季、班固曰：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四时为四季。土主稼穡，蕃息也。

五行用事

《神枢经》曰：五行旺各有时，惟土居无所定，乃于四立之前各旺一十八日。历例曰：立春木，立夏火，立秋金，立冬水，各旺七十二日。土于四立之前各旺一十八日，合之亦为七十二日。总三百六十而岁成矣。

五行生旺

《考原》曰：木长生于亥，火长生于寅，金长生于巳，水生长于申，土亦长生于申、寄生于寅，各由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顺历十二辰。盖天道循环，生生不已。故木方旺而火已生，火方旺而金已生，金方旺而水已生，水方旺而木已生。由长生而顺推，稚则必壮，盛则必衰，终而复始，迭运不穷。此四时之所以错行，五气之所以顺布也。至于土生于申而寄生于寅，则后天坤艮之位。故《易》于坤曰：万物皆致养焉，于艮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干支五行

天干则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戊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地支

则寅卯辰属木，配东方也；巳午未属火，配南方也；申酉戌属金，配西方也；亥子丑属水，配北方也；而土寄旺于辰戌丑未之间，配四季也。五星家又以寅亥属木，卯戌属火，辰酉属金，子丑属土。而午则为日、未则为月者，则以子丑在下，故为土，午未在上，故为日、为月。寅卯辰巳申酉戌亥分布左右，则如四时之流行于天地之间，故以其左右之合宫而别为木、火、金水之序也

上皆《考原》所载，今具录之。其言五星、五行则引而未废。盖天者、日也，月也。星者、日月之余也。午未者离，子丑者坎。离为日，坎为月，午之为日是已。子之不为月者何？月者水之精，悬乎上而受日之光者，非北方子之位也。子丑之气冲乎上而与日并，其方固必在未也。地者水也、土也，子水，丑土，丑又比水之土，其为地之体无可疑也。地、土也，故子丑为土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行乎两间者必木、火、金、水矣。子丑为水土，水土之际木必生焉，所以亥寅为木，一长生、一禄位也。木成而火已出矣。寅、火长生也，卯、木旺也，旺则必燼，燼则必归其根，故卯戌为火也。卯戌为火，则戌为黔天之气，戌之所居。黔天之气始于辰，辰亦戌也。土旺必生金，故辰酉为金。酉者，金之帝也，酉居金旺之极，于其未至于极而水已生于申。对宫为巳，巳、金之母也。水必以申巳者，申巳逼于午未，最高之地无水也。举母则子归，水不得舍土而自立。其丽于土者，即子丑之位。土之所摄命为土，而不命为水。若其离土而言，水必纳于母气，故申巳为水也。水为生物之源，是以丽乎日、月。其次则金，其次则火，其次则木，其次则土。五纬之序，水最近日，金次之，火又次之，木又次之，土又次之。此丽乎天者之自然之序也。水、土所生者木，上生而为火，土又上生而为金，又上生而为水，如画卦之由下而上也。此行乎地者之自然之序也。然则五星、五行具有实理而非人所能强为也。

三合五行

申、子、辰合水局，亥、卯、未合木局，寅、午、戌合火局，巳、酉、丑合金局。《考原》曰：三合者，取生、旺、墓三者以合局也。水生于申，旺于

子,墓于辰,故申、子、辰合水局也。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故亥、卯、未合木局也。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故寅、午、戌合火局也。金生于巳,旺于酉,墓于丑,故巳、酉、丑合金局也。

六合五行

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蠡海集》曰:阴阳家地支六合者,日、月会于子则斗建丑,日、月会于丑则斗建子,故子与丑合;日、月会于寅则斗建亥,日、月会于亥则斗建寅,故寅与亥合;日、月会于寅则斗建亥,日、月会于亥则斗建寅,故寅与亥合;日、月会于卯则斗建戌,日、月会于戌则斗建卯,故卯与戌合;日、月会于辰则斗建酉,日、月会于酉则斗建辰,故辰与酉合;日、月会于巳则斗建申,日、月会于申则斗建巳,故巳与申合;日、月会于午则斗建未,日、月会于未则斗建午,故午与未合。《考原》曰:六合者,以月建与月将为相合也。如正月建寅,月将在亥,故寅与亥合;二月建卯,月将在戌,故卯与戌合也。月建左旋,月将右转,顺逆相值,故为六合。

五合化气

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考原》曰:五合者,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河图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各有合。以十干之次言之,一为甲六为己,故甲与己合;二为乙、七为庚,故乙与庚合;三为丙、八为辛,故丙与辛合;四为丁、九为壬,故丁与壬合;五为戊、十为癸,故戊与癸合。又年起月、日起时越五,则花甲周而复始,而月时同干亦即五合之义。

按化气之理,沈括据黄帝《素问》论之最明。《素问》有五运六气。所谓五运者,甲己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丙辛为水运,丁壬为木运,戊癸为火运也。黄帝问岐伯五运之所始,岐伯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始于戊己之分。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也。奎壁角轸,天地之门户也。王冰

注引遁甲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天门在戌亥之间,奎壁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阴阳皆始于辰,五运起于角轸者,亦始于辰也。甲己之岁,戊己,黔天之气经于角轸,角属辰,轸属己,其岁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庚辰、辛巳,干皆金,故为金运。丙辛之岁,壬癸,苍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壬辰、癸巳,干皆水,故为水运。丁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甲辰、乙巳,干皆木,故为木运。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丙辰、丁巳,干皆火,故为火运。运临角轸,则气在奎壁,气与运常司天地之门户。戊己在角轸,则甲乙在奎壁。甲己岁必甲戌乙亥也,故《素问》曰土位之下风气承之。庚辛在角轸,则丙丁在奎壁。乙庚岁必丙戌丁亥也,故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壬癸在角轸,则戊己在奎壁。丙辛岁必戊戌己亥也,故曰水位之下土气承之。甲乙在角轸,则庚辛在奎壁。丁壬岁必庚戌辛亥也,故曰风位之下金气承之。丙丁在角轸,则壬癸在奎壁。戊癸岁必壬戌癸亥也,故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五行家以戊寄于巳,己寄于午。六壬家以戊寄于巳,己寄于未。惟《素问》以戊寄于戌,己寄于辰。遁甲以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与《素问》同。水土相随。水,金子也。阳土故居金行之未,以为亥始。水、木母也,巳、金祖也,阴土故居水行之墓,以为己始。故曰天地之门户而万物所从出。星家有逢龙则化之说,亦本于此。此十干化气之源也。

纳音五行

沈括曰: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取乙丑,大

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下皆仿此。壬申同位聚癸酉，南昌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顺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逆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仲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簇之类。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仲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

《蠡海集》曰：万物之所为以生者必由气。气者何？金也。金受气顺行则为五行之体，逆行则为五行之用。顺行为五行之体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历之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长夏，长夏而归于秋，返本归原而收敛也。逆行为五行之用者，金用矿而从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则为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生，必循木以继之，木必依水以滋荣，水必托土以止畜，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则四行之类土以定位。故大挠作甲子，分配五行为纳音，盖金能受声而宣气故也。法曰：甲娶乙妻，隔八生子，子生孙而后行，继代其位。初一曰金。金为气居先，甲子为受气之始，甲娶乙妻，隔八壬申是为子矣。壬娶癸妻，隔八庚辰是为孙矣。庚娶辛妻，隔八戊子火代其位。次二曰火。戊继其后，戊娶己妻，隔八丙申是为子矣。丙娶丁妻，隔八甲辰是为孙矣。甲娶乙妻，隔八壬子木代其位。次三曰木。壬继其后，壬娶癸妻，隔八庚申是为子矣。庚娶辛妻，隔八戊辰是为孙矣。戊娶己妻，隔八丙子水代其位。次四曰水。丙继其后，丙娶丁妻，隔八甲申是为子矣。甲娶乙妻，隔八壬辰是为孙矣。壬娶癸妻，隔八庚子土代其位。次五曰土。庚娶辛妻，隔八戊申是为子矣。戊娶己妻，隔八丙辰是为孙矣。丙娶丁妻，隔八甲子金复代其位。甲午乙未起如前法。

是故有五子归庚说。道家者流取其义用配五方之位，自子干头数

至庚字,则为其数。甲子金自甲数至七逢庚,则西方金得七气。戊子火自戊数至三逢庚,则南方火得三气。壬子木自壬数至九逢庚,则东方木得九气。丙子水自丙数至五逢庚,则北方水得五气。庚子土则自得一,为中方一气。是为五子归庚也。乃知金者受气之先,顺行则为五行之体,逆行则为五行之用。故六十甲子纳音者以充万物之用。

《考原》曰:五行以气始形终为次,则《洪范》之水火木金土是也。以播于四时相生为次,则《月令》之木火土金水是也。以飭庀五材相克为次,则《禹谟》之水火金木土是也。纳音五行始金次火次木次水次土。既非本其始终,又无取于生克,故说者莫知其所自来。详考其义,盖亦祖述《易》象之意,即先后天卦之理也。

五行五音

朱子曰:乐声是土金木火水,《洪范》是水火木金土。盖纳音者以干支分配于五音,而本音所生之五行即为其干支所纳之音也。初一宫商角徵羽纳甲丙戊庚壬,系以五子而随以五丑,宫得甲子,商得丙子,角得戊子,徵得庚子,羽得壬子。宫为土,土生金,故甲子、乙丑纳音金。商为金,金生水,故丙子、丁丑纳音水。角为木,木生火,故戊子、己丑纳音火。徵为火,火生土,故庚子、辛丑纳音土。羽为水,水生木,故壬子、癸丑纳音木。

次二商角徵羽宫纳甲丙戊庚壬,系以五寅而随以五卯。商金得甲寅、乙卯,纳音水;角木得丙寅、丁卯,纳音火;徵火得戊寅、己卯,纳音土;羽水得庚寅、辛卯,纳音木;宫土得壬寅、癸卯,纳音金。次三角徵羽宫商纳甲丙戊寅壬,系以五辰而随以五巳。角木得甲辰、乙巳,纳音火;徵火得丙辰、丁巳,纳音土;羽水得戊辰、己巳,纳音木;宫土得庚辰、辛巳,纳音金;商金得壬辰、癸巳,纳音水。以上六甲得其半,纳音小成。

次四复以宫商角徵羽纳甲丙戊庚壬,系以五午而随以五未。宫土得甲午、乙未,纳音金;商金得丙午、丁未,纳音水;角木得戊午、己未,纳音火;徵火得庚午、辛未,纳音土;羽水得壬午、癸未,纳音木。

次五复以商角徵羽宫纳甲丙戊庚壬,系以五申而随以五酉。商金

得甲申、乙酉，纳音水；角木得丙申、丁酉，纳音火；徵火得戊申、己酉，纳音土；羽水得庚申、辛酉，纳音木；宫土得壬申、癸酉，纳音金。

次六复以角徵羽宫商纳甲丙戊庚壬，系以五戌而随以五亥。角木得甲戌、乙亥，纳音火；徵火得丙戌、丁亥，纳音土；羽水得戊戌、己亥，纳音木；宫土得庚戌、辛亥，纳音金；商金得壬戌、癸亥，纳音水。于是六甲全而纳音大成矣。阳生于子，自甲子以至癸巳。阴生于午，自甲午以至癸亥。故三十而复从宫起。宫君、商臣、角民，皆人道也，故皆可以为首。徵事、羽物皆人所用也，故不可以为首。是以三甲终而复始于宫。干为天，支为地，音为人，三才之五行备矣。

二十四方位

卦四、天干八、地支十二，共为二十四方位，阴阳家名二十四山。言山则向在其中，如子山则必午向，午山则必子向，壬山则必丙向，丙山则必壬向之类是也。八卦惟用四隅而不用四正者，以四正卦正当地支子午卯酉之位，故不用卦而用支，用支即用卦也。八卦既定，四正则以八干辅之。甲乙夹震，丙丁夹离，庚辛夹兑，壬癸夹坎。四隅则以八支辅之，戌亥夹乾丑，寅夹艮，辰巳夹巽，未申夹坤。合四维、八干、十二支共二十四。天干不用戊己者，戊己为中央土，无定位也。以二十四分属八卦，则一卦管三山，戌乾亥属乾，壬子癸属坎，丑艮寅属艮，甲卯乙属震，辰巽巳属巽，丙午丁属离，未坤申属坤，庚酉辛属兑，谓之八宫。以二十四山分属五行，诸家不同，具各有义。

正五行

亥壬子癸属水，寅甲卯乙巽属木，巳丙午丁属火，申庚酉辛乾属金，辰未戌丑坤艮属土。此八卦干支之五行也。后有双山，洪范诸家因名此为正五行。

中针双山五行

图外层所列为正针，乃二十四山之正位。内层所列为中针，其子位

在正针壬子二位之间,比正针先半位,其双取者为双山,其取三合者为双山五行,地理家格龙用之。盖龙为来脉,故用先至者承之,乃无失也。

缝针三合五行

图外层所列为正针,内层所列为缝针。其子位在正针子癸二位之间,比正针后半位。其双取三合者为三合五行,与双山同,特比中针正差一位耳。地理家用以消砂纳水。盖砂水为去路,故用后至者收之,乃元遗也。

按:双山五行即三合五行也。地支十二取生、旺、墓三者为三合局,而四卦、八干各在支前一位。今以支前一位之卦干与支双并而同取地支三合之五行,故曰双山五行。坤申壬子乙辰合水局,六山皆属水。乾亥甲卯丁未合木局,六山皆属木。艮寅丙午辛戌合火局,六山皆属火。巽巳庚酉癸丑合金局,六山皆属金。地理书曰:正五行乃五行之质,双山五行乃五行之气。故推龙气之生旺用双山而不用正五行也。又地理家有三针,一曰正针,乃二十四山之正位,定向用之;一曰中针,其子位在正针壬子二位之中,格龙用之;一曰缝针,其子位在子癸二位之缝,消砂纳水用之。故中针与缝针差一位。在中针则曰双山五行,在缝针则曰三合五行。其实皆双山法也。

洪范五行

甲、寅、辰、巽、戌、坎、辛、申八山属水,离、壬、丙、乙、四山属火,震、艮、巳三山属木,乾、亥、兑、丁四山属金,丑、癸、坤、庚、未五山属土。

《地理大成》曰:洪范者即正五行而进推其本初之气者也。子、午、卯、酉五行之正位,故无变。卯为木,木必藉水,故甲变水。酉属金,金必藉土,故庚变土。午为火,火不必木生而生于日之光,故丙为太阳之火。子为水,水不必藉金生而反根于火,水不得火则寒冻而冰死,故壬为水中之火。卯为木,木旺则喜生火,故乙为火。酉为金,金旺则喜生水,故辛为水。午为火,火旺则喜镕金,故丁为金。子为水,水旺无土则

散，故癸为土。此十二位皆以八干辅成四正之气。其中水火异于金木者，金木以形用，其理易直，水火以神用，其妙奥曲也。四生者，四正之始气。水之始本于金，故亥是金。木之始本于水，故寅是水。火之始本于木，故巳是木。金之始本于土，而申不变土而变水者，燥土不生金，土必得水而生金，水实金之始气，道家所以水中求金，故申是水也。四墓者，四正之归气。万物生则向上，归则向下。在下之物水土是也，火归于土而灰，水归于土而涸，故丑未为土。金出于土不复能归于土，木出于土亦不能归于土，故同归于水，金入水则沈，木入水则朽，故辰戌为水也。四维者，四方之交也。乾本生北水之金，坤本生西金之土，二老也，故不变。艮居水木之交，受水以生木，而土不能生木，故从而变木。巽居木火之交，木固能生火而火实根于水，盖坎中之阳为火根，离中之阴为水根，水火互为其根，故巽变水以为火根也。

《神煞起例》曰：晋赵载注，郭氏《元经·山家五行篇》，不用正五行而用洪范，可见其传已久。或谓始于唐时一行禅师者，妄也。惜郭、赵诸公用之而未尝解释其义，逮元季无著大士始有紫白原本连山洪范论，以洛书方位、生成奇耦之数定五行而分吉凶。又皆引而不发，人不能解。后见楚江万民英所注《三命通会》，论河图及洪范五行颇有发明。其言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则河图以作八卦，故序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之名，设天地日月风雷山泽之象。《系辞》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八卦成列而二十四位同行乎其中。迨夫以阴阳消息验之，八卦之变，甲本属木，纳卦于乾，乾与坤对，以坤之上下二爻换乾之上下二爻，化成坎象，甲随坎化，故属水也。乙本属木，纳卦于坤，坤与乾对，以乾之上下二爻换坤之上下二爻，化成离象，乙受离化，故属火也。丙本属火，纳卦于艮，艮与兑对，以兑之下爻换艮之下爻，化成离象，丙受离化，故属火也。丁本属火，纳卦于兑，兑与艮对，以艮之上爻换兑之上爻，化成乾象，丁受乾化，故属金也。庚本属金，纳卦于震，震与巽对，以巽之下爻换震之下爻，化成坤象，庚受坤化，故属土也。辛本属金，纳卦于巽，巽与震对，以震之上爻换巽之上爻，化成坎象，辛受坎化，故属水也。壬本属水，纳卦于离，离与坎对，以

坎之中爻换离之中爻，化成乾象，壬受乾化，本当属金；纳于离火，火焰金销，不能退立而自附于离火立焉，故属火也。癸本属水，纳卦于坎，坎与离对，以离之中爻换坎之中爻，化成坤象，癸受坤化，故属土也。

此八干纳卦之变，其爻之交换虽有不同而要各有取义。如乾坤上下二爻交者，取象于否泰之义，故曰天地定位。震艮以上爻交于巽兑，兑以下爻交于震艮者，取象于咸恒损益之义，故曰雷风相薄，山泽通气。坎离以中爻交于乾坤，乾坤以中爻交于坎离，取象于既济未济，故曰水火不相射是也。至八卦所属之五行变、不变虽有不同而亦各有取义。乾坤本乎金土而不变者，乃阴阳之祖宗，众卦之父母也，退身于休息之地，老亢而不变也。坎离震兑位乎四正，金木水火而不变者，以子午卯酉阴位各专四旺之地，宣布四时之令而气化行焉，故不变也。艮巽用变者，艮土易位于坎震东北之界，处身于衰丑、病寅之间，思于更相代立、自然成山而化木也；巽木易位于震离东南之界，立身于衰辰、病巳之间，不能自立反归于水辰为墓地，故巽辰皆水也。亥本属水，因金以生，乘代金立，故亥属金也。寅本属木，因水以生，乘代水立，故寅属水也。巳本属火，因木以生，乘震之衰代震而立，故巳属木也。申本属金，水能生申，金助水势，故申属水也。辰戌丑未五方五土之神，分为四季作造化甄陶之主，为厚载之质，本不可变，因土以生木，木附于土夺土一半为水，水动土静，辰、戌阳之动也，故属水。丑、未阴之静也，故属土。化气五行所取之由，大率类此。盖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德业成，男女交而志气同，古往今来，未有不交合而能成其造化者也。衰病代谢，未有不继禅乘代而能致化机之运者也。故洪范为大五行。凡人命遇甲乙丁庚辛壬癸干，居于乾艮巽坤之乡，又当以所变者而论之，与十干化气六十纳音、纳甲相参互看，不可只以河图正五行论。

医书有左瘫右痪之证。人身一气脉也，一息往来，骨节毛窍何往不达及。其感疾左瘫者病不及右，右痪者病不及左。五藏六腑一而已矣，岂有界限使左之病不得右、而右之病不得左耶？夫五藏皆一而肾独有二，左为肾而藏精，右为命而藏气。神依气立，故曰神门。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败者必左瘫，气败者必右痪。两肾各有所主，故其病亦

各有所归。壬、子一位也，子属水而壬属火，左肾配子、右肾配壬。子水为精，壬火为神，五藏犹五行也，六腑犹六神也。甲乙配青龙，丙丁配朱雀，庚辛配白虎，壬癸配玄武，戊乃配勾陈，己乃配腾蛇。盖坎水纳戊，离火纳己，故五行而有六神，犹五藏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说近取诸身，理尤明甚。

二十四节气方位

立春艮，雨水寅，惊蛰甲，春分震，清明乙，谷雨辰，立夏巽，小满巳，芒种丙，夏至离，小暑丁，大暑未，立秋坤，处暑申，白露庚，秋分兑，寒露辛，霜降戌，立冬乾，小雪亥，大雪壬，冬至坎，小寒癸，大寒丑。四立、二分、二至正应八卦，是为八节。奇门局皆起于此。

十二辰二十八宿星象

《螭海集》曰：十二肖属，子为阴极，幽潜隐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为阳极，显易刚健，以马配之。马快行。丑为阴俯而慈爱，以牛配之。牛舐犊。未为阳仰而秉礼，以羊配之。羊跪乳。寅为三阳，阳胜则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为三阴，阴胜则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为日、月之门，二肖皆一窃。兔舐雄毛则孕，感而不交也。鸡合踏而无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阳起而变化。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辰、巳。龙、蛇者，变化之物也。戌、亥阴敛而持守。狗为盛，猪次之，故狗、猪配戌、亥。狗、猪者，镇静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肖属者，非也。庶物万类，岂特十二哉。况无义理不足信也明矣。

《考原》曰：十二辰禽象，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其说相沿已久，莫知其所自来，虽于经典未见，然以传记、子、史考之，则不独宋以后也。如韩愈《毛颖传》谓食于卯地，《祭张员外文》谓虎取而去，来寅其征，则唐时有之矣。《管辂传》推东方朔龙、蛇之占，以为变化相推，会于辰、巳。又谯周谓司马为典午，则汉晋时有之矣。溯而上之，陈敬仲筮者言当昌于姜姓之国，而

《释春秋》谓观之六四，纳得辛未，辛为巽长女、未为羊，羊加女为姜。则是周时又已有之也。至于二十八宿禽象则近代方有之。意者因十二辰所取而附会其说耳。何则？十二辰以子、午、卯、酉为四中宫，故一宫各管三象。子宫，女、虚、危，虚星居中，故为鼠之本象。女为蝠，危为燕，则取其似鼠者以配之也。卯宫，氏、房、心，房星居中，故为兔之本象。氏为貉，心为狐，则取其似兔者以配之也。午宫，柳、星、张，星居中，故为马之本象。柳为獐，张为鹿，则取其似马者以配之。酉宫，胃、昂、毕，昂星居中，故为鸡之本象。胃为雉，毕为鸟，则取其似鸡者以配之也。其余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宫，则各管两象而以近中宫者为主。辰宫，亢近中宫，故为龙之本象，角居其旁，则取蛟为龙之类似配之。寅宫，尾近中宫，故为虎之本象，箕居其旁，则取豹为虎之类以配之。丑宫，牛近中宫，故为牛之本象，斗居其旁，则取獬为牛之类以配之。亥宫，室近中宫，故为猪之本象，壁居其旁，则取豕为猪之类以配之。戌宫，娄近中宫，故为狗之本象，奎居其旁，则取狼为狗之类以配之。申宫，觜近中宫，故为猴之本象，参居其旁，则取猿为猴之类以配之。未宫，鬼近中宫，故为羊之本象，井居其旁，则取犴为羊之类以配之。巳宫，翼近中宫，故为蛇之本象，轸居其旁，则取蚓为蛇之类以配之也。

十干 十二支 十二律 二十八舍

蔡邕《独断》云：干，幹也。其名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礼记·月令》：春月，其日甲乙；夏月，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月，其日庚辛；冬月，其日壬癸。

《史记·律书》云：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至于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嵬也。言阳气之危嵬，故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钟。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为亥。亥者、

该也。言阳气茂于下，故该也。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如胥也，故曰须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为壬癸，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吕。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者，万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蜺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二月也，律中夹钟。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则也。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南至于氐，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见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于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蜃也。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吕。仲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其于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其于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

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沈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林钟。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其于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于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于浊，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闾阖风居西方。闾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闾黄泉也。其于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娄，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无射。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其于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协记辩方》甲历

《周礼》：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郑玄注曰：日谓从甲至癸，辰谓从子至亥，月谓从娵至荼，岁谓从摄提格至赤奋若，星谓从角至轸。《尔雅》：月阳：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月名：正月为娵，二月为如，三月为寗，四月为余，五朋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元，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岁阳：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阳。岁名：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五行与测病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有疾：父母为崇，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漆器。戊己病，庚有间，辛酢。若不酢，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

丙丁有疾：王父为崇，得之赤肉、雄鸡、酉（酒）。庚辛病，壬有间，癸酢。若不酢，烦居南方，岁在南方，赤色死。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为崇，得之于黄色索鱼，菹酉（酒）。壬癸病，甲有间，乙酢。若不酢，烦居邦中，岁在西方，黄色死。

庚辛有疾：外鬼伤（殤）死为崇，得之犬肉，鲜卵白色，甲乙病，丙有间，丁酢。若不酢，烦居西方，岁在西方，白色死。

壬癸有疾：毋逢人，外鬼为崇，得之于酒脯修节肉。丙丁病，戊有间，己酢。若不酢，烦居北方，岁在北方，黑色死。

论正五行生旺取用

五行生、旺各有其时，惟土分三等；有阴、有阳、有半阴半阳。故《元经》曰：三等殊生，是也。艮土属阳，坤土属阴，辰戌丑未隶中宫，辰戌属半阳、丑未属半阴。艮旺立春之先，坤旺立秋之后，四墓于四季之下各旺一十八日，此土之墓也。

木山春旺，除土旺一十八日外惟七十二日，又以冬至后一阳生处互论。自冬至立春为进气，谓之向令。自立春至春分为正气，谓之得令。自春分至清明为旺气，谓之化令。

火山夏旺，自立春至惊蛰为进气向令，自惊蛰至立夏为正气得令，自小满至夏至为旺气化令。夏至后火燥金流，物极则反，不可用也。凡用火山不宜大暑之后。金山秋旺，自芒种至夏至为进气向令，自夏至至立秋为正气得令，自处暑至秋分为旺气化令。

水山冬旺，自立秋至白露为进气向令，自秋分至霜降为正气得令，自立冬至冬至为旺气化令。

用日之法：向令取其生气，得令用其胎、养气，化令取其财源，便是妙理。如春月清明前后作寅山为化令，取甲日用之为甲禄在寅财者四墓并纳音土也。又如得令、向令不同，进气、化令有异。如春震山甲乙辅之，甲向冬至而生旺，震向春分而正旺，乙向清明而化旺。克择之法，取其将化者补以财禄，正旺者培以根元，向旺者益以胎息。损益得中，乃为贞吉。

补龙古课俱以正五行论

亥壬子癸四龙属水，生申、旺子、墓辰，申子辰乃三合旺局，上吉。临官在亥，吉。巳酉丑为印局，亦吉。寅午戌为财局，次吉。亥卯未为泄局，凶。辰戌丑未为鬼煞局，尤凶。得壬癸庚辛干尤妙，然难尽拘。

艮坤辰戌丑未六龙属土，亦生申、旺子、墓辰、临官亥。以申子辰为旺局，亦土克水财局也，上吉。以寅午戌为印局，亦吉。金属泄，木局克，皆凶。喜丙丁戊己干，然难尽拘。

寅甲卯乙巽龙属木，生亥、旺卯、墓未。以亥卯未为旺局，上吉。临官在寅。以申子辰为印局，亦吉。巳酉丑为煞局，寅午戌为泄局，皆凶。喜壬癸干，然难尽拘。

己丙午丁四龙属火，生寅、旺午、墓戌、临官巳。以寅午戌为三合局，上吉。亥卯未为印局，吉。巳酉丑为财局，次吉。申子辰为煞局，凶。辰戌丑未土局泄气，亦凶。天干喜丙丁甲乙，然难尽拘。

申庚酉辛乾五龙属金，生巳、旺酉、墓丑、临官申。以巳酉丑为三合金局，上吉。以辰戌丑未土为印局，然相冲不吉。以亥卯未为财局，次吉。以申子辰为泄局，凶。寅午戌为煞局，尤凶。喜庚辛戊己干，然难尽拘。

寅、午、戌生人属火，忌于丑年月日时内作甲、乙、庚、辛四向，凶。申、子、辰年生人属水，忌于未年月日时内作甲、乙、庚、辛四向，凶。巳、酉、丑年生人属金，忌于辰年月日时内作丙、丁、壬、癸四向，凶。亥、卯、未年生人属木，忌于戌年月日时内作丙、丁、壬、癸四向，凶。

逐日人神所在

一日在足大指，二日在外踝，三日在股内，四日在腰，五日在口，六日大手，七日在内踝，八日在腕，九日在尻，十日在腰背，十一日鼻柱，十二日在发际，十三日在牙齿，十四日在胃脘，十五日在偏身，十六日在胃，十七日在气冲，十八日在股内，十九日在足，二十日在内踝，二十一日在手小指，二十二日在外踝，二十三日在肝及足，二十四日在手阳明，二十五日在足阳明，二十六日在胃，二十七日在膝，二十八日在阴，二十九日在膝胫，三十日在足趺。

十干十二支人神所在

甲日在头，乙日在项，丙日在肩背，丁日在胃胁，戊日在腹，己日在背，庚日在膝，辛日在脾，壬日在肾，癸日在足，子日在目，丑日在耳，寅日在胃，卯日在鼻，辰日在腰，巳日在手，午日在心腹，未日在足，申日在头、一云在肩腰，酉日在背、一云在胫，戌日在头、一云在咽喉，亥日在项。

十二时人神所在

子时在踝，丑时在头，寅时在耳、一云在目，卯时在面，辰时在项，巳时在乳、一云在肩，午时在胃，未时在腹，申时在心，酉时在膝，戌时在腰，亥时在股。

释日干

黄帝遣大挠造甲子，大挠以日之功能生万物，故随四时，因万物而为名。故成阴阳之施化，万物之始终，十干之象具焉。

甲：《春秋元命包》曰：甲者、狎也。春即开，冬即阖。郑司农曰：甲者拆也，万物甲拆而后出。班固曰：万物出于甲也。

乙:《春秋元命包》曰:乙者、屈也。盘屈,芒而欲伸。郑司农曰:乙轧也,万物自轧而出。班固曰:万物奋轧于乙。

丙:《春秋元命包》曰:丙者、明也。言太阳明盛。郑司农曰:丙、炳也。万物盛茂,炳然而明。班固曰:万物明炳于丙。

丁:《春秋元命包》曰:于者、强也。言万物此时强盛。郑司农曰:万物长养,于此刚强。班固曰:万物强盛于丁。

戊:《春秋元命包》曰:戊者、勉也。土勉励万物所生。郑司农曰:戊、茂也。言万物于此盛茂。班固曰:万物丰茂于戊。

己:《春秋元命包》曰:己者、甘也。言万物既生,人皆甘之。郑司农曰:己者、纪也。言万物皆有条贯成纪。班固曰:万物出于甲,终于己也。

庚:《春秋元命包》曰:庚者、更也。言万物至秋秀实。郑司农曰:庚、更也。万物至秋更空也。班固曰:万物欲敛,更于庚也。

辛:《春秋元命包》曰:辛者、新也,言万物更前体而新。郑司农曰:万物秀而新。班固曰:万物悉新于辛也。

壬:《春秋元命包》曰:壬者、任也。万物于此时而怀妊。郑司农曰:言冬时闭藏,万物怀妊于下。班固曰:万物怀孕于壬。

癸:《春秋元命包》曰:癸者、揆也。言万物成熟,揆而藏之。郑司农曰:万物怀任,于此时揆然萌芽。班固曰:万物陈揆于癸。

释支辰

《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谓甲、丙、戊、庚、壬,五干为阳日、为刚日;子、寅、辰、午、申、戌,六支为阳辰、为刚辰。

谓乙、丁、己、辛、癸,五干为阴日、为柔日;丑、卯、巳、未、酉、亥,六支为阴辰、为柔辰。

子:班固曰:万物孳生萌于子。《乐志》曰:子者、孳也,谓阳气至子,更孳生也。

丑:班固曰:万物纽芽于丑。《乐志》曰:丑者、纽也,言终始之际,故以纽结为名也。

寅：班固曰：万物引达于寅。《乐志》曰：寅者、津也，谓生万物之津途也。

卯：班固曰：万物冒萌于卯。《乐志》曰：卯者、萌也。言阳气生而孳茂也。

辰：班固曰：万物振美于辰。《乐志》曰：辰者、震也。谓万物震动而长也。

巳：班固曰：万物已盛于巳。《乐志》曰：巳者、起也，万物已盛，此时毕尽而起也。

午：班固曰：万物萼而布于午。《乐志》曰：午者、长也，大也。言万物皆长大也。

未：班固曰：万物昧蔓于未。蔓者、散也《乐志》曰：未者、味也。言万物生成有滋味也。

申：班固曰：万物申坚于申。《乐志》曰：申者、身也。言此时物身体皆成就也。

酉：班固曰：万物皆熟于酉。《乐志》曰：酉者、犹也。谓此时万物皆犹缩也。

戌：班固曰：万物毕入行戌。《乐志》曰：戌者、灭也。谓此时万物衰灭也。

亥：班固曰：万物该闋于亥。《乐志》曰：亥者、刻也。言此时阴阳刻杀万物也。

释五行

《白虎通》曰：五行者，谓水、火、木、金、土也。言五行相生，为天行气之义也。地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

水：天以一生水于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准也。许慎曰：水准也，平也。

火：天以二生炎于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火之为言委随也，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许慎曰：火炽也，炎而上也。

木：天以三生木于东方。东方者，阳之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

言触也，阳气动跃也。许慎曰：木冒也，冒地而生也。

金：天以四生金于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许慎曰：金禁也，为进退之禁也。

土：天以五生土于中央。中央者，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土者最大，包含万物，将生者出，将死者归，不嫌清浊。

释五色

《传》曰：章为五色。蔡邕曰：通于眼者为五色。《释例》曰：五方正色有五，间色亦有五也。

青：东方之正色也，象木叶青也。《释例》曰：甲木畏庚金，故以乙妹嫁与庚为妻。春木旺，甲往召乙，乙怀金气以应甲，故东方有间色绿也。甲青乙碧。

赤：南方之正色也，象火光赤色也。《释例》曰：丙火畏壬水，故以丁妹嫁与壬为妻。夏火旺，丙往召丁，丁怀水气以应丙，故南方有间色红也。丙赤丁紫。

白：西方之正色也，象霜露白也。《释例》曰：庚金畏丙火，故以辛妹嫁与丙为妻。秋金旺，庚往召辛，辛怀火气以应庚，故西方有间色缥也。庚白辛栗。

黑：北方之正色也，象水漂渺也。《释例》曰：壬水畏戊土，故以癸妹嫁与戊为妻。冬水旺，壬往召癸，癸怀土气以应壬，故北方有间色紫也。壬黑癸绿。

黄：中央之正色也，象土黄中通理也。《释例》曰：戊土畏甲木，故以己妹嫁与甲为妻。季夏土旺，戊往召己，己怀木气以应戊，故中央有间色绀也。戊黄己绛。

释五音

《传》曰：发为五音。蔡邕曰：通于耳者为五音，乃宫、商、角、徵、羽也。

宫：班固曰：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生，为四声纲也。《律历志》曰：宫属土者，以其最浊，君之象也。季夏之气和，则宫声调；宫乱，则荒，其君骄。《乐志》曰：宫为君，宫之为言躬也。中和之道，无往不理焉。

商：班固曰：商、章度也。《律历志》曰：商属金者，以其浊次宫，臣之象也。秋气和，则商声调；商乱，则讹，其官坏。《乐志》曰：商之为言强也，谓金性坚强也。

角：班固曰：角、触也、立也。为宫物触也，而生载芒也。《律历志》曰：角属木者，以其清浊中次商，民之象也。春气和，则角声调；角乱则忧，其人哀。《乐志》曰：角为民，角之为言触也，谓象诸阳气触物而生也。

徵：班固曰：徵、祉也，物盛大繁祉也。《律历志》曰：徵属火者，徵事之象。夏气和，则徵声调；徵乱则哀，其事伤。《乐志》曰：徵为事也，徵之为言止也，言万物盛则止也。

羽：班固曰：羽、宇也，万物聚藏宇覆也。《律历志》曰：羽属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气和，则羽声调；羽乱则危，其财匱。《乐志》曰：羽为物，羽之为言舒也，言阳复万物，孳育而舒生也。

夫音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五常为义，五事为言。徵为火，五常为礼，五事为视。羽为水，五常为智，五事为听。宫为土，五常为信，五事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唱和有衰相焉，故宫为君，君乃臣民事物之体也。是以闻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与；闻羽声，使人恭谨而好礼节。

释五性

《传》曰：五性者，五常之性也，谓仁、义、礼、智、信也。

仁：《诗纬》曰：木神主仁，言其叶可荫，其子可啖，所以为仁。黄帝

曰：木主于肝。《素问》曰：肝者，魂之所居也。

义：《诗纬》曰：金神主义，言剑刃刚断，所以为义。黄帝曰：金主于肺。《素问》曰：肺者，魄之所居也。

礼：《诗纬》曰：火神主礼，言烛明不乱，所以为礼。黄帝曰：火主于心。《素问》曰：心者，神之所居也。

智：《诗纬》曰：水神主智，言方圆随器，所以为智。黄帝曰：水主于肾。《素问》曰：肾者，精之所居也。

信：《诗纬》曰：土神主信，言能生育万物，所以为信。黄帝曰：土主于脾。《素问》曰：脾者，意之所居也。五行各正其性而相近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水性湛无不鉴，浸无不通，方圆应变，此信而近智也。

火性至明而不乱，犯之者焚，此礼而近义也。

木性主仁，秋落春荣，被雪而茂，此仁而近信也。

金性诛怨反正，此义而近礼也。

土性主厚而味甘，物无不载，此智而近仁也。凡用其神，皆主其事。

假令正月甲子日寅时占事，用起胜光火神加酉一，上克下为用。若占人性，则执礼而不乱；若占人疾，其病在心。他皆准此例也。

释六情

《礼》曰：六情者，好、恶、喜、怒、哀、乐之谓也。

好：《翼奉传》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故好则贪而无厌，故为贪狼之号。

恶：《翼奉传》曰：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于寅，盛于午。性炎猛无所容受，故为恶。其气精专严整，故为廉贞也。

喜：《翼奉传》曰：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于巳，盛于酉。金性喜以利刃加行万物，故为喜。利刃所加，无不宽大，故曰宽大。

怒：《翼奉传》曰：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孟康曰：东方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以阴贼害土，故为阴贼也。

哀：《翼奉传》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谓西方与北方也，阴气所萌生，故为下方。戌窃火，丑窃金。《风角》曰：金火之盛时，而受刑。至，穷无所归，故曰哀也。火性无所私，金性方刚，故曰公正也。

乐：《翼奉传》曰：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谓东方与南方也，阳气所萌生，故为上。辰穷水，未穷木。《风角》曰：木落归本，水流趋末。故木刑于亥，水刑于辰，盛衰各得其所，故乐也。水穷则无隙不入，木本上出，穷则傍行其枝，故为奸邪也。

《翼奉传》曰：夫占事皆以五行之情而断之，假令用起火神则无私，用起木神无险诖，用起神后则贪淫欲。论曰：假令用起木神，寅为杂木而文明，寅生火，故曰杂木而明。卯为纯木，而为贼，根言有荣瘁，故称亥卯为阴贼。木性惠狎欢喜，人思息其下，鸟思栖其上，惠狎也。王者德之，则连理生，欢喜也。信而受谏，秋落冬瘁，信也。曲直任物，钩绳从谏也。占遇木者，以木性而解之。木主贼，凌上而虐下，生而必仰，凌上也。深林无草，虐下也。

释五味

《洪范》曰：此法言天地之大法。通于口者为五味，五味者，酸、咸、苦、辛、甘之属也。

曲直作酸，木实之性。《月令》其味酸，其臭羶。通于口者曰味，通于鼻者曰臭。凡酸羶，属于木也。《白虎通》曰：木味酸，东方万物达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通达也。

炎上作苦，焦气之味。《月令》曰：其味苦，其臭焦。凡焦味苦者，皆属于火也。《白虎通》曰：火味苦者，南方长养。犹五味须苦可以养也。

从革作辛，金之气味。《月令》曰：其味辛，其臭腥。凡臭腥味辛

者,皆属于金也。《白虎通》曰:金味辛者,西方主杀。万物辛者,所以伤杀之也。犹五味得辛乃萎杀也。

润下作咸,水卤所生。《月令》曰:其味咸,其臭朽。凡臭朽味咸者,皆属于水也。《白虚通》曰:水味咸者,北方主咸,得咸所以坚也。犹万物得咸而坚也。

稼穡作甘,甘味生于五谷。《月令》曰:其味甘,其臭香。凡臭香味甘者,皆属于土也。《白虎通》曰:土味甘,居中央,主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

《释例》曰:五色以主五味,皆有象也。

假令占人用起木神,则其性仁而惻隐,在物则色青,在味则酸,在病则肝。他皆仿此例而推之。

释四门

黄帝曰:四门开张,时有括藏。昔大挠造甲子,执十二辰于地,开四门也。

天门、在西北。西北者,戌亥之间。秋冬相交之际,草木黄落,天门之内,引天门在西北也。

地户、在东南。东南者,辰巳之间。春夏相交之际,万物已生,蛰虫早出,故地户在东南也。

人门、在西南。西南者,申未之间,秋夏相交之际,万物既成而后死,人之象也。故人门在西南。

鬼门、在东北。东北者,丑寅之间。春冬相交之际,万物死而复生,鬼之象也。故鬼门在东北。

释刑伤

《传》曰:刑者,刑戮之谓也。一曰衰谢之刑,谓金木水火土正刑。二曰制御之刑,谓十干之刑也。三曰不逊之刑,谓十二克刑。《翼奉传》曰:金刚火强,各在其方。木落归根,水流趋末。

巳、酉、丑，金之位，在西方。言金恃其刚，物莫与对。阳气八月从酉而入，因而挫之，故金刑在西方。

寅、午、戌，火之位，在南方。言火恃其强，物莫与对。阳气五月生于午，因而挫之，故火刑在南方。

亥、卯、未，木之位。木落归本，言叶落复根，亥卯未，木之根，刑在北方。言木恃其荣观。故阴气刑之，使凋伤也。

申、子、辰，水之位，水流趋东，水性东流，逝而不返，其谓之末也，故水刑在东方。言水恃阴德，故阳刑使之不归也。

土位在中央，寄旺四季，以未为长生，丑为冠带，墓在辰，天刑在戌。此言土力最大，天能刑之，故天刑在戌。制御之刑者，谓十干也。辰来克日为逆乱，故加刑以制御之。凡干刑所加，战斗不出其下。甲刑举申，乙刑在酉，丙刑在子，丁刑在亥，戊刑在寅，己刑在卯，庚刑在午，辛刑在巳，壬刑在戌，癸刑在未。

不逊之刑者，谓十二支也。义有三段：

第一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为无恩之刑。言寅中有杂火，不恤巳中杂金，故寅刑巳。巳生庚金，又效尤巳里之杂土，不恤申中之杂水，水故往刑申，申立下巳，见所生巳里之土被寅刑，故又往刑寅。此为无恩之刑也。

第二恃势之刑者，言未土恃长生，而欺丑之始冠带，故未刑丑。丑恃冠戴，而欺戌土之先被刑，故丑往刑戌。戌再迁其怒，自恃旬首甲戌，而往刑旬末癸未。此为恃势之刑。

第三无礼之刑者，言阳精自生日，阳气在子，而卯为日门，子为卯父，鼎立无卑恭之礼，是以卯子为无礼之刑也。《翼奉传》曰：子为贪狼，卯为阴贼，王者为忌失之辰。辰午酉亥自刑，义见上矣。

释害

《传》曰：害者，妨也。在刑杀之间。酉戌相害者，谓戌以死火，害酉生金，此名为鬼害也。申亥相害者，各恃其临官，欲竞强势，嫉才争进，相害也。子未相害者，谓未以旺土，害子旺水，此为恃势相害也。寅

巳相害者,谓各恃其临官,各炫能而争进,相害也。丑午相害者,谓午以王火,而凌丑死金,此以少凌长相害也。卯辰相害者,谓卯以旺木,凌辰死土,此以少凌相害也。

凡占遇六害者,各以本意决之。

释鬼

《传》曰:鬼者,五行之精气也。谓支干皆有之。

干鬼者:甲鬼在申,乙鬼在酉,丙鬼在子,丁鬼在亥,戊鬼在寅,己鬼在卯,庚鬼在午,辛鬼在巳,壬鬼在戌,癸鬼在未

支鬼者:子鬼在辰,丑鬼在卯,寅鬼在申,卯鬼在酉,辰鬼在寅,巳鬼在亥,午鬼在子,未鬼在卯,申鬼在午,酉鬼在巳,戌鬼在寅,亥鬼在未。

释杀

《传》曰:阴气尤毒,谓之杀也。

巳、酉、丑,劫杀在寅,寅中有阴气生火也。灾杀在卯,卯为日门,阴气所入。天杀在辰,辰为四季阴气,能游天上也。

申、子、辰,劫杀在巳,巳中有阴气生土也。灾杀在午,言气生于午也。天杀在未,言四季阴气,能游天上也。

亥、卯、未,劫杀在申,申中有阴金也。灾杀在酉,酉为月门,阴气所出也。天杀在戌,言四季阴气能游天上也。

寅、午、戌,劫杀在亥,亥中有阴水也。灾杀在子,子为阴水,言阴气生子也。天杀在丑,言四季阴气能游天上也。

金神三杀者,寅申巳亥,三杀在酉;子午卯酉,三杀在巳;辰戌丑未,三杀在丑。

若占病,白虎并官事,与朱雀并者,皆大凶也。

年月三杀者,申子辰,杀在未,谓水太阴之位,杀在太阳之上。亥卯未,杀在戌,谓木少阳之位,杀在少阴之上。寅午戌,杀在丑,谓火太阳

之位，杀在太阴之上。巳酉丑，杀在辰，谓金少阴之位，杀在少阳之上。凡上三传，吉将与杀并者吉，事速凶。将与杀并者，其凶尤重。金神三杀，最恶。若乘三象气，来克日辰人年者，大凶也。

释数

《传》曰：数者，谓五行十干十二支数也。

五行数者：水，生数一，成数六；火，生数二，成数七；木，生数三，成数八；金，生数四，成数九；土，生数五，成数十。

十二支数者：子午，数九；丑未，数八；寅申，数七；卯酉，数六；辰戌，数五；巳亥，数四。

十干数者：甲己，数九；乙庚，数八；丙辛，数七；丁壬，数六；戊癸，数五。

释相生

《金匱经》曰：二气交会各五。五行，谓金木水火土，循环而无端，故金化而水生，水流木荣，木动而火炎，火炎而土平，积土而金成，此五行相生之情，而相受也。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是为相生也。

释相克

《金匱经》曰：五行者，各有相恶也，故金入火而销亡，火得水而灭光，水得土而不行，土得木而肿胀，木逢金而折伤。此五行相克之情，递相恶也。故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是谓递相恶也。

释月将

正月将，徵明。《金匱经》曰：建寅之月，阳气始达，徵召万物而明理之，故曰徵明。



二月将,天魁。《金匱经》曰:建卯之月,万物皆生,各求根本,以类合聚,故曰天魁。

三月将,从魁。《金匱经》曰:建辰之月,万物皆长,枝蕊花叶,从根本而出,故曰从魁。

四月将,传送。《金匱经》曰:建巳之月,万物盛茂,阳气所传而通送之,故曰传送。

五月将,小吉。《金匱经》曰:建午之月,万物小盛,阴气始生奉阳之功,故曰小吉。

六月将,胜光。《金匱经》曰:建未之月,万物壮大,逾本而生,故曰胜光。

七月将,太乙。《金匱经》曰:建申之月,万物毕秀,吐穗含实,孔穴自任,故曰太乙。

八月将,天罡。《金匱经》曰:建酉之月,万物强固,柯条已定,核实坚刚,故曰天罡。

九月将,太冲。《金匱经》曰:建戌之月,万物成熟,收获聚之,枝干剥毁,故曰太冲。

十月将,功曹。《金匱经》曰:建亥之月,万物大聚,功事成就,计定于功,故曰功曹。

十一月将,大吉。《金匱经》曰:建子之月,阳气复始,君得其位,惠化日施,故曰大吉。

十二月将,神后。《金匱经》曰:建丑之月,岁功毕定,酒醴蜡祭百神,故曰神后。

天之运转,合宿之所至,以立神名。天之十二神,动移无穷;地之十二辰,以静而待之。或有相生,或有相克。吉凶之本,不可不知。上克下忧他人,下克上忧己身;上克下忧妇人,下克上忧男子。王气所胜,忧县官;相气所胜,忧财物;死气所胜,忧死丧;囚气所胜,忧囚系;休气所胜,忧疾病。余皆仿此例。

五行与神变

《灵枢经》曰:木神加木,主文书木器以至县官;火神加火,忧妇女

口舌,或因田宅以至官司;土神加土,或争田园家宅离散移动;金神加金,主迁移或分财异居;水神加木,主争财帛鰥寡之象。说云:金入木,主县官斗讼;土入水,主亡遗财物,室有病人;木入土,主牢狱口舌相伤;水入火,主惊恐六畜亡失;火入金,主囚系有罪女人争竞之事。

释疾病形状章

初传重土噎咽喉,注曰:初传为受病日,或不见重土,只取白虎。亦主咽喉病。最系畏克气,亦凶气,即日干长生上神也。

重金腹病泪交流,
重水心滞小腹急,
重木腹胀似鼓牛,
重火必须生喘急。

三才赋

金纯而道途分异,木全而官事缠身。
水多败散,生痔病儿童。
火盛惊忧,应伤残妇女。
纯土乃丑妇当权,孤立则尊人不利。
土入木乡,争讼田宅之兆。
火加水上,生育产难之惊。
水入土乡,疮灾牢狱。
火临金地,劳患缠萦。
金加火上,主销铍。
木到水中,为飘荡。
水临火地,寒热往来。
木入金宫,口舌争辩。
水加土上,争竞田畴。
土入水中,多生肾病。

未为衣服筵席，丑为田园苑圃。

土多乏嗣续，土孤独也。

水盛好荒淫。水泛滥也。

木众枝繁，金多体折。

火气炎炎，人多性燥。

水形汨汨，性主必柔。

五行大忌结胎逢刑，四位切防无权交战。

金临丑地，木人遇肢体不全。金旺，若木人遇之，主伤筋损骨，肢体不全。

水至申宫，木命值飘蓬无定。水旺若木人遇之，男主为盗，女主邪淫。

火炽伤金，边塞奔驰之子。

卯荣破丑，田园耗散之人。

独木遇三金，剑刃须防有鬼祸，

一金遇二火，铄销切备值天灾。

孤土入败绝之乡，见木多传尸久患，

弱水临休囚之地，逢坤常呕血之忧。

五行最要相生，四位偏嫌杀战，

人身类神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主肺，壬癸膀胱癸肾藏。

子肾膀胱耳腰液，丑脾腹兮与两足。

寅胆风门筋脉发，卯肝血筋手背目。

辰皮肤肩髻背项，巳焦小肠面齿股。

午心目神气与舌，未胃腹口唇齿户。

申为大肠筋骨间，酉肺口鼻声血路。

戌乃命门膝肋胸，亥膀胱随二便呼。

农桑类神

木主谷秣及瓜果，当于寅卯位中寻。
 火主黍稷与红豆，巳午之位乃为亲。
 午神又为蚕之命，腾蛇蚕象妙有因。
 土主麻与大黄豆，辰戌丑未为其根。
 金主二麦八月时，申当别论酉为真。
 水主黑豆与稻菜，亥子之位所必云。
 旺相德合为收成，死囚克墓是所嗔。
 日乃农人辰禾类，生合吉将喜忻忻。
 日克支上农事荒，支克日上禾必损。
 太岁上神生何类，即主何类收十分。
 太常小吉为绵花，又在五行之外存。

支有所藏

子有癸水；丑有巳土有死辛金，有癸余水；寅有甲木，有生丙火；
 卯有乙木；辰有戊土有死癸水，有余乙木；巳有丙火，有生庚金；
 午有丁火；未有巳土有死乙木，有余丁火；申有庚金有生土，有生壬水；酉有辛金；戌有戊土有死丁火，有余辛金；亥有壬水，有生甲木。

经云：阴阳五行，中有十杂，其类异方，万物存焉。或得凶或得吉，或得短或得长，纷纷众事，其应不同，各怀其子，以救其穷，故曰忧与不忧，传自相求。

五行与颜色

甲青乙碧，盖青者东方正色，象木叶也。甲木畏金，以乙妹嫁庚金为妻，甲往召乙，乙怀金气以应甲，故有间色碧也。

丙赤丁紫，盖赤者南方正色，象火炎也。丙火畏水，以丁妹嫁壬水

为妻,丙往召丁,丁怀水气以应丙,故有间色紫也。

庚白辛栗,盖白者西方正色,象霜露也。庚金畏火,以辛妹嫁丙火为妻,庚往召辛,辛怀火气以应庚,故有间色栗也。

壬黑癸绿,盖黑者北方正色,象水中混淖色也。壬水畏土,以癸妹嫁戊土为妻,壬往召癸,癸怀土气以应壬,故有间色绿也。

戊黄己绛,盖黄者中央正色,象黄中通理也。戊土畏木,以己妹嫁甲木为妻,戊往召己,己怀木气以应甲,故有间色绛也。

子黑午赤,卯青酉白,寅碧申黑。白已斑点,亥淡青,辰戌丑未纯黄。寅卯为木,春旺时,寅怀火,故卯为纯木,寅为杂木。巳午为火,夏旺时,巳怀金,故午为纯火,巳为杂火。申酉为金,秋旺时,申怀水,故酉为纯金,申为杂金。亥子为水,冬旺时,亥怀木,故子为纯水,亥为杂水。土居中央,分旺四季,故春夏秋冬,辰戌丑未,月各寄旺十八日,四季共七十二。五行之旺,各为三百六十日以为一岁功成,故辰中有余木,未中有余火,戌中有余金,丑中有余水也。故十二日木死于未,火死于戌,金死于丑,水死于辰,故四孟之月为怀生气之所由也。四仲之月为正位盛旺之所立也。四季之月为死气葬送之所由也。是五行十杂,其应不同,阴阳五行,万物所存,吉凶之应,各以其类,或吉中有凶,或凶中有吉,微吉而有大凶,或微凶而有大吉。凶则视其所救,吉则视其所害。凶而有救,不致于祸;吉而有害,不及于庆。纯凶则祸成,纯吉则福生。

言举百事,姓音不同。一云五情不同日,神将上下不和,四时旺相新故差别,和同则吉,乖异则凶。凶则有短,吉则有长。纷纷众事,其应不同者,言五行各有所利,各有所伤。故曰不同各怀其子,以救其穷者。土中有金,金中有水,水中有木,木中有火,火中有土,此怀子救母之谓也。万类消息尽在其中,不可不明。

乙中金刑,己中之木;己中木刑,癸中之土;癸中土刑,丁中之水;丁中水刑,辛中之火;辛中火刑,乙中之金。是谓五刑也。

乙中之金,从魁传送是也,于物为斧斤,于人为下贱,土匠人形为头口、咽喉、缺齿,于色为白,于怪为釜鸣。

己中之木,功曹太冲是也。于物为船车树木,于人形有奇骨,耸起

若病，为痈肿，于色为青，于怪为音声，于畜为野兽驴兔。

癸中之土，辰戌丑未是也。于物为砖瓦泥土类，于人形为大头，腹肿，黄，四肢痈肿，于色为黄，于怪为风尘，垣壁崩颓，孔穴土聚，于畜为子母牛羊狐犬类。

丁中之水，登明神后是也。于人形为肾，于色为黑，于怪为井沸，于畜为鼠猪。

辛中之火，太乙胜光是也。于物为文书、皮毛、文章、炉冶、血光、飞鸟，于人形为髭发、赤目、有苍缺损、股肿、有疾，于色为赤，于怪为光明，于畜为马蛇。言十二辰以观亲疏也。

五行与亲疏

日与辰三六合者，为亲；不合者，为疏。

生日干者父母，如甲乙日，以子为父，亥为母，壬癸为外翁姑，午为子，巳为女，丙丁为外孙，寅为伯，为兄，卯为叔，为弟，甲为姐，乙为妹，辰戌丑未为妻妾。

日干所克为正妻，如甲乙见土，丙丁见金，戊己见水，庚辛见木，壬癸见火是也。以干之墓神为妾，如甲乙见未，丙丁见戌，庚辛见丑，戊己壬癸日见辰是也。

妻前一位为媒人，己为甲妻，则己前庚与申为媒。乙为庚妻，则乙前丙与己为媒。辛为丙妻，则辛前壬与亥为媒。丁为壬妻，则丁前庚与申为媒。癸为戊妻，则癸前甲与寅为媒也。

日干所克，干神为奴婢，如甲乙日，戊己丙丁日，庚辛之类，总之，干属外，支属内，外翁姑、外甥、奴婢、皆以干言。

媒辰所合为亲家，如申为媒，则卯为亲家，乙庚合也；巳为媒，则戌为亲家，丙辛合也；亥为媒，则未为亲家，丁壬合也；寅为媒，则未为亲家，甲己合也。

子日见亥，寅日见卯，日辰同气，为本家人；子见丑，丑见寅为邻人。

十二支类神,不就日干而言者

子为子息渔屠儿,丑为贤者又僧尼。

寅婿道士更胥吏,卯术沙门长子宜。

辰为魁卒凶顽恶,巳朋长女为窑皂。

妇人宫女蚕姑午,姑姨舅妹小吉时。

申猎医巫银铁匠,少女婢妇姐从魁。

卒奴吏官仆凶戌,幼子寇盗亥宫推。

凡占动众三合为兄弟朋友之众:同类为眷属之众,戌为部领之众,反吟连茹牵连之众。

亥中木,为功曹太冲之父母。

甲中木,为兄姊。辰中木,为弟妹。未中木,为外孙。

寅中火,为太乙胜光之父母。丙中火,为兄姊。未中火,为弟妹。戌中火,为外孙。申中水,为登明神后之父母。壬中水,为兄姊。丑中水,为弟妹。辰中水,为外孙。

巳中金为传送从魁之父母。戌中土,为兄姊。丑中土,为弟妹。辰未中土,为外孙。故曰万物比类,以观亲疏也,

假令正月甲子日辰时上是功曹临未,为发用,上克下,与日比将,得天后,传见从魁,将得勾陈,终于天罡,将得玄武,以此占人,法忧外孙事,因妇女斗讼相伤,终至亡遗偷盗,他仿此。

甲乙日,日干及寅卯发用,为己身同类,占寅为兄,卯为弟,寅中甲为姐,辰中乙为妹,亥中甲为伯之兄弟,未中乙为叔之兄弟。子为父亥为母,亥中壬为伯,丑中癸为叔,申中壬为长姑,辰中癸为小姑。申为祖父酉为祖母,巳中庚金为伯祖,戌中辛金为叔祖,丑中辛金为祖姑。未墓为妻,辰为继妻,丑为妾,戌为婢妾。土生庚申,金为媒人,午为男,巳为女,寅中火为兄之男女,未中火为弟之男女,戌中火为姐妹之男女。生祖者,为鲁祖。生鲁者为之高祖。男生者为孙,孙生者为玄孙。

凡十二枝亲属,论者不一,姑两存之。如甲乙日有取子阳水为父,亥阴水为母者。有取子中癸水为母,亥中壬水为父者。余说类此。

推五行生旺

五行生旺指：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十二位。

假如求财，看才在何爻，若在金爻，就从巳上起长生，沐浴（午）、冠带（未）、临官（申）、帝旺（酉）、衰（戌）、病（亥）、死（子）、墓（丑）、绝（寅）、胎（卯）、养（辰），顺数一宫一位。木长生在亥，火长生到寅，水土长生居申，顺轮十二位。如遇长生、临官、帝旺之地，凡事则发也；遇衰、病、死、绝之乡，凡事废也。逢墓则见，胎养则生。

推四季旺神

春木旺、夏火旺、秋金旺、冬水旺。

当生者旺、所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永为定规。

春季

寅卯木旺，巳午火相，辰戌丑未土死。

申酉金囚，亥子水休

夏季

巳午火旺，辰戌丑未土相，申酉金死。

亥子水囚，寅卯木休。

秋季

申酉金旺，亥子水相，寅卯木死。

巳午火囚，辰戌丑未土休。

冬季

亥子水旺，寅卯木相，巳午火死。

辰戌丑未土囚，申酉金休。

八卦浑天纳甲图

如乾纳甲壬：就是将乾卦内三爻地支配以天干甲，外三爻地支配以天干壬。坤纳乙癸、坎纳戊、艮纳丙、兑纳丁、离纳己、震纳庚、巽纳辛。

纳甲捷法诗断

乾金甲子外壬午,坎水戊寅外戊申,艮土丙辰外丙戌,震木庚子庚午临,巽木辛丑并辛未,离火己卯己酉寻,坤土乙未加癸丑,兑金丁巳丁亥寻。

八卦纳浑天甲子总论

乾为天为君为父,有覆万物之功,刚之正直,遂秉金德而生乎九者,九是阳之数极,甲者阳干之首,壬者阳干之末,子气始升之神,而冲于午故,得纳甲子,以壬午继之。坤为地为母,有发生载万物之功,柔顺利贞,遂秉土德而生乎六者,六是阴中之数,乙者阴干之首,癸者阴干之末,未者阴气以升之神,冲于丑。继之乾称君父既乘金德而生,遂以六庚配与长子震,六辛配与长女巽,子午属庚,所以震得庚子,以庚午继之,丑未属辛,所以巽纳辛丑以辛未继之,阳唱阴和,夫唱妇随,故以事付于坤,坤称老母,既乘土德而生,遂将六戊配与中男坎,六己配与中女离。寅申属戊,所以坎纳得戊寅,以戊申继之,卯酉属己,离纳得己卯,以己酉继之。坤为母之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歿从子,故以事与子,坤乘土德是阴土,以木为夫,夫生者为子故以火为子,遂以六丙配与少男艮,六丁配与少女兑,所以兑纳得丁巳,以丁亥继之。

八卦八节旺废图

	旺	相	胎	没	死	休	囚	废
立春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春分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立夏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夏至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巽
立秋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秋分	兑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坤
立冬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冬至	坎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明六神诀

青龙属木，震旺巽相，旺于春，生于亥、旺于卯、墓绝未申，属阳，其神若持世及交重者，为财喜、为婚姻、为孕育、为姻亲，附六爻无有不吉而亨者也。朱雀属火，离旺坤相，旺于夏，生于寅、旺于午、墓绝于戌亥，属阴，其神持世及交重者，为文书、为口舌、为争竞、为斗乱，附于六爻而吉凶各有所主也。勾陈属土，附震离坎兑，春冬属阳，秋夏属阴，其神若持世及交重者，为暗昧迟留田土之事。腾蛇无正位，附乾坤艮巽，孟则属阳，季则属阴，其神若持世及交重者，为惊怪、为恐惧、为忧疑、为梦寐，附于六爻而各有所主也。白虎属金，兑旺乾相，旺于秋属阴西方之神也，其神若持世及交重者，为患病、为丧死、为破财，附于六爻而无不凶也。玄武属水，坎旺艮相，旺于冬属阳，北方之神也。其神若持世及交重者，为侵欺、为盗贼、为阴私，附于六爻而凶各有所主也。

论六亲与五行所属

六亲指父母、官鬼、兄弟、子孙、妻财，内涵五行生剋制化之道。六亲之中每一位都有我生、生我、比和、我剋和剋我的关系，譬如，生我者为父母，我生者为子孙，比和者为兄弟，剋我者为官鬼，我剋者为妻财。又因八卦属性的不同，而每个卦的六亲也有所不同。八卦六亲捷法：

乾兑金兄土父传，木财火鬼水子源。

震巽木兄水父母、金鬼火子财属土。

坤艮土兄水为财、木鬼金子火父来。

离宫木父土子孙，水鬼金财火弟兄。

坎宫木子兄属水，金父火财土为鬼。

六亲所属

父母类

父母、尊长、文书、吏、印绶、衣服、轿、车船、契约，天地、坟墓、屋、田园。

日月星辰、伯叔、货殖、旌旗、舟车、桥轿、单垒州营、园圃、草木、纲罟、带绳、兵戈、牛马、飞鸟、衣服……文榜、告示、交易行，公文，呕逆、劳心事、文章、官职、事业……。

子孙类

福德僧道尼师贵，缉捕医药闲鱼佗，皮毛六畜象牙珠，犀角雪白枕玳瑁。

妻财类

妻妾使下及奴婢，饮食才同色信礼，气象风云雨禄来，货物受用仓为美。

妻妾财宝、四肢、骨骼、什物、厨灶、产业、军务、精神气色、饮食、乳奶、菜蔬米麦、奴婢、娼妓、不孝、慵懒、泉源、雨泽、瓦砾、神宅、猪羊、伏匪。占买卖为才、占讼为理、占婚为嫁妆、占文书为鬼贼。

官鬼类

官鬼神邪病崇盗，失物输嗔灾梦忧，电闪主人厅殿类，沟渠岳屍制身愁。

即指：君主、江河、沟渠、公庭、东道、灾害、伤身、凶祸、市肆、极刑、嫌疑憎妒、尸体、疾病、疮、怪梦、怨谤、盗贼、仇人、丈夫、迁升、霜冰雷电。占讼为官吏、占失脱为盗贼、占身为灾病，占买卖为牙人。

兄弟类

兄弟姊妹及同类，口舌贪淫气妒生，好赌失信欲无礼，不正穷丑乱相侵。

即指：兄弟、门缺、墙壁、园营、赌博、田猎、口舌、争斗、众人、朋友，近邻、无礼、无信、伤神、沐浴、嫉妒、贪淫、伤财、私用、雾露、风云。

以前五类，分于六爻内，消息祸福匹配，相刑相尅冲破空亡，偶合吉凶，可仔细推之。

五行测病证

人孰无常？疾病无常；事孰为大？死生为大——凡占疾症，以官鬼

爻为轻重；得病根由，独发之爻亦可推之。

火属心经，发热咽干口燥；水归肾部，恶寒盗汗遗精；金肺木肝，土乃病侵脾胃。衰轻旺重，动则煎迫身体。鬼爻属火，心经受病，其症必发热、咽干、口燥类；属水肾经受病，其症必恶寒、盗汗、或遗精白浊类；属金肺经受病，其症必咳嗽、虚怯或气喘痰多类；属木肝经受病，其症必感冒风寒，或四肢不和类；属土脾经受病，其症必虚黄、浮肿或时气瘟疫类。若鬼爻衰弱，则病轻；旺相，则病重；安静则安卧；发动则烦躁之类也。

坤腹，乾头，兑必喉风咳嗽，艮手，震足，巽须瘫痪肠风。鬼在坤宫，腹中有病，火鬼必患腹疾；水鬼腹中疼痛，动化财或化水鬼必患泻痢；土鬼则是食积痞块或痧胀蛊症；木鬼绞肠痧痛，或大肠有病；金鬼肋肋疼痛，在上胸痛，在下腰痛。此鬼在坤宫断，余卦类推之。

螣蛇心惊，青龙则酒色过渡；勾陈肿胀，朱雀则言语颠倒；白虎损伤，女子则血崩血晕；玄武忧郁，男人则阴症阴虚——螣蛇鬼则坐卧不安，心神不定；青龙鬼则酒色过渡，虚弱无力；勾陈鬼胸满肿胀，脾胃不和；朱雀鬼狂言乱语，身热面赤；白虎鬼跌打气闷，伤筋损骨，女人血崩血晕，产后诸病，盖白虎血神故也；玄武鬼色欲太过，郁闷在心，在本宫主阴虚，化子孙男子阴症阴虚，盖玄武暗昧之神故也。断宜通变。

鬼伏卦中病来莫觉，官藏世下症起如前——遇官鬼不出现必隐藏，得症不知何由；官鬼伏在世下，必是旧症复发。

若伏妻财，必是伤饥失饱；如藏福德，定然酒醉耽淫。父乃劳伤所致，兄为食气相侵——鬼伏财下，必是伤食，或因财起因，或因妇女得病。鬼伏子下，必是酒醉过渡，或恣行房事，夏或过于风凉，冬或多着裘帛，或过服补药所致。鬼伏父下，必是劳心劳力，忧虑伤神，或因动土所致，或因尊长得病。鬼伏兄下，必因口舌争竞，停食感气，或有咒诅得病。

官化官新旧两病，鬼化鬼迁变百端——卦中现有官爻而又变出官爻，主新旧两病也。又如官爻化进神则病增，化退神则病减。

化出文书在五爻，则途中遇雨；变成兄弟居三位，则房内伤风——

化出父母,必在修造之处得病,若在五爻属水,则在途中冒雨而得也。如化兄弟,必因口舌呕气或是伤食;若在三爻,必房中脱衣露体感冒风寒。若化子孙,则是在僧道寺院或渔猎游戏。化财伤食,或因妻奴或因买卖。以上六亲化出官鬼爻,亦依此断。

本宫为在家得病,下必内伤;他卦为别处染灾,上须外感——鬼在本宫,家中得病,在下三爻,必是内伤症候。官在外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症候不一。

上实下空,夜轻日重——鬼在内宫,病必夜重;鬼在外卦,病必日重。若卦有二鬼,一旺一空或一动一静,必日轻夜重也。

动生变克,暮热朝凉——凡动爻为始,变爻为终,若动爻生扶用爻,而变爻刑克用爻者,必朝凉暮热,日轻夜重。动克变生反此断。

水化火,火化水,往来寒热——水化火,火化水,不拘鬼爻,但有干犯主象者,皆是寒热往来之症,卦有水火二爻俱动亦然。水旺火衰,寒多热少,倘水受伤,火得助,则常热乍寒也。坎宫火动,内寒外热,离宫水动,皮寒骨热;若带日辰,必是虐疾。

上冲下,下冲上,内外感伤——上下有鬼,病必内外两感;俱动俱静者,一同受病;二鬼自冲者,适感而适愈也。

火鬼冲财上临,呕逆多吐——火性炎上,财为饮食,故占病遇火鬼动克外财,必是呕吐,重则反胃不食。

水官化土下直,则小便不通——水官化出回头土克,在本宫初爻是小便不通,属阴是大便不通;阳宫阴象,阴宫阳象,二便俱不通。若加白虎阳爻,是尿血,阴爻是泻血,白虎血神故也。带刑害是痔漏症。

若患牙疔,兑鬼金连火煞——鬼在兑宫,口中有病,若金鬼化忌神,或忌神化金鬼,必患牙疔,不化忌神则是齿痛。静鬼逢冲齿必动摇。

如生脚气,震宫土化木星——鬼在震宫,病在足,加勾陈足必肿,加白虎必折伤破损。土鬼化木则患脚气,木鬼酸痛麻木,水鬼是湿气,火鬼必生疮毒,金鬼是脚骱膝疼、骨痛或刀刃所伤类。

鬼在离宫化水,痰火何疑;官来乾象变木,头风有准;震遇螣蛇仍发动,惊悸颠狂;艮逢巳午又交重,痛疽疮毒——离宫鬼化水爻,痰火症

候,水动化鬼亦然。乾宫鬼化木爻,头风眩晕,木动变鬼亦然。震在外卦勿以脚断,可言其病坐卧不宁,心神恍惚,盖震主动故也。更加螣蛇发动,必是颠狂惊痫之病,小儿乃惊风也,逢冲则有逾墙上屋之患。艮逢火鬼必生痈疽,若遇变出土鬼,可言浮肿蛊胀等症。余可类推。

卦内无财,饮食不纳——财主饮食,若遇空亡,饮食不纳,若不上卦,不思饮食。

间中有鬼胸膈不宽——世应中间即病人胸膈处也,官鬼临之,必然痞塞不通。金鬼胸膈骨痛,土官饱闷不宽,木鬼心庠嘈杂,水鬼痰饮填塞,火鬼多是心痛。若化财爻或财爻化鬼,必是宿食未消,以致胸膈不利。

鬼绝逢生,病体安而复作——官鬼逢绝,其病必轻,如遇生扶,谓之绝处逢生,其病必将复作。

世衰入墓,神思困而不清——世爻入墓,病必昏沉。旺相有气,则懒于行动,衰则不言不语,是怕明喜暗,不思饮食,爱眠怕起,懒开目,更从阴宫必是阴症。用爻入墓、鬼墓临用、原神入墓,皆依此法断。

应鬼合身,缠染他人之症——应临官鬼刑克合用爻,必因探访亲友病而缠染也。鬼爻属土,是时行疫症;用爻临应,必然病卧他家。

世官伤用,重发旧日之灾——大抵官爻持世,必然原有病根,伤用必是旧病复发,否则必难脱体。卦身持鬼,亦是旧病。

用受金伤,肢体必然酸痛;主遭木克,皮骨定遭伤残;为火仇则喘咳之灾;水来害则恍惚之症——如金动来克,则木爻受伤,支节酸痛;木动来克,则土爻受制,皮骨伤损。余可类推。

空及第三,此病须知腰软——第三爻如值旬空,为腰软。或旺相而生,为腰痛。不空而遇动爻日辰官鬼冲克者,乃闪腰痛也,动爻亦然。鬼在此爻者,亦主腰痛。

官伤上六,斯人当主头疼——不唯官鬼克伤上六而头痛,即如官鬼所临之处,亦有病也。如官鬼克间爻,或临间爻,皆主胸膈不利,忌神亦然。余可类推。

财动卦中非吐则泻——财爻动临上卦主吐,动临下卦主泻,若逢合

住,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

木兴世上,非痒即疼——寅卯二爻属木,寅木主痛,卯主痒。

五行测病体

既明症候,当决安危,再把爻神搜索;个中之玄妙,重加参考,方穷就里之精微。先看子孙,最喜生扶拱合——子孙能克制鬼煞,古人谓解神,又名福德。占病又为医药,卦中无此则鬼无制,服药无效验,祷神不灵,所以先宜看此。推占父母丈夫病不宜子孙发动,动则伤克夫星,又克伤父母之原神也。

次观主象,怕逢克害刑冲——主象即用神也,如占夫以官为用神,占妻以财为用神类。如遇刑冲克害,即病人受病磨折,故怕见之。克害处若得生扶,必不至死。

世持鬼爻,病纵轻而难疗——占自病怕鬼持世,必难脱体。

身临福德,势虽险而堪医——月卦身乃一卦之体,子孙临之,决然无虞,纵然病势凶险,用药可以痊愈。

用壮有扶,切恐太刚则折——凡用神临月建,又得日辰生扶拱合,再遇动爻生扶者,乃太刚则折之兆,最怕原神又值月建,必凶;若有日辰动爻刑克,则不嫌其旺矣。所谓“太过者损之则利”也。

主空无救,须防中道而殒——非独指空而言也。凡主象墓绝空破,有救者无防,无救者必死。救者,生扶拱合也。

禄系妻财,空则不思饮食;寿属父母,动则反促天年——占病以妻财为食禄,卦若无财或落空亡,乃是不思饮食。父母爻动,占病所忌,以其克制福神,官煞能肆其虐故也,主服药无效,故云反促天年。占兄弟病反宜动也。

主象伏藏,定主迁延乎岁月——用爻不上卦,纵有提拔扶引者,必待其值日出露,或久病必待其值年值月病方愈,故曰定主迁延日月也。

子孙空绝,必乏调理之肥甘——子孙固为药,又为酒肉,若临死绝,或在空亡,或不上卦,病中必无肥甘调理。或日辰或应爻带子孙生合用爻者,必有人馈送食物资养。

世上鬼临,不可随官入墓——凡占自己病,若世上临鬼入墓于日辰,或化入墓库于爻,固非吉兆,世爻持鬼墓发动亦凶。

身临福德,岂宜父动来伤——占病以子孙为解神,身临之大吉之兆。如父母动来克伤,仍为不美,如父母有制无妨。

鬼化长生,日下正当沉重——鬼爻发动,病势必重,若鬼化入长生,乃一日重一日之象。

用连鬼煞,目前必见倾危——“连”字当作变字解。今术家以用神变出官鬼者,断其病必死,是以词害义矣。孰知鬼煞者是忌神也。用连鬼煞,即指用化回头克耳。用神变回头克,而无日月动爻解救者,目前立见其危也。

福化忌爻,病势增加于小愈——子孙发动制伏官鬼,其病必减,若化父母回头克坏子孙,必因病势小愈不能谨慎,以致复加沉重。子孙化官爻亦然。

世持兄弟,饮食减省于平时——兄弟持世,饮食必减,其病亦因多食而得。

用绝逢生,危而有救,主衰得助,重亦何妨。——凡用爻逢绝,如得卦中动爻相生,谓之绝处逢生,凶中回吉之象,虽危有救。用神不宜太弱,弱则病人体虚,力怯难痊。若得日辰动爻生合扶助最吉,纵有十分重病,亦不致死也。

鬼伏空亡,早备衣冠防不测——此两句唯言父母、官府、丈夫病,如遇官爻伏而又空者,须防不测。

日辰带鬼,亟为祈祷保无虞——如日辰带官鬼生合世爻或用爻者,当为祈祷,看其生合者是何等神。如生合青龙父母,是花幡香愿,勾陈则土地城隍,朱雀则香灯口愿,螣蛇则百怪惊神,白虎则伤司五道,玄武则玄帝北阴。阳象阳爻是神,阴象阴爻是鬼。今陈大略,后有《鬼神章》尽细,阅之照断方是,切不可妄断!

动化父来冲克,劳役堪忧——卦中父母爻动来冲克用爻,或用爻动变父母不冲克者,宜自减少劳碌,不然病即反复,又加沉重矣。

日加福去生扶,药医则愈——日辰临子孙生扶拱合用爻,必得药力

而愈。

身上飞伏双官，膏肓之疾——身者卦身及用神也。如身爻上已临官鬼，又他爻动而飞人身上来者，或身之前后夹有官鬼，或用爻前后夹有官鬼，或世上有鬼而身上又有鬼，皆谓之双官夹用夹身，大象不死，亦是沉困考终之疾也。卦如占子病吉凶，得恒卦，三五爻皆是官爻，午火子孙居其四爻，鬼之中是也。余仿此。

命入幽冥两墓，泉世之人——以卦看有鬼墓，以世看有世墓，以用神看有主墓，凡遇此三墓出现卦中者，人皆见之，其墓为明；变入墓中者，人所不见，其墓为幽。不拘明幽，病主危困。或世爻用爻被官鬼两头夹之，或见有两重鬼墓夹身者，必死。得日辰动爻冲破墓爻，庶几无事。

应合而变财伤，勿食馈来之物——应爻动来生合用爻，当有问安之人，带财富必有馈送，兄弟则清访而已。若应虽生合，而用爻或变妻财，或被财爻刑冲克害用神者，倘馈送切宜忌食，否则反生伤害。若占长辈，尤宜忌之。

鬼动而逢日破，何妨见险之虞——官爻发动，或忌神发动，其祸成矣。若得日辰动爻冲之，谓已冲散，主其病虽凶而不死。

欲决病痊，当究福神之动静；要知命尽，须详鬼煞之旺衰。

读是篇者不可以词害义。福神者，其义轻于子孙而重于原神也；鬼煞者，其理在于忌神而不在于官鬼也。凡占病，如遇原神旺动，即使用神空破伏藏者，其病可愈；如遇忌神旺动，即使用神出现不空破者，禄命当尽矣！

五行判医药

病不求医全生者寡，药不对症枉死者多，欲择善者而从之，须就善人而问也。应作医人，空则矚亡而不遇；子为药饵，伏则扞格以无功——凡卜医药，以子孙爻为药饵，以应爻为医生。如子孙受伤或墓绝，或官爻生旺，是药不对症，必不能去病。如应爻旬空，医生非它出不来，定用药无效。

鬼动卦中，眼下速难取效——占药要鬼爻安静无气，若发动，虽有妙药时，难以取效，待官鬼墓绝日用药，方始有效。

空临世上，心中强欲求医——世爻空亡，必得专心求医，或自不相信他，虽请彼看，亦不用其药石。

官旺福衰，药饵轻而病重——官爻无气，子孙旺相，药能胜病，服之有效。若子孙休囚，官爻旺相者，乃是药轻病重，服之无功。

应衰世旺，病家富而医贫——世为病家，应为医家，相合相生，非亲即友。若应旺世衰，病家贫乏，医必富，应衰世旺反此断。

父母不宜持世，鬼煞岂可临身——卦身与世爻皆不宜临官临父，遇之则药不效。

官化官病变不一，子化子药杂不精——此言官爻化进神症候不一，或病势不定，化退神反此断。子孙乃占药用神，如子孙化进神而药有效，如化退神及伏吟卦，不可服此剂。

福化忌爻，误服杀身之恶剂——盖有动则有变，变出父母回头来克，难伤官鬼，必致用药伤命。

应临官鬼，防投增病之药汤——应临官鬼，必非良医，更来刑克身世用神，须防误药损人。或临忌爻，或化官鬼，皆不宜用此人之药。

鬼带日辰定非久病——鬼带日辰动出卦中者，必是目下暴病；若日辰虽是官爻，不现卦中则不然，可言其病眼下正炽，必须过此方可用药。

应临月建必是官医——应持太岁必是世医，持月建日辰必是官医，更待月日临子孙，用药神效。应临子孙乃专门医士，可托之。

世下伏官子动，则药虽妙而病根常在——大抵自占病遇鬼伏世下，或占他人病遇鬼伏用爻下，其病不能断根，日后恐再发也。

衰中坐鬼身临，则病虽轻而药力难扶——卦身虽临衰弱之鬼，缠绵难愈之象，或主象身临官墓者亦然。

父若伏藏，名虽医而未谙脉理——卦中父动，子孙不能专权固非吉，然又不可无，宜静不宜动。何也？盖人气脉皆属父母，故占医或无此爻，必是草泽医人，虽然用药，而脉理未明也。

鬼不出现，药纵用而不识病源——官鬼为病，出现则易受克制，用

药有效。或不上卦,其病隐伏,根因不知,症候莫决,率意用药,亦难取效。

主绝受伤卢医难救——主象若遇休囚墓绝,或变入墓绝,再有克伤者,虽良医不能救也。

父兴得地扁鹊无功——父母发动子孙受伤,药必不效。若得子孙有气,日辰动爻克父母,必须多服有功。

察官爻而用药,火土寒凉——火土官爻,其病必热,宜用凉药攻之;金水官爻,其病多寒,必温热之剂治之。如火必寒、土必凉、水必热、金必温等剂是也。又如火鬼在生旺之地,又遇生扶,必用大寒之药攻之;水鬼在生旺之地,又遇合助者,须用大热之药;如火鬼在阴宫阴爻,乃是阴虚火动之症,可用滋阴降火之药;水鬼在阳宫内卦,乃是血气虚损之症,可用补中益气之药。宜通变,余仿此。

验福德以迎医,丑寅东北——凡占服药,须看子孙何爻,便知何处医人可治。如在子爻宜北方医人,丑爻北方医人类。又如寅爻子孙五行属木,其医是木旁草头姓名,或是虎命者,虽非东方,皆能医治。余仿此。

水带财兴,大忌鱼鲜生冷——财为饮食,资以养生,然动则生助鬼爻,反为所害。若更属水,必忌鱼鲜生冷等物,药治见功。如值木爻,忌食动风之物,值火忌炙炊热物,值金忌坚硬咸物,值土忌油腻滑物。财如不动,不可妄言。又忌鬼爻生肖物,如丑忌牛、酉忌鸡类。余仿此。

木加龙助,偏宜舒畅情怀——青龙为喜悦之神,更临木爻生合世爻,主象病人必抛却家事,放宽怀抱,然后服药有功。

财合用神局外动,吐之则愈——财在外宫主吐,若得生合用爻,以药吐之则愈。

子逢火德寓离宫,炙之则愈——子孙属火,又在离宫,宜用热药疗之,或用艾灸则愈。

坎卦子孙必须发汗,木爻官鬼先要疏风——子孙属水或在坎宫发动,皆宜表汗。官鬼属木,先散风邪用药有效。

用旺有扶休再补,鬼衰属水莫行针——用爻休囚墓绝,必补药方有

效；若用爻得时旺相，又有生扶合助，须用克伐之药治之，若再补则反害矣。子孙属金，利用刀针；鬼爻属水而用刀针，则金能生水，反助病势。土鬼忌用热药，木鬼忌用寒药。火鬼忌用风药，金鬼忌用丸药。

福鬼俱空，当不治而自愈；子官皆动，宜内补而外修——占病子官二爻具空，乃吉兆也，或俱衰静无冲无并者，其病自愈，不用服药。若二爻俱动，此非药不对病，乃是神崇作祸，故曰无功，必须祈祷服药方得病痊，俗所谓外修内补也。

卦动两孙，用药须当间服——卦有二爻子孙发动，用药不必连服，以其分权故也。或用两般汤药，间服之则效矣。

鬼伤二间，立方须用宽胸——官鬼动来冲克间爻，或鬼在间爻动，必然胸膈不利，须用宽胸之药。逢兄弟发动，则是气逆，治宜调气。

父合变孙，莫欲闭门修养——卦中福官衰静，若有父母动来生合世身主象者，不须服药，宜居僻静，闭门修养。

五兴化福，可用路遇医人——如卦中第五爻变出子孙，不须选医服药，不如路遇草医能治。若子孙不现，而日辰临子孙生合者，意外自有医生可治也。

世应比和无福德，须用更医——世应比和，卦无福德，此药无损无益，须更换医人方可得痊。

财官发动子孙空，徒劳服药——财官俱动，其势已凶，子孙又空，服之无益。

凡占医药者，须诚心默祷，用何人药有效无效，不必说明姓氏。卜家据此章而断，自无荐医之弊，则诚无不格，卦无不验矣，岂非彼此安心乎？

第三章 道书五行

五行与修养

周天之卦顺以行功，五行之妙其用屯蒙。

至游子曰：道莫大乎五行。夫水生于申，旺于子，库于辰，故以申子辰为水之局焉。火生于寅，旺于午，库于戌，故以寅午戌为火之局焉。金生于巳，旺于酉，库于丑，故以巳酉丑为金之局焉。木生于亥，旺于卯，库于未，故以亥卯未为木之局焉。土之局则与水同焉，于是一阳初动，肾水始生之时，披衣端坐，握固存神，运金精于泥丸，造醍醐于髓海，行此肘后之功也，盖以子为水之局也。水虽曰润下，至子之时旺极则返含真气而泝流以为朝阳矣。一阴初生，心火欲焚之时，叠手盘足，安静神识，传真一于丹田，化玉液于血海，行此交合之功者，盖以午为火之局也。火虽曰炎上，至午之时旺极则返蒙真液而降气以为归本矣。丑之时神水下降，以舌搅于上腭，鼓咽玉液下于重楼，历肝胆而朝于心，行此养水炼液之功者，盖以水病于丑，而巳酉丑者金之局也，金能生水而库于丑，丑与子相邻而与之合，是为丑中藏子之水者也。未之时心火下降，以鼻气绵绵多人少出，烹炼液血，传于黄庭，历肺腑而归于肾，行此养火采药之功者，盖以火病于未，而亥卯未者木之局也。木能生火而库于未，未与午相邻而与之合，未之中藏午之火者也。戌亥之时心血传于肾，感阴气而化精，乃阴盛阳衰之极，即聚火采药之候，宜调息、存神、闭口、咽气，微胁其腹，觉脐肾热盛，则轻举其身焉，未热则渐加焉，使其精血還元。行此勒阳关之功者，盖以寅午戌者火之局也，寅午之火库于戌而为聚焉，戌与亥相邻而木生于亥，亥之中有木气，木能生火，可以救火

于戌亥故也。或曰：周天十二卦气，惟有金土木而无水火者，不以抽添，何物以补其修炼也？曰：周天十二卦气即抽添水火之体也。抽添之妙又在乎屯蒙之时，揲屯蒙以明之。夫坎者水也，一变而为水泽之节，其爻居巳；再变而为水雷之屯，其爻居寅。如用屯之卦，行抽添水数则当用寅焉。离者火也，一变而为火山之旅，其爻居辰；再变而为火风之鼎，其爻居亥；三变而为水火之未济，其爻居午；四变而为山水之蒙，其爻居戌。如用蒙之卦，行抽添火数则当用戌焉。故十二卦气其用在于屯蒙，或抽水而添火，或抽火而添水。是以五行之妙，修炼之功，其皆存于斯焉。

五方五行歌

还丹之道，看似虚无之言，实系造化之基，内含玄元一炁，天地阴阳变化之机，所谓天兹显瑞，物禀含灵，总四象以成形，区五行以定体，窃冥之内，此道不可穷，恍惚之中惟情不能度，适自往古，以至于今。前贤多有隐讳，终致密法天机闭塞，后学罔明。慕神仙之道者，必弃荣名，明生死之事。天地之间，唯人最灵，万法登真，莫不由己。广阅丹书，返朴还淳，迁凡易圣，非积行以难俦，转魄归阳，在虔诚而自偶。何况大丹者，光凝日月，冷浸云霞，澄兔窟之精辉，混龙胎之流影，灵踪罕露，尘迹宁谳，究此者悠哉，信死者倍矣。其有念财逐利，厚己薄人。纵妻妾以满堂，谁能代死，假使金山以盈屋，岂续长生，万种千般，荒郊堆土，何曾百岁，唯恣耽淫。奉道者，无非欲贪，苟学者，刚言深会，以至鬓销黧色容减，童颜始欢，隙影难留，仍嗟逝波不返，如此流之辈，岂不伤哉！或有近学之徒，悞执先师之作，论还丹则阴阳莫晓，言赋命则动息伤神，错认汞铅，妄求赤白。或云内化五藏，外化五金，点金须得庚，化银须用艮。或云金化金兮银化银，自此更无别神圣，此大谬之人，上仙之说焉得妄将草石，欲造金银，实为天地悬殊，可谓谬矣。愚昧者不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伏汞即结汞，结河东吸铁者，须明磁石，乃合夫妇之道，自然法度周旋，但明性情克无不就，若世别有黄白之妙，则神仙之道全非，古今一门，更无二议。

北方歌曰

北方玄武身本黑，家乡体住昆仑国，寻常定志有长生，方圆任性可生得，随流信运长为客，谁识我身性无白，不独含著五行精，就中偏感阴阳魄，调和兑震为夫妇，四象排来在高处，分明指似后人言，莫使昏迷错天路。

真水异号

曰白金、曰灵珠、曰真身舍利、曰流汞、曰流砂、曰玄珠、曰众生、曰活宝、曰九转金丹、曰摩尼珠、曰丹砂、曰夜光珠、曰太阴真水、曰窈冥华池、曰鸟金簪、曰昆仑簪、曰黑金、曰圣石、曰金公、曰玄武乌驴乳、曰波斯簪。

西方歌曰

西方白虎本属阴，为男为女亦为金，长立子宫胎产午，成形兑体坎同心，娇姿玉貌欺冰雪，素质含光洒轻血，则知唤作白琅玕，怎识我身是明月，无媒自嫁得黄芽，生死须归戊己家，炎烈下时寒国上，阴阳催促总成砂，若人会得吾此语，目前便是三清路，驾鹤冲天日有期，定知永劫抛尘土。

真金异号

曰白虎、曰白金、曰太白、曰太玄、曰太真、曰太素、曰真水银、曰水精、曰秋石、曰石液、曰玉液、曰真铅、曰乾精、曰美金花、曰雄金、曰河车、曰柔银、曰真金、曰坎男、曰玄液、曰水中金、曰神符白雪、曰圣无知、曰锡玄脂、曰白马牙、曰好丹砂。

南方歌曰

南方朱雀其身赤，猛烈雄强势难敌，性共乾坤造化齐，体并阴阳难消息，水妻土母木家子，白帝金形胎受此，四象皆因我气生，万类须由我气死，性连甲乙气偏通，媾扇金娘嫁木翁，归投戊己到中宫，看看变转总交红，此歌不悟殷勤说，句句从头细分雪，莫言积学但阴功，始解消详吾志诀。

真火异号

曰太阳、曰悦惚、曰赤石、曰赤监、曰朱雀、曰朱儿、曰红铅、曰火铅、

曰真火、曰红石英。

东方歌曰

东方有木本名砂，为男为女亦为芽，受气午成须立子，含精育质长金家，自从成长多年月，朝朝各自向天涯，莫欺形貌黑皴皴，浑身总是日精华，忽若遇著阴家子，不假良媒自相许，迎归宝帐到中宫，阴阳气合情意与，特地为胎重造化，运动坎离巡八卦，十月怀胎母子分，定知霄汉骖鸾驾。

真木异号

曰青龙、曰曾青、曰木精、曰火精、曰玄女、曰金液、曰姤女、曰流汞、曰流珠、曰明珖、曰金津、曰赤髓、曰离女、曰雌金、曰坤精。

中方歌曰

中央戊己属勾陈，体合虚无与道邻，纯抱元和精粹气，陶身万炼总成真，木妻火子水家鬼，水土相镇不能起，还教却产西方金，递代相承壮精髓，虽然我身无正形，志事限凭四象生，四象不因连我气，水金木火岂能成，偏通金木恩情熟，留向胎中亲养育，两物相和气总并，须凭丙火来煎蹙，丙火元来是我命，节候轮排依法令，自合天人造化机，谁见仙家真径路。

真土异号

曰黄土、曰真土、曰紫土、曰菊花、曰太易、曰真黄芽、曰真龙虎、曰二气灵砂、曰大还丹。《大还丹照鉴》

铅汞五行篇

探玄子曰：吾遇阳公于当阳，得真要焉。于是知金丹大药者，在乎精究五行，次穷日月四象，备立而产五帝之河车矣。河车者，神水也，得火则活，见水而生，千炼万化不易其真，此天地之大宝也。探玄子于是歌曰：得在得一气，变化因金液，金液通神仙，须向五行觅，要识真铅汞，一水遇一火，中宫见为主，水火结为物，二物成夫妇，夫妇相配匹，百刻在坎离，丹砂从此出，体如真珠离，丹砂本非赤，见水归水体，见火成金液，脱胎除黑晕，黑晕是铅质，金丹切忌铅，用铅千万失，竹破须竹补，木

断以木缉,人之气补外,万物尽为客。是知铅汞者,其根源在于五行而已。金主四,因火受符而生者也,能从无中得有,有中归无,于是四象备立而孕白金焉,此日精月华之气,能凝白能为水,其名曰:流珠、金液、神丹,尽极阳九九之数,即为出世之丹者也。木主三,因火初混气而受符者也,含元之至精,因土相得而相住,复为父母,互生芽蘖,齐天地之变通,成乎立信,应乎甲位,是为青龙,所以夏凝雪而似冬冰,此反覆之道也。水数一,共位居于北方者也。丹经曰:天生玄女而为阳,其极则阴生自天而降焉。彼世之铅银砂汞,安能配合五行,应之于乾象乎?吾所谓汞者,包含万象,灌注无极,是为河车焉。火生二,因木受符而生者也。盖土之父,金之夫,水之妇,木之子也。于是天地不朽之性,万物皆负之成形,恶死好生,飞腾九天之上,能使无中乃有,有中将无。圣人所以与天地长久者,炼一阴而归阳位,是还丹之体也。炼汞成尘,其象砂中有汞,铅中有银,离女也,反归于真性矣。土主五,其德旺于四季,能育万物,安定四维。丹经曰:地产黄男,是为阴极阳生焉。土之精者,真铅也,顺用之则长生矣,逆使之则害物矣。夫汞不飞走者,是流珠之母也,以铅为根,根成则芽生,汞伏则丹成矣。然非外也,故吾所谓金也,木也、水也、火也、土也,皆非世之所谓者也。

卦气五行篇

周天之卦,顺以行功,五行之妙,其用屯蒙。至游子曰:道莫大乎五行,夫水生于申,旺于子,库于辰,故以申子辰为水之局焉。火生于寅,旺于午,库于戌,故以寅午戌为火之局焉。金生于巳,旺于酉,库于丑,故以巳酉丑为金之局焉。木生于亥,旺于卯,库于未,故以亥卯未为木之局焉。土之局则与水同焉。于是一阳初动,肾水始生之时,披衣端坐,握固存神,运金精于泥丸,造醍醐于髓海,行此肘后之功也。盖以子为水之局也,水虽曰润下,至子之时旺极则返,含真气而沂流以为朝阳矣。一阴初生,心火欲焚之时,叠手盘足,安静神识,传真一于丹台,化玉液于血海,行此交合之功者,盖以午为火之局也。火虽曰炎上,至午之时旺极则返,蒙真液而降气以为归本矣。丑之时,神水下降,以舌搅

于上腭,鼓咽玉液,下于重楼,历肝胆而朝于心,行此养水炼液之功者,盖以水病于丑,而已酉丑者金之局也。金能生水,而库于丑,丑与子相邻而与之合,是为丑中藏子之水者也。未之时,心火下降,以鼻气绵绵多入少出,烹炼液血,传于黄庭,历肺腑而归于肾,行此养火采药之功者,盖以火病于未,而亥卯未者木之局也,木能生火,而库于未,未与午相邻,而与之合,未之中藏午之火者也。戌亥之时,心血传于肾,感阴气而化精,乃阴盛阳衰之极,即聚火采药之候,宜调息存神,闭口咽气,微肋其腹,觉脐肾热盛,则轻举其身焉,未热则渐加焉,使其精血還元,行此勒阳关之功者,盖以寅午戌者火之局也。寅午之火,库于戌而为聚焉,戌与亥相邻而木生于亥,亥之中有木气,木能生火,可以救火于戌亥故也。或曰:周天十二卦气,惟有金土水而无水火者,不以抽添,何物以补其修炼也?曰:周天十二卦气,即抽添水火之体也,抽添之妙,又在乎屯蒙之时,揲屯蒙以明之。夫坎者,水也,一变而为水泽之节,其爻居巳,再变而为水雷之屯,其爻居寅,如用屯之卦,行抽添水数,则当用寅焉。离者,火也,一变而为火山之旅;其爻居辰,再变而为火风之鼎;其爻居亥,三变而为水火之未济;其爻居午,四变而为山水之蒙;其爻居戌,如用蒙之卦行抽添火数,则当用戌焉。故十二卦气,其用在于屯蒙,或抽水而添火,或抽火而添水,是以五行之妙,修炼之功,其皆存于斯焉。

黄庭五藏论

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浩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导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常在字魂停,胆神龙曜字威明,六腑五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

肺部

肺部之宫似华盖,下有童子坐玉阙,七元之子主调气,外应中岳鼻齐位,素锦衣裳黄云带,喘息呼吸体不快,急存白元和六气,神仙久视无灾害,用之不已形不滞。肺之为气三焦起,视听幽冥候童子,调理五华精发齿,三十六咽玉池里,开通百脉血液始,颜色生光金玉泽,齿坚发黑

不知白，存此真神勿落落，当忆紫宫有座席，众神合会转相索。

心部

心部之宫连含华，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适寒热荣卫和，丹锦飞裳披玉罗，金铃朱带坐婆婆，调血理命身不枯，外应口舌土玉华，临绝呼之亦登苏，久久行之飞太霞。

肝部

肝部之宫翠重里，下有青童神公子，主诸关镜聪明始，青锦披裳佩玉铃，和制魂魄津液平，外应眼目日月精，百病所钟存无英，同用七日自充盈，垂绝念神死复生，摄魂还魄永无倾。

肾部

肾部之宫玄阙圆，中有童子冥上玄，主诸六腑九液源，外应两耳百液津，苍锦云衣舞龙幡，上致明霞日月烟，百病千灾急当存，两部水王对生门，使人长生升九天。

脾部

脾部之宫属戊己，中有明童黄裳里，消谷散气摄牙齿，是为太苍两明童，坐在金台城九重，方圆一寸命门中，主调百谷五味香，辟却虚羸无病伤，外应尺宅气色芳，光华所生以表明，黄锦玉衣带虎章，注念三老子轻翔，长生高仙远死殃。脾长一尺掩太仓，中部老君座明堂，厥字灵元名混康，治人百病消谷粮，黄衣紫带龙虎章，长精益命赖君王，三乎我名神自通，三老同座各有朋，或精或胎别执方，桃核合延生华芒，男女偕九有桃康，道父道母对相望，师父师母丹玄乡，可用存思登虚空，殊途一会归要终，闭塞三关握固停，含漱金液吞玉英，遂至不饥三虫亡，心意常和致欣昌，五岳之云气彭亨，保灌玉炉以自赏，五形完坚无灾殃。

胆部

胆部之宫六腑精，中有童子曜威明，雷电八振杨玉旌，龙旗横天掷大铃，主诸气力摄虎兵，外应眼童鼻柱间，脑发相扶亦俱鲜，九色锦衣绿华群，佩金带玉龙虎文，能存威明乘庆云，役使万神朝三元。

肝气

肝气郁勃清且长，罗列六腑生三光，心精意专内不倾，上合三焦下

玉浆，玄液云行去臭香，治荡发齿鍊五方，取津玄膺入明堂，下溉喉咙神明通，坐侍华盖游贵京，飘飘三清席清凉，五色云气纷青葱，闭目内眄自相望，使诸心神还自崇，七玄英华开命门，通利天道存玄根，百二十年犹可还，过此守道诚甚难，唯待九转八琼丹，要复精思存七元，日月之华救老残，肝气周流终无端。（《黄庭内景玉经》）

五行化育

周子曰：盖太极者，已具形炁之谓，无极者无声无臭，无象无名，惟理而已。周子亦曰无极而太极，盖无极一动而为阳，以生玄炁属水。故曰：太易生玄水静而为阴，生元炁属火故曰元命。

生太初，静极复动为阳，生始炁属木故曰太始。三炁周玄，元始三炁周备，炁形质具，未始相离谓之太素。静而为阴属金故曰太素。三炁为天地之根，万物各极其位谓之太极。动而为阳属土，总领四象。故曰太极。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是以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五炁结则自然万物生，即五行顺布四时行焉。故阴阳五行乃天地之祖万物之母，是以人人具一阴阳，物物具一太极也。

五行自二炁阴阳而生也，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因理而有炁，因炁而有天干地支也。阳动而生壬于一数为阳水，阴静而生丁巳二数为阴火，再动而生甲寅三数为阳木，复静而生辛酉四数为阴金，动而生戊辰戌五数为阳土，静而成癸亥六数为阴水，动而成丙午七数为阳火，静而成乙卯八数为阴木，动而成庚申九数为阳金，静而成己丑未十数为阴土。虽曰天干亦有阴阳也，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属阴干。地支亦有阴阳也，子午寅申辰戌为阳支，巳亥卯酉丑未为阴支。各具二炁交感而方能生成，故天地万物莫不皆以之而生长。（《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

化育五行，阴阳至精，居天兮总星之分，镇地兮得岳之名。休旺有时，元含生杀之母，枢机在要，盛同造化之行。原夫虽禀二仪，皆归一味。青抱乾阳之精，自藉坤阴之气。火生于北，上蒸而含孕三才。水长

于南,下降而分排五纬。凉以绝临正位,游注四方,汞偶金而不起,铅得火而始翔。四物盘礴,自兹出没于中央,是以龍飞于九天,凤栖于丹穴,昆山起雾稟阳而状若红铅,地户生云到秋而形同白雪。岂不以日行有序,道顺依常。照方明而匪远,见五贼而自昌,神气若全,飞腾再此,鼎炉既备,匹配由斯,肇自冲和,位分三五。四溟兮为长养之乡,五蕴兮为出入之户,循环造化,凭意焉以为媒;次第成形,假水铅而作主。于南属火,在北属阴。设象以自分支干,定体而孰辩浮沉。日抱雌乌以鸣,庚中有甲;月含雄鸡以唱,木内隐金。是以结象自然,流方四布,假此为表里之宗,用斯合乾坤之度,未离而犹属生死之门,悟脱而定超神仙之路。(《金丹赋》)

五行之性

五行各一其性者,谓五行各具一太极也。五行生数各以五数加之即成数也,天一生水加五,地六成水也;地二生火加五,天七成火也;天三生木加五,地八成木也;地

四生金加五,天九成金也;天五生土加五,地十成土也,是谓五行各具五行也。前文谓五行一阴一阳也,阴阳一太极者,言其体也。此谓五行各一其性者,言其用。言其体则五行同一太极,言其用则五行各其一太极也。言其体反本還元也,言其用设施之廣也。体者逆数也,用者顺数也,逆数知其所始,顺数知其所终,知始而不知终则不能致廣大,知终而不知始则不能尽精微,原其始则浑浑沦沦合乎无极,推其终则生化化运乎无穷,逆顺相须则始终不二,显微无间则性理融通,是谓体用兼而合于道也。(《全真集玄秘要》)

论五行匹配藏腑法

道言:天以五行阳气而应人藏也,地以五行阴气应人之腑也。夫金木水火土传受心肝脾肺肾,应丙申戊庚壬,此者应阴阳气之化也。又说大肠小肠胃膀胱,应乙丁己辛癸,上即三焦,下即命门,皆是阴阳配合,

如何是运用之法？答曰：将真一之气传于五藏之内，助其精血，益其魂魄生神气，即延生矣。道言五行者，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岳，在世为五常，在人为五藏。

五行变异

夫五行变易者，金木相生相克，水火相配相合，惟土能变化万物，得之可成一身，得之可灵三田，运气可以成五行之大药，金丹皆是五行气变化也，五液皆是五行之升降也，天气皆是五行之作用也。天地为五行之祖，日月为五行之宗，周天为五行之道，八卦为五行之户，大药为五行全在人身之用，故《阴符经》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不识者亡。若修炼五行之运用，依法行持，必可长生。（《上品妙经》）

五行造化

凡人之生也，初父与母交，精血造化而成于形。若父精先进母血后行，则血包精为男，乃先生其右肾故属阳应日，主三魂降精气赤而镇丹田，故命脉在右手之尺部也。若母血先进父精后来，则精裹血为女，即先生其左肾故属阴应月，主七魄降真气黑而镇子宫，故命脉在左手之尺部也。男子先生右肾，右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胃，胃生膀胱，膀胱生左肾，左肾生三焦，三焦生三元，三元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经，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络生一百八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五孙络，孙络生一百八十五湟络，湟络生三百六十五穴，穴生三百六十五骨。处胎十月而生，始者一月为胞，精血凝也；二月为胎，形兆胚也；三月阳神为三魂，动以生也；四月阴灵为七魄，静镇形也；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六月律定六腑，用滋灵也；七月七精开七窍，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灵也；九月宫室罗布，以定精也；十月气足，万象成也。内有五藏，外应五行。经曰受胎之初，所生二肾，左为玄，玄以升气上传于肝；右为牝，牝以纳液下传膀胱。玄牝本乎无中来，以无为有，乃父母之真气纳于纯阴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谓

玄牝，玄牝之门，可比天地之根。自肾而生五藏六腑存焉，肝曰青龍木，在左无英居焉，制三魂也，其气从脊腭左畔上入眼，化为泪名真木，余气流入上腭左畔名玉液也。肺曰白虎金，在右白元居焉，制七魄也，其气从脊腭右畔上入鼻化为涕名真金，余气流入上腭名金液也。心曰朱雀火，在上司命居焉，纳生源也，其气从胸前左畔上入舌，却入心化为血名真火，余气流入舌下左畔名神水也。肾曰玄武水，在下桃康居焉，保精根也，其气从脾右畔上入耳化为耳塞，却下肾名真水，余气流入舌下右畔名华池也。脾曰勾陈土，处其中央长生大君居焉，其气从脊右畔上来入脑化为涎名真土，余气流入唇颊内名玉池也。经曰眉下五轮，全在定中，起五轮者眼也。有血轮、气轮、水轮、金轮、瞳轮，谓主息入定中作也。真人曰：定中运水火于目中也。故崔公以眼为镜，要得之五力乃大道之源，皆在眼力也。白眼属肺，赤脉属心，黑睛属肾，睑黄属脾，中有一点莹明者属于肝，五藏精元聚在于眼也，五藏气全则有五色神光，五藏怀宝则眼内视真景明如白晝，五藏衰则神光不明，五藏绝则神光落而死矣。又曰眼为金刚之门，鼻为炉灶炼金之门户，鼻乃主息出入为气本，由橐籥也，金刚乃元神也，出入眼中，能内视久视则长生矣。金公者肺中唾，姤女者心中血也，婴儿者肾中精也，黄婆者脾中涎也，七宝者神、气、脉、精、血、唾、水也，亦为七返真制，先令一身滋润，然后能生，水盛能生唾，唾盛能变血，血盛能炼精，精盛能补脑，脑盛能壮气，气盛则神全矣。人之一躯以应五行生成之数，心之上曰九天，肾之下曰九地，肾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楼第一环到顶八寸四分，则曰泥丸、绛宫、太一帝君居焉，总众神也，自肾到顶凡二尺五寸二分，计八十一丈元气以应九九纯阳之数。凡一晝夜漏水下一百刻，每一刻折六十分共六千分，每一十分人息之出入有二十二息半。凡百刻之中天左旋而地右转，人之气血以合三才，荣卫皆通天地之正气，一呼一吸谓之一息，经络开闭呼吸往来，晝夜之间有一万三千五百息，呼吸皆等，所呼者自己之元气从内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气自外而入，根源牢壮元阳无损，呼吸之间可夺天地之正气矣。清者荣而浊者卫，悉乃流通；横者络而纵者经，尽得舒畅。然后寒暑不能侵，劳苦不能害，体强而骨健，气爽而神清，常为不

老之人，来保无疆之寿。真龙真虎者坎离也，心肾也，龙虎交媾以炼金丹，《天宝内经》曰：婴儿姤女炁合，黄庭者是也，以至功成行满，则为神仙长生不死之道矣。（《修真十书杂著捷径》）

五藏安养

行东方之道，木肝王，心为上相，常以立春、春分入靖室，其卧瞑目存其内，思肝气正青，赤气侍之，黄气养之，随身正青，上与天通，太清元气下入身中，则万物华茂，岁星顺度，精通太微，灵瑞至。

东方仁，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囚死当养，子为父报仇。

行南方之道，火心王，脾为上相，常以立夏、夏至入靖室，其卧瞑目存神，内思心气正赤如日，黄气侍之，白气养之，随身正赤，上与天通，太清元气下入身中，祝融来至，甘露降景风扇，万物育长，天垂景星，荧惑顺常，蓬蒿生嘉禾成，中国丰。

南方礼，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休，囚死当养，子为父报仇。

行西方之道，金肺王，肾为上相，常以立秋、秋分入靖室，其卧瞑目存神，内思肺气正白，黑气侍之，青气养之，随身正白，上与天通，太清元气下入身中，蓐收来至，太和主之，白虎见仁，清风新雨，五谷熟成，万机得序，玉衡顺平，太白顺行，鸾鸟至。

西方义，金王、水相、木死、火囚、土休，囚死当养，子为父报仇。

行北方之道，水肾王，肝为上相，常以立冬、冬至入靖室，其卧瞑目存神，内思念肾气正黑，元气飘飘，如山出云浮，上与天通，太清元气下入身中，一身尽热，赤气养之，玄黄五色，玄冥来至，万水流通，万物闭藏，休养黄泉，勿妄夭伤，辰星顺度，黑丹出。

北方智，水王、木相、火死、土囚、金休，囚死当养，子为父报仇。

行中央戊己之道，土脾王，肺为上相，六月土王，日入靖室正向南坐，瞑目存神内思，脾气正黄，白气侍之，黑气养之，随身正黄，上与天通，太清元气下入，身中正黄，浑如鸡子，澹泊无为，万物自理，则八方被化，地吐醴泉，天垂景星，精芝英茂，威僖生甘露降，禾稼成，四夷降伏，天下太平。



中央戊己信,土王、金相、水死、木囚、火休,囚死当养,子为父报仇。
(《太上灵宝五符序》)

五岳真形图说

五岳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盘曲回转,陵阜形势,高下参差,长短卷舒,波流似于奋笔,锋芒畅乎岭嵴,云林玄黄有如書字之状,规矩拟纵趋向,因如字之韵,而随形而名山焉。

昔黄帝征帅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之,诸侯咸宗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破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泰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蟬粥金符斧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有常处。帝乃自造山躬,写形像连五图,之后拜青城为丈人,署庐山为使者,形皆以次相续,定五岳之尊,而分其真形,此适始于黄帝耳。

五岳司五方之气

《神仙图》曰:东方泰岳,祇曰岱宗。元气上连岁星,其山青,主春气生万物,使甲乙行天德,使寅卯正地气,常以立春之日升岱宗之山,出乘条风,所以佐天地生人物也。以条风之气荡淑人形,常起甲乙治寅卯。

南方泰岳,祇曰南衡。元气上连荧惑之星,其山赤,主夏气长万物,使丙丁之神行天德,使巳午之神正地气,常以立夏之日升南衡之山,出乘长风各还四方,所以佐天地生人物也。故以长风之气荡淑人形,常起丙丁治巳午。

中央泰岳,祇曰嵩高。元气上连镇星,其山黄,主四季之气,统四方,总理万物,使戊己行天德,使丑辰未戌正地气,常以四季之月晦升嵩高,出乘八风,各还四方,己不言而道自存,不行而道自明,淡泊无为,为道之根,出则病病,故而不病,吾之不病,死无从来。延年以镇星,星扞子厄,大闢天门广地户,窈窈冥冥,天地自然,五德之为信,赏善罚恶,养

人物也。故以八风之和，调人正之。

西方泰岳，祇曰西华。元气上连太白星，其山白，主秋气成熟万物，使庚辛行天德，使申酉正地气，常以立秋之日升西华之山，出乘清风各还四方，所以佐天地成人物也，故以清风之气荡淑人形，常以庚辛治申酉。

北方泰岳，祇曰北恒。元气上连辰星，其山黑，主冬气闭藏万物，使壬癸行天德，亥子正地气。常以立冬之日升北恒之山，出乘凉风各还四方，所以佐天地藏人物也。故以凉风荡淑人形，常起壬癸治亥子。（《太上五岳符》）

五藏调理法

补肝藏三势春用之

一势，以两手掩口，取热汗及津液，摩面上下三五十遍，食后为之，令人华润。又以两手摩试面使极热，令人光泽不皱，行之三年色如少女，兼明目散诸故疾，从肝藏中出肩背，然引元和补肝藏，入下元行导引之法，皆闭气为之。先使血脉通流从遍身中出，百病皆痊，慎勿开口，舒气为之。用力之际勿以外邪气所入于藏腑中，返招祸害，慎护之。

二势，平身正坐，两手相叉，争力为之，治肝中风，掩项后使面仰视之，使项与手争力，去热毒肩疼痛，目视不明，积聚，风气不散，元和心气，风毒出散。调冲和之气，补肝下气海，添内珠尔。

三势，以两手重按臍，拔去左右极力，去腰间风毒之气，及胸膈补肝兼能明目。

补脾藏一势季春用之

四势，左右射雕，去胸胁及胸膈结聚风气，脾藏诸疾，来去用力为之，闭口使内气趋散之尔。

补心藏三势夏用之

五势，大坐斜身用力，偏敌如排山势极力，去腰脊风冷，宣通五藏六腑，散脚气，左右同补心益智。

六势，以一手按臍，一手向上极力如托石，去两胁间风毒，治心藏通

和血脉,左右同,闭气为之,十二月俱依此尔。

七势,常以两手合掌向前,筑去臂腕,淘心藏风劳,宣散关节,左右同,皆须依春法尔。

补脾藏一势季夏用之

八势,端身正坐,舒手指直上反拘三举,前屈,去腰脊脚膝痹风,散膀胱气,前后同。至六月十四日以后用之。

补肺藏三势秋用之

九势,以两手抱头项,宛转回旋俯仰,去胁胸筋背间风气,肺藏诸疾,宣通项脉,左右同,依正月法。

十势,以两手相叉头上过去,左右伸曳之十遍,去关节中风气,治肺藏诸疾。

十一势,以两手拳脚胫十余遍,此是开胸膈去肋中气,治肺藏诸疾,并依正月闭气为之。

补脾藏一势季秋用之

十二势,九月十日以后用补脾,以两手相叉于头上,与手争力,左右同。治脾藏四肢,去肋下积滞风气膈气,使人能食,闭气为之。

补肾藏三势冬用之

十三势,以两手相叉,一脚踏之,去腰脚拘急,肾气诸疾,冷痹脚手风毒气,膝中疼痛之疾。

十四势,大坐,伸手指,缓拘脚指,治脚痹诸风注气,肾藏诸毒气,远行脚痛不安,并可常为最妙矣。

十五势,以一手托膝,反折一手抱头,前后左右为之,去骨节间风,宣通血脉、膀胱、肾气、肾藏诸疾。

补脾藏一势季冬用之

十六势,以两手耸上极力三遍,去脾藏诸疾不安,依春法用之。

共一十六势,并闭气为之则妙也。此导引之士,千年流传之调经脉,通关窍,祛风毒之良方。(《灵剑子》)

五藏吐纳补泻真元

肺藏图

夫肺兑之气,金之精,其色白,肺主魄,化为玉童,长七寸,白兽其神,存其形全。肺合大肠,上主鼻,多怖惧,魄离肺也;不耐寒,肺薄;颜色鲜白,肺无他病;大肠鸣,气拥也。频嘘不祥,肺主七宫京门。立秋日平旦,面正西坐,鸣天鼓七通,饮玉泉浆三咽,瞑目正思兑宫白气入口吞之三,则童神安,百邪不能殃,兵刃不能害,延年益寿。谓补泻神气,安息灵魄。

心藏图

夫心者离之气,火之精,其色赤,其神朱雀,化为玉女,长八寸,欲安其神而全其形,合乎中和。心合小肠,主血脉,上主舌。血拥,惊,舌不知味;心乱,多嘘。心主九宫惊门,和而形全。立夏日平旦,面向南端坐,叩金梁九通,漱玄泉三咽,精思注想,吸离宫赤气入口三吞,以补灵府离。玉女神平体安,百殃不害,神至灵也。

肝藏图

夫肝震之气,木之精,其色青,肝主魂,其神如龙,化为二玉童,各长七寸,一负龙一持玉浆。欲安其龄,合乎太清,肝合乎腠理,上主目,目热肝伤也。肝主春,用事含春精气,万物繁茂,顺阳之道。立春日常以寅时面向东,平坐,叩齿三通,闭气七息,吸震宫青气三吞之,致二童,肝养精之妙也。

脾藏图

夫脾者坤之气,土之精,其色黄,像履盆,其神如凤,化为玉女,长六寸,合太阴,上主口,颜色湿润无他也。脾无定位,寄王四季各一十八日。清旦,正坐中宫,禁忌五息,鸣天鼓,七吸中宫黄气入口吞之,饮玉醴以致其妙。人禀天道,经营正气,守我房中之精,保命得长生,存想华池饮玉液,和气相胜,百脉调畅,闭息精源,含真却老,此名守真长生秘诀。

肾藏图

夫肾主精,坎之气,其色黑,其像圆。一名而曲,其神如白鹿,化为玉童,长一尺。万物治其精,顺其志,全其真,合乎太清。肾合骨,上主耳,腰不能伸,肾冷。立冬日面北向,平旦坐,鸣金梁五通,饮玉泉,三吸

玄宫黑气吞之,以致玉童之饌,神和体平而能长生矣。

胆藏图

夫胆,金之精,水之气,其色青,其神如龟,化为玉女,长一尺。其神勇。胆合膀胱,颜貌青,无其他常。以孟月,端坐正思,北玄吸黑气入口九吞,饮玉泉之浆,气之致也。喜怒损性,哀乐伤神,神伤侵命损性害生。养性以生气,保神以安心,气平体和,精全心逸,此鍊真秘言,长生之诀。

夫气为身之主,主之者守精,精是身之至道通神,精是命根,保精重气而能长生,道之宗也。人自失道,非道失人。凡服气静室安坐,寂然瞑目,努腹鼓腮,令气满口,即气肠开,叩齿咽之九下为一息。春夏服冷气,秋冬服暖气。每夜至五更,即以两掌掩口著力,掌中取津液,试摩面皮光泽,时时含枣蜜汤助之,日日减食,朝朝进气,气即易成。(《太上养生胎息气经》)

真五行定命气

《混元八景真经》人生立命,须认五行解定,金锁养就玄珠,存神于元宫,伏气于肾内,回精上朝于太和,此入圣之门也。五行者,真五行也,非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也。此五行者,盖是配象有名无形,五行真象名具形体,又非人之五藏,人之五藏亦是真五行结就也。惟土无正形生成造化皆因土也,外生天地,内备人身。真金者,人之母也。真本者,人之父也。真水者,金之气也。真火者,木之精也。真土者,母之元宫也。四象生炁,聚入元宫,得土制之造化成人,人身四象,气聚五行造化,无一切不形成质,既要修行但只依根本造化,神仙自然而生,故须认得五行定却金锁。金锁者,谓得真铅伏住真汞,共聚为宝。金铅结伏其汞,故曰玄珠,金锁二气结伏造化为珠存神为元宫。谓四象真气生就,万神致于元宫也。存养伏气于肾内者,谓玄珠备二十四气,复生三百八十四气,将此气伏于肾内,谓之伏气回精。上朝者,令身内神气随营卫运转往来造化,为回精之道,又曰金精。

五行各现本色与内外相应

《混元八景真经》凡行五藏气者，看逐季月日与内外相应合行持，且如肝藏属木，旺春三月内，选甲乙日时端坐正身，绝虑忘思，密闭地户，大户天门，出入绵绵，不会奔逸。一心使荣卫运转，肝藏气自夹脊双关上通致脑，自顶门而下降入口中，咽漱归十二重楼，先传于肺，肺传于肾，肾传于肝，肝传于心，心传于脾，脾传入于元宫，神色所受，神龟行周天数足，自奔而流上归舌下二窍中出，其色青是肝家一藏真气顺也。余四藏倣此。且如肝藏气，初行之时，于春三月内，甲乙日时起，首此以上并是肝家行旺则无诸藏气杂，只独以本气荣卫，周身径路，五藏周天数足生得者，气用资于身，其中至精纳于元宫，亦是五行生杀，其气在本位不复出，再经五藏荣卫周身，故致本凑而出现者，别无异色，只是绝青之气，余四藏倣此。若得五藏各具本色而现，是为的验也。

五行品

《太上化道度世仙经》云：金木水火土五行，是造化万物配合阴阳，为天地万物的精华。木火金水又临御四方，以示为四象，青龙左逸，白虎右驯，朱雀前立，玄武后迎。而青龙属木为肝在左，白虎属金为肺在右，朱雀属火为心在前，玄武属水为肾在后，此乃五行之所生。修道之理，又以金公、黄婆、婴儿、蛇女为名。天干之中，丙丁、甲乙、壬癸、庚辛，乃是四方之正名。

东方九炁肝木者，乃四时之首，谓之曰和风，乃发生万物，生生不息之机；南方三炁心火者，谓之炎风，乃是万物长养茂盛之意；西方七炁肺金者，谓之金风，乃是万物衰败，天地肃杀之时；北方五炁肾水者，谓之寒风，乃是万物之休息，归根返本替藏之时。这是一年四季，天地阴阳长消，四炁变化的规律。

按一年三百六十日，土旺四季，把五行分四季，五行逐四时各旺七十二日，也可以说是七十二候。大概按五日为一小候，七十二日为一大

候,立春木旺七十二日,立夏火旺七十二日,立秋金旺七十二日,立冬水旺七十二日,金木水火四时共旺,二百八十八日之数。中央戊己土,乃中央一十二炁,为五行万物之统领,土无正位,以四季而独尊,逐四时而各旺一十八日,为土能和养万物,因其居中央为尊之故。春旺苍花一十八日,夏旺槐花一十八日,秋旺菊花一十八日,冬旺柰冬花一十八日,四季共旺七十二日,乃五行配合,共成三百六十日为一年之岁。

金木水火土五行又与五方、五星、五岳、五藏均一体,所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不过各自分类为五罢了。地之五岳,东方青帝乃发生万物,以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长;南方赤帝长养万物,岳曰衡山;西方白帝主于收杀,岳曰华山;北方黑帝乃万物之功成归本,岳曰恒山;中央黄帝,主和养万物,岳曰嵩山,这是地域之五行。天应五星,东方木德岁星君,南方火德荧惑星君,西方金德太白星君,北方水德辰星君,中央土德镇星君,这是天的五行属性。人身五藏中,心肝脾肺肾,肝应其木主于春,属东方甲乙,心主火应于夏属南方丙丁,肺主金应于秋属西方庚辛,肾主水应于冬属北方壬癸,脾主土应于四季,属中央戊己,此是人之五行。天道万物造化均不离五行,天地万物均禀其一炁而成形,又以五行而成其运用。

清炁轻清上浮为天,浊炁重浊沉降为地,清炁处其上,浊炁处其下,这是二炁运行的根本。天乃轻清虚无为象,地以浊重纯实为形,用其五行阴阳为信,乃不言而四时自运。用其万物为本,乃不裁而生杀自然。人身及万物有生有死,生乃死之根,死乃生之本,物有生乃成其象,有象则有形质气色而名色身,色身患害情性有违,有违则有灭。天地无生无灭,为其情性无为。凡人在天地之中,从其六根染事,无非好其邪淫,贪得名利,而致心神散乱,失于大道,不因身命,任四时摧逼,五行相贼,祸患病苦,以致死亡,而始终不悟,那知妙道包含于天地,统治万物,恩惠于蠢动,养育于有情,湛湛历劫长存,无不济给。

人若禀天地自然之理,五行造化之机,审查四时之运用,乃治国之用,可以国安民丰,克清四海,治家之用,可以家丰礼义,恩及亲邻。国主得之,可以协和万邦,统摄百寮;侯伯得之,可以执法禀政,农事不乱;

庶人得之，可以忠良智仆，非事无紊；修身得之，可以去风作圣，寿同天地，永劫长存。

五行之道，水火化焉。水火相合，水火相兼。火中有土，水中有焰。火既生土，三姓以全。以土制水，水溢必旋。导水济火，水火交欢。金木合并，气神相连。金情木性，驱炼胶粘。中宵漏永，光透重帘。湿和颐养，升汞降铅。金浮木坠，赤日当天。火要水济。水赖火炎。以柔制刚，刚柔连绵。炼成一块，非汞非铅。能升能降，号曰胎仙。运火炼药，神与气缠。以火喻神，以炁喻药。以神合气，气足神全。河车之数，运气周天。心息相依，腹存目燭。戊土从坎、进之阳火。己土从离，退之阴符。进合与退，舍之太玄。元海之窍，循之泥丸。五炁混合，万象朝天。时人不识，附会乱传。人道未了，仙道难全。欲修真道，人道合仙。参而行之，仙圣同肩。（《钟吕传道集》）

论五行

吕祖曰：所谓五藏之气，曰金木水火土；所谓五行之位，曰东西南北中。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时乎？采取有时乎？愿闻其说。钟祖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东曰青帝，行春令，于阴中起阳，使万物生；南曰赤帝，行夏令，于阳中升阳，使万物长；西曰白帝，行秋令，于阳中起阴，使万物成；北曰黑帝，行冬令，于阴中进阴，使万物死。四时各九十日，每时下十八日，黄帝主之。若于春时，助成青帝而发生；若于夏时，接序赤帝而长育；若于秋时，资益白帝而结立；若于冬时，制摄黑帝而严示。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而为一岁，辅弼天地以行道。青帝生子曰甲乙，甲乙东方木；赤帝生子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黄帝生子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见于时而为象者：木为青龙，火为朱雀，土为勾陈，金为白虎，水为玄武；见于时而生物者：乙与庚合，春则有榆，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与丙合，秋则有枣，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与甲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黄，不失土木之色；丁与壬合，夏则有蓂，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与戊合，冬则有橘，黑而黄，不失水土之

色。以类推求,五帝相交而见于时,生在物者,不可胜数。

吕祖曰:五行在时若此,在人如何?钟祖曰:惟人也,头圆足方,有天地之象;阴降阳升,又有天地之机。肾为水,心为火,肝为木,肺为金,脾为土。若以五行相生,则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为母,受生者为子。若以五行相克,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克者为夫,受克者为妻。以子母言之,肾气生肝气,肝气生心气,心气生脾气,脾气生肺气,肺气生肾气。以夫妻言之,肾气克心气,心气克肺气,肺气克肝气,肝气克脾气,脾气克肾气。肾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肾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肾之妻,肝之子;肺者,肝之夫,肾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肾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见于内者为脉,见于外者为色,以舌为门户,受肾之制伏,而驱用于肺,盖夫妻之理如此。得肝则盛,见脾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肾之见于内者为骨,见于外者为发,以耳为门户,受脾之制伏,而驱用于心,盖夫妇之理如此。得肺则盛,见肝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见于内者为筋,见于外者为爪,以目为门户,受肺之制伏,而驱用于脾,盖夫妇之理如此。见肾则盛,见心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见于内者为肤,见于外者为毛,以鼻为门户,受心之制伏,而驱用于肝,盖夫妇之理如此。得脾则盛,见肾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见于内者为藏,均养心脾肝肺,见于外者为肉,以唇口为门户,呼吸定往来,受肝之制伏,而驱用于肾,盖夫妇之理如此。得心则盛,见肺则减,盖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克,而为夫妇子母,传气衰旺,见于此矣。

吕祖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肾,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则盛,莫不下克于水乎?肺,金也,金在上而接火则损,安得有生于水乎?相生者递相间隔,相克者亲近难移,是此五行,自相损克,为之奈何。钟祖曰:五行归原,一气接引,元阳升举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气,真气造化而生阳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妇。肾,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时要识水中金。水本嫌土,采药后须得土归水。龙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阳龙出于离宫,阴虎生于

坎位。五行顺行，气传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阳中生阳；五行颠倒，液行夫妇，自午至子，乃曰阴中炼阳。阳不得阴不成，到底无阴而不死；阴不得阳不生，到底阴绝而寿长。

吕祖曰：五行本于阴阳一气，所谓一气者，何也？钟祖曰：一气者，昔父与母交，即以精血造化成形。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胃，胃生膀胱。是此阴以精血造化成形，其阳止在起首始生之处，一点元阳，乃在二肾。且肾，水也，水中有火，升之为气，因气上升，以朝于心。心，阳也，以阳合阳，太极生阴，乃积气生液，液由心降，因液下降，以还于肾。肝本心之母、肾之子，传导其肾气以至于心；肺本心之妻、肾之母，传导其心液以至于肾。气液升降，如天地之阴阳。肝肺传导，若日月之往复。五行各数也，论其交合生成，乃元阳一气为本，气中生液，液中生气。肾为气之根，心为液之源。灵根坚固，恍恍惚惚，气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洁，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识取真龙，水中认取真虎。龙虎相交，而变为黄芽，合就黄芽而结成大药，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

吕祖曰：金丹就而脱质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谓之黄芽？钟祖曰：真龙真虎者是也。

吕祖曰：龙虎者何也？钟祖曰：龙非肝也，乃阳龙，阳龙出在离宫真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阴虎，阴虎出在坎位真火之中。（《钟吕传道集》）

明五行采取其药

《抱一函三秘诀》云：父母精血相包，自己本来相合，而成性命，故父母精血成形者命，自己本者是曰性，中而神形生者曰炁，炁结者曰精，精炁神三者育三才而成质。凡人善修摄则神住，神住则炁住，炁住则精住，三者住则形全，或有一衰，三者俱衰。诗曰：精养灵根炁养神，此真之外更无真，神仙不肖分明说，说得分明笑杀人。诀曰：先存先天真一元神于室中为戊土，是曰阳土，乃性也。真铅之化，次运妙用发生之炁入室中为己土，是曰阴土，亦名黄婆，乃情也。砂汞之化，盖阴阳互生想感而为情，元炁藏于坤宫，从而发生，则金胎继踵于斯，亦化生而上腾坤

宫者，亦名铅精之房。经云：金火者，金者、金胎，火者、发生阳炁，真铅也。丹术著明莫大乎金火，故此炁推运变化归乎中宫，是名曰砂，为木，阳炁至髓海极而生阴，名曰砂中抽汞为火，经曰：变化为砂汞，砂汞者，金水之二用，缘砂汞乃阴阳也。甲时三阳用事，炁升为砂，谓之金半斤，庚时三阴用事，炁降为汞，谓之水半斤，合二八之数，变化室中而成大丹，乃砂汞合体，投铅成银是谓五行全矣，斯谓之一炁之根也，谓之元炁。然金水同宗，坎流于戊，木火同宗，虽就于己。张真人曰：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只缘被此怀真土，遂使金丹有还返。如达斯理，是谓药子矣。

五藏图

《黄庭内景秘要六甲绿身经》曰：若人卒得疾，及痈肿恶气，飞尸百毒，恶梦之属，便闭气诵，甲午至戊戌，止留气在上斗中，上斗中者在两乳间也，闭气闾诵甲午至戊戌十遍，然后吐气，又诵甲子至戊辰，止留在下斗中，下斗中者脐中也，亦闾诵十遍，然后吐气以治，建八尺之质，含万有之躯，外有四支九窍，内有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金火气，谐水木火【五藏者，是五神之府，含生之器，神欲安，气欲宽，导养之妙】，则躁而礼，金则勇而义，躁与勇，义与礼，阴阳之数也。长阴则杀，长阳则生，生杀之数也，故抑躁行礼义则生，长勇罢礼义则死，外行礼义，内安脾胆，导养之秘也。以忠孝为先，不识其原，伤生之道，然知其本，灵秘之术，若能安其神，鍊其形，摄生得气，归正背伪，出其恍惚，入其玄妙，辨补写之理，诞延育之方，可生仙矣。子龟镜焉道在其中也，黄帝敬受灵诀，专精行之，未逾一纪而神，猷先鉴行气，使心精步，逾玄含灵契理，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气运于内，神应于外，岂非至真哉！谨具五藏玉轴图于后。

肺藏图

治肺当用咽，咽为泻，吸为补。夫肺者，兑之气，金之精，其色白，其象如悬磬，其神如白狩。肺主魄，魄化为玉童，长七寸持杖，往来于肺藏，其神多怒者，盖发于肺藏也。欲安其魄而存其形者，则当收思敛欲，

含仁育义,不怒其怒,不声其声,息其生则含乎太和。肺合于大肠,上主于鼻,故人之肺有风,则鼻塞也。色枯者,肺干也;人鼻痒者,肺有虫也;人之多怖者,魄离于肺也;人之体生白点者,肺微也;人之多声者,肺强也;人之不耐寒者,肺劳也;好食辛者,肺不足也;颜色鲜白者,肺无他恶也;人大肠鸣者,肺气壅也。夫肺主商,肺有疾当用咽,咽、肺之气也。其气义则疾愈,义以安神,人有怨怒填塞胸臆者,则咽而泄之,盖自然之理也,向若不咽,必致伤败,获咽而获生乎,故病用咽耳。夫人无苦用咽者,不祥也。夫肺外七宫惊门主信,使人方正平直,习武,先忠则魄安形金也。且肺者,秋之用事,秋三月,天地气明,肃杀万物,雀卧鸡起,用安、至精、公施、抑怒、改息、两相形,长秋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常以七月、八月、九月望,旭旦,西面平坐,鸣天鼓七,饮玉浆三,然后瞑目,吸兑宫白气,入口吞之,以补咽之损肺,以正白之用,以致玉童,饒则神安思强气全兆体,百邪不能殃之,兵刃不能害之,延年益寿名飞仙耳。盖所谓补写,神气安息,灵魄之所致哉。

心藏图

治心当用呵,呵为泻,吸为补。夫心者,离之气,火之精,其色赤,其象如莲花,其神如朱雀,心主神,化为玉女,身長八寸,持玉英,出入于心府也。其神躁而无准,人之暴急者,盖发于心藏也,欲安其神而全其形者,则全忠、履孝、辅义、安仁,止其风,静其急,息其炽,澄其神而全其形,则合中和也。心合乎小肠,主其血脉,上于舌。人之血壅者,心惊也;舌不知味者,心亏也;上智者,心有七孔;中智,五孔;下智,三孔;明达者,心有二孔;寻常者,有一孔;愚痴者,无孔也。多忘者,心神离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多悲者,心伤也;重应者,心乱也;面青黑者,心冰也;容色赤者,心无他恶也。夫心主徵,心有疾当用呵,呵者心气也,理其气体,呵能静其心而和其神,所以人之心乱者,则多呵,盖天全之候也。人皆为而不知哉,向若不呵,当致愤怒者也,故心疾用呵,除邪气也。夫心处九宫惊门,主智,使人乐善好施,恭孝以修仁则心和而形全也。且夫心者,夏之用事也,天地气交,万物华结,亥寝丑起,无猷于养英成实,长夏之德也。逆之则伤心,常以四月、五月、六月,弦朔清旦,南

面端坐，叩金梁，九漱玄泉，三静思想，吸离宫之赤气，入口三吞之，以补呵之损，植其灵府，开心穴，饵离火，濯玉女，神平体安，众殃不害，金火不能伤，治神之灵也。

肝藏图

治肝当用嘘，嘘为泻，吸为补。夫肝者，震之气，水之精，其色青，其象如悬匏。肝主魂，其神如龙，化为二玉女玉童，一青衣一黄衣，各长七寸，一负笼一持玉浆，出入于肝藏也。其神好仁，人之行惠者，盖发于肝也。欲安其魂而延其龄者，则当泽被芻棘，恩覃庶类，而后全其生，则合乎太清者也。肝合于胆，上主于目，肝盛则目赤，又主于筋，肝亏则筋急皮枯者，肝热也；肌肉黑黯者，肝风也；好食醋味者，肝不足也；色青者，肝盛也；手足汗者，肝无他恶也；毛发枯者，肝伤也。夫肝主角，故肝有疾者当用嘘，嘘者肝之气也，其气仁也，故除毁痛。人之有伤痛者，则嘘之以止痛，皆自然之验也，岂不以为灵哉，此之至理也，通玄之道。且肝之主春，春之用事，春三月，天地气生，万物花叶繁茂，人及芻萌顺畅之道也，逆之伤肝也，伤之则毛骨不荣也。常以正月、二月、三月寅时，东向平坐，叩齿三通，闭气七息，吸震宫之青气，三吞之，补嘘之损，以享青帝之祀，以致二童之饌，木精乘旺，则肝欢寡忧，精之妙也。

脾藏图

治脾当用呼，呼为泻，吸为补。夫脾者，坤之气，土之精，其色黄，状如覆盆。脾主意，其神如凤，化为玉女，长六寸，循环于脾藏也。其神多嫉妬，人之嫉妬，盖起于脾藏也，土无正形，故妬之无准也，妇人则妬剧者，乘阴气也。欲安其神，则当去欲、寡色、少思、屏虑，长其土德，而后全其生也。脾合乎太阴，脾连胃上，主于口，消谷之腑，如磨之转化生而入熟也。食不消者，脾不转也，食坚硬之物，磨之不化也。人不欲食讫便卧，其脾则侧，侧则不转食坚物，生食不化则为宿食之患也。故食不调则伤脾，脾藏不调则伤质，质神俱损则伤人之速，故人之不欲食生硬坚涩之物，全人之道也。人不欲食，为脾中有不化食也；多惑者，脾识不安也；多食者，脾虚也；食不下者，脾塞也；无颜色者，脾伤也；好食甘者，脾不足也；颜色鲜滑者，脾无他恶也。夫脾，主于中宫土也，故脾之有疾

当用呼，呼者，能引脾疾，故人之中热者，呼之以驱热，温之弊也。向若不呼，则热气拥于内，阴气息于外，致愤闷之患，形何从而安哉。夫脾位寄于土宫，宫主义也。使人宽舒广大，屈己济人，以利不争者也。且脾之无正形，寄旺四季，随六气助成万物，脾育肠胃，义之道也。不以自专，为德，不以物竞为功，长坤之理，逆之则伤脾，常以四季月末十八日，旭旦，正坐中宫，禁气五息，鸣天鼓，七吸土宫之黄气入口，五吞之，补呼之损，饮玉醴，以致神之和，以补于脾，以佐神气，则入山不畏虎狼，登险不惧颠蹶者，行气之精也。

肾藏图

治肾当用吹，吹为泻，吸为补。夫肾者，阴之精，坎之气，其色黑，其象如圆石，其神如白鹿，两头化为玉童，长一尺，出入于肾藏，其神和也。人之柔顺者，盖发于肾藏也。欲安其神，则当仁德平广，膏润万物，长其精，顺其志，而后全其生，形则合乎太清者也。肾合于骨，上主于齿，齿痛者，肾伤也。又主于耳，人之骨痛者，肾虚也；耳不闻声者，肾亏也；齿多楚者，肾虚也；齿黑齲者，肾风也；耳痛者，肾气壅也；腰不伸者，肾冰也；色黄者，肾衰也；容色紫光者，肾无他恶也；骨鸣者，肾羸也。夫肾主羽，人之有疾当用吹，吹者，肾之气，能瘳肾之疾，故人之积气冲臆者，则强吹也。肾气沉滞，吹彻则通，且肾者，冬之用事三月，乾坤气闭，万物伏藏，戌寝寅起，与玄阴并外阴内阳以养骨齿，以治其神，逆之则伤肾，常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面北平坐，鸣金梁，七饮玉泉，三吸玄宫之黑气，入口九吞之，以补吹之损，以符呦鹿之词，以致玉童之饌，益肾气，神和体安，则君祿莫害，可致长生之道矣。

胆藏图

以前名五藏，加胆名六腑，胆亦受水气，与坎同道。胆有疾当用嘻，嘻为泻，吸为补，图刑已附在肝藏。夫胆者，金之精，水之气，其色青，其象如悬瓠，其神龟蛇，化为玉童，长一尺，戟其手，奔驰于胆，其神勇。人之勇决者，盖发于胆藏也，欲安其神，当息忿寝争，与仁辅义，其后全生也。胆合于膀胱，上主于毛发，毛发枯者，胆损也；发燥者，胆有风也；无惧者，胆洪大也；颜貌青光者，胆无他恶也；爪甲干者，胆亏也；毛焦者，

胆热也；无事泪出者，胆劳也；好酸者，胆不足也。夫胆，寄于坎宫，使人观智慕善，併邪去佞绝奸，治方直也。且胆者，生于金，金主于武，故多勇，且抑之大吉。夫胆，乘阴之气，秉金之精，故主于杀，杀则悲，故人之悲者，金生于水，目中堕泪也。夫心主火，胆主水，火主辛，水主苦，所以人有弊者，即言辛苦，故为水火二气，相背则火得水而煎，阴阳交争，水胜于火，故目泪出，泪流也，苦而出故曰泪。夫悲啼号泣，其声称苦者，为泪出于胆，而以苦为词也。胆，水也，而主于阴；目，明也，而主于阳，阴从阳，故从目出。常以孟月，端居正北，思吸玄宫之黑气，入口九吞之，以补嗜之损，以食龟蛇之味，饮玉童之浆，然后神治体和，顛不能犯，邪莫之向，胆气所致也。岐伯曰：夫人之受天地之元气，生气之来也，谓之精；精之媾也，谓之灵；灵之变也，谓之神；神之化也，谓之魂；随魂往来，谓之识；并精出入，谓之魄；管主精魄，谓之心；心有所从，谓之情；情有所属，谓之意；意有所指，谓之志；志有所忆，谓之思；思而达慕，谓之虑；虑而用事，谓之智，智者，乃识见者也。盖精、神、魂、魄、意、志、思、虑、情、智，见识之所用也。抱朴子曰：一人之身，含天地之象，具在身矣。则胸胁为宫室，四肢为郊境，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发为星辰，齿为金玉，大肠为江河，小肠为川渚，两乳脐膝为五岳，肝肾脾肺心为五行，故修道者，常理之。若不修缉，必致毁败，营卫不通，血气不流，齿发不坚，五藏不调，则倾化随及，故至人修其未毁，治其无疾也。

五行之数，亦明待时

天一生水，坎之气孕於乾金立冬节也；地二生火，

离之气孕於巽木立夏节也；天三生木，震之气孕於艮水立春节也；地四生金，兑之气孕於坤土立秋节也；天五生土，离寄戊而土气孕於离火长夏节也。凡此皆言其成象矣。天一与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於金，冬至节也。地二与天七合而成火，巽离合而火成於木，夏至节也。天三与地八合而成木，艮震合而木成於水，春分节也。地四与天九合而成金，坤兑合而金成於土，秋分节也。天五与地十合而成土，离寄

於已而土成於火也。凡此皆言其成形矣。夫以五言相成数,虽儿童亦能诵要,其义实纵老壮,亦不知落处也,是之谓盲随古人,何以见易乎,以至先天诸卦,初以一阴一阳相间次,以二阴二阳相间倍数,至三十二阴三十二阳相间。太玄诸首初以一阴一阳相间次,以三阴三阳相间倍数,至二十七阴二十七阳相间,此其理何在哉,以时物推之,自祖父子孙有众寡之渐,自正二三四五六月有微盛之滋,皆数之所以明理也。(《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五德篇

人生有五德,吾尝以譬天地之五行,人身之五经。仁,属木也,肝也;义,属金也,肺也;礼,属火也,心也;智,属水也,肾也;信,属土也,脾也。是知五德之不可少一,犹如五经之不可绝一,即如五行之不可缺一,人皆曰木不可少也,而何以无仁也,无仁者必无养育之念,其肝已绝而木为之槁枯矣。人皆曰金不可少也,而何以无义也,无义者必无权宜之思,其肺已绝而金为之朽钝矣。人皆曰火不可少也,而何以无礼也,无礼者必无光明之色,其心已绝而火为之衰熄矣。人皆曰水不可少也,而何以无智也,无智者必无清澄之意,其肾已绝而水为之昏涸矣。人皆曰土不可少也,而何以无信也,无信者必无交孚之情,其脾已绝而土为之分崩矣。是知为人者,必先有心之五德,而后有身之五经。仁不绝肝气生,义不绝肺气平,礼不绝心气明,智不绝肾气灵,信不绝脾气醒。德包乎身,身包乎心,身为心用,心以德明,是身即心,是心即身,是五德即五经,德失经失,德成身成,身成经成,而后可以参赞天地之五行。(《张三丰先生全集》)

五常论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倡导的处事为人之道,认为是人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品质,此种品质与生俱有,是人体五藏所藏,即肝有仁性,心中有礼,肺藏藏义,脾和有信,肾和有智。外五行与身内五行相通,五藏精气

协调和平，则仁义礼智信完备，精气旺盛则正气不衰。

《弘道录》云：天者仁，覆悯下之谓也；王者体仁，长人之谓也。仁道至大与天同体，而圣人以天为体。夫苟以天为体，乃人人而悦之，物物而周之。是或可以言语形容也，或可以言语形容则必有所止息，必有所窒碍，非所谓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则全体不息，而所以位乎上者，人莫得以知其高深，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尧惟大则德合无疆，而所以配天者，人莫得以窥其限量。君人者必有包含广覆无不同偏之心，而后有博厚高明悠久无疆之业，斯无负于天，无愧于尧，无忝于夫子之论。

《外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饿，曰：我饿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勤，不罚而民治。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中之义，折之愈精而不乱，探之愈深而不穷，求之愈亲而不费，参之愈约而不繁。人生时日，诸事繁多，然而皆系于一念，心思之微，动于善则无有不善，而万绪皆理矣；动于不善则无有于善，而万事皆非矣。是故兢兢以守之，业业以持之，必使几之在我者，无一发之私，无毫厘之差，是虽纷纭轳轳，万有不齐，一以贯之而无遗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内外而一之也。

《录》曰：自股肱耳目之义著，而后元首腹心益见其可亲，非但理之，当然亦势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痿痺谓之仁，耳目不聪则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内有聪明之实，而后能戴天履地而为人，苟无是则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

《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录》曰：礼莫大于敬。尧舜继天立极，史臣稽古正词曰：钦，乃所以奉于天；曰：恭，乃所以懋于已；曰：让，乃所以加于人。其实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

有盛德之人，而成大业，就一定是因为礼让之故？观看古代的尧舜禹之禅受，即因舜禹有大德而尧让天下于舜，舜禹犹退避揖逊。上古之时，君敕而臣颺，君庸而臣载，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气象也。《易》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

以来惟取尊君卑臣为务，而后无帝拜之文焉，无首起风焉，无钦哉之复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遂不能革，噫，可概哉！

周室朝廷，王事不需监察，是因为知道天下的官吏忠于职守；用不着担心身体衰老，是因为知道天下之人人都孝敬老人；不用审查他的来历，是因为知道天下人都廉洁节持；也不用心怀怨忧，是因为知道天下人都讲义气；都来孝敬父母，是因为天下的父母都慈爱；饮食居处都有秩序，是因为天下人都崇尚礼义。人们传诵发扬这样的美德，那么就明白天下之人为什么都能谦让了。如此一来，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则社会祥和，百姓安居乐业。

《家语》孔子称尧曰：“其智如神”。《系辞》曰：神而明之。万事万物出于自然，既然出于自然，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因其无形无象，还不可说它有神，把握着万物万事的道理，则可以宰制万事，这是人的智慧可及的，既然人的智慧可及于理万事，对事物有疑问时可以言说，也就可以根据事情的变化而拟定出防治策略，这是内心神智有觉察的缘故。此所以称为神的原因，并非是对阴阳杳冥中的鬼神有疑问和策略。

《中庸》：子曰：舜的大智慧是因为舜好问好察，深思远虑，隐恶扬善，遇事摒弃太过与不及，执用其中而已。

《录》曰：尧之智曰如神，言其用之所及不可测度也。舜之智曰用中，言其心之所存，无过不及也。孔子曰：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务也。

又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路史》：尧在位七十载，民不作贰，鸱鸢逃于绝域，麒麟游于薮泽，则能信于人也。

《录》曰：所以谓体信达顺。盖顺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尧之为君以言天之所助则二仪效顺，群生遂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以言人之所助则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绪以四时为柄，故劳可劝以日星为

纪，故事可列而功有艺，鬼神以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为田，是以民不作忒，四灵以为畜，是以鸱鸢逃于野而麒麟在郊也。

《中庸》曰：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此上古圣神所以配天，为三才之主而万世人君所以取法也。

《论语》子贡问政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释义为：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古之为邦者，君不信其臣，奚啻邻国乎？父不信其子，奚啻他人乎？。孔子作《春秋》以信为行事之大宝，君臣执此之固坚如金石，守此之确贞如四时，於以严彼此之心，齐上下之志，全始终之道，杜反复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矣。

三五指南图局说

紫阳真人《悟真篇》诗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希，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其之，戊己还从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成大圣基。只此五十六字，貫徹诸子百家，丹经子書，若向这里具只眼参学事毕，其或未然，向注脚下商量。

初，三五一都三个字，三元五行一气也；古今明者实然希，亘古亘今知者鲜矣；东三南二同成五，东三木也，南二火也，木生火，木乃火之母，两姓一家故曰同成五也。北一西方四其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水，金乃水之母，两姓一家故曰共之。戊己还从生数五者，土之生数也，五居中无偶，自是一家，所谓三家相见者，三元五行混而为一也，故曰三家相见结婴儿，所谓婴儿者，亦是假名纯一之义也，故曰婴儿是一含真气也。十月胎成人圣基者，三百日胎，二八两药烹之、鍊之、成之、熟之，超凡人圣之大功也，故曰入圣基也。

中，以一身言之，东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性乃心之主，心乃神之舍，性与神同系乎心，东三南二同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系，精与情同系乎身，北一西方四其之也。戊己中土意也，四象五行，意为之主宰，意无偶自是一家也，修炼之士收拾身心意，则自然三元五行混而为一也。丹

書云：收拾身心为採药，正谓此也。收

拾身心之要，在乎虚静。虚其心则神与性合，静其身则精与情寂，意大定则三元混一，此所谓三花聚，五气朝，圣胎凝。

情合性谓之金木并，精合神谓之水火交，意大定谓之五行全。丹書云：鍊精化气为初关，身不动也；鍊气化神为中关，心不动也；鍊神化虚为上关，意不动也。心不动，东三南二同成五也；身不动，北一西方四其之也；意不动，戊己还从生数五也。身心意合即三家相见结婴儿也。作是见者，金丹之能事毕矣，神仙之大事尽矣。至於丹書种种法象，种种異名，并不外乎身心意也，虽然犹有不能直下会意者，今立異名法象图局於后，具眼者流试著看。（《中和集》）

五行分位

阴阳一分，於是五行亦乱矣。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气也。五行在先天，则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五行一气，发而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德。在后天，则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五行相戕，发而为喜怒哀乐欲之五贼。五行相合，则五德备而阴阳混一；五行分散，则五贼兴而阴阳驳杂。五行一分，识神渐起，根尘渐发，真者退位，假者当权，孩儿面目亦失矣。愚人不知，以五藏分五行者，非也。夫五藏者，有形有质之浊物，为后天五行之旅寓，非先天五行之德園。若以五藏即是五行，五藏如何能分能合，且五行有先天后天之别，先天本於生身以前，后天出於生身以后，先天生圣，后天生人，两个五行，虽分先后，皆是活的，非有定位，岂可以五藏之浊物为五行乎。

阴阳判，五行分，后天一交，先天退位，於是秉受气质之性发，外来习染之尘生，六根门头，门门招贼，七情孽种，种种生灾，纯白之体，渐渐阴气入内矣。阴气一入，阴气渐长，阳气渐消，长而又长，消而又消，顺其所欲，无所不至矣。愚人不知，以气质之性为真性者，非也。真性者，天命之性，属於先天，有益於人。气质之性者，人生之性，出於后天，有损於人，岂可以后天之性即先天之性乎。（《象言破疑》）

内外五行

五行攒而金丹成,金丹亏而五行分,此理之所必然。但阴阳有二,五行即不是一,何则?有内五行,有外五行,有天之内外五行,有地之内外五行,天之五行是运,地之五行是气。天之五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地之五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甲丙庚壬戊为阳,为外,乙丁辛癸己为阴,为内。寅申巳亥辰戌为阳,为外,子午卯酉丑未为阴,为内。独是五行,只是一个,何至有四个,特以五行者,阴阳二气所生,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天之五行,天之阴阳所化,金木水火土,各有阴阳之气。甲丙庚壬戊,具有阳气,乙丁辛癸己,具有阴气,此天之阴阳五行也。地之五行,地之刚柔所化,金木水火土,亦各具刚柔之气。寅申巳亥辰戌,具有刚气,子午卯酉丑未,具有柔气,此地之阴阳五行也。天之五行主动,而动中亦有静,动中静,即乙丁辛癸己也。地之五行主静,而静中亦有动,静中动,即寅申巳亥辰戌也。以天地全体而论,则天之五行属外,地之五行属内。以天地分形而论,则天之甲丙庚壬戊为外,乙丁辛癸己为内;地之寅申巳亥辰戌为外,子午卯酉丑未为内,此四个五行,内外阴阳之理也。人身亦然,有天干五行,有地支五行。天干五行者,元性元情元神元精元气为阴,仁义礼智信为阳;地支五行者,游魂鬼魄识神浊精妄意为阴,喜怒哀乐欲为阳。至於心肝脾肺肾之阳,胃胆三焦膀胱大小肠之阴,乃后天有形有象之浊物,又不在四个五行之例矣。惟此四个五行,以法身幻身合而论之,以天干五行,而运地支五行也。以法身幻身分而论之,法身以仁义礼智信,而全性情精神气也;幻身以神魂魄意,而含喜怒哀乐欲也。以上皆天地人内外五行之分别。五行有相生之道,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又有相克之道,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更有生中有克,克中有生之道,生中有克,后天顺行之道,克中有生,先天逆运之道。学者若能知的生克,识的逆顺,则五行之理了了。(《修真后辨》)

五行虚实解

坎水、震木、离火、兑金、戊己土，是谓五行。自后天而言，五者皆实，自先天而言，五者皆虚，后天滞於有象，先天妙於无形，故砂汞虽有形，遇火则飞，形无其形，是以外丹妙用，全仗砂汞变化，而银铅无与，银铅虽亦有炁，而形炁不能两忘，炁死而形存，不免滞於形象，所以不能变化，故丹家用其炁去其形也，炁化之妙非精通造化者不足以知此，是故，世人烧炼多用银母炼枯铅为丹基，二物既滞於有形，而又枯其形以灭其气，将何物以为丹，岂有形之物乎，不知形炁，不知虚实，只用后天而不知先天，无怪其老死丹房，白首悲穷而已矣。有等丹士颇知用炁之说，不遇真师育烧瞎炼，巧立丹炉，奇设窍妙，将砂悬在消息之土，用神火炼铅，取铅中黄烟为熏蒸之法，以此为先天炁，噫！何其愚也！天地间惟理与炁而已，形而上者谓之理，形而下者谓之炁。炁以行乎理，理以载乎炁，炁与理而已矣，皆不可得而见也，惟砂与铅相合，借火力以为春阳发生造化，二气交感鼓出天机，恍惚有象，杳冥莫测，著无而为有，以炁化而成形，结就灵根，方才可见，而其所以然之妙，则不可得而用聪也，夫是之谓，真铅本二炁交感而成，非孤阴寡阳而自凝结者也，除此真炁之外更无奇方妙药，以为死砂乾汞之真种也。有等聪明之士，颇知其理，而用天硫却又不知死硫之法，以银母枯铅，认为父母真炁走散，独存骷髅，有质无气，安能成道，是皆不误先天之谊，以后天而代先天也。噫，傍门异术，种种难成，只为不明虚实有无之至理也。註此一解，以救迷误，有缘遇此，幸宝重焉。（《渔莊錄》）

五行五藏论

夫人五藏，心肝脾肺肾，属金木水火土。肝为东方甲乙木，为震卦，其神赤龍，其气从前胁上入腹，真木疾之遗气流入肺，肺属西方庚辛金，为兑卦，其神白虎，其气入鼻，鼻为涕，号曰真金，涕之遗气流入上腭右畔，化为液，谓之玉液。心属南方丙丁火，为离卦，其神朱雀，其气从上

至舌根下直入心化为血,谓之真火,血之遗气流入左畔,化为液。肾属北方壬癸水,其神玄武,其气从背上入耳,流入肾为精,号曰真水,水之道也。气入舌根右畔为精,谓之化池。脾为中央戊己土,为坤卦,其神勾陈,其气从脊背入脑化为髓,谓之真土,土之秽气流入上唇化为水,黄土者是一身之主也,生长万物,故炼丹不可无土。

内有七宝:涕、吐、津液、精、血、皆属阴。内有八卦:肝震、肺兑、心离、肾坎、胆巽、膀胱、大肠乾、小肠坤。内丹名:婴儿、姤女、金公、黄婆、玉液、神水、华池、黄芽、龙虎,此是药名。再举异名:漕溪、赤龙池、赤龙、钵盂、锡杖、楼头鼓、景阳钟、玄光、蓬莱洞、楼台、文殊、普贤、宅舍、神符、白雪、五蕴山、刀圭、真铅、真汞、真银、灵皂、炉宅、金鼎、宝珠、醍醐、甘露、玉饭、金浆、魔军、帝王、四相、真金。

娄景先生拜问天真黄帝曰:帝所说还丹诀法,即未明出世之事,愿赐一宣方,晓真理之门户,薰炼之功。程真元下落,变通玄元,乃稽首帝座问曰:婴儿乃肾中之精,姤女心中之血,肾水纯阴何名婴儿?心火纯阳何名姤女?帝曰:如天上日月,日禀纯阳,有乌属之。乌,属酉,阴也。月禀纯阴,有兔居之。兔,属卯,阳也。亦如男子纯阳,不能生长,盖外阳而内实阴。女子禀阴,乃能生长,盖外阴而内实阳,以此喻之,其理可晓。又问,何名金公、黄婆?帝曰:金公,肺中之唾;黄婆,肺中之水。问曰:脾为土却是纯阴,肺属金亦是阴,因何唤作金公?帝曰:此脾与肺皆属阴,如妇人生一女,元受阳气,故成子名为重阳,故名金公。又问曰:何名金丹?帝曰:是肺之气,口中之唾是也。何谓玉液?帝曰:是肺中之气,口中之气,口中之液。何名华池?曰:肾中之气,口中之津。何名黄芽?帝曰:脐中之气,口中之水。何名龙虎?帝曰:肺中之气,肝中之气是也。何名曹溪?帝曰:舌根下是也。何名赤龙?帝曰:舌是也。何名钵盂?帝曰:口是也。何名锡杖?曰:鼻孔是也。何名楼头鼓?曰:两耳是也。何名玄珠、普贤?曰:两耳孔是也,亦号重楼。何名玄光?曰:右眼是也。何名玄珠?曰:左眼是也。何名普贤?曰:两眼是也。何名宅舍?曰:身是也。何名神符?帝曰:炼成精气是也。何名白雪?曰:口中炼成津液是也。何名五蕴山?曰:头是也。何名五蕴?曰:眼、

耳、鼻、舌、口是也。何谓刀圭？曰：修行人能化精气是也，佛谓之智慧也。何名真铅、真汞？曰：左肾生血，色黑，故名真铅；右肾生精，色白，故名真汞，合铅与汞炼成大药，故曰真金真银。何名灵皂？帝曰：大圣大灵。何名醍醐、甘露、玉液、金浆？曰：是修行人炼成真气，合和肝肺二气於口中津液，或大药咽入肺中，自然饱满。何名炉皂、金鼎？曰：修行人炼成大药，尽在口中炼。何名帝王？曰：心是也。何名六军？曰：意是也。何名四相？曰：肝肺脾肾也。何名宝珠？曰：修行人炼成津气是也。娄景先生礼拜稽首，问帝曰：大凡人身所化丹胎出世，真性、真心、真身、真气，何方而来？帝曰：夫人之性，是父之精血气也，故立灵台和魂魄，自然守静，阴阳益足，日月交会，天地相应住定生灵，或得道逍遥之人尸解而归神息投化，禀乾坤之气。人受精气一十六两六十四分，每一两分计玄珠，可应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夫精气一十六两，合天地星辰日短月长也。合为真性真精一十六两，可应一周天。

二两为二仪，三两为三才，四两为四时，五两为五行，六两为六律，七两为七星，八两为八节，九两为九曜，十两为三魂七魄，十一两为十一曜，十二两为十二时。

十二两为十二月有闰，十四两为二十八宿二分，十六两为上中下三界，十六两精气入后藏。十月满足降生，便立自能喜怒音声，便是汝真性。娄景已得宝诀，戒勿轻示於人。（《金丹秘诀》）

五神藏论

心藏总论

神在心，为帝王，又为绛宫，为灵台，为中丹田，属火。太阳之精上应荧惑，夏旺，其色赤，在方为丙丁，在象为朱雀，在道为礼，在卦为离，其形如未开莲花，有三叶。见於内者为脉，见於外者为色。以口舌为门户，小肠为腑，受肾之制伏而驱用於肺，得肝则盛，见脾则减，为五藏之主，正则辟邪。然多食咸则伤心，切宜慎之。

肝藏总论

魂在肝，为丞相，属木。春旺，其色青，在方为甲乙，在象为青龙，在

道为仁，在卦为震，其形有七叶。胆为将军，在肝左边，第四叶内。见於内者为筋，於外者为爪，以目为户。以胆为腑，受肺之制伏而驱用於脾，得肾则盛，见心则减也。然食辛多则伤肝，切须戒之。

脾藏总论

志在脾，为丈夫，属土。四季旺，色黄，在方为中央，在道为信，其形如刀镰。见於内者为藏，均养心肾肝肺，见於外者为肉，以唇齿为户。受肝之制伏，而驱用於肾，得心则盛，见肺则减，喜甜好温，胃神附之，怕寒忌冷，磨则进食身安，否则病。若食酸，多则伤脾，切宜省之。

肺藏总论

魄在肺，为尚书，属金。秋旺，其色白，在方为庚辛，在象为白虎，在道为义，在卦为兑，其形为华盖。见於内者为肤，见於外者为毛，以鼻为户。以大肠为腑，受心之制伏，而驱用於肝，得脾则盛，见肾则减，怕冷成嗽疾。食苦多，则伤肺也。

肾藏总论

精在肾，又号玄英，属水。冬旺，其色黑，在方为壬癸，在象为玄武，在道为智，在卦为坎，有二只，在左为烈女，右为命门，生带子透入泥丸宫。见於内者为骨，见於外者为发，以耳为户。膀胱为腑，受脾之制伏，而驱用於心，得肺则盛，见肝则减。食甘多，则有伤矣。（《烟罗子体壳歌》）

金丹五行论

金论

金有二，金者何也，一黄金，一白金。黄金之炁本于土炁而成，白金之炁本于水位而成，故黄金之丹与白金异焉。黄金乃神人所炼，白金乃仙子所炼，其详可得申明，白金者用于五金，而非五金，同于银而非凡银，五金有形则不变，白金无质而生质。斯金也，西之鸡足，东之云开，北之恒嵩，南之岳彬，採而服之有法。近铁山者以铁为媒化汁，近煤山者以煤为媒化汁，近铜山者以铜为媒化汁，近八石者亦同，此取宝之方，西北为上，东南次之。修丹之士，预求此金为丹药之主，黄芽白雪，俱从

此中生，如捨此母，隔却万重山矣，此丹房紧要一味也。

火论

火者，砂也，硃砂属离为火，其卦外实内虚，故砂皮砂液两端异焉，若取液而去皮，无家可奔，炼之病也，取皮而去液，有宅无人，炼之病也；犯木而吞盗不清，炼之病也；遇母而反为伤，炼之病也；蓬壺取焰而无神，无神而不坚，不知乳哺，炼之病也；无根惹阴而不阳，不知脱胎，炼之病也；草、木、死、诈、亡，不知惜命补炁，炼之病也；八石制死，而入重毒，五行不全，不知接制，炼之病也；砂汞不清而同形，父子交体而不辞知，炼之病也；母子合形而不知，上中下分三才，炼之病也；软而绵，烧之烟，见之则溜，遇母则返，炼之病也；金铅有阴，砂尽盗之，壬丙两亲，何以制开，炼之病也；枯铅为末，同研为丸，死之则易，接之实难，炼之病也；从汞而倒砂，从砂而进砂，木炁难亡，火炼不透，炼之病也。种种病根，学者细思之。

水论

水有二铅，先天后天，先天之铅，产白金而为金液，后天之铅，用白金而不用其炁，先天用炁不用形，后天用形不用炁，用炁者以炁合炁，用形者以形合形。形炁有二种，同母而不一鼎也，形有四形，一黑铅，二红铅，三金铅，四枯铅，黑铅止可用凝神，金铅坚体为第一，枯铅断命而除阴，红铅炼己为刀圭，二炁乃金液之功。夫四铅乃砂汞之道路，不可缺也。

木论

汞属木，甲木也，真铅之炁也。砂属木，乙木也，所以生亥死亥，其中别焉。汞之性，善飞而不凝，强凝之而不灵。修丹之士，或以草死汞而不煅，炼之未到也；或以木制而炼煮，形亡而神存，炼之未到也；或用砒礞硫砒制死而不分，炼之未到也；或有灵雄死硝而克之不受接制，炼之未到也；杏核可暂亡而未亡，虎骨可作粉而不受煎，炼之未到也；三十六龍茅草，七十二木灵丹，俱死未死，俱灵未灵，炼之未到也；砒砒可以死汞，明接制者，汞可黄芽，硫可伏汞，能使汞可白雪，不明二关，死物不灵，炼之未到也；汞入铅而不分，则有飞仙池内丹连汞而不开，则有琉珠

老铅不明二窍,炼之未到也;黑铅可以单制汞,庶母不可独眠儿,不明此诀,炼之未到也;不论五行,金丹远矣。草木死者,当继之以金石,硫磺伏汞死者,当补之以铅,母死者当返之以火,天眇死者,当接之以炁,头一要过铅关,节节全凭神火,不明诸诀,何以通灵而产九子乎。

土论

二土为圭,其法难哉,圭者匱也,可匱诸药而没也。铅中真炁凝,癸尽壬乾造炼红铅,谓之铅土;硃砂实死无烟,过神火,谓之砂土;二土用金炁而炼烝,谓之刀圭;二土无金子不圣,孤金无土母不灵,所以造土为上,四象要入中宫,五行全赖戊己,不论投铅海底,不论架上熏蒸,八石抱接,不论庶母庇荫,皆要入二土,可泄原种之杂气,可补砂中之正气,二气交度,三七之关,无返还之患,所以长生,为丹房之良田也。(《外金丹》)

合和四象论

玄武论

北方玄武所居,太极先天,落在北方,其体本乾,陷于坤宫,被阴包蔽,故变而为坎,然而真阳在中,借凡水凡火以煎炼之,乾金自现,名水中金,乃真银也。而西方之兑金寄位于此,抽出真金,即是西方之物,又何必入一种凡银在内,然后谓之金也。铅枯金现,阴尽阳纯,用此纯阳以死砂,是谓抽坎填离,而大药在此矣,炼之继续,不离真人。有真人烧炼,铅体始枯,攒簇之妙,人莫得而知之也。

朱雀论

南方朱雀所居,太极初分而为二气者,居乎此也,其体本坤,被阳外蔽,故变而为离,然而真阴在内,故求先天真炁,以足其体,乃变为纯阳之乾,而大药在乎此矣。制之之法,不离乎铅,得铅金以为配合,养三周生出清气,反复者成,名曰天眇。乃砂中之精液,非砂皮也,此物号曰真母,除真母之外更无死汞之药,妙哉天眇,真母之祖也。

青龙论

探得先天炁,便把青龙配,水火结成胎,送入真铅匱。汞位东方,其

色青,其性好飞,其卦为震,为长男属木,可直可屈,汞实似之,故名青龙。其体似水,惟土可以水,故以南方之火,制戊己之土,借此气以熏蒸,三日成胎,五日养熟,七日乳哺,百日过关,体则纯阳,实能变化如龙,可以三济贪,可以二开点,可以一养砂,神哉木汞,死能生,生能清,清能圣,圣能神。

白虎论

虎向水中生,本出铅中为白虎也,强合四象,则西方兑金谓之虎,此不能降龙,但可藉此以煎炼铅,且能夺铅中金气,以乳木汞故名乳母,又为庶母,以其砂汞同类也。砂死则为真母,真母产下汞胎,不能自乳,故借他人之乳,以为乳哺,乃得气足神全,其体坚刚,无此才是孤体,后天作骨不可无此,但借此为大药则非也。铅要枯乾,砂要见宝,皆赖此白虎之功也。

黄婆论

砂铅二土本是黄婆,人皆知之,若凡硫以为黄婆,人不得而知之矣,盖凡硫乃太阳之真火,水无此火则不能煅,木无此火则不能焚,不焚不灵,不煅不圣,是故炼铅用此炼,制汞用此制,自有配合,若情意不密,不相入也。如夫妇之无媒,谁为通好,此为黄婆,乃戊己之助药也。(《外金丹》)

卦象五行论

坎北论

以乾交坤而有坎,故坎为乾之中男,为其阴盛,故居北而为水。水之正位,月之象也,坎纳六戊,戊者阳土也,故月以戊土为晶,是为金精,金生水也,金乃水母,水者金子,母隐子胎,故水中有金也,是为先天之乾金,化生万物,皆本于此。金藏水中而气不能自出,取离中之木液,以克坎内之金精,金情恋木,故投之以震木,木中有火,火克水内之真精,猛烹极炼,随木气而上浮,是为真铅,又为真银,乃水中之真火,而为大丹起手之要药也。铅乎,铅乎!其金丹之祖乎。

若问金丹事的端,要知水火打成团,夫妇交姤精方出,子母烹煎汞

自干。万物化生繇太极，两仪相感作灵丹，先天炁是连城璧，莫把寻常一样看。

离南论

以坤交乾而成离，故离为坤之中女，惟其阳盛，故隐南山而为火。火之正位，日之象也，离纳六己，己者阴土也，故曰以己土为光，是为木液，木生火也，木乃火母，火乃木子，子藏母腹，故火中有土是先天之坤土也，长养万物，皆本于此。木隐火内而光不能自焰，师曰：取坎中之金精，以制离中之木液，木性爱金，故施之以兑金，金中有水，水能制火内之木液，火遇金则伏，伏则为黄眊，眊化为土，乃真己土也。土能擒汞，汞感乾阳之气，而立死，除此真土之外更无死汞之药也，安得不谓之真母乎。

琉珠是火性飞扬，惟有真铅索配当，戊土烹调金炁足，兑金炼养得成刚。阳还阴窟名丹母，坤姤乾爻作药王，欲识个中奇妙诀，金乌端不在扶桑。

震东论

震居东方，而为乾之长男，属木，自离中产出，其性爱金而最柔，其体似水而畏土，故以离南之真火，夺坎北之真金，制成真土，乃火化为土，则土能克水，其中有金，则金能克木，木死于离，故假太阳之液，而行熏蒸之法，以立其体，木败于子，故假先天之炁，而施乳哺之功，以足其神，木凝而神化成金液，是谓真铅。而过关之后，体变纯阳，又为养砂之圣母也。知死汞养砂之法，点化可坐而得矣。龍乎，龍乎！变化其有穷乎。

震居东方是长男，送归火母自相安，水因土燥凝成质，木赖金调结作团，有子有孙承祖业，点铜点铁赖灵丹，只汞一味真铅汞，边种如山信不难。

兑西论

兑居西方，质称后天，而为坤之少女，有质有形之谓也。但可假之以作鼎器，以夺铅中之金精也，惟其受死于子，故投之以火，而採其金花也，以四斤之数合三十六斤之水，分池煎煨炼，气足九阳，入池不使偏

枯，採取察其老嫩，銀中陽滿，自外赤而內黃，銀內陰消，庶形剛而氣壯，木賴以乳哺，火賴以煉陽，水賴以消陰，大有補于丹道，故曰無母不成，有母不靈。若夫真父，取坎中之金精，外此則凡銀也。真母取離中之木液，外此則庶母耳，或謂庶母為真母，以其能死，汞則飛也。

位鎮西方屬后天，先師假此煉真鉛，取將北地烏灶髓，化作瑤池白虎涎，花簇錦盤宜急採，藥投神火莫遲延，數中九九陽花足，產作金酥玄更玄。

真土歌

丹家何物是真土，真土之精凝二五，二物分明坎與離，離取己土坎取戊，戊己土號水中金，至藥長生在甲壬，取得甲壬真一炁，點化離宮腹內陰。腹內陰，是真火，變化莫測皆由我，黃婆作主鎮中宮，善使芙蓉結金果。結金果，一團金，金花燦爛開南園，二物化成乾健體，用鉛不用是誠言。是誠言，本一炁，神仙奪得天與地，識得西南是本鄉，綿綿瓜瓞玄中秘。玄中秘訣死水銀，並無外藥來相親，盜得水銀一味真，穩乘鸞鶴到蓬瀛。

學道先須識鼎爐，五行四象會中都，青龍要啖庚金髓，白虎常飡甲乙酥，朱雀咽吞壬癸水，黑龜吸盡丙丁符，這是五行真造化，能通此理不凡夫。（《外金丹》）

五位相得解

河圖之象，乃五行之象也。夫五行之象由何而成，始由五位相得而成也。天乙生壬水乃氣也，地六癸水成之形也。而天乙居內，地六居外，此內陽而外陰水之象也。有天乙之氣生而水之體立，有地六之形成而水之形用。以形包氣，以氣化形，陽先陰后，而水始成其為水也。地二生丁火形也，天七丙成之氣也，地二居內，天七居外，內陰外陽火之象也。有地二之形生而火之體立，有天七之氣成而火之用行。以氣包形，以形化氣，陰先陽后而始成其為火也。甲木生於天三，亦非木之氣乎？若無地八乙木成之，則有生而無成，有氣而無形，木之象亦不立也。惟

天三居内以立其体，而地八居外以达其用，气依形立，形借气行，内阳外阴而木之象以立，始得畅茂於天下也。辛金生於地四，亦非金之形乎？若无天九之庚金以成之，则有生而无成，有形无气，金之象亦不成。惟地四居内以立其体，天九居外以达其用，形依气立，气借形行，内阴外阳，而金之象以成，始得流行之运用乎。自古至今，天五生戊土，而为土之气，地十己土成之而为土之形，始非气无以成其始物之功，非形无以收其成物之效。夫以气生形而生物之体以立，以形蕴气而成物之效以成也，阳借阴生，阴赖阳成，阴阳合一而土始成其为土，而土之能始生，终成收物敛物之功，五位相得非此之谓欤。问曰：火阳气，又曰内有阴形。金阴形，又曰外有阳气，何谓也？答曰：火属阳气，而阳之中黑暗者，乃阴形而成，即丁火是也。金属阴形，而阴形之外光华者，乃阳气所结，即庚金是也。（《澹燭易考》）

五行合和解

夫五位相得者既有然矣，使之不能各有相合以成太极，则五行仍是偏戾之物，而非中和之理，何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乎？故一六水合四九金，而水有生；四九金合一六水，而金有成，金水同宫而处下阴也。二七火合三八木而火有生，三八木合二七火而木有成，木火一原而处上阳也，盖木火非土不生，五土属阳而居东北，合於木火而阳始成其为阳。金水非土不成，土属阴而居西南，合於金水而阴始成其为阴，阴中之阳一九是也，阳中有阴，二八是也。阴中之阳，阳与阳合，其阳必升。阳中之阴，阴与阴合，其阴必降，阴阳升降，二而合一，太极之象也。方是各有而合，即朱子曰：五殊二实阴阳太极，其有见於此也。夫问曰：木生火，金生水，人所知也。至於水成金，火成木，何谓也？曰：金木者，水火之母。水火者，金木之子。子生於母，母乃依子而有成。水火者，其金木之结果，果结亦在水火，故曰：水成金，火成木者是也。譬如，金长生在子，癸水长生在卯，乙木长生在午，丁火长生在酉，俱有生杀而子生母之运化也。问曰：五十土分位阴阳之中，其有所本乎？曰：本之文王卦

位五土属阳而主生，故艮居东北十土属阴而主成，故坤居西南，此五十土行乎阴阳中之功用也。

五行总属说

水之属——凡一切水皆类於此

水为坎、为雨、为寒、为藏、为月、为中男、为天根、为贞、为黑、为耳、为肾、为精、为血、为智、为恐、为润下、为咸、为臭、为豆、为羽、为曲云、为辰星、为恒岳、为壬癸、为亥子、为北方、为夫妇、为冬月、数为一六。

火之属——凡一切火皆类於此

火为离、为阳、为燥、为长、为日、为中女、为月窟、为亨、为赤、为舌、为心、为神、为气、为礼、为喜、为炎上、为苦、为羶、为麦、为徵、为荧惑、为衡岳、为丙丁、为巳午、为南方、为兄弟、为夏月、为戈兵、数为二七。

木之属——凡一切木皆类於此

木为震、为巽、为魂、为柔、为生、为鼓动、为元黎、为德、为青、为目、为肝、为魂、为筋、为仁、为怒、为曲直、为酸、为腥、为麻、为角、为进退、为岁星、为岱岳、为甲乙、为寅卯、为东方、为父子、为春月、数为三八。

金之属——凡一切金皆类於此

金为乾、为兑、为凉、为刚、为杀、为敛濇、为利市、为刑、为白、为鼻、为肺、为魄、为骨、为义、为哀、为从革、为辛、为躁、为黍、为商、为出入、为太白、为华岳、为庚辛、为申酉、为西方、为君臣、为秋月、数为四九。

土之属——凡一切土皆类於此

土为艮、为坤、为风、为实、为养、为诚、为黄、为口、为脾、为意、为肉、为信、为乐、为稼穡、为甘、为香、为稷、为宫、为方、为镇星、为嵩岳、为戊己、为辰戌丑未、为中央、为朋友、为四季、数为五十，周而候进用。

以上五条系万类归於五行，五行又不出参天两地之旨。（《濫熈易考》）

五行直论

太极化生故有五行之理，人身亦有五行之义，以太极之五行返求一

身之五行,自合先天之卦位。夫人心故曰守靈,居乎上,属南二之火,我之神也。肾曰育嬰,居乎下,属北一之水,我之精也。肝曰含明,居乎左,属东三之木,我之性也。肺曰虚成,居乎右,属西四之情也。脾曰黄庭,居乎中央之上,我之意也。意属土,土为信,金木水火非土无所成,犹如仁义礼智,非信无以立也。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始生气流动闪烁其体,尚虚其成形,犹未定迨生,生则确然有定形矣。水润下则居下,火炎上则居上,然火虽在上而根於阴,水虽在下而根於阳,阴阳本配合,只为阴气不能下降,斯阳气不能上升,全凭真意居中无偶,为止掩火之乡,故下窍阴中有阳气升,摄归得中土即止,上窍阳中有阴气降,蟠蒂得中土即止,艮土之极阳气上蒸,太液下变,是为真汞,阴气下注,金精上升,变为真铅,此乃真土之功也。古云:真土擒真铅,真铅制真汞,铅汞归真土,身心寂不动。五行之用土也,是为成始成终,而修丹之士用土为先,当识生克之理矣。(《道源精微歌》)

四象五行问答

问曰:四象五行,其义何居?

答曰:四象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龍木生虎,同属乎心。心者,象帝之先,灵妙本有中之真无也。心若不动,则龍吟云起,朱雀敛翼,而元气聚矣。虎金生水,木同系乎身。身者,历劫以来,清静自无中之妙有也。身若不动,则虎啸风生,玄龟潜伏,而元精凝矣。精凝气聚,则金木水火,混融於真土之中,而精神魂魄,攒簇於真意之中。真意者,乾元也,即真土也。乃天地之母,阴阳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三才之源,五行之祖,万物赖以生成,千灵承之以舒惨。意若不动,则二物交,三宝结,四气合和,五行攒簇,会入中宫而大丹成矣。故紫阳云:五行全要入中央。盖谓此也。(《丹经指南》)

瞻养五藏

宠辱不惊,肝木自宁;动静以敬,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

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无欲,肾水自足。此皆吾生药石,人当请事斯语。(《养生编》)

还丹五行功论

还者,还其本质,丹者,赤色之名。五者,五星、五帝、五藏、五性、五经、五味、五金、五气、五方、五色、五岳也。五行者,享布也。功者,通晓之用,论之如后。西方庚辛金,色白,五音为商,八卦为兑,四神为白虎,月令主秋。五金主银,五味主辛,气味臭腥,象伤星太白,五岳为华山,五藏为肺,五常主义,五经为《书》,始数四,成数九,此白元精服之补肺腑。经曰:玉堂尚书府,制鍊七魄,益言气,增性义,可通外五金,邪气并害气不能伤滞,能间德伏虎,金宿不能窥,谓金精神帝灵元之益也。东方甲乙木,色青,五音为角,八卦为震,四神为青龙,月令主春,五金主铅,五味主酸,气味臭羶,象生星岁星,五岳为泰山,五藏为肝胆,五常主仁,五经为《诗》,始数三,成数八,青元精服之补目,及内二肝胆也。经曰:肝为清冷宫,兰台府,胆为紫微宫,无极府。滋三魂,明目,令人远视益性,性仁,木气不能淘并害气不能击隔,得伏龙木曜无能窥,盖因木精神帝灵元之益也。北方壬癸水,色黑,五音为羽,八卦属坎,四神为玄武,月令主冬,五金主鐵,五味主咸,气味臭腐,象闭星辰星,五岳为恒山,五藏为肾,外通耳,五常主智,五经为《易》,始数一,成数六。黑元精服之补耳益智神。经曰:肾为出,故宫太和府,固添髓血,滋洞听,令人性智聰,润鍊肌毛发绿,阴邪惧水不能漂溺,通太阴而合隱,出不游户,月辉中无影,水曜不能见,盖恃水玉铅精,紫微帝君灵元之益也。南方丙丁火,色赤,五音为徵,八卦属離,四神为朱雀,月令主夏,五金主铜,五味主苦,气味臭焦,象盛星熒惑。五岳为衡山,五藏为心,通目,五常主礼,五经亦《礼》,始数二,成数七。赤元精服之,补心神益阳光,补固肌骨,化阴滞。经云:心为絳宫元阳府,内滋此府外滋目,威令人性礼真行,不践迹轻腾陵阳。是火不能烧,是阳毒不能热,身与太阳通元而合,现化日光,類中无影,火曜不能察,盖恃炎帝灵元之益也。中央戊己土,色黄,五音为宫,八卦属坤,神为后土,月令主四季,五金主黄金,味

主甘,气味臭香,象含星镇星,五岳为嵩山,五藏为脾,通鼻,五常主信,五经主《乐》,始数五,成数十。黄元精服之,补中黄宫太素府,脾神益志气,滋性信,鍊五形和九气,加聖惠伏万凶,親五老,地岳不能埋闭,土曜不能傍窥,盖恃五星帝威得灵元之益也。

阴阳五行论

《仙籍语论要记》:阴潜阳内,阳伏阴中,阴得阳蒸,故能上升,阳得阴制,故能下降,阳蒸阴以息气,阴凝阳以澄精。日月升降,乾坤交泰,而万化成焉。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火性炎蒸,木性劲直,金性坚刚,水性润滋,土性和柔,故木以发之,火以化之,水以滋之,土以和之,金以劲之,故得品物成焉。五胜者,皆以生我为利,克彼为用,利用相乘,故有成败。经云:五行相克,万物悉可全。云动静者,终始之道,聚散者,化生之门也。阳其动乎,阴其处乎,动以生之,静以息之,淳阳不生,淳阴不成,阴阳更用,昼夜相资。昼日行阳,夜月行阴,阳养于阴,阴发于阳,而明生焉。阳和气者,发于春,旺于夏,收于秋,藏于冬,九地之下反有阳,九天之上反有阴,故十一月卦辞云:复见其天地之心乎,阳在下也。阳伏地内,潜静之时,故见天心。其在人也,肾藏于阳,脑潜于阴,及其老也,和气不足,阴阳将散,则阳上升阴下降,故脑热而肾冷,肾无阳气则脚无力,脑无阴气则眼目不明,故阴阳不交,万物不成,纯阳亢极,则日月无光,草木以之焦枯。纯阴滞蓄,则霖雨淫霍,水淹以之漂荡,故阴阳相磨,天地相荡,震而为雷,击而为电,鼓而为风,结而为雹,蒸而为云雾,液而为雨露,凝而为霜雪,和气为民人,偏气为禽兽,杂气为草木,烦气为虫鱼。

五方卫灵

存五方正炁,非三素云也。夫三号合生九炁,而其散为万殊,析其大为五炁,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藏,在物为五行,在事为

五常。今所用咒，而存降五方之

正炁，祛斥妖氛，肃清坛墀也。

东方青炁属肝，上应木星，其时为春，其帝青帝，凡属木者，东方青炁主也。

南方赤炁属心，上应火星，其时为夏，其帝赤帝，凡属火者，南方赤炁主也。

西方白炁属肺，上应金星，其时为秋，其帝白帝，凡属金者，西方白炁主也。

北方黑炁属肾，上应水星，其时为冬，为帝黑帝，凡属水者，北方黑炁主也。

中央黄炁属脾，上应土星，其时为四季，其帝黄帝，凡属土者，中央黄炁主也。

故有五方五帝兵马，则此神主之也。存降之法，想念于攸忽之间，存各方炁，随方色中各有吏兵下降，随咒应召御卫斋坛。宗旨曰：闭目良久，内思五藏、五岳、五星、五帝，备卫身中，次存青、黄、白三炁，遍满玄坛，四灵御卫，万神森列，左右严肃，内视金光，映盖一体，作金光先自肺中出，至项上，生圆光照耀十方，身中了然，尽见内外。

东方咒，掐卯文，存木星，洞阙朱台，在目后直入一寸，射九灵青玉之光，映覆一身，须臾从口鼻入灌注肝府，若青琉璃色莹彻，次存青光满身，内外缭绕，直射东方，如青云罩覆坛所。

南方咒，掐离文，存荧惑星，玉门华房，在目际直入五分，射三灵赤辉之光，映覆一身，次入口鼻灌注心府，如日色辉照，次存赤炁满身，内外缭绕，直射南方，如赤云罩覆坛所。

西方咒，掐酉文，存太白星，玉瑯紫阙，在两眉间直入一寸，射七灵白华之炁，映覆一身，次入口鼻灌注肺府，如月精映照之光，次存白光，满身内外，缭绕直射西方，如白云罩覆坛所。

北方咒，掐子文，存辰星，帝乡元宫，在发际直入一寸，射五灵紫晶之光，映覆一身，次入口鼻灌注肾府，如紫晶照映之色，次存紫光，满身内外，缭绕直射北方，如紫云罩覆坛所。



中央咒，掐中文，存镇星，金室长谷在人中直入二寸，射十二灵黄华之光，映覆一身，然后入口鼻灌注脾府，如黄华莹彻之色，蓊郁于中，次存黄光，满身内外，缭绕直射中央，如黄云罩覆坛所。（《上清灵宝大法》）

五芽内炼品

五芽者，五炁也。在天为五老上帝，在经则炁结成文，是为五芽真文。在五方则五常，即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是也。在乾象则为五星，在地理则为五岳，在事则为五常，在物则为五行，在人身则为五藏，修灵宝之道，洞房之法，饵五方正真之生炁，以炼凡躯也。（《上清灵宝大法》）

五行分类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发生之谓也，故君于木；义，救难之谓也，故君于金；礼，明白之谓也，故君于火；智，变通之谓也，故君于水；信，惇然之谓也，故君于土。仁，不足则义济之，金伐木也；义不足则礼济之，火伐金也；礼不足则智济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则信济之，土伐水也；始则五常相济之，终则五常相伐之，斯大化之住也。（《化书》）

五太	太虚	太无	太素	太质	太极
五帝	少昊	颛顼	帝喾	帝尧	帝舜
五星	岁星	荧星	镇星	太白	辰星
五神	勾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仪	圣人	贤人	君子	士人	庸人
五士	秀才	选士	俊士	造士	进士
五气	温	凉	寒	燥	湿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纪	岁	月	日	历数	星辰
五方	东	西	南	北	中
五常	仁	义	礼	智	信

五音	宫	商	角	徵	羽
五谷	禾	麻	菽	麦	豆
五土	丘	陵	原	隰	坟
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五福	寿	富	康宁	攸好德	考命终
五官	耳	目	口	鼻	心
五窍	目	舌	口	鼻	耳
五液	肝为泪	心为汗	脾为涎	肺为涕	肾为唾
五藏之气	肝气凉	心血次之	脾气温	肺气热	肾气寒
五藏所主	心主臭	肝主色	脾主味	肺主声	肾主液
五藏所藏	心藏神	肝藏魂	脾藏意	肺藏魄	肾藏志
五藏所通	心通舌	肝通目	脾通口	肺通鼻	肾通耳
五藏所好	心病好妄言	肝病好斗呼	脾病好歌	肺病好哭	肾病好呻吟
五炁天地之始炁	东分青九	南受丹三	西成白七	北归玄五	中主黄一
五劫配五行	龙汉属木	赤明属火	一皇属土	延康属金	开皇属水
五殿	东曰紫珠	西曰碧玉	北曰青华	南曰凝神	中曰长生
五岳	东岳泰山	西岳华山	南岳衡山	北岳恒山	中岳嵩山
五方五帝	苍帝灵威仰	赤帝赤熛怒	白帝白招拒	黑帝协光纪	黄帝含枢纽
五力	忠孝君亲	正身处物	慈救众生	先人后己	薄味戒荤
五苦	一色累苦心门	二爱累苦神门	三贪累苦形门	四华兢苦精门	五身累苦魂门
五腊	正月一日天腊	五月五日地腊	七月七日道德腊	十月一日民岁腊	十二月腊日王侯腊
五芝	龙伯芝似交龙相负	参成芝赤色而有光	燕巨芝色紫	夜光芝夜视如月光	玉芝色莹如玉

论气色贵贱

地之气色，有真有伪，伪者似真，真者似伪。作福之地，其气特奇，停停然如宝盖，郁郁然似灵芝，望之则有影可见，即之则无形可拘，或红、或黄、或紫、或赤、或白，而滋润或黑而有光，或五色相间，或万象交腾，又或如空中之锦绣，或如五彩之文章，凡此皆造化吉气钟之于地，故精光特露，有如是也。若夫或白或蓝，横栏散漫，其象甚著，其中甚澆，此必是日气与水气相交而成者，又有日出曙气，日落霞气，月出人辉光气，雨后云气，老山湿气，川泽岚气。珠藏泽媚，玉韞山辉，古窖浮光，古墓有耀，延平之剑芒射斗牛，爪园之刀光含夜月，草木之枯老则有光，器物之年深则有火。人血之在野日久则暮夜生明，禽兽之血亦积久而有焰，妖蛇之吐气似云，妖雉之吐气似锦，妖龟之吐气似霞，蜃之吐气每每结成楼台之状，与夫神火、鬼火、土地、灯社、司灯之类，难以枚举，皆伪气之似真者也。大抵真气，上大下小，伪气上小下大，真气外淡内浓，伪气外浓内淡，真气外暗内明，伪气外明内暗，真气有气而有光，伪气有光而无气，真气出山之巔，伪气横山之腰，真气多结于阳明之地，伪气多结于幽谷之中，真气多现于众山攒聚之乡，伪气多现于孤阴独阳之处。辨之不精，未必不指鹞雀而为凤，野鸟而为鸾，蜿蜒而为龙也。气之伪者勿论已，而气之真者又有龙气、穴气、砂气、水气之不同，祖龙之气定是光芒烛天，穴中之气必然精光独露，一分砂之为气，所以辅龙穴之用也，故欲看砂上之气者，当以龙穴之气为主，未可以砂上之气旺而遂以为吉穴在砂也。如东方龙穴砂上见白气、红气，南方龙穴砂上见黑气、黄气之类，皆克泄之气也，见之必凶，惟龙穴本气极旺者，方可免咎。若东方龙穴砂上见黑润之气，南方龙穴砂上见青润之气之类，见之甚吉，虽龙穴本极衰弱，亦不作祸，凡克泄之气落陷宫，为祸必浅，生扶之气落陷宫作福亦轻，如火在北，土在东之类，即陷宫也。水之气其象与砂气同。（《儒门崇理折衷堪輿完孝录》）

论气色真假

春气青兮夏气红,清秋白润黑居冬,黄气分居四季流行,总是不同。如青气独盛于芳春,虽见白气而无害,赤光腾耀于夏日,纵遇黑气而不防,白旺不畏赤临,黑盛何愁黄至,夏季之土见木不生灾,旺气之黄逢青而不克。细观气之盛者,既不畏克,则知气之衰者,自不能生。三春之土难以助金,九夏之白何能生水,冬火不救季土,秋木不顾炎君,四季水衰青黄何赖?东方青气轻飘,本嫌白露,若见丝丝红紫,定知赐宴琼林。西方嫩白飞扬不宜炎至,或者微微黑现,必然汗马成功,赤微畏黑见黄婆则功成可待,水少忌土见青黄则事业可成,黄虽惧木白解救,土独青能为筋骨之疾,单红必兴牢狱之灾,重黄瘟疫孤白死亡,孛在北方无间色,灾生不测不须疑,此皆青红黄白不润,黑带湿滞无光,若是中和何防灾至。青气散乱而不正,多生巫祝;红光尖射而怪异,定出讼师;白气乱出而乱飘,世传刚恶;黑光斜没而斜现,代有穿窬;黄现昏暗无光,定产盲聋暗哑;青乱必多变,黑乱必多淫,红乱则文笔不开花,白乱则干戈必生耀,更有黄气乱则生疾,红黄现总曰祯祥,岂知乱红现于西方,必招血疾;乱黄产于北地,定主肾虚;青黑生似非淑气,岂知青润生于南地,则光辉益著,嫩黑呈于东土则生意可人。盖凶中也会藏吉,吉处也会藏凶,皆自然之机,亦一定之理。太旺则凶暴强悍,太弱则孤苦伶仃,旺极者斩后必速,弱极者终亦绝嗣,久暂虽殊,同归一致。(《儒门崇理折衷堪輿完孝录》)

论五气生克

风水之术,先识气极,气机不识,风水何为,气通于天,机达于地,通天达地,迥别时师,略举一二,海我支裔。气有进成,机亦有进成,进者吉,成者又吉。气有退败,机亦有退败,退者凶,败者又凶。履其龙登其穴,挹其砂水,审其气机,为进为成则贵地,决其尊荣,富地,决其兴旺,纵贫贱之地,亦安好也。为退为败则,贫龙断其枯竭,贱龙断其疾患,纵

富贵之地亦零落也。春属于木,木之气青,木之机升;夏属于火,火之气赤,火之机炎;秋属于金,金之气白,金之机融;冬属于水,水之气黑,水之机沉;四季属土,土之气黄,土之机凝。悠悠扬扬,氤氲满眼,荡漾飞丝,淅沥震响,此木气也。鸟娇其声,人含其咲,青衣童子,提壶挈榼,此木机也。举凡所见所遇,带有动汤之情,憧虞之状,崛起之体态者皆属于木,皆为春之所宜矣。绿霭红光,飞英集目,闪闪烁烁,激烈怒号,此火气也。犬吠鸡鸣,妻呼子叫,牧竖樵夫,歌吟咲跳,此火机也。举凡所见所遇,带有汹涌之情,咆哮之状,轰烈之体态者皆属于火,皆为夏之所宜矣。清清白白,风色飘摇,听若有声,视之无形,此金气也。行歌坐咲,声应声呼,驱牛赶马,缓语徐行,此金机也。举凡所见所闻,带有思叹之情,倦怠之状,醉饱之体态者,皆属于金,皆为秋之所宜矣。宁宁静静,无尘无上,不动不摇,亦不寂寥,此水气也。扶肩而行,对膝而坐,携手而语,鸟飞不鸣,此水机也。举凡所见所遇,带有忧伤之情,抱闷之状,收敛之体态者,皆属于水,皆为冬之所宜矣。尘埃满眼,黄沙霏微,万籁无声,风气温凉,此土气也。整衣束屦,正立清谈,肩负担荷,鸟宿兽归,此土机也。举凡所见所遇,带有端肃之情,负戴之状,沉潜之体态者,皆属于土,皆四季之所宜矣。春得火气机为进,木气机为成,水气机为退,金气机为败,举其一可以知其馀,四季之土亦附四时而论。气断人丁官爵,机断祖业财帛,气裸者一门数姓,气进者子孙成名,气成者添丁进爵,气退者官休子病,气败者官祸子死。机裸者阳宅主淫奔,阴坟亦主淫奔。机进者产益财来,机成者库充仓满,机退者家耗廩虚,机败者卖田借债。审气机之时,属寅即应寅亥之生命,审气机之时,在巳即应巳申之生命,馀可类推而知。断其吉推生命禄寅之月,断其凶推生命刑刃之期,万无一失者也。有春月登山见跨马者,一坟石砌,断其有膈足之疾;一坟荒草,断其全富贵之家。有夏月入问,闻燕语者问疾病,断其秋必死亡。问功名,断其秋必荣捷。有秋月登山见携酒者,一有碑之坟,断其富而无积;一无碑之坟,断其吝而有财。有冬月登山闻鸦声者,一男坟,断其子陞御史;一女坟,断其家寒子孝。有日午登坟见日影者,断西方兴旺,断东方零落。有日午登堂见卖菜者,断男女无缘,中年失

偶,此皆以气机论也。(《儒门崇理折衷堪輿完孝录》)

论五行生克

龙不合穴则龙不真,穴不合水则穴不正。如木龙起在亥穴,在卯水流未则万福矣。盖水来处宜生宜旺,水去处宜墓宜绝,故曰门户不许子孙居是也。水无三合,其福不昌;火无三合,其贵不彰;龙无三合,其气不增;穴无三合,其情不集;砂无三合,其势不端;富贵之地,以此为的。术数家有假三合之说,以谈祸福者则谬矣。龙之起得其方,是为天合穴之结,乘其生是为人合,水乘其旺是为地合,此龙之三合也,如鬼坐于亥是为后合,官竦于明是为前合,曜展于侧是为傍合,此穴之三合也。一不劫龙是为来合,二不悖穴是为止合,三不顺水是为去合,此砂之三合也。来从生养是为源合,注于官旺是为注合,去从墓绝是为流合,此水之三合也。龙虎两溶是为耳合,八字均注是为肘合,蝦须并派是为液合,亦水之三合也。如正案在午而起秀峰是为天地合,寅上有峰相应是为日月合,戌上有峰相照是为风云合,此火之三合也。一合者不窳不绝,再合者不贫不贱,全合者大富大贵,然亦可遇不可求也。大凡地有全合则峡有角顾,峡有角顾则龙有祖宗,龙有祖宗则穴无孤露,或如泊岸之舟,扰掉俱住,或如登殿之主,文武齐护。若夫三败三忌之说,则即与此相反耳,可类推也。(《儒门崇理折衷堪輿完孝录》)

龙穴阴阳五行例

自寅宫斗三度,起至卯中心三度止,皆属阳木;自卯宫心四度,起至辰中角十一度止,皆属阴木;自巳宫轸九度,起至午中张九度止,皆属阴火;自午宫张八度,起至未中井二十七度止,皆属阳火;自申宫井八度,起至酉中毕一度止,皆属阳金;自酉宫毕二度,起至戌中娄四度止,皆属阴金;自亥宫奎一度,起至子中危七度止,皆属阴水;自子宫危六度,起至丑中斗二十二度止,皆属阳水;辰末十八度,同戌末十八度皆属阳土;丑末十八度,同未末十八度皆属阴土。



四时阴阳五行例

立春后三十六日属阳，木次三十六日属阴，木又次十八日属阳土；立夏后三十六日属阴火，次三十六日属阳火，又次十八日属阴土；立秋后三十六日属阳金，次三十六日属阴金，又次十八日属阳土；立冬后三十六日属阴水，次三十六日属阳水，又次十八日属阴土。

五行生死例

甲木生在亥，死在午；乙木生在午，死在亥；丙戊生寅死酉；丁巳生酉死寅；庚金生巳死子，辛金生子死巳；壬水生申死卯，癸水生卯死申。凡沐浴、冠带等例，皆自长生上起，如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是也。

五行生克例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是五行相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此是五行相克。

五帝四季

比喻曰：天地有五帝，比人之有五藏也。青帝甲乙木，甲为阳，乙为阴，比肝之气与液也。黑帝壬癸水，壬为阳，癸为阴，比肾之气与液也。黄帝戊己土，戊为阳，己为阴，比脾之气与液也。赤帝丙丁火，丙为阳，丁为阴，比心之气与液也。白帝庚辛金，庚为阳，辛为阴，比肺之气与液也。凡春夏秋冬之时不同，而心肺肝肾之旺有月。

真诀曰：凡春三月肝气旺，肝旺者，以父母真气，随天度而运在肝。若遇木日，甲乙克土，于辰戌丑未之时，依时起火炼脾气。余日兑卦时，损金以耗肺气，是时不可下功也。坎卦时，依法起火炼肾气。震卦时入室，多人少出，息住为上，久闭次之，数至一千息为度。当时内观如法，

一在冥心闭目，青色自见，渐渐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以满震卦。”（一千息以上尤佳，以息息渐微为度，如息往不须连数。）

凡夏三月心气旺，心旺者，以父母真气，随天度运而在心。若遇火日，丙丁克金。于兑卦时，依法起火炼肺气。余日坎卦时，损水以耗肾气，是时不可下功也。震卦时，依法起火炼肝气。离卦时入室，依前行持，赤色自见，渐渐升身以入泥丸。自巳至未，以满离卦。

凡秋三月肺气旺，肺旺者，以父母真气，随天度运而在肺。若遇金日，庚辛克木。于震卦时，依法起火炼肝气。余日离卦时，损火以耗心气，是时不可上功也。巽卦时，依法起火炼脾气。兑卦时入室，依前行持，白色自见，渐渐升身以入泥丸。自申至戌，以满兑卦。

凡冬三月肾气旺，肾旺者，以父母真气，随天度运而在肾。若遇水日，壬癸克火。于离卦时，依法起火炼心气，余日辰戌丑未时，损土以耗脾气，是时不可下功也。兑卦时，依法起火炼肺气。坎卦时入室，依前行持，黑色自见，渐渐升身以入泥丸。自亥至丑，以满坎卦。

解曰：春炼肝千息青气出，春末十八日，不须依前行持，止于定息为法，终日静坐，以养脾而炼己之真气。乃可坎卦起火炼肾，恐耗其真气。夏炼心千息赤气出，夏末十八日，不须依前行持，止于定息为法，终日静坐，养炼如前，乃可震卦时，起火如前。秋炼肺千息白气出，秋末十八日，不须依前行持，止于定息为法，终日静坐，养炼如前，乃可巽卦时，起火如前。冬炼肾千息黑气出，冬末十八日，不须依前行持，止于定息为法，终日静坐，养炼如前，乃可兑卦时，起火如前，以至黄气成光。默观万道，周匝围身。（《三乘法要》）

攒簇五行

三五一都是一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归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是知太一含真气，十月胎圆入圣基。

注曰：三五一不离龙虎也。龙属木，木数三，居东。本能生火，故龙之弦气属火，火数二，居南，二物同源，故三与二合成一五也。虎属金，



金数四，居西，金能生水，故虎之弦气属水。水数一，居北，二物同宫，故四与一合成二五也。二物之五交于戊己之中宫，中宫属土，土生数五，是为三五也。三五合而成丹，丹者一也。故曰三五一也。此三个字，自古迄今能合三五一而成丹，能了达婴儿者，实稀有也。

一即金丹也。婴儿者，即丹也。丹是一，一是真一之气，天地之母气也。己之真气，天地之子气也。以母气咽归五内，以伏子气，犹猫伏鼠而不走也。子母之气相恋于胞胎之中，结成婴儿之一，故曰太一含真气。言含真一之气，如人怀胎十月满足，然后降生圣胎，亦如之十月功圆，自然神圣，故曰十月胎圆入圣基。后人以肾为婴儿，安有如此之功？（《悟真篇注》）

六气歌诀

一曰咽，咽法最灵应须秘，外属鼻根内关肺，寒热劳闷及肤疮，以斯吐纳无不济。二曰呵，呵属心旺主其舌，口中干涩身烦热，量疾深浅以呵之，焦腑疾病自消灭。三曰呼，呼属脾神主其土，烦热气胀腹如鼓，四肢壅闷气难通，呼而理之复如故。四曰嘘，嘘属肝神主其目，赤翳昏昏泪如哭，都缘肝热气上冲，嘘而理病更神速。五曰吹，吹属肾藏主其耳，腰膝冷多阳道萎，微微纵气以吹之，不用外边求药饵。六曰嘻，嘻属三焦有疾起，三焦所有不和气，不和之气损三焦，但使嘻嘻而自理。（《赤凤髓》）

四季养生歌

春嘘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闲，秋咽定收金肺润，肾吹唯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烦热，四季常呼脾化殄，切忌出声闻口耳，其功尤胜保神丹。

养心，可正坐，以两手作拳，用力左右互相筑，各六度，又可正坐，以一手按腕上，一手向下拓空如重石，又以两手相叉，以脚踏手中各五六度，能去心胸间风邪诸疾关气。为之良久，闭目三咽，三叩齿而止。

修肝,可正坐,以手面相按陛下徐缓身,左右各三度,又可正坐,两手拽相叉翻覆向胸五度,此能去肝家积聚风邪毒气,余如上。

宁胆,可平坐,令两脚掌昂头,以两手挽脚腕起,摇动,为之五度,亦可大坐,以两手拓地举身,努腰脊,五度,能去肾家风毒邪气。

健脾,可大坐,伸一脚,屈一脚,以两手向反掣,各五度,亦可跪坐,以两手拒地,回顾用力虎视,各五度,能去脾藏积聚风邪,喜食。

保肺,可正坐,以两手据地,缩身曲脊,向上三举,去肺家风邪积劳,亦可反拳捶脊上,左右各五度,此法去胸臆间风毒。闭气为之良久,闭目咽液,三叩齿而止。

固肾,可正坐,以两手上从耳左右引胁三五度,亦可及手着东抛射,左右同,缓身五度,亦可以前后逾,左右各数度,能去腰肾膀胱间风邪积聚,余如上法。

凡欲修养,须净室焚香,顺温凉之宜,明燥湿之异。每夜半后生气时,五更睡觉,先呵出腹内浊气,或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闭目,叩齿三十六通,以集心神,然后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九过,兼按鼻左右七过,以两手摩令极热,闭口鼻气,然后摩面,不以遍数,为真人起居法。次以舌拄上腭,漱口中外津液满口,分作二咽,庶得深溉五藏,光泽面目,极有益,不可轻忽。

去病延年六字法

总诀 肝若嘘时目睁睛,肺知咽气手双擎,心呵顶上连叉手,吹肾还知抱膝平,脾症呼时须撮口,三焦客热莫生惊,仙人嘻字真玄秘,日日行动体渐宁。

呼心气 心神烦燥急须呵,此法通灵更莫过,喉病口疮并热痛,行之渐觉体安和。

吹肾气 肾为水府是生门,保命藏精养蒂根,眉蹙耳鸣兼黑瘦,吹之精气返昆仑。

嘘肝气 肝本青龙旺在春,病来还觉好酸辛,眼中赤色兼多泪,嘘法行功效若神。

咽肺气 肺生咳嗽作痰涎，胸膈烦焦喉舌干，却疾急行咽字诀，上焦火降肺安然。

呼脾气 脾家属土太仓名，饮食成痰湿热生，泻痢脾鸣兼吐水，调和四季得和平。

嘻三焦 三焦火症报君知，静坐蒲团须用嘻，此法通玄传上古，清凉三部是良医。

五藏风

黄帝问于岐伯，曰：风之伤人，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厉风，或为偏枯，或为则风，故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四季戊己伤于风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伤于风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风者，为肾风；风气中五藏六腑之俞，亦为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入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伤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房则为伤风；飧泄水在湊里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为他病，无常方然，故有风气焉。（《太清道林摄养论》）

服五方气

东方青牙九气之天，其气烟如春草之始萌，其光如晖日之初隆。上导九天之气，下引九泉之流芳，养二仪以长存，护阴阳以流通。天致元精于太极，地保山岳于句芒，神运虚于寂台，人养五藏于脉锋，所以营溉之者无极，存之者不终，于是回万劫而更始，却衰朽而童蒙。尔乃鹏奏九遐，上登玄洞，而为宗大哉！青牙长存由九气之功。

南方朱丹三气之天，其气烟如绛云之苞，白日其光如玄玉之映流渊。下有赤泉之泓池，上有长生之朱宫，居于太阳三山之上，堂有元气。丈人驾三角之麟，上导泰清，玄元之灵化，下和三气之陶馆，令万物之永存，运天精于南夏，养人精于丹脉，所以採之者无终，营之者永存。于是却凋老而反婴，还枯朽而茂繁，攘秋霜之落叶，反光华于万春，尔乃龍吟

虚空，鸾翔云端，忽纵心而豁，虑无尘埃之是恋大哉？朱丹长生由三气之勤。

中央元洞之山，上出黄气，下治地门，其气烟如云径蒸九天，元精往来，气直如弦，上通太上无极，其光如飞景之罗朝日，其明如朗月之照幽城，内有玄膺九窗之阙，外有醴泉玉浆之渊，天中号黄庭、戊己、天仓，主养生，上导自然之和，下极五土之灵，天地守以不亏，阴阳用兹不倾，天气柔顺而无极，人漱唇齿以不零，于是抗虞渊之颓，日反朝霞之始明，迴昏朽之枯叟，革休灭之方，清光颜烨，然而还初神气充实以流盈，挹天气以自度，黄庭长生，由一气之固。

西方明石七气之天，其气烟如明月之落于景云，其光如幽夜之睹于明珠。气甘和而澹妙，虽鼎味而不殊。下有玉泉之长河，上有流英之楼宇，上导洪精于七天，下和众生于云衢，挹云露于皓芝，饮灵液于龙须，叩天池而鸣鼓，收甘津于舌端，所以存之者莫坠，为之者永居，是以却素发而玄黑，反枯朽而婴孩，尔乃凤舞景汉，朗啸清虚，枕云岫而炼神，养精和于太初，致真人而为友，安之荣辱之所如大哉！明石长生，由七气之娱。

北方玄滋五气之天，其气烟如飘风之激于炎林，其光如流星之堕于洪波，煎玉饴于龙鼎，汲玄气于天湖，下有长生之渊，上导五常之流气，下极万生之众，和护二仪而不倾，保羣命以永遐，天致元精于太玄，养三府于齿牙，所以为之者长存，用之者寿多，漱神津于元首，合淳气而弗华，于是回阳光之西倾，还昊曰于东陵，却衰枯之绝烟，反童稚而方升，尔乃鸿鼓云池，勃郁而龙腾，友真人以论，好与上仙而高登，其德洪矣，焉有能胜大哉，玄滋长生，由五气之兴。

五牙论

夫形之所全者，本于藏腑也，神至所安者，质于精气也。虽禀形于五神，已具其象，而体衰气耗乃致凋败，故须纳云牙而溉液，吸霞景以孕灵荣衡，保其贞和容貌，驻其朽谢，加以久习成妙，积感通神，与五老而齐升，并九真而列位，经文所载，以示津途，修学所导，自宜详核。

服真五牙法

凡服气皆先行五牙,以通五藏,然后依常法。又佳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在形为脉。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在形为血。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在形为肉。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在形为皮。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在形为骨。又肺为五藏之华盖,第一肺居心上对胸,有六叶,色如缟映红,肺脉出于少阳。

心居肺下肝上,对鸠尾下一寸,色如缟映绛,心脉出于中冲。肝在心下小近后,右四叶左三叶,色如缟映紺,肝脉出于大敦。脾正掩脐上,近前横履胃,色如缟映紫,脾脉出于隐白。左肾右肾前对脐,博著腰脊,色如缟映紫,左为正肾以配五藏,右为命门,男以藏精女以系胞,肾脉出为涌泉。

服五牙之气者,皆宜思入其藏,使其液宣通,各依所主,既可以周流形体,亦可以攻疗疾病。令服青牙者,思气入肝中见青气氤氲,青液融融分明良久,乃见足大敦之气,修服而至,会于脉中,流散诸脉上通于目。然次服诸方仍宜,以丑后澡漱,冠服入别室焚香坐向其方,静虑澄心,注想而为之。(《服气精义论》)

服食五芝之精

松生千岁,脂凝通神,下入于地,藏姓易名弃本,因根成形名曰威儋,一字茯苓。辟兵陆沉,出窈入冥,不肌不渴,日月合并,子能服之,即得长生。

苟虱养体,住色还年,一字胡麻,本生大宛,生来万岁,来东度关,留在中土,断绝胡蛮,含水之精,却风除寒,自名巨胜,摈逐邪奸,服之不息,与世长存。

椒生蜀汉,含气太阴,天地俱生,变化陆沉,故能却湿,邪不敢侵,噉鬼蛊毒,靡有不禁,子能常服,所欲恣心,世之秘奥,其道甚深,坚藏勿泄,不用万金。

姜生太阳,与椒同乡,俱出善土,窈窕山间,坚固不动,以依水泉,含气茱萸,守土本根,背阴向阳,与世常存,故能辟湿,却寒就温,除邪斩疾,闭塞鬼门,子能常服,寿若乾坤。

菖蒲生泽,附近深渊,下湿之地,浦渚水滨,有生高山,石上结根,一寸九节,是谓灵身,故得之一,含气万元,故能生人,保养精神,逐水辟湿,厌鬼消患,鬼魅魍魉,远屏幽昏,疆蜚之属,皆不敢前,服之不休,寿至千千。

乐子长曰:此五物皆可单服,并益气住年延精定魄。服之不休,与世长存,故《孝经援神契》曰:姜椒益气,菖蒲益聪,巨胜延年,威僖辟兵。此即孔丘之秘言,上圣之明旨也。(《太上灵宝五符序》)

服五气秘法

东方青牙,服食青牙,饮以朝华(朝华,上齿根也),以舌表舐唇,漱而咽之。南方朱丹(朱丹者心),服食朱丹,饮以丹池,(丹池者下齿根)以舌搅齿根,漱而咽之。西方明石,(明石者肺),服食明石,饮以灵液(灵液者,唇里津),以舌搅齿七匝,漱而咽之。北方玄滋(玄兹者肾),服食玄滋,饮以玉饴(玉饴者舌),以鼻导引,元气入口,呼吸而咽之。中央戊己,昂昂太山(太山者守精也),服食精气,饮以醴泉(醴泉在齿根玄膺前,华池在舌本下,一玉英,又名金梁。已上漱而咽之,各三通也)。凡服气法,常以夜半子时,寅时起,正衣冠,以金梁叩玉英,调华池,漱醴泉及灵液,缩鼻还之上至头,下引入口中,变为玉泉,引气至于舌根,咽而送之,令喉中鸣,腹中鸣,引气入丹田,如儿生能啼,谓长生根也。饥食自然气,渴饮华池浆,使长饱也。(《养生胎息气经》)

服五方灵气法

《诸家气法》,诀曰:子若亏于仁,则青帝非真;子若亏于义,则白帝非真;子若亏于礼,则赤帝非真;子若亏于信,则黄帝非真;子若亏于智,则黑帝非真。且夫五气之道,体通神真,子不负道达真,即可修用,是以

道君保而傅之于至人，以助自然，以调元化，修之于身而感于天。天乃五行顺序，地乃五岳安镇，人乃五藏保和，神乃五灵运御，是故性亏五德凶恶顺焉。真人存用五气法，先当勿食荤血之物，勿履淹污，绝除欲念，检身口意，三业清净，别造一室，沐浴盛洁。以立春日鸡鸣时，面月建寅方，平旦坐，调气瞑目，叩齿三十六通，叩齿欲深而微，缓漱咽津液，揉目左右各三，握固，临目都忘，万虑放乎太空，无起无绝，良久，觉身中通暖，当摇动支体，任吐浊气，即又调息，当抱守气海，朝太渊、北极、丹田、真宫，稍用力深满其太渊，则觉百关气归朝其内也。如此数过，复冥心太空，若东方洞然，无有隔碍，徐鼻引气使极，存见五藏，觉东方青帝真气，从肝中周回，内外一体，念身中三万六千神，与青帝真气合。又调息咽液，良久起立再拜，事竟，如此日日勿缺，至惊蛰面卯也。尽卯节至清明日，面辰存黄气，从脾中周回，内外洞彻也。至立夏日面巳，存赤气，从心中周回内外也。芒种日面午也。小暑面未，存黄气，从脾中周回内外也。至立秋日面申，存白气从肺中出，周回内外也。至白露面酉，至寒露面戌，存黄气从脾中出，周回内外也。至立冬日面亥，存黑气，从肾中出，周回内外也。至大雪面子，至小寒日面丑，存黄气从脾中出，周回内外也，此一周年五气备全矣。其存想调息次第法，用如初说，瞽目叩齿，亦如初数，不须等级可也。至明年立春，重习三日，或五日、七日、九日，如去年次第为用，以朝其气也。其气由心应手，当把览三才五行，万灵之目也。夫掌诀以握固为总法，所以运魁刚，封五岳，关三晨，捉鬼道，揽河源，固真气，而幽显备统之也。事竟即随息诀，遣以散其气。凡指诀，女人尚右，男子尚左，阴阳之体然也。大指属土，食指火，中指木，无名指金，小指水。从根节为孟，中节为仲，头节为季。指甲之目为五行刀支，刀支主杀也，斩邪诛逆用之，五气既全，当随五类，互相制伏，无不如意。握固法，以大指掐四指根，人毕鬼道，三过随文闭气，握之指节，具十二辰，亦随其相生相克类例用之也。

养五藏五行气法

春以六丙之日时加巳，食气百二十，助于心，令心胜肺，无令肺伤

肝,此养肝之义也。夏以六戊之日时加未,食气百二十,以助脾,令脾胜肾,不伤于心也。

季夏以六庚之日时加申,食气百二十,以助肺,令肺胜肝,不伤于脾也。

秋以六壬之日时加亥,食气百二十,以助肾,令肾胜心,不伤于肺也。

冬以六甲之日时加寅,食气百二十,以助肝,令肝胜脾,不伤于肾也。

此法是五行食气之要,明时各有九,凡一千八十食气,各以养藏,周而复始,不相克,精心为之。《服气精义论》

《四时调摄笺》

高子曰:时之义大矣,天下之事,未有外时以成者也。故圣人与四时合其序,而《月令》一书,尤养生家之不可少者,余录四时阴阳运用之机,而配以五藏寒温顺逆之义,因时系以方药导引之功,该日载以合宜合忌之事,不务博而信怪诞不经之条,若服商陆见地藏之宝,掘家土而褰贫者得富,此类悉删去而不存,不尚简而弃御灾防患之术,如《玉经八方祛瘟符篆》、《坐功图像》,类此并增入而不置,随时叙以逸事幽赏之条,和其性灵,悦其心志,人能顺时调摄,神药频餐,勤以导引之功,慎以宜忌之要,无竞无营,与时消息,则疾病可远,寿命可延,诚日用不可去身,岂曰小补云耳。录成笺曰《四时调摄》。

春三月调摄总类

《尚书》大传曰:东方为春,春者出也,万物之所出也。《淮南子》曰:春为规,规者所以圜万物也。规度不失,万物乃理。《汉律志》曰:少阳东也,东者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故君子当审时气,节宣调摄,以卫其生。

正月立春,木相,春分木旺,立夏木休,夏至木废,立秋木死,立冬木

歿,冬至木胎,言木孕于水之中矣。

岁时变,常灾害之萌也。余特录其变应于疾病者,分列于四时,使遵生者惧害预防,慎摄自保,毋困于时变。其它水旱、凶荒、兵革、流移,余未之信也,不敢录。

藏腑配经络图

一藏一腑为表里,一经一络应阴阳。肺,手太阴;大肠,手阳明;小肠,手太阳;心,手少阴;三焦,手少阳;包络,手厥阴;脾,足太阴;胃,足阳明;肾,足少阴;肝,足厥阴;膀胱,足太阳;胆,足少阳。

人身脉运于中,血气周流不已。三阳三阴之中,有阳明者为两阳合明,厥阴者为两阴交尽也。

经络配四时图

天时十二月,人身十二经,地支十二位,手经络应天,足经络应地。寅,手少阳,三焦;巳,手厥阴,心;春(主生),卯,手阳明,大肠;夏(主长)午,手少阴,心;辰,手太阳,小肠;未,手太阴,肺;申,足少阳,胆;亥,足厥阴,肝;秋(主杀),酉,足阳明,胃;冬(主歿),子,足少阴,肾;戌,足太阳,膀胱;丑,足太阴,脾。

肝藏春旺论(胆附肝下)

肝属木,为青帝,卦属震,神形青龙,象如悬匏。肝者,干也,状如枝干,居在下,少近心,左三叶,右四叶,色如缟映绀。肝为心母,为肾子,肝中有三神,名曰爽灵、胎光、幽精也。夜卧及平旦,扣齿三十六通,呼肝神名,使神清气爽。目为之宫,左目为甲,右目为乙。男子至六十,肝气衰,肝叶薄,胆渐减,目即昏昏然。在形为筋,肝脉合于水,魂之藏也。于液为泪,肾邪入肝,故多泪。六腑,胆为肝之腑,胆与肝合也,故肝气通则分五色,肝实则目黄赤,肝合于脉,其荣爪也,肝之合也。筋缓脉而不自持者,肝先死也。目为甲乙,辰为寅卯,音属角,味酸,其嗅臊膻,心邪入肝则恶膻。肝之外应东岳,上通岁星之精,春三月常存岁星青气入于肝,故肝虚者筋急也,皮枯者肝热也,肌肉斑点者肝风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好食酸味者肝不足也,人之发枯者肝伤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方无病。肺邪入肝则多笑。治肝病当用呼为泻,吸为补,其气仁。好

行仁惠怜悯之情,故闻悲则泪出也。故春三月木旺,天地气生。欲安其神者,当泽及群萌,恩沾庶类,无竭川泽,毋漉陂塘,毋伤萌芽,好生勿杀,以合太清,以合天地生育之气,夜卧早起,以合乎道。若逆之,则毛骨不荣,金木相克,而诸病生矣。

相肝藏病法

肝热者左颊赤,肝疾者目夺,而胁下痛引小腹,令人喜怒。肝虚则恐,如人将捕之,实则怒,虚则寒,寒则阴壮,梦见山林。肝气逆则头痛,胁痛,耳聋,颊肿。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以补之,当避风,肝恶风也。肝病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支满淋洩,大小便难,好转筋。肝病有则昏昏好睡,眼生膜,视物不明,飞蝇上下,肝肉振睛,或生晕映冷泪,两角赤痒。当服升麻散。

修养肝藏法

以春三月朔旦,东面平坐,叩齿三通,闭气九息,吸震宫青气入口;九吞之,以补肝虚受损,以享青龙之荣。

六气治肝法(秘诀曰:嘘以治肝,要两目睁开为之,口吐鼻取,不便耳闻)

治肝藏用嘘法,以鼻渐渐引长气,以口嘘之。肝病用大嘘三十遍,以目睁开,以出肝邪气,去肝家邪热,亦去四肢壮热,眼昏、胥肉、赤红、风痒等症。数嘘之,绵绵相次,不绝为妙,疾平即止,不可过多为之,多则损肝气,病止,又恐肝虚,当以嘘字作吸气之声以补之,使肝不虚,而他藏之邪不得以入也。大凡六字之诀,不可太重,恐损真气。人能常令心志内守,不为怒动而生喜悦,则肝病不生。故春三月木旺,天地气生,万物荣茂。欲安其神者,当止杀伤,则合乎太清,以顺天地发生之气,夜卧早起,以合养生之道。

肝藏导引法

治肝,以两手相重按肩上,徐徐缓捩身,左右各三遍,又可正坐,两手相叉,翻覆向胸三五遍,此能去肝家积聚风邪、毒气,不令病作,一春早、暮、须念念为之,不可懈惰,使一曝十寒,方有成效。

春季摄生消息论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与而勿夺，赏而勿罚，此养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肝木，味酸，木能胜土，土属脾，主甘。当春之时，食味宜减酸益甘，以养脾气。春阳初升，万物发萌。正二月间，乍寒乍暖，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气所致，则精神昏倦，宿病发动，又兼去冬以来拥炉熏衣，啖炙炊爨成积，至春因而发泄，致体热头昏，壅隔涎嗽，四肢倦怠，腰脚无力，皆冬所蓄之疾。常当体候，若稍觉发时，不可便行疏利之药，恐伤藏腑，别生余疾。惟用消风、和气、凉膈，化痰之利，或选食治方，中性稍凉，利饮食调停以治，自然通畅。若无疾状，不可吃药。春日融和，当眺园林亭阁虚敞之处，用摅滞怀，以畅生炁，不可兀坐，以生他郁，饮酒不可过多，人家自造米面团饼，多伤脾胃，最难消化。老人切不可因饥多食，以快一时之口，致生不测。天气寒暄不一，不可顿去棉衣。老人气弱骨疏，体怯风冷，易伤腠理，时备夹衣，过暖易之，一重渐减一重，不可暴去。

正月修养法

孟春之月，天地俱生，谓之发阳。天地资始，万物化生，生而勿杀，与而勿夺，君子固密，毋泄真气。卦值泰，生气在子，坐卧当向北方。

《孙真人摄生论》曰：正月肾气受病，肺藏炁微，宜减咸酸，增辛辣味，胁肾补肺，安养胃炁。勿冒冰冻，勿太温暖。早起夜卧，以缓形神。

《内丹秘要》曰：阳出于地，喻身中三阳上升，当急驾河车搬回鼎内。

《活人心书》曰：肝主龙兮位号心，病来自觉好酸辛，眼中赤色时多泪，嘘之病去效如神。

《灵剑子》导引，春孟月一势，以两手掩口，取热气津，润摩面，上下三五十遍，令极热；食后为之，令人华彩，光泽不皱。行之三年，色如少艾，兼明目，散诸故疾。从肝藏中肩背行，后须引吸，震方生炁，以补肝藏，行人下元。凡行导引之法，皆闭气为之，勿得开口以招外邪于肝藏。

二月修养法

仲春之月，号厌于日，当和其志平其心，勿极寒，勿太热，安静神气，

效法生成。卦大壮，言阳壮过中也，生气在丑，卧养宜向东北。

《孙真人摄养论》曰：二月肾气微，肝正旺，宜戒酸增辛，助肾补肝，宜静膈去痰，水小泄，皮肤微汗，以散玄冬蕴伏之气。

《灵剑子》坐功一势，正坐，两手相叉，争力为之，治肝中风。以叉手掩项后，使面仰视，使项与手争力，去热毒，肩痛，目视不明、积风不散，元和心气，棼之令出散，调冲和之气补肝，下气海，添内珠尔。

又一势，以两手相重按陞，拔去，左右极力，去腰肾风毒之气及胸膈，兼能明目。

《内丹秘要》曰：仲春之月，阴佐阳炁，聚物而出，喻身中阳火方半，气候匀停。

三月修养法

季春之月，万物发陈，天地俱生，阳炽阴伏。宜卧早起早，以养藏炁。时肝藏炁伏，心当向旺，宜益肝补肾，以顺其时。卦值夬，夬者，阳决阴也，决而能和之意。生炁在寅，坐卧宜向北方。

孙真人曰：肾炁以息，心炁渐临，木炁正旺，宜减甘增辛，补精益炁，慎避西风，宜懒散形骸，便宜安泰，以顺天时。

《灵剑子曰》补脾坐功一势，左右作开弓势，去胸胁膈结聚风炁，脾藏诸炁，去来用力为之，凡一十四遍，闭口，使心随炁到以散之。

胆腑(附肝)总论

胆者金之精，水之气，其色青，附肝短叶下。胆者，敢也，言人果敢。重三两三铢，为肝之腑。若据胆，当不在五藏之数，归于六腑。因胆亦受水气，与坎同道，又不可同六腑，故别立胆藏。人之勇敢，发于胆也，合于膀胱，亦主毛发。《黄庭经》曰：主诸气力摄虎兵，外应眼瞳鼻柱间，脑发相扶与俱鲜。故胆部与五藏相类也。且胆寄于坎宫，使人慕善知邪，绝奸止佞，敢行直道。胆主千金，金主杀，故多动杀之炁。然而见杀则悲，故人悲者金生于水，是以目有泪也。心主火，胆主水，火得水而灭。故胆大者心不惊，水盛火煎；故胆虚者心常惧，阴阳交争，水胜于火。目有泪也，泪出于胆，发于肝。胆水主目，瞳受肝木之精二合。男子五十目暗，肾气衰，胆水少耳。可补肾，长于肝。欲安其神，当息忿



争,行仁义道德,以全其生也。胆合于膀胱,主于毛发,发枯者胆竭也,爪干者胆亏也,发燥毛焦者有风也,好食苦味者胆不足也,颜色光白兼青白者胆无病也。

修养胆藏法

当以冬三月端居静思,北吸玄宫之黑炁入口,三吞之;以补嘻之损,用益胆之津。

相胆病法

胆之有病,大率口苦呕酸涎,心中惊恐,若人捕之者。胆实精神不守,卧起无定,虚则伤寒,寒则畏恐,头眩虚弱,爪发皆枯,目中出泪,膀胱连腰小腹作痛。胆与肝合道,胆有药治,与肝藏同方。

胆腑导引法

可正坐,合两脚掌,昂头,以两手挽脚腕起,摇动为之三五度,亦可大坐,以两手拓地,举身努力腰脊三五度,能去胆家风毒邪炁。

治胆腑,吐纳用嘻法

胆病以嘻出以吸补之法,当侧卧,以鼻渐引长气嘻之,即以嘻字作微声同气出之也。治胆病,除诸藏一切阴邪、盗汗、面无颜色,小肠膨胀、脐下冷痛、口干舌涩,数嘻之乃愈。

夏三月调摄总类

《礼记》曰:南方曰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太玄经》曰:夏者物之修长也。董仲舒曰:阳长居大夏,以生夏万物。《淮南子》曰:夏为衡,衡以平物,使之均也。《汉律志》曰:南者任也,阳炁于时,任养万物,故君子当因时节宜调摄,以卫其生。立夏火相,夏之火旺,立秋火休,秋分火废,立冬火囚,冬至火死,立春火殁,春分火胎,言火孕于木之中矣。

心藏夏旺论

心属南方火,为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悬莲蕊。心者,纤也。所纳纤微,无不贯注,变水为血也。重十二两,居肺下肝上,对尾鸠下一寸(注曰:胸中心口掩下尾鸠也。),色如缟映绛,中有七孔三毛。上智之

人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心穴通炁；下智无孔，炁明不通；无智狡诈。心为肝子，为脾母，舌为之宫阙，窍通耳。左耳为丙，右耳为丁，液为汗。肾邪入心，则汗溢，其味苦。小肠为心之腑，与心合。《黄庭经》曰：心部之宅莲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适寒热荣卫和，丹绛绡囊披玉罗。其声徵，其嗅焦，故人有不畅事，心即焦燥。心炁通则知五味，心病则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也。其性礼，其情乐。人年六十，心炁衰弱，言多错忘，心脉出于中，冲生之本，神之处也。主明运用，心合于脉，其色荣也。血脉虚少，不能于藏腑者，心先死也。心合辰之巳午，外应南岳，上通荧惑之精，故心风者舌缩不能言也，血壅者心惊也，舌无味者心虚也，善忘者心神离也，重语者心乱也，多悲者心伤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面青黑者心炁冷也，容色鲜红活有光心无病也。肺邪入心则多言。心通微，心有疾当用呵，呵者，出心之邪炁也。故夏三月欲安其神者，则含忠履孝，辅义安仁，定息火炁，澄和心神，外绝声色，内薄滋味，可以居高朗，远眺望，早卧早起，无厌于日，顺于正阳，以消暑炁。逆之则肾心相争，火水相克，火病由此而作矣。

相心藏病法

心热者色赤而脉溢，口中生疮，腐烂作臭，胸膈、肩背、两胁、两臂皆痛，心虚则心腹相引而痛，或梦刀杖、火焰、赤衣、红色之物、炉冶之事，以恍怖人。心病欲濡，急食咸以濡之，用苦以补之，甘以泻之。禁湿衣热食，心恶热及水。心病当脐上有动，脉按之牢，若痛，更苦烦煎，手足心热，口干舌强，咽喉痛，咽不下，忘前失后，宜服五参丸。

修养心藏法

当以四月五月弦朔清旦，面南端坐，叩齿九通，漱玉泉三次，静思注想，吸离宫赤气入口，三吞之。闭气三十息，以补呵气之损。

六气治心法

治心用呵，以鼻渐长引炁，以口呵之，皆调炁如上，勿令自耳闻之。若心病大呵三遍，呵时以手交叉，乘起顶上为之；去心家劳热，一切烦闷。疾愈即止，过度即损。亦须以呼字吸旺炁以补之。

心藏导引法

可正坐,两手作拳,用力左右互筑,各五六度。又以一手向上拓空,如擎石米之重,左右更手行之。又以两手交叉,以脚踏手中,各五六度,闭炁为之。去心胸风邪诸疾。行之良久,闭目三咽津,叩齿三通而止。

夏季摄生消息论

夏三月属火,主于长养心炁。火旺味属苦,火能克金,金属肺,肺主辛,当夏饮食之味,宜减苦增辛,以养肺。心炁当呵以疏之,嘘以顺之。三伏内腹中常冷,特忌下利,恐泄阴气,故不宜针灸,惟宜发汗。夏至后,主土,一阴生,宜服热物,兼服补肾汤药。夏季心旺肾衰,虽大热不宜吃冷,掏冰雪,密水,凉粉,冷粥饱腹,受寒必起霍乱。莫食瓜茄生菜,原腹中方受阴炁,食此凝滞之物,多为积块。若患冷炁痰火之人,切宜忌之。老人尤当慎护平居,檐下、过廊、弄堂、破窗,皆不可纳凉。此等所在虽凉,贼风中人最暴。惟宜虚堂净室,水亭木阴,洁净空敞之处,自然清凉。更宜调息净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每日宜进温补平顺丸散,饮食温暖,不令大饱,常常进之,宜桂汤、豆蔻、熟水,其于肥膩当戒。不得在星月下露坐兼便睡着,使人扇风取凉,一时虽快,风入皮毛,其患最深。贪凉兼汗,身当风而卧,多风疾,手足不仁,语言蹇涩,四肢瘫痪。虽不人人如此,亦有当时中者,亦有不便中者。其说何也?逢年岁方壮,遇月之满,得时之和,即幸而免,至后还发;若或年力衰迈,值月之亏,失时之和,无不中者。头为诸阳之总,尤不可风,卧处宜密,防小隙微孔以伤其脑户。夏三月每日梳头一二百下,不得梳着头皮,当在无风处梳之,自然除风明目矣。

四月修养法

孟夏之月,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宜夜卧早起,以受清明之气,勿大怒大泄。夏者,火也。位南方,其声呼,其液汗,故怒与泄,为伤元气也。卦值乾,乾者健也,阳之性,天之象也。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炁在卯,坐卧行功,宜向正东方。孙真人曰:是月肝藏已病,心藏渐壮,宜增酸减苦,以补肾助肝,调养胃炁,勿受西北二方暴风,勿接阴,以壮肾水;当静养,以息心火;勿与淫接,以宁其神,以自强不息,天地化生之机。

《灵剑子》曰:补心藏坐功之法有二:一势:正坐,斜身用力偏敌,如

排山势,极力为之,能去腰脊风冷,宣通五藏六腑,散脚炁,补心益炁,左右以此一势行之。二势:以一手按陛,一手向上,极力,如托石,闭炁行之,左右同行,去两胁间风毒,治心藏,通和血脉。

《月令》曰: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进御,薄滋味,毋违和,节嗜欲,定心炁。

《内丹秘要》曰:姤月为一阴始生之月也,阴炁方生,喻身中阴符起缩之地,灵丹养成入口中,当驯致其道,遂归丹田,不可荒忙急速。

夏五月修养法

仲夏之月,万物以成,天地化生,勿以极热,勿大汗,勿曝露星宿,以皆成恶疾。忌冒西北之风,邪炁犯人。勿杀生命。是月,肝藏已病,神炁不行,火炁渐壮,水力衰弱,宜补肾助肺,调理胃炁,以顺其时。卦值姤,姤者遇也,以阴遇阳,以柔遇刚之象也。生炁在辰,宜坐卧向东南方。

孙真人曰:是月肝藏炁休,心正旺,宜减酸增苦,益肝补肾,固密精炁。卧早起早,慎发泄。旺日尤宜斋戒静养,以顺天时。《保生心鉴》曰:午火旺则金衰,于时当独宿,淡滋味,保养生藏。《灵剑子》坐功法:常以两手合掌向前筑去,臂腕如此七次,淘心藏风劳,散关节滞气。《养生纂》曰:此时静养毋躁,止声色,毋违天和,毋幸遇,节嗜欲,定心炁;可居高明,可远眺望,可入山林以避炎暑,可坐台榭空敞之处。

导引法

可大伸一脚,以两手向前,反掣三五度。又跪坐,以两手据地,回视,用力作虎视各三五度,能去脾家积聚风邪毒炁,又能消食。

六月修养法

季夏之月,发生重浊,主养四时,万物生荣,增咸减甘,以资肾藏。是月,肾藏炁微,脾藏独旺,宜减肥浓之物,益固筋骨。卦值遁,遁者避也。二阴浸长阳,当避也。君子庄矜自守,生炁在巳,坐卧宜向南方。孙真人曰:是月肝炁微弱,脾旺,宜节约饮食,远声色,此时阴炁内伏,暑毒外蒸,纵意当风,任性食冷,故人多暴泄之患,切须饮食温软,不令太饱,时饮粟米温汤,豆蔻熟水最好。

《内丹秘要》曰：建未之月，二阴之卦，是阴炁渐长，喻身中阴符离去午位，收敛而下降也。《灵剑子》坐功法：端身正坐，舒手指，直上反拘三举，前屈，前后同行，至六月半后用之，去腰脊，脚膝痹风，散膀胱邪炁。

脾藏四季旺论

脾藏属中央土，旺于四季，为黄帝，神肖凤形，坤之气、土之精也。脾者，裨也，裨助胃气，居心下三寸，重一斤二两，阔三寸，长五寸，脾为心子，为肺母。外通眉阙，能制谋意辨，皆脾也。口为之官，其神多嫉。脾无定形，主土阴也。妬亦无准，妇人多妬，乃受阴气也。食熟软热物，全身之道也。故脾为五藏之枢，开窍于口，在形为颊，脾脉出于隐白，脾乃肉之本意处也。谷气入于脾，于液为涎，肾邪入脾则多涎。六腑，胃为脾之腑，合为五谷之腑也。口为脾之官，炁通则口知五味，脾病则口不知味。脾合于肉，其荣唇也。肌肉消瘦者，脾先死也。为中央，为季夏，日为戊己，辰为丑辰未戌，为土，其声宫，其色黄，其味甘，其嗅香，心邪入脾则恶香也。脾之外应中岳，上通镇星之精，季夏并四季各十八日，存镇星黄炁入脾中，连于胃上，以安脾神。脾为消谷之腑，如转磨然，化其生而入于熟也。脾不转则食不消也，则为食患。所以神好乐，乐能使脾动荡也。故诸藏不调，则伤脾，脾藏不调伤质，质神伤，伤则人之病速也。人当慎养，硬物老人尤甚。不欲食者，脾中有不化食也；贪食者，脾实也；无宿食而不喜食者，脾虚也；多惑者，脾不安也；色憔悴者，脾受伤也；好食甜者，脾不足也；肌肉鲜白滑腻者，是脾无病征也。肺邪入脾则多歌，故脾有疾当用呼，呼以抽其脾之疾也。中热亦宜呼以出之，当四季月后十八日，少思屏虑，屈己济人，不为利争，不为阴贼，不与物竞，不以自强，恬和清虚，顺坤之德，而后全其生也。逆之则脾肾受邪，土木相克，则疾矣！

修养脾藏法

当以夏季之月朔旦，并三季后十八日，正坐，中宫禁炁五息，鸣天鼓二十四遍，（注曰：鸣天鼓者，以两手抱脑后，用中食二指起复互换，各

二十四下。)吸坤宫黄炁入口,十二吞之,以补呼之损也。

相脾藏病法

脾热者,鼻赤黄而肉濡;脾虚则腹胀鸣,成溏痢,食不消化;脾风则多汗恶风,体上游风飘飘,四肢无力,举动懈怠,不思饮食,足不能行,脚下胀痛。脾恶湿,食苦以燥之。又云脾病欲缓实,甜以补之,苦以泻之。脾病当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若逆炁,小肠急痛,下泄,足重胫寒,两胁胀满,时作呕吐,炁满充心,四肢浮肿,宜服诃梨勒丸。

六气治脾法

治脾藏吐纳用呼法,以鼻渐引长炁以呼之。病脾大呼三十遍,细呼十遍。呼须撮口出之,不可开口,能去冷炁、壮热、霍乱、宿食不化、偏疯麻痹,腹内结块,数数呼之,相次勿绝,疾退即止,过度则损,损有吸以补之法,具前。

脾藏四季食忌

六月勿食吴茱萸,令人患赤白痢。四季勿食脾、肝、羊血,脾病宜食米、枣、葵,禁酸味。

秋三月调摄总类

《礼记》:西方曰秋,秋者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也。《太玄经》曰:秋者,物皆成象而聚也。《管子》曰: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淮南子》曰:秋为矩,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汉津志》曰:少阴者,西方也。西者迁也。阴气迁落,万物收敛,乃成熟也。当审时节,宜调摄以卫其生。

立秋金相,秋分金旺,立冬金休,冬至金废,立春金囚,春分金死,立夏金殒,夏至金胎,言金孕于火土之中也。

肺藏秋旺论

肺属西方金,为白帝,神形如白虎,象如悬鬻,色如缟映红,居五藏之上,对胸,若覆盖然,如为华盖。肺者,勃也,言其气勃郁也。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总计八叶。肺为脾子,为肾母,下有七魄,如婴儿,名尸狗,伏尸,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辟臭,乃七名也。夜卧及平旦时,叩齿

三十六通,呼肺神及七魄名,以安五藏。鼻为之宫,左为庚,右为辛。在气为咳,在液为涕,在形为皮毛也。上通气至脑户,下通气至脾中,是以诸气属肺,故肺为呼吸之根源,为传送之宫殿也。肺之脉出于少商,又为魄门。久卧伤气,肾邪入肺,则多涕。肺生于右,为喘咳。大肠为肺之腑,大肠与肺合为传泻行导之府。鼻为肺之宫,肺气通则鼻知香臭。肺合于皮,其荣毛也。皮枯而毛落者,肺先死也。肺纳金,金受炁于寅,生于巳,旺于酉,病于亥,死于午,墓于丑,为秋日,为庚辛,为申酉;其声商,其色白,其味辛,其臭腥。心邪入肺则恶腥也。其性义,其情怒,肺之外应五岳,上通太白之精,于秋之旺日,存太白之炁入于肺,以助肺神。肺风者鼻即塞也,容色枯者肺干也,鼻痒者肺有虫也,多恐惧者魄离于肺也,身体黧黑者肺炁微也,多怒气者肺盛也,不耐寒者肺劳也,肺劳则多睡,好食辛辣者肺气不足也,肠鸣者肺炁壅也。肺邪自入者则好吸,故人之颜色莹白者则肺无病也。肺有疾用咽以抽之,无故而咽不祥也。秋三月金旺,主杀,万物枯损,故安其魄而存其形者,当含仁育物,施惠敛容,藏阳分形,万物收杀,雀卧鸡起,斩伐草木,以顺杀气,长肺之刚,刚邪炁不侵。逆之则五藏乖而百病作矣。

相肺藏病法

肺病热,右颊赤,肺病色白而毛槁,喘咳气逆,胸背四肢烦痛,或梦美人交合,或见花幡衣甲,日月云鹤,贵人相临。肺虚则气短,不能调息,肺燥则喉干,肺风则多汗、畏风,咳如气喘,旦善暮甚,病炁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曰: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补之,苦以泻之。禁食寒,肺恶寒也。肺有病不闻香臭,鼻生瘰肉,或生疮疥,皮肤燥痒,气盛咳嗽,唾吐浓血,宜服排风散。

修养肺藏法

当以秋三月朔望,旭旦向西,平坐,鸣天鼓七,饮玉泉三(注云:饮玉泉者,以舌抵上腭,待其津生满口,嗽而咽之,凡三次也),然后瞑目正心,思吸兑宫白炁入口,七吞之,闭气七十息,此为调补神气,安息灵魂之要诀也。当勤行之。

六气治肺法

吐纳用咽,以鼻微长引炁,以口咽之,勿令耳闻,皆先须调气令和,然后咽之。肺病甚,大咽三十遍,细咽三十遍,去肺家劳热、炁壅、咳嗽、皮肤燥痒、疥癣、恶疮、四肢劳烦、鼻塞、胸背疼痛,依法咽之,病去即止,过度则损。咽时用双手擎天为之,以导肺经。

肺病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据地,缩身曲脊,向上三举,去肺家风邪积劳。又当反拳捶背上,左右各三度,祛胸臆闭炁风毒,为之良久,闭目叩齿而起。

秋季摄生消息论

秋三月主肃杀,肺气旺,味属辛,金能克木,木属肝,肝主酸。当秋之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肺盛则用咽以泄之。立秋以后,稍宜和平将摄。但凡春秋之际,故疾发动之时,切须安养,量其自性将养。秋间不宜吐,并发汗,令人消烁,以致藏腑不安,惟宜针灸、下痢,进汤散以助阳气。又若患积劳、五痔、消渴等病,不宜吃干饭炙爆,并自死牛肉、生鲮、鸡猪、浊酒、陈臭咸醋、粘滑难消之物,及生菜、瓜果、鲈酱之类。若风气冷病痲癖之人,亦不宜近。若夏月好吃冷物过多,至秋患赤白痢疾兼疟疾者,宜以童子小便二升,并大腹槟榔五个,细剉,同便煎取八合,下生姜汁一合,和收起腊雪水一盅,早起空心分为二服,泻出三两行夏月所食冷物,或膀胱有宿水冷脓,悉为此药祛逐,不能为患。此汤多承气,虽老人亦可服之,不损元气,况秋痢又当其时,此药又理脚气,诸气悉可取效。丈夫泻后两三日,以韭白煮粥,加羊肾同煮,空心服之,殊胜补药。又当清晨睡觉,闭目叩齿二十一下,咽津,以两手搓热熨眼数多。于秋三月行此,极能明目。又曰:秋季谓之容平,天炁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形,收敛神炁,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殄泄,奉藏者少。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禁寒饮并穿寒湿内衣。《千金方》曰:三秋服黄芪等丸一二剂,则百病不生。

秋七月修养法

秋七月审天地之气,以急正气。早起早卧,与鸡俱起,才缓其形,收敛神炁,使志安宁。卦否,否者塞也。天地塞,阴阳不交之时也。故君

子勿妄动,生气在午,坐卧宜向正南。孙真人《摄养论》曰:肝心少气,肺藏独旺,宜安静性情,增咸减辛,助气充筋,以养脾胃,毋冒极热,勿恣凉冷,毋发大汗,保全元气。《灵剑子》导引法势:以两手抱头项,宛转,回旋,俯和,去胁肋胸背间风炁。肺藏诸疾,宜通项脉,左右同正月法。又法:以两手相叉,头上过去,左右伸曳之十遍;去关节中风气,治肺藏诸疾。

秋八月修养法

仲秋之月,大利平肃,安宁志性,收敛神炁,增酸养肝,毋令极饱,令人壅塞。是月宜祈谢求福。卦观。观者观也,风在地上,万物兴昌之时也。生气在未,坐卧宜向西南方,吉。孙真人《摄养论》曰:是月心藏气微,肺金用事,宜减苦增辛,助筋补血,以养心肝脾胃。勿犯邪风,令人生疮,以作疫痢。十八日乃天人兴福之时,宜斋戒,存想吉事。《灵剑子》坐功法势:以两手拳脚胫下十余遍,闭炁用力为之,此能开胸膈隔气,去胁中炁,治肺藏诸疾,行完,叩齿三十六通以应之。《云笈七签》曰:是月十五日金精正旺,宜采铜铁铸鼎剑。《内丹秘要》曰:观者,四阴之卦也。斗杓是月戌时指酉,以月建酉也。时为阴佐阳功,以成万物,故物皆缩小,因时而成矣,喻身中阴符过半,降而入于丹田,吾人当固养保元,以筑丹基。

九月修养法

季秋之月,草木零落,众物伏蛰,气清,风暴为朗,无犯朗风。节约生冷,以防疴病。二十八日阳气未伏,阴炁既衰,宜进补养之药以生气。卦剥,剥者落也。阴道将旺,阳道衰弱,当固精敛神,生气在申,坐卧宜向西南。

孙真人曰:是月阳炁已衰,阳炁太盛,暴风时起,切忌贼邪之风以伤孔隙,勿冒风邪,无恣醉饱,宜减苦增甘,补肝益肾,助脾胃,养元和。《灵剑子》坐功法势:九月十二日以后用,补脾,以两手相叉于头上,与手争力,左右同法。行之治脾藏四肢,去胁下积滞风炁,使人能食。

冬三月调摄总类

《礼记》曰:北方为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管子》曰:阴

气毕下,万物乃成。《律志》曰:北方阴也,伏也。阳伏于下,于时为冬。蔡邕曰:冬者终也,万物于是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君子当审时节,宜调摄以卫其生。立冬水相,冬至水旺,立春水休,春分水废,立夏水囚,夏至水死,立秋水殁,秋分水胎,言水孕于金矣。

肾藏冬旺论

《内景经》曰:肾属北方水,为黑帝,生对脐,附腰脊。重一斤一两,色如缟映紫,主分水气,灌注一身,如树之有根。左曰肾,右曰命门,生气之府,死气之庐,守之则存,用之则竭。为肝母、为肺子,耳为之官。天之生我,流光而变,谓之精。精气往来谓之神,神者,肾藏其情智。左属壬,右属癸。在辰为子亥,在气为吹,在液为唾,在形为骨,久立伤骨,为损肾也。应在齿,齿痛者肾伤也。经于上焦,荣于中焦,卫于下焦。肾邪自入则多唾,膀胱为津液之府,荣其发也。《黄庭经》曰:肾部之宫玄阙圆,中有童子名上玄,主诸藏腑九液源,外应两耳百液津。其声羽,其味咸,其臭腐。心邪入肾则恶腐。凡丈夫六十,肾气衰,发变齿动;七十形体皆困,九十肾气焦枯,骨痿痹,不能起床者,肾先死也。肾病则耳聾骨痿。肾合于骨,其荣在髭。肾之外应北岳,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之黑气入肾中存之。人之骨疼者,肾虚也;人之齿多齟者,肾衰也;人之齿堕者,肾风也;人之耳痛者,肾气应也;人之多欠者,肾邪也;人之腰不伸者,肾乏也;人之色黑者,肾衰也;人之容色紫而有光者,肾无病也;人之骨节鸣者,肾羸也。肺邪入肾则多呻,肾有疾,当吹以泻之,吸以补之。其气智,肾气沉滞宜重吹,则渐通也。肾虚则梦入暗处,见妇人、僧尼、龟鳖、驼马、旗枪、自身兵甲,或山行,或溪舟。故冬之三月,乾坤气闭,万物伏藏,君子戒谨,节嗜欲,止声色,以待阴阳之定。无竞阴阳,以全其生,合乎太清。

相肾藏病法

肾热者,颐赤;肾有病,色黑而齿槁,腹大体重,喘咳汗出,恶风。肾虚者腰中痛。肾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欲下,隔塞不通,腹满胀,食寒则泄,在形黑瘦。肾燥急,食辛以润之。肾病坚急,食咸以补之,用苦以

泻之。无犯热食,无着暖衣。肾病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苦,食不消化。体重骨疼,腰膝膀胱冷痛,脚疼或痹,小便余沥,疝瘕所缠,宜服肾气丸。

修养肾藏法

当以冬三月,面北向,平坐,鸣金梁七,饮玉泉三;更北吸玄宫之黑气入口,五吞之,以补吹之损。

六气治肾法

治肾藏吐纳用吹法,以鼻渐长引气,以口吹之。肾病用大吹三十遍,细吹十遍,能除肾家一切冷气、腰疼、膝冷,沉重,久立不得,阳道衰弱,耳内虫鸣,及口内生疮,更有烦热,悉能去之。数数吹去,相继勿绝,疾瘥则止,过多则损。

肾藏导引法(冬三月行之)

可正坐,以两手耸托,右引胁三五度;又将手返著膝挽肘,左右同,换身三五度,以足前后踏,左右各数十度,能去腰肾风邪积聚。

冬季摄生消息论

冬三月,天地闭藏,水冰地圻,无扰乎阳,早卧晚起,以待日光,去寒就温,毋泄及肤。逆之肾伤,春为痿厥,奉生者少。斯时伏阳,在内有疾宜吐。心隔多热,所忌发汗,恐泄阳气故也。宜服酒浸补药,或山药酒一二杯,以迎阳气。寝卧之时稍宜虚歇,宜寒极方加棉衣,以渐加厚,不得一顿便多,惟无寒即已。不得频用大火烘炙,尤甚损人。手足应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烦燥。不可就火烘炙食物,冷药不治热极,热药不治冷极,水就湿,火就燥耳。饮食之味,宜减咸增苦,以养心气。冬月肾水味咸,恐水克火,心受病耳,故宜养心。宜居处密室,温暖衣衾,调其饮食,适其寒温,不可冒触寒风,老人尤甚,恐寒邪感冒,多为嗽逆、麻痺、昏眩等疾。冬月阳气在内,阴气在外,老人多有上热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阳气内蕴之时,若加汤火所通,必出大汗。高年骨肉疏薄,易于感动,多生外疾,不可早出以犯霜威。早起服醇酒一杯以御寒,晚服消痰凉膈之药以平和心气,不令热气上涌。切忌房事,不可多食炙爆肉面馄饨之类。

《云笈七签》云：冬月夜卧，叩齿三十六通，呼肾神名次以安肾藏，晨起亦然。《书》云：冬时忽大热作，不可忍受，致生时患，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十月修养法

孟冬之月，天地闭藏，水冻地圻，早卧晚起，必候天晓。使至温畅无泄，大汗勿犯冰冻雪积，温养神气，无令邪气外人。卦坤。坤者顺也。以服健为正，故君子当安于正，以顺时也。生气在酉，卧宜向西方。

《内丹秘要》曰：大阴之月，万物至此归根复命，喻我身中阴符穷极，寂然不动，反本复静。此时塞兑垂帘，以神光下照于坎宫。当夜未央，凝神聚气，端坐片时。少焉，神气归根，自然无中生有，积成一点金精，盖一阳不生于复而生于坤。阴中生阳，实为产药根本。

《灵剑子》导引法势：以两手相叉，一足踏之，去腰脚拘束，肾气冷痹，膝中痛诸疾。又法：正坐伸手指，缓拘脚指五七次，治脚气、诸风注气、肾藏诸毒气、远行脚痛不安，并可治之，常行最妙。

孙真人修养法曰：十月心肺气弱，肾气强盛，宜减辛苦，以养肾气。毋伤筋骨，勿泄皮肤，勿妄针灸，以其血涩，津液不行。十五日宜静养，获吉。

人之一身，元气亦有升降。子时生于肾中，此即天地一阳初动，感而遂通，乃复卦也。自此后渐渐升至泥丸，午时自泥丸下降于心。戊亥归于腹中，此即天地六阴穷极，百虫闭关、草木归根、寂然不动，乃坤卦也。静极复动，循环无端，其至妙。又在坤复之交，一动一静之间，即亥末子初之时。《阴符经》曰：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养生者常顺其时而行坤复二卦之功，正在十月之间。

十一月修养法

仲冬之月，寒气方盛，勿伤冰冻，勿以炎火炙腹背，毋发蛰藏，顺天之道。卦复，复者反也。阴反于下，以顺上行之义也。君子当静养以顺阳生。是月生气在戌，坐卧宜向西北。

孙真人修养法：是月肾藏正旺，心肺衰微，宜增苦味绝咸，补理脾胃，闭关静摄，以迎初阳，使其长养，以全吾生。

《灵剑子》导引法势：以一手托膝，反折一手抱头，前后左右为之，凡三五度，去骨节间风，宣通血脉、膀胱、肾藏之疾。

是月也，一阳来复，阳气始生。喻身中阳气初动，火力方微，要不纵不拘，温温柔柔，播施于鼎中，当拨动顶门，微微挈之，须臾，火力炽盛，逼出真铅，气在箕斗东南之乡，火候造端之地。

十二月修养法

季冬之月，天地闭寒，阳潜阴施，万物伏藏，去冻就温，勿泄皮肤大汗，以助胃气；勿甚温暖，勿犯大雪；宜小宣，勿大全补。众阳俱息，勿犯风邪，勿伤筋骨。卦临，临者大也。以刚居中，为大亨，而利于贞也。生气在亥，坐卧宜向西北。

孙真人曰：是月土旺，火气不行，宜减甘增苦，补心助肺，调理肾藏；勿冒霜雪，勿泄津液及汗。初三日宜斋戒静居，焚香养道，吉。

《灵剑子》导引法势：以两手耸上，极力三五遍，去脾藏诸疾不安，依春法用之。

黄庭内景五藏六腑补泻并序

夫天主阳，食人以五气；地主阴，食人以五味。气味相感结为五藏，五藏之气散为四肢十六部、三百六十关节，引为筋脉津液骨髓，蕴成六腑、三焦、十二经，通为九窍。故五藏者，为人形之主，一藏损则病生，五藏损则神灭。故五藏者，神明、魂魄、志精之所居也。每藏各有所主，是以心主神，肺主魄，肝主魂，脾主意，肾主志，发于外则上应五星，下应五岳，皆模范天地，禀象日月，触类而取，不可胜言。若能存神修养，克己励志，其道成矣。然后五藏坚强，则内受腥腐诸毒不能侵，外遭疾病诸气不能损，聪明纯粹，却老延年，志高神仙，形无困疲，日月精光来附我身，四时六气来合我体，入变化之道，通神明之理，把握阴阳，呼吸精神，造物者翻为我所制。至此之时，不假金丹玉液，琅玕大还，自然神化冲虚，气合太和而升云汉，五藏之气结五云而入天中，左召阳神六甲，右呼阴神六丁，千变万化驭飞轮而适意，是以不悟者劳苦外求，实非知生之道。是故太上曰：精是吾神，气是吾道，藏精养气，保守坚贞，阴阳交会

以立其形是也。

孙思邈论曰：夫人禀天地而生，故内有五藏、六腑、精气、骨髓、筋脉，外有四肢、九窍、皮毛、爪齿、咽喉、唇舌、肛门、腠囊，以此总而成躯。故将息得理，则百体安和，役用非宜，则为五劳、七伤、六极，有方可救，虽病无他，无法可医，奄然永往。所以此图之中皆备述五藏六腑，血脉根源，循环连注，与九窍应会处，所并穷于此，其能留心考而行之，则内外百病无所逃矣。夫发宜多梳，齿宜数叩，液宜常咽，气宜清鍊，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谓子欲不死修昆仑矣。由是鍊丹以固之，却粒以轻之，去其土符，书其金格，朝天吸日，馭气冲虚，此术士之用也。《元始太玄经》云：喜怒伤性，哀乐伤神，性损则害生，神伤则侵命。故养性以全气，保神以安心，气全则体平，心安则神逸，此全生之妙诀也。

肺藏图

治肺用咽，咽为泻，吸为补。肺金商也，五藏之华盖，本一居上对胸，有六叶，色如缟映红，凡丈夫至八十肺气衰，魄离散也。重三斤三两，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在形为皮毛，肺脉出于少商。肺者诸藏之长，气之本也，是以诸气属之，久卧伤气，天气圆于肺，盖呼吸之精源，为傳送之官治，又为魄门上玉堂。肺者相傳之官也，治节出焉。于液为涕，涕者肺之津液，肾邪入肺则多涕。肺生于右，肺为喘咳，六腑大肠为肺之府，大肠与肺合为传泻行导之府。五官，鼻为肺之官，肺气通则鼻知香臭，肺病则鼻不知香臭。肺合于皮，其荣毛也，皮聚而毛落者肺先死也。为西方兑金也，金受气于寅，生于巳，旺于酉，病于亥，死于午，墓于丑。为秋日，为庚辛，辰为申酉，为金声商，色白味辛，其臭腥，心邪入肺则恶腥也。其性义，其情怒，肺之外应西岳，上通太白之精，合于大肠，上主于鼻。故人之肺风者即鼻塞也；人之容色枯者肺干也；人之鼻痒者肺有虫也；人之多怖者魄离于肺也；人之体黧黯者肺气微也；人之多气者肺盛也；人之不耐寒者肺劳也；人之好食辛味者肺不足也；人之肠鸣者肺气壅也；人之颜色鲜白者肺无恶也。肺邪自入则好哭，夫肺主商也。肺之有疾当用咽，咽者，肺之气也。其气义能抽肺之疾，所

以人之有怨气填塞胸臆者，则长咽而泄之，盖自然之理也。向若不咽必致伤败，赖咽而获全乎，故肺疾当用咽泻之。夫人之无苦而咽者不祥也。

修养法

常以秋三月朔望旭旦，西面平坐，鸣天鼓七，饮玉泉三，然后瞑目正心，思吸兑宫白气入口七吞之，闭气七十息，盖所以调补神气，安息灵魄之所致也。

相肺藏病法

肺病热，右颊赤，肺病色白而毛槁，喘咳逆胸背及四肢烦疼，或梦见美人乍来亲近。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肺燥喉干，肺风则多汗畏风，时欲咳，如气喘，旦则善，暮则甚。肺病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又曰肺病欲收，食酸以收之，用辛补之苦泻之，禁食寒，肺恶寒也。肺有病，鼻塞不通，不闻香臭，或有瘕肉，或生疮，皮肤瘙痒，恶疮疥癣，上气咳嗽，涕唾脓血，宜服排风散方。（人参七分，防风八分，羌活八分，沙参五分，天雄八分，薯蓣十分，丹参七分，苦参八分，秦艽八分，山茱萸八分、玄参七分）右捣筛为末，空腹以防风汤下三钱。

治肺六气法

吐纳用咽法，以鼻微长引气以口咽之，勿令耳闻，皆先须调气令和，然后咽之。肺有病用大咽三十徧，细咽三十徧，去肺家劳热上气咳嗽，皮肤疮痒，四肢劳烦，鼻塞，胸背疼痛，依法咽，疾差止，过度则损。

月禁食忌法

七月勿食茱萸，食之血痢；八月九月勿多食生姜，并肝心；肺之病宜食黍桃，禁苦味。

肺藏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据地，缩身曲脊，向上三举，去肺家风邪积劳，可反拳捶背上，左右各三五度。此去胸臆间风毒，闭气为之，毕，良久，闭目三咽液，三叩齿而止。

心藏图

治心用呵，呵为泻，吸为补。心火宫也，居肺下肝上，对鸠尾下一

寸，色如缟映绛，形如莲花未开。丈夫至六十心气衰弱，言多错忘。心重十二两，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在形为脉，心脉出于中冲。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且心为诸藏之主，主明运用生，是以心藏神，亦君主之官也，亦曰灵台。心之为噫，雷气通于心，于液为汗，肾邪入心则多汗，六腑小肠为心之腑，小肠于心合为受盛之腑。五官，舌为心之官，心气通则舌知五味，心病则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也。心合于脉，其荣色也。心之合也，血脉虚少而不能荣于藏腑者，心先死也。为南方、为夏日、为丙丁、辰为巳午、为火、声徵、色赤、味苦，其臭焦，其性礼，其情乐。心之外应南岳，上通熒惑之精，心合于小肠，主其血脉，上主于舌，故人之心风者，即舌缩不能语也。人之血壅者心惊也；舌不知味者心虚也；多忘者心神离也；重语者心乱也；多悲者心伤也；好食苦味者心不足也；面青黑者心冰也；容色赤好者心无他恶也。肺邪入心则多言。夫心主徵，心之有疾当用呵，呵者心之气，其气礼。呵能静其心，和其神，所以人之昏乱者多呵，盖天然之气也，故心病当用呵泻之也。

修养法

常以四月五月弦朔清旦，面南端坐，叩金梁，九漱玉泉，三静思，以呼吸离宫赤气，入口三吞之，闭气三十息，以补呵之损。

相心藏病法

心热者色赤而脉溢，心病者颜先赤，口生疮腐烂，心胸、肩肋、两肋背、两鼻臂皆痛，或夜梦赤衣人持赤刀，仗火来怖之，人心虚则胸腹腰相引而痛。又云：心病欲濡，急食咸以濡之，用苦以补之，甘以泻之，禁湿衣热食。心恶热及水，心病证当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苦烦心，病手足心热，哕心。有病口干舌强，咽喉口痛，咽食不得，口内生疮，忘前失后，梦见炉冶之类，宜服五参丸。秦艽、人参、丹参、玄参、干姜、沙参、酸枣仁、苦参粉，右捣筛，蜜和丸，如梧桐子，空腹人参汤下二十丸，日再服。

1. 六气法

治心藏用呵法，以鼻渐长引气，以口呵之，皆调气如上，勿令自耳闻之，然后呵之。心病，用大呵三徧，细呵十徧，去心家劳热，一切烦闷。

疾差止,过度损。

月食禁忌法

四月勿食大蒜,令人发易白及堕,五月勿食韭损心气,及有毒并勿食心肾。心痛宜食大小麦杏藿,禁咸食。

心藏导引法

可正坐两手作拳,用力左右五筑,各五六度。又可正坐,以一手向上拓空,如拓重石。又以两手急相叉,以脚踏手中各五六度,然去心胸间风邪诸疾,闭气为之,毕,良久,闭目三咽液,三叩齿而止。

肝藏图

治肝用嘘为泻,吸为补。肝木宫也,居左下少近心,左三叶右四叶,色如缟映绀。凡丈夫至六十肝气衰,肝叶薄,胆渐减,目不明也。重四斤四两,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在形为筋。肝脉出于木,肝色青翠,大小相重之象也。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处也,于液为泪,泪者肝之液也。肾邪入肝故多泪,六腑,胆为肝之府,胆与肝合也。五官,眼者肝之官,肝气通则分五色,肝实则目赤黄也,肝合于脉,其荣爪也。肝之合也,筋缓脉而不能自持者,肝先死也。为东方,为春,日为甲乙,辰为寅卯,为木声角,色青味酸,其臭臊,心邪入肝则恶臊,肝之外应东岳,上通岁星之精。春三月存岁星在肝中,亦作青气存之,肝合腠上主于目,又主筋,故人之肝虚者筋急也;皮枯者肝热也;肌肉斑黯者肝风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好食酸味者肝不足也;人之发枯肝伤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无疾也;肺邪入肝则多笑。夫肝主筋,肝之有疾当用嘘,嘘者肝之气,其气仁,能除毁痛,皆自然之理也。

修养法

以春三月朔旦,东面平坐,叩齿三通,闭气九息,吸震宫青气入口,九吞之以补嘘之损,享青龙之祀。

相肝藏病法

肝热者左颊赤,肝病者目夺,而胁下痛引小腹,令人喜怒。肝虚则恐,如人将捕之,实则怒,虚则寒,寒则阴气壮,梦见山树园林,肝气逆则

头痛耳聋颊肿。又曰：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补之，辛泻之。禁当风，肝恶风也。肝病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支满，淋洩，大小便难，好转筋。肝有病昏昏饶睡，眼膜视物不明，飞蝇上下，努肉漫睛，或生晕映冷泪下，两角赤痒，宜服升麻散：升麻、黄芩、茺蔚子、梔子、决明子、车前子、干姜、苦瓜、龙胆，右捣筛为末，食上暖浆水下，方寸匕，日再服。

2. 六气法

治肝藏用嘘法，以鼻渐长引气，以口嘘之，肝病用大嘘三十徧，细嘘十徧，自然去肝家虚热，亦除四肢壮热，眼闇，一切烦热等，数嘘之，绵绵相次不绝为妙，疾差止，过度则损。

月食禁忌法

正月不食生葱，熟者不食益佳。二月三月不食蓼子、小蒜及百草心，勿食肝肺。肝病宜食麻子、豆、李子，禁辛。

肝藏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相重按臂上，徐徐缓屈身左右各三五度。又可正坐，两手相叉，翻覆向胸三五度，此能去肝家积聚，风邪毒气。

脾藏图

治脾用呼，呼为泻，吸为补。脾上宫也，掩太仓上，在脐上三寸，色缟映黄。凡丈夫至七十脾气虚，而皮肤枯瘦也。重二斤二两，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在形为颊，脾脉出于隐白，脾为五藏之枢也。脾者肉之本，意之处也。谷气通于脾，于液为涎，肾邪入脾则多涎。六腑，胃为脾之腑，胃与脾合为五谷之府。五官，口为脾之官，脾气通则口知五味，脾病则口干不能食，不知五味也，脾合于肉，其荣唇也，夫肌肉消瘦者脾先死也。为中央，为季夏，日为戊己，辰为辰未戌丑，为土声宫，色黄味甘，其臭香，心邪入脾则恶香也。脾之外应中岳，上通镇星之精，季夏并四季各十八日，存镇星在脾中，亦作黄气存之。脾连于胃上，主于口，消谷府也，如磨转之化，其生而入于熟者也。食不消，脾不转也，食坚物者脾磨不化也，则为食患，故诸藏不调则伤脾，脾藏不调则伤质，质神俱伤则伤人之速也。故人不欲食坚物者，全身之道也；人之不欲食

者,脾中有不化之食;人之多惑者脾不安;人之多食者脾实也;人之食不下者脾虚也;人之无颜色者脾伤也;人之好食甘味者脾不足也;人之肌肉鲜白滑者脾无疾也。肺邪入脾则多歌,夫脾主宫,故脾之有疾当用呼,呼者脾之气,其气信能抽脾之疾,故人中热者,则呼以驱其弊也。

修养法

常以季夏之月朔旦,并四季之末十八日之旭旦,正坐中宫,禁气五息,鸣天鼓十二通,吸坤宫之黄气,入口十二吞之,以补呼之损。

相脾藏病法

脾热者,鼻色赤黄,而肉濡。脾病,体上游风,瘡瘡之徧体闷疼,身重,喜饥,肉痿,足不能行,喜声,脚下痛,脾虚则腹肚胀鸣,成溏痢,食多不化。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肢不收,微黄,不嗜饮食。诊在鼻,其色黄,脾恶湿,食苦以燥之。又曰脾病欲缓,急食甘即补之,苦即泻之,禁湿,脾恶湿也。脾病,当脐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苦逆气,小肠急痛,泄下,足重胫寒。脾有病,两胁胀满,饮食不消,时时呕逆,不能下食,背膊沉重,气满冲心,四肢虚肿,宜服诃梨勒丸:干地黄、牡丹皮、薯蓣、泽泻、茯苓、川芎、山茱萸、萆薢、干姜、诃梨勒皮。右捣筛蜜和丸,如梧桐子,空腹,地黄汤下二十丸。

六气法

治脾藏吐纳用呼,法以鼻渐长引气,以口呼之。脾病用大呼三十徧,细呼十徧,能去脾家一切冷气、壮热、霍乱、宿食不消、偏风麻痺、脾内结块,数数呼之,相次勿绝,疾退即止,过度则损。

月食禁忌法

六月勿食茱萸,令人患赤白痢。四季勿食脾、肝、羊血,脾病宜食粳米、枣、葵,禁酸味。

脾藏导引法

可大伸一脚,以两手向后反掣,各三五度。亦可跪坐,以两手拒地,迴顾用力虎视,各三五度,能去脾藏积聚、风邪、毒气。

肾藏图

治肾用吹,吹为泻,吸为补。肾水宫也,左肾右命门,前对脐搏,著

腰脊，色如缟映。凡丈夫至六十肾气衰，发堕齿槁，七十形体皆极，九十肾气焦枯，经脉空虚。人之有肾，如树之有根。重一斤二两，北方黑色人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在形为骨，故久立即伤骨损肾，肾脉出于涌泉，肾者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经于上腭，荣于中焦，卫于下焦，肾为之呻，亦为欠，两凡一于肾，于液为唾。肾邪自入则多唾，六腑膀胱为肾之府，膀胱与肾合为津液之府，五官耳者肾之官，故肾气通则耳闻五音，肾病则耳聋骨痿，肾合于骨，其荣髭也，肾之合也，骨痿而不能起床者肾先死也。为北方，为冬，日为壬癸，辰为亥子，为水声羽，色黑味咸，其臭腐，心邪入肾则恶腐也。肾之外应北岳，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在肾中，亦作黑气存之。肾合于骨，上主于齿，齿之痛者肾伤也；又主于耳，耳不闻声者肾亏也；人之骨疼者肾虚也；人之齿多齟者肾虚也；人之齿堕者肾风也；人之耳痛者肾气壅也；人之多欠者肾邪也；人之腰不伸者肾乏也；人之色黑者肾衰也；人之容色紫光者肾无苦也；人骨鸣者肾羸也；肺邪入肾则多呻。夫肾主羽，故肾之有疾当用吹，吹者肾之气，其气智，能抽肾之疾，故人有积气冲臆者则强吹也，肾气沉滞，重吹则渐通也。

修养法

常以冬三月面北向平坐，鸣金梁七，饮玉泉三，北吸玄官之黑气，入口五吞之，以补吹之损。

相肾臆病法

肾热者頤赤，肾病者色黑而齿槁，腹大体重，喘咳汗出恶风，肾虚则腰中痛。肾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欲下膈塞不通，腹喜满，失衣则腹胀，食寒则泄。诊在形，黑瘦而腹大。肾若燥，急食辛以润之。又曰：肾病欲坚，急食咸以坚之，用苦以泻之，咸以补之，禁无犯热食温衣，肾恶燥也。肾病，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苦腹满食不消，体重骨节疼，嗜卧。肾有病，腰胯膀胱冷痛，脚冷疼，或痹，小便馀沥，疝瘕所缠，宜服肾气丸：干地黄、山药、牡丹皮、泽泻、山茱萸、茯苓、桂心、附子。右捣筛蜜丸，如梧桐子大，空腹酒下三十丸，日再服。

六气法

治肾藏吐纳用吹,法以鼻渐长引气,以口吹之。肾病用大吹三十徧,细吹十徧,能除肾家一切冷、腰疼膝冷、腰脚沉重、久立不得、阳道衰弱、耳中虫鸣、及口中有疮,是肾家诸疾,诸烦热悉皆去之,数数吹之,相次勿绝,疾差则止,过度则损。

月食禁忌法

十月勿食椒,令人口干成赤白痢;十一月十二月勿食鳞甲之物,并食肾脾。肾病宜食大豆黄卷、藿,禁甘物。

肾藏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耸拓石,引肋三五度。亦可手著膝挽肘,左右同转身三五度。亦可以足前后踏,左右各数十度,能去腰肾膀胱间风邪积聚。

已上五藏数,加胆名六腑,亦受水气与坎同道,不可同例叙之,故别胆府图相次之。

胆腑图

治胆用嘻,嘻为泻,吸为补。胆博著肝色,如缟映青,重三两三铢。胆合乎膀胱,上主于毛发,故人之发枯者胆竭也;人之爪干者胆亏也;人之发燥毛焦者胆有风也;人好食苦味者胆不足也;人之颜色青光白者胆无疾也。

修养法

常以冬三月,端居净思,北吸玄宫之黑气,入口三吞之,以补嘻之损,用益胆之津。

相胆腑病法

胆之有病,大息,口苦呕宿汁,心中恐人将捕之。胆若实,则精神不守,卧起无定;若虚则伤寒,寒则恐畏头眩,虚损则爪髮枯燥,目中泪出,膀胱连腰小腹俱痛。胆与肝合道,有病与肝藏方。

胆腑导引法

可正坐,合两脚掌,昂头,以两手挽脚腕起,摇动为之三五度。亦可大坐,以两手拓地举身,努腰脊三五度,能去胆家风毒邪气。

治胆腑吐纳用嘻法

以鼻渐长引气，以口嘻之，去胆家病，并除阴藏一切冷、阴汗、盗汗、面无颜色、小肠胀满、脐下冷痛、口干舌涩，数嘻之，疾乃愈。以上五藏六腑图，取其要者略之，故文不足，寻者数之。肺咽、心呵、肝嘘、脾呼、肾吹、胆嘻，此六字，六腑之气，非神名，人用宜知之，但为除疾，非胎息也。

五行推移之图

箕子有言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初一日：五行。所为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者，乃五行之生数耶。其次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十者，为五行之成数矣。又其次言，自立春木旺，立夏火旺，立秋金旺，立冬水旺，皆七十有二日，于四季月末各取十有八日土旺，此之所为五行之旺相已。又其重言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者，是名五行之相生，然后有言，其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者，兹号五行之相克耳。惟天生四时五行，圣人作之名焉，言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行矣。其用于人也，非此五者不能以为生，而阙其一不可。《礼》云：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惟有道者推穷一气之源，迁徙五行之法，若夫内失三元之正，外驰九窍之邪，盖昭然将死矣，亦其允言哉。歌曰：大哉五行兮，之于其人兮，用之有道则昌兮无道则殆。而斯之文理，本正阳真人旨：奔开大道偏天遊，牵动三车十六牛，四象五行一撮聚，更会抽筋换骨头。（道藏《二图同卷》）

灵剑子导引势

凡欲胎息服气，导引为先，开舒筋骨，调理血脉，引气臻圆，使气存至极力后见焉。摩试手脚，偃亚毬拳，伸展擎搦，任气出旋，诸疾退散，是病能痊，五藏六腑，神气通玄，来往自熟，道气成焉。或存至泥丸顶发，或下至脚板涌泉，久久修之，后知自然，魂魄聿盛，精髓充坚，行此法者，皆作神仙。五藏有势，逐时补元，春夏秋冬，以意通宣，老子学道，亦乃如然，岂悟众圣，造次流传，子书之内，尽著佳篇，今引诸势，一十六端。

补肝藏三势春用之

一势,以两手掩口取热汗,及津液摩面上下三五十遍,食后为之,令人华润。又以两手摩拭面使极热,令人光泽不皱,行之三年,色如少女,兼明目散诸故疾,从肝藏中出。又引元和补肝藏,入下元,行导引之法,皆闭气为之,先使血脉通流,从偏身中出,百病皆痊,慎勿开口舒气为之。用力之际,勿以外邪气所入于藏腑中,返招祸害慎护之。

二势,平身正坐,两手相叉,争力为之,治肝中风。掩项后,使面仰视之,使项与手争力,去热毒、肩疼痛、目视不明、积聚、风气不散。元和心气,焚之令出散热,调冲和之气,补肝下气海,添内珠尔。

三势,以两手相重按膝拔去,左右极力,去腰间风毒之气,及胸膈,补肝兼能明目。

补脾藏一势季春用之

四势,左右射鹄,去胸胁及胸膈结聚风气,脾藏诸疾,来去用力为之,闭口,使内气趋散之尔。

补心藏三势夏用之

五势,大坐斜身,用力偏离,如排山势极力,去腰脊风冷,宣通五藏六腑,散脚气,左右同,补心益智。

六势以一手按膝,一手向上极力如托石,去两肋间风毒,治心藏,通和血脉,左右同,闭气为之,十二月俱依此尔。

七势,常以两手合掌向前,筑去臂腕,淘心藏风劳,宣散关节,左右同,皆须依春法尔。

补脾藏一势季夏用之

八势,端身正坐,舒手指直上,反拘三举,前屈,去腰脊脚膝痺风,散膀胱气,前后同至,六月十四日,以后用之。

补肺藏三势秋用之

九势,以两和抱头项,宛转回旋俯仰,去胁胸筋背间风气,肺藏诸疾,宣通项脉,左右同,依正月法。

十势,以两手相叉头上过去,左右伸拽之十徧,去关节中风气,治肺藏诸疾。十一势,以两手拳脚胫十馀徧,此是开胸膈,去肋中气,治肺

藏诸疾,并依正月闭气为之。

补脾藏一势季秋用之

十二势,九月十二日,已后用补脾,以两手相叉于头上,与手争力,左右同,治脾藏四肢,去胁下积滞风气膈气,使人能食,闭气为之。

补肾藏三势冬用之

十三势,以两手相叉,一脚踏之,去腰拘急,肾气诸疾,冷痹脚手风毒气,膝中疼痛之疾。

十四势,大坐,伸手指,缓拘脚指,治脚痹诸风注气,肾藏诸毒气,远行脚痛不安,并可常为最妙矣。

十五势,以一手托膝反折,一手抱头前后左右为之,去骨节间风,宣通血脉、膀胱肾气、肾藏诸疾。

补脾藏一势季冬用之

十六势,以两手耸上极力三偏,去脾藏诸疾不安,依春法用之。此前一十六势,并闭气为之则妙也。以十二年为一周,道以十二年为一纪,徧去关节中风气。

四气摄生论

夫理国者,以养人为本,修身者,以治病为先,覆载之间唯人为贵。是以《洪范》五福,其一曰寿,皇天犹以为景福之最,人因元气假以成形,受气阴阳皆禀天地,江河淮济,五岳九洲,草木星辰,触象比类,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存之即有,废之即无,存之即生,废之即死。《黄庭》云:口为天关精神机,足为地关生命扉,手为人关把盛衰。天地含灵皆在人之掌握,身贵若此,命岂轻哉。又《气诀》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又云:精极乃明,神极乃灵,气极乃清,元极乃冥,因气而衰,因气而荣,因气而减,因气而生,未有有气而无形者,未有有形而无气者,形气相须,全在修养。老子云: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人之口鼻皆神明出入之户牖也,神所依者形,形所依者气,气所依者血。血气相随,如鱼在水,水浊鱼疲,气拥则病生,是知气欲得清,血欲得运,运息流转,寝食顺时,五藏恬和,疾从何起。若一

藏乖摄,三焦受邪,元气不荣,众疾俱作。仲尼云:寝食不时,嗜欲不节,劳逸过度,病共杀之。且春风东来,草木甲折,而积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草木零落,而覆盖之草木不伤,草木性犹如此,何况人之五藏六腑,岂不由修养耶?世人罔能修行,相次殒谢,以殒谢为命尽,以痼痼为筋衰,谓天地之自然,不信长生之可保。天养人以五气,地养人以五味,饮五气者归天,食五味者归地,所谓百病横生,多因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以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不少,为患亦多,如水浮舟,亦能覆舟,四时摄生,盖由节减。《保生铭》云:酸味损于筋,辛多伤正气,甘物不益肉,苦多伤其志,鹹多促人寿,不得偏耽嗜。思虑损人性,喜怒伤于神,性损即害生,神伤则侵命,养性以全气,保神以安心。若役虑劳神,竭心殉物,体疲于外,精丧于中,众邪竞生,安得延驻,神随气,气依味,味顺即元气清,元气清则神爽,神爽则无疾,是以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太虚。凡春分后夏至前,少食糖酪之物,生鲑相妨。夏至后秋分前,少食饼臛之物,与瓜相妨,当时不必病生,却后终作诸暴,斯乃从本者也。重衣厚褥,体不堪虚,以致风寒之疾;美丽艳姬,以致虚损之形;品味醉饱,厌饫强餐,以致疝结之疾。养性之道,勿久行、久坐、久听、久视,不强食,不强饮,忧思愁衰,饥餐渴饮,日夕所营不住为妙,故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而不息也。闲欲导引,即不必鸾飞凤举,猴掷虎蹲,但展四肢动摇,九窍令其血脉流转,上下宣通。《真气铭》曰:凡欲去疾,导引为先,经脉不拥,关节不烦,或如射雕,侧身弯环,或曲腰脊,如蟾半圆,交指脑后,左旋右旋,偃展手足,气出指端,摆掣四肢,捉搦三关,热摩赤泽,气海亦然。是以摄养有方,则寿同龟鹤,若恣情放逸,则命比蜉蝣。因幼慕道门,凄心澹薄,究《黄庭》之妙旨,穷《五千》之玄言,今则采掇方书,搜罗秘诀,四季避忌,一年修行,录之座隅,日可观览,号为《四季摄生图》云尔。

肝藏春旺

肝属东方本为青帝,神形如青龙,象如悬瓠。肝者,干也,状如枝干,故谓之肝。重四斤四两,在心下有七叶,左三叶右四叶,肝为心母,

为肾子。肝下有三魂，名爽灵、胎光、幽精，夜卧及平旦，叩齿三十六通，呼肝神及三魂神也。目为之宫，左目为甲，象日属阳，右目为乙，象月属阴。肝放液为泪，肾邪入肝则多泪，胆为之腑，胆合于肝，在肝短叶下。《黄庭经》云：肝气郁勃清且长，罗列六腑生三光，心精意专内不倾，上合三焦下玉浆。其声角，其性仁，其味酸，其臭膶，心邪入肝则恶膶物，其虫鳞，凡有鳞之类皆属东方也。肝神好行仁惠伤闵，盖发于肝也。肝神喜悦病不生，肝闻悲伤则有泪，泪出于肝也。春之三月木旺，天地气生，万物荣茂，欲安其神者，当泽被群萌，恩沾庶类，无竭川泽，无漉陂池，以安萌芽，以止伤杀，则合乎太清，以顺天地发生之气。夜卧早起而合乎道，若逆之则毛骨不荣，金气相克，众疾生矣，有疾而难治，为春夏之患耳。

肝合于腠，上主于目，肝盛目赤；又主于筋，筋急者肝亏也；皮枯者，肝热也；肌骨斑点者，肝风也；面色青者，肝盛也；好食酸味者，肝不足也；毛发枯者，肝伤也。肺邪入肝则多笑，手足多汗，肝无疾也。肝气逆则头痛耳鸣，惛惛多睡，小腹微痛，视物不明，飞蝇上下。凡丈夫五十已上，肾气衰减，不应于肝，所以眼暗，将摄若乖，则眼赤目痒。肝被阴邪侵则梦见林园竹木，或见着青，或在水边，见龙蛇禽兽奔走趋惊怕，可用嘘以去之。平旦叩齿九通，以鼻引清气轻嘘三十六遍，以治肝之一切烦热。

春忌及沐浴修斋日

正月勿食生葱、蓼子、蒜、狸、豹等肉，食韭补益藏腑。一日修续寿斋，四日勿杀生，七日是三会日，修延伸斋，八日沐浴吉。二月勿食蓼子、鸡子、兔肉。八日修芳春斋，九日勿食鱼，上旬卯日沐浴吉，十五日修太上老君生日斋。三月勿食葵及诸畜脾，三日修荡邪斋，勿食一切五藏及百草心，六日沐浴吉。凡春行道路，勿饮深泉流水，候雷声而别寝，春七十二日省酸味增甘味，以助脾神。肝有病即目赤，眼中生弩肉晕膜，视物不明，宜服升麻散子，升麻、黄芩、山梔、黄瓜、决明子、车前子、干姜、地肤子、龙胆、茺蔚子。右熬捣为散，空心饮，调三钱已服。黄帝治男子五劳七伤，阴衰消缩，囊下生疮，腰背疼痛，不得俛仰，筋脉痹冷，

或时热痒,或时浮肿,难以行步,因风泪出,远视茫茫,咳逆上气,身体痿黄,气冲脐痛,膀胱急挛,小便出血,茎痛核痛,或复淋漓,污衣赤黄,或梦悞惊,口干舌强,皆犯七伤,洎成劳伤,此药主之,极验神妙。茯苓、菖蒲、瓜蒌、山茱萸、菟丝子、牛膝、细辛、续断、巴戟天、防风、山药、天雄、蛇床子、柏子仁、远志、石斛、杜仲、苁蓉。右件一十八味,各四分熬捣为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先服食三丸,少加为度,亦可作散,粥和方寸匕,日三服,七日知效,十日愈,三十日体气平复,长服令人不老而少。

心藏夏旺

心属南方火,为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悬芙蓉。心者,纖也,所纳纖微无不贯注,变水为血,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心穴通明,心有七孔;中智之人,心穴通气,五孔;下智之人,气明俱不通,心乃无孔,无智慧而多狡诈。心为肝子,为脾母,舌为之宫阙,窍通耳,左耳为丙,右耳为丁,于液为汗,肾邪入心则多汗,其味苦,人之伤恨自知,苦皆发于心也。小肠为心之府,与心合。《黄庭经》云:心部之宫莲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适寒热荣卫和,丹锦绯裳披玉罗。其声徵,其臭焦,人有不畅之事,多云心焦,盖天使然也。其性礼,其情乐,其虫羽,凡有羽之类,皆属南方也。其神躁而无准,人之暴急乃发于心也。夏之三月火旺,万物化实,欲安其神者,则含忠、履孝、辅义、安仁,定其火,息其炽,澄其心,和其神,止声色,薄滋味,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而后合乎中和,以顺天地之气。早卧早起,无厌于日,顺于正阳以消暑气,逆之则肾藏争分,水火相克也。

心合小肠,主其血脉,主于舌。舌不知味,心亏也;血拥者,心惊也;多忘者,神离心也;多悲者,心伤也;爱重语者,心乱也;面色青黑者,心冰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容色赤者,心无疾也。心有病则口干舌强,喉中痛,口中生疮。心合于小肠,主血脉,亦主于舌,故人之中风者多,心舌涩,主于心也。心有疾则寒不时,魂神不安,小便多赤,唇口色变,气力不足,言笑不时,梦见炉火冶之物,赤衣及裸形,人见血光及狼犬相逐,忽身居危险,见兵甲之类,用呵以治之,平旦端坐叩齿九通,以鼻引

清气轻呵三十六遍，治心之劳，多则损。

夏忌及沐浴修斋日

四月食薄菜和鲫鱼，作羹开胃口补益，四日沐浴吉，八日修启夏斋，勿伐一切草木，勿食鱠鱼及蒜。五月勿食韭，宜食大麦杏藿皆益，减咸味以安心。一日沐浴吉，五日修续命斋，勿食生菜，夏至前后三日各别寝，是月阴阳争，血气散，勿见血污之物，夏至后勿食乌麋肉及羊脚。六月六日修清暑斋，勿食葵，忌起土，九日沐浴吉，三伏日服肾沥汤，夏七十二日省苦味，增辛味以助肺气。心有病即梦见丹炉炎火之类，健忘多惊，宜服五参丸方。玄参、丹参、苦参、秦艽、沙参、人参、干姜。右熬捣为散，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食上煎水，下三十丸。

补肾气肾沥汤丸：羊肾一个去脂膜，猪肾亦可，茯苓、芍药、玄参、生姜、地黄、人参、甘草、泽泻、五味子、防风、苍芎、当归、黄芪、桂、地骨皮、磁石。右捣作散，先用肾一个，作四五片，以米一合，姜一块，葱白一茎，以水三碗，煎取汁两碗，去肾米，下药煎取一盞半，分作两服，空心服后，以米肾煮粥食之。

黄帝曰：夏三月服何药？汝曰：以补肾茯苓丸，能治男子内虚，不能饮食，忽忽健忘，悲忧不乐，喜怒无限，身肢浮肿，小便赤黄，遗精淋沥，痛绞膀胱冷疼，口渴饮水，心腹胀满，皆犯七伤，宜饵此方。茯苓、杜仲、附子、山茱萸、牡丹皮、泽泻、桂、山药、干地黄、细辛、石斛、苁蓉、生姜。右一十三味，除桂外，余并一一熬捣为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先服食七丸，日再服，禁房事及冷猪鱼等。

肺藏秋旺

肺属西方金，为白帝，神形如白兽，象如悬磬，为五藏之华盖。肺者，勃也，言其气勃郁，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共八叶。肺为脾子，为肾母，肺下有七魄，如婴儿，名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夜卧时及平旦，叩齿三十六通，呼肺神名及七魄名，以安五藏神。鼻为之宫，左孔为庚，右孔为辛，在气为咳，在液为涕，上通气至脑户，下通气至脾中，是以诸气属肺。久卧伤肺，肺为呼吸之根源，为傳送之宫阙。

肾邪入肺则多涕,大肠为肺之府,与肺合其荣毛发也,枯落者,肺衰也。《黄庭经》云:肺部之宫似华盖,下有童子坐玉阙,七元之子主调气,外应中岳鼻齐位。其声商,其味辛,其臭腥,心邪入肺则恶腥物。其性义,其情怒,其津唾,肺劳则多唾。秋之三月,金旺主杀,万物枯损,欲安其魄而存其形者,当含仁,育物施恩敛容,阴阳分形,万物收杀,雀卧鸡起,待秋分定后斩杀,必当无留有罪,乃顺阴气而长肺之刚,顺之则邪气不侵,逆之则五藏乖矣。

肺合大肠,外形于鼻,肺有风则鼻塞,面色枯者,肺干也;鼻痒者,肺有虫也;多怖者,魄离肺也;身上生黑白点者,肺微也;多声气者,肺强也;不耐寒者,肺败也;好食辛者,肺不足也;大肠秘者,肺壅也;颜色鲜白者,肺无病也。肺有疾即多嗽上气,面浮肿,多睡,面生疮,面生黄白,鼻寒脑疼,胸背满痛,四肢烦闷,皮上痒,喉中噎,梦见缙帛金玉美女,自身甲衣,见播花云鹤,日月贵人,可用咽以去之。平旦叩齿九通,微以鼻引清气,轻咽三十六遍,以去肺之热,并一切邪气,过多亦损。

秋忌及沐浴修斋日

七月勿食姜生蜜,五日沐浴吉,七日是三会日,修迎秋斋。八月一日修逐邪斋,四日切忌市鞋履附足之物,勿食鸡肉,二十一日沐浴吉。九月九日勿起动床席,修延算斋,秋七十二日,省食辛味增酸味,以助肝藏。

起居法

发欲多梳,齿欲多叩,津欲常咽,气欲常清,脚欲强行,手欲在面,耳欲常按,眼欲数摩,所谓子欲不死修昆仑之法也。

肺有病即皮肤生疮,及疥癩上气咳嗽,涕唾稠粘,宜服排风散子。人参、丹参、防风、天雄、羌活、秦艽、山茱萸、沙参、虎骨、山药、天麻。右一十一味,熬捣为散,食上饮汁调五钱匕,服丸亦得。

黄帝曰:秋三月如何:汝曰:以补肾茯苓丸主肾虚冷,五藏内伤,风寒虚冷所苦,令人身肢湿痒,足行失度,不自省觉,饮食失味,目视茫茫,偏身拘急,腰脊疼痛,不能饮食,日日羸瘦,心喟,咳逆上气,转侧不得,起则须人扶策,针灸治疗。小折或乘马触风不自将护,饮食不节,用力

过度；或口干焦，流涎自出；或复恶梦，精便自出，尿血滴沥，阴下湿痒；或如惊悸，小腹偏急，四肢酸疼，气息嘘吸，身肢浮肿，冲人胸胁。遇医不识，妄欲治之，此方主之。茯苓、防风、白术、细辛、山药、泽泻、附子、紫苑、独活、芍药、丹参、苦参、桂心、干姜、牛膝、山茱萸、黄芪。右熬捣为散，炼蜜丸如梧桐子大，先食七丸，日再服。

肾藏冬旺

肾藏属北方水，为黑帝，神形如鹿，两头象圆石，肾之分也。主分水气，灌注一身，如树之有根，有左右肾，亦谓之命门，生气之府，死气之庐，守之则存，用之则竭，重一斤一两，对脐附腰脊。肾为肝母，为肺子，耳为之官。天之生我，流光而变谓之精，精气往来谓之神，神者肾之藏，其情智。左肾为壬，右肾为癸，在气为吹，在液为唾，在形为骨，久立伤骨，乃损肾也。肾合乎骨，应在齿，齿痛者，肾伤也。经于上焦，荣于中焦，卫于下焦，肾邪自入则多唾，膀胱为之府，其荣发也。《黄庭经》云：肾部之宫玄阙圆，中有童子名上玄，主诸六腑九液源，外应两耳百液津。其声羽，其味咸，其臭腐，心邪入肾则恶腐物。其虫介，凡有甲之类皆属于水，故曰介也。冬之三月，乾坤气闭，万物伏藏，且冬至之日，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节嗜欲，止声色，以待阴阳之所定。昏卧寅起，以顺日光，无竞阴阳气，然后全其生，合乎太清，顺乎阴阳，逆之则阴气内伤，肾藏虚乱也。夜卧叩齿，及平旦三十六通，呼神名以安水藏也。

肾合于骨，上主于齿，齿痛者，肾伤也；又主于耳，耳聋者，肾虚也；骨痛者，肾亏也；齿多齟者，肾寒也；齿屑者，肾风也；耳痛肾壅也；多欠者，肾邪也；腰不伸者，肾冰也；面色黄者，肾衰也；肾邪自入则多呻吟，容色紫光者，肾无病也。肾有病腰膝连膀胱痛冷，小便馀沥，面色黑而齿焦，体重喘咳，盗汗耳鸣，隔气食不下，梦见入暗处，见妇人僧尼龟鼈，駝马枪旗，自身著甲共往同行，或泛舟，或走马，可用吹以去之。平旦叩齿九通，以鼻引清气轻吹三十六遍，以去肾之一切邪气，过多亦损。

冬忌及沐浴修斋日

十月一日沐浴吉,修成福斋,五日修三会斋,勿行责罚,十一日勿沐浴,仙家大忌日。十一月修启福斋,十六日沐浴吉,勿食葵。十二月勿食藟牛肉,腊日修百福斋,十五日沐浴吉,二十八日修迎新斋,至晦日沐浴焚香,悔过思善。冬十二月省咸味增苦味,以助心藏。肾有病即多小便,腰胯疼痛,梦与鬼交,宜服八味丸方。茯苓、泽泻、牡丹皮、桂心、附子、生干地黄、山茱萸、山药。右熬捣为散,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心酒下三十丸,忌生萝卜。黄帝曰:冬三月宜以如何?汝曰:以护命茯苓丸,主男子五劳七伤,两目茫茫,得风泪出,头风项强不得回转,心腹胀满上连胸胁,下引腰背,表里彻痛,喘息不得饮食,咳逆,面目痿黄,小便淋沥,阴痿不起,临事不兴,足肿腹痛,五心烦热,身背浮肿,盗汗流出,四肢拘挛,或缓或急,梦寤惊恐,呼吸短气,口干舌燥,状如消渴,急急喜怒悲愁呜咽,此方主之。茯苓、山药、肉桂、山萸肉、巴戟天、干姜、白术、牛膝、菟丝子、细辛、防风、泽泻、柏子仁、牡丹皮、附子。右件药并熬捣为散,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先食服七丸,日再服。

脾藏旺四季

脾藏属中央,土王四季,为黄帝,神形如凤凰,坤之气,土之精,象如覆盆。脾者,裨也,裨助胃气,在心下三寸,重一斤三两,阔三寸,长五寸,脾为心子,为肺母,外通眉阙,能制谋意,辩皆脾也。口为之宫,其神多嫉妬,盖起于脾也。脾无定形,主土阴也,妬亦无准,妇人多妬,乃受阴气也。若食热软之物,则全身之妙道也,脾如磨之转化食,食不消是脾不转也,坚硬之物乃难化也,若食讫便卧,脾则侧,侧则不化,食乃为宿食之患,若劳形之人犹可,若年过五十或闲乐之人,故自掇其患也。脾气通和则口知五味,脾气有病则唇黑口干不思食,不知五味。《黄庭经》云:脾长一尺掩太仓,中部老君治明堂。其声宫,其性信,其味甘,其臭香,心邪入脾则不闻香气。其虫裸,主于吞。脾生于中宫,脾居左胁,主于唇口,口为戊,舌为己,合于肉,荣于唇,藏不调即伤于脾,脾不调则伤质,质神俱损则伤,人之中风口涎舌硬,乃为脾气受邪也。当四季月末十八日,少思屏虑,屈己济人,不为利争,不为阴贼,不与物竞,不

以自强，恬和清虚，顺神之德而后全其生，逆之则脾肾受邪，土木相克也。

脾与胃合为府，居左肋，寄二宫，六气脾旺于四季，转化其生而入于熟也。食不消者，脾不转也；多食者，脾虚也；不顾食者，脾中有不化食也；食不下者，脾塞也；面无颜色者，脾虚之也；好食甘物者，脾不足也；多惑者，脾识不安也；有风及肺疾者，食多乃脾虚也；肌肉鲜白滑者，脾无疾也；脾声主宫，宫为五音之长，律应黄钟，脾闻乐则磨，脾是元气之本，官居太阿，色黄体重，土旺六月亦寄四季。有身沉力弱不欲食，身上习习如游风，心中自闷而色痿黄，梦见动土或在野圪，及见道士，身居城垒，童儿共行，可用呼以去之。平旦叩齿六通，微以鼻引清气，呼三十遍，以去脾之壅滞，过多亦损。

六气法

上热呵心火，眼昏嘘自治，肺寒咽即效，耳病著心吹，脾胃常呼吸，三焦滞处嘻，山中无药物，见此是良医。嘘、呵、咽、吹、呼、嘻此六字，去五藏诸疾，比诸方书，亦多乖错，今寻讨修养经书，究穷义理，此六字定矣。若藏腑有疾，但澄心定意，想气存思，微微嘘呵，邪气自然消散，所方止三十遍，过多亦损者，此大约言之，亦无准定，稍觉舌关清冷，则疾已过矣。脾有病即气满冲心，四肢虚肿，宜服诃梨勒丸方。诃梨勒皮、山药、牡丹皮、泽泻、山茱萸、茯苓、萆薢、川芎、干姜。右熬捣为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枣汤下三十丸。

胆腑：胆者金之精，水之气，其色青，其神形如龟蛇，象如悬瓠，附著肝短叶下。胆者，敢也，言人胆气果敢，重三两三铢，为肝之腑。若据胆则不在五藏之数，归于六腑，缘胆下亦受水气，与坎宫同道，又不可用六腑，故别立胆藏。人之勇决者，盖发于胆藏也，合于膀胱，亦主于毛发。《黄庭经》云：主诸气力摄虎兵，外应眼瞳鼻柱间，脑发相扶与俱鲜。胆部与五藏相类也，且胆寄于坎宫，使人慕善知邪，绝奸止佞，欲行直道，胆主于金，金主于杀，故多勇杀之气，万物杀者则悲，故人悲者，金生于水，是以目有泪也。心主火，胆属水，火得水而灭，水得火而煎，阴阳交争，水胜于火，目有泪也，泪出于胆，胆水主目，瞳受木精二合。男子五

十目暗者,肾气衰,胆精减,而可补其肾,长于肝,欲安其神,当息忿争,行仁辅义,后乃全其生也。

胆合于膀胱,上主毛发,发枯者,胆损也;胆有病,大息口干,心中澹澹似被人捕逐者,倾也;胆实则伤热,热则精神不守,起卧无定;胆虚则伤寒,寒则或畏,头眩不敢独卧,爪甲干者,胆亏也;无惧者,胆洪实也;无故泪出者,胆虚也;好食苦物者,胆不足也;发燥者,胆风也;毛焦者,胆热也;颜色青光者,胆无病也;梦见与人斗争鬼交者,胆衰也;胆有病用嘻以去之。平旦叩齿九通,以鼻引清气,轻嘻三十遍,以去胆之病,过多则损也。

四时消息

春时消息

人禀阴阳五行,四时肃杀之气,差若毫发,瘵疔则生,是以首足象天地,血脉象江河,毛发象草木,嗔怒象雷电,两目状日月,嗜欲禀生植,气候小差,人多疾疫,既反其令,瘵疔则生,细而察之,万不失一。凡春中宜发汗、吐利、针灸,宜服续命汤,薯药丸甚妙。自冬至后夜半一阳生,阳气吐,阴气纳,心膈宿热,阳气相冲,若两虎相逢,狭道必斗矣。春夏之交,遂使伤寒,虚热时行之患,良由冬月附火,及食热物,心膈宿痰,流入四肢之故也。其患者不啻十有六七,二月已来,采取东引桃枝并叶各一握,水三升,煎取二升,已来早朝空心服之,亦不必全尽,但吐却心膈痰饮,即不为害,能四时依此吐殊胜泻,泻即令人下焦虚冷,吐即去心膈客热除百病,小儿即与茵陈丸、犀角丸泻之,以小儿未经人事,即不畏泻,亦须审其冷热虚实,不得浪为,若是男子事须下泻,除脚气冲心,膀胱冷,疼痛脓水,三焦不通,即须泻,常得通畅,不要苦泻,夏月尤忌泻,为泄阴气故也。丈夫四十已上,不宜苦泻,春深稍宜和平将息,绵衣稍宜晚脱,不可令背寒,寒即伤肺,令鼻塞咳嗽似热,即去之,稍冷即加之甚妙,肺俞五藏之表,胃俞十二经脉之长,最不可失寒热之节。俗谚云:避风如避箭,避色如避乱,勤解逐时衣,少餐申后饭,其言可宝耳。觉虚热,食上常服红雪,时服柴胡汤,三黄丸,如玄参,甚去虚热,兼治劳明

目,自春秋之际,万病发动之时,固宜将摄矣。

夏时消息

立夏三伏,内腹中常冷,特忌下利泄阴气故也。夏中不宜针灸,唯宜发汗,夏至后夜半一阴生,唯宜服热物,兼吃补肾汤药等,非唯性热之物,亦常宜温暖饭食,况夏一季心旺肾衰,最宜补息,盛热时不宜吃冷淘麻饮、粉粥、蜜浆,饱食后吃必起霍乱。又生菜茄子,缘腹中常冷,食此凝滞难消之物,多为症块,若患冷气风疾之人,更须忌之。夏月不问老小,常吃暖物,至秋必不患赤白痢、疟疾、霍乱,但腹中常暖,诸疾皆不能作,为阳气壮盛耳。时人不能将摄,日高餐饭,空腹吃茶,缘肾纳咸,被盐引茶入肾,令人下焦虚冷,手足疼痛,饭食后吃三两碗不妨,似饥即不在吃,限丈夫有痲癖、五痔、风疳、冷气、劳瘦、虚损,女人有血气头风,偏不宜茶,所以消食滌昏烦,空心啜之实僭滥,盛热时宜于隐处寝卧,輒不得于星月下露地偃坐,兼便睡着使人操扇风,特宜忌之。常见人养新生儿,畏热睡着后多扇风,兼于风凉之处卧,此爱之甚然。犹善养马者,以筐盛粪,以蜃盛溺,设蚊蚋即使人扑之,以附之不时,则惊蹙毁首辟胸,此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欤!以此孩子多患脐风,手足挛挚口撮,俗号猢猻,不知其由,又曰鬼魅,可谓谬哉!以此则之,万不失一,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懵昧,勿冷水浴,使人虚热眼暗,筋脉蹶逆,霍乱转筋,常以饥沐浴,以饥即不在浴,限浴了避风,小儿亦如之,冲热来勿以冷水洗手面及淋背,犯之必患阴黄,但漱口即可矣。勿当操扇袒露,多令人患刺风风疹,亦勿饮冷水,成癖气结气及水谷重下等病。生菜茄子瓜甚不宜人,尤忌向夜食之,唯粗人辛苦之士消杀得瓜,虽理气尤暗人眼,如驴马食之即日眼烂,不可不明矣。食热物汗出即拭,却勿扇风殊佳,勿夜食,尤忌吃肉面、生冷、粘腻之物,为夏月夜短,有年之人腹中常冷,或不消化多患腹胀霍乱之疾。勿当风卧湿,缘常出汗体虚,风拍着人多患风痹,手足不遂,言语謇涩,四肢瘫痪偏风等,虽不尽害,亦有当时中者,有不便中者,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即幸而获免,若遇年之弱,值月之空,失时之和,无不中者。昔有人,代皆不寿,来告彭祖,祖遂周视其人,寝卧之处,果有一穴当其脑户。头

是三百六十诸阳之总会,以风吹注,阳气散尽,日月深久则毙矣,祖使歛其穴,其人果寿矣。所谓怀仁抱义,未见其益,有时而用此,乃喻将摄之谓也,弃仁背信,未见其损,有时而亡,此乃谕不能调护之故,损益之道,其理彰然。夏月不欲数沐,数沐则心覆,令人健忘,兼甚引风,每晨梳头一二百下,仍不得梳头皮,兼于无风处梳之,自然去风明目矣。

秋时消息

立秋后稍宜和平将摄,春秋之际故疾发动之时,切须安养,量其自性将理。秋中不宜吐及发汗,令人消烁,藏腑不安,唯宜针灸。下利进汤散以助阳气止,若患积劳、五痔、消渴等病,不宜吃干饭、炙燂、自死牛肉、生鲢、鸡猪、浊酒、陈臭、咸醋、粘滑难消之物,及生菜瓜果、毒鱼鲢、鲐酱之类,若风气、冷病、痲癖之人,亦不宜上件之物,若自知夏月冷吃物稍多,至秋患赤白痢兼疟,即宜以童子小便二升,并大腹、槟榔五颗和子细切,煎取八合,下生姜汁一合,和麝雪三分,或二分,早朝空心分为两服,泻三两行,夏月所食冷物,及膀胱有宿水冷脓,悉为此药行逐,即不为患耳。此药是乘气汤药,纵年老之人亦宜服之,且不夺气力兼不虚人。况秋利又当其时,此汤理脚气,兼理诸气,其方甚克效,故附之于此。丈夫泻后三两日,以薤白粥,加羊肾空心补之,殊胜服诸补药。每晨睡觉,瞑目叩齿三七下咽津,以手掌相收令热熨眼,唯遍数多为妙,此法去风明目,无以加之。

冬时消息

冬则伏阳生,内有疾宜吐,心膈多热,特忌发汗,畏泄阳气故也,宜服浸酒补药,以迎阳气。寝卧之时,消息稍宜虚歇,大约如此,若此宿疾须自酌,量不得准此,绵衣稍宜晚著,仍渐渐加厚,不得顿温,此用将息之妙矣。又不得令火气拥聚,但免寒即可以,若遇大寒,不得频于火上烘灸,尤甚损人,手足皆应心,多炙手遂引火气,使人心多燥热,所吃热物及附火热气皆积在心头,心属火故也。夫冷药不治热极,热药不治冷极,水流湿火就燥故也。凡服药先看诸藏,其有不足处,置其所损则补之,皆有效验,人之服药,多不相当,为受性皆不同耳。亦不用火灸衣服,令暖著之亦甚损人。春夏之交,阴气既入,不能调护阳气,流入四

肢，遂致时行热疾之作也，甚者狂走妄语，若便服冷药，十有二三纵活者亦不免挛蹇、丧明、发落、疮疥等。凡阴阳二毒伤寒，是天行之别号，只有疗法，即无可法，七日内可疗，七日后不可疗，其验若此，药之用岂宜差误，觉是此疾，不等便服冷药，若是阳毒，万一得差，若正阴毒服以冷药，手下狼狈，深宜详审，不可参差。每日一浴，冀通血脉腠理通和，每拟浴时尽饱食，夜间即浴，浴后即吃一两盏酒便卧，不得冲风，且一宵安眠，房事切忌，他时所利，每食后服好红雪，或服三黄丸更妙，饮食之间，四十已上稍宜温，四十已下稍宜寒，若先有宿疾，冷衾之中自审息不得准此。凡冬月所盖热被毡褥等，稍热即减之，凝寒即加之，谚云：服药不如勤脱着。诚哉斯言，但是诸疾，切忌食热肉、酒面、炙煖之物，多食令人血脉不行，饕餮、混沌，平常之时，亦不宜热吃，冬月若食热物，至春夏交，必为瘵疔矣。（《混俗颐生录》）

存思五藏五岳五星五帝五色

存想内思，即收视返听，返观内照。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唯返观者，可照察之。

凡存思之时，皆闭目内视，人体多神必以五藏为主，主各料其事，事各得其成，成正则一而不二，不二则隐显无邪，无邪则众妙可见，见妙则与圣符同，同圣则即可弘积学自然感会，是以朝夕存思，不可懈怠。存者何也？敦也，轮也。思者何也？司也，嗣也。勿以轻躁失本学，学以重厚得宗，得宗则轮转无滞，无滞则存而不亡，不亡由于司察善恶，善恶在乎嗜欲偏颇，偏者嗜欲爱憎，徊惶往反生死劳苦未停，未停之停，停善不著善，著善之善归宗未能至，至宗无者资于念，念念相续，继念嗣存，无有人于无间，无为而无不为，号曰微妙玄通，和光挫锐，济度无穷，是故为学之基，以存思为首，存思之功以五藏为盛。藏者何也？藏也、成也，潜神隐智，不炫耀也，智显欲动，动欲日耀，耀之则败，隐之则成，光而不耀，智静神凝，除欲中净，如山玉内明，得斯胜理，久视长生也。

第一见肺红白色，七叶，四长三短，接喉咙下。肺者何也？肅也、伐也，善恶之初兆而未明，明善则伐恶，恶明则伐善，善废恶兴伐人命根，

根断不断由于此藏,此藏魄藏,魄者何也?粕也、著也,人之炫耀莫不关欲,欲著曰恶,恶如糟粕,愚俗滞之不识情本,今愿标著,存而见之,魄则肃然不得为恶,恶急宜弃,故先存之。火与金合,成败未分,其色红白叶数纳言,取其和成德,德始于肺终于脾,脾一又二兼齐也,兼齐者有信也。

第二见心如芙蓉未开,又似悬赤油囊,长三寸,在肺前。心者何也?深也、斟也,是非未辩,斟酌忧量,败则灭身,成则得道,祸福之深由于此藏,此藏藏神,神者何也?申也、真也,智慧之王,使屈能申,存而见之,神则凝然,识定人真,不可深累也。

第三见肝苍紫色,五叶,三长二短,长九寸,在心下。肝者何也?干也、还也,悟恶能改,决定无疑,行善建功,幹事不息,审正还宗由于此藏,此藏藏魂,魂者何也?纭也、回也,纷纭俗海,回向道门,存而见之,魂则欣然,劝进立功,克隆善业也。

第四见肾苍禁色,如覆双漆杯,长五寸,夹背两膂著脊。肾者何也?紧也、津也,习善紧不敢慢,津润无穷,济度无极,通道祛俗由于此藏,此藏藏精,精者何也?清也、灵也,动以徐清,变化无碍,神灵往还,提携空极,存而见之,精则澄然,不散泄也。

第五见脾黄苍色,长一尺二寸,中有一尺曲翕太仓胃上,脾者何也?裨也、移也,清凝潜润,补益一切,安而能移,移而不匮,既成曲于此藏,此藏藏志,志者何也?至也、异也,潜润密化,顽鄙异人,存而见之,信验治俗,志则湛然至乎道也哉。(《大存思图注诀》)

五行与环境

木燥火盛,水煎金湿,雨多土阴,木湿火熏,水淫金蚀,风来木摇,金鸣土飞,火燹水波。

以风土言,则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肥,垆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瘠,风气多聋,林气多癯,木气多伛,湿气多肿,石气多力,阴气多瘰,暑气多夭,谷气多痹,丘气多狂,野气多

仁,陵气多贪。轻土伶俐,重土迟缓,清水瘠小,浊水形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

五藏主病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眇眇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不已,取其络,通其溪谷,已。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其经,厥阴与少阳出血,不已,疏其络,泻其溪谷,已矣。

心痛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及舌下出血。不已,刺其络,通其溪谷。其变病,刺郄中,少阴太阳,络俞各出血,已矣。

脾病者,眇眇身重,肌肉解痿,足不收行,善癰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及少阴肾出血。不已,刺其络,补其溪谷。其积者,少食而肥,中满离腹,肌肉痠痛,屈伸无力,取其经,太阴阳明,土败于湿,湿者,水不利也,取少阴肾刺之。不已,泻其太阴阳明,少阴肾络,疏其溪谷。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强痛,汗出臂尻,阴股膝挛,髀股膂足背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取其经,太阴阳明及足太阳外厥阴内出血。不已,刺其络中愈,温疏其谿谷。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则冒汗,汗出憎风,虚则胸中满闷痛,大小腹痛,厥,意不乐,仰卧气厥,取其经,少阴太阳,出血已。不已,泻其络及厥阴六阴络中微血,通其谿,疏其谷,一刺下,复刺已矣。

五色五味

春之色青,故青色之阳,祛风解表而通宣;阴者,清热解毒。

夏之色赤,故赤色之阳,理血和中;阴者,消瘀破积。

秋之色白,白色之阳,除湿利窍;阴者,益气填中。

冬之色黑,黑之阳者,消渴补虚;阴者,强筋壮骨。

故酸大滯滞,酸少消瘀;苦大解毒,苦少清热;甘大降火,甘少得益;辛大散结,辛少疏利;咸大渗利,咸少填补。

故味之合,弗得甚之,色之治,弗可过之。性为之从也,味为之归也,气为之使也,故其和,当有其纪也。

是以形色性味,为归经之母,微之和伍也。其清浊厚薄,当则无失,适则能已,味殊有别,性殊往度,形殊有指,色殊有异,治以汤液,当明其真耶。

虚实寒热,时差地异,大小质地,各有其极,符日月晦明之推移,天道斥隍之圉变,物无不易之质性,气无不应之可虞。

四季之气致病

春,发也。多饮少食,清勿腥,精神活泼,气机葆和,行止避风,逆之,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郁塞不通,激溃,则木藏痈肿。

夏,伸也。多饮节食,勿使满盈,节欲宽志,息以子午,忌风避雨,勿使寒侵,逆之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而心营不足,夜绪无眠。

长夏,极也。多食少饮,无助乎湿,呼长吸短,以散其郁,无息无忧,宽以宴脾,就清离浊,以资胃肠,去湿就温,资卫清荣。逆之则木土相刑,脾气散涣,精力不济,疲惫不堪,不及,则中满厌食,胃气不宜。食阴冷过,则溃乎胃肠,恙及腕腹,此气伤于形者也。

秋,敛也。饮食各半,荤腥三,菜食五,无绝伤脾,远萧凋之息绪,汗勿当风,勿使阳伤,深吸浅呼,拳拳其心,恬淡而为。逆之,则太阳不收,肺气焦满,阳明湿火所刑,大便秘结。夏客于风,长夏宿便下血,不及则湿淫胃肠,咽喉干涩,土窍壅塞。太过则克及厥阴,风气内动,久咳不已,金木相战而居中,湿遇风热而上行,则喉如绵缠,噎噫上逆。

冬,蒙也。多腥少咸,食五茶三,以燥其寒,勿风勿冷,无伤于阳,日出而动,养阴维阳,恬心慰志,葆和精气。逆之,则少阴不藏,火蒸水乡,太阳不收,夜尿频多,肾气浊沉,白浊遗精。太过,则腰腿不利,类风鹤膝,秋刑其子,则肩肘不举,指节疼痛。不及,则病痿闭,过之则足肿阴痒,命门火衰,腹冷胃寒,痹痿不仁。

五藏气乱应合

肝合东方,其经曰厥阴,其府胆胞,前阴,其胜应阳明,其气养乎神明,而济乎心,故其气逆,则头晕目眩,其气滞则胁满脘痛,志焦满烦,其气泄则腹胀弩痛,前阴,男子肾病,女子血疾。

心合南方,其经曰少阴,其府脑膈诸器,而府膏肓。应下腹,其比小肠而应大肠,其气开阔神明,而活于脾,橐龠而灌溉血脉者也。故其气下逆,则脘脐弩痛,其焦烁则男子削,女子不月,患无常瘕,其畏病湿,其恶风寒,因其火象炎上而不基下也。其真不足,则小指屈,循经不利也。

脾合中央,其经曰太阴,其府六墟肾肭,府胃胰而应太阳,其养元益气,而流精四布,故其气逆于上,则心肺壅满而太息,肢堕嗜卧,其气下行也。客肾流浊,男子癰闭五淋,女子牝注不常,骶痹不月。其脾也,肾之所本,长养之藏也。胃者,水谷之库,承运消磨之坻,胆之府也。饮食入胃,精气归于脐,其化应脾而支五藏者,胃气之使也,故胃者,资生阳气而养藏之府也。故曰胃者阳谷之海也,盲膜者,肠之寓也,亦支胃属也。故胃气有余则瘕,胃气不足则大腹也。

肺合西方,其经曰太阴,其府筋肌皮肤,府应阳明,其精气属肾,其华上映神庭,而活跃藏腑,橐龠运化,换气柔血之间也。其气守则下应关元,其气滞则背脊强痛,其气散则腹胀结水,实郁则四肢虚浮,其气不应则少腹寒弩,面目虚浮,前后滞利,肤干色枯焉。

肾合北方,其经曰少阴,其府经脉核漠,其胜盲膜膂胝,而应太阳阳明,其气上逆则头浮而痛,其气虚滞则肾腰强直而腹满溺淋,湿邪交并,而秋石结,此其何也?命门火炽之过也。其阳胆满,则其客膏肓而大腹,郁而生寒,滞则生火,前后不常也。其太阳虚则多溺而滞,实则闭而淋漓,燥火相加则溺血溃脂,即夜不息也。

四时病变机理

春者,风从东来,其病在肝,应于颈项,其荣乎上,而疲滞于风也。

应于藏腑,其易怒多梦,肝俞不舒,全身拘紧,筋强肉酸,股内廉痛,失眠腹胀,息绪不竭,胃病口羶,上冒苦辛,胆俞胀困,惊恐莫名,其病在胆,环跳满,股膝外皮寒彻骨也。

夏者,风从南来,其病在心,应于胸胁脾中,步则喘急,慌弦无力,应于藏腑,嘖嘖然若搏鼓,睡无眠,慌豁而热,息绪勿宁,其病在小肠,脐中坚胀,心中烦乱无眠,小指不利,食则膈中烁胀,气冲壅突,是夏病也。舌红而刺痛,失眠狂言,嘻嘻自语,头眩目幻。有息则言,语稚若童子。

秋者,风从西来,其应在肺,其痛缺盆肩髃,其应侠脊。应于藏腑,气短闷满,吸呼运肩而有声,脸浮目鼓,掌中热,善太息,留着重郁,虚燥伤风,则高热不息,谵言频频,昏迷不醒。传于太肠,则大便燥结,气满不食,食则雍滞,少腹中坠胀,便血后裂,湿痒不禁。冬者,风从北来,其病在肾,应于腰股少腹,畏寒而慄。应于藏腑,生疑而怒,甚则骨蒸劳热,骇怕莫名,嗜卧性堕,前阴湿痒,乏力肉酥,筋骨酸痛,少腹冷,血寒而瘀,阳道不兴。其先为北风所夺,则生道塞,精液少寒,血凝紫块。

人道为邪所废,藏寒沉滞,月事不常,应乎膀胱,则小便短数,腹冷胀若信物,阳弛阴缩,故肢体不伸,故酸甚而癢,斥甚则闭,咸蜃则淋。淋者,冬闭邪热,得春风瘀经,暑则发者也。

长夏者,风迥而至,其病在脾,应于膏脊,风湿内蕴。应于藏腑则生瘀积,畜石水于膜,发为湿疹,淫湿少阳,则为消羸烦渴。故脾胰者,得阳和则生,失之则急,土不纳水,则水气四播,肌里壅塞则发肥,瘀湿成矣。

胃者盛受之官,四时皆秉,故四季邪气所迫则中满不消,息欲所害,则饮食乏味,传之于脾膜,则噫气上逆,腹肚郁结,而心下痞闷,足膝少力,跷腿腹痛,其索之,则发于上,其病头项,故痒屑风疹,不可俯仰者,春病也。胸闷隐痛,血脉不调,结癥郁痞,营运受制,则夏病也。气壅憋胀,哮喘伤劳,肩痛连臂,气浮手胀者,秋病也。四肢厥逆,风痛骨痹,精寒经冷,化生不能者,冬病也。洞泄寒中,结冰停逆,疗疮毒疹者,长夏病也。

由是也,则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胜则无

恙,不及则痛也。

逆春气之病,则上刑于心,而剋于肺,是谓干嗌缠涎,其怵忧伤亟脾则胃气上逆,咽干吭,胜则怒火振动,贲隘结疝,春病胃之不足也。

逆夏气之为病,则醺然结肝,湿郁乎脾肠,腹膨而大,颈项不支多梦,头眩,津液粘干,血郁而窒,夏病,膀胱之乏也。

逆秋气之为病,则五内憋胀,血缩营涩,胜则疔瘰郁结,胸腹股肱,血病不治,秋病,胆之不足也。

逆冬气之为病,则心血不支,少眠多惊疑,手足燥热,宗脊易形,骨痿结痠,其血不营,冬病,肠之乏也。

逆长夏之为病,则心性偏乎沮激,孤独寡交,瘦削多食,恣妄幻想,白浊溺淋,淫滞不竭,阴痿不收,失禁腋臭,甚则不生,长夏病,肾膜之不利也。所谓逆者,是谓春病脾肺。

夏病肾肝,秋病心脾,冬病肺心,长夏肝肾者也。天地相交,四时应化,生长收敛藏,此常也。人则有所不同,气质之强弱,心志之变化,则应四序而发病,岂有皆应时而不乱者耶,故曰:良工知常。夫天地之气应人,其各有太过不及之度,强弱虚实之变也。

天有四时,应之为生长收藏,地有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人之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故摄生者,喜怒弗关乎情,而不伤其气,故无怒以养阴,无喜以阳密,寒暑不违,恒于自然,而不伤其形,故寒勿侵於形,而气自和,暑勿烁於营,而藏自葆。

五行五藏各有所营

肝属木,其数八,木以水为母,水一也。故肝有十八营,营以十八物,非物不用,养之太过,则木气壅以致病,胁胀腹鼓者死。

心属火,其数七,火以木为母,木三也,故心有二十有一营,营以二十有一物,非物不生,养之太过,则火郁而滞,经脉不通,气结而脐腹痛者死。

脾属土,其数五,土以火为母,火二也。故脾以一十而营,营以一十之物,非物不化,故养之太过,则土气壅塞,脾土不运,消中甘渴噎气,食

不下咽者死。

肺属金,金数九,金以土为母,土数五,故肺以四十有五营,去节二十四气,营以二十有一物。非物不调,故养之太过而内气郁结,病滞毒不化,背痛仰项而息者死。

肾属水,水数七,水以金为母,金数四,故肾以二十有八营,营以二十八物,非物不荣,故养之不及,则肾伤而物败,腹癰如釜,二便不通,咳气上逆者死。

故藏绝而腑气有余者蛊胀,气绝而藏气有余者浮肿,癰胀而气短涩者,藏受制之气衰也。藏气壅塞,瘀阻而不宣者,六阳运化之气不足是也。

五藏病治

肝之病也,虚则益肾,实则损心,损心者,利窍开心可也。肾之海者,膀胱也,当以利之。心之海者,小肠也,当以疏之。

心之病也,虚则补其肝,实则泻其脾,泻其脾者,通实消导可也,肝之官在胆,当以清之,脾之府在胃,当以和之。

脾之病也,虚则补其心,实则泻其肺,泻肺者,理气宣通,祛滞者可也。心之海小肠也,当以湿之,肺之输大肠,当以清之。

肺之病也,虚则补其脾,实则泻其肾,泻肾者除湿利小便可也。脾之谷在胃,当以和之,肾之海在膀胱,法当清利。

肾之病也,虚则补其肺,实则泻其肝,泻肝者,行其气,开郁清解可也,肺之大肠,以温和之,肝之输在胆,清而随之。

故曰;六腑者,若川谷也,上不利则溢高,下不和则郁之上,是以治藏则先清其府,治府则先理其藏,治标者先固其本,治本者先导其标,上病者利下,下病者清上。

五藏所合

肝之合筋也,莫可怒之,怒则伤之,伤则筋纵爪枯,以其内荣筋而外

荣爪,其为清养血脉也。

心之合脉也,莫可燥之,燥则血流激搏,心气虚之,虚则其色败,以其内营血而外荣色也,其内生之。

脾之合肉也,莫可忧之,忧则伤之,伤则肉消肌痿,以其内给养,而外主肌肉也,恩则甚之,其外荣唇,其内营血。

肺之合肤也,莫可风动之,风动之则伤,伤则皮毛枯,以其外荣毛,其内荣阳也。悲则甚之,燥则虚之,衰则竭之。

肾之合骨也,莫可寒之,寒之则伤,伤则精竭骨痿,须发枯,以其内荣精髓,其外荣发须也。

干支五行

五行不明,安知藏腑之生克。

甲少阳,乙厥阴,丙壬太阳,丁癸少阴,戊庚阳明,己辛太阴,此干之主六经也。子者,胆也;丑者,肝也;寅者,肺也;卯者,大肠也;辰者,胃也;巳者,脾也;午者,心也;未者,小肠也;申者,膀胱也;酉者,肾也;戌者,膻中也;亥者,三焦也;此支之应象而乘其生和者也。

肾者,子也,脾者,丑也;胆者,寅也;肝者,卯也;胃者,辰也;三焦小肠者,巳也;心者,午也;气海精宫者,未也;大肠者,申也;肺者,酉也;膻中命门者,戌也;膀胱者,亥也。此支之所主而应者也。

甲首、乙喉、丙肩、丁心、戊腰、己肋、庚腹、辛背、壬足膝、癸骨,此干之应诸象者也。

相生相凌,搏而有害:卯与午,午与未,未与申,酉与子,戌与未,亥与卯,子与寅。

相对冲和:子见午,卯见酉,寅见申,巳见亥,辰见戌,丑见未。

生成太过,反为刑破:甲及丙,乙及丁,丙及戊,丁及己,戊及庚,己及辛,庚及壬,辛及癸,壬及甲,癸及乙。

制而无功,反为生合:甲与己,乙与庚,丙与辛,丁与壬,戊与癸。故甲己合,土生矣。

支有其制,见制为合:子见巳,卯见未,丑见亥,寅见戌,辰见子,巳

见申,午见酉,未见子,申见寅,酉见卯,戌见未,寅见午是也。

木者,火神牝母。水者,木精蓂元。震阳生火,雷动则火煊。酉元生水,无火不流。火生巽也,无风不发,风行地上,脾伤不滋。火克金缘木生,土克水因火化,木见火而焦灼,水不滋木。火见土而焦燥,水涸不升。土制水生金,寒伤不应。水克火而生木,风起不用。

木伤土而金重塞,苦无水济。火入金而水聚,泻木则痊。土困水则木旺无伤,金伐木则火烈不惧。水生木而逢金制,女弗能母。金生水而受土制,男不成嗣。水见风涌耳聋,火逢邪而目瞽。土燥金湿,逢旺木而疯狂。内积邪火而外伤风,水郁木漂,见土重闷火,瘕癰感乎外引。木火见金,伤源怒至,故肝肺见而凶顽,胃见肾而心多苦水,木土食停,土水滞利,金木见而头鸣,土金乳痈。水土时逢天癸,土火心塞,火金见风胸痹,此五行相见之苦乐也。且乾脑离血,坤肉震筋,坎髓巽气,艮骨兑肤,此身中之象也。艮鼻离目,坎耳兑口,震声巽齿,乾额坎颌,此面王之象也。

五行性情

火之属皆苦,而其性不类者,火水同爱而易,情弗一也。水之属皆咸,而其味不类者,水土同情而化,形弗性也。土之属皆甘,而其性不类者,土木同道而用,性弗同也。木之属皆酸,而其味不一者,木金同气而剥,性弗类也。金之属皆辛,而其情不属者,金火同惠而谦,性味弗一也。

火之有水柔之性,苦寒者也。火之有土厚之爱,苦补者也。火之有木郁之情,苦涩者也。火之有金革之意,苦散者也。火其味者,苦消也,化也。万物有情,出乎根本,用之有则,始以其致。水之有火惠之气,咸燥者也。水中有木毓之用,咸清者也。水中有金扬之治,咸散者也。水中有土生之功,咸利者也。水其味者,咸润也,利也。一其往,生成始,同其化,动而不息。

土之有火发之爱,甘温者也。土之有水秀之气,甘清者也。土之有木滞之意,甘益者也。土之有金扬之情,甘疎者也。土其味者,甘周也,

布也。生之、运之、掌之、支之，万化不独，犹其众生。

木之有火炎之情，酸涩者也。木之有水利之意，酸下者也。木之有土惠之爱，酸补者也。木之有金散之性，酸利者也。木其味者，酸收，同也。

金之有火惠之性，辛热者也。金之有水润之爱，辛利者也。金之有土厚之情，辛补者也。金之有木疎之意，辛散者也。金其味者，宣也，平也。

五行性用

火之器用，徐欲燥之酸，疾欲润之甘，强欲泻之辛，弱欲补之苦。水之器用，清欲温之淡，浊欲泄之酸，疲欲扶之辛，满欲下之甘，慍欲辛苦，数欲甘涩，子仁若虚，苦淡欲疎。土之器用，疎欲辛甘，密欲甘酸，活欲辛臭，涩欲苦酸。木之器用，利欲苦辛，收欲甘酸，散欲燥辛，下欲苦酸。金之器用，散欲辛热，故欲甘甘，利欲辛苦平，泻欲酸苦辛。

五行性用取脉法象

火者，以上为阳而下为阴，其上烁也。水者，以动为阳而静为阴，其溜活也。土者，以表为阳而里为阴，生之附也。木者，以枝叶为阳而根荦为阴，荣所至也。金者，以燥为阳而湿为阴，度所伏也。无离乎日月时序之道，勿远乎气亟形质之赋，是谓得矣。

观乎五行，各有其道，故金之沉取时，而其浮取象，即沉取其形，浮取其音，形者濡而胜也，音者若流水之荡波也。

木之沉取其形，而浮取时，即沉取木之沉于水，人中见而长也。浮取叶之发于端，浮而散微滑也。

火之沉取质，而其浮取形，即沉以形之表，而其浮以表之形也。形之表者，濡中洪也。表之形者，浮其散大也。

水之沉取象，而其浮取形，即沉取其密，浮取其涛，密者石而清润，涛者大而栗也。

惟土之沉取冬，而其浮取夏，即沉以凝，浮取其散，所谓凝者，沉中濡也；所谓散者，栗而大也。表里阴阳之在脉也。人有确脉与生而来，脉异而人不病，人病而脉不异也，何也？病于胎而附生者也，故见其是



脉而弗见其病也。

故火中有水,水中有火,金中有水,水中有金,土中有木,木中有土,木中有火,火中有木,水中有木,木中有水,土中有金,金中有土,金中有木,木中有金,表里之别,各有其道,形为质结,气为形发,五行之义,以域为基,此其真也。

第四章 医经五行

五行与四时之气

春三月，是春阳上升，气潜发散，生育万物，陈其姿容的时候。天气温和，地气生发，温发相合而万物滋生容出。人们也应随着温气的生发，寒气的清散，作息上应夜卧早起，宜在庭院中广步慢走，披发缓行，舒展筋骨，而使自己的志意生发。春气和暖，阳气发生，万物赖阳气而有生生之机。阳生之时而勿以杀伐，阳予之时而勿以剥夺，阳赏之时而勿以惩罚。春阳施予万物，万物依阳而有生气，所以养生者，一定要顺应时令，顺应春气温和升发之气，这就是养生之道。

如果违背春三月的温和升发之气，而过度戕伐，掠夺，限制它，就像是五行中金克木气，或行火气而消耗木气，最终使肝气伤，肝气伤则生火之气不足，当夏火旺之时而木废，夏季多为寒邪之变，致使奉养夏长之气缺少。然而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由温渐热，违逆春升之气，肝气受伤，无力以助夏热，所以说少气以奉夏长之令。

夏三月，是万物蕃茂秀实之时，阳自春生，至夏洪盛，物从生出至成长茂盛。此时天地升降，阳阳交泰，万物华美而充实，《脉要精微论》说：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由此而天地气交。然而阳气施化，阴气结成，成化相合，故万物华实。《阴阳应象大论》：阳化气，阴成形。人们宜应顺夏长之气，夜卧早起，不要厌恶天气的炎热，内心达到和平，使志念无怒，自然体内之阳与自然之阳混溶，缓阳气则物化，宽志意则气泄，物化则华英成秀，气泄则肤腠宣通，时令发扬，故所爱亦顺阳气升发气化而在身外。这是适应顺随夏长之气，就是养长之道。

如果违背夏三月的炎热成长之气,而过度地戕伐,掠夺、压抑它,就像是五行中水克火气,或行金气之时至火气废止,如此以来,心气大伤,气化不足,所以病发于秋,而变为往来寒热的疟症之病。然而四时之气,秋收冬藏,逆夏伤心,故少气以奉养秋收之令。到了冬季寒水胜火,所以在冬至之时就会生出重病来。

秋三月,万物经过夏季的盛长、蕃秀、充实已经形成,姿容状态至秋凉之时,已经平稳而安定。然而此时秋高气爽,天气急切,地气明净,阳气收敛,物色改变,人们也应随着秋收之气,惧中寒露而早卧,欲使身安而早起,象鸡一样暮卧晨兴。

如果志气躁则不慎其动,不慎其动则助秋刑急,顺杀伐生,故欲养生,必使心志安宁以缓秋刑。此因神荡则欲炽,欲炽则伤和气,和气既伤则秋气不平调,故收敛神气使秋气和平。顺应秋季阳气收敛之气,人亦应之而使志意内收,内收则肺金之气清肃下行,这是顺应秋三月万物华实,阳气收敛之气,就是养收之道。

如果违背秋收之气而过于耗伤、疏散,就好比是五行中火克金气,因肺象金,旺于秋,故行夏令则气伤。或者行冬水旺运则泄金气,致使肺金伤损,肺金之气不足,奉养潜藏之气就缺少,到冬季就会发生因阳气收敛潜藏不足致使食物不消化而又排泄出来的疾病。

冬三月,地户闭塞,阳气伏藏。阴寒凝重,水结为冰,地壳冻裂。人们也应顺应冬令之气,收潜阳气,固密卫外,不要烦劳而扰伤阳气。随着冬夜的漫长,应早睡、晚起,一定要等到太阳升起。使自己的心志既沉伏又隐匿,如同有私密之事,又像是有所收获一样,却又不会因此而欢悦,而与他人分享,这就是说冬令万物蛰藏,各有所适,各有所得。躲避寒邪,就近温暖,不要随便使皮肤发泄汗液,导致阳气损伤,致使被寒气迫夺。这是冬令顺应闭藏之气,就是养藏之道。

如果违背闭藏之气,而过于耗伤卫阳,汗过泄而阳不潜藏,虽是冬令,却是夏令之行。因肾像水,旺于冬,故行夏令则肾气伤,待春木旺时而水废,故病发于春季。如此逆冬藏而伤肾,所以少气以奉于春生之令。

逆春气,则少阳胆气瘀滞不出,内郁于厥阴肝则肝气混糅,因变动而损伤。逆夏气,则太阳小肠之气不易生长外茂,阳不外茂则内薄于心,燥热内消,心的气阴不足而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肺气不收,太阴行气,主化上焦,上焦如雾,肺气不收,气化不行,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少阴之气内通于肾,故少阴不伏藏,肾气独沉。

四时八节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是天地间万物生、长、壮、老、已的根本原因。所以古代修道养生之人,依从于阴阳的消长,春夏保养阳和之气,秋冬蕴育阴精之气,以顺从阴阳的根本所在。

阴气根于阳,阳气根于阴,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保全阴精则阳气不致过极,保全阳气则阴精不会穷竭。比如:春食凉,夏食寒,以涵养阳气;秋食温,冬食热,以涵养阴精。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此调节从顺其根。阴阳二气常存,盖因其根坚固,一日一夜,晨昏暮夜,饮食也是如此。

圣明的人,之所以身无奇病,精力旺盛,生气不竭,是因为顺其根本,如果逆其根,那就如同是戕伐它的本质,败坏它的天真一样。所以阴阳四时消长变化是万物的始终、生死的根本。

违背它就灾害生,顺应它则疾厄不作,这就等于是得到了养生的大道理。

五气所伤

风气通于肝,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于机体,春木肝本旺,木胜脾土受制,邪气侵至胃肠则洞泄。夏伤于暑热,至秋凉而阳气复收,阳热相攻肺经则变为疟疾之疾。秋初暑湿仍胜,天地湿蕴,秋凉复收,而秋湿即胜,冬水复旺,水来乘肺,故咳逆病生。《阴阳应象大论》说: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咳嗽日久,气阴已伤,脉络空虚而发为肺痿,以及四肢厥逆之疾。这也是因为湿气内攻于脏腑则咳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阴阳应象大论》说: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故湿气之资、发为痿厥,厥为逆气。冬令闭藏不利,伤于寒邪,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

中,寒佛相持,而为温病。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温、热、湿、凉、寒,递相胜负,所以四时之气,更加伤害五藏之和气。

五味所伤

人身五藏的营养,本在于五味的滋润:五味的宣化也都循经而入于本宫。虽然人身因五味而生养,也会因为五味太过而有损伤。所以医经说:味过于酸,肝气因而受到滋养,然而肝得养而肝益旺,肝过旺则脾经之气绝而不行,此肝木克脾土之故,且酸多食则易致小便癃闭不行,也会因肝多津液,肝叶布举,气化失司之故。饮食之味过于咸,咸多食则使人肌肤缩短,又让人心气抑制而不行,此因咸入肾而又走血,助水制火之意。

饮食之味过于甘,甘多食则令人心闷,甘性滞缓,故令气喘满而肾气不能平衡。此因甘入脾,助土克水之故。饮食之味过于苦,因苦性坚燥,又养脾胃,脾阴胃阳,所以脾气不濡,胃气强厚。饮食之味过于辛,辛性润泽,散养于筋,故令筋缓脉润,精神长久,此因辛味虽属金气,但肝性喜辛散疏发,《藏气法时论》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因此说:谨慎地去调节五味,使它们能切实达到滋养藏腑的功能,让骨正筋柔,气血和畅,腠理致密,如此以来,精血旺盛,如法以尊循养生之道,就可以长生不老。

五行与八风

四时八风所发生的邪气,经脉受之,则循经而触犯五藏。从四时五行相胜的方面看,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相胜,即是因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均以能克制对方而为胜。至于说五时相胜,并非是八风中入则病,而是各随其不胜而发病。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因春气发荣于万物之上,故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心为少阴脉,循胸出胁,故俞在焉。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肺处上焦,均在胸府,肩背相次,故

俞在焉。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腰为肾府,股接次之,以气相连,故兼畜之。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以脊应土,言居中尔。所以说:春气病在头,春气就是肝气,各随其藏气相感而有应。《周礼》云:春时有瘡首疾。夏气病在藏,夏气应心。秋气病在肩背,秋为肺之应。冬气病在四肢,因四肢气少,寒毒易伤,随所受邪则为病处。所以说春气在头,而春季容易患有飏衄之病。仲夏容易患胸胁烦闷之病,长夏暑湿,容易患洞泄寒中,土主中焦为仓廩之官,糟粕水谷化生,中寒则洞泄。秋季因凉折暑,《生气通天论》说: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礼记·月令》说:孟秋行夏令,则民多疟疾也。冬季严寒,血象于水,寒则水凝,以气薄流,故为痹厥。所以说:冬季闭藏之令,不做按摩和剧烈矫捷地举动手足,如此地扰动筋骨,则阳气不藏,等到春季阳气上升,重热熏肺,肺通于鼻,病则形受之,所以说冬不按矫,春季不会流鼻血;春季也不会患颈项之病;仲夏也不病胸胁;长夏季节不患洞泄寒中;秋季不患风疟之疾;冬季不患痹厥之病,以及完谷不化,自盗汗出等等。这都与冬季按蹻有很大关系。由此可知,精气是人身的根本,所以说,冬季闭藏好阴精,不使被妄动、妄泄,因阳不妄升,故至春季不会有温病。如果炎夏季节,身体不因暑热而出汗,至秋季,风凉之气折暑又无汗,必因秋季无汗而发风疟之病。

五藏应四时五音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木精之气,其神魂,阳升之方,以目为用,故开窍于目,木精之气藏于肝,木性屈伸而摇动,故病发为惊骇,其类似草木,性柔脆而曲直,其味酸,以鸡为畜,取巽之意,《易》:“巽为鸡”。其谷为麦,因麦为五谷之长,故东方生气用之。它与四时相应,木之精气。

上应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万物发荣于上,所以说春气在头。

在五音之中为角音,角为木声,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钟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夹钟,夷则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七寸五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吕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七寸,又二十分寸之一。凡是三管,皆木气应之,木生数三,成数八。木之坚

柔，类筋气故，所以知病之在筋也。凡气因木变，其臭为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火精之气，其神神，舌为心之官，舌用非窍，故言开窍于耳（皆为少阴之故，心肾相通），《谬刺论》云：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火精之气藏于心，心为君主之官，心应夏，因夏气在藏，所以说：病在五藏。其味苦，其性炎上而燔灼，故类火。在五畜之中与羊类似，其谷黍，黍色赤之故，与四时的夏季相应。火之精气上为荧惑星，七百四十一日一周天。火之躁动，类于脉气，所以知道病患在脉道。五音之中为徵音。孟夏之月，律中仲吕，无射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应钟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六寸三分。季夏之月，律中林钟，黄钟所生，三分减一，管率长六寸，凡是三管，皆火器应之。其数七，火生数二，成数七。凡气因火变则为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土精之气其神意，脾为化谷之藏，口主迎粮，故开窍于口，脾脉上连于舌本，而病气居之。其味甘，其性安静而化造，而类土，土旺四季，故畜取丑牛。又因牛色黄之故。因色黄而味甘，故其谷稷，土旺于四季之月，土精之气上为镇星，二十八年一周天，所以知病之在于肉也，因土之柔厚，类肉气之故。其音宫，宫为土声，律书以黄钟为浊宫，林钟为清宫，盖以林钟当六月管也。五音以宫为主，律吕初起于黄钟为浊宫，林钟为清宫。其数为五，凡气因土变，其臭为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金精之气，其神魄。肺藏气，鼻通息，故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因肺在胸中，背为胸中之府，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金性坚劲之故。《易》云：乾为马，故其畜类马。又因稻坚白，其谷类稻，它应四时之秋，秋金之精气上为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皮毛，金之坚密，亦类皮毛，所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为商，商为金声之故。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太吕所生，三分减之，管率长五寸七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吕，太簇所生，三分减一，管率长五寸三分。季秋之月，律中无射，夹钟所生，三分减之，管率长五寸。凡是三管，皆金气应之，其数九，金生数四，成数九。凡气因金变则为腥羶之气也。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水精之气，其神志，肾藏精，阴泄注，故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肉之小会，《气穴论》云：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

会为谿。其味咸,其类水,因水性润下而渗灌。其畜类猪,其谷类豆,豆黑色,其应四时之冬季,水精之气上为辰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肾主幽暗,骨体内藏,以类相同,故病居骨也。其音为羽,羽为水声。孟冬之月,律中应钟,沽洗所生,三分减一,管率长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黄钟,仲吕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太吕,蕤宾所生,三分益之,管率长八寸四分。凡是三管,皆水气应之。其数六,水生数一,成数六。凡气因水变,则为腐朽之气,故其臭腐。

五行四时阴阳与气化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阳为天地之道。阴性静、阳性躁,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按周易之理,八卦布四方,坤为阴,位西南隅,时在六月七月之交,万物之所盛长也,安谓阴无长之理。乾为阳,位戌亥之分,时在九月十月之交,万物之所收杀也,孰谓阳无杀之理,以是明之,阴长阳杀之理可见矣。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撑胀;清气在下则谷不化,故飧泄;寒气在上,则气不散,故撑胀,此为阳化气,阴成形,亦因阳躁而阴静也。这就是说阴阳运化颠倒,疾病表现出顺逆的现象来,所以经文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阴凝上结,则合以成云,阳散下流,则注而为雨,雨从云而施化,故言雨出地,云凭气以交合,故言云出天。天地之理且然,人身清浊亦如是也,所以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气本乎天者亲上,气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人的上窍为耳目口鼻,下窍谓前后二阴。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腠理为渗泄之门,故清阳可以散发。五藏为包藏之所,故浊阴可以走之。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四肢外动,故清阳实之,六腑内化,故浊阴归之。水寒为静故为阴,火热而躁故为阳,阳为气,阴为味。气惟散布,故阳为之,味曰从形,故阴为之。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形体食味,所以味归形,气以养形故形归于气,精需气以盈气故气归于精,化物以生精故精归于物化。因此又可以说:精食气,形食味,即气化则精生,味和则形长,故云食之也。化生精,气生

形,精微之液,惟血化而成,形质之有,资气形乃立。如果过于不节制,味可以伤形,气可以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精未化养则食气,精若化生则不食气,精血内结,郁为秽腐,攻胃则五味倨然不得入也。女人重身,精化百日,皆伤于味也。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有质,故下流于便泄之窍;气无形,故上出于呼吸之门。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阳为气,气厚者为纯阳,阴为味,味厚者为纯阴,故味薄者为阴中之阳,气薄者为阳中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阴气润下,故味厚则泄利;阳气炎上,故气厚则发热。味薄为阴少,故通泄;气薄为阳少,故汗出,发泄即汗出也。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火之壮者,壮已必衰;火之少者,少已则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生壮火,所以壮火食气;少火滋气,故云气食少火。因壮火食气,故气得壮火则耗散;因少火益气,故气得少火则生长。人之阳气,壮少之理亦然。在气味之中,辛甘淡发散为阳,酸苦咸涌泄为阴。非惟气味分正阴阳,然辛甘酸苦咸之中,复有阴阳之殊气,何者?辛散甘缓,故发散为阳;酸收苦泄,故涌泄为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胜则不病,不胜则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太过则易致病。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物极则反,亦犹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也。寒伤形,热伤气,寒则卫气不利,故伤于形;热则荣气内消,故伤于气。虽阴成形,阳化气,一过其节,则形气被伤。气伤痛,形伤肿,气伤则热结于肉分,故痛;形伤则寒薄于皮肤,故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先气证而病形,故曰气伤形;先形证而病气,故曰形伤气。风胜则动,风胜则庶物皆摇,故为动;热胜则肿,热胜则阳气内郁,故洪肿暴作,甚则荣气逆于肉理,聚为痈脓之肿。燥胜则干,燥胜则津液竭涸,故皮肤干燥;寒胜则浮,寒胜则阴气结于玄府,玄府闭塞,阳气内攻,故为浮。湿胜则濡泻,湿盛则内攻于脾胃,脾胃受湿则水谷不分,水谷相和故大肠传导而注泻,以湿内盛而泄,故谓之濡泻。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化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谓四时之正气,冬水寒,夏火暑,秋金燥,春木风,长夏土

湿,为五行之寒暑湿燥风。

四时之气,土虽寄旺于四季之末,原其所主,则湿居中央,所有说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五气也。而人身有五藏,五藏化生五气,在人表现为喜怒悲忧恐。五藏,肝心脾肺肾,五气为喜怒思忧恐,然而外五气更伤五藏之和气矣。所以人的喜怒情志,能伤害正气,外在自然寒暑,可以伤害形体。喜怒均生于气,故伤气;寒暑之所胜,皆胜于形,故云寒暑伤形。仔细推敲,热伤于气,寒伤于形。人若暴怒则伤阴,暴喜则伤阳,因怒则气上,喜则气下,故暴卒气上则伤阴,暴卒气下则伤阳。厥逆之气向上,满于脉络,则神气浮越,去离形骸矣。如果喜怒不加节制,寒暑不按节气调适,人的生机就不能完固。《灵枢经》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然而若喜怒不恒,寒暑过度,天真之气,何可久长。所以重感于阴寒则必然表现出阳热之症,重感于暑热,则必表现出阴冷之症,故云: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即是说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最为杀疔之气,中而即病,故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故养生者,必慎伤于邪也。春伤于风,夏生飧泄。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飧泄。《生气通天论》: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夏暑已甚,秋热复壮,两热相攻,故为痎疟。痎之字意,是因疟病而致瘦。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秋湿既多,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冬寒甚则为嗽。《生气通天论》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

五方五行

东方阳气上腾,散为风,风为天之号令,风为万物之始,而生自东方,风鼓则木荣,故曰风生木。木生酸,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气之所生。《尚书·洪范》云:曲直作酸。酸生肝,即凡味之酸者,皆先生长肝。肝生筋,肝之精气生养筋,筋又生心,《阴阳书》云:木生火,然肝之木气内养筋已,乃生心也。肝主目,目见日明,类齐同也。其在天为玄,玄为玄冥,言天色高远,尚未盛明也。在人为道,道即道化,以道而化,人则归

从。在地为化，化谓造化也，庶类时育，皆造化者也。化生五味，万物生，五味具，皆变化为母，而使生成也。道生智，智从正化而有，故曰道生智。玄生神，玄冥之内，神处其中，故曰：玄生神。神在天为风，飞扬鼓圻，风之用也，然发而周远，无所不通，信乎神化而能尔。在地为木，柔软曲直，木之性也。在体为筋，束络连缀而为力也。在藏为肝，肝神魂也，《道经文》云：魂居肝，魂静则至道不乱。灰色为苍，苍为薄青色，象木色也。在音为角，角为木音，调而直也。《乐记》云：角乱则忧，其民怨。在声为呼，呼即叫呼，也称为啸。在变动为握，握所以牵就也。杨上善云：握忧哆咳慄五者，改志而有，名曰变动也。在窍为目，目所以可见形色。在味为酸，酸可用收敛也。在志为怒，怒所以禁非也。怒伤肝，虽志为怒，甚则自伤。悲胜怒，悲则肺金并于肝木，故胜怒也。《宣明五藏篇》云：精气并于肺则悲。风伤筋，风胜则筋络拘急。《五运行大论》曰：风伤肝，燥胜风。燥为金气，故胜木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南方阳气炎燥而生热，热生火，如钻燧取火，惟热可生。火生苦，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气之所生。《尚书·洪范》：炎上作苦。苦生心，凡味之苦者，皆先生长于心。心生血，心之精气生养血。血生脾，《阴阳书》云：火生土，然心火之气内养血已，乃生脾土。心主舌，心别是非，舌以言事，故主舌，其在天为热，暄暑炽燠，热之用也。在地为火，炎上翕绝，火之性也。在体为脉，通行荣卫而养血也。在藏为心，心神神。《道经义》曰：神处心，神守则血气流通。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徵为火音，和而美也。《乐记》曰：徵乱则衰，其事勤。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杨上善云：心之忧在心变动，肺之忧在肺之志，是则肺主秋，忧为正也；心主于夏变而生忧也。在窍为舌，舌所以司辨五味也。《金匱真言论》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寻其为窍，则舌义便乖，以其主味，故云舌也。在味为苦，苦可用燥泄也。在志为喜，喜所以和乐也。喜伤心，虽志为喜，甚则自伤。恐胜喜，恐则肾水并于心火，故胜喜也。《宣明五藏篇》曰：精气并于肾则恐。热伤气，热盛则喘息促急。寒胜热，寒为水气，故胜火热。苦伤气，咸胜苦，咸水味，故胜火苦。医经中说：东方生风，风伤筋，酸伤筋；中央生湿，湿伤肉，甘伤肉，是自伤

之意。南方热伤气,苦伤气;北方寒伤血,咸伤血,是伤己所胜。西方云:热伤皮毛,是被胜伤己,辛伤皮毛,是自伤者也。凡此五方所伤,有此三例不同,《太素》则俱云自伤。

中央生湿,阳气盛薄,阴气固升,升薄相合,故湿生也。《易义》曰:阳上薄阴,阴能固之,然后蒸而为雨,明湿生于固阴之气也。杨上善云:六月四阳二阴合蒸,以生湿气也。湿生土,土湿则固,明湿生也。杨上善云:四阳二阴,合而为湿,蒸腐万物为土也。土生甘,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稼穡作甘。甘生脾,凡味之甘者,皆先生长于脾。脾生肉,脾之精气,生养肉也。肉生肺,《阴阳书》曰:土生金,然脾土之气,内养肉已乃生肺金。脾主口,脾受水谷,口纳五味,故主口。其在天为湿,如雾露云雨,湿之用也。在地为土,安静稼穡,土之德也。在体为肉,覆裹筋骨,充其形也。在藏为脾,其补为意。

《道经义》曰:意托脾,意宁则智无散越。在色为黄,象土之色,在音为宫,宫为土音,大而和也。《乐记》曰:宫乱则荒,其君骄。在声为歌,歌、叹声也。在变动为哕,哕为哕噫,胃寒所生。在窍为口,口所以司纳水谷。在味为甘,甘可用宽缓也。在志为思,思所以知远也。思伤脾,虽志为思,甚则自伤。怒胜思,怒则不思,胜可知矣。湿伤肉,脾主肉而恶湿,故湿胜则肉伤。风胜湿,风为木气,故胜土湿。甘伤肉,过节则伤。酸胜甘,酸木味,故胜土甘。

西方生燥,天气急切,故生燥。燥生金,金燥有声,则生金也。金生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辛胜肺,凡味之辛者,皆先生长肺。肺生皮毛,肺之精气,生养皮毛。皮毛生肾,《阴阳书》曰:金生水。然肺金之气,养皮毛已,乃生肾水。肺生鼻,肺藏气,鼻通息,故主鼻。其在天为燥,轻急劲强,燥之用也。在地为金,坚劲从革,金之性也。在体为皮毛,包藏皮肤,扞其邪也。在藏为肺,其神魄也。《道经义》曰:魄在肺,魄安则德修寿延。在色为白,象金色。在音为商,商谓金声,轻而劲也。《乐记》曰:商乱则陂,其宫坏。在声为哭,哭哀声也。在变动为咳,咳嗽所以利咽喉也。在窍为鼻,鼻所以司嗅呼吸。在味为辛,辛可用散润也。在志为忧,忧、深虑也。忧

伤肺,虽志为忧,过则有损。喜胜忧,喜则心火并于肺金,故胜忧也。《宣明五气篇》曰:精气并于心则喜。热伤皮毛,热从火生,耗津液之故。寒胜热,阴制阳也。《太素》:作燥伤皮毛,热胜燥。辛伤皮毛,此过则自损。苦胜辛,苦为火味,故胜金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阴气凝冽,故生寒,寒气盛凝变为水。水生咸,凡物之味咸者,皆水气之所生。《尚书·洪范》曰:润下作咸。咸生肾,凡味之咸者,皆生长于肾。肾生骨髓,肾之精气,生养骨髓。髓生肝,《阴阳书》曰:水生木。然肾水之气,养骨髓已,乃生肝木。肾主耳,肾属北方,位居幽暗,声入故主耳。其在天为寒,凝清惨冽,寒之用也。在地为水,清洁润下,水之用也。在体为骨,端直贞幹,以立身也。在藏为肾,其神志也,《道经义》曰:志藏肾,志营则骨髓满实。在色为黑,象水色,在音为羽,羽谓水音,沉而深也。《乐记》曰:羽乱则危,其财匱。在声为呻,呻吟声也。在变动为慄,慄为战栗,甚寒和大恐之时均有慄像。在窍为耳,耳所以司听五音。《金匱真言论》云:开窍于二阴,盖以心寄窍于耳,故与此不同。在味为咸,咸可用以柔软也。在志为恐,恐所以惧恶也。恐伤肾,恐而不已则内感于肾,故伤也。《灵枢经》曰:恐惧而不解则伤精,明感肾也。思胜恐,思深虑远,则见事源,故胜恐也。寒伤血,寒则血凝,伤可知也。燥胜寒,燥从热生,故胜寒也。咸伤血,食咸而渴,伤血可知。甘胜咸,甘为土味,故胜水咸。

中医辨证论治,要依法天地生长收藏及地理高下燥湿之宜。

东方法于春生之气,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东方之域,为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以捕鱼为生,百姓们都吃鱼而且食物中多咸盐成分,又因海产品利益丰厚,都安居乐业,恣其味,以此食为美。鱼之性使人内热且发疮疡,吃盐过多则发渴,是盐胜血之征验。所以那里的人民都是肤色黝黑,肌肤纹理粗疎,他们得的大多都是痈疡病,因血弱而热,故而喜为痈疡。对于这种病的治疗宜用砭石,即以石为针。所以砭石针的治病方法,是从东方传来的。

西方是生长金玉的地方,那里山高路险沙土石块较多,而西方法于天地的秋收之气,其民都在山陵居住,且多风凉,秉金气而肃杀,故水土

刚强。那里的人民不穿丝棉而衣毛布,吃鲜美的油脂骨肉、酥酪之类的食物,人们的体态都很肥壮,所以外邪不能伤害他们的形体,疾病大都生在内部,这是因为水土刚强,饮食脂肥,肤腠封闭,血气充实,故而外邪不能伤。然而往往因为喜怒悲忧恐,以及饮食男女太过而导致疾病。对于这一地区疾病的治疗,应考虑用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就是因其血气盛,肌肉坚,饮食华美,水土刚强,病邪较深重之故,所以用大毒的药物来攻击疾病的方法,是从西方传来的。

北方法于冬气,是天地所闭藏的地域,那里的地势较高,百姓们相当于在山陵上居住,气候寒冷,冰天雪地,那里的人民以野外居住为乐,而且以乳食为主,因此容易使藏器受寒而生满闷的病,这种情况可以用火艾烧灼的方法治疗,所以艾灸和烧灼的疗法,是从北方传来的。

南方法于夏气,是天地长养万物,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较为低下,水流归之,水多故而土弱且雾露之所聚。那里的人民嗜好酸性食物,而且味道不够芳香。因酸味收敛,所以人民都肌肤纹理致密,又因阳气旺盛,故百姓皮肤都呈赤色。又因湿气内蕴,热气外薄,故而筋脉挛痹,这种情况可以用细小的针刺来调理经脉气血,所以用九针治病,是从南方传来的。

中央法土德之用,其地平坦湿润,天地所以生养的物种也比较多。然而东方为海,南方低下,西方北方较高,中央地平坦湿润,四方辐辏而万物交归,故而人们饮食纷杂而且较少劳动,湿气在下,所以这里的人们大都滋生痿厥寒热之病。《阴阳应象大论》说: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因居近于湿故尔,这种情况的治疗方法宜用导引按摩,即摇动筋骨,动诸关节。所以导引按摩的治疗方法,是从中央传来的。因此圣明的医生擅于运用多种治法,随方因人而用,各得其所。治疗的方法不同,然而疾病都能痊愈的原因,是明了生病的机理,而且又知道治疗的法则。

气感五行

天为阳,降精气以施化,地为阴,布和气以成形。五行为生长化育

之理,八风为变动之纲纪。阳天化气,阴地成形,五星运行,八风鼓拆,生长收藏,时宜无替,如此所行而能为万物变化之父母。清阳上为天,浊阴归于地,所以天地升降之动静,神明为之主宰纲纪,故而能以生长收藏,五行化育,终而复始。惟圣贤之人能体察天地之理,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天人之感应,天气居高以通于肺,地气次下以通于嗌,风生木而风气通于肝;雷象火之有声,故雷气通于心;谷空虚而脾受纳,故谷气通于脾;肾主水故雨气通于肾。《千金方》云:风气应于肝,雷气动于心,谷气感于脾,雨气润于肾。六经流注不息而为川,肠胃均为受纳之府而为海。《灵枢经》曰:胃为水谷之海。九窍清明,象水之内明,象水之流注。因天阳而地阴,以象人事之阴阳。人汗泄于皮肤者,是阳气之发泄尔,然其取类于天地之间,则云腾雨降而相似也,故曰: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阳气散发,疾风飞扬,故以应之。暴气鼓击,鸣转有声故象雷,逆气凌上,阳气易升,故象阳。所以在治理人事疾病之时,要法天之纪,用地之理,若背天之纪,违地之理,则六经反作,五气更伤,真气既伤,则灾害之至可知矣。故邪风之伤害身形,快捷的如同疾风暴雨,所以善于治疗的,先治其病邪未萌在皮毛、腠理之间,其次治疗疾病已生于肌肤之时,再其次治疗筋脉之时,攻其已病。再次治其病在六腑,疾病已重的时期,最后治疗病在五藏之时,而病在五藏之时,人已是半死半生的状态了。神农说:病势已成,可得半愈,然初成者犹愈,因久者伐形,故治五藏者半死半生矣。

四时之气,八正之风,皆是天之邪气,《金匱真言论》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藏,邪气发病。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热伤胃及膀胱,寒伤肠及胆气,故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湿气胜则荣卫之气不行,故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

五藏五行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任治于物,故为君主之官。清静枢灵,故而神明从此而出。

肺者，相傳之官，治节出焉。肺位高但又非君，故官为相傳，主行荣卫，故曰治节由之。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勇而能断，故曰将军，潜发未萌，故谋虑出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刚正果决，故官为中正，直而不疑，故决断出焉。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膻中在胸中两乳间，为气之海，然心主为君，以敷宣教令，膻中主气，以气布阴阳，气和志适，则喜乐由生，分布阴阳，故官为臣使也。

脾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包容五谷，是以仓廩之官，营养四傍，故云五味出焉。

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传导谓传不洁之道，变化，谓变化物之形，故云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胜糟粕，受已复化，传入大肠，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强于作用，故曰作强，造化形容，故云伎巧，在女则当其伎巧；在男则正曰作强。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引导阴阳，开通闭塞，故官司决渎，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位当孤府，故谓都官，居下内室，故藏津液，若得气海之气施化，则溲便注泄，气海之气不及，则闕隐不通，故曰气化则能出矣。

《灵枢经》曰：肾上连肺，故将两藏。膀胱则孤府，则此之谓也。凡此五藏六腑之官，运化协调功能不得相为失守、失节、失常，否则则灾害至疾病生，所以说，君主之官明慧通达，则以下各官安好，以此理去养生则能长寿，以至于长生不老，长生之视。以此理去治理天下就会达到昌盛和谐。意为主君贤明则刑赏统一，刑赏统一则官吏奉行法度，官吏奉行法度则民众就不会因为滥施刑法而轻易获罪，如此民众安居乐业，可达到无为而治，故云：主明则天下安和。在养生方面，人心内明则可铨

善恶，铨善恶则洞察安危，洞察安危则身不夭伤于非常之道，故以此养生则长寿，一直到老也不会因此而有危殆之患。所以又说修身与治国同其理，施之于养生而没世不殆，施之于君主，则天下获安，因其为天下之主宰则国祚昌盛矣。如果反其道而为之，主君不明智，则十二官窍就可危殆，可致行使的各条道路，瘀阻闭塞而不能畅通，如此以来，形体可受到极大的伤害，以此去养生就会出现祸殃，以此而治理天下，它的指导宗旨就会出现极大的危险，千万要戒禁它！在养生方面，如果内心不明常理，则邪正不分，邪正不分就使得损益不清，损益不清就会处处遇到凶险，最终陷身于羸瘠损伤之地，所以说形体出现大的伤害，以此去养生则灾害祸殃不断。在国政方面，如果君主不英明，就会委于左右，委托于左右则权势妄行，权势妄行则官吏不能奉行法度，官吏不能奉行法度，则人民就会失去处所而且都会受到冤枉委屈。况且百姓是邦国的根本，根本巩固安定则邦国宁静，根本得不到安宁，邦国又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呢？宗庙的奠定，又怎能不到了倾危的地步呢？所以说要戒禁它，谨慎地对待它。

天气五行

天地万物，禀自然阴阳二气而生，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在一年中分为春、夏、长夏、秋、冬，在人一生中分为生长壮老已。阴阳二气充满于天地之中，在方位为九州，在人身为内外。藏腑、肌肤、官窍之中，都与天地之气相通，然而形假地生，命惟天赋，人在气中如鱼在水中，故奉生之气，通系于天，禀施阴阳，而为根本。《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四气调神大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又曰：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此其义也。地上九州即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然而地列九州，人施九窍，精神往复，气与参同，故曰九州九窍。《灵枢经》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则其义也。先言其气者，谓天真之气，常系属于中也。天气不绝，真灵内属，行藏动静，悉与天通，故曰皆通于天气。形之所存，假五行而运用，人身五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天气之

中,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日行天之五度,则为五日;三候,正十五日;六气,凡九十日,正为三月。所以十八候为六气,六气谓之时。四时凡三百六十日,故曰:四时谓之岁。五运相为更迭沿袭,而依时主治,始终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时节到来,气运布化,如环无端,时令节气按秩序依法运行。即是说五行之气,应天之运而主化育,如嫡之承袭,父子相承,旺、相、死、囚、休,统于一周,常如此不停,周而复始。而人身之气宜与之相应,如立春之时,肝脉之气当应时而旺,春前气至,脉气宜至,故前文说时立而气布。五日为之候,候为日行五度之候,即一候之日,也是五气相生之时,也就是说,木、火、土、金、水,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数。五运之始终,如环之无端,而有太过不及之气的不同。五气更迭立布,各有所胜,或盛或虚的变化不同,这是一岁的常情,天之常道。既然有太过不及,就有平和之气,人身之脉气也与之相应。

所谓相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即为得五行四时相胜,各以相应之气命其藏,即春应木、木胜土;长夏应土,土胜水;冬应水,水胜火;夏应火,火胜金;秋应金,金胜木,如此而已。四时之中,加之长夏,即得五行依时之胜。长夏即六月,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以五气应五藏,春木内合肝,长夏土内合脾,冬之水内合肾,夏之火内合心,秋之金内合肺。

一年四季,五运之气,均已立春之日计算,春为四时之长,所以候气均归于立春前之日。立春前,时令未到,而春气已至,此为未至而至,名为谓太过。太过之气则薄所不胜,而乘袭其所胜,命名叫气淫,即为淫气。时令已到而春气不至,此谓节气不及,如此则所胜的妄自流行,而且它所生者易受病患,这是所不胜反而欺辱的原因,名叫气迫。

凡候气之至时,均以立春前十五日为气之初。未至而至,即所当值之气,未应至而先期而至,先期而至为气有余,故曰太过。至而不至,谓所值之气,应至不至而后期至,后期而至,是气不足,故曰不及。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者。凡五行之气,我克者为所胜,克我者为所不胜,生我者为所生。假令肝木

有余，是肺金不足，金不制木，故木太过，木气既余则反薄肺金而乘于脾土，故曰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其所胜。此皆五藏之气内相淫并为疾，故命曰气淫也。其余太过之气原理相同。又如肝木气少不能制土，土气无畏而遂妄行，木被土凌故云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肝木之气不平，肺金之气自薄，故曰所不胜薄之。然木气不平，土金交薄，相迫为疾，故曰气迫。其余不及之气原理相同。

谨慎地观察气至之时，候其年则始于立春之日，候其气则始于四气定期，候其日则随于候日，故曰谨候其时，气可与期。若失却时令而违背候时之气，则五行之治不能区分，五行之治不能区分，则谬引八邪，天真气运，尚未该通，人病之由，安能精达？然而即使良医也不能禁治内生之邪僻。

五行之气，也有不相承袭的，气运若不相承袭，这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非其时则天道的常气就有变异。天道正常气运有变而来至，那么人感此非常之气就会生病。按非常之气所属五运的性质判定，人身藏气（正气）所能胜的，感邪就轻微，人身正气所不能与之相胜的感邪就较重，因而重感于邪，就有可能死亡。也就是说：苍天布气，尚且不超越于五行之气，人在气中，岂不应于天道。若人之气乱不顺天常，所以就有因病而死的征兆。《左传》曰：违天不祥。假如木值之年，有火气至，之后二岁病矣；土气至，后三岁病矣；金气至，后四岁病矣；水气至，后五岁病矣。真气不足，复重感邪，真气内微，故重感于邪则死矣。假令非主直年而气相干者，且为微病，不以内伤于神藏，故非其时则微而且持也。若当所直之岁，则易中邪气，故当其直时，则病疾甚矣。诸气当其旺者皆必受邪，故曰非其时则微，当其时则甚也。《通评虚实论》曰：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当，谓正值之年也。

天地广大不可度量而得之，造化玄微，岂可以因人心而遍悉。物生之众，禀化各异，五色之变，五味之美，尚且不能够全面了解，更何况人的内心世界，怎么能随意包括呢！五色五味，衍生变化之多，虽然不可能普遍掌握它们的缘由，然而人的所嗜所欲，就只能是随着自己的心情所受而为。所以说人们的嗜欲不同，就会各有所偏好。

天有五气以供人呼吸,扶助五藏正气。臊气凑肝,焦气凑心,香气凑脾,腥气凑肺,腐气凑肾。地上生出五味以滋人营养,助人五藏精气。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肾。清阳化气而上为天,浊阴成味而下为地,所以经文说:天食人以气,地食人以味。《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又说:阳为气,阴为味。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得气而面色荣,肺得气而音声张,所以气藏于心肺,在上可使五色修洁分明,音声彰著。五味入口之后,内藏于肠胃之中,化为精微,内养五气,五气和化,津液方生,津液与气,相副化成,神气乃能因此而生发宣化。

藏于内而见于外的藏象又如何呢?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而君主者,万物系之以兴亡,故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火气炎上,故华在面。心养血,其主脉,故充在血脉。心旺于夏,气合太阳,以太阳居夏火之中,故曰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也。《金匱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肺藏气,其神魄,其养皮毛,故曰肺者气之本,魄之处,华在毛,充在皮也。肺藏为太阳之气,主旺于秋,昼日为阳气所行,位非阴处,以太阴居于阳分,故曰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金匱真言论》说: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地户封闭,蛰虫深藏,肾又主水,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脑者髓之海,肾主骨髓,发者脑之所养,故华在发,充在骨也。以盛阴居冬阴之分,故曰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也。《金匱真言论》说: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

人的运动,都是筋力之所为。肝主筋,其神魂,所以说肝为罢极之本,魂之居也。爪者筋之余气,筋者肝之养,故其华在爪,充在筋也。东方为发生之始,所以说肝的功能是助长生发血气的,《阴阳应象大论》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肝合木,故其味酸也。又说:神在藏为肝,在色为苍,故其色苍也。以少阳居于阳位,而主于春,故曰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金匱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

脾、胃、大小肠、三焦、膀胱,皆可受盛,转运不息,故为仓廩之本,名曰器。营起于中焦,中焦为脾胃之位,故曰营之居也。然而水谷滋味入

于脾胃,脾胃糟粕转化其味,出于三焦、膀胱。故言转味而入出者也。口为脾之官,脾主肌肉,故脾胃之荣华在口唇四白,充养在肌肉。四白,指口唇四际之白色肉也。《阴阳应象大论》说:中央生湿,湿胜土,土生甘。脾合土,故其味甘也。又说:在藏为脾,在色为黄,故其色为黄也。脾藏土气,土合至阴,所以中土为至阴的范畴,与土气相通。《金匱真言论》说:阴中之至阴,脾也。以上凡此藏腑功能动态运动变化,均取决于中正刚断无私无偏的胆气。

五合与五味五色

心与脉相合,其荣华在色,肾为心之主。心为火,火气动躁,脉类齐同,心藏应火而与脉合;火炎上而色赤,故荣颜华美在面而色赤;面色并非均为赤红色,大概而言,心之气发见于面色,都是心脉的荣华之故。心火畏肾之水,水为火之官,所以心之主是肾,而其畏于肾之故。肺与皮相合,其荣华在毛,心为肺之主。

金气坚定,皮象亦然,肺藏应金,故与皮合,毛附皮革而外显荣华,金畏于火,火为金之官,所以心为肺之主。

肝与筋相合,其荣华在爪甲,肺为肝之主。木性曲直,筋体亦然,肝藏应木,故与筋合;爪为筋之余气,故筋气荣华在爪;木性畏金,金为木之官,所以肺为肝之主。

脾与肉相合,其荣华在口唇;肝为脾之主。土性柔厚,肉体也如此,脾藏应土,故与肉合;口为脾之外官,故荣于口唇,口唇为四际白色之处,并非赤色;土性畏木,木为土之官,所以肝为脾之主。

肾于骨相合,其荣华在发,脾为肾之主。水性流湿,精气也如此,骨通精髓,故与骨合;脑为髓海,肾气主之而外显荣华在发;水性畏土,土为水之官,所以脾为肾之主。

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心与脉合,荣华在色,咸味益肾,而胜于心;心不胜咸,故脉凝泣而颜色变易。

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肺与皮合,荣华在毛,苦味益心,而胜于肺,肺不胜苦,故皮枯槁而皮毛拔去也。

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肝与筋合,荣华在爪。辛味益肺而胜于肝,肝不胜辛,故筋急而爪干枯也。

多食酸,则肉胝绌而唇揭。脾与肉合,荣华在唇。酸味益肝,而胜于脾,脾不胜酸,故肉胝绌而唇皮揭举。

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肾与骨合,荣华在发,甘味益脾,而胜于肾,肾不胜甘,故骨痛而毛发堕落。

五味入口,输送于肠胃而内养五藏,五藏各有所欲,各有所养,过食则互有所伤。在五藏中,苦味入心,辛味入肺,酸味入肝,甘味入脾,咸味入肾。这是五味与五藏之气相合的基本情况。

查五色死候:病人颜色青如初生的青草的会死亡;颜色黄如青黄之色者死;颜色黑如炔煤之色者死;颜色赤如败恶凝聚之血者,即为赤黑之色者死;颜色白而枯槁,如干骨之白者死。这是五藏内败而显现的死亡之色。《三部九候论》曰: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查五色之生:青如翠绿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猪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这是五色之中呈现生机的情况,证明五藏之气尚未败坏,还有生机。

如生机在心,如同用缟(白色的生绢)包裹着朱砂一样;生机在肺,如同用缟包裹赤红的东西一样;生机在肝,如同用缟包裹薄青色;生机在脾,如同用缟包裹瓜蒌实;生机在肾,如同用缟包裹紫色,这是五藏所表现的生机而呈现在外的荣华。

色与味与五藏相配:白色相当于肺、辛;赤色相当于心、苦;青色相当于肝、酸;黄色相当于脾、甘;黑色相当于肾、咸。各自与五藏相应而滋生的颜色和味道。所以又如:白色相应与皮;赤色相应与血脉;青色相应于筋膜;黄色相应于肌肉;黑色相应于骨髓,这是各归藏气所滋养的情况。

诸脉者皆属于目:脉为血之府,《宣明五气篇》曰:久视伤血。《九卷》曰:心藏脉,脉舍神。神明通体,故云属目。

诸髓者皆属于脑:脑为髓海,故诸脑属之。

诸筋者皆属于节:节气之坚结者,皆络于骨节之坚也。《宣明五气

篇》曰：久行伤筋。由此明诸筋皆属于节也。

诸血者皆属于心，血居脉内属于心。《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然神者心之主，由此之故诸血皆属于心。

诸气者皆属于肺，肺藏主气故也。这是人身四肢及肘、膝、腕、踝、等气血筋脉，互有盛衰，而如阴阳朝夕升降一样。

所以人在日常生活中，气血也随着人们的运动趋势而有所改变。当人们卧床休息时，血液就会归藏于肝，肝为藏血之藏，心为行血之藏，人们运动则血运于诸经，人们安静时则血液归藏于肝，肝又为主管血海的缘故。目为肝之官窍，肝受血之后而能视物；气行乃血流，足受血之后而能行步；手掌受血之后而能有把握之用；指节受血之后而有收摄之功。经文中说：血气者，人之神，所以受血之后，均能自由运用。

五藏所属经脉(致病)

头项疼痛，有疾病，表现为下虚上实症状，它的过错在足少阴肾经，和足太阳膀胱经，较重的直接侵害肾藏。

眼睛突然昏暗不明，头晕耳聋，目眴眴动，摇掉不定，表现为下实上虚的症状，它的过错在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较重的直接侵害肝藏。

腹满胀，两胁肋撑胀，气从下逆上致头脑昏沉，下肢轻虚，过错在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

咳嗽上气，病在胸中，过错在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太阴肺经。

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错在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阴心经。

在诊病过程中，脉象的大小滑漓浮沉，可以用手指揣测鉴别，小者细小，大者满大，滑者往来流利，漓者往来蹇难，浮者浮于手下，沉者按之乃得。如此等等，虽然众脉形象不同，然而手巧心谛者，均可以指分别。五藏虽然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尚且可以触类而推测，比如：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如此是五藏五行的基本功能状态。而其中随事变化，征象傍通的，可以按同类去推测。如五藏与五音，可以通过意识去判别：肝木音角，

心火音徵,脾土音宫,肺金音商,肾水音羽,这是一般的五音常识。然而其互相胜负,声见否藏,则耳听心敏者,犹可以意识而知之。五色的微妙变化,在诊断之时,可以用眼目去观察。如肝木色青,心火色赤,脾土色黄,肺金色白,肾水色黑,这是它的基本色泽。然而它们的气色征象交错变化,微见吉凶,则目明智远者,可以占视而知之。能够判断气色与脉象是否相合的医生,在诊疗疾病上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色青者其脉弦,色赤者其脉钩,色黄者其脉代,色白者其脉毛,色黑者其脉坚,这也是一般的气色和脉象的变化规律。

关于气色和脉象的诊察病状,例如下说:赤色和脉象的到来,病人会突感喘促,而且脉象坚实,因心肺居高,喘为心气不足,坚则病气有余,心脉起于心胸之中,故积气在胸中,应是当时因食为害,此因病气积聚而藏气不宜行,名为心痹。得病的原因是外疾,思虑而心虚,外邪因而居止。白色和脉象的到来,病喘而脉象虚浮,喘为不足,浮者肺虚,肺不足是谓心虚,上虚则下当满实。因其不足,故善惊而气积胸中。然而脉喘而浮,是肺自不足,喘而虚者,是心气上乘。肺受热而气不得营,故名为肺痹,而且外见寒热,发病的原因是因酒醉入房,酒味苦燥,内益于心,醉甚入房,故心气上胜于肺。青色和脉象的到来,脉长而左右弹,是为弦紧,紧为寒气,中湿乃弦,肝主胁肋近于心,故气积心下及胁肋部。《正理论·脉名例》:紧脉者如切绳状,即为左右弹人手。得病因为寒湿之气,脉紧为寒,脉长为湿,疝病亦因寒湿之故。寒湿在下,故腰痛。肝脉起于足,上行至头,出额与督脉会于巅顶,故病则足冷而头痛。黄色和脉象的到来,脉大而虚。脉大为气,脉虚为虚,既气又虚,故脾气积于腹中。若肾气逆上,则是厥疝,肾气不上,则但虚而脾气积也。得病的原因是因风气通于肝,汗出当风,脾气积满于腹中之故。黑色和脉象的到来,上坚而大,即为寸口坚实而脉大,气积聚在小腹与阴部,名为肾痹。得病之因为沐浴清水而卧,湿气伤下,自归于肾。《灵枢经》曰:身半以下,湿之中也。

凡是察看五色与脉象: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黑者都不致于身死。凡见黄色、均为有胃气,有胃气则不死。若面青目赤,面赤目白,

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此无黄色,即无胃气,五藏以胃气为本,无胃气则死。

五藏与月气

正月二月,天地气正,发生万物,木治东方,旺七十二日,犹当三月份后一十二日,是木之用事。以月取之,则正月二月,人气在肝。

三月四月,以阳气明盛,地气定发,为万物华而欲实,然而季节终,土寄而旺,土又生于丙,故人气在脾。

五月六月,天阳赫盛,地焰高升,人性炎上,故人气在头。

七月八月,七月三阴爻生,八月阴始肃杀,然而阴气肃杀,类合于金,肺气象金,故人气在肺也。

九月十月,阴气始凝,地气始闭,随阳而入,故人气在心。

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深藏,地气闭合,故而人气在肾也。

阴阳二气的变化,始发生于春木,长茂于土,盛高而上,肃杀于金,避寒于火,伏藏于水,斯皆随顺阴阳二气之升降。

针刺与季节:

春气在筋脉,春刺筋脉之俞,以及络脉分肉,血出而止。较重的则传所不胜,稍轻则循环周迴于五气。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出血而尽,针下取所病脉盛邪之气。邪气尽已,穴俞闭密,则经脉循环,而痛病之气必下去矣。以阳气大盛,故为是法刺之。《四时刺逆从论》云:夏气在孙络,此络俞即孙络之俞也。《水热穴论》云:“夏取盛经分腠。”秋刺皮肤,循肌肉之分理,手足的经脉方法相同,自感脉气变化,与未刺时有异,就可以停止。《水热穴论》云: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冬气在骨髓,冬刺骨髓之俞竅,以至于分理,较重的直接向下深处,稍轻者散布下行。《水热穴论》云:冬取井荣。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依法循其所在。春刺夏分,心主脉,故脉乱气微。水受气于夏,肾主骨,故人淫于骨髓也,病不易痊愈。心火微则胃土不足,故不嗜食而少气。《四时刺逆从论》云: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秋分,木受气于秋,肝主筋,故刺秋分则筋挛。若气逆

环周,则为咳嗽。肝主惊,故时惊;肺主气,故气逆又且哭也。《四时刺逆从论》云:春刺肌肉,血气环逆,令人上气也。

春刺冬分,冬主阳气伏藏,故邪气著藏。肾实则胀,故刺冬分,则令人胀。火受气于冬,心主言,故欲言语也。《四时刺逆从论》云: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惰。肝养筋,肝气不足,故筋力解惰。《四时刺逆从论》云: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惰。

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肝木为语,伤秋分则肝木虚,故恐如人将捕之。肝不足,故欲无言而复又恐惧。《四时刺逆从论》云: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

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夏伤于肾,肝肺勃之,志内不足,故令人少气时欲怒也。《四时刺逆从论》云: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春分,致使肝虚,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四时刺逆从论》云: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

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心气少则脾气孤,故令嗜卧。心主梦,神为之,故令善梦。《四时刺逆从论》云: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慄。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肝气少,故令欲卧不能眠,肝主目,故眠而如见有物之形状也。《四时刺逆从论》云: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

冬刺夏分,脉气外泄,病不愈,气机逆上,发为诸痹。《四时刺逆从论》云:冬刺络脉,血气外泄,留为大痹。

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肺气不足而发渴。《四时刺逆从论》云: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渴。

十二经脉气之绝

手足太阳之脉气终绝,眼睛不转而仰视,反折瘛疔,肤色白,汗暴出如珠而不流,很快又干竭。太阳筋脉气绝则汗出,出则死。

手足少阳之脉气终绝，耳聋，目直视如惊之貌。少阳主骨，故气终则百节纵缓。脉绝则一日半死，因金木相薄，故色见青白，这就是死兆。

手足阳明之脉气终绝，则口目动作，口目自然动作，即为目睞睞而鼓颌也。胃病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又骂詈，骂詈而不避亲疏，故善惊妄言。色黄为土色，手足之经脉较盛，即是面目、颈颌、足附、腕胫皆躁盛而动，不知善恶，如此皆气竭之征也，故经气绝而生命终。

手足少阴之脉气终绝，手少阴气绝则血不流，足少阴气绝则骨不软，骨硬则断上宜，故齿长而积垢污，血坏则皮色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也。足少阴脉，从肾上贯肝鬲入肺中。手少阴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鬲络小腹，故其终则腹胀闭，上下不通，而脉气终绝。

手足太阴之脉气终绝，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灵枢经》云：足太阴之脉动，则病食而呕，腹胀善噫也。呕则气逆而面赤，呕则上通，不呕则下已闭，上复不通，心气外燔，故皮毛焦而终矣，何者？足太阴脉支别者，复从胃别上鬲注心中，由是则皮毛焦，乃心气外燔而生也。

手足厥阴之脉气终绝，则中热咽干，小便多而心烦，较重则舌上卷，睾丸上缩而终绝。《灵枢经》云：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故甚则舌卷，卵上缩也。又因厥阴之脉络阴器故尔。

脉象五行

《内经·脉要精微论》：诊脉的时间，大概在早晨，因为此时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所以才可以诊察出有过错的脉象。用指腹切诊脉的动静，观看病人形气盛衰，脉之多少，视精明之间的气色，观脏腑有余不足，以此综合判断，来决断病人的死生。

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察阴阳升降之准，则知经脉递迁之象；审气候递迁之失，则知气血分合之期，分期不差，故知人死之时节。推阴阳升降的精微妙用，皆在经脉之气候，所以不可不察，故始以阴阳为察候之纲纪。之所以知有经脉之察候司应者，大概从五行衰旺而为准度也。徵求太过不及之

形诊,皆以应四时为生气所宜。所以声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色与青、赤、黄、白、黑五行相合,脉彰于寒暑之休旺,而与阴阳之气相合。

春脉软弱,轻虚而滑,如规之象,中外皆然,故以春应中规。

夏脉洪大,兼之滑数,如矩之象,可正平之,故以夏应中矩。

秋脉浮毛,轻濇而散,如秤衡之象,高下必平,故以秋应中衡。

冬脉如石,兼沉而滑,如秤权之象,下远于衡,故以冬应中权也。以秋中衡,冬中权者,言脉之高下异处如此。此则随阴阳之气,故有斯四应不同也。

持脉之道,必虚其心,静其志,乃定盈虚而不失。春日浮,如同鱼游在波;夏日在肤,阳气大盛,脉气泛泛乎万物之有余,因洪大而易取。秋日随阳气之渐降,而脉气在肤下,观蜇虫即将藏去,则知阳气之渐降。冬日阳气伏藏,脉象亦深沉在骨,此时蜇虫早已周藏闭密,明智的人则居住内室,顾惜阳气。

《灵枢经》曰:胃为水谷之海。饮食水谷,进入胃中,经过消化吸收,精微物质生化为气血,经脉之道乃运行,藏腑、肌肉、筋骨、皮毛、百骸、九窍得以滋养。所以常人气血均禀受于胃气,胃气,就是正常人生生不息的气机。人以胃气为本,脉亦以胃气为本,若无胃气则曰逆,逆者必死。

春季有胃气的脉象,呈见微似弦之征,是平脉。如果弦而益劲,如新制的弓弦一样,此曰弦多而胃气少,是肝有病。如果只是有弦象而无胃气,病人就会死亡。有胃气而且显见秋脉的毛象,到秋天就会生病,毛的迹象较重,就说明现在已经病了。藏真之气散发于肝,表现出肝藏所主的筋膜之气。《藏气法时论》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取其疏理气机之义。

夏季有胃气的脉象,呈见微钩之征,就是平脉。如果呈现前曲后居,如操带钩的钩多胃气少的现象,就说明心病。如果只是显现钩象而无胃气,就会死亡。胃气之中另有石象的冬脉显现,到冬季会生病;石脉较重,说明火被水侵而当下有病。藏真之气通于心经,表现出心藏所主血脉之气,象阳气之炎盛也。《藏气法时论》云:心欲夷,急食咸以夷

之。取其顺气之义。

长夏有胃气的脉象,呈见微软和缓的征象,就是平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的弱象较多,而胃气较少是脾藏有病,只是显见代脉之象而无胃气的就会死亡。脉象奕弱而有石象,就会在冬季发病。长夏土气不足,脉呈弱象较重,就是当下之病。藏真之气濡养于脾,表现出脾藏所主的肌肉之气。

秋季有胃气的脉象,显见微毛之征,就是平脉。如物之浮,如风吹毛的毛象多而胃气少的,就是肺病。如果只是呈现毛而无胃气的征象,病人就会死亡。毛象而且又有弦脉的,到了春季会生病,这是金气逼肝,则脉弦来见的结果。如果木气逆来乘金,表现出弦象较重的,就是当下有病。藏真之气高居上焦肺,表现出肺藏所主的荣卫阴阳之气。《灵枢经》云:荣卫之道,纳谷为宝。谷入于胃,气传于肺,流溢于中,而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道。以其自肺宣布,故云以行荣卫阴阳也。

冬季有胃气的脉象,微带石象,就是平脉。如果石象多而胃气较少,就是肾经有病了。所谓石象,即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如果只是有石象,却没有胃气的征象,就会死亡。

石象之中又显见有钩象的,夏季会生病。水受火土之邪,冬季脉象呈现钩象较重的,就是当下之病。肾居下焦,藏真之气,下居于肾,表现出肾藏所主的骨髓之气。

五藏日克:

肝见庚辛死。庚辛为金,伐肝木也。

心见壬癸死。壬癸为水,灭心火也。

脾见甲乙死。甲乙为木,克脾土也。

肺见丙丁死。丙丁为火,铄肺金也。

肾见戊己死。戊己为土,刑肾水也。

这是真藏脉出现的死候。尺脉粗大而且又见真藏脉的也是如此。

脉以胃气为本

人以水谷化生的精微物质为生命之本,所以人若断绝水谷就会死

亡,人的脉象如果没有胃气也会死亡。所谓无胃气的脉象,就是只有五藏明显的弦、钩、毛、沉,而且其中没有和调柔缓的征象。和调柔缓就是胃气,胃气就是生发之气。

春脉以胃气为本,脉有胃气,乃长而柔软,如竿的末梢。有病的肝脉,充盈坚实而且脉滑,如同手握长竿,就说明肝病。肝气已绝的脉象,急切而劲强,如同新做的弓箭之弦,这是肝的死脉。

夏以胃气为本,脉有胃气,则累累而微似连珠。有病的心脉喘喘而连续不断,其中脉搏中手而偃曲,这是心病。心气已绝的脉象,前面偃曲而后面不动,如同手执革带之钩,这是心的死脉。

脉象平和的脾脉,脉象和柔大小节律一致,如同鸡走在地上缓急和调。长夏的脉象以胃气为本,胃气少则脉象实数。有病的脾脉,坚实而且充盈急切,如同鸡在地上奔跑,这是脾病之故。脾的脉气已绝,脉象呈现尖锐坚硬之象,如同小鸟喙地一样。又如同鸟在用爪距地,又譬如房屋漏水,又且如水流而平至不鼓,这是脾的死脉。

正常的肺脉,厌厌聂聂,如同手握榆叶,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这是秋季平和的脉象。

秋脉以胃气为本,脉有胃气则微似榆莢之轻虚。有病的肺脉不上不下,如循鸡羽,中央坚而两旁虚。肺气绝的脉象,如物之浮而瞢瞢然,如风吹毛而纷纷然。秦越人说:按之消索,如风吹毛,这是肺脉的死征。

和平的肾脉,喘喘累累如心脉而钩,按之稍坚。越人说:其来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喙。吕广说:上大者,足太阳;下兑者,足少阴。阴阳得所,为胃气强,故谓之平。雀喙者,本大而末兑也。

冬脉以胃气为本。有病的肾脉,轻取即坚,按之尤甚。肾气绝的脉象,脉搏跳动,如同蛇行,急促又坚硬,这是肾脉的死征。

春脉如同弓弦一样。春脉就代表肝气的脉象,肝木象征东方之木,是万物之所以开始养生的地方,所以它的脉气呈现奕弱轻虚而滑,端直而长,因此称为弦脉。其脉气之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脉气之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即是说脉气有余则病形见于外,脉气不足则病见于内。

在病证上如果呈现太过的脉象,则易使人心烦易怒,心情不爽,头痛目眩等症。如果脉气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腋下两胁肋胀满。

夏脉如同钩形一样。夏脉代表心的脉气,象如南方之火,是万物因炎热而盛长的地域,因此它的脉象来盛去衰,如钩之曲。

其脉气之呈现,来盛去亦盛,是阳气之盛,为心气有余,此谓太过,病状表现于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现于中。

如果太过之脉症,则易使人身热而皮肤疼痛,且浸淫流布于外表;不及则心烦,上见咳吐,下为气泄。

秋脉皮毛浮现。秋脉代表肺的脉气,象如西方之金,是万物收获成果的地域,因此它的脉象,轻虚以浮,来急去散(阳未沉下,阴气上升)所以叫浮。

其脉气呈现毛而中央坚,两旁虚,此谓太过,病在外;若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如果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喘息则肺中有声。

冬脉沉而深,如营动也。冬脉代表肾的脉气,象如北方之水,是万物闭藏的地域,因此它的脉象,沉而搏击于手,所以又叫做营。

其脉气象如弹石者,此为太过,病在外;其脉象去而急切的,此谓不及,病在中。

如果太过则令人解亦,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在季肋之下,侠脊两傍空软处。症见清冷,脊中疼痛,少腹满,小便有变化。

脾脉代表中土之象。它的功能是纳水谷,化津液,灌溉于肝、心、肺、肾。因其不正主四时,故又称为孤藏。

脾脉之来如水之流者,此为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啄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脉气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病机是藏气重叠,症状是气不和顺。

五藏生克,藏气传变

五藏间病邪之气的传变,也是与五行之间生克制化同一性体的。每个藏气都受气于生养它的藏气。而又传给它所克之藏,病气又留止于我生之藏,死于我所不胜的藏气。当病情严重,人快要死的时候,必先又传变运行到被克制所不胜的藏气,病人才能死亡。这是人体正气不足,病气逆转的结果,因此就会死亡。

如肝传授病气于心藏,而又能直接把病气传授于它所能胜的脾藏,脾藏受了病气从而滋生疾病,此时脾病后又可以直接传至它所胜的肾藏,使病气停留在肾藏,如果病情发展,再行传至肺藏,病人就会死亡。

心传授病气于脾藏,而又能直接把病气传授于它所能胜的肺藏,肺藏受了病气,从而滋生疾病,此时肺藏病后又可以直接传至它所胜的肝藏,使病气停留在肝藏;如果病情发展,再行传至肾藏,病人就会死亡。

脾传授病气于肺藏,而又能直接把病气传授于它所能胜的肾藏,肾藏受了病气,从而滋生疾病,此时肾藏病后,又可以直接传至于它所胜的心藏,使病气停留在心藏,如果病情发展,再行传至肝藏,病人就会死亡。

肺传授病气于肾藏,而又能直接把病气传授于它所能胜的肝藏,肝藏受了病气,从而滋生疾病,此时肝藏病后,又可以直接传至于它所胜的脾藏,使病气停留在脾藏,如果病情发展,再行传至于心藏,病人就会死亡。

肾传授病气于肝藏,而又能直接把病气传授于它所能胜的心藏,心藏受了病气,从而滋生疾病,此时心藏病后又可以直接传至它所胜的肺藏,使病气停留在肺藏,如果病情发展,再行传至于脾藏,病人就会死亡。

五志五行

情志所伤,也是引起各种疾病的原因。五藏有五志,肝怒、心喜、脾

忧、肺悲、肾恐。五志太过与不及均可导致疾病。五志致病的传变规律,大多也与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一致。日常生活中,人的各种情志,触遇而发,发无定时,所以也常使人生病没有一定规律和时期。比如过于欢喜则心气移于肺,致心气不守,而使肾气相乘。《宣明五气篇》说:精气并于心则喜。过于愤怒则气逆,而致肝气乘脾。过于悲伤则肺气移于肝,肝气受邪,而使肺气乘侮。《宣明五气论》说:精气并于肺则悲。过于恐惧则肾气移于心,肾气不守,而致脾气相乘。《宣明五气论》说:精气并于肾则恐。过于忧伤则肝气移于脾,肝气不守,而致心气相乘。《宣明五气论》说:精气并于肝则忧。这是情志因素导致疾病发生传变的常理。人身以五藏为中心,按五藏之中,五五有二十五种变化,即五藏相并而各五之,五而乘之之数,有二十五变之多。此其大概,然其变化,都以传于相胜之方,传变的方法也是杂而多端,疾病的表现也是变化无常。

五志发病

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惊恐、喜怒、劳累、动静,都会因不同的情况而发生不同的症状。比如:夜晚行走劳累,喘息是从肾气所发出,因肾主于夜,气合于幽冥,所以夜晚行走而过于劳累,喘息是从肾气所出,标明肾气已耗损。如此夜行劳肾而喘息,气机淫伤,正气受损,就导致肺病。有时因为坠落而致恐惧发生喘息,是因为坠损筋血,而致奔迫喘息,此种喘息是出自肝气的损伤。

肝木之气过旺而淫气较重,则易犯克脾土。有时因为惊慌恐惧而致喘息,即致肺气损伤。医经说: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气乱胸中,而喘息出于肺。过于思虑、心悸、惊慌,神气浮越,而致心气不凝,反而伤心。因为度水或跌打扑倒而致的喘息,出自于肾与骨,此因湿气通于肾,肾主骨骼之故。正当如此之时,身强而勇猛的人,气脉运行,病气就易于化解了,体弱身衰的人,就会使病气停著在体内而罹患疾病。因为人的体质不同,气有强弱,神有壮懦之分。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饮食过于饱满,撑胀胃腑而出汗,此汗从

胃腑而发。因受惊吓,而使心精略夺,致神气浮越,阳内薄之,故而汗液从心经而出。骨劳则气越,肾气复又过疲,所以类似持重远行而汗出的,此汗液是出自肾气之伤。剧烈运动过度劳累筋健,则致肝气疲极,譬如快速奔跑而又恐惧,汗出于肝藏。摇动身体,辛劳苦力,因动作而施展力量,则水谷精微四布,脾化水谷,故汗出于脾。所以说春秋冬夏,四时阴阳,所生的疾病,虽然千差万别,然大多是因为过于施用,不知持满,却又不时御神的原因。不能调适,不依劳逸结合,过于放纵,过即病生,此其常理。五藏之气,也有适当之理,用而过耗,因此生病。

五行应五藏

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以生,四时之法成。人的形体法于四时五行的运动变化。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五行与五藏之气相应相成,五行运化的吉凶祸福。可以决定生命的成败,患者的死生,均由五藏之气来议定。肝主春应木,肝与胆合,是足厥阴和足少阳同治。其日甲乙,甲为阳木,乙为阴木。肝气苦急,急食甘味以缓和它。心主夏应火,心与小肠相合,是手少阴心脉和手太阳小肠脉同治。其日丙丁,丙为阳火,丁为阴火。心气虚而苦缓,急食酸性予以收敛它。脾主长夏以应土,夏为土母,土长于夏中,以长而治,故名长夏。脾旺四季,六月是火旺之地。

盖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脾与胃合,是足太阴脾脉和足阳明胃脉同治。其日戊己,戊为阳土,己为阴土。脾苦湿,急食苦以干燥它。肺主秋应金,肺与大肠相合,是手太阴肺脉合手阳明大肠脉同治。其日庚辛,庚为阳金,辛为阴金。肺气有余而苦于上逆,急食苦性宣泄的药食而调治它。肾主冬应水,肾与膀胱相合。是足少阴肾脉与足太阳膀胱脉同治。其日壬癸,壬为阳水,癸为阴水。肾苦于干燥,急食辛性津润的药食来调理它。可以使腠理开泄,津液润达,则肺气下流,肾上与肺通,如此则上下通气和调。

五藏病理机转

病发于肝,到夏季因火制肝之病邪而愈。若夏之火处于休囚,肝之病邪复旺,倘若夏季疾病不愈,到秋季会更加严重,秋季若不死,就会执持到冬季。冬季为春木肝病的父母之所。过了冬季经过冬水滋养,肝木到了春季又可以再次有生发之机,此时肝病就会好转。因为风气通于肝,故肝虚之病禁当风。按五行的常理,肝病应该在夏季丙丁火旺时痊愈。若丙丁不愈,就会因为遇到不胜的庚辛秋季而加重,庚辛若没有死,就会执持于壬癸之冬季。这样水生木,而到春甲乙木旺之时,复又病愈而起。在一日之中,肝病的轻重规律是:平旦,即早晨明慧;下哺,即傍晚较重;半夜安静。肝的本性欲以舒展发散,急食用辛味予以发散,《阴阳应象大论》说:辛甘发散为阳。《平人氣象论》说:藏真散于肝。因肝喜散,故用辛味即是补,酸味收敛就是泻。

病发于心,到长夏之时,就会痊愈,长夏不愈,到冬季就会严重,冬天不死,就会执持于春季,经过春木的生养,到了夏季就会痊愈而起。因心属火,火热则心燥,故而生活中应禁用温热食物和太暖的外衣。按五行生克常理,心病应愈在戊己土旺的长夏季节,戊己不愈,就会在壬癸水克心火的冬季加重,若壬癸冬水不死,就会执持于甲乙春木之季。经过春木的滋生,致夏火丙丁之时就可痊愈而起。按一日来说:心病会在中午明慧,半夜时加重,早晨起后安静。心性好软,急食咸性药食用以调理它。《平人氣象论》说:藏真通于心,即是说常欲柔软。心欲柔软,故食咸性物品来培补它。甘性舒缓,可以用甘性之物疏泄它。

病发于脾,到秋金之季就应痊愈,秋若不愈,到春季就会严重,若春季不死,就会执持到夏天,经过夏天培补滋养,到了长夏时节就会痊愈而起。脾为运化水湿之藏,然脾又恶湿,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禁用温热食物,也不要过于食饱,更不能身处湿地,身穿湿衣。按五行之常理,脾土有病,应愈在庚辛时日,庚辛之时如果不愈,就会在春季甲乙木旺之时加重,若甲乙木旺之时没有死亡,就会执持于丙丁夏火旺之时,经过夏火心气得以滋养,到戊己长夏土旺之时,病情痊愈而起。在一天之

中,脾病的轻重表现是:正午之后明慧,太阳刚出的时候较重,太阳要落山之时比较安静。脾性欲缓和,应顺其缓性,急食甘性食物给以舒缓。苦性坚燥,可用苦味之物来泻它,用甘性安缓来培补它。

病发于肺,到冬水之季就应痊愈,冬若不愈,到夏季炎热之时就会严重,若夏季不死,就会执持到长夏之时,经过长夏土气的滋养,到了秋金之季,病人就会痊愈而起。肺恶寒气,生活中应禁止饮食凉物,并衣着单薄等。《灵枢经》说:形寒寒饮则伤肺。临床中肺不只是恶寒,也一样恶热。按五行生克之理,肺病者,应在壬癸时日痊愈,如果壬癸之寒水时日不能愈,就会在炎夏火热之时加重,若炎夏火热之时,没有受克制而死,就会执持于长夏戊己土之时,经过戊己脾土的生养,到庚辛金秋之时,即可痊愈而起。

在一天之中,对于肺病来说:太阳落山,即傍晚之时明慧,中午前后较重,夜半之时安静。酸性食物收敛,肺喜收,急食酸味予以收敛。酸性食物即为补品,辛味发散,所以用辛味就是疏泄。

病发于肾,到春木之季就可痊愈,若春季不能痊愈,就会在长夏戊己土旺之时加重,如果长夏土旺而没有因病困而死,就会执持于秋金肺气旺盛之时,经过秋金肺气的生养,到了冬水肾气主事之季,即可痊愈而起。肾性恶燥,禁止使用温炙衣被,和烧烤煎炸食物。按五行生克之理,肾病之时,应在春季甲乙木旺之时痊愈,若甲乙肝木旺时不能痊愈,就会在长夏戊己土旺之时加重,如果戊己土旺时虽重而不死,就可以执持到庚辛肺金旺时,肺金生养之后,到壬癸冬水旺之时,即可痊愈而起。在一天之中,肾病的轻重表现是,夜半明慧,一天之中的辰戌丑未四个时辰加重,傍晚时分安静。肾性喜坚,急食用苦味予以坚之,用苦味就是补肾之品,因咸可软坚,所以可用咸味给以软坚。

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均是致病的邪气,并非只有鬼怪、毒气、疫疠才是邪气。当某脏腑经络有病时,按五行生克制化之理,等到病邪传至其所生的脏腑经络之时,即应病愈。等到传至它所不胜就会加重,再继续传至所不胜生的脏腑之时,就会保持停留在那里。按时间节律,自己当令之时,到病愈而起。一定要事先确定五藏的脉象,才可以谈及传变过

程,决断死生的日期。即是说:五藏脉象,肝弦、心钩、肺浮、肾营、脾代。明白此理,就可以言及病理机转。

《三部九候论》说: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

五藏经脉病治

肝经有病,肝为足厥阴脉,自足而上,经脉环绕外阴,抵达少腹,又循行向上贯肝鬲,分布胁肋,所以肝经有病,两胁下痛引少腹。其气实则易怒,《灵枢经》说:肝气实则怒。肝脉自胁肋上循至喉咙,入于颧颞,连于目系。胆少阳脉,其支行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所以肝胆气虚则目眊眊然无所见,耳无所闻,易恐惧,担心有人会抓捕自己。治则取其厥阴与少阳之经脉穴,以调和之。如果两经气旺,而经气上逆,则出现头痛、耳聋、听力减退、两颊肿胀。治则,应看其左右经脉血满于常时,针刺放血。

心经有病,循手少阴脉所行之处有病。如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治法,循手少阴、太阳经,取舌本及经脉出血。至若病情有变,则刺少阴之郄血满者。手少阴之郄,在掌后脉中,去腕半寸,当小指之后。

脾经病者,身体沉重,肌肉痿弱无力,两足不能内收,行走易蹇纵,足下疼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治疗应循经,太阴、阳明、少阴经取穴。

肺经有病,肺藏气而主喘息,在变动为咳,故病则喘咳逆气。背为胸中之府,肩接近之,故肩背痛也。肺养皮毛,邪盛则心液外泄,故汗出。肾少阴之脉,从足下上循膈内出膻内廉,贯脊属肾络膀胱。今肺病则肾脉受邪,故尻阴股膝髀膕胫足皆痛,故下取少阴之经。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治法应取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经脉内出血。

肾经有病,腹大胫肿而喘咳,肾病则骨不能用而身重。肾邪攻肺,心气内微,心液为汗,而浸汗出。胫因而肿,汗出津泄,阴凝玄府,阳烁上焦,内热外寒,故而憎风。虚则肠中痛,大小腹疼痛,四肢清冷而气逆,志不足则神燥扰而意不乐。治法应取少阴太阳出血。大凡针刺之

法,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经络有瘀血,刺而去之,是谓守法。犹当揣形定气,先去血脉,而后乃平有余不足焉。《三部九候论》说: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

五藏食宜

肝色青,因肝性急,宜食甘性食物而取宽缓之意。食物中粳米、牛肉、大枣、葵,均为甘味。

心色赤,心性喜缓,故宜食酸性食物而取其收敛之意,食物之中,小豆、犬肉、李、韭,均为酸味。

肺色白,肺喜气逆,故宜食苦物而取其宣泄之意,食物之中,小麦、羊肉、杏、薤,均为苦味。

脾色黄,宜食咸,此乃调利机关之义。肾为胃关,脾与胃合,故假咸柔软以利其关,关利而胃气乃行,胃行而脾气方化,故应脾宜咸味与众不同。食物之中,大豆、猪肉、栗子、藿,均为咸味。

肾色黑,肾性喜燥,故食辛物而取其津润之意。食物之中,黄黍、鸡肉、桃、葱,均为辛味。

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均为自然之气。然而辛味、苦味非只是能坚能散而已

,辛味亦能润能散,苦味亦能燥能泄。故上文说: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即苦可燥泄。又说: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即辛味可濡润。

大凡自然界中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虫鱼鸟兽之类,均可以祛邪养正。而祛邪安正,惟毒药为能,因其如此说,所以凡是扶正祛邪的全都称为毒药。《本草》云: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故经云:毒药攻邪。《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五谷为养,五谷:谓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也。

五果为助,五果:谓桃、李、杏、栗、枣也。

五蓄为益,五蓄:谓牛、羊、猪、犬、鸡也。

五菜为充,五菜:谓葵、藿、薤、葱、韭也。

气为阳之化,味曰阴之施。气味相合,则补益精气矣。《阴阳应象大论》曰: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又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由是则补精益气,其义可知。《千金方》孙思邈云:精以食气,气养精以荣色,形以食味,味养形以生力。精顺五气以为灵也,若食气相恶则伤精也;形受味以成也,若食味不调则损形也。是以圣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后制药以防命,气味温补以存形精,此之谓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也。这五味辛、酸、甘、苦、咸,对于五藏各有所利,日常生活,临床疗病,随其所需,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依四时气候变化,人身阴阳多少,五藏精气盛衰不同,病随五味所宜加减变化运筹。用五味而调五藏,配肝以甘、心以酸、脾以咸、肺以苦、肾以辛者,各随其宜为用,并非执定于相生、相合、同气相养为义。

宣明五气

五味所入:酸入肝,肝合木而味酸也。辛入肺,肺合金而味辛也。苦入心,心合火而味苦也。咸入肾,肾合水而味咸也。甘入脾,脾合土而味甘也。按《至真要大论》云: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是谓五入。

五气所病:心为噫,象火炎上,烟随焰出,心不受秽,故噫出之。肺为咳,象金坚劲,扣之有声,邪击于肺,故为咳也。肝为语,象木枝条,而形支别,语宣委曲,故出于肝。脾为吞,象土包容,物归于内,翕如皆受,故为吞也。肾为欠为嚏,象水下流,上生云雾,气郁于胃,故欠生焉。太阳之气和利而满于心,出于鼻,则生嚏也。胃为气逆为哕为恐,以为水谷之海,肾为关,关闭不利,则气逆而上行也。以包容水谷,性喜受寒,寒谷相薄,故为哕也。寒胜则哕起,热盛则恐生。何者?胃热则肾气微弱,故为恐也,经文曰:精气并于肾则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

大肠为传道之府,小肠为受盛之府,受盛之气既虚,传道之司不禁,故为泄利也。下焦为分注之所,气窒不泻,则溢而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膀胱为津液之府,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脉实,约下焦而不通,则不得小便;足三焦脉虚,不约下焦,则遗溺也。《灵枢经》曰:足三焦者,太阳之别也,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胆为怒,中正决断,无私无偏,其性刚决,故为怒也。《六节藏象论》曰: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此谓五病。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精气,谓火之精气也。肺虚而心精并之,则为喜。《灵枢经》曰: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为肺神,明心火并于肺金也。并于肺则悲,肝虚而肺气并之,则为悲,《灵枢经》曰: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为肝神,明肺金并于肝木也。并于肝则忧,脾虚而肝气并之,则为忧。《灵枢经》曰:愁忧不解则伤意。意为脾神,明肝木并于脾土也。并于脾则畏,肾虚而脾气并之,则为畏。畏,谓畏惧也。《灵枢经》曰: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为肾神,明脾土并于肾水也。并于肾则恐,心虚而肾气并之,则为恐。《灵枢经》曰: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为心主,明肾水并于心火也。怵惕,惊惧也。此皆正气不足而胜气并之,乃为是矣。此谓五并,因虚而相病者也。

五藏所恶,心恶热,热则脉溃浊。肺恶寒,寒则气留滞。肝恶风,风则筋燥急。脾恶湿,湿则肉痿肿。肾恶燥,燥则精竭涸。杨上善云:若余则云肺恶燥,今此肺恶寒肾恶燥者,燥在于秋,寒之始也;寒在于冬,燥之终也。肺在于秋,以肺恶寒之甚,故言其终;肾在于冬,肾恶不甚,故言其始也。是谓五恶。

五藏化液:心为汗,泄于皮肤也。肺为涕,润于鼻竅也。肝为泪,注于眼目也。脾为涎,溢于唇口也。肾为唾,生于牙齿也。是谓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病,谓力少不自胜也。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皇甫士安云:咸先走肾,此云走血者,肾合三焦,血脉虽属肝心,而为中焦之道,故咸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骨者,水火相济,骨气通于心也。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皆为行其气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则病甚,故病

者无多食也。是谓五禁,无令多食。《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名此为五裁。杨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命曰五裁。

五病所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骨肉阴静,故阳气从之。血脉阳动,故阴气乘之。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夏阳气盛,故阴病发于夏;冬阴气盛,故阳病发于冬,各随其少也。是谓五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邪居于阳脉之中,则四支热盛,故为狂。邪入于阴脉之内,则六经凝泣而不通,故为痹。搏阳则为巅疾,邪内搏于阳,则脉流薄疾,故为上巅之疾。搏阴则为瘖,邪内搏于阴,则脉不流,故令瘖不能言。《难经》云:重阳者狂,重阴者癡。巢元方云:邪入于阴则为癡。《脉经》云:阴附阳则狂,阳附阴则癡。孙思邈云: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痹。邪入于阳,传则为癡痉;邪入于阴,传则为痛瘖。全元起云:邪已入阴,复传于阳,邪气盛,府藏受邪,使其气不朝,荣气不复周身,邪与正气相击,发动为癡疾。邪已入阳,阳今复传于阴,藏腑受邪,故不能言,是胜正也。诸家之论不同,今具载之。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随所之而为疾也。之,往也。全元起云:阳入阴则为静,出则为恐。《千金方》云:阳入于阴病静,阴出于阳病怒。是谓五乱。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五藏所藏:心藏神,精气之化成也。《灵枢经》曰:两精相薄谓之神。肺藏魄,精气之匡佐也。《灵枢经》曰: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肝藏魂,神气之辅弼也。《灵枢经》曰:随神而往来者谓之魂。脾藏意,记而不忘者也。《灵枢经》曰:心有所忆谓之意。肾藏志,专意而不移者也。《灵枢经》曰:意之所存谓之志。肾受五藏六腑之精,元气之本,生成之根,为胃之关,是以志能则命通。杨上善云:肾有二枚,左为肾,藏志;右为命门,藏精也。是谓五藏所藏。

五藏所主:心主脉,壅遏荣气,应息而动也。肺主皮,包裹筋肉间拒诸邪也。肝主筋,束络机关,随神而运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卫气

也。肾主骨,张筋化髓,幹以立身也。是谓五主。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劳于心也。久卧伤气,劳于肺也。久坐伤肉,劳于脾也。久立伤骨,劳于肾也。久行伤筋,劳于肝也。是谓五劳所伤。

五脉应象:肝脉弦,奭虚而滑,端直以长也。心脉钩,如钩之偃,来盛去衰也。脾脉代,奭而弱也。肺脉毛,轻浮而虚,如毛羽也。肾脉石,沉坚而搏,如石之投也。是谓五藏之脉。

疟疾与五行

疟疾:恶寒发热,发作有一定时期。《内经》:疟疾开始发作的时候,首先起自人体肌表毫毛,使人伸展哈欠,好似疲困一般,之后很快发作,病者寒战、战栗、振动,腰脊背全痛,寒冷过后,表现出内外身心都发热,头痛如辟破,心烦口渴,思饮冷水。这是阴阳上下交争的原因。阳气下行极而上,阴气上行极而下。又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由此寒去热生,则虚实更相发作,阴阳之气相互交替迁移。阳气入于阴分,则阴气充实而阳气虚少。阳阴胃脉自交承浆,却分行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其支别从大迎前下人迎,所以经气不足则恶寒战慄而颐颌振动。太阳膀胱脉,从头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低腰中。所以气不足,则腰背头项痛。太阳、少阳、阳明三阳经脉俱虚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则内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内外皆热则喘而喝,而且欲饮冷水,这是因为夏季伤于暑邪所致,因暑热较盛,热邪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侵袭停留在荣气之地。因热而汗出,又使腠理汗孔皮毛空虚,肌肤稀疎,腠理开泄;又因遇到秋凉之气,汗出受凉风,或者因为洗浴受凉,水凉之气内舍于皮肤与卫气并居。

卫气,白天行于阳分,夜晚行于阴分。卫气得到阳气就外出,得到阴气则内薄(迫),内外相薄,所以每天发作。

疟先寒而后热的原因是,夏季伤于炎暑,汗出过多,腠理开发,又遇夏季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

寒为阴气,风为阳气,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表现出先恶寒而后发

热,疾病按时而发作的,名叫寒疟。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表现出先热后寒的,也是按时而作的,名叫温疟。有但热而不寒,阴气先绝,阳气独发,表现为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叫瘧疟。

《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均言:夏伤于暑,秋必痄疟。这是按四时之气而言,临床上,并非都是如此,只是因气盛而发。而是在秋气清凉,阳气下降,热藏肌肤,秋病而表现出恶寒较重。在冬季寒气严冽,阳气伏藏,不与寒争,故冬病者反而恶寒不重。春气温和,阳气外泄,腠理开发,所以春病的以恶风为主。夏气暑热,津液充盈,外泄皮肤,故夏病者,以汗多为主。

《疟论》说:温疟的发病原因,是冬季因寒冷受风,寒气内渗入骨髓之中,到了春温阳气发散之时,邪气不能随阳气自然发散出来,或者又遇炎暑季节,炎热伤液使脑髓消烁,肌肉也因阴血不足而瘦弱,又因炎热蒸发而使腠理发泄,或者劳力所伤,邪气与汗同时外出,这种病深藏于肾经,病气先从内向外渗出,如此之故是因为阴虚而阳盛,阳盛就出现热症。当正气虚衰时,邪气或许再次袭入,袭入而遇到阳虚,阳虚则见寒症,所以说,先热而后寒的,名为温疟。

瘧疟者,因肺气实,热气盛于身,有厥逆之气向中上焦冲击,中气内实且不向外发泄,又因有所用力,使腠理开泄,风寒之邪客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病,初发病时因阳气较盛,阳气盛而且正气不衰,见正邪俱实两相抗争之象。其邪气不能损及阴分,所以只是发热而不觉寒冷。邪气内舍于心,而又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所以称作瘧疟。

足太阳膀胱经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焯焯喝喝然,发热之后接着汗出,此因气虚发热,热止则为气复,气复而汗反出,此为邪气盛而正气不足,疾病难以痊愈。治法是刺足太阳之郄穴,金门穴出血。

足少阳胆经之疟,令人身体倦怠乏力,症状表现是恶寒发热都不重,因为胆与肝合,肝虚则恐,邪薄其气,而恶见人,见人之后内心慌乱恐惧。若邪盛热多,热多则汗出过多,治法宜刺足少阳之荣,侠谿穴。

足阳明胃经之症，令人先恶寒，因为阳虚表现的恶寒较重，寒冷时日过久，就会表现出发热的征象，发热过后就会汗出，汗出之后，阴内强，阳不胜阴，而喜见日月火光之气，才感到欣然快乐，治法应刺足阳明跗上，冲阳穴。

足太阴脾经之症，令人不乐，好太息，因为心气流于肺则喜，今脾受病，心母救之，火气下入于脾，不能上行于肺，又太阴脉络胃，上膈注心中，故而令人不乐且喜太息，脾病又不嗜食，食气不足，不能营助四傍，今又邪薄之。土寄旺四季，旺则邪气交争，而多发寒热、汗出，病邪到来则容易使人呕吐，呕吐之后病邪衰退，即可取井俞及公孙穴刺之。

足少阴之症，令人呕吐，多发寒热，且热多寒少，因足少阴贯膈入肺循喉，喉谓肺胃之门户，又肾为阴藏，阴气生寒，今阴气不足，故热多寒少。胃阳明脉病，令人欲闭户牖独处，今足少阴肾水及于足阳明胃，土刑于水，其病痊愈较慢，刺太溪及大钟之穴。

足厥阴之症，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并非是真癃，而是小便不畅，小便数，内心恐惧，肾气不足，腹中不舒，刺足厥阴经的太冲穴即可。因足厥阴脉循股阴入髦中，环阴器抵少腹，故病如此。

五藏之症

肺症的症状是，受病的人内心寒冷，寒到极点又觉得非常热，发热之间还容易有惊慌的感觉，如同是看到了让他恐惧的东西，应刺手太阴列缺和手阳明合谷二穴。

心症的症状是，受病的人特别心烦，想饮清水，饮后反而觉得寒气更多，并不怎么觉得太热，刺手少阴神门穴。

肝症的症状是，受病的人气色青暗，喘息，形态如同像将要死的人一样，刺足厥阴经出血，中封穴为主。

脾症的症状是，受病的人觉得寒冷，腹内疼痛，如果发热则肠中鸣响，肠鸣之后汗出，刺足太阴经，商丘为主穴。

肾症的症状是，受病的人，常常觉得寒冷战栗，腰脊疼痛，侧身困难，大便不畅，眼神似有受惊之貌，手脚冰凉，针刺足太阴和足少阴经，

以大钟穴为主。

胃疟的症状是,受病的人因胃热脾虚,常有饥饿感,见食物却又不想吃,吃了食物之后两胁肋撑胀,腹部胀满,针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以历兑、解谿、三里穴为主。

《刺疟篇》:疟发,身方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腧俞、背俞各一,适行止于血也。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凡治疟先发,如食顷可治,过之则失时也。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

藏腑寒热相移

肾移寒于肝,肝藏血,然寒入则阳气不散,阳气不散则血聚气涩,而为痈肿,又为少气。肾移寒于脾,肾伤于寒而传于脾,脾主肉,寒生于肉,则结为坚,坚化亦化为脓而为痈,血伤气少,也可少气。脾移寒于肝,脾藏主肉,肝藏主筋,肉温则筋舒,肉冷则筋急,而发为筋挛,肉寒则卫气结聚,故为痈肿。肝移寒于心,因心为阳藏,神处其中,寒迫之则神乱离,而发为狂。阳气与寒相薄,故隔塞而中不通也。心移寒于肺,心为阳藏,反受诸寒,寒气不消,乃移于肺,寒随心火,内烁金精,金受火邪,故为中消,然而肺藏消烁,气无所持,故使人饮一而溲二也。金火相贼,故死不能治。肺移寒于肾,肺藏气,肾主水,肺寒入肾,肾气有余,肾气有余则上奔于肺,故为涌水。大肠为肺之腑,然肺肾俱为寒薄,上下皆无所留,故水气客于大肠。肾受凝寒,不能化液,大肠积水而不流通,故而按腹不坚,疾行则鸣而濯濯有声,如囊裹浆而为水病也。

脾移热于肝,肝藏血,又主惊,故热薄之则惊,而鼻中血出。肝移热于心,两阳和合,火木相燔,故肝热入心则当死也。《阴阳别论》曰:肝之心,谓之生阳,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心移热于肺,心肺两间,中有斜膈膜,膈膜下际,内连于横膈膜,故心热入肺,久久传化,内为膈热,消渴而多饮。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瘕。柔,谓筋柔而无力;瘕,谓骨瘕而

不随。气骨皆热，髓不内充，故骨痠强而不举，筋柔缓而无力也。

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脾土制水，肾反移热以与之，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故久久传为虚损。肠澼死者，肾主下焦，象水而冷，今乃移热，是精炁内消，下焦无主以守持，故肠澼除而气不禁止。胞移热于膀胱，则癰溺血。膀胱为津液之府，胞为受纳之司，故热入膀胱，胞中外热，阴络内溢，故不得小便而溺血也。《正理论》曰：热在下焦则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脉络心，循咽下鬲抵胃属小肠，故受热已下令肠膈塞而不便，上则口生疮而糜烂。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痼为沉。小肠因热移入大肠，两热相薄，则血溢而为伏痼也。血涩不利则月事沉滞而不行，故为虚痼为沉，痼又称为疝。大肠移热于胃，好食而人瘦名为食亦。食亦即食入移易而过，不生肌肤之谓。胃为水谷之海，其气外养肌肉，热消水谷，又铄肌肉，故善食而瘦人。胃移热于胆，也名食亦，文义同前。胆移热于脑，则为鼻渊，鼻渊即浊涕流不止。脑液下渗则为浊涕，涕下不止，如同水泉，故名鼻渊。足太阳、足阳明脉均交鼻頄中，傍约大肠之脉，故耳热盛则阳络溢，阳络溢则衄、出汗，阳明大肠脉衰，不能营养于目，因故而目瞑，此皆由气逆而得之。

藏腑之咳

经云：五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与肺相合，皮毛先受外邪，风寒暑湿燥之邪，侵入皮毛入于肺经肺系而致病。如果因寒凉的饮食入胃，寒凉之气从肺脉上至于肺系则肺气寒，肺内气寒而又与侵入的外邪，内外相合，因此都客居于肺，则演变为肺咳。人身的藏气与四时阴阳的变化相一致，所以五藏因其性情都与四时之气相应，五藏也会因四时之气的异常而受病。感于寒则受病，寒气微则外应皮毛，内通于肺故而咳嗽。寒气较重的则入于内，内侵则痛，入于胃肠则泄痢。外邪之气因过盛，乘秋气则致肺先受邪，乘袭春气则肝先受之，乘袭夏气则心先受之，乘袭至阴则脾先受之，乘袭冬气则肾气受之。

肺咳的症状，因肺藏气而应息，故咳则喘息而喉中有声，甚则肺络

逆,故吐血。

心咳的症状是:咳嗽时心区微痛,喉中似有物梗阻一样,较重的还会有咽肿,喉部闭塞等。

肝咳的症状是:咳嗽之时,牵引两肋下疼痛,较重的还不能转侧身体,如果转侧身体则两边软肋部胀满不适。

脾咳的症状是:咳嗽时右肋下疼痛,似有痛引肩背的不适感,较重的,咳嗽时不能动身,稍动则咳嗽加剧。

肾咳的症状是:咳则腰背相引而疼痛,较重的咳嗽出痰涎来。

五藏久咳不愈,就会转移至六腑。脾咳不愈胃腑承受,胃咳的症状,咳嗽而且呕吐,呕吐较重则肠气上逆,吐出蛔虫来。肝咳不愈,则胆腑承受,胆咳的症状是,因胆气好逆而呕温苦汁。肺咳不愈则大肠承受,大肠咳的症状是:因咳久伤气而至不能固摄,使大便失禁。心咳不愈则小肠承受,小肠咳的症状是:因咳嗽而小肠气下奔,至使咳嗽而失气,正气因咳久而损失。肾咳不愈,则膀胱经承受,膀胱经咳嗽的症状是:咳嗽而且遗失小便。久咳不愈,则三焦经承受,三焦经咳嗽的症状是:咳嗽而且脘腹胀满,不思食饮。这是因为三焦并不只代表手少阳经,此处主要包括上焦、中焦。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布胸中走腋。中焦亦至于胃口,出上焦之后,受水谷之气,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所以这些经脉均聚于胃,关系到肺。两焦受病,则邪气熏肺而肺气满,故使人出现多涕吐而面浮肿气上逆的症状。《咳论》曰:治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

经络与五色

《内经·经络论》,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经行气,故色见常应于时。络主血,故受邪则变而不一矣。帝曰:经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皆亦应其经脉之色也。帝曰:络之阴阳,亦应其经乎?岐伯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顺四时气化之行止。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

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具见者,谓之寒热。淖,湿也。泽,润液也,谓微湿润也。帝曰:善。

俞穴五行

《内经·水热穴论》,帝曰:春取络脉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绝谓绝破,病得出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帝曰:秋取经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三阴已升,故渐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金旺火衰,故云金将胜火。阴气初胜,湿气及体,以渐于雨湿雾露,故去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帝曰:冬取井荥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去,谓下去。故取井以下阴逆,取荥以实阳气。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黝衄,此之谓也。

五有余不足

《内经·调经论》,黄帝问曰:余闻刺法言,有馀泻之,不足补之,何谓有馀,何谓不足?岐伯对曰:有馀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问?帝曰:愿尽闻之。岐伯曰:神有馀有不足,气有馀有不足,血有馀有不足,形有馀有不足,志有馀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神属心,气属肺,血属肝,形属脾,志属肾,以各有所宗,故不等也。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今夫子乃言有馀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针经》曰:两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腠理发泄,汗出凑理是谓津。液之渗于空窍,留而不行者,为液也。十六部者,谓手足二,九窍九,五藏五,合为十六

部也。三百六十五节者,非谓骨节,是神气出入之处也。《针经》曰:所谓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皆神气出入游行之所,非骨节也。言人身所有则多,所举则少,病生之数,何以论之?岐伯曰:皆生于五藏也。谓五神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言所以病皆生于五藏者何哉?以内藏五神而成形也。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藏。志意者,通言五神之大凡也。骨髓者,通言表裹之成化也。言五神通泰,骨髓化成,身形既立,乃五藏互相为有矣。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隧,潜道也。经脉伏行而不见,故谓之经隧也。血气者人之神,邪侵之则血气不正,血气不正,故变化而百病乃生矣。然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故守经隧焉。帝曰:神有馀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馀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心之藏心。《针经》曰: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也。悲一为忧,误也。皇甫士安云:心虚则悲,悲则忧。心实则笑,笑则喜。夫心之与肺,脾之与心,互相成也,故喜发于心而成于肺,思发于脾而成于心,一过其节,则二藏俱伤。杨上善云:脾之忧,在心变动也。肺之忧在肺之志。是则肺主秋,忧为正也。心主于忧,变而生忧也。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并谓并合也。未与邪合,故曰未并也。洒淅,寒貌也。始起于毫毛,尚在于小络,神之微病,故命曰神之微也。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神有馀,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邪入小络,故可泻其小络之脉出其血,勿深推针,针深则伤肉也。以邪居小络,故不欲今针中大经也。络血既出,神气自平。斥,推也。小络,孙络也。《针经》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平,谓平调也。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但通经脉令其和利,抑按虚络令共气致,以神不足,故不欲出血及泄气也。帝曰:刺微奈何?覆前初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者。岐伯曰:按摩勿释,著针勿斥,移气于不足,神气乃得复。按摩其病处,手不释散,著针于病处,亦不推之,使其人神气内朝于针,移其人神气令自充足,则微病自去,神气乃得复常。杨上

善云：按摩使气至于踵也。帝曰：善。有馀不足奈何？岐伯曰：气有馀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肺之藏也。肺藏气，息不利则喘。《针经》曰：肺气虚则鼻息利少气，实则喘喝胸膈仰息也。血气未并，五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肺合脾，其色白，故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气有馀，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不足则补其经隧，无出其气。气，谓荣气也。针泻若伤其经则血出而荣气泄脱，故不俗出血泄气，但泻其卫气而已。针补则又宜谨闭穴俞，然其卫气亦不欲泄之。杨上善云：经隧者，手太阴之别，从手太阴走手阳明，乃是手太阴向手阳明之道，欲道藏腑阴阳，故补泻皆从正经别走之络，泻其阴经别走之路，不得伤其正经也。帝曰：刺微奈何？覆前白气微泄者。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亦谓按摩其病处也。革，皮也。我将深之适人必革者，谓其深而浅刺之也。如是胁从，则人怀惧色，故精气潜伏也。以其调适于皮，精气潜伏，邪无所据，故乱散而无所休息，发泄于腠理也。邪气既泄，真气乃与皮肤相得矣。杨上善云：革，改也。夫人闻乐至则身心忻悦，闻痛及体，情必改异，忻悦则百体俱纵，改革则情志必拒，拒则邪气消伏。帝曰：善。血有馀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馀则怒，不足则恐。肝之藏也，《针经》曰：肝藏血，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血气未并，五藏安定，孙络水溢，则经有留血。络有邪，盛则入于经，故云孙络水溢则经有留血。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血有馀，则泻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脉盛满则血有馀，故出之。经气虚则血不足，故无令血泄也。久留疾出，是谓补之。《针解论》曰：徐而疾则实。义与此同。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曰：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疾。血络满者，刺按出之，则恶色之血，不得入于经脉。帝曰：善。形有馀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馀，则腹胀泾洩不利，不足则四肢不用。脾之藏也。《针经》曰：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实则腹胀泾洩不利。泾，大便。洩，小便也。血气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邪薄肉分，卫气不通，阳气内

鼓,故肉蠕动。全元起及《甲乙经》蠕作溢,《太素》作濡。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形有馀,则泻其阳经,不足则补其阳络。并胃之经络。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得,邪气乃索。卫气者,所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阖,故肉蠕动即取分肉间。但开肉分以出其邪,故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复旧而邪气尽。索,散尽也。帝曰:善。志有馀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馀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肾之藏也。《针经》曰:肾藏精,精含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胀,谓胀起。厥,谓逆行上冲也。足少阴脉下行,令气不足,故随冲脉逆行而上冲也。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骨节有动。肾合骨,故骨有邪薄,则骨节段动,或骨节之中如有物鼓动之也。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志有馀则泻然筋血者,《甲乙经》及《太素》云:泻然筋血者,出其血。杨上善云:然筋,当是然谷下筋。再详诸处引然谷者,多云然骨之前血者。不足则补其复溜。然,谓然谷,足少阴荣也,在内踝之前大骨之下陷者中,血络盛则泄之,其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壮。复溜,足少阴经也,在内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壮。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无中其经,邪所乃能立虚。不求穴俞而直取居邪之处,故云即取之。帝曰:善。余已闻虚实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卫行脉外,故气乱于卫。血行经内,故血逆于经。血气不和,故一虚一实。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气并于阳,则阳气外盛,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灵中。气并于阴,则阳气内盛,故为热中。灵,热也。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上,谓膈上;下,谓膈下。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泣,谓如雪在水中,凝住而不行去也。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气并于血则血少,故血虚。血并于气则气少,故气虚。帝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

四时刺逆从论

厥阴有馀病阴痹,痹,谓痛也。阴,谓寒也。有馀,谓厥阴气盛满,故阴发于外而为寒痹。不足病生热痹,阴不足则阳有馀,故为热痹。滑则病狐疝风,濇则病少腹积气。厥阴脉循股阴入髦中,环阴器抵少腹,又其络支别者,循胫上臑结于茎,故为狐疝少腹积气也。杨上善云:狐夜不得尿,日出方得,人之所病与狐同,故曰狐疝。一曰狐疝,谓三焦孤府为疝,故曰狐疝。少阴有馀病皮痹隐疹,不足病肺痹,肾水逆连于母故也。足少阴脉从肾上贯肝鬲入肺中,故有馀病皮痹隐疹,不足病肺痹也。滑则病肺风疝,濇则病积洩血。以其正经入肺贯肾络膀胱,故为肺疝及积洩血也。太阴有馀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脾主肉,故如是。滑则病脾风疝,濇则病积心腹时满。太阴之脉入腹属脾络胃,其支别者复从胃别上鬲注心中,故为脾疝心腹时满也。阳明有馀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胃有馀则上归于心,不足则心下痹,故为是。滑则病心风疝,濇则病积时善惊。心主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下鬲历络三焦,故为心疝时善惊。太阳有馀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太阳与少阴为表里,故有馀不足皆病归于肾也。滑则病肾风疝,濇则病积善时巅疾。太阳之脉交于巅上,入络脑,下循膂络肾,故为肾风及巅病也。少阳有馀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少阳与厥阴为表里,故病归于脾。滑则病肝风疝,濇则病积时筋急目痛。肝主筋,故时筋急,厥阴之脉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别者从目系下颊里,故目痛。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帝曰:余愿闻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引,谓牵引以缩急也。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得气而调,故不乱。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血气溢于外则中不足,故少气。春刺股肉,血

气环逆,令人上气,血逆气上,故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内著不散故胀。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亦;血气竭少,故解亦然不可名之也。解亦谓寒不寒,热不热,壮不壮,弱不弱,故不可名之也。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却,闭也。血气内闭则阳气不通,故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血气上逆则怒气相应,故善怒。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血气上逆,满于肺中,故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以虚甚故。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慄。血气内散则中气虚,故寒慄。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以血气无所营故也。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阳气不壮,至春而竭,故善忘。凡此四时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从也,反之则生乱气相淫病焉。

五藏病传

《内经·标本病传论》: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藏真通于心,故心先痛。一日而咳,心火胜金,传于肺也。肺在变动为咳,故尔。三日胁支痛,肺金胜木,传于肝也。以其脉循胁肋,故如是。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肝木胜土,传于脾也。脾性安镇,木气乘之,故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以胜相伐,唯弱是从,五藏四伤,岂其能久,故为即死。冬夜半,夏日中。谓正子午之时也。或言冬夏有异,非也。昼夜之半,事甚昭然。《灵枢经》:夫气入藏,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甲乙经》曰:病先发于心,心痛,一日之肺而咳,五日之肝,肋支痛,五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病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详《素问》言其病,《灵枢》言其藏,《甲乙经》及并《素问》、《灵枢》二经之文,而病与藏兼举之。肺病喘咳,藏真高于肺而主息,故喘咳也。三日而肋支满痛,肺传于肝。一日身重体痛,肝传于脾。五日而胀,自传于府。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孟冬之中,日入于申之八刻三分。仲冬之中,日入于申之七刻三分。季冬之中,日入于申,与孟月等。孟夏之中,日出于寅之八刻一分,仲夏之中,日出于寅十刻三分,季夏之中,日出于寅,与孟月等也。肝病

头目眩胁支满,藏真散于肝,脉内连目胁,故如是。三日体重身痛,肝传于肺,五日而胀,自传于府。三日腰脊少腹痛胫痠,谓胃传于肾,以其脉起于足,循腓内出腠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故如是也。腰为肾之府,故腰痛。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日入早晏,如冬法也,早食,谓早于食时,则卯正之时也。脾病身痛体重,藏真濡于脾而主肌肉,故尔。一日而胀,自传于府。二日少腹腰脊痛胫痠,胃传于肾。三日背脊筋痛小便闭,自传于府及之膻也。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人定,谓申后二十五刻。晏食,谓寅后二十五刻。肾病少腹腰脊痛胫痠,藏真下于肾,故如是。三日背脊筋痛小便闭,自传于府。《灵枢经》云:之膻膀胱。是自传于腑及之膻也。三日腹胀,膀胱传于小肠。《甲乙经》云:三日上之心,心胀。三日两胁支痛,府传于藏。《灵枢经》云:三日之小肠,三日上之心。今云两胁支痛,是小肠府传心藏而发痛,是小肠府传心藏而发痛也。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大晨,谓寅后九刻,大明之时也。晏晡,谓申后九刻,向昏之时也。胃病胀满,以其脉循腹,故如是。五日少腹腰脊痛胫痠,胃传于肾。三日背脊筋痛小便闭,自传于府及之膻也。五日身体重。膀胱水府传于脾也。《灵枢经》及《甲乙经》各云:五日上之心是膀胱传心,为相胜而身体重。今王氏言传脾者,误也。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昃。夜半后,谓子后八刻丑正时也。日昃,谓午后八刻未正时也。膀胱病小便闭,以其为津液之夜,故尔。五日少腹胀腰脊痛胫痠,自归于藏。一日腹胀,肾复传于小肠。一日身体痛,小肠传于脾。《灵枢经》云:一日上之心。是府传于藏也。《甲乙经》作之脾,与王注同。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鸡鸣,谓早鸡鸣,丑正之分也。下晡,谓日下于晡时,申之后五刻也。诸病以次是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五藏相移皆如此,有缓传者,有急传者,缓者或一岁二岁三岁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则此类也。寻此病传之法,皆五行之气,考其日数,理不相应。夫以五行为纪,以不胜之数传于所胜者,谓火传于金当云一日,金传于木当云二日,木传于土当云四日,土传于水当云三日,水传于火当云五日也。若以己胜之数传于不胜者,则木三日传

于土,土五日传于水,水一日传于火,火二日传于金,金四日传于水。经之传日,似法三阴三阳之气。《玉机真藏论》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不治,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而当死,此与同也。虽尔,犹当临病详视日数,方悉是非尔。间一藏止,《甲乙经》无止字。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间一藏止者,谓隔过前一藏而不更传也,则谓木传土,土传水,水传火,火传金,金传木而止,皆间隔一藏也。及至三四藏者,皆谓至前第三第四藏也。诸至三藏者,皆是其已不胜之气也。至四藏者,皆至已所生之父母也。不生则不能为害,于彼所生则父子无克伐之期,气顺以行,故刺之可矣。

五 禁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听说针刺有五个方面的禁忌,什么是五禁呢?岐伯说:五禁就是禁忌不可针刺的时日,当此之时,对某些部位应禁止用针。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五奇。岐伯说:五奇就是对于五种气血衰弱的证状,不可施用泻法。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五种用针过度的情况。岐伯说:五过就是不论用补法或泻法,都不能超过限度。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五逆。岐伯说:五逆就是病症与脉象相违逆的情况,所以叫五逆。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九宜。岐伯说:明确掌握九针的适用方法,就是说的九宜。

黄帝说:什么叫做五禁,我想明白不能针刺的时间。

根据天干与人身相应的关系,就可以明确五禁了。比如甲乙日与头相应,所以遇到甲日、乙日就不要针刺头部,也不能用针刺发蒙于耳内。又如丙丁日与肩、喉相应,所以遇到丙日、丁日就不能用针刺振埃于肩喉及廉泉等部位,而手足四肢与戊己相应,所以戊日、己日就不能去针刺腹部,及用去爪泻水法。因为庚辛日与关节股膝相应。所以庚日、辛日就不能针刺关节及股膝部位。壬癸日与足、胫相应,所以壬日,癸日就不要针刺足、胫部位,这就是所说的五禁。

黄帝说:什么叫做五奇?岐伯说:形体肌肉比较消瘦,是一奇;大出血之后,是二奇;大汗出之后,是三奇;大泄之后,是四奇;新产又出血过

多,是五奇;这些都因形肉血气已经虚脱,虽然有实邪,都不可用泻法。

黄帝说:什么叫做五逆?岐伯说:患有热性疾病,脉象却表现出安静的状态,汗出之后,脉象却又表现出盛大躁动,这是逆症之一;患泄泻病的,脉象本应安静,反见洪大,是逆症之二;若痹症,肢体不能移动,隆起的肌肉溃烂,身体发热,脉象反而摸不到,这是逆症之三;酒色过度,使身形瘦弱,身体发热,面色苍白,以及大便有污血较重,这是逆症之四;恶寒发热日久,形体消瘦,脉象却显现坚实有力,这是逆症之五。

五味篇

黄帝说:希望听你谈谈五谷所含的五味,以及五味进入五藏的情况,分别是怎样的?

伯高说:胃的消化及吸收是供五藏六腑所需营养的,一切饮食水谷都必须进入胃中,五藏六腑要从胃中得到营养才能正常活动。五谷所含的五味,各自归附于自己所喜之藏,比如:谷味酸的,先入于肝藏;谷味苦的先入于心藏;谷味甘的先入于脾藏;谷味辛的先入于肺藏;谷味咸的先入于肾藏。五谷之气及津液,已经运行,人身的营卫之气路就会通畅。其中沉浊的化为糟粕,按顺序以次传送下去,并排出体外。

黄帝说:营卫之气是怎样运行的?

伯高回答说:水谷进入胃中,所化生的精微物质,先由胃而到达中上二焦,经肺的敷布以灌溉五藏,又分别运行两条道路,归入于营气和卫气之道,而输布全身内外。别外又搏聚大气而不运行的,积聚在胸中,称为气海。气海源于肺,又循行于喉咙、咽部。所以它可以起到呼则出,吸则入的作用。天地间的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相混合,始终维系着人的生命活动,它们在人身中的大致活动情况,常常是消耗和排泄掉的占三份,而真正用于自身活动的只占有一份。所以说:人若半天不进食,就会感到气力衰减,如果一整天不进食,就会感到气力不足了。

黄帝说:五谷的五种味道,可以告诉我吗?

伯高说:请让我全都谈谈吧。在五谷当中,粳米的味是甜的,芝麻的味是酸的,大豆的味是咸的,小麦的味是苦的,黍米的味是辛的。在

五果当中,大枣的味是甜的,李子的味是酸的,栗子的味是咸的,杏子的味是苦的,桃子的味是辛的。在五畜当中,牛肉的味是甜的,狗肉的味是酸的,猪肉的味是咸的,羊肉的味是苦的,鸡肉的味是辛的。在五菜当中,葵菜的味是甜的,韭菜的味是酸的,藿菜的味是咸的,薤白的味是苦的,葱的味是辛的。

五色与五味的对应关系是: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这五种色味,都各有所适宜。

在日常生活中,所谈到的五种色味与疾病的关系:如果是脾病治疗时宜食粳米饭、牛肉、大枣、葵菜等;心病治疗时宜食小麦、羊肉、杏子、薤菜等;肾病治疗时宜食大豆、猪肉、栗子、藿菜等;肝病的人,治疗时宜食用芝麻、狗肉、李子、韭菜等;肺病的人,治疗时宜食用黍米、鸡肉、桃子、葱等食物。

另外还有五禁之说:如肝病禁食辛味,心病禁食咸味,脾病禁食酸味,肾病禁食甘味,肺病禁食苦味。

肝藏的本色青,肝病宜食用甜味,如粳米饭、牛肉、大枣、葵菜等均为甜味。心藏的本色赤,心病宜食用酸味,如狗肉、芝麻、李子、韭菜等均为酸味。脾藏的本色黄,宜食用咸味,如大豆、猪肉、栗子、藿菜等均为咸味。脾藏的本色为白,宜食用苦味,如小麦、羊肉、杏子、薤菜等均为苦味。肾藏的本色为黑,肾病宜食用辛味,如黄黍、鸡肉、桃子、葱等均为辛味。

五味论

黄帝问少俞说:饮食水谷中的五味,进入人体后,各自有它们所喜欢去的地方,同时也会因为五味的偏嗜,而发生各种疾病。譬如,酸味走筋,过多嗜好酸性食物,就会引起小肠滴沥不畅的癰病;咸味走血,过多嗜好咸性食物,就会引起口渴;辛味走气,过多嗜好辛辣食物,就会使人感到内心空虚;甘味走骨,过多嗜好苦性食物,就会引起呕吐;甘味走肉,过多嗜好甘甜食物,就会使人心胸烦满。我知道五味的情况,但并不明白是怎样的原因,希望您能告诉我其中的缘故。

少俞回答说：酸味入胃之后，因其气味涩滞且有收敛的作用，向上运行到中上两焦，就不易随气化而出入，即留滞于胃中，若胃中和调温煦，动态功能正常，则酸味难以久留，即可向下注入膀胱，但是膀胱的胞壁薄且柔软，遇到酸性物质就卷缩，使气化失司并约束尿路不通，水道不能畅行，所以形成滴沥不畅的癃病。前阴是诸筋汇集所终的地方，又因酸入肝走筋，而致内为膀胱的闭癃，外为宗筋之所聚处。

黄帝问：咸味走血，多食咸就令人口渴，是什么原因呢？

少俞回答说：咸味入胃后，它的气味上行到中焦，灌注于血脉，与血气同行，血液与咸味相合则凝聚而黏稠，血液凝稠时，胃中的清汁就必然会再次灌注到血液之中，使黏稠淡化稀释，若常需胃中清汁灌注则必然致胃中清汁津液不足，又由于咽为胃之门户，胃液不足不能上润，则咽喉、口腔干燥，失却津润，所以口舌、咽喉感觉到口渴。又因为血脉是饮食水谷化生的精微，营养运行于全身的道路，血液也是中焦所化，所以咸味入胃后，自然就走入血份。

黄帝说：辛味走气分，多食辛味，会使人感觉内心空虚，这是因为为什么呢？

少俞说：辛味的食物进入胃里之后，它的气味走于上焦，上焦的功能是接受水谷精微化生的阳气而营运全身，并以此阳卫煦体表，抵御外邪，饮食中姜韭这些辛辣之气经常熏蒸它，营卫之气无休止地受其影响，日久伤及营血，且辛味疏散，所以使内心空虚。又且辛味与阳气易于同行，辛味开发腠理，能促使排汗，并可与阳气一同外泄。

黄帝说：苦味走骨，多食苦味，易使人呕吐，这是为什么呢？

少俞说：苦味进入到胃里，其他的气味，都不能胜过苦味，于是苦味可以顺势走入下焦，上中下三焦之气都因而闭塞不通，内则三焦失约，外则营卫不通，胃肠功能逆乱，故而引起恶心呕吐。牙齿是骨骼的终端部分，苦味性坚而沉，所以苦味摄入则走骨，因此显现入而复出的征象，则知苦味走骨。

黄帝说：甘味走肉，过多食甘，使人心胸烦满，这是为什么呢？

少俞说：甘味进入胃中，它的气味弱小，不能上升至于上焦而与水

谷同时停留在胃中,且甘味使人柔润而至懈怠。胃柔润则气缓生湿,气缓生湿则蛔虫滋生,虫食甘味而常动于胃口,所以让人感到心胸烦满不安,甘味之气通于肉,所以甘味走肉。

阴阳二十五人

黄帝说:我想问问阴型和阳型的人判断标准是怎样的?

伯高说:天地之间,自然界内,一切事物都离不开木火土金水五行,人的体形分类也与之相应,所以可以按五行而大体分为五大类。每一类又可以按五音分为五种类型,因此可以总共分为二十五种类型的人。而阴阳两大类型的人,并不在二十五人之中,阴阳两大类型的分类方法,与五行之人的分类法不同,它是以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和阴阳和平之人的方法分类的,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希望听听二十五人的形态,血气化生的不同特点,如果要从外部的特征来判断内部情况,怎么样呢?

岐伯说:你询问的很好啊!这是先师的秘密,虽然像伯高这样的名医,尚且还不能弄明白呀!

黄帝离开座位,后退几步,谦恭地说:我听说遇到诚信可教的人,而又不传授他,这是重大的失误。如果得到了好的秘诀,却又随意向人泄露,这是上天都要讨厌的事情,我希望得到秘法而且弄明白之后,把它珍藏在金柜里面,不轻易向人泄露和夸耀它。

岐伯说:先要确立金木水火土五种类型,然后再去分别青赤黄白黑五种气色,再辨别宫商角徵羽五声,这样就可以判断二十五人的类型了。

黄帝说:愿意全部听您的教诲。

岐伯说:一定要谨慎再谨慎,请让我慢慢地谈谈吧。

木形一类的人,在五音里应属于木音中的上角,与东方的苍帝相似,这种人的皮肤为苍色,头小面长,肩部宽大,背平,身躯挺直,手足小,有才干,善于劳心,体力不足,多忧劳于事。对于时令节气来说,能耐受春夏季节的温热之气,却不能耐受秋冬的凉寒之气,易在秋冬季节

感邪而生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足厥阴肝经主事。他们的特征是雍容自重,是禀受木气最全的人。禀受木气较偏的还可以按上下左右分为四类:左之上者,称为大角之人,可与左足少阳胆经相比,他们为人比较谦虚。左之下者,称为右角之人,可与右足少阳胆经相比,他们为人比较随和。右之上方,称为钛角之人,可与右足少阳胆经相比,他们处事进取心较强。左之下方,称为判角之人,可与左足少阳胆经相比,他们为人刚正不阿。

火形一类的人,在五音中属于上徵,好似南方的赤帝,这种人皮肤发红,背脊之肉阔大,面锐头小,肩背髀腹发育匀称端正,手足较小,行走时比较安稳,性情较急切,有时走路摇摆,肩背肌肉丰满,有气魄,轻财好施,但缺少信用,多思多虑,遇事明理,容貌较好,性情急躁,不能长寿,常常会突发死亡。对时令节气来说,能耐受春夏而不能耐受秋冬,秋冬感触寒冷而生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手少阴经,他们为人诚实,没有谎言,实事求是,是禀受火气最全的人。禀受火气较偏的人,按上下左右也可分为四类:左之上方,名为质徵之人,可与左手太阳小肠经相比,他们为人光明正大而明白事理。右之下方,名为少徵之人,可与右手太阳小肠经相比,他们为人乐观,心情开朗。右之上者,名为右徵之人。可与右手太阳小肠经相比,他们为人勇往直前,不甘落后。左之下方,名为判徵之人,可与左手太阳小肠经相比,他们为人坦荡,无忧无虑。

土形一类的人,在五音中属于上宫,好似上古时期的黄帝,这种人肤色虽黄色,面圆,头大,肩背丰满端正,腹大,腿部健壮圆实,手足小,肌肉丰满,身体匀称,行走稳重,内心安静,不急躁,乐于助人,不喜欢依仗权势,但喜欢交朋友。他们对时令节气的适应是能耐受秋冬的寒冷,却不能耐受春夏的温热,春夏季节感邪而易生病,这些属于上宫的人,可与足太阴脾经相比,禀受土气最全,他们的性格是诚信、朴实、敦厚。禀受土气之偏者,也可按上下左右分成四类:左之上方,名为太宫之人,可与左足阳明胃经相比,他们为人委婉和顺。左之下方,名为加宫之人,可与左足阳明胃经相比,他们为人深沉稳重。右之上方,名为少宫

之人,可与右足阳明胃经相比,他们的为人圆滑灵活。右之下方,名为左宫之人,可与右足阳明胃经相比,他们的为人坚持己见,不为外物所动。

金形一类的人,在五音中属于上商,好像是西方的白帝。这种人面方,肤色发白,头小,肩背、腹部以及手足均小,因金之旁生必小,所以看起来如同足跟外另有小骨长于踵外。身体轻便,禀性清廉,性性急切,不静则动悍异常,善于吏治。他们对时令季节的适应是:能耐受秋冬的寒冷,却不能耐受春夏的温热,春夏季节感受外邪易生疾病。这类人在金音中属于上商,属于手太阴肺经,是禀受金气最全的人。他们的性情是刚愎、坚实、刻薄寡恩。禀受金之偏者,也可按上下左右分为四类:左之上方,名为钦商之人,与左手阳明大肠经相比,他们的作风廉洁自持。左之下方,名为右商之人。可与左手阳明大肠经相比,他们的作风较清廉,性情洒脱。右之上方,名为左商之人,可与右手阳明大肠经相比,他们的性情为人是精细,能明察秋毫。右之下方,名为小商之人,可与右手阳明大肠经相比,他们的性情是严肃庄重。

水形一类的人,在五音中属于上羽,与北方的黑帝相似。这种人肤色较黑,面部不平,头大,颐部较大,肩小,腹大,容易活动手足,行走时摇摆身体,尻部以下较长,脊背也长,对人不尊敬也不畏惧,善于取笑欺骗,自己的命运也不好,或许可招致杀身之祸。这种人对时令节气的适应是:能耐受秋冬的寒冷,而不能耐受春夏的温热,春夏季节易感受外邪而生病。这类人属于足少阴肾经,是禀受水气最全的人,他们的性情像水一样,趋于卑下之地。右之上方,名为大羽之人,可比于右足太阳膀胱经,他们的性情常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左之下方,名为小羽之人,可比于左足太阳膀胱经,他们的情性不直率,心思杂乱。右之下方,名为众羽之人,可与右足太阳膀胱经相比,他们为人纯粹,像水一样清澈见底。左之上方,名为桎羽之人,可与左足太阳膀胱经相比,他们的性情像潭水一样平静安定。

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形态的人,由于禀赋的差异,又详分为二十五种不同类型,虽然如此,在外表上仍是不易辨认,只有不偏不移,而踵天

地之正气者，斯为阴阳和平之人，所以世间有圣贤愚鲁之别。

五藏之气

五藏之气失于调和，表现的症状是：心气不舒，则出现噫气；肺气不利，则为咳嗽；肝气郁结，则多言多语；脾气不和，则为吞酸糟杂；肾气亏损，则为呵欠连连。

六腑之气，失于调和，表现的症状是：胆气郁结而易怒，胃气上逆则为嘔，大小肠失于约束则为泄泻，膀胱气虚而失于固摄则为遗溺，肾阳失于温化，水溢下焦则为水肿。

五味摄入之后，与五藏同气相求，它们的归属关系是：酸味合于木而归于肝；辛味合于金而归于肺；苦味合于火而归于心；甘味合于土而归于脾；咸味合于水而归于肾；淡味合于土而归于胃。这就是五味与五藏的相合关系，其中甘淡二味同归中土。

五藏精气不足而为它藏所併，如此出现的症状是：

因肝气不足而被肺气所併，则表现出愁忧之症。

肺气不足而为心气所併，则表现出喜乐之态。

肝气不足而为肺气所併，则表现出悲伤之情。

心气不足而为肾气所併，则表现出惊恐之态。

肾气不足而为脾气所併，则表现出畏惧之心。

这就是五藏精气乘其虚弱而相併，根据各藏的虚实情况而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五藏有所合、所好，也有所厌恶的一方面：

肝属厥阴木，其性与风相通，风多则伤筋故肝恶风。

心属少阴火，其性与暑气相通，热多则伤脉，故心恶热。

肺属太阴金，其性本寒，寒多则伤肺，故肺恶寒。

肾属足少阴水，其性喜润，燥则精水竭涸，故肾恶燥。

脾属足太阴土，其性喜燥，湿则脾土不运，故脾恶湿。

这就是五藏之气有所厌恶的一面。

五藏之气与外在官窍通过经脉相连，五藏因气动而表现出的情况

是：

心主火，热能蒸发汗液，故心主汗。肝的外窍开于目，肝气有所动则肝液可化为泪。肺的外窍为鼻，肺液可化为涕而从鼻窍出。肾脉上连于舌本，肾之液可化为唾而从口出。口为脾之外窍，脾液为涎而由口出。这就是五藏之气失于调和而化为五液外出的情况。

人身由于各种各样的过度劳动，而使内在五藏虚损的情况如下：久视劳神，易于损伤心血；久卧气不畅达，易于损伤肺气；久坐劳脾，易于损伤肌肉；久立劳肾，易于损伤骨骼；久行劳肝，易于损伤筋膜。这是五藏之气因外力所致而受到劳伤的结果。

在饮食五味中，五味与五藏相合的关系是：酸味走于筋膜，辛味走于气机，苦味走于血脉，咸味走于骨骼，甘味走于肌肉。这是五味与五藏之气相合相应的关系。

在饮食五味中，因为五味与五藏相合相应的关系，然而当五味过则易伤，或病已成而更无多食五味的情况，也称为五禁；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骨，骨病无多食咸；苦走血，血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五味虽然有偏嗜的习惯，还是要量情自控，不可以太过，太过则有伤，这叫做五禁。

五种疾病的发生之初是：少阴肾主骨，太阴脾主肉，所以阴分之病，发于骨肉。心为牡藏，心主血脉，所以阳病发于血。肺为太阴为阳中之阴藏，主于气，脾亦太阴，两者皆理气，所以阴病发于气。冬季阴气隆盛，阳气不能胜之，所以阳病发于冬。夏阳气盛，阴寒气微，所以阴病发于夏。这是依据五藏与四时的关系而言的。

五邪之为病

邪入于阳脉之中，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

邪入于阴脉之内，阴邪有余则六经凝泣而不通，且为血痹。

邪内搏于阳，则脉流薄疾，故上为头痛眩晕之疾。

邪内搏于阴，则脉不流，故令瘖不能言。

阳邪入于阴分，阴性主静，故发病表现为静默少言。

阴邪外出于阳分,阳性主动,故发病表现为喜怒躁动不安。

人之所以有精神意识活动,是因为五藏贮藏着精神魂魄意识,他们分别是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和志。这就是所说的五种神藏,是人身的灵魂所在。按《灵枢经》:两精相薄谓之神,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随神往来谓之魂,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肾受五藏六腑之精,为元气之本,生命之根,为胃之关,所以志能则命通。

五藏所主:心主身之血脉,血脉者,壅遏荣气应息而动也。

肺主身之皮毛,皮毛者,包裹筋肉闭拒诸邪也。

肝主身之筋膜,筋膜者,束络机关,随神而运也。

脾主身之肌肉,肌肉者,覆藏筋骨,通行卫气也。

肾主身之骨髓,骨髓者,张筋化髓,干以立身也。

六经气血多少各有不同;因其不同在治疗上应分别对待: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所以说在治疗上,针刺阳明经宜泻血气,针刺太阳经宜泻血不宜泻气,针刺少阳经宜泻气不宜泻血,针刺太阴经宜泻血不宜泻气,针刺厥阴经宜泻血不宜泻气,针刺少阴经宜泻气不宜泻血。

六经与五藏六腑之间,存着阴阳两经的表里关系:

足阳明与足太阴为表里,足少阳与足厥阴为表里,足太阳与足少阴为表里,这是足经的阴阳配属关系。

手阳明与手太阴为表里,手少阳与手厥阴为表里,手太阳与手少阴为表里,这是手经的阴阳表里配属关系。

《内经》黄帝询问:如何知道皮、肉、气、血、筋、骨之病?

伯高说:欲知皮病,当验两眉,盖两眉间即阙中,为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观两眉间,色起薄泽者,则知病之在皮也。

欲知肌肉之病,当验之唇,盖唇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观唇色有青、黄、白、黑者,则知病之在肌肉也。

欲知血气有病,当观之于营气,但营气无形,而濡然多汗,则知病之在血气也。

欲知筋之有病,当验之于目,盖肝主筋,而目为肝之窍,故观目色有

青、黄、赤、白、黑者，则知病之在筋也。

欲知骨之有病，当验之于耳，盖肾主骨，而耳为肾之窍，故观其耳之焦枯受尘垢者，则知病之在骨也。

黄帝说：疾病的形态是怎样的，如何取穴治疗？

伯高回答说：百病变化多端，是无法预测的，然而皮病有部位，肌肉有根柢，血气有输注出入之处，骨骼也有连属。

黄帝说：希望您讲讲它的缘故。

伯高说：皮肤的分部输散在肢体四端，肌肉的根柢汇聚在臂膀、胫臀部，阳经循行的分肉之间，和足少阴经的分肉之间，血气的输注出入，在于各部络穴，若气血在哪里留居，则因而隆盛而起。诊察筋部就不用区分阴阳、左右，只要候病所在即可。骨髓的连属，关系着骨骼空隙之处的润滑液，这些润滑液精微的部分是增益脑髓的。

灵枢五色

雷公向黄帝问道：五色的变化只是诊察取决于明堂部位吗？我尚未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黄帝说：明堂指的就是鼻子，阙就是两眉间的部位，庭就是额部，蕃就是两颊的侧面，蔽就是耳门的部位。它们其中的空间应该方正阔大，离开十步远而骨骼明显，其方大丰隆，全部看得很清楚，如此这样的人，寿命必然到百岁。

雷公说：从五官部位怎么诊察五藏的疾病呢？

黄帝说：明堂骨高起、平直，五藏的气色依次环绕于中央，六腑的气色分部在五藏的两侧，头面的情况向上反映于阙庭部位，两眉之间的下极部反映心藏的情况。

清代医家张志聪注解：阙庭之中，肺也；阙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为阴而主中，故侯次于中央也。六腑挟其两侧，肝左者胆也，方上者胃也，中次者大肠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外也。府为阳而主外，故位次于两侧也。肾为水藏，故挟大肠而位于蕃蔽之外，应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

下极,应天阙在上,王宫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阙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极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宫者心之部也,心为君主而居中也。

如果五藏功能动态平和正常,它们反映于面部的气色就会正常,不会有病色出现。反之,明堂润泽明洁清亮,那么五藏反映于五官部位的病色,又怎能无法辨认呢?

雷公说:关于五色的分辨,请您进一步谈谈吧?

黄帝说:面部五色的呈现,各自出现于它的分部,部位中有骨陷下的,必然免不了对应的藏腑有病。如果其中有部位的气色,相为乘袭的情况,虽然病情很严重,也不至于死人的。关于乘袭之说,张志聪说:承袭者,谓子袭母气也。如心部见黄,肝部见赤,肺部见黑,肾部见青,此子之气色承袭于母部,虽病甚不死,盖从子以泄其母病也。

雷公说:五官部位,五色主病如何?

黄帝说:青黑为风寒之色,主痛;黄赤为火主之色,为热;白者,清肃之色为寒。这五色的出现是外因所致的疾病。

雷公说:如何判断病情的变化呢?

黄帝说:外主腑,内主藏,疾病不论在内在外,都有不同程度盛衰的变化,判断病情的这种盛衰变化,首先要诊察寸口的脉象来判断,如果脉象表现为滑、小、紧而且沉的,病情加重,病位在藏。如果人迎之气,现大、紧而且浮的脉象,病情日益加重,病位在外腑。如果脉口出现浮滑的脉象,说明病情日益发展,人迎出现沉滑的脉象,说明病邪日渐衰减。脉口滑而且沉的,病情日益加深,病位在内藏。人迎脉滑、大而且浮的,说明病情日益发展,病位在外腑。脉象出现或浮或沉,以及人迎与寸口脉气大小相等的,这种情况,疾病难以痊愈,病邪在五藏。脉象沉而且大的情况,疾病容易好转。如果出现沉而且小的脉象,说明病情逆转,病情有发展。病邪在六腑,出现浮而大的脉象,说明疾病容易好转。人迎部位,脉象粗大坚实的,是伤寒病。气口部位,脉象粗大坚实是因食伤所致。脉象滑大并有代脉之象而且脉气较长的,病邪是从外而来,阳邪自外传里,而令人目有妄见,内心有所憎恶,这是阳气并阴的

结果。治法当识阴阳先后,择其要者,可以使它改变。

雷公说:我听说百病因风而得,厥逆又多因寒湿之邪所致,又如何从面部气色来判别呢?

黄帝说:要分辨何邪致病,通常要观察两眉之间的气色变化。如果气色薄明润光泽,是风邪所致的病。如果气色冲浊而不清,是寒湿所致的痹症。如果冲浊之色见于颜面下部的地阁,就是寒湿邪气所致的厥逆症。大概因为厥逆是自足经而上逆的病罢了,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要知道五藏与五色相应,而各自呈现的病色,就以青为肝色,赤为心色,黄为脾色,白为肺色,黑为肾色,各因其色而分别判断五藏的风痹厥之病。

雷公说:人有不因病而突然死亡的,如何去判断他们呢?

黄帝说:原有元气大虚,而后大邪之气得以入侵藏腑,所以使人不因生病而突然死亡。

雷公说:有因生病而且稍有痊愈,却又突然死亡的,又如何去判断他们呢?

黄帝说:赤色见于两颧部,大如拇指,成块成条,聚而不散,病虽好转,最终必然突发死亡。有黑色见于首面庭部,大如拇指,聚而不散,必然不因生病而突然死亡。

雷公再次拜谢说: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下,死亡能预知吗?

黄帝说:诊察气色出现的部位,就可以预知死亡的时间。

雷公说:好啊!希望全都听到您的教导。

黄帝说:面部诊察依部位分别是:额部应人身的头面,眉心之上应咽喉,眉心应肺,眉心之下应心,鼻柱应肝,鼻柱两侧应胆,鼻头应脾,鼻头两侧(即鼻翼)应胃。面部中央应大肠,面颊应肾,因腰为肾府,肾与脐对,所以两颊部与肾腰脐相应。鼻两侧与两颧以内的部位应小肠。人中部位与膀胱、子宫相应。正当颧骨部位应肩,颧外侧应臂,颧外之下即应臂下之手部。鼻根,即眼角以上的部位应乳房和胸膺处。两颊外则之上应背部,沿牙车骨以下部位与股、膝、胫、足部相应。口两侧的纹路部位应股内侧。与膝部相应的位置,具体在颊下曲骨。这就是五

藏六腑,肢体关节反映在面容的诊察部位。

雷公说:从面部的气色,判断病情的轻重变化是怎样的?

黄帝说:如果气色浅淡而且明净,说明病情较轻或好转,

气色晦暗沉滞无光泽,说明病情较重,或者恶化。如果气色晦滞,由下向上发展的,说明病情更加严重;气色由上向下运行,如同云开雾散的,说明病情正在好转。五色反映五藏六腑的病变多有分部,既有外部,也有内部。如果气色从外部走向内部的,病情的发展也应从外走内;气色从内部走向外部的,病情的发展也应从内走外。一般情况下,疾病先生于内部的,要首先治疗五藏或者阴经的病邪,之后再治疗六腑及阳经的病邪,如果违背这个治疗原则,就会使疾病加重。如果疾病生于六腑或阳经的,首先要治疗六腑或阳经的病邪,之后再治疗因此而波及于五藏或阴经的病邪,如果违背这个治疗原则,病情就会加重。阳胜者阴必衰,当助其阴以和之;阴胜者,阳必衰,当助其阳以和之。用阴和阳,用阳和阴,审明分部,明察盛衰。譬如用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左右为阴阳之道路,阳气从左,阴所从右。能够分别阴阳左右,就是掌握了天地阴阳运行的大道。男女气色的变化,有左右顺逆的不同。男左为阳,左为顺,右为逆;女右为阴,右为顺,左为逆,这就是男女阴阳不同的缘故。

能够把握阴阳,审察气色所属部位的润泽与晦暗,从而准确地判断病情善恶的,就是好医生。一般情况下,气色沉浊的为病深在里,气色浮泽的,为病浅在表。气色黄赤为风邪,青黑为疼病,白色为寒症。黄色而如膏之泽者为有脓,赤其者为有血。然青黑虽为痛,而痛甚者又为挛,白者虽为寒,而寒甚者又为皮肤之不仁。不仁,即皮肤不知痛痒。五色分别反映在面部相应位置,审察浮沉,即知病邪浅深,察其润泽或晦滞,就可观其病邪的善恶;审察气色的疏散或搏聚,即知病情的远近;观看病色或上或下,即知病位所在;汇聚精神,专心分辨,即可知道过去和当下病人的情况。所以说审察气色不能做到细致入微,就不可能明辨是非,只要用心专一,心无旁骛,就会知道是新病或旧疾。如果色之泽明不显,而但见沉夭者,其病必重;若其虽不明泽,而亦无沉夭之色

者,病必不重。如果其色散漫而不凝聚,说明病势在分散,即使有疼痛的症状,也是因为气机阻滞所致,并不是积聚的形成。心之色主赤,肾之色主黑,肾乘心即水克火;心先受病,以肾色来克,心部见黑色为应。然而不只如此,凡肝部见肺色,脾部见肝色,肺部见心色,肾部见脾色,以及六腑之间相克的,均是如此审察判别。

男子之色见于鼻端,当为小腹痛;其色见于鼻下,当为阴卵痛;其色见于鼻下,圆而且直,当为茎垂痛。因色之上下而又分为茎之本末,大概如此,都是因为狐疝外阴而生的病。

女子之色在于鼻下,当为膀胱经,及妊子处之有病,即胞宫有病。其气色散者为痛,而不至成聚,若气色抟聚不散,则成聚而不止于痛。然其聚之在内者,或方或圆,或左或右,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随而下行,至于尾骶,则其病之在下者,当有浸淫之物,润泽如膏之状者在也。不然则为暴食,问即出不洁之物耳。

凡男女之色,见于左者,则病必在左,见于右者,则病必在右。其色有邪气,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即可以明确判断病人的情况了。

所谓气色,即青、赤、黄、白、黑,均为端正盈满,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肠亦赤,其色如榆莢之大,在于面王之部,则是小肠有病,并非是一时所见。

凡邪随色见,各有所向,而尖锐之处,即其乘虚所进之方。故上锐者,以首面正气之空虚,而邪则乘之上向,下锐则邪乘之下向,不论在左侧在右侧,均依此法而定。

以五色配属五藏,青色属肝,而肝与筋相合,所以肝部呈现青色,即可以知其为筋之病,余皆如此论。

梦与五行盛衰

黄帝说:希望听您讲讲人体阴阳失调,而致淫邪衍生是怎样的?

岐伯说:四时八正之邪,从外侵袭人体内部,是没有什么一定规律可循的,即使浸淫于藏器,也是把寻不到它的定处。浸淫之邪与营血卫气同

行升降出入,而又与魂魄相合,飞扬潜藏,让人因此眠卧不得安适,而且容易出现梦觉。这种邪气浸淫到阳府,就会出现外表的阳气有余,而内在的阴血不足,或者按病理机制称为外实内虚症;如果邪气浸淫至阴藏,就会出现内在的阴血有余,外在的阳气不足,或者按病理机制称为内实外虚症。

黄帝说:关于有余和不足的情况,有形迹可查吗?

岐伯说:人体阴气较盛,就会梦到涉水渡大江大河的情况,并且内心恐慌害怕;阳气较盛,就会梦到大火弥漫燃烧的情况,而且还有因与火相近而被烧灼的感觉;阴阳之气都盛,就会因人体阴阳相争而梦到两向打杀。人体上部阳气较盛,就会梦到飞行;人身下部阴气较盛,就会梦到堕落或滑下;如果腹部因空虚或饥饿,就会梦到有所索取;如果饮食过饱,就会梦到给予别人;肝气旺盛,就会梦到恼怒,发脾气;肺气较盛,就会梦见恐惧哭泣和飞行、登高之事;心气偏盛,就会梦到喜笑或恐惧之事;脾气偏盛,就会梦到歌舞快乐之事,或者有身体沉重懈怠;肾气偏盛,就会梦到腰脊间不适。大凡这十二种偏盛的情况,在府则有余于外,在藏则有余于内,因梦即可测知其邪在何藏何腑,遂用针刺泻法,其邪可立已。

如果因阴阳喜怒,饮食居处,而致正气虚损,使邪气客舍于心,就会梦见山林烟火;客于肺,就会梦到飞行登高以及看见金属铁器之类的东西;客舍于肝,就会梦到山林树木;客舍于脾,就会梦到山丘、陵岗、沼泽,以及破坏的房屋,刮风下雨等;客舍于肾,就会梦到身临渊潭,体陷水中;客舍于膀胱,就会梦到外出游行;客舍于胃,就会梦到有关饮水吃饭之事;客舍于大肠,就会梦到田间野地;客舍于小肠,就会梦到人群集居的城镇、街市和车马行走的大道;客舍于胆,就会梦到打斗争吵,自伤的事情;客舍于阴器,就会梦见与妇人交接之事;客舍于头项部,就会梦到被刀斧斩头之事;客舍于腿胫,就会梦见行走时却又不能向前迈腿,以及滞留在深陷的地苑中;客舍于股肱,就会梦到依照规矩礼节,跪拜起坐等情况;客于胞殖,就会梦到大小便溺之事。诸如此十五种类型,属于正气不足,邪气客舍所致,如果按补法治疗,可以很快痊愈。

顺气一日分四时

黄帝说：百病的发生，必然是因为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等等，对人体不利的因素侵伤所致。邪气侵入人体后，就会使形体不适出现症状，又可以根据症状的表现而判断是何脏腑受邪。病因、病机、病理、病名就会明确，这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大多疾病，都以早晨病轻，白天平安，黄昏加重，晚上较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四时阴阳之气消长变化所致。

黄帝说：希望听您讲讲四时之气的情况。

岐伯说：在一年四季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阳气变化的正常规律。人身也和四季之气相应。就拿一天的时间划分为四个时间段来说：清晨作为春生之气，中午作为夏长之气，日落比喻秋收之气，半夜比喻冬藏之气。清晨人身的阳气开始生发，病气逐渐衰退，所以早晨较轻。中午阳气盛长，人身之阳气也在盛长，阳气盛长则邪气退却，所以病人平安。黄昏之时阳气消散，阴气增长，人身的阳气也在衰退，病邪因阴气的增长，而使病人的痛苦加重。半夜天之阳气消散，人之阳气入藏，因阳气不能与病邪抗争，而使邪气独居于身，所以半夜病情较重。

黄帝说：其中有与四时相反的情况，这是为何呢？

岐伯说：这是不与四时之气相应合的情况，是某一藏独自致病的结果，这样必然是因藏气不能胜过四时之气，而使疾病加重的，又因藏气在它所胜之时，病人就可以痊愈而起。

黄帝说：治疗这种反四时的疾病，应该怎样呢？

岐伯说：也要顺应自然时令，这样疾病的发展变化和治疗，就可以按时期治愈。能够把握时间节律依时而治的，就是好大夫。如果不明时令而且违背它的规律的，这是粗浅的医生。

黄帝说：您说的很好啊！我听说针刺有五种变化，目的是针对五输穴的治疗，希望听听它的具体情况。

岐伯说：人身有五藏，五藏各有五变，五变应五输，所以一共有五五二十五个输穴，它们都与四季五时相应。

黄帝说：请您先谈谈五变。

岐伯说：肝属木，为阴中之少阳，所以肝为牡藏。肝色青，时令为春天，日干为甲乙，五音为角，五味为酸。心属火，为阳中之太阳，所以心为牡藏。心色赤，时令为夏天，日干为丙丁，五音为徵，五味为苦。脾属土，为阴中之至阴，所以称为牝藏。脾色黄，时令为长夏，日干为戊己，五音为宫，五味为甘。肺属金，为阳中之少阴，所以称为牝藏。肺色白，时令为秋，日干为庚辛，五音为商，五味为辛。肾属水，为阴中之太阴，所以称为牝藏。肾色黑，时令为冬，日干为壬癸，五音为羽，五味为咸。因各藏所代表的色、时、音、味、日，不同如此，所以称为五变。

黄帝说：五变是如何主导五输的？

岐伯说：藏阴主冬，凡病在五藏者，必取五藏之井穴。春时万物初生鲜华，所以五色主春，春刺五藏之荣。夏时万物荣华，四时之胜，输穴气盛，亦应于夏，所以五藏夏取五输穴。

长夏万物荣盛，音律和四时之序，五音繁盛，气应长夏，经之穴亦与之相应，所以凡病在声音者，应取各经之经穴。秋时万物皆熟，众味并盛，以养五藏，合穴气敛，亦应于秋。所以《内经》云：凡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因饮食内伤者，当取各经之合。

五藏之气与自然界五时阴阳之气相应，人身各经之经气又与之相合。五藏有病，依五时经气流注输穴之相应而取穴治疗，并且五藏、五时、五输的对应取穴治疗法，各有所主治病症，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黄帝说：六腑增加的原穴，不应五时，以至于六个输穴，这是怎么回事呢？

岐伯说：只有原穴不与五时相应，也只有六腑的阳经设有原穴，五藏之阴经则以输穴为原。所谓“原”，指人之命门之气，即肾间动气，为五藏六腑十二经脉性命之根，故称为“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通行原之三气，经营五藏六腑，故“原”又为三焦之尊称，不应五时，与阳经相合，以应六腑阳经，六六三十六输穴之数。

黄帝说：什么叫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希望听听它的缘故。

岐伯说：病邪在藏的，如肝区胀满，并主心下满，即取井穴针刺。病情的变化显现在气色的，如心多为热，而荣主身热，即取荣穴针刺。病情时轻时重，时好时坏的，如长夏应脾，夏时体重节痛，时轻时重，而输穴即主治体重节痛，时间时甚，故取输穴针刺。病情的变化反映在声音上的，应针刺经穴。

经脉血液充满，血滞不畅，病在胃腑，以及由于饮食不加节制而生病的情况，应取合穴针刺。因为饮食五味与胃肠有关，金秋收获季节，五味丰盛，所以说五味主合穴。这就是以上所谈的五藏、五时，以及五变的针刺方法。

灵枢《本藏》

黄帝询问岐伯说：人身的气血精神，是奉养生命活动，使心性和合身命周全的根本。经脉是循行气血营运阴阳，濡润筋骨，滑利关节的。卫气是温煦分肉，充养皮肤，滋肥腠理，总司腠理开阖的。志意是统御精神，摄收魂魄，调适寒温，和合喜怒的。所以说血气和调则经脉通利流行，营身涵覆阴阳之气，筋骨坚实劲强，关节润滑清利。卫气调和则皮肤腠理解利，皮肤和柔，腠理致密。志意平和则人的精神专心顺直，魂魄凝聚不散，懊悔和愤怒不生，五藏正气充养不易受邪。寒冷温热调和则六腑的功能动态正常，消化水谷，泌泻糟粕。人身经脉循行通利，肢节和利安好，风痹之症不能发作。这是人身常保平安无病的原因。

人身五藏是潜藏精神、血气、魂魄的。六腑是消化饮食水谷而且运行津液，泌别清浊糟粕的。这是人们同时具受上天之气象，不论是愚昧、聪明或贤能，没有任何差别。然而有些人却能独自享尽天年之寿，而且始终没有因外邪的侵害，内在情志和饮食的不适而生病，以至于百年之岁，身体仍然不见衰弱，虽然冒犯大风大雨，或突然感受寒冷酷暑，倘且不能伤害到他们。有一些人经常躲在屏帐或密闭不透风的室内，况且还没有担心烦恼的事，然而还是避免不了经常生病，这是为什么呢？请您讲讲它的缘故。

岐伯回答说：你的问题不易回答。人身的五藏与天地自然界的五

行相合,又与一年四季的五运六气,阴阳的消长变化相关联,与一年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五节的气化相一致。五藏在每个人的身体内,因个体而不同,它的不同在于五藏可因人的胖瘦、高矮而有大小、高下、坚脆、端正、偏倾的不同。六腑也因此而有大小、长短、厚薄、结直、缓急的不同。

以上共有二十五种不同的情况,有善有恶,有吉有凶,请让我详加说明。

心藏体积小的人,心神安定,外邪不能侵伤,但容易引起内心的忧伤;心藏体积大的人,内心的忧患不能伤感,然而却容易伤于外邪。心藏位置较高,甚至充满于肺中,因致肺气壅滞而引起内心烦闷、善忘,并且不愿说话;心藏位置低下,而阻止阳气的敷布,使心经所循行的部位易伤于寒邪,并且易被言语恐吓。心藏质地坚韧,则藏器安定固密内守;心藏质地脆弱,则易患消瘴内热病。心藏位置端正则心神和平,经脉通利难以侵伤;心藏位置偏倾则内心情志不定,行事不一,没有主见。

肺藏的体积较小,不能太多饮水。然而肺少则不易受外邪,故不生喘病。肺藏的体积较大的,善于饮水,而且易受外邪,可招致胸痹、喉痹、逆气喘息等病症;肺藏位置较高的,则易患喘息咳嗽,甚至呼吸抬肩的哮症等;肺藏位置低下的,气来委逼膈膜,上奔迫于肺,下又逼迫于肝,而致胁下胀痛。肺藏质地坚韧的,没有咳逆上气的疾病;肺藏质地脆弱的,容易患消瘴之病。肺端正的,肺气和顺,肺脉滑利,难以侵伤;肺偏倾的,胸内也因而有偏痛之症。

肝藏体积小,不受外邪侵伤而安定,而且无两胁下之病。肝藏体积较大,则逼于胃而又傍迫于咽,使咽膈不利,并且两胁下疼痛。肝藏位置较高,则向上支撑于膈膜,又逼迫于两胁,而使人烦满喘息。肝藏位置低下,则易逼胃,且因胁下无物而空虚,故易受邪气。肝藏坚实则藏器安固,难以受伤;肝藏脆弱则容易患消瘴病,并且易受邪伤。肝藏端正则平和,经脉滑利难以受伤,肝藏偏倾则致胁下疼痛。

脾藏体积小的,不受外邪侵伤而且藏器安定;脾藏体积大的,则容易引起季胁部不适而痛,并且不能奔跑。脾藏位置高的,则易迫使胁下

软,内外牵引季肋而痛疼;脾藏位置低下的,则下逼于大肠,因其超出脾藏所居之处,故而苦于易受外邪。脾藏坚实则藏器安固,难以受伤;脾藏脆弱则易患消瘴,并且易受邪伤。脾藏端正则和顺,经脉滑利难以伤损;脾藏偏倾则易患胀满症。

肾藏体积小的,不受外邪侵伤,而且藏器安定;肾藏体积大的,则容易患腰痛病,病人因痛不能俯仰,并且还容易受外邪所伤。肾藏位置较高的,则苦于背脊疼痛,不可以俯仰;肾藏位置低下的,则易患腰尻痛,不可以俯仰,还可罹患狐疝。肾藏坚实的,则不生腰背痛的疾病;肾藏脆弱的,则易患消瘴且易受邪伤。肾藏端正的则和顺,经脉滑利难以伤损;肾藏偏倾的,则苦于腰尻疼痛。

人的五藏,有此二十五变者,不因人之失养之愆,所以虽然不离密闭的屏帐,没有外邪所侵,却因此而经常有此类疾病。

黄帝说:内藏的情况,如何在外观上去诊察呢?

岐伯说:皮肤颜色发红,纹理细密的人,心藏体积小;肌肤纹理粗疏的人,心藏体积大。胸前无蔽骨(即胸骨剑突)的,心藏位置高;蔽骨短小而且凸出的人,心藏位置低下;胸前蔽骨较长的人,心藏坚实;胸前蔽骨弱小又薄的人,心藏脆弱;胸前蔽骨垂直向下,不凸出的,心藏端正;胸前蔽骨,偏倚一方的人,心藏位置偏倾。

皮肤颜色发白,纹理细密的人,肺藏体积小;纹理精疏的人,肺藏体积大;两肩宽大,胸前两旁向前突出,咽喉部反而内陷的人,肺藏位置较高;两腋收敛,两肋开张的人,肺藏位置低下;肩背宽大,背部敦厚的人,肺藏坚实;肩背部瘦薄的人,肺藏脆弱;背及胸前两旁宽厚敦实的人,肺藏端正;胸前膺部向一侧依斜的人,肺藏偏倾。

皮肤颜色发青,纹理细密的人,肝藏体积小;纹理粗疏的人,肝藏体积大;胸部宽润,肋骨高而外张的人,肝藏位置较高;肋部内收,肋骨低合的人,肝藏位置低下;胸肋部位发育良好的,肝藏坚实;肋肋部内薄骨弱的人,肝藏脆弱;胸膺肋腹部发育对称良好的,肝藏位置端正;肋部肋骨偏斜且向外抬举的,肝藏位置偏倾。

皮肤颜色发黄,纹理细密的人,脾藏体积小;纹理粗疏的人,脾藏体

积大；口唇上翻的人，脾藏位置较高；口唇向下，松弛不收的人，脾藏位置低下；口唇饱满坚实的人，脾藏质地坚实；口唇庞大肉弱的人，脾藏脆弱；口唇上下对称厚实的人，脾藏端正；口唇偏斜外举的人，脾藏位置偏倾。

皮肤颜色发黑，纹理细密的人，肾藏体积较小；纹理粗疏的人，肾藏体积较大。耳朵位置高的人，肾藏位置较高；耳朵向后下陷的人，肾藏位置低下。耳朵敦厚坚实的人，肾藏坚实；耳朵薄弱柔软的人，肾藏脆弱。耳朵圆实，耳坠平居牙车骨的人，肾藏位置端正；耳朵一侧独高或偏斜的人，肾藏位置偏倾。

凡此二十五种不同情况，只要平时生活上善于调节，就可以使身体保持平和安定，如果不善于调理，就免不了要生病了。

黄帝说：你讲的很好，但是并非我要询问的问题，希望听你谈谈，人有始终不生病，并且能活到天假之寿命，虽然也有深切的忧愁、恐惧，和怵惕之志。犹且不能使他们身体感伤，大寒大热，对他们也不能侵犯。其中有一些人，经常居住在深宅大院，又身处帷帐，密闭的室内，内心又无怵惕之恐，然而却又免不了经常生病，这是为什么呢？希望听听其中的缘故。

岐伯回答说：五藏六藏是内外之邪气，容易客舍的地方，请让我谈谈其中的原因。五藏体积都小的，较少生病，但却容易心情焦躁，多愁善感。五藏体积都大的，行事缓和，并且很难使他们忧伤。五藏位置都高的人，心性好高骛远，做事脱离实际。五藏位置都低下的人，为人谦恭、卑下。五藏质地都坚实的人，不易生病。五藏质地都柔脆的人，没有不生病的时候。五藏位置都端正的人，性情平和，善于济人利物，得人敬仰。五藏位置都偏斜的人，心性邪僻，而且善于偷盗，反复无常，心口不一，与人不能善始善终。

黄帝说：希望请您谈谈六腑相应的方面。

岐伯回答说：肺与大肠表理相合，大肠经脉也与皮相应；心与小肠表理相合，小肠经脉也与血脉相应；肝与胆表理相合，胆经也与筋膜相应；脾与胃表理相合，胃经也与肉相应；肾与三焦、膀胱表理相合，三焦、

膀胱的经脉也与腠理毫毛相应。如《五癯津液别篇》曰：三焦之气以温肌肉，充皮毛。而三焦之气源于肾间之气。

黄帝说：它们相应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肺与皮相应，皮肤厚实的人，大肠厚实；皮肤薄弱的人，大肠薄弱；皮肤松弛腹部下垂胀大的，大肠弛缓而且较长；皮肤紧急束缩的人，大肠束缩而且较短；皮肤润滑的人，大肠通顺；皮肤与肌肉黏结不分的，大肠结涩不通。

心与脉相应，皮肤厚实的人，血脉厚实；血脉厚实的人，小肠肌肉也厚实；皮肤薄弱的人，血脉薄弱，血脉薄弱的人，小肠也薄弱；皮肤和缓的人，血脉和缓；血脉和缓的人，小肠粗大而且较长；皮肤薄弱而且脉搏弱小的，小肠细小而且较短；诸条阳经的经脉，大都纡屈的，小肠结涩不通。

脾与肉相应，肉块坚实胀大的，胃壁厚实；肉块小弱的胃壁较薄；肉块小弱而细薄的，胃壁不够坚实；肉块与身体肢节不相称的，胃腑位置下垂；胃腑位置下垂的，胃管约束不利；肉块不够坚实的，胃腑功能弛缓；肉块中无小肉块，如颗粒样的，胃腑收缩紧急；肉块中多有小颗粒结聚的，胃腑滞涩不利；胃腑结聚不利的，胃上贲门约束不利。

肝与爪相应，爪甲厚实颜色发黄的，胆囊厚实；爪甲薄弱颜色发红的，胆囊薄弱；爪甲坚实颜色发青的，胆囊收缩紧急；爪甲濡润颜色深红的，胆囊松弛，收缩缓慢；爪甲直颜色发白，没有纹路的，胆道舒直；爪甲凹凸不平，颜色发黑且多纹理的，胆囊结聚，滞涩不利。

肾与骨相应，肌肤纹理细密，皮肤厚实的，三焦膀胱厚实；

皮肤纹理粗疏，皮肤薄弱的，三焦、膀胱薄弱；腠理粗疏的，三焦、膀胱弛缓；皮肤紧缩而且没有毫毛的，三焦、膀胱紧缩；毫毛丰润而且粗大的，三焦、膀胱通顺和畅；毫毛稀疏的，三焦、膀胱结滞不畅。

黄帝说：五藏六腑的厚薄，功能动态的善恶，都可以从人体的外在形态的不同去鉴别，希望听您讲讲它们与疾病的关系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说：详察五藏六腑，在人体外在的应合情况的变化，就可以明了，相应内在藏腑的一切病理变化了。如此一来，即可明确判断出

所发生的病变。

经脉与腰痛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牵引头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委中，太阳正经出血。太阳合肾，肾旺于冬，水衰于春，故春刺无见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两起骨相并间，陷容指者也。少阳合肝，肝旺于春，木衰于夏，夏季针刺故无见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回顾，回顾如同怕人看到一样，患者常常悲伤。针刺阳明经，即三里正穴，调和上下经脉并针刺出血。阳明合脾，脾旺长夏，土衰于秋，故秋季切勿见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疼痛时牵引脊内侧，刺少阴于内踝上二寸处“复溜”穴，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疼痛时腰中如同张弓弩之弦那样强急，针刺厥阴经脉，脉在胠外侧如鱼腹（小腿肚的外侧），循按其分肉，有血络累累聚结，用针刺之，此正当蠡沟穴分，属于足厥阴的络穴，在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脉，此病作时令人善于言谈，且意识不清，头脑昏沉。针刺多次，腰痛可解。

五藏与风症

《内经·风论》：风邪伤人，症状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不同，或者恶寒发热，或者内热，或者内寒，或者表现为痹风，或者中风偏枯，或者只是表现出受风的症状来，总之都为风邪所致。

风邪中人之后，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如果肌腠开疎则邪风侵入，风气既入，毛窍闭封，所以内不通，外不能泄。风性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恶寒，腠理闭封则内热而烦闷。如果是因风寒较重，患者则饮食衰减，如果是因风热较重而致，则可使患者消烁肌肉，寒热相合而又使人突然振寒而且不能饮食。风气与阳明经入胃，循行

经脉而上行至目内眦,如果受风的人肥胖,因肥人腠理密緻,故而风气不得外泄,则变为热中,并呈现两目暗黄的征象。如果人瘦则腠理开疎,风得外泄,则表现为寒中,并且有目泣的征象。风气若与太阳经一同入内,运行于诸个经脉俞穴,分散在肉分之间,与卫气相争,致脉道不利,所以可致肌肉气血凝聚而疮瘍生出,因卫气凝而不行,则肌肤不仁,不知寒热痛痒。所谓疒,因风入脉中,内攻于血,与荣血气合,合热则血附坏,其气血不清,血脉溃乱,荣血挟风,阳脉尽上于头,鼻为呼吸之所,所以致鼻柱坏而色恶,皮肤破而溃烂。《脉要精微论》曰:脉风盛为疒。因此说风寒客于血脉,日久不愈,可致疒风,或者名叫寒热病,或始为寒热,热成曰疒风。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风中五藏六腑之俞,亦为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因热郁腠理中,风汗出多,如液漏,故曰漏风,又名曰酒风。入房太甚内耗其精,外开腠理,因内风袭,汗出中风,故曰内风。沐发而中风,风舍于巅顶,则为首风。久风入中,风在肠中,上熏于胃,则致食物不化,水谷不分的飧泄病。风居腠理,则汗孔开通,风薄汗泄而为泄风。所以说风为百病之主,它使人致病的症状千奇百怪,没有一定规律可循,然而只表现出受风的症状就可以决定了。

五藏受风的情形如下:

肺风的形状,多汗恶风,气色薄白,时咳气短,因昼日阳气在表故差,暮则阳气入里,风内应之,所以较重。别外从两眉之间往上,阙庭之部,外司肺侯,可以看到白色。心风的形状,多汗恶风,因热则皮剥唇焦而纹理断绝,风薄于心则神乱,故善怒而嚇人,气色较红,心脉侠咽喉,故病甚则言不可快。另外从口唇观察,颜色较红。

肝风的形状,多汗恶风,肝病则心藏无养,心气虚而善悲。肝与木之苍色合,故气色微苍。又因肝脉循股阴入髦中,环阴器抵少腹,夹胃属肝络胆,上贯鬲布胁肋,循喉咙之后入顽颡,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

又支者,从目系下。故发病,咽干善怒,时憎女子。可察目下气色微青。

脾风的形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肢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好食物。可诊察鼻上,其色微黄。

肾风的形状,多汗恶风,面部癃然而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较黑,隐蔽委曲之事不通利。诊察肌肤,颜黑较黑。王冰曰:肾藏精,外应交接。今藏被风薄,精气内微,故隐曲之事不通利。《阴阳应象大论》曰:气归精,精食气。今精不足,则气内归精,气不注皮,故皮上黑也,黑为肾色。

胃风之状,头多汗恶风,饮食不下,膈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撑胀,食寒则泄,形瘦而腹大。王冰曰:胃合脾而主肉,胃气不足则肉不长,故瘦也。胃中风气稽聚,故腹大也。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室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于事。孙思邈云:因醉受风为漏风,其状恶风,多汗少气,口干善渴,近衣则身热如火,临食则汗流如雨,骨节懈惰,不欲自劳。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皮上湿如水渍,因风不能劳事,动则汗出甚,身体尽痛则寒。孙思邈云:新房室竞取风为内风,其状恶风,汗流沾衣裳。

五藏痹症

医经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

又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风寒湿三气,因四时五气相感而生皮筋肌脉骨痹,若久而不愈,内舍于藏腑,五藏各有合,病久而不去,则内舍于其合也。肝合筋,心合脉,脾合肉,肺合皮,肾合骨。所以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

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此所谓痹者,各因其气依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痹因其经脉而客居五藏的症状是:肺痹者以藏气应息,又其脉还循胃口,故其症使人烦满喘而呕。心痹者,受邪则脉不通利,邪气内扰而心烦,心下鼓满,或者突然气上而喘憋,咽干善于噫气,如果逆气上乘于心,则恐惧,神弱惧凌故也。

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引少腹如怀妊之状。

肾痹者,肾为胃之关,关不利则肾气不转而善胀。肾脉贯脊属肾络膀胱。肾痹则足挛急不用而尻以代踵,身蜷屈不伸而脊以代头。

脾痹者,四肢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在塞。王冰曰:脾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故发咳呕汁,而脾气养肺,胃复连咽,故上为大塞也。

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王冰曰:大肠之脉,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小肠之脉,又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今小肠有邪则脉不下膈,脉不下膈则肠不行化,而胃气积热,故多饮水而不得下出也。肠胃中阳气与邪气奔喘交争,得时通利,以阳气不化,故时或得通,则为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其风气盛者,其人易已也。其入藏者死,其流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其客于六腑者,亦因其饮食居处,为其病本也。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凡痹之类,逢寒则皮中如虫行,逢热则纵缓不相就。

五藏痿症

黄帝问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挐,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

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谿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摠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确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补其荣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帝曰:善。

六经厥逆

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

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肢也。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偏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而剽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帝曰:善。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岐伯曰:太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胸仆。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髀膝外侧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撑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则口乾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阴股内热。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太阴厥逆,膝腠内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疮,治主病者。

五运六气

《内经·天元纪大论》说:太虚空玄之境,由真气充满虚空,那是难以琢磨的神明之府,真气精微,无远不至,所以能为生化的本元,万物由此而始资荣,木火土金水五气运化,循环往复于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终而复始。五运统于太虚,四时随部而迁复,六气分居而变化,

万物因此而化生,这就是自然天道运行,万物化生的开始。《易经》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太虚真气,无所不止,气齐生有,所以禀气含灵者,抱真气以生。天真元气,常司于地气,此为化生之道。《易经》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天蓬,天芮,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等九星,高悬明朗,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为七曜,循天度运行不休。天以阳生阴长,地以柔化刚成。《易经》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天地阴阳,各得其序,寒暑弛张,不失其宜,人物所居无相干犯。有情有识,彰显形容,天气主之;无情无识,蔽匿形容,地气主之,此均为禀受元气所化育罢了。

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变化的作用,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然而天地是万物的覆载,天地上下相临,万物得天地之气而自生自长,自化自成,自盈自虚,自复自变。孔子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天有六气御下,地有五行奉。上。当岁者为上,主司天;承岁者为下,主司地。不当岁者,二气居右,北行转之,二气居左,南行转之。金木水火运,北面正之。常左为右,右为左,则左者南行,右者北行而反也。又水火之寒热,彰信阴阳之先兆。金木表现出生与成的始终,因木主发生应春,春为生化之始。金主收敛应秋,秋为成实之终。终始不息,其化常行,故万物生长化收藏自久。六气有多有少,五行有盛有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太阳为寒,少阳为暑,阳明为燥,太阴为湿,厥阴为风,少阴为火,其元本均在天,所以为天之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木为初气,火为二之气;相火为三之气;土为四之气,金为五之气,水为终之气。因其在地,又与天气相应,所以说下应之,为地之阴阳。生长者天之道,藏杀者地之道。天阳主生,故以阳生阴长,地阴主杀,故以阳杀阴藏。天地虽高下不同,而各有阴阳之运用。天有阴故能下降,地有

阳故能上腾。阴阳交泰,变化之道成也。天有六气,地有五位,天以六气临地,地以五位承天。上下相临,而天地万物之情,变化之机可见矣。孔子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五运行大论》说:上下相遭,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太始天地初分之时,阴阳析位之际,天分五气,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正于四方,五气分流,散支于十天。当是黄气横于甲己,白气横于乙庚,黑气横于丙辛,青气横于丁壬,赤气横于戊癸,故甲己应土运,乙庚应金运,丙辛应水运,丁壬应木运,戊癸应火运。它们与三阴三阳相合的关系是: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为标,厥阴为终。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此三阴三阳为标,寒暑燥湿风火为本。

《阴阳法》说:甲己合,乙庚合,丁壬合,丙辛合,戊癸合,盖为圣人仰观天象之意。地体之中,凡有六入:一曰燥,二曰暑,三曰风,四曰湿,五曰寒,六曰火。受燥故干性生焉,受暑故蒸性生焉,受风故动性生焉,受湿故润性生焉,受寒故坚性生焉,受火故湿性生焉,此谓天之六气。六气之用,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五运有盛有衰,六气有太过不及和平气。天地以气不以位,如何在人身上从脉象上去体察呢?在临床上应随四季时令之气所在,左右手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应与不应,过与不过。所谓应,即是脉象正应时令之气,即与时令之气相和为顺,如果与时令之气相违背,则知不应为病象。比如:当沉不沉,当浮不浮,当濡不濡,当钩不钩,当弦不弦,当大不大之类。又《至真要大论》说: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濡,太阴之至太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则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不当其位者病,左见右脉,右见左脉,迭移其位者病,本宫见贼杀而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谓岁当阴,在寸脉而反见于尺,

岁当阳在尺脉而反见于寸。若尺独然,或寸独然,非反也。阴阳交者死,谓岁当阴在右脉反见左,岁当阳在左脉反见右,左右交见是谓交,若左独然,或右独然,是不应气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风火暑湿燥寒,按五方化分论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虫毛,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灾为陨,其味为酸,其志为怒,怒伤肝,悲生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气为息,在藏为心,其性为暑,其德为显,其用为燥,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灾燔炳,其味为苦,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火燠,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灾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因,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灾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骨髓生肝。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气为坚,在藏为肾。其性为凜,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霰雪,其变凝冽,其灾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

咸伤血，甘胜咸。

一年四季按时令，五气依次而治理，当其位时，气乃先至。若非其位时，而有其气，则多招致病邪，若当其位时而有其气，则为时令正常之气。气与时令相得则致病轻微，不相得则较重。相得者如：木居火位，火居土位，土居金位，金居水位，水居木位，木居君位等。又如：木居水位，水居金位，金居土位，土居火位，火居木位，如此者虽为相得，终以子僭居父母之位，下凌其上，犹为小逆也。木居金土位，火居金水位，土居水木位，金居火木位，水居火土位，如此者为不相得，故致病较重，皆先立运气及司天之气，则气之所在，相得与不相得就可以明白了。

《素问》：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如木气有余，则制己所胜之土，而且欺侮它所不胜的金，因金气不争，故木恃其余而欺侮也。如果，木气不足，金气较盛，那么金气自然欺侮木气，并且要乘袭取而代之，此时，木本胜的土气，会因木气不足而轻视并欺侮凌犯它。

或以己强盛，或遇彼衰微，不度卑弱，妄行凌忽，虽侮而求胜，故终必受邪。因被欺侮而受邪，是受己不胜之邪。然而舍己宫观，适他乡邦，外强中干，邪盛真弱，寡於敬畏，由是纳邪，所以说：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六节藏象论》说：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而薄之，命曰气迫。

气至不足，太过迎之，气至太过，不足随之，天地之气亏盈如此，盈亏无常，互有胜负，知迎知随，气可与期。《六微旨大论》曰：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早岁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六气依次而推，尽终六甲之数，故有余己则不足，不足己则有余，亦有岁运非有余非不足的，盖以同天地之化。若有余复有余，不足又不足，则天地之道变常，而灾害作，苛疾生矣。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五运六气阴阳的变化规则是：上下见阴阳之所在，左右分阴阳之布局。如：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

阳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这是圣人面向北而言的。

厥阳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左太阳右少阳；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左厥阴右阳明；少阳在上则厥阴在下，左少阴右太阳；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左太阴右厥阴；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左少阳右少阴；这是圣人面向南方而言的。王冰曰：主岁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上，天位；下，地位。面南，左东，右西。上下异而左右殊也。

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圣人南面而立，以阅气之至也。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少阳为南方火，故上见火气治之，又与厥阴合，故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阳明为西方金，故上燥气治之，与太阴合，故气燥之下，中见太阴也。

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太阳为北方水，故上寒气治之，与少阴合，故寒气之下，中见少阴也。

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少阴东南方君火，故上热气治之，与太阳合，故热气之下，中见太阳也。

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厥阴为东方木，故上风气治之，与少阳合，故风气之下，中见少阳也。

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太阴西南方土，故上湿气治之，与阳明合，故湿气之下，中见阳明也。此圣人面南观气，正立观岁，数气之至，则气可待之。

又：相火之下，水气承之：热盛水承，条蔓柔弱，溱润衍溢，水象可见。《六元正纪大论》云：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熬溽。又云：少阳所致为缥风燔燎霜凝，亦下承水气之义。

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寒甚物坚，水冰流涸，土象斯见，承下明矣。《六元正纪大论》云：太阳所致为寒雪冰雹白埃。则土气承之之义。

土位之下，风气承之：疾风之后，时雨乃零，是则湿为风吹，化而为

雨。《六元正纪大论》云：太阴所致为湿生，终为注雨。则土位之下，风气承之而为雨也。又云：太阴所致为雷霆，骤注列风，则风承之义也。

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风动气清，万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六元正纪大论》云：厥阴所致为风生，终为肃。则金承之义可见。又云：厥阴所致飘怒大凉，亦金承主义。

金位之下，火气承之：锻金生热，则火流金，乘火之上，理无妄也。《六元正纪大论》云：阳明所致为散落温，则火乘之义。

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君火之位，大热不行，盖为阴精制承其下。诸以所胜之气乘于於下者，皆折其標盛，此天地造化之大体尔。《六元正纪大论》云：少阴所至为热生，中为寒。则阴承之义可知。又云：少阴所至为大暄寒。《六元正纪》云：水发而雹雨，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暍昧，何气使然？曰：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微其下气而见可知也，所谓微其下者，即此六承气也。

气过亢则为害，下承之气乃为制，有制则生化万物。六气不按时令而来则为邪气，依次而至则为正气，邪来之气则病变较甚，正气之来，病症轻微。依时而至者为当位，如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因其为平气也称为岁会。又如：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这是天与之会，即天气与运气相逢会。又如：寅午戌岁气会同，亥卯未岁气会同，申子辰岁气会同，巳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

夫道者，大无不包，细无不入，故天文地理人事咸通。三阴三阳，司天司地，以表定阴阳生化之纪，是谓位天位地也。五运居中，司人气之变化，而通于人气。生化之气，变化所主之时，有先天后天之分。太过岁化先时至，不及岁化后时而至，太过谓岁气有余，不及为岁气不足。

岁木太过，风气流行，木有余则土气卑屈，脾土受邪。民病食不化的飧泄症，饮食减少，体重烦满，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藏气法时论》云：脾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玉

机真藏论》云：肝脉太过则令人喜怒，忽忽眩冒巅疾。则此病不独木太过遇金自病，肝实亦自病也。

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木有余而土被抑，故不能布政于万物也。木乘土则胁反痛，木气胜而土气乃绝，故胃经之冲阳脉绝不见。金气来复而太白逆守，木属之物危殆，其灾之发，害于东方。人之内应，则先害于脾，后伤于肝也。《书》云：“满招损”。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火不以德，则邪害于金，寒热交争，民病疟疾。少气不足以息，咳喘，血溢血泄，血利便血，血上出于七窍，泻注如水。嗌燥耳聋，心中及肩背热，上应荧惑星。《藏气法时论》云：肺病者，咳喘。肺虚者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藏气法时论》云：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

火无德令，纵热害金，水为复仇，故火自病，身热骨痛而为浸淫。《玉机真藏论》云：心脉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霜寒，上应辰星。

火气独行，金气退避，水气折之，故雨水冰雹及偏降霜寒而杀物，水复于火，天象应之，辰星逆凌，及寒气灾于物也。辰星之灾，当至南方，在人之应，则内先伤肺，后反伤心。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炳，水泉涸，物焦槁。病变反而出现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火盛则金绝而肺经太渊脉绝不至，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火热上临，两火相合，荧惑逆犯，宿属皆危。

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足部逆冷，心志不快，体重烦冤，上应镇星。《藏气法时论》云：肾病者，身重。肾虚者，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痠，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又云：脾病者，身重善饥，肉痿，足不收，行善痠，脚下痛。《玉机真藏论》云：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

变生得位，土气化太过，故水藏伏匿而化气独治。土胜木复，故泉涌河渠溢衍，涸泽生鱼。湿既甚矣，风又鼓之，风雨大至，土崩溃，垣颓

岸仆，山落地入，鳞见于陵地。病腹满溏泄肠鸣，土胜水绝反甚，而肾脉太溪气绝者死不治。木来折土，天象逆临，加于宿属，上应岁星。《藏气法时论》云：脾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也。

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疼痛，眼睑痒疹，耳无所闻。金气已过，肃杀又甚，木气内畏，感则病生。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金盛应天，太白明大，加临宿属，心受灾害，上应太白星。《藏气法时论》云：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肝虚，则目眇眇无所见，耳无所闻。又《玉机真藏论》云：肝脉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胀满也。火气来复，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胫足皆病。天象示应，上见荧惑星。《藏气法时论》云：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髀膝足皆痛。金气峻虐，木气被刑，火未来复，生气下，草木敛，苍干凋陨，病反暴痛，季胁不可反侧。

咳逆甚而血溢，肝经太冲脉绝者死不治，当是之候，上应太白星。

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藏气法时论》云：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土气胜，折水之强，大雨至，埃雾朦郁，昭显镇星明盛上应。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五常正大论》云：流衍之纪，上羽而长气不化。病反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藏气法时论》云：脾虚则腹满肠鸣，飧泻食不化。渴而妄冒，心经之神门脉绝不至者，水胜而火绝，死不治。水盛太甚则荧惑减曜，辰星明莹，上应荧惑，辰星。

详此太过五化，木言化气不政，生气独治。火言收气不行，长气独明。土言藏气伏，长气独治。金言收气峻，生气下。水言藏气乃盛，长气失政。又言，火临火，水临水，为天符。火临水为逆，水临木为顺，火临土为顺，水临土为运胜天，火临金为天刑运，水临金为逆。

岁木不及，清冷时至，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之甚，天地凄怆，日见蠓昧，涓雨非雨，谓晴非晴，人意惨然，气象凝敛，则刚木辟着于枝茎，干而不落，柔木之叶，青色不变而干卷。木气不及，金气乘之，上应太白之明，光芒而照其空。民病中清，季胁痛，少腹痛，肠鸣溏

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王冰曰:中清,季胁痛,少腹痛,为金乘木,肝病之状。肠鸣溏泄,乃脾病之症,盖以木少,脾土无畏,侮反受邪之故。金胜华岁,火气不复,则苍色之谷不成实也。

火气复余,夏生大热,故万物湿性,时变为燥。流火烁物,故柔脆草木及蔓延之类,皆上干死而下体再生。若辛热之草,死不再生。小热者死少,大热者死多。火大复已,土气间至,则凉雨降,其酸苦甘咸性寒之物,乃再发生。新开之与先结者,齐承化而成熟。火复其金,太白减曜,荧惑上应。以火反复,故而白坚之谷,秀而不实。阳明上应,金用其事,白露早降,寒凉大至,收杀气行。太阳居土湿之位,寒湿相合,而寒雨害物,少于成实。金行伐木,假途于土,子居母内,虫之象也,故甘物黄物,虫蠹食之。清气先胜,热气后复,复已乃胜,故火赤之气后生化也。即草木赤华赤实者,皆后时而再荣秀也。其五藏则心气晚旺胜于肺,心胜于肺,则金之白气乃屈退也。其谷不成,咳嗽而鼻衄,上应荧惑,太白星,太白芒减,荧惑益明。

岁火不及,火少水盛,寒乃大行,长政不用,则物容卑下。

火气既少,水气洪盛,则凝惨而甚,阳气不化,乃折荣美,天象出现,辰星益明。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痞,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藏气法时论》云:心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髀髀如别。火气不行,寒气禁固,水行乘火,故荧惑芒减,丹谷不成,上应荧惑,辰星。复寒之气必以湿,故复则埃郁云雨,大雨且至,黑气乃辱,湿气内淫则生腹疾身重,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变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生气独擅,草木茂荣,飘扬而甚,土气薄少,故物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摇动,肌肉瞵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于阳气之所,人咸病寒中。金气来复,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虫食甘黄,金入于土,气客于脾,黄谷乃减,民食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上临厥阴,其岁少阳在泉,火司于地,故蛰虫来见,流水不冰。藏气

不用,金不得复,故岁星之象如常,民康不病。

岁金不及,火不务德,而袭金危,炎火既流,则夏生火热。生气举用,长气专胜,故庶物蕃茂。燥烁气至,物不胜之,烁胜之,烁石流金,涸泉焦草,山泽燔烁,雨乃不降,炎火大盛,天象应之,荧惑之见而大明。民病肩背脊重,衄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克我者行胜,我者之子来复,复则寒雨暴至,乃雪冰雹霜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凶顶发热,上应辰星。水行折火,以救困金,天象应之,辰星明莹。赤色之谷,为霜雹损之,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岁水不及,湿及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乘水不及,而土胜之,镇星之象,增益光明。藏气不能申其政令,故肾气不能内致和平。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脘臀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蛰虫早藏,地积坚冰,阳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上应镇星。上临太阴,太阳在泉,故大寒数举,土气专盛,故镇星益明,黔谷应天岁成。木复其土,故宣气反损,而黔谷不登。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雹,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瞤瘕,目视眇眇,物踈莹,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在岁星。

五运不及

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故灾害之作,皆在东方。其藏肝,其病内舍胁肋,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故灾害之作皆在南方。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霖霪之复,故灾害之作皆在四维。其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肢。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故灾害之作，皆在西方。其藏肺，其病内含于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灾害之作，皆在北方。其藏肾，其病内含腰脊骨髓，外在溪骨踠膝。

五运运行的规律，如同权与衡一样，过高则抑制它，过低则抬举它，有化则有应，有变则有复，这就是生长化成收藏的道理，气变之常规，如果失去此常规，则天地四时自然规律就被阻塞，无所运行，故动必有静，胜必有负，此乃天地阴阳之道。

五运变动的德化政令灾变

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布和气，其化发生滋荣，其政舒展开启；其令风，其变振怒发出，其灾飘零散落。《五运行大论》云：其德为和，其化为荣，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灾为陨。义与此通。

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炳。《五运行大论》云：其德为显，其化为茂，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灾燔炳。

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溃。《五运行大论》云：其德为濡，其化为盈，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灾淫溃。

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洁，其化紧敛，其政动切，其令燥，其变肃杀，其灾苍陨。《五运行大论》云：其德为清，其化为敛，其政为动，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灾苍落。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凛冽，其灾冰雪霜雹。《五运行大论》云：其德为寒，其化为肃，其政为静，其变凝冽，其灾冰雹。

德化政令，是五运四时的和气，其动静胜负，施与万物，悉皆生成。灾变为杀气，其出暴速，其行损伤，虽天地自然之动静，然物有不胜其动

者,而致损、病、死焉。

五运平气不及太过

平气:木曰敷和:敷布和气,物以生成。

火曰升明:火气高明,

土曰备化:广被化气,资于群品。

金曰审平:金气清,审平而定。

水曰静顺:水体清静,顺于物也。

不及:木曰委和:阳和之气,委屈而少用也。

火曰伏明:曜之气,屈伏不申。

土曰卑监:土虽卑少,犹监万物之生化也。

金曰从革:从顺革易,坚成万物。

水曰涸流:水少,故流注干涸。

太过:木曰发生:宜发生气,万物以荣。

火曰赫曦:盛大明耀也。

土曰敦阜:敦,厚也;阜,高也。土余,故高而厚。

金曰坚成:气爽风动,坚成庶物。

水曰流衍:衍,泮衍也,溢也。

五运平气

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坚,其数八。

升明之纪:正阳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气高,共性速,其用燔灼,其化燔茂,其类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热,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谷麦,其果杏,其实络,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色赤,其养血,其病咽噎,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数七。

备化之纪：土之气厚，应天体和之气，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土之德静，分助四方，故五化齐修。其气平，其性顺，其用高下，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湿，其藏脾，脾其畏风，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六节藏象论》云：所谓长夏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宫，其物肤，其数五。

审平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五化宣明，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动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静顺之纪：藏而勿害，水性德全，治而善下，五化成整，其气清静明昭，其性归流于下，其用沫生而流溢，其藏气布化则水物凝坚，其净顺之化与水同类，其政如井泉不竭，河流不息，则流演之义。其气候凝寒肃静，其水令宣行，则寒司物化。肾藏之用同与水化，肾性凜而畏土湿，主二阴，其谷为黑豆，其果为栗，其实濡润，四时之化与冬相应，其虫为鳞生，其牲畜为猪，其颜色为黑，其养在骨髓，其病为厥逆，其味主咸，其五音为羽，其物濡润，其成数为六。

生气主岁，收气不能纵其杀；长气主岁，藏气不能纵其罚；化气主岁，生气不能纵其制；收气主岁，长气不能纵其害；藏气主岁，化气不能纵其抑。夫如是，皆天气平，地气正，五化之气，不以胜克为用，故谓曰平和气也。

五运不及

委和之纪：是谓胜生，生气不政，化气乃扬，火无忤犯，故长气自平，木气既少，故收令乃早。凉雨时降，风云并兴。草木晚荣，金气有余，木不能胜则苍干凋落，盖木不足而金胜之也。岁生虽晚，土化气速，物秀而实，肤肉内充。其气收敛，其用不布散，其动短缩，拘急不收，其发大屈卒伸，惊悸骇异。其藏内应肝，其果枣李，其实有核有壳，其谷主稷稻，其味酸辛，其色为苍兼白之物，其畜主犬、鸡，其虫主毛、介，其主雾

露凄沧,其声为角、商,其病摇动注下恐惧,此从金所化也。少角木不及故半与商金化同,上见厥阴与敷和岁化同;上见阳明则与平金岁化同。其病肢废痈肿疮疡,其甘虫,虽化悉与金同,然其所伤则归于肝木也。木未出土,与无木同,土自用事,故与正土运岁化同,上宫为上见大阴,与正宫岁化同。金气无德而萧瑟肃杀,火气来复则炎赫沸腾。火为木而复,故其灾在东方。这是所谓的报复。其主羽虫,内生蠹虫,物内自化之蛆类,有羽毛的雉类等。还有生于太虚云暝之中,迅猛卒如火之暴者的雷霆霹雳。

伏明之纪:是谓胜长,火之长气不能施化,水之藏气反布于时,收气自行其政,化令自平其气。寒清数举,暑令乃薄,火令不振,承化之物,生而不长,物实成熟,苗尚稚短,及遇化气未长极而气已老矣。阳不用而屈伏,蛰虫早藏。其气郁燠不舒畅。其用暴速,其动彰伏变易,其病发痛由心生。其岁运之气通于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其色丹赤兼玄。其畜马猪,火从水畜,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火之躁动,不拘常律,阴冒阳火,故昏惑不治。心气不足,故喜悲善忘。火弱水强,半从水之政化,少徵与少羽同,岁上见阳明则与平金岁化同也。邪气伤心,水无德而凝惨凛冽,土之来复则暴雨霖霖,灾害在南方。天地气争而骤注雷霆震惊,气交之内,害及粢盛及伤鳞类。沉阴淫雨,湿变所生。

卑监之纪:化气减少,化气不令,土少而木专其用。长气整,化气减,雨愆期,收气平。土少而寒气得行,生气独彰,故草木敷荣而端美。因化气不满,秀而不实,故物实中空。气不安静,水自乘之,从木之风,故施散也。虽不能专政于时物,然或举用,则终归土德而静定。其动呕吐,疮疡痈脓,其发濡湿滞下,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内核濡汁,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之化,土少,故半从木化,上见太阴则与平土运生化同也。上见厥阴,则悉是敷和之纪,其病飧泄,邪伤脾也。

木无德则振拉飘扬,金气复则苍干散落。其灾害所主为四维(辰、戌、丑、未)之位,其主败折虎狼,金气行,清政乃用,则木气屈即生政乃

辱。

从革之纪：是谓火折金收之气，收气不能以时而行，则生气自应布扬而用之也。长化合德，火政乃宣，庶类以蕃。其气扬，少虽后用，用则切急，随火之燥性也。其动则铿禁脊厥，其发则咳喘，其主肺藏，其果李杏，其实外有壳，内有支络之实。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觺衄，火气来胜，故屈己以从之，金少故半同火化。上见阳明，则与平金运生化同。上见厥阴，则与平木运生化同。有邪之胜则归于肺，火无德则炎光赫烈；水气来复则冰雪霜雹。其灾害生于西方。其主鳞伏豕鼠，突戾潜伏，以伤赤实及羽类也。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涸流之纪：阴气不及，反为阳气代之，藏令不举，化气乃昌，长气宣布，蛰虫不藏。土润水泉减，草木条茂，荣秀满盛。其气滞，其用渗泄，水少不濡则干而坚止。藏气不能固，则注下而奔速。阴少而阳盛，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豕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不胜于土故从土化。水土各半化，则少羽与少宫同，上见太阴，则与平土运生化同。其病为小便不利，大便干涩不通。邪胜则人伤肾。土气肆虐则埃昏骤雨，木气之复则振拉摧拔。灾害生于北方之地。其主毛虫麋鹿虎狼显见，伤于黄实，兼害倮虫之长，变化不藏。所以五行气少而有胜复之大凡也。乘彼孤危，恃乎强盛，不召而往，专肆威刑，怨祸自招，又谁咎也？假令木弱，金气来乘，暴虐苍卒，是无德也。木被金害，火必仇之，金受火燔，则灾及之。夫如是者，刑甚则复甚，刑微则复微，气动之常，因其宜也，五行之理，咸迭然乎！

五运太过

发生之纪：物乘木气，以发生而启陈其容质也。生气上发则土体疏泄，木之专政则苍气上达。少阳先生，阳和布化发于万物之表，厥阴次随营运於万象之中。岁木有余，金不来胜，生气淳化，万物舒荣。木化宣行则物容端美，其政布散生荣，无所不至。发生之化，其令端直舒启，

万物随之，自然顺理者也。其动掉摇头巅旋眩之疾，其德鸣靡启圻，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如春之气，布散阳和。其经足厥阴肝脉、少阳胆脉，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过之木气，与金化齐等，太角与上商同。上见少阴、少阳，则其气逆行，木余遇火故气不顺，其病吐利。不务其德，恃己太过凌犯于土，土气屯极，金为复仇，秋气动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凋零，邪乃伤肝。

赫曦之纪：是谓蕃茂，阴气内化，阳气外荣，阴阳之气，得其序也。炎暑施化，物得以昌。长气行则物容大，高气达则物色明。其政动，火之用而有声，火之燔而有焰，象无所隐，则其信也。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猪，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如夏气之热，其经手少阴心脉、太阳小肠脉，手厥阴心胞脉，手少阳三焦脉，其藏心肺，其虫鳞羽齐化。其物脉濡，水火齐也。其病哭虐疮疡，血流狂妄目赤，其病瘥。上见太阳，则天气且制，故太过之火，反与平火运生化同也。若平火运同，则五常之气天相凌犯，故金收之气，生化同等。上见少阴少阳，则其生化自政，金气不能与之齐化，因火盛而收气后化。《气交变大论》云：岁火太过，上临少阳，少阳火燔炳水泉，涸物焦槁。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敦阜之纪：土有余，而化气广被于物。土性顺用，无与物争，故德厚而不燥，顺火之长育，使万物化为盈满也。万物所以化成者，皆以至阴之灵气，生化于中。堙埃朦郁，见於厚土，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其化气丰圆，以其清静故也。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雷霆振作，暴风雨至，大雨景注则山崩土溃，随水流注。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脾脉，足阳明胃脉。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肢不举。木盛怒而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坚成之纪：是谓收引。阳气收，阴气用，故万物收敛。天气洁，地气明，阳气随，阴治化，燥气行化万物，专司其成熟。收杀气早，土之化不

得终其用。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切，其动暴折疡疰。其德静，为雾露，用则风生。其变肃杀凋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气爽清洁，如秋之化。其经手太阴肺脉，手阳明大肠脉，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谷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上见少阴少阳，则天气见抑，故共生化与平金岁同。上火制金，故生气与之齐化，火乘金肺，故病咳。政太甚则生气抑，故木不荣，草首焦死。政暴不已则火气发怒，故火流炎烁至，柔条蔓草脆之类皆干死也。火乘金气，故肺伤也。

流衍之纪：阴气大行，则天地封藏之化。寒司物化，天地严凝，藏政以布，长令不扬，其化凜，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雾，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共畜猪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气序凝肃，似冬之化。其经足少阴肾脉、足太阳膀胱脉，其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见太阳，则火不能布化以长养也。《气交变大论》云：上临太阳，则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政过则化气大举，埃昏气交，暴雨数举。火被水凌，土来仇复，故天地昏翳，土水气交，大雨斯降，而邪伤肾也。

恃己有余，凌犯不胜，则所胜来复，若守常之化，不肆威刑，如是则克己之气，岁同治化也。

六气司天之化

做医生的人一定要明白气候变化的情况，地理方域高下之别，阴阳之气的盛衰，太过与不及，平气与复气，人的寿夭不同，生化的规律，等等情况，然后就可以明察人的形体和气机的变化了。

寅申之岁，少阳司天，相火下临于地，肺气上从于天，于是白色起而金气为用，则草木有灾。若火气过旺而燔灼，则金性之物因而变革且有耗伤。因为炎暑流行，则易发生咳嗽，喷嚏，鼻子流血，鼻塞不通，疮疡，寒热往来的疟疾症。还因肺为热害，水且救之，水守肺中，则为附肿、肿满等病。少阳司天，则厥阴风木在泉，风行于地，尘沙飞扬，易患心病，胃脘痛，厥逆，膈塞不通，当主疾病变化急速。

卯酉之岁,阳明司天,燥气下临于地,肝气上从于天。于是苍色之气起而木气为用,则土性之物有灾。若燥气过甚,或者凄凉之气常至,则木性之物被伤害而且草木枯萎,就易发生胁痛目赤,掉摇战栗,眩晕,筋骨痿弱不能久立等病。阳明司天,则少阳在泉,火气暴热而至,土气蕴蒸,暑热相合,阳气郁发,易至小便变色,寒热往来如同疟疾,甚则发生心痛。因火热流行而致草木枯槁,终致流水不结冰,昆虫不去蛰藏。

辰戌之岁,太阳司天,寒气下临于地,心气上从于天。火气明曜,火气起用则金气受灾,寒冷之气常有,若寒冷之气过甚,则水结为冰。因火气位高而明曜,则易发生心中烦热,咽干口渴,鼻塞,喷嚏,喜悲易哈欠等病,火热之气妄行,寒气来复,则霜不时下降。可发生健忘,甚则心痛病。太阳司天,则太阴在泉,湿临于地,土气湿润,水气充足,寒客之气到来之后,随之沉阴之气变化,湿气使万物发生改变,此时则易发生脘腹胞满,不思饮食,皮肉麻木不仁,筋脉不利,甚则身体浮肿,背部肿痛、沉重等病。

巳亥之岁,厥阴司天,风气下临于地,脾气上从于天,而且土气隆盛,水气受灾。土的作用变革,则易生体重肌肉萎缩,食欲减少,口味不足等病,若风气行于太空,则云物摇动,人病目转耳鸣。厥阴司天,则少阳在泉,少阳厥阴之气,变化卒急,火气弛纵暴疾,地气暑热,热甚则消烁,炎火沃于下土,蛰虫常见,流水不能结冰。

子午之岁,少阴司天,热气下临于地,肺气上从于天,白色之物起而金气为用,草木受灾。易发生喘咳,呕吐,恶寒发热,喷嚏鼻塞,鼻子流血之症。若热气过则炎暑流行,甚则因炎热燔灼而民病疮疡之症,好似金石亦将被烧灼熔化。少阴司天,则阳明在泉,大地乃凉燥且清肃,凄惨的凉气常常来临,人病胁痛,且易叹气,肃杀气行,草木为之变易容质。

丑未之岁,太阴司天,湿气下临于地,肾气上从于天,黑色之物起而水气为之变易容质,则火色之物受灾。若云雾弥漫,云雨常有,则人病胸中不快,阴痿,阳气大衰,而且阴器不起且无作用等病。正当土旺之时,反而可见腰椎疼痛,身体动转不便,且有四肢逆冷之症。太阴司天

则太阳在泉,地气闭藏,大寒乃至,蛰虫及早伏藏,人病心下痞塞疼痛,土地冻列,冰结坚实。人病少腹痛,时常因饮食不当而生病,若乖金气之化,则金生水,而水气增多,口味易咸,流动之水减少。

六气与胎孕

六气的五行属性与物类的五行属性有相胜克制的情况,双方为同一属性的生育就旺盛,不同属性的生育就衰减,这是自然界万物生化的一般规律:厥阴所至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太阴所至为倮化,少阳所至为羽化,阳明所至为介化,太阳所至为鳞化。

如:巳亥之岁,厥阴风木司天,毛虫安静,羽虫繁育,介虫生育不成。厥阴风木在泉之年,毛虫繁育,倮虫损耗,羽虫不育。

子午之岁,少阴君火司天之年,羽虫安静,介虫繁育,毛虫生育不成。少阴君火在泉之年,羽虫繁育,介虫损耗不育。

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之年,倮虫安静,鳞虫繁育,羽虫不成。太阴湿土在泉之年,倮虫繁育,鳞虫不成。

寅申之岁,少阳相火司天之年,羽虫安静,毛虫繁育,倮虫不成。少阳相火在泉之年,羽虫繁育,介虫耗损,毛虫不育。

卯酉之岁,阳明燥金司天之年,介虫安静,羽虫繁育,介虫不成。阳明燥金在泉之年,介虫繁育,毛虫耗损,羽虫不成。

辰戌之岁,太阳寒水司天之年,鳞虫安静,倮虫繁育。

太阳寒水在泉之年,鳞虫耗损,倮虫不育。

如果遇到克乘太甚之年,就更加严重了。

乘木之运,倮虫不成;乘火之运,介虫不成;乘土之运,鳞虫不成;乘金之运,毛虫不成;乘水之运,羽虫不成。当此之岁,悉少能孕育也。

所以六气的变化各有所制约,岁运之年,皆有所生化。天气随己不胜者制之,谓制其色,地气随己所胜者制之,谓制其形,所以又说:天制色,地制形。所以天地之间,毛羽倮鳞介五类的生化,互有所胜,互有所化,互有所生,互有所制。五类之中,毛虫三百六十,虎为之长。羽虫三十六十,凤为之长。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

长。介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凡诸有形，跂行飞走，喘息胎息，大小高下，青黄赤白黑，身被毛羽鳞介者，通而言之，皆谓之虫，不具体此四者，均为倮虫。凡此五物，皆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

此五类生气的根本，发自身形之中，而生气之根，又系于外物以成立，去之则生气绝矣。

木火土金水五行所包含的五色五味，悉假外物之色藏，乃能生化，外物既去，则生气离绝，此均系根于外也。

六气与生化

天地虽无情与生化，而生化之气自有异同尔。何者？以地体之中有六入故也。气有同异，故有生有化，有不生有不化，有少生少化，有广生广化。故天地之间，无必生必化，必不生必不化，必少生少化，必广生广化，各随其气分所好所恶所异所同罢了。譬如寒热燥湿的生化就大不同了。

少阳相火在泉之年，巳亥之岁，因炎热而寒毒不生，所谓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今火在地中，其气正热，寒毒之物，气与地殊，生死不同，故生化较少。火制金气，故味辛者不化也。少阳之气，上奉厥阴，故其气化苦与酸。六气主岁，唯此岁通和，木火相承，故无间气。苦丹，地气所化，酸苍，天气所生。余所生化，悉有上下胜克，故皆有间气。

阳明燥金在泉之年，湿毒不生，子午之岁，燥在地中，其气凉清，故湿温毒药少生化。金木相制，故味酸者少化也。阳明之气上奉少阴，故其岁化辛与苦也。辛素，地气也；苦丹，天气也；甘，间气也。所以间金火之胜克，故间治甘。

太阳寒水在泉之年，热毒不生，丑未之岁，寒在地中与热味异化，故其岁物热毒不生。不胜火，故味当苦，太阳之气上奉太阴，故其岁化生淡咸也。太阴土气上生于天，气远而高，故甘之化薄而为淡也。味以淡亦属甘之类。淡，天化也；咸，地化也。黄，土化也。

厥阴风木在泉之年，清毒不生，寅申之岁，温在地中与清殊性，故其岁物清毒不生。木胜其土，故味甘少化也。厥阴之气上合少阳，所合之

气,即无乖忤,故其治化酸与苦也。酸苍,地化也;苦赤,天化也。气无胜克,故不间气以甘化也。厥阴少阳在泉之岁,皆气化专一,其味纯正。然余岁悉上下有胜克之气,故皆有间气间味矣。

少阴君火在泉之年,寒毒不生。卯酉之岁,热在地中与寒殊化,故其岁药寒毒甚微。火气烁金,故味辛少化。少阴阳明主天主地,故其所治苦与辛。苦丹为地气所育,辛白为天气所生。甘,间气也。所以间止克伐。

太阴湿土在泉之年,燥毒不生,辰戌之岁,地中有湿与燥不同,故干毒之物不生化。土制于水,故味咸少化。太阴之气上承太阳,故其岁化甘与咸也。甘黔,地化也;咸柜,天化也。寒湿不为大忤,故间气同而气热者应之。

司天地气太过,则逆其味以治之。司天地气不及,则顺其味以和之。气性有刚柔,形证有轻重,言用有大小,调治有寒温。盛大则顺气性以取之,小弱则逆气性以伐之,气殊则主必不容,力倍则攻之必胜,此则谓汤饮调气之治则。

岁有六气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先知此六气所在,人脉至尺寸应之。太阴所在其脉沉,少阴所在其脉钩,厥阴所在其脉弦,太阳所在其脉大而长,阳明所在其脉短而濇,少阳所在其脉大而浮。如此六脉,则谓天和,不识不知,呼为寒热。攻寒令热,脉不变而热疾已生,制热令寒,脉如故而寒病又起。欲求其适,安可得乎!夭枉之来,率由于此。若不察虚实,但思攻击,而盛者转盛,虚者转虚,万端之病,从此而甚,真气日消,病气日侵,殃咎之来,苦天之兴,难可逃也,岂不悲夫!

生长收藏,各应四时之化,虽有巧智之人,亦无能使先时而致之,明非人力所及,由是观之,则物之生长收藏化,必待其时也。物之成败理乱,亦待其时也。物即有之,人亦宜然。或言力必可致,而能代造化违四时者,妄人也。

五运六气,郁极乃发

五运六气,先有胜制,则后必复,郁极乃发,待时而作。岁太过其发

早,岁不及,其发晚。大温发于辰巳,大热发于申未,大凉发于戌亥,大寒发于丑寅。

土郁之发:土性静定,至其动则雷雨大作,而木土相持之气乃休解。土虽独怒,木尚制之,故但震惊于山谷气交之中,而声尚不能高远,平川土薄,气常干燥,故不能先发。山原土厚,湿化丰深,土厚气深,故先怒发。尘埃弥漫,昏天黑地,湿气蒸发化为白气,疾风骤雨,岸落山化,大水横流,石迸势急,高山空谷,击石先飞,而洪水随至,巨川衍溢,流漫平陆,漂荡痊愈于桀盛,大水去后,石土危然,田园荒芜,只可牧畜而已。否极则泰,屈极则伸,化气因之,乃能敷布于庶类,依时而雨,滋泽草木而成,化气既少,长气已过,故万物始生始长,始化始成。湿浊过盛,同气相求,而使人体水湿运化失常,民病心腹胀,肠鸣大便频数,甚则心痛,胁胀,呕吐霍乱,水饮发作,泄下如注,身重浮肿等病。集云致雨,云霞簇拥着朝阳,高山川泽,弥漫着昏暗的烟尘,这是土郁开始发作的现象。发作时多在四之气之时,即夏至后三十一日起,至到秋分日。可见天际云横,山犹冠带,岩谷丛薄,聚散生灭,隐现不定。这都是土气佛郁的先兆。

金郁之发:天气高洁,地气明净,风清气切,凉气乃起,草树浮烟,燥气流行,霜雾常起,杀气来至,草木干枯萎落。肃杀之气过甚,而民病咳嗽气逆,心胸胁部胀满牵引少腹,常常剧痛,不能转身,兼有咽干,面色苍白如蒙尘一样。因夏火亢炎,时雨愆期,而致山泽焦枯,大地之上如同凝结着白色的咸卤一样,状如霜雪。这是金气佛郁发作的征象,发作之时多在五之气,即秋分后,至立冬后十五日内,夜间降下露水,丛林深处,风声凄凄,这就是金郁将发的征兆。

水郁之发:阳气已避,阴气暴发,寒气大来,山川河泽被寒冷冻结,其状如雾而不流行,坠地如霜雪,甚则雾气黄黑昏暗,流行于气交之时,化为霜雪肃杀之气,此时即为水气郁结之桢祥,因寒水之气袭人,人们多病因寒气过甚而导致的心痛,腰椎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手足寒凉,胸腹部痞满坚实。阳光不能化解阴寒,沉阴凝积太空,白雾昏暗,这就是水郁发生的现象。发作时间多在君相二火主时之前后。发现太空

幽深玄冥,气象散乱如麻,隐约看见色黑微黄,寅后卯时,夏月辰前之时,亦可见之,这就是水郁发作的最先徵兆。

木郁之发:太虚云雾低矮昏暗,云物相扰,大风即至,屋倒木折,地生异木。由于木气过甚,人们已病,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部,胸膈咽喉均气机阻滞而不通畅,饮食不下,甚则耳鸣眩晕,目昏视物不清,筋骨强直而不用,卒倒而无所知。天空云雾苍茫,天山一色,或者气象昏浊,颜色黄黑郁然,云郁不散,横云不起,雨水不降,这是木郁即发的时候,发作的时间没有规律。

平野上的草木无风而自低垂不起,柔软的叶子,虽无风而叶均背面向外。青松吟唱于高山,虎狼呼啸于峰峦,这就是木气怫郁的先兆。

火郁之发:天空中有淡红色的气体弥漫,太阳光芒不能彰显,炎火流行,暑热大至,山泽如被燃烧一样。草木的津液似都烤干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城镇都烧灼的冒烟,大地虚浮着似霜似卤一样的物质,湖水在减少,蔓草焦黄,热风炽盛,人们妄作讹言。雨已愆期,湿化错后。亢阳主时,气不争长,先旱而后雨。所以人们易病气虚,疮疡痈肿,胁复胸背,面头四肢郁闷脑胀,皮肤疡疹,呕吐呃逆,癰疽骨痛,关节抽动,泻痢,湿疟,腹中暴痛,血液外流不止,精气血液减少,目赤心热,甚则昏晕烦闷懊憹,容易突然死亡。早行而身蒸热,昼夜水刻之终尽时,阴盛于此,反无凉气,是阴不胜阳,但热而已,所以因此郁怒而发。因大热发于申未,故火郁之发在四之气。

动极复静,阳极反阴,物壮则老,盛极必衰。火怒烁金,阳极过亢,畏火求救土中,土救热金,发为飘骤,继而应时而雨,气乃和平,所以万物由此而生长化成。

花开之时,观水寒结冰,山川似如冰雪,阳热之气又生于午后的山泽,这就是水气怫郁将发的先兆。

水气因郁而发为冰雹霜雪,土气因郁而发为飘风骤雨,木气因郁而发为摧毁折断,金气因郁而发为清肃明洁,火气因郁而发为熏蒸昏暗。

人身五藏之郁中,肝木郁的,应当使它舒畅条达;心火郁的,应当让它发散;脾土郁的,应当劫夺它的有余;肺金郁的,应当让它疏泄;肾水



郁的,应当抑折其气。

六气之徵应

厥阴所至为和平,少阴所至为暄,太阴所至为埃溽,少阴所至为炎暑,阳明所至为清劲,太阳所至为寒雾,此为四时气正化之常候。

厥阴所至为风府为开折,少阴所至为火府为舒荣,太阴所至为雨府为圆满,少阳所至为热府为行出,阳明所至为司杀府为庚苍,太阳所至为寒府为收藏,此为六气司化常候。

厥阴所至为生,为风摇;少阴所至为荣,为形见;太阳所至为化,为云雨;少阳所至为长,为蕃鲜;阳明所至为收,为雾露;太阳所至为藏,为周密。此为六气所化之常候。

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中为寒;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阳明所至为燥生,终为凉;太阳所至为寒生,中为温。(风生毛形,热生羽形,湿生倮形,火生羽形,燥生介形,寒生鳞形)此为六气德化的常候。

厥阴所至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太阴所至为倮化,少阳所至为羽化,阳明所至为介化,太阳所至为鳞化,此为六气德化之常候。

厥阴所至为生化,少阴所至为荣化,太阴所至为濡化,少阳所至为茂化,阳明所至为坚化,太阳所至藏化,此为六气布政之常候。

厥阴所至为飘怒大凉;少阴所至为大暄寒;太阴所至为雷霆骤注烈风;少阳所至为飘风,燔燎霜凝;阳明所至为散落温;太阳所至为寒雪冰雹白埃,此为六气寒化的常候。

厥阴所至为挠动,为迎随;少阴所至为高明焰,为曛;太阴所至为沉阴,为白埃,为晦螟;少阳所至为光显,为彤云,为曛;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悽鸣;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芒,为玄。此为六气行令的常候。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痃疹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噎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此为六气致病之常情。

厥阳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稽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瞽昧暴病；阳明所至为眴，尻阴股膝髀胫足痛；太阳所至为腰痛，此为六气致病之常情。

厥阴所至为纡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为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疮，此为六气致病之常情。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身重浮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瞷瘕暴死；阳明所至为眴嚏；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此为六气致病之常情。

凡此十二变者，六气为德的则万物应之以德；六气为化的则万物应之以化；六气为政的，则万物应之以政；六气为令的，则万物应之以令。气在上的，则病位在上；气在下的，则病位在下；气在后的则病位在后；气在前的，则病位在前；气在中的，则病位在中；气在外的，则病位在外。这是六气致病，病变部位的常情。

譬如，手之阴阳其气高，足之阴阳其气下，足太阳气在身后，足阳明气在身前，足太阴少阴厥阴气在身中，足少阳气在身侧。

《阴阳应象大论》云：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浮肿。

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各随其所在的方位以显示其作用。

五运交合，六气分治

春气生发于东而向西运行，夏气成长于南而向北运行，秋气始收于西而向东运行，冬气潜藏于北而向南运行。

观察万物生长收藏的运行规律，就可以明白春生之气开始于地下，秋收之气始发于天上，夏长之气布化于中，冬藏寒冷之气始于外在之标。春生之气始于左侧，秋收之气始于右侧，冬藏之气始于身后，夏长之气始于身前，这是四时正常气化的规律，所以说，至高之地冬气常在，

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善于观察者即知,高山之巅,盛夏冰雪,污下川泽,严冬草生。《五常正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暑。

厥阴司天,其化为风;飞扬鼓折,和气发生,万物荣枯,皆因而化变成败。少阴司天,其化为热,炎蒸郁懊,故庶类蕃茂。太阴司天,其化以湿,云雨润泽,津液生成。少阳司天,其化以火,炎识赫烈,以烁寒灾。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干化以行,物无湿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

厥阴司天为风化。巳亥之岁,风高气远,云物飞扬,风之化也。在泉为酸化,司气为苍化,间气为动化。

少阴司天为热化。子午之岁,阳光熠耀,暄暑流行,热之化也。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

太阴司天为湿化。丑未之岁,埃郁蒙昧,云雨润,湿之化也。在泉为甘化,司气为龄化,间气为柔华。

少阳司天为火化。寅申之岁,炎光赫烈,燔灼焦燃,火之化也。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

阳明司天为燥化。卯酉之岁,清切高明,雾露萧瑟,燥之化也。在泉为辛化,司气为素化,间气为清化。风生高劲,草木清冷,清之化也。

太阳司天为寒化。辰戌之岁,严肃峻整,惨慄凝坚,寒之化也。在泉为咸化,司气为玄化,间气为藏化。阴凝而冷,庶物敛容,岁之化也。

六气在泉,内淫而病

厥阴在泉,风行于地,风淫所胜,则地气昏暗,旷野皆然,草木早秀,民病洒洒振慄寒冷,伸展肢体且频呵欠,心痛胸憋胀满,两胁拘急,饮食不下,咽部及胸膈不畅,食下则呕,腹胀暖气,大便之后胀气消失,胸腹舒畅,身体沉重等。

少阴在泉,热行于地,热淫所胜,则阳焰浮动于山泽,阴暗之地反而光明。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且不能过久站立,恶寒发热,皮肤疼痛,目视不清,齿痛而腮肿胀,恶寒发热如同疟疾,小腹部痛,腹部胀大,自然界昆虫不依时令蛰藏。

太阴在泉,湿行于地,草木早荣,湿淫所胜,则尘埃昏暗现于高山川谷,昏黄的气色反而表现为暗黑。太阴湿土与太阳寒水之气相交,病水饮停积,心痛耳聋,耳中浑焯不清,咽肿喉痹,阴病见血,少腹肿痛,小便不利,气逆上冲,头痛,目似脱出,颈项似要拔起,腰部似要折断,髀部不能转动,脘窝如同绞结,小腿部如撕裂一般。

少阳在泉,火行于地,火淫所胜,则阳焰明耀于原野,寒热交替出现。民病注下泄泻,赤白痢疾,小腹疼痛,小便黄赤,甚则有血便,其余症状与少阴在泉相同。

阳明在泉,燥行于地,燥淫所胜,则雾气清凉,景色昏暗。民病易患呕吐,呕有苦味,好叹息,心胁部痛,不能转侧,甚则咽干面如蒙尘,肌肤干枯而不滋润光泽,足外侧反而热。

太阳在泉,寒行于地,寒淫所胜,则寒气霭空,凝而不动,万物静肃,凄惨凛冽。民病少腹牵引睾丸并引腰脊,又气逆上冲心痛,出现血症,咽嗑痛,颌部肿。

诸气在泉治则

风淫于内,风性喜温而恶清,故治以辛凉,随其所利佐以苦,木苦急则以甘缓之,苦抑则以辛散之。

热淫于内,因热恶寒而治以咸寒,热之大盛甚于表者,佐以苦甘发之,不尽复寒制之,寒则不尽,复苦发之,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湿淫于内,湿与燥反,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燥除湿故以苦燥其湿,淡利窍,故以淡渗泄。

大淫于内,火气大行心腹,心怒所生,咸性柔软,故治以咸冷,候其须汗者,心苦辛佐之,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藏气法时论》云: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用辛泻之,酸补之。

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六气司天,天气之变

厥阴司天,风淫所胜,风自天行则太虚埃昏,风动飘荡故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木胜于土,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痠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胃脉冲阳应手,候胃之气,冲阳脉微则食欲减少,绝则药食不入,亦下咽还出。攻之不入,养之不生,邪气日强,真气内绝,而必死不治。

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火胜尅金,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胠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浮肿,肩背臂内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胀,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肺脉尺泽应手,候肺之气。火烁于金,承天之命,金气内绝,故必危亡,尺泽不至,肺气已绝,荣卫之气,宣行无主,真气内竭则必死不治。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土胜尅水,病附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吐则有血,心如悬,病本于肾,肾脉太溪应手,候肾之气。土邪胜水而肾气内绝,邪甚正微则必死不治。

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湿气流行,金政不平。火炎于上,金肺受邪,客热内燔,水无能救,故化生诸病,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吐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肺脉天府应手,候肺之气。火胜而金脉绝,则必死不治。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金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应于人则筋骨内变。肝居于左而民病左胠胁痛,大凉气至寒清于中,内感寒而疟,大凉革候,咳,阳不布令,故闭积生气而稽于下,腹中鸣,注泄惊溏,名木斂,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咽干面尘腰痛,丈夫疝气,妇人少腹痛,目昧眦,疡疮痠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肝脉太冲应手,候肝之气。金来伐木,肝气内绝,真不胜邪则必死不治。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血凝皮肤之

间,卫气结聚,发为痈疡。阳气内郁,湿气下蒸,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衄衄。邪气凌心,善悲,时眩仆。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嗝干,甚则色焔,渴而欲饮,病本于心。心脉神门应手,真心气也。水行乘火,而心气内结,神气已亡,故则死不治。

六气司天致病治则

风淫所胜:厥阴之气,未为盛热,则平以辛凉之药,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六气的变化,积凉为寒,积温为热。热气不足则为温,寒气不足则为凉。以温为多,则为热,以凉为甚,则为寒。寒热温凉,升降多少,善于处方者,意必精通。

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热气已退,又时常热者,是为心虚,气散不敛,以酸收之。虽以酸收,亦兼寒助,乃能殄除其源本矣。热见太甚,则以苦发之。汗已便凉,是邪气尽,勿寒水之。汗已犹热,是邪气未尽,则以酸收之。已又热,则复汗之。已汗复热,是藏虚也,则补其心可矣。

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气所淫,皆为肿满,但除其湿,肿满自衰。因湿生病不肿不满者,亦尔治之。湿气在上,以苦吐之,湿气在下,以苦泄之,以淡渗之,则皆燥也。泄,谓渗泄,以利水道下小便为法。然酸虽热,亦用利小便,去伏水也。治湿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法也。身半以上,湿气有余,火气复郁,郁与湿相薄,则以苦温甘辛之药,解表疏汗而去之。

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以酸复其本气,不复其气,则淫气空虚,招其损。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与热淫义同。

燥淫所胜,平以苦湿,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制燥之胜,必以苦湿,即以火之气味制之。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宜泻必以辛。清甚生寒,留而不去,则以苦湿下之。气有余,则以辛泻之。

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

邪气反胜

在泉邪胜：

不能淫胜于他气，反为不胜之气为邪以胜之。

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

厥阴在泉为风司于地，谓五寅、五申之岁。邪气盛胜，故先以酸泻，佐以苦甘。邪气退则正气虚，故以辛补养而平之。

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少阴在泉则热司于地，谓五卯、五酉之岁。先泻其邪，而后平其正气。

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

太阴在泉则湿司于地，谓五辰、五戌之岁。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少阳在泉，则火司于地，谓五巳、五亥之岁。

燥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阳明在泉则燥司于地，谓五子、五午之岁。燥之性，恶热亦畏寒，故以冷热和平为方制也。

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太阳在泉则寒司于地，谓五丑、五未之岁。此六气方治与前淫胜之法不同。治，谓泻客邪之胜气；佐，谓所利所宜者；平，谓补已弱之正气。

司天邪胜：

巳亥之岁——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

子午之岁——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

丑未之岁——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寅申之岁——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

卯酉之岁——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

辰戌之岁——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六气相胜

厥阴之胜,头眩耳鸣,愤愤欲吐,胃膈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肢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膈咽不通。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脐下反动,气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肢胁,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雨敷至,燥化乃见,少腹满,腰椎重强,内不便,善注泄,足下温,头重足胫浮肿,饮发于中,浮肿于上。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饮,耳痛溺赤,善惊澹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肢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頰疔,大凉肃杀,华莫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太阳之胜,凝溧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凶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六气相胜治则

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

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

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

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

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泻之。

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泻之。

王冰曰:六胜之至,皆先归其不胜已者,故不胜者当先泻之,以通其

道,次泻所胜之气令其退释也。治诸胜而不泻遣之,则胜气浸盛而内生诸病也。详此为治,皆先泻其不胜,而后泻其来胜,独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为异,若云治以苦热,则六胜之治皆一贯也。

六气之复

所谓复,谓报复,扳其胜也。凡先有胜,后必有复。《玄珠》云:六气分正化对化,厥阴正司于亥,对化于巳。少阴正司于午,对化于子。太阴正司于未,对化于丑。少阳正司于寅,对化于申。阳明正司于酉,对化于卯。太阳正司于戌,对化于辰。正司化令之实,对司化令之虚。对化胜而有复,正化胜而不复。

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倮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则入脾,食痹而吐。胃脉冲阳之气绝,则死不治。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衄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火热之气,自小肠从脐下之左入大肠,上行至左胁,甚则上行于右而入肺,故可动于左,上行于右,皮肤痛也。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弱而无力,肠如隔绝而不便泻,寒热甚则然。外为浮肿哆噫,阳明先胜则赤气后化,少阴之本司于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流水不冰,在人之应则冬脉不凝。若高山穷谷,已是至高之处,水亦当冰,平下川流,则如经脉。火气内蒸,金气外拒,阳热内郁,故为痈疹疮疡。热多则内结痈疽瘰疬,甚则入肺,咳而鼻渊。肺脉天府气绝,则死不治。

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饮食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大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顶痛重,而掉瘈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肾脉太溪气绝,则死不治。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蒸,介虫乃耗,惊瘈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瞶瘈,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疔,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浮肿,甚则入肺,咳而泄。肺脉尽泽之气绝,

则死不治。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肱胁,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痞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啰烦心,病在膈中头痛,甚则入肝,惊骇筋挛。肺脉太冲之气绝,则死不治。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痞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椎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啰噫,甚则入心,善志善悲。心脉神门气绝,则死不治。

六气来复治则

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

辛苦发之,以咸软之。

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不燥泄之,久而为身肿腹满,关节不利,股及伏兔佛满内作,膝腰胫内侧浮肿病。

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栗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无犯温凉,少阴同法。王冰曰:不发汗以夺盛阳,则热内淫于四肢,而为解亦。谓热不甚,谓寒不甚,谓强不甚,谓弱不甚,不可以名言,故谓之解亦。粗医呼为鬼气恶病,久久不已,则骨热髓涸齿干,乃为骨热病也。发汗夺阳,故无留热。故发汗者,虽热生病夏月,及差亦用热药以发之。当春秋时,从火热胜,亦不得以热药发汗。汗不发而药热内甚,助病为疟,逆伐神灵,故曰无犯温凉,少阴气热,为疗则同,故云与少阴同法。数夺其汗,则津竭涸,故以酸收,以咸润也。

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

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不坚则寒气内变,止而复发,发而复止,绵历年岁,生大寒疾。

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柔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王冰曰：太阳气寒，少阴少阳气热，厥阴气温，阳明气清，太阴气湿，有胜复则各倍其气以调之，故可使平也。调不失理，则有余之气自归其所属，不足之气自安其所居。胜复衰已，则各补养而平定之，必清必静，无妄扰之，则六气循环，五神安泰。若运气之寒热，治之平之，亦各归司天地气也。

六气客主相胜致病

（司天）：

巳亥之岁，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子午之岁，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瞽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浮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燥，甚则胁痛支满。

丑未之岁，太阴司天，客胜则首面浮肿，呼吸气喘；主胜则胸腹满，食已而瞤。

寅申之岁，少阳司天，客胜则丹疹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癰疽；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则有血，手热。

卯酉之岁，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塞，心膈中热，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辰戌之岁，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在泉）：

寅申之岁，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攣，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卯酉之岁，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胫足病，瞽热以酸，浮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膈中，众痹皆作，发为肢胁，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辰戌之岁，太阴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饮食不下，甚则为疝。

巳亥之岁，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少阴同候。

子午之岁，阳明在泉，客胜则清气动下，少腹坚满而数便泻；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为鹜溏，则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

丑未之岁，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六气客主相胜治则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

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木位春分前六十日，初之气也。

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君火之位，春分之后六十日，二之气也。

相火之位，夏至前后各三十日，三之气也。二火之气不同，然其气用则一。

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土之位，秋分前六十日，四之气也。

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金之位，秋分后六十日，五之气也。

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水之位，冬至前后各三十日，终之气也。

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收之。

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

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栗之。

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泻之。

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

客胜则泻客以补主，主胜则泻主以补客，应随当缓当急以治之。

候气之胜,暴病之因

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

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

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

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

此所谓感受外邪而生病也。外有其气而内恶之,中外不喜,因而遂病。若乘年之虚受邪则重:如年木不足,外有清邪;年火不足,外有寒邪;年土不足,外有风邪;年金不足,外有热邪;年水不足,外有湿邪,这是年之虚,岁气不足,外邪凑甚。若失时之和,也受邪较重,六气临位统治,若身体之虚与位气相克,感之则病,亦随所不胜而与内藏相应,病邪复重。

又遇月空之时,也一样病情较重。月空是指上弦前,下弦后,月轮中空之时。如此反复感受外邪,病情就危急了。

年已不足,邪气大致,是一感;年已不足,天气克之,此时感邪是重感。内气招邪,天气不佑,病危可立至。

病机十九条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凡是具有风性善行数变,掉摇旋转振动眩晕的,都属于肝经病变。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凡是因阳气不达而营卫凝聚,具有寒性收敛,牵引拘急的,都属于肾经病变。

诸气膹郁,皆属于肺:满闷,气机拂郁不畅的,都属于肺经病变。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凡是具有湿肿胀满,沉重徵象的,都属于脾经病变。

诸热瞀瘵,皆属于火:凡是具有火热昏闷,瘵疾等象的,都属于火性疾病。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凡是疼痛瘙痒疮疡等症,都属于心经病变。

诸厥固泄,皆属于下:凡是具有气逆上行,及二便禁固或下泄无度的,都属于下焦病变。

诸痿喘呕,皆属于上:凡是因热致痿,喘息,呕恶等证,都属于上焦病变。

诸禁鼓慄,如丧神守,皆属于火:凡是因火邪内扰,致口噤鼓颌战栗等神不守舍徵象的,都属于火热之病变。

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凡是痉病,项部强急拘紧,都属于湿证。

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凡是逆气上冲的,都属于火证。

诸胀腹大,皆属于热:凡是腹大胀满的徵象,都属于热邪。

诸燥狂越,皆属于火:凡是心烦气燥,狂妄不安的,都属于火症。

诸暴强直,皆属于风:凡是身体突然强劲僵直的,都属于风证。

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凡是具有声响之病,如敲击之鼓,都属于热证。

诸病浮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凡是浮肿酸痛及惊骇等症,都属于火证。

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凡是筋脉拘挛,水液混浊之症,都属于热证。

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凡是水液清澈又有冷感的,都属于寒症。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凡是呕吐酸水,急剧泻下,奔迫不止的,都属于热。

谨慎地遵守病机,详查病理机制和症状属性,根据虚实寒热,首先要分辨五运五行相性所致的疾病,掌握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栗或坚,以所利而行之。使人体经络气血疏通,条达,以致和平。

第五章 医书五行

肝藏脉论

论曰：夫人禀天地而生，故内有五藏六腑，精气骨髓经脉。外有四肢九窍毛皮爪齿，咽喉唇舌，肛门包囊，以此摠而成躯。故将息得理，则百脉安和，役用非宜，即为五劳七伤六极之患，有方可救。虽病无他，无法可凭，奄然永往。所以此之中秩，卷卷皆备述，五藏六腑等血脉根源循环流注，于九窍应会处所。并论五藏六腑等轻重大小长短阔窄受盛多少，仍列对治方法。丸散酒煎汤膏摩熨，及灸针孔穴，并穷于此矣。其能留心于医术者，可考而行之。其冷热虚实风气，准药性而用之，则内外百疴无所逃矣。

凡五藏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约时为五行，在人为五藏。五藏者，精、神、魂、魄、意也。论阴阳、察虚实、知病源、用补泄，应禀三百六十五节，终会通十二经焉。论曰：肝主魂为朗官，随神往来为之魂，魂者肝之藏也。目者肝之官，肝气通于目，目和则能辩五色矣。左目甲，右目乙，循环紫宫，荣华于爪。外主筋，内主血。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有六童子，三玉女守之。神名蓝蓝，主藏魂，号为魂藏，随节应会，故云肝藏血，血舍魂。在气为语，在液为泪。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肝气虚则梦见园苑生草；得其时，梦伏树下不敢起；肝气盛则梦怒。厥气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

凡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凡肝藏象木，与胆合为腑。其经足厥阴，与少阳为表里。其脉弦，相于冬，旺于春。春时万物始生，其气来濡而弱，宽而虚，

故脉为弦。濡即不可发汗,弱则不可下。宽者开,开者通,通者利,故名曰宽而虚。

春脉如弦,春脉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濡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气来实而弦,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内。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颠疾;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两胁胀满。肝脉来濡弱,招招如揭竿,末梢曰平。春以胃气为本,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肝脉来急而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真肝脉至内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

肝藏血,血舍魂,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其精不守,令人阴缩而挛筋,两胁肋骨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故脉弗营则筋缩急,筋缩急则引卵与舌,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肝死藏,浮之弱,按之中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春肝木旺,其脉弦细而长曰平,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肝,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肝,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肝,金之克木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肝,土之凌木为微邪,虽病即差。心乘肝必吐利,肺乘肝即为痈肿。

左手关上阴绝者,无肝脉也。若癰遗溺难言,胁下有邪气,善吐,刺足少阳治阳。

左手关上阴实者,肝实也。苦肉中痛,动善转筋吐,刺足厥阴治阴。

肝脉来濯濯如倚竿,如琴瑟弦。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足厥阴脉也。

肝脉急甚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如覆杯。缓甚为呕,微缓为水瘕痹,大甚为内痈,善呕衄,微大为肝痹,缩欬引少腹。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痺,滑甚为颓疝,微滑为遗溺,濡甚为淡饮,微濡为瘕疝筋挛。

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濡

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胛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

扁鹊云：肝有病则目夺精，虚则寒，寒则阴气壮，壮则梦山树等；实则热，热则阳气壮，壮则梦怒。

肝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志为怒，怒伤肝。精气并于肝则忧，肝虚则恐，实则怒，怒而不已亦生忧矣。

色主春，病变于色者，取之荣。

病先发于肝者，头目眩，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之胃，而腹胀；三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酸；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病在肝，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假令肝病西行，若食鸡肉，得之当以秋时，发病以庚辛日也。家有血腥死，女子见之以明要为灾，不者若感金银物得之。凡肝病之状，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眇眇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若欲治之，当取其经足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目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肝脉沉之而急，浮之亦然。苦胁痛有气支满引少腹，而痛时小便难。苦目眩头痛，腰背痛。足为寒时癢，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堕坠。肝病其色青，手足拘急，胁下苦满，或时眩冒，其脉弦长，此为可治，宜服防风竹沥汤、秦艽散。春当刺大敦，夏刺行间，冬刺曲泉，皆补之。季夏刺太冲，秋刺中郄，皆泻之。又当灸期门百壮，背第九椎五十壮。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眇，善噤节时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瘕。凡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能下，积于左胁，下则伤肝。

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如阻妇状。肝中寒者，其人洗洗恶寒，翕翕发热，面翕然赤，皦皦有汗，胸中烦热。肝中寒者，其人两臂不举，舌本燥，善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时盗汗、咳，食已

吐其汁。肝主胸中喘、怒骂,其脉沉,胸中又窒,欲令人推按之,有热、鼻窒。肝伤,其人脱肉,又卧。口欲得张,时时手足青,目瞑,瞳人痛,此为肝藏伤所致也。肝水者,其人腹大,不能自转侧,而胁下腹中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少腹。

肝著,其病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

诊得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邪气走心下,足胫寒,胁痛引少腹,男子积疝,女子瘦淋,身无膏泽,善转筋,爪甲枯黑,春差秋剧,色青也。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如龟鳖状,久久不愈,发咳逆、病瘡,连岁月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也?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适以季夏王,王者不受邪,肝复欲还肺,肺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肥气以季夏得之。

肝病,胸满胁胀,善恚怒叫呼,身体有热而复恶寒,四肢不举,面白,身体滑,其脉当弦长而急。今反短濇,其色当青而反白者,此是金之尅木为大逆,十死不治。

襄公问扁鹊曰:吾欲不诊脉,察其音,观其色,知其病生死,可得闻乎?答曰:乃圣道之大要,师所不传,黄帝贵之,过于金玉。入门见病,观其色,闻其呼吸,则知往来出入吉凶之相。角音人者,主肝声也,肝声呼,其音角,其志怒,其经足厥阴。厥阴少阳则荣卫不通,阴阳交杂。阴气外伤,阳气内击,击则寒,寒则虚,虚则卒然喑哑不声,此为厉风入肝。但踞坐,不得低头,面目青黑,四肢缓弱,遗失便利,甚则不可治,赙则旬月之内。又呼而哭,哭而反吟,此为金克木,阴击阳,阴气起而阳气伏,伏则实,实则热,热则喘,喘则逆,逆则闷,闷则恐惧,目视不明,语声切急,谬说有人,此为邪热伤肝,甚则不可治。若唇色虽青,向眼不应可治。

肝病为虐者,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若其人本来少于悲恚,忽尔嗔怒,出言反常,乍宽乍急,言未音以手向眼,如有所畏,若不即病,祸必至矣,此肝病声之候也。若其人虚则为寒风所伤,若实则为热气所损,阳则泻之,阴则补之。青为肝,肝合筋,青如翠羽者吉。肝主

目，目是肝之余，其人木形相比于上角苍色，小头长面大肩，平背直身，小手足，有材好劳，心小力多，忧劳于事，耐春夏不耐秋冬。秋冬感而生病，足厥阴他他然，胁广合坚脆倾正则肝应之。正青色小理者，则肝小，小则藏安，无胁下之病。粗理者则肝大，大则虚，虚则寒，逼胃迫咽善膈中，且胁下痛。广胁反骹者则肝高，高则实，实则肝热，上支贲加，胁下急为息贲。合胁危骹者则肝下，下则逼胃，胁下空，空则易受邪。胁坚骨者则肝坚，坚则藏安难伤。胁骨弱者则肝脆，脆则善病消瘴易伤。胁腹好相者则肝端正，端正则和利难伤。胁骨偏举者则肝偏倾，偏倾则胁下偏痛。凡人分部陷起者，必有病生，胆少阳为肝之部，而藏气通于内外，部亦随而应之。沉浊为内，浮清为外。若色从外走内者，病从外生，部处起。若色从内出外者，病从内生，部处陷。内病前治阴后治阳，外病前治阳后治阴，阳主外，阴主内。凡人死生休否，则藏神前变形于外。人肝前病，目则为之无色。若肝前死目则为之脱精，若天中等分，墓色应之，必死不治。看应增损斟酌赊促，赊则不出四百日内，促则不延旬月之间。

肝病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青白色如拇指大，灰黑点见颜颊上，此必卒死。肝绝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目赤，但欲伏眠，视而不见人，汗出如水不止。面黑目青者不死，青如草滋死，吉凶之色在于分部顺，顺而见。青白入目必病，不出其年，若年上不应，三年之中，祸必应也。

春木肝脉色青，主足少阳脉也。春取络脉分肉，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之间，其脉根本并在窍阴之间，应在窗笼之前，窗笼者耳前上下脉，以手按之动者是也。

其筋起于小指次指之上，结外踝，上循肱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于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肋下乘季胁，上走腋前廉，侠于膺乳，结于缺盆。直者上出掖，贯缺盆，出太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颌上结于颔，其支者结于目外眦为外维。

其脉起于目兑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人耳中,出走耳前,至兑眦后。其支者别兑眦,下大迎,合手少阳于颌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肋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出小指次指之端。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内出其端,还贯入爪甲,出三毛,合足厥阴为表里,厥阴之本在行间上五寸,应在背输,同会于手太阴。

其足少阳之别,名曰光明,去踝半寸是也。别走厥阴,下络足趺。主肝生病,病实则胆热,热则厥,厥则阳病,阳脉反逆大于寸口一倍,病则胸中有热,心胁头颌痛,缺盆腋下肿。虚则胆寒,寒则痿躄,躄则阴病,阴脉反小于寸口,病则胸中有寒,少气口苦身体无膏泽。外至肱、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若阴阳俱静与其俱动,如引绳俱顿者病也。

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聚毛之际,上循足趺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少腹,侠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中。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颓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洞泄狐疝,遗溺闭癃。盛者则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循经上臑结于茎,其病气逆则臑肿卒疝,实则挺长热,虚则暴痒,取之所别,足厥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结于内踝之前,上循肱上结内辅之上,下循阴股结于阴器,结络诸筋。

春三月者,主肝胆,青筋牵病也。其源从少阴而涉足少阳,少阳之气始发,少阴之气始衰,阴阳怫郁于腠理,皮毛之病俱生,表里之疴因起,从少阳发动反少阴,气则藏腑受疴而生,其病相反,若腑虚则为阴邪所伤,腰背强急,脚缩不伸,肱中欲折,目中生花。若藏实则阳毒所损,漉漉前寒而后热,颈外双筋牵不得屈伸,颈直背强,眼赤黄,若欲转



动,合身回侧,故曰青筋牵病。

扁鹊曰:灸肝肺二输,主治丹毒牵病,当依源处治,调其阳,理其阴,藏腑之疾不生矣。

1. 肝虚实

肝实热

左手关上脉阴实者,足厥阴经也,病苦心下坚满,常两胁痛,息忿忿如怒状,名曰肝实热也。

肝虚寒

左手关上脉阴虚者,足厥阴经也,病苦胁下坚寒热,腹满不欲饮食,腹胀悒悒不乐,妇人月经不利,腰腹痛,名曰肝虚寒也。

肝胆俱虚

左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厥阴与少阳经俱虚也。病如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见,少气不能言,时时自警,名曰肝胆俱虚也。

2. 肝劳

论曰:肝劳病者,补心气以益之,心王则感于肝矣。人逆春气则足少阳不生,而肝气内变,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关格,病则生矣。

3. 筋极

论曰:夫六极者,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应于肝,雷气动于心,谷气感于脾,雨气润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所以窍应于五藏,五藏邪伤则六腑生极,故曰五藏六极也。

论曰:凡筋极者主肝也,肝应筋,筋与肝合,肝有病从筋生。又曰以春遇病为筋痹,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则阳气入于内,阴气出于外,若阴气外出,出则虚,虚则筋虚,筋虚则善悲,色青苍白见于目下。若伤寒则筋不能动,十指爪皆痛,数好转筋,其源以春甲乙日得之伤风,风在筋,为肝虚风也。若阳气内发,发则实,实则筋实,筋实则善怒,嗌干伤热则咳,咳则胁下痛不能转侧,又脚下满痛,故曰肝实风也。然则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善治病者,病在皮毛肌肤筋脉而治之,次治六腑,若

至五藏则半死矣。

扁鹊云：筋绝不治，九日死，何以知之？手足爪甲青黑，呼骂口不息，筋应足厥阴，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筋先死矣。

4. 坚癥积聚

论曰：病有积有聚，何以别之？答曰：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藏之所生，聚者六腑之所成，故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已。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也，故以是别知积聚也。

经络受病，入于肠胃，五藏积聚，发伏梁、息贲、肥气、否气、奔豚，积聚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止乃成积。人之善病肠中积者，何以候之？曰：皮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伤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作肠胃之积。寒温不次，邪气稍止，至其畜积留止，大聚乃起病。有身体腰髀股肱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不可动，动之为水溺瀦之病，少腹盛，左右上下皆有根者，伏梁也，裹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管生膈，侠胃管内痛，此久病也难疗，居脐上为逆，慎勿动，亟夺其气，溢于大肠而着于盲，盲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

胆腑脉论

论曰：胆腑者，主肝也，肝合气于胆。胆者，中清之腑也，号将军、决曹吏，重三两三铢，长三寸三分，在肝短叶间下，贮水精计二合，能怒能喜，能刚能柔，目下果大，其胆乃横。凡胆、脑、髓、骨、脉、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若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传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

满，满而不实也。

左手关上阳绝者，无胆脉也，苦膝疼，口中苦，眯目善畏如见鬼，多惊少力，刺足厥阴治阴，在足大指间或刺三毛中。

左手关上阳实者，胆实也，苦腹中不安，身軀习习也，刺足少阳治阳，在足上第二指本节后一寸是。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澹澹恐、如人将捕之，咽中介介然数唾，候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见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刺阳陵泉，若善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澹澹善悲恐、如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汁，故曰呕胆。刺三里以下，胃气逆，刺足少阳血络以闭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也。

胆胀者，胁下痛胀，口苦太息。

肝前受病移于胆，肝咳不已则呕胆汁。

厥气客于胆，则梦斗讼。

肝应筋，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软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败者胆结。

扁鹊云：足厥阴与少阳为表里，表清里浊，其病若实极则伤热，热则惊动精神而不守，卧起不定，若虚则伤寒，寒则恐畏头眩，不能独卧，发于玄水，其根在胆，先从头面起肿至足。胆有病则眉为之倾，病人眉系倾者，七日死。

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面微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角颌痛，目兑眦痛，缺盆中肿痛，掖下肿，马刀挟痿，汗出振寒疟，胸中胁肋髀膝外，至肱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盛者则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虚实

胆实热

左手关上脉阳实者，足少阳经也，病苦腹中气满，饮食不下，咽干头痛，洒洒恶寒，胁痛，名曰胆实热也。

胆虚寒

左手关上脉阳虚者,足少阳经也,病苦眩厥痿,足指不能摇蹻,不能起,僵仆,目黄失精眇眇,名曰胆虚寒也。

心藏脉论

论曰:心主神,神者,五藏专精之本也,为帝王监领四方,夏旺七十二日,位在南方,离宫火也。有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所以任物谓之心神者,心之藏也。舌者,心之官,故心气通于舌,舌和则能审五味矣。心在窍为耳。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心气通于舌,舌非窍也,其通于窍者,寄见于耳,左耳丙,右耳丁,循环炎宫,上出唇口,知味荣华于耳,外主血,内主五音。心重十二两,中有三毛七孔,盛精汁三合,神名响响,主藏神,号五神居,随节应会,故云心藏脉,脉舍神,在气为吞,在液为汗。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惧,厥气客于心,则梦丘山烟火。凡心藏象火,与小肠合为腑,其经手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其脉洪,相于春,旺于夏,夏时万物洪盛,垂枝布叶皆下垂如曲,故名曰钩。心脉洪大而长,洪则卫气实,实则气无从出,大则荣气萌,萌洪相薄,可以发汗,故名曰长,长洪相得,即引水将灌溉经络,津液皮肤,太阳洪大皆是母躯,幸得戊巳用牢根株,阳气上出汗见于头,五内干枯,胞中空虚,医又下之,此为重虚。脉浮有表无里,阳无所使,不但危身,并中其母。

夏脉如钩,夏脉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内,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平。夏以胃气为本,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

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心藏脉,脉舍神,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菀脱肉,毛

悴色夭,死于冬。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少阴者,心脉也;心者,脉之合也。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发色不泽,面黑如膝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

心死藏浮之实,如豆麻击手,按之益躁疾者死。夏心火旺,其脉浮大而散曰平,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心,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心,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沈濡而滑者,是肾之乘心,水之克火,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凌火,为微邪,虽病即差,肾乘心必癰。

左手关前,寸口阴绝者,无心脉也。苦心下热痛,掌中热,时时善呕,口中伤烂,刺手少阳治阳。左手关前寸口阴实者,心实也,是心下有水气,忧患发之,刺手心主治阴。心脉来,累累如贯珠滑利,再至日平,三至日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手少阴脉也。

心脉急甚为瘕瘕,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有时唾血,大甚为喉介,微大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为善哆,微小为消瘴,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少腹鸣,濡甚为瘡,微濡为血溢、维厥、耳鸣、癰疾。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濡而散者,当病瘖渴自己。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扁鹊曰:心有病则口生疮腐烂,心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志为喜,喜伤心,精气并于心则喜。心虚则悲,悲则忧,实则笑,笑则喜。

时主夏病者,时间时甚,知其源,取其输,观其应,审其害。

病先发于心者,心痛一日之肺,喘咳;三日之肝,胁痛支满;五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病在心,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假令心病北行,若食豚鱼得之,不者,当以冬时发,得病以壬癸日也。

凡心病之状,胸内痛,胁支满,两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

病刺郄中血者。

心脉沉之小而紧,浮之不喘,苦心下聚气而痛,食不下,喜咽唾,时手足热烦满,时忘不乐,喜大息,得之忧思。

心病其色赤,心痛短气,手掌烦热,或啼笑骂詈,悲思愁虑,面赤身热,其脉实大而数,此为可治,春当刺中冲,夏刺劳宫,季夏刺大陵,皆补之;秋刺间使,冬刺曲泽,皆泻之。又当灸巨阙五十壮,背第五椎百壮。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愁忧思虑则伤心,心伤则苦惊,喜忘善怒。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而欲食,食则呕。心中寒者,其人病心如敢蒜蛰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如蛊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心伤,其人劳倦,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彻背,自烦发热,当脐跳手,其脉弦,此为心藏伤所致也。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即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即为癫,阳气衰者,即为狂。五藏者,魂魄之宅舍,精神之所依托也。魂魄飞扬者,其五藏空虚也,即邪神居之,神灵所使,鬼而下之,脉短而微。其藏不足则魂魄不安,魂属于肝,魄属于肺,肺主津液,即为涕泣出。肺气衰者即泣出,肝气衰者魂则不安,肝主善怒,其声呼。

心水者,其人身体肿,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阴大肿。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心腹痛,懊憹,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作,心腹中热,善渴涎出者,是虵咬也。以手聚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肠中有虫虵咬,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

凡心脉急,名曰心疝,少腹当有形,其以心为牡藏,小肠为之使,故少腹当有形。

诊得心积沉而芤,时上下无常处,病胸满悸,腹中热,面赤咽干,心烦掌中热,甚则唾血。身痠痠主血脉,夏差冬剧,色赤也。心之积名曰



伏梁,起于脐上,上至心,大如臂,久久不愈,病烦心心痛,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也?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适以秋旺,旺者不受邪,心复欲还肾,肾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伏梁以秋得之。

心病烦闷,少气大热,热上汤心,呕咳吐逆,狂语,汗出如珠,身体厥冷,其脉当浮今反沉濡而滑,其色当赤而反黑者,此是水之克火,为大逆,十死不治。

徵音人者,主心声也,心声笑,其音竽,其志喜,其经手少阴厥逆,太阳则荣卫不通,阴阳反错,阳气外击,阴气内伤,伤则寒,寒则虚,虚则惊掣心悸,定心汤主之。语声前宽后急,后声不续,前混后浊,口喎冒昧好自笑,此为厉风入心,荆沥汤主之。心虚风寒,半身不遂,骨节离解,缓弱不收,便痢无度,口面喎邪,姜附汤主之。此病不盈旬日,宜急治之。又笑而呻,呻而反忧,此为水克火,阴击阳,阴起而阳伏,伏则实,实则伤热,热则狂,闷乱冒昧,言多谬误,不可采听,此心已伤,若其人口唇正赤可疗,其青黄白黑不可疗也。

心病为疟者,令人心烦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若其人本来心性和雅,而忽弊急反于常,白朮酒主之。或言未音便住,以手剔脚爪,此人必死,祸虽未及名曰行尸,此心病声之候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可治者,明而察之。

赤为心,心合脉,赤如鸡冠者吉。心主舌,舌是心之余,其人火形相,比于上徵,赤色广呬,兑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了,好顾急心,不寿暴死,耐春夏不耐秋冬,秋冬感而中病,主手少阴窈窕然,曷骭(胸骨剑突)长短倾正则心应之,正赤色小理者则心小,小则邪弗能伤,易伤以忧;粗理者则心大,大则虚,虚则寒,寒则忧不能伤,易伤于邪;无曷骭者则心高,高则实,实则热,热则满于肺中,闷而善忘,难开以言;曷骭小短举者则心下,下则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曷骭长者则心坚,坚则藏安守固;曷骭弱以薄者则心脆,脆则善病消瘕热中;曷骭直下不举者则心端正,端正则和利难伤;曷骭向一方者则心偏倾,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凡人部分陷起者,必有病生,小肠太阳为心之部,其处陷起即病生

矣。藏含内外,部亦内外,沉浊属内,浮清居外,若外病内入,小腹满起,内病里出,所部陷没。外入内,前治阳,后补阴,内出外,前补阴,后泻阳,阳则实热,阴则虚寒,在阳主外,在阴主内。凡人死生休咎,则藏神前变形于外,人心前病则口为之开张,若心前死,则枯黑语声不转,若天中等分墓色应之,必死不治。看应增损,斟酌赍促,赍则不出四百日内,促则不延旬月之间,心病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赤黑色暗点如博基见颜度年上,此必卒死。心绝一日死,何以知之?两目回回直视肩息,立死。凡面赤目白,忧悲思虑,心气内索面色反好,急求棺槨,不过十日死。又面黄目赤不死,赤如坏血死。吉凶之色若在于分部,眦眦而见赤黑入口,此必死,不出其年,名曰行尸,若年上无应,三年之中病必死矣。

夏火心脉色赤,主手太阳也。夏取盛经分腠,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其脉本在外踝之后,应在命门之上三寸,命门者在心上一寸也,脉根在少泽,少泽在手小指端。其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肘内兑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结腋,其支者后走腋后廉,上绕肩甲,循颈出足大阳之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出耳上,下结于颌上,属目外眦。

其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骨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甲,交肩上,入缺盆,向腋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兑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颌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合手少阴为表里,少阴本在兑骨之端,应在背后,同会于手太阴。

其手太阳之别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内注少阴,其别者上走肘络肩髃,主心生病,病实则小肠热,热则节弛,弛则阳病,阳脉大反逆于寸口再倍,病则咽痛、颌肿、耳聋、目黄,卧不能言,闷则急坐,虚则小肠寒,寒则生蛔,蛔则阴病,阴脉反小于寸口过于一倍,病则短气,百节痛,筋急颈痛,转顾不能。

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五寸,出于两筋间,循经以上系于心,包

络心系,气实则心痛,虚则为烦心,取之两筋间。手心主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肋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膻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动则病手心热,肘臂挛急腋肿,甚则胸肋支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善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则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

手少阴之别名曰通理,在腕后一寸,别而上行,循经入咽中,系舌本属目系,其实则大膈,虚则不能言,取之掌后一寸,别走太阳。

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上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夹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出腋下,下循膻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廉,循臂内后廉,抵掌后兑骨之端,入掌后内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肋满痛,膻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盛者则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

手少阴之脉独无输何也?曰:少阴者心脉也,心者五藏六腑之大主也,为帝王精神之所舍,其藏坚固,邪不能容,容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身死矣。故诸邪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少阴无输也,少阴无输,心不病乎?曰:其外经腑病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兑骨之端也。夏三月,主心小肠赤脉拂病也,其源从少阴太阳之气相抟而停,则荣卫不通,皮肉痛起太阳动发少阴,淫邪之气因而作,则藏腑随时受夏疫病也,其病相若,腑虚则阴邪气所伤,身战脉掉捉所不禁,若藏实则阳毒所侵,内热口开舌破咽塞声嘶,故曰赤脉拂病。扁鹊云:灸肾肝心三输,主治丹毒病,当依源为治,表治阴阳,调和藏腑,疾不生矣。

1. 心虚实

心实热: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实者,手少阴经也,病苦闭大便秘利,腹满四肢重,身热,名曰心实热也。

心虚寒：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虚者，手少阴经也，病苦悸恐不乐，心腹痛难以言，心如寒恍惚，名曰心虚寒也。

心小肠俱实：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阳俱实者，手少阴经与太阳经俱实也。病苦头痛身热，大便难，心腹烦满不得卧，以胃气不转水谷实也，名曰心小肠俱实也。

心小肠俱虚：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阳俱虚者，手少阴与太阳经俱虚也，病苦洞泄若寒少气，四肢厥肠辟，名曰心小肠俱虚也。

2. 心劳

论曰：心肺癆病者，补脾气以益之，脾旺则感于心矣。人逆夏气则手太阳不长，而心气内洞，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关格，病则生矣。

3. 脉极

论曰：凡脉极者主心也，心应脉，脉与心合，心有病从脉起。又曰：以夏遇病为脉痹，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则饮食不为肌肤，咳脱血色白不泽，其脉空虚，口唇见赤色。凡脉气衰，血焦发堕，以夏丙丁日得之于伤风损脉为心风。心风之状，多汗恶风，若脉气实则热，热则伤心，使人好怒，口为色赤，甚则言语不快，血脱色干燥不泽，饮食不为肌肤，若脉气虚则寒，寒则咳，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哽，甚则咽肿喉痹，故曰心风虚实候也。若阳经脉病治阴络，阴络脉病治阳经，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脉实宜泻，气虚宜补，善治病者，定其虚实，治之取痊，病在皮毛肌肤筋脉则全治之，若至六腑五藏则半死矣。扁鹊云：脉绝不治三日死，何以知之？脉气空虚，则颜焦发落，脉应手少阴，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血先死矣。

4. 心腹痛

论曰：寒气卒客于五藏六腑，则发卒心痛胸痹。感于寒，微者为咳，甚者为痛、为泄。厥心痛与背相引，善噤，如物从后触其心。身伛偻者，肾心痛也；厥心痛腹胀满；心痛甚者，胃心痛也；厥心痛如以针锥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灰状；终日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从心间痛，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者，肺心痛也。真心

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虻心痛,心腹中痛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热,善涎出,是虻咬也,以手按而坚持之,勿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心下不可刺,中有成聚不可取于输,肠中有虫虻咬,皆不可取以小针。

5. 胸痹

论曰:胸痹之病,令人心中坚满痞急痛,肌中苦痹,绞急如刺,不得俯仰,其胸前皮皆痛,手不得犯,胸中怫郁而满,短气,咳唾引痛,咽塞不利,习习如痒,喉中干燥,时欲呕吐,烦闷,白汗出,或彻引背痛,不治之,数日杀人。论曰:夫脉当取太过与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故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人脉阴弦故也,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6. 舌论

论曰:凡舌者,心主小肠之候也。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善用机衡,能调五味也。凡有所啖,若多食咸则舌脉凝而变色,多食苦则舌皮槁而外毛焦枯,多食辛则舌筋急而爪枯干,多食酸则舌肉肥而唇揭,多食甘则舌根痛而外发落。又曰: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内合五藏之气也。若藏热则舌生疮,引唇揭赤,若腑寒则舌本缩,口噤唇青,寒宜补之,热宜泻之,不寒不热,依藏腑调之,舌缩口噤唇青,升麻煎主之。

7. 风眩

徐嗣伯曰:余少承家业,颇习经方,名医要治,备闻之矣。自谓风眩多途,诸家未能必验,至于此术,鄙意偏所究也,少来用之,百无遗策。今年将衰暮,恐奄忽不追,故显明证论,以贻于后云尔。

夫风眩之病,起于心气不定,胸上蓄实,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瞽,故谓之风眩。大人曰癰,小儿则为瘤,其实是一,此方为治,方无不愈,但恐证候不审,或致差违,大都忌食十二属肉。而贲豚为患,发多气急,气急则死,不可救,故此一汤是轻重之宜,勿因此便谓非患。所治风眩汤散丸煎,凡有十方,凡人初发,宜急与续命汤也。困急时但度灸穴,便火针针之,无不差者。初得针竟便

灸,最良。灸法次列于后,余业之以来,三十余年,所救活者数十百人,无不差矣,后人能晓得此方,幸勿参以馀术焉。

8. 风癲

论曰,黄帝问曰:人生而病癲疾者,安所得之?岐伯对曰:此得之在腹中时,其母有所数大惊也,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癲疾。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而止病。癲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四五日一发,名曰癲疾。刺诸分,其脉尤寒者,以针补之,病已止。癲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直视,举目赤,其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取手太阳、阳明、太阴血变而已。癲疾始发而反强,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血变而已。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右强者攻其左,左强者攻其右,血变而止。治癲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即泻之,置其血于瓢虚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者尾骶也。

骨癲疾者,颌齿诸输,分肉皆满,而骨倨强直,汗出烦闷,呕多涎沫,气下泄,不疗。

筋癲疾者,身拳挛,急脉大刺项大经之本杼,呕多涎沫,气下泻,不疗。

脉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从满脉尽,刺之出血,不满侠项,灸太阳,又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呕多涎沫,气下泻,不疗。

治癲者,病发而狂,面皮厚敦敦者死,不疗。

凡癲发则卧地,吐涎沫无知,若强掠起如狂,及遗粪者,难疗。癲疾脉搏大滑,久自己;脉沈小急实,死,不疗;小牢急亦不可治,脉虚可疗,实则死矣。厥成为癲疾,五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厥成为癲,故附厥于此条也。阴衰发热厥,阳衰发寒厥。

论曰,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问曰:热厥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对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盛则足下热也。问曰:寒厥必起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对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而聚于

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满,腹满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乱则不知人。巨阳之厥,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眇仆;阳明之厥,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暴聋颊肿而热,胁痛,髀不可以运;太阴之厥,腹满撑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舌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少腹肿痛,腹胀泾洩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脔内热。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久留之,已则火熨项与肩甲令热,下冷乃止,所谓推而上之者也。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而止,所谓引而下之者也。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刺寒厥者二阳一阴。所谓二阴者,二刺阴也;所谓二阳者,二刺阳也。

论曰:温病热入肾中亦为瘕。小儿病瘤,热盛亦为瘕。凡风瘕暴尸厥参服,厌鬼不痛皆相似,甲粉察之,故经言久厥则成瘕,是以知似也。

论曰:瘕病有五,一曰阳瘕,发时如死人,遗溺,有顷乃解。二曰阴瘕,坐初生小时,脐疮未愈,数洗浴,因此得之。三曰风瘕,发时眼目相引,牵纵反急强羊鸣,食顷方解,由热作汗出当风,因以房室过度,醉饮饱满行事,令心气逼迫,短气脉悸得之。四曰湿瘕,眉头痛身重,坐热沐发,湿结脑,汗未止得之。五曰马瘕,发时反目口噤,手足相引,身皆热,坐小时,膏气脑热不和得之。

脾藏脉论

论曰:脾主意,脾藏者,意之舍,意者存忆之志也,为谏议大夫,并四藏之所受。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意者脾之藏也。口唇者脾之官,脾气通于口,口和则能别五谷味矣,故云口为戊,舌唇为己,循环中宫,上出颐颊,次候于唇,下回脾中,荣华于舌,外主肉,内主味。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藏神,名俾俾,主藏

营,秩禄号为意藏,随节应会,故曰脾藏营,营舍意。在气为噫,在液为涎,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实则腹胀,泾洩不利;脾气虚则梦食欲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手足不举;厥气客于脾则梦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凡脾藏象土与胃合为腑,其经足太阴与阳明为表里,其脉缓,相于夏,旺于季夏。脾者土也,敦而福,敦者厚也,万物众色不同故名曰得福者广。万物悬根住茎,其叶在巅,蛭蜚蠕动,蚊蠓喘息,皆蒙土恩,德则为缓,恩则为迟,故令太阴缓而迟。尺寸不同,酸咸苦辛,大妙而生,互行其时,而以各行,皆不群行,尽可常服。土寒则温,土热则凉,土有一子,名之曰金,怀挟抱之,不离其身。金乃畏火,恐热来熏,遂弃其母,逃于水中,水为金子,而藏火神,闭门塞户,内外不通,此谓冬时土失其子,其气衰微。水为洋溢,浸渍其地,走击皮肤,面目浮肿,归于四肢,愚医见水,直往下之,虚脾空胃,水遂居之,肺为喘浮,肝反畏肺,故下沉没。下有荆棘,恐伤其身,避在一边,以为水流,心衰则伏,肝微则沉,故令脉伏而沉。上医远占,因转孔穴,利其洩便,遂通水道,甘液下流,停其阴阳,喘息则微,汗出正流,肝著其根,心气因起,阳行四肢,肺气亭亭,喘息则安,肾为安声,其味为咸,倚坐母败,洩臭如腥,土得其子,即成为山,金得其母,名曰丘矣。

四时之序,逆顺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其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恶者何如?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啄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四肢沉重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雍塞不通,名曰重强。

脾脉来而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平。长夏以胃为本,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脾脉来坚锐如鸡之啄,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真脾脉至,弱而乍疎乍散,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

长夏胃微濡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濡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脾藏营,营舍意,愁忧不解则伤意,意伤则闷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营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弗营则肌肉濡,肌肉濡则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脾死藏浮之大缓,按之中如覆杯,絮絮状如摇者死。六月季夏建未也,坤未之间,土之位,脾旺之时,其脉大阿阿而缓曰平。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脾,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微濡而短者,是肺之乘脾,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弦而长者,是肝之乘脾,木之克土,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脾,水之陵土,为微邪,虽病即差。右手关上阴绝者,无脾脉也,苦少气下利腹满身重,四肢不欲动,善呕,刺足阳明治阳。右手关上阴实者,脾实也,苦肠中伏伏如坚状,大便难,刺足太阴治阴。脾脉长,长而弱,来疎去数,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足太阴脉也。

脾脉急甚为痙瘓,微急为鬲中满,饮食入而还出,后沃沫,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疾;大甚为击仆;微大为脾疝,气裹大脓血在肠胃之外;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瘴;滑甚为颓癰;微滑为虫毒虺,肠鸣热濡,甚为肠颓;微濡为内溃,多下脓血。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栗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胫,肿若水状。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当风。

扁鹊曰:脾有病则色萎黄,实则舌本强直,虚则多癖,善吞,注利其实,若阳气壮则梦饮食之类。脾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噫,在志为思,思伤脾,精气并于脾则饥。音主长夏,病变于音者取之经。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则病精,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守失而阴虚,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病先发于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一日之胃而腹胀,二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酸,三日之膀胱,背膂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在脾,日昃慧,平旦甚,日中持,下晡静。假令脾病东行,若食雉兔肉及诸木果实得之,不者,当以春时发,得病以甲乙日也。凡脾病之状必身重,善饥,足痿不收,行善痙,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足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脾脉沉之而濡,浮之而虚,苦腹胀烦满,胃中有热,不嗜食,食而不

化,大便难,四肢苦痹,时不仁,得之房内,月使不来,来而频并。脾病其色黄,饮食不消,腹苦胀满,体重节痛,大便不利,其脉微缓而长,此为可治,宜服平胃丸、泻脾丸、茱萸丸、附子汤。春当刺隐白,冬刺阴陵泉,皆泻之,夏刺大都,季夏刺公孙,秋刺商丘,皆补之。又当灸章门五十壮,背第十一椎百壮。邪在脾胃,肌肉痛,阳气有馀,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馀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馀,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其三里。

有所击仆,若醉饱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脾伤则中气,阴阳离别,阳不从阴,故以三分候死生。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肉瞢瞢而短气也。脾中寒。

脾水者,其人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脾胀者,善哕,四肢急,体重不能衣。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脾约者其人大便坚,小便利而反不渴。脾气弱,病利下白,肠垢,大便坚,不能更衣,汗出不止,名曰脾气弱,或五液注下青黄赤白黑。寸口脉弦而滑,弦则为痛,滑则为实,痛即为急,实即为踊,痛踊相搏,即胸胁抢急。趺阳脉浮而涩,浮即胃气微,涩即脾气衰,微衰相搏,即呼吸不得,此为脾家失度。寸口脉双紧即为人,其气不出,无表有里,心下痞坚。趺阳脉微而濡,微即无胃气,涩则伤脾,寒在于膈而反下之,寒积不消,胃微脾伤,谷气不行,食已自噫,寒在胸膈,上虚下实,谷气不通,为秘塞之病。

寸口脉缓而迟,缓则为阳,其气长,迟则为阴,荣气促,荣卫俱和,刚柔相得,三焦相承,其气必强。趺阳脉滑而紧,滑即胃气实,紧即脾气伤,得食而不消者,此脾不治也。能食而腹不满,此为胃气有馀,腹满而不能食,心下如饥,此为胃气不行,心气虚也。得食而满者,此为脾家不治。病人鼻下平者胃病也,微赤者病发痈,微黑者有热,青者有寒,白者不治,唇黑者胃先病,微燥而渴者可治,不渴者不可治,脐反出者此为脾先落。

凡人病脉以解,而反暮微烦者,人见病者差安,而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诊得脾积,脉浮大而长,饥则减,饱

则见撑起,与谷争减,心下累累如桃李,起见于外,腹满呕泻肠鸣,四肢重,足胫肿厥,不能卧,是主肌肉损色黄也。

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管,覆大如盘,久久不愈,病四肢不收。黄瘴饮食不为肌肤,以冬壬癸日得之,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适以冬旺,旺者不受邪,脾复欲还肝,肝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痞气以冬得之。

脾病其色黄,体青失溲直视,唇反张,瓜甲青,饮食吐逆,体重节痛,四肢不举,其脉当浮大而缓,今反弦急。其色当黄而反青者,此是木之克土,为大逆,十死不治。

宫音人者,主脾声也,脾声歌,其音鼓,其志愁,其经足太阴厥逆,阳明则荣卫不通,阴阳翻祚,阳气内击,阴气外伤,伤则寒,寒则虚,虚则举体消瘦,语音沉涩,如破鼓之声,舌强不转,而好咽唾,口噤唇黑,四肢不举,身重如山,便利无度,甚者不可治,依源麻黄汤主之。又言声忧惧,舌本卷缩,此是木克土,阳击阴,阴气伏,阳气起,起则实,实则热,热则闷乱,体重不能转侧,语声拖声,气深不转而心急,此为邪热伤脾,甚则不可治,若唇虽萎黄,语音若转可治。

脾病为疟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恒山丸主之。若其人本来少于嗔怒而忽反常,嗔喜无度,正言而鼻笑不答于人,此脾病声之候也,不盈旬月,祸必至矣。阴阳之疾,经络之源,究寻其病,取其所理,然后行治,万无遗一也。

黄为脾,脾合肉,黄如蟹腹者吉。脾主口唇,唇是脾之馀,其人土形相,比于上宫,黄色大头,圆面美肩背大,腹好,股肱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心平,好利人,不喜权势,喜附人。耐秋冬不耐春夏,春夏感而生病,主足太阴敦敦然。脾应月,月有亏盈。脾小大随人唇大小,上唇厚,下唇薄,无腭断,唇缺破,此人脾不正。揭耸唇者则脾高,高则实,实则热,热则季肋痛满;唇垂而大不坚者则脾下,下则虚,虚则危,危则寒,寒则身重,不能行步;唇坚者则脾坚,坚则藏安,安则不病;唇上下好者则脾端正,端正则脾胃和,利人无病;唇偏举者,则脾偏痛好胀。凡人分部中陷起者,必有病生,胃阳明为脾之部而藏气通于内外,部亦随而应之,沉浊为内,浮清为外。若表病外人,所部则起,起则前泻阳,

后补阴；若里病内出，所部则陷，陷则前治阴，后治阳；阳则实热，阴则虚寒，寒主外，热主内。凡人死生休否，则藏神前变形于外，人脾前病，唇则焦枯无润，若脾前死，唇则干青白渐缩急，齿噤不开，若天中等分墓色应之，必死不治。看色厚薄，决判余促，余则不盈，四百日内；促则旬朔之间。脾病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青黑如拇指灰点，见颜颊上，此必卒死。脾绝十二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肿，腹热胪胀，泻利不觉其出时。面青目黄者五日死，病人著床，心痛气短，脾竭内伤，百日复愈，欲起傍徨，因坐于地，其亡倚床，能治此者可谓神良。又面黄目赤不死，黄如枳实死。吉凶之色在于分部，霏霏而见黑黄入唇必病，不出其年，若年上不应，三年之内祸必应也。

季夏土，脾脉色黄，主足太阴脉也。其脉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应在背输与舌本，中封在内踝前一寸，大筋里宛宛中，脉本从中封上四寸是也，其脉根于隐白，隐白在足大指端内侧是也。

其筋起于足大指之端，内侧上结于内踝，其直者上结于膝内辅骨上，循阴股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胁，散于胸中，其内者著于脊。

其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腠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循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合足阳明为表里，阳明之本，在厉兑足趺上大指间上三寸骨解中也，同会于手太阴。其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主脾生病，实则胃热，热则腹中切痛，痛则阳病，阳脉反大于寸口三倍，病则舌强筋转卵缩，牵阴股引髀痛，腹胀身重，饮食不下，烦心，心下急注脾。脾病，虚则胃寒，寒则腹中鼓胀，胀则阴病，阴脉反小于寸口一倍，病则泄水，不能卧而烦，强立股膝内痛，若筋折细之。细之者，脉时缀缀动也，发动甚者死不治。

四季之月各余十八日，此为四季之余日，主脾胃，黄肉随病也。其源从太阴阳明相格，节气相移，三焦寒湿不调，四时关格而起，则藏腑伤疴，随时受疴，阳气外泄，阴气内伏，其病相反，若腑虚则阴邪所加，头重

颈直,皮肉强癢。若藏实则阳疫所伤,蕴而结核,起于喉颈之侧,布毒热于皮肤分肉之中,上散入发际,下贯颞颥,隐隐而热不相断离,故曰黄肉随病也。

扁鹊曰:灸肝脾二输,主治丹毒,四时随病,当依源补泻虚实之病,皮肉随热,则须鎌破,薄贴方呪促治,疾无逃矣。

1. 脾虚实

脾实热

右手关上脉阴实者,足太阴经也。病苦足寒胫热,腹胀满,烦扰不得卧,名曰脾实热也。

脾胃俱实

右手关上脉阴阳俱实者,足太阴与阳明经俱实也。病苦脾胀腹坚,抢胁下痛,胃气不转,大便难,时反泄利,腹中痛上冲肺肝,动五藏立喘鸣,多惊,身热汗不出,喉痹,精少,名曰脾胃俱实也。

脾虚冷

右手关上脉阴虚者,足太阴经也。病苦泄注,腹满气逆,霍乱呕吐,黄瘴心烦不得卧,肠鸣,名曰脾虚冷也。

脾胃俱虚

右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太阴与阳明经俱虚也。病苦胃中如空状,少气不足以息,四逆,寒泄注不已,名曰脾胃俱虚也。

2. 脾劳

论曰:凡脾劳病者,补肺气以益之,肺旺则感于脾,是以圣人春夏养阳气,秋冬养阴气,以顺其根本矣。肝心为阳,脾肺肾为阴,逆其根则伐其本。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

3. 肉极

论曰:凡肉极者主脾也,脾应肉,肉多肌合,若脾病则肉变色。又曰:至阴遇病为肌痹,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体养淫淫如鼠走其身上,津液脱腠理开,汗大泄,鼻端色黄,是其相也。凡风气藏于皮肤,肉色则败,以季夏戊己日伤于风,为脾风。脾风之状,多汗,阴动伤寒,寒则虚,虚则体重怠堕,四肢不欲举,不嗜饮食,食则咳,咳则右胁下

痛,阴阴引肩背,不可以动转,名曰厉风。里虚外实,若阳动伤热,热则实,实则人身上如鼠走,唇口坏,皮肤色变,身体津液脱,腠理开,汗大泄名曰恶风。而须决其纲纪,知其终始,阴阳动静,肉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能治其病者,风始入肉皮毛肌肤筋脉之间,即须决之,若入六腑五藏则半死矣。

扁鹊曰:肉绝不治五日死,何以知之?皮肤不通,外不得泄,凡肉应足太阴,太阴气绝则脉不营其肌肉,唇反者气尽则肉先死,使良医妙药终不治也。

4. 肉虚实

论曰:夫肉虚者,坐不安席,身危变动。肉实者,坐安不动,喘气。肉虚实之应主于脾,若其腑藏有病从肉生热则应藏,寒则应腑。

胃腑脉论

论曰:胃腑者,主脾也,口唇者是其候也,脾合气于胃,胃者水谷之腑也,号仓库守内啬吏,重二斤十四两,迂曲屈伸,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广膈大颈张胸,五谷乃容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泄诸小肠,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满更虚,气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精气也。五藏不足调于胃,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四升,水一斗一升,故人一日再至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故平人不饮不食,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七日而死矣。

右手关上阳绝者,无胃脉也。若吞酸头痛,胃中有冷,刺足太阴治阴,在足大指本节后一寸。

右手关上阳实者,胃实也。苦肠中伏伏,不思食,得食不能消,刺足阳明治阳,在足上动脉,脉浮而芤,浮则为阳,芤则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趺阳脉浮大者,此胃家微虚烦,圜必日再行,动作头痛重,热气朝者属胃。

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栗而散者,当病食痹。脾痛病先发于胃,胀满五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酸;三日之膀胱背脊筋痛,小便闭;五日上之心脾,心痛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昃。胃病者腹撑胀,胃管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下取三里。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管,在上管则抑而刺之,在下管则散而去之。胃胀者,腹满胃管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

胃疟,令人旦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胃中有癖,食冷物者,痛不能食,食热则能食。脾前受病移于胃,脾咳不已,呕吐长虫。

厥气客于胃则梦饮食。

诊得胃脉,病形何如?曰:胃脉实则胀,虚则泄。扁鹊云:足太阴与阳明为表里,脾胃若病实则伤热,热则引水浆常渴。虚则伤寒,寒则苦饥常痛,发于风水,其根在胃,先从四肢起,腹满大,通身肿。

胃绝不治五日死,何以知之?舌肿、溺血、大便赤泄。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頰中,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侠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侠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入腓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别以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凄凄振寒,善伸数欠,颜黑,病至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心动,欲独闭户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飧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衄衄,口歪唇紧,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腓肿痛,循膺乳街股伏兔胛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馀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则胀满,盛者则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

1. 胃虚实

胃实热

右手关上脉阳实者,足阳明经也。病苦头痛,汗不出如温疟,唇口干善嘍,乳痈,缺盆腋下肿痛,名曰胃实热也。

胃虚冷

右手关上脉阳虚者,足阳明经也。病苦胫寒不得卧,恶风寒洒洒,目急,腹中痛虚鸣,时寒时热,唇口干,面目浮肿,名曰胃虚冷也。

2. 喉咙论

论曰:喉咙者,脾胃之候也,又经云:喉咙谓肺胃之门户。重十二两,长一尺二寸,广二寸,其层围十二重,应十二时,主通利水谷之道,往来神气。若藏热,喉则肿塞气不通;若腑寒,喉则耿耿如物,常欲窒痒,痹涎唾,热则开之,寒即通之,不热不寒依藏调之。

3. 反胃

寸紧尺涩,其人胸满不能食而吐,吐出者为下之,故不能食。设言未止者,此为胃反,故尺为之微涩。

趺阳脉浮而涩,浮即为虚,涩即伤脾,脾伤即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为胃反。趺阳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4. 呕吐哕逆

夫吐家,脉来形状如新卧起,阳紧阴数,其人食已即吐,阳浮而数亦为吐,寸口脉紧而芤,紧即为寒,芤即为虚,寒虚相搏,脉为阴结而迟,其人即噎。关上数,其人则吐。趺阳脉微而濇,微即下利,濇即吐逆,谷不得入。趺阳脉浮者,胃气虚,寒气在上,忧气在下,二气并争,但出不入,其人即呕而不得食,恐怖如死,宽缓即差。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难治。

5. 胀满

论曰:病者腹满,按之不痛者为虚,按之痛者为实也。夫腹中满不减,减不惊人,此当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得温药。腹满口中苦干燥,腹间有水是饮。跗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下部闭塞,大便难,两胠下疼痛,此虚寒气从下向上,当以温药服之取差,腹满转痛来趣少腹,为欲自下利也。

6. 痼冷积热

论曰：凡人中寒者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凡瞻病者，未脉望之，口燥清涕出，善嚏欠，此人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故也。欲嚏不能，此人腹中痛。凡寒脉沉弦，脉双弦者寒也。弦脉状如张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双弦而迟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右手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漉漉恶寒，师曰：迟者为寒，涩为无血。寸口脉微，尺中紧而涩，紧即为寒，微即为虚，涩即为血不足，故知发汗而复下之。

肺藏脉论

论曰：肺主魄，魄藏者，任物之精也，为上将军，使在上行，所以肺为五藏之华盖。并精出入谓之魄，魄者肺之藏也，鼻者肺之官，肺气通于鼻，鼻和则能知香臭矣。循环紫宫上出于颊，候于鼻下，廻肺中荣叶于髮。外主气，内主胸，与乳相当，左乳庚，右乳辛。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有十四童子，七女子守之，神名乌鸿，主藏魄，号为魄藏。随节应会，故云肺藏气，气舍魄，在气为咳，在液为涕。肺气虚则鼻息利少，气实则喘喝胸凭仰息。肺气虚则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厥气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器奇物。

凡肺藏象金，与大肠合为腑，其经手太阴与阳明为表里，其脉浮，相于季夏，旺于秋，秋时万物之所终，宿叶落柯，萋萋枝条，其巩然独在，其脉为微浮。卫气迟荣气数，数则在上，迟则在下，故名曰毛。阳当陷而不陷，阴当升而不升，为邪所中，阳中邪则捲，阴中邪则紧，捲则恶寒，紧则为慄，寒慄相薄，故名曰疟。弱则发热，浮乃来出，旦中旦发，暮中暮发，藏有远近，脉有迟疾，周有度数，行有漏刻，迟在上伤毛采，数在下伤下焦，中焦有恶则见，有善则匿，阳气下陷，阴气则温，阳反在下，阴反在巅，故名曰长而且留。

秋脉如浮，秋脉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而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气

逆而背痛,愠愠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肺藏气,气舍魄,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皮毛者也,气弗营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津液去则皮节伤,皮节伤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气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

肺死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秋金肺旺,其脉微涩而短曰平,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肺,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肺,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肺,火之克金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肺,木之凌金为微邪,虽病即差,肝乘肺必作虚。

右手关前寸口阴绝者,无肺脉也,苦短气咳逆,喉中塞噎逆,刺手阳明治阳。右手关前寸口阴实者,肺实也,苦少气胸中满,膨膨与肩相引,刺手太阴治阴。肺脉来泛泛,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手太阴脉也。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急堕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漏风,头已下汗出不可止,大甚为胫肿,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腰内,小甚为飧泄,微小为消瘴,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濡甚为呕血,微濡为鼠痿,在颈肢掖之间,下不胜其上,其能喜酸。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濡而散者,当病漏汗,至今不复散发。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

黄帝问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之脉,独动不休何也?岐伯对曰:足阳明胃脉也,胃者五藏六腑之海,其精气上清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之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脉动不止。黄帝问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

腑胃居其大,五味入于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者太阴是也。藏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气口属腑藏主,即呼寸口者也。

扁鹊曰:肺有病则鼻口张,实热则喘逆胸膈仰息,其阳气壮则梦恐惧等,虚寒则咳息下利少气,其阴气壮则梦涉水等。肺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志为忧,忧伤肺,精气并于肺则悲。味主秋,结满而血者病在胸,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合,故命曰味主合。病先发于肺喘咳,三日之肝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五日之胃腹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在肺,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假令肺病南行,若食马肉及麋肉得之,不者当以夏时发得病以丙丁日也,宜赤药。

凡肺病之状,必喘咳逆气,肩息背痛,汗出,尻阴股膝挛,髀膕胫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手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少阴血者。肺脉,沈之而数,浮之而喘,苦洗洗寒热,腹满肠中热小便赤,肩背痛,从腰已上汗出得之房内,汗出当风。肺病其色白,身体但寒无热,时时咳,其脉微迟为可治,宜服五味子、大补肺汤、泻肺散。春当刺少商,夏刺鱼际,皆泻之,季夏刺太渊,秋刺经渠,冬刺尺泽,皆补之。又当灸膻中百壮,背第三椎二十五壮。邪在肺,则皮肤痛发寒热,上气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输,背第三椎之傍,以手痛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肺伤其人劳倦则咳唾血,其脉细紧浮数皆吐血,此为躁扰嗔怒得之,肺伤气痛所致也。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肺中寒者,其人吐浊涕。肺水者,其人身体肿而小便难,时时大便鸭溏。肺胀者,虚而满喘咳,目如脱状,其脉浮大。趺阳脉浮缓,少阳脉微紧,微为血虚,紧为微寒,此为鼠乳。诊得肺积,脉浮而手按之辟易,胁下时时痛逆,背相引痛,少气善忘,目瞑结癥,皮肤寒,秋愈夏剧,主皮中时痛如虱缘之状,甚者如针刺之状,时痒色白也。

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久不愈,病洒洒寒热,气逆喘咳,发肺痛,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也?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适以春旺,旺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息贲以春得之。肺病身当有热,咳嗽短气,唾出脓血,其脉当短濡,今反浮大,其

色当白而反赤者,此是火之克金为大逆,十死不治。

商音人者,主肺声也,肺声哭,其音磬,其志乐,其经手太阴,厥逆阳明则荣卫不通,阴阳反祚,阳气内击,阴气外伤,伤则寒,寒则虚,虚则厉风所中,嘘吸战掉,语声嘶塞而散下,气息短急,四肢僻弱,面色青葩,遗失便利,甚则不可治,依源麻黄续命汤主之。

又言音喘急短气好睡,此为火克金,阳击阴,阴气沉,阳气升,升则实,实则热,热则狂,狂则闭眼悸,言非常所说,口赤而张,饮无时度,此热伤肺,肺化为血不治,若面赤而鼻不欹可治也。肺病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则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恒山汤主之。若其人本来语声雄烈,忽尔不亮,施气用力方得出,言而反于常人,呼共语直视不应,虽曰未病,势当不久,此则肺病声之候也,察观疾病表里相应,依源审治,乃不失也。

白为肺,肺合皮,白如菟膏者吉。肺主鼻,鼻是肺之馀,其人金形相,比于上商,白色小头,方面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发动身轻,精瘦急心静悍,性喜为吏治。耐秋冬不耐春夏,春夏感而生病,主手太阴廉廉然,肩膺厚薄正竦则肺应之正白色。小理者则肺小,小则少饮,不病喘喝;粗理者则肺大,大则虚,虚则寒喘鸣,多饮善病胸喉痹逆气,巨肩反膺陷喉者则肺高,高则实,实则热,上气肩急咳逆;合腋张胁者则肺下,下则逼贲迫肝,善胁下痛鼻塞,或雍而涕生息肉;好肩背厚者则肺坚,坚则不病咳上气;肩背薄者则肺脆,脆则易伤于热,喘息鼻衄;肩膺好者则肺端正,端正则和利难伤;膺偏欹者则肺偏倾,偏倾则病胸偏痛,鼻亦偏疾。凡人分部陷起者必有病生,大肠阳明为肺之部,而藏气通于内外,亦随而应之,沉浊为内,浮清为外。若外病内入则所部起,内病里出则所部陷,外入前治阳后治阴,内出前治阴后治阳,实泻虚补,阳主外阴主内。凡人死生休否则藏神前变形于外,人肺前病鼻则为之孔开焦枯,若肺前死,鼻则为之梁折孔闭青黑色。若天中等分墓色应之,必死不治,看色深浅,斟酌赅促,远不出一年,促不延时月。肺疾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赤黑如拇指黯黑见颜颊上,此必卒死。肺绝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张但气出而不还,面白目青是谓乱经,饮酒当风,风入肺经,

胆气妄泄，目则为青，虽有天救不可复生，面黄目白如枯骨死。吉凶之色在于分部顺，面见赤白入鼻，必病不出其年，若年上不应，三年之中祸必应也。

秋金肺，脉色白，主手太阴脉也。秋取经输，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输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其脉本在寸口之中，掌后两筋间二寸中，应在腋下动脉，其脉根于太仓，太仓在脐上三寸一夫是也。其筋起于手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入腋下，上出缺盆，结肩髃前，上结缺盆下结胸里，散贯贲下抵季胁。其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后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次指内廉出其端，合手阳明为表里，阳明之本在肘骨中，同会于手太阴。

太阴之别名列缺，起于腋下分间，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别走手阳明，主肺生病，病实则大肠热，热则手兑掌起，起则阳病，阳脉反逆大于寸口三倍，病则咳，上气喘喝，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掌中热，气盛有馀则肩背痛，风汗出，中风虚则大肠寒，寒则欠佻小便遗数，数则阴病，阴脉反小于寸口一倍，病则肩背寒痛，少气不足以息，季胁空痛，尿色变，卒遗失无度。

秋三月者，主肺大肠，白气狸病也。其源从太阳击手太阴，太阴受淫邪之气，则经络拥滞，毛皮紧竖，发泄邪生则藏腑伤温，随秋受疠，其病相反，若腑虚则为阴邪所伤，乍寒乍热，损肺伤气，暴嗽呕逆，若藏实则为阳毒所损，体热生斑，气喘引饮，故曰白气狸病也。扁鹊云：炙心肺二输，主治丹毒白狸病，当依源为疗，调其阳理其阴，则藏腑之病不生矣。

1. 肺虚实

肺实热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实者，手太阴经也。病苦肺胀汗出，若露上气喘逆，咽中塞，如欲呕状，名曰肺实热也。

肺虚冷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虚者，手太阴经也。病苦少气不足以息，嗌干不津液，名曰肺虚冷也。

2. 肺劳

论曰：凡肺劳病者，补肾气以益之，肾旺则感于肺矣。人逆秋气则手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关格，病则生矣。

3. 气极

论曰：凡气极者，主肺也，肺应气，气与肺合。又曰：以秋遇病为皮痹，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则寒湿之气客于六腑也，若肺有病则先发气，气上冲胸，常欲自悲。以秋庚辛日伤风邪之气为肺风，肺风之状多汗，若阴伤则寒，寒则虚，虚则气逆咳，咳则短气，暮则甚，阴气至，湿气生，故甚。阴畏阳气，昼日则差。若阳伤则热，热则实，实则气喘息上胸臆，甚者唾血也。然阳病治阴，阴是其里，阴病治阳，阳是其表，是以阴阳表里衰旺之源，故知以阳调阴，以阴调阳，阳气实则决，阴气虚则引。善治病者，初入皮毛肌肤筋脉则治之，若至六腑五藏半死矣。

扁鹊曰：气绝不治，喘而冷汗出，二日死。气应手太阴，太阴气绝则皮毛焦，气先死矣。

4. 积气

论曰：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悲气、喜气、忧气、愁气，凡七种，气积聚，坚大如杯，若样在心下腹中，疾痛饮食，不能时来时去，每发欲死，如有祸祟，此皆七气所生。寒气即呕逆恶心；热气即说物不竟而迫；怒气即上气不可忍，热痛上抢心，短气欲死不得息；悲气即积聚在心下，不得饮食；喜气即不可疾行，不能久立；忧气即不可闲作，暮卧不安；愁气即喜忘不识人，语置物四方，还取不得去处，若闻急即四肢肘肿，手足筋挛，捉不能举，如得病，此是七气所生。男子卒得，因饮食不时所致，妇人即产后中风诸疾也。

5. 肺痿

论曰：寸口脉数，其人病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出，何也？师曰：此

为肺痿之病。何从得之？师曰：病热在上焦，因咳为肺痿，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数被驶药下，重亡津液，故得肺痿。又寸口脉不出而反发汗，阳脉早索，阴脉不涩，三焦趺蹶，入而不出，阴脉不涩，身体反冷，其内反烦多唾唇燥，小便反难，此为肺痿。伤于津液，便如烂爪下，如豚脑，但坐发汗故也。其病欲咳不得咳，咳出干沫，久久小便不利，其脉平弱，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溺小便数，所以然者，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师曰：肺痿咳唾咽燥，欲者自愈；自张口者，短气也。

6. 肺痈

论曰：病咳唾脓血，其脉数实者属肺痈，虚者属肺痿，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苔滑，此为浮寒，非肺痿。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也。问曰：病者咳逆，师脉之何以知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后竟吐脓死，其脉何类，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荣，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已成则难治。寸口脉数，趺阳脉紧，寒热相搏，故振寒而咳。趺阳脉浮缓，胃气如经，此为肺痈。师曰：振寒发热，寸口脉滑而数，其人饮食起居如故，此为痈肿病，医反不知，而以伤寒治之，不应愈也，何以知有脓，脓之所在何以别知其处，师曰：假令脓在胸中者为肺痈，其脉数，咳吐有脓血；设脓未成，其脉自紧数，紧去但数，脓为已成也。

大肠腑脉论

论曰：大肠腑者，主肺也，鼻柱中央是其候也。肺合气于大肠，大肠者为行道传泻之腑也，号监仓掾。重二斤十二两，长一丈二尺，广六寸，当脐右回叠积，还反十二曲，贮水谷一斗二，外主十二时，定血脉，和利精神，鼻遂以长以候大肠。右手关前寸口阳绝者，无大肠脉也。苦少气，心下有水气。立秋节即咳，刺手太阴治阴，在鱼际间。右手关前寸口阳实者，大肠实也，苦肠中切痛，如针刀所刺无休息时，刺手阳明治

阳,在手腕中泻之。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虚上廉。肠中雷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育之原,巨虚上廉三里。大肠胀者,肠鸣而痛,寒则泄食不化。大肠有寒鹜溏,有热便肠垢。大肠有宿食,寒栗发热,有时如疟状。肺前受病移于大肠,肺咳不已,咳则遗失便利,厥气客于大肠则梦田野。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裹大者,大肠缓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扁鹊云:手太阴与阳明为表里,大肠若病,实则伤热,热则胀满不通,口为生疮。食下入肠,肠实而胃虚,食下胃,胃实而肠虚,所以实而不满,乍实乍虚,乍来乍去,虚则伤寒,寒则肠中雷鸣,泄青白之利而发于气水,根在大肠。

大肠绝不治,何以知之?泄利无度,利绝则死。

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外侧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上入肘外廉,循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直而上颈贯颊,入下齿缝中,还出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侠鼻孔,是动则病齿痛颊肿,是主津所生病者,目黄口干眦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盛有馀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盛者则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1. 大肠虚实

大肠实热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阳实者,手阳明经也。病苦肠满善喘咳,面赤身热,喉咽中如核状,名曰大肠实热也。

大肠虚冷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阳虚者,手阳明经也。病苦胸中喘,肠鸣虚渴,唇干目急,善惊泄白,名曰大肠虚冷也。

2. 肛门论

论曰:肛门者主大行道,肺大肠候也,号为通事令史。重十二两,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二分,应十二时。若藏伤热,则肛门闭塞,大行不

通,或肿缩入生疮,若腑伤寒则肛门开,大行洞泻,肛门凸出良久乃入,热则通之,寒则补之,虚实和平依经调之。

3. 皮虚实

论曰:夫五藏六腑者,内应骨髓,外合皮毛肌肉,若病从外生则皮毛肌肉关格强急,若病从内发则骨髓痛疼,然阴阳表里,外皮内髓,其病源不可不详之也。皮虚者寒,皮实者热。凡皮虚实之应主于肺大肠,其病发于皮毛,热则应藏,寒则应腑。

4. 咳嗽

论曰:经云,五藏六腑皆令人咳。肺居外而近上合于皮毛,皮毛喜受邪,故肺独易为咳也。邪客于肺,则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喉鸣,甚则吐血。肺咳经久不已,传入大肠,其状咳则遗粪。肾咳者,其状引腰背痛,甚则咳涎,肾咳经久不已,传入膀胱,其状咳则遗尿。肝咳者,其状左胁痛,甚者不得转侧,肝咳经久不已,传入胆,其状咳则清苦汁出。心咳者,其状引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甚者喉痹咽肿,心咳经久不已,传入小肠,其状咳则失气。脾咳者,其状右胁痛隐隐引肩背,甚者不得动,动则咳剧。经久不已传入胃,其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久咳不已,三焦受之,三焦咳之状,咳而腹满不能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右顺时,有风寒冷气触冒,解脱伤皮毛间,入腑藏为咳上气,如此也,有非时忽然暴寒,伤皮肤中与肺合,则咳嗽上气,或胸肋叉痛咳唾有血者,是其热得非时之寒暴薄之,不得渐散伏结深,喜肺痛也。因咳服温药咳尤剧,及壮热吐脓血,汗出恶寒是也。天有非时寒者,急看四时方也。

问曰:咳病有十,何谓也?师曰:有风咳,有寒咳,有支咳,有肝咳,有心咳,有脾咳,有肺咳,有肾咳,有胆咳,有厥阴咳。问曰:十咳之证,以何为异?师曰:欲语,因咳言不得音,谓之风咳。饮冷食寒因之而咳,谓之寒咳。心下坚满,咳则支痛,其脉反迟,谓之支咳。咳则引肋下痛,谓之肝咳。咳而唾血引手少阴,谓之心咳。咳而涎出,续续不止,引少腹,谓之脾咳。咳引颈项而吐涎沫,谓之肺咳。咳则耳无所闻,引腰并脐中,谓之肾咳。咳而引头痛,口苦,谓之胆咳。咳而引舌本,谓之厥阴

咳。风咳者，不下之寒咳、支咳。肝咳刺足太冲，心咳刺手神门，脾咳刺足太白，肺咳刺手太泉，肾咳刺足太溪，胆咳刺足阳陵泉，厥阴咳刺手太阴。

夫久咳为病，咳而时发热，脉在九菽者，非虚也，此为胸中寒实所致也，当吐之。夫咳家其脉弦，欲行吐药，当相人强弱而无热，乃可吐耳。咳家其人脉弦为有水，可与十枣汤下之。不能卧出者，阴不受邪故也。留饮咳者，其人咳不得卧，引项上痛，咳者如小儿掣纵状。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坐久极饮过度所致也，其脉沉者不可发汗。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善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上气汗出而咳，属饮家。咳而小便利，若失溺不可发汗，汗出即厥逆冷。

夫病吐血喘咳上气，其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寒家咳而上气，其脉数者死，谓其人形损故也。脉大而散，散者为气实而血虚，名曰有表无里。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加痢尤甚。上气躁而喘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愈。

5. 痰饮

论曰：夫饮有四，何谓？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问曰：四饮之证，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过多，水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汗不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其人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凡心下有水者，筑筑而悸，短气而恐，其人眩而癫，先寒即为虚，先热即为实，故水在于心，其人心下坚，筑筑短气，恶水而不欲饮。水在于肺，其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于脾，其人少气，身体尽重。水在于肝，胁下支满，噎而痛。水在于肾，心下悸。

夫病人卒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喜虚耳。脉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喜喘短气。支饮亦喘而不能眠，加短气，其脉平也。留饮形不发作，无热脉微，烦满不能食，脉沉滑者留饮病。病有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嗽

转甚,其人咳而不得卧,引项上痛,咳者如小儿掣𦓐状。夫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厉节痛,其脉沉者有留饮也。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大如手,病人肩息上引,此皆有溢饮在胸中,久者缺盆满,马刀肿有剧时,此为气饮所致也。膈上之病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恶寒,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𦓐剧,必有伏饮病。人一臂不随,时复转移在一臂,其脉沉细,此非风也,必有饮在上焦,其脉虚者为微劳,荣卫气不周故也,冬自差。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6. 九虫

论曰:人腹中有尸虫,此物与人俱生,而为人大害,尸虫之形状似大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乃有头尾,皆长三寸。又有九虫,一曰伏虫,长四分;二曰虬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五曰肺虫,状如蠹;六曰胃虫,状如虾蟇;七曰弱虫,状如瓜瓣;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九曰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状。伏虫,则群虫之主,虬虫贯心则杀人,白虫相生子孙转多,其母转大,长至四五丈,亦能杀人。肉虫令人烦满,肺虫令人咳嗽,胃虫令人呕吐,胃逆喜哕,弱虫又名膈虫,令人多唾,赤虫令人肠鸣,蛲虫居胴肠之间,多则为痔,剧则为癰,因人疮痍,即生诸痈疽癰痿痼疥。蝮虫无所不为,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类妇人常多,其虫凶恶,人之极患也,常以白筴草沐浴佳,根叶皆可用,既是香草,且是尸虫所畏也。

论曰:心欲服补药及治诸病,皆须去诸虫,并痰饮宿癖,醒醒除尽,方可服补药,不尔必不得药力。

肾藏脉论

论曰:肾主精。肾者,生来精灵之本也。为后宫,内官则为女主。所以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精者肾之藏也,耳者肾之官,肾气通与耳,耳和则能闻五音矣。肾在窍为耳,然则肾气上通与耳,下通与阴也。左肾壬,右肾癸,循环玄宫,上出耳门,候闻四远,下迴玉海,侠脊左右,与脐相当,经于上焦,荣

于中焦,卫于下焦,外主骨,内主膀胱,肾重壹斤壹两,有两枚。神名澍,澍主藏精,号为精藏,随节应会,故去肾藏精,精舍志,在气为欠,在液为唾。肾气虚则厥逆,实则胀满,四肢正黑,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梦伏水中若有畏怖,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相属,厥气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

凡肾藏象水,与膀胱合为腑,其经足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其脉沉。相于秋,旺于冬,冬时万物之所藏,百虫伏蛰,阳气下陷,阴气上升,阳气中出,阴气洌为霜,遂不上升,化为霜雪。猛兽伏蛰,螺虫匿藏。其脉为沉,沉为阴在里。不可发汗,发汗则螺虫出见其霜雪,阴气在表,阳气在藏。慎不可下,下之者伤脾,脾土弱即水气妄行。下之者如鱼出水,蛾入汤,重客在里,慎不可熏,熏之逆客,其息则喘,无持客热,令口烂疮,阴脉且解,血散不通,正阳遂厥,阴不往从,客热狂入,内为结胸,脾气遂弱,清瘦痢通。

冬脉如营,冬脉者肾也,比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气来沉以搏,故曰营,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解亦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季胁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赤黄。肾脉来喘喘累累如句,按之而坚曰平,冬以胃气为本,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真肾脉至搏而绝,如以指弹石辟辟然,色黄黑不泽,毛折乃死。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句曰夏病,句甚曰今病。凡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肾藏精,精舍志,盛怒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善忘其前言,腰脊痛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滑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骨也,骨肉不相亲,即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

肾死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冬肾水旺,其脉

沉濡而滑曰平，反得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肾，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肾，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肾，土之克水，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肾，火之陵水，为微邪，虽病即差。

左手关后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苦足下热，两髀里急，精气竭少，劳倦所致，刺足太阳治阳。左手关后尺中阴实者，肾实也。苦恍惚健忘，目视眈眈，耳聋怅怅善鸣，刺足少阴治阴。右手关后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苦足逆冷上抢胸痛，梦入水见鬼，善魔寐，黑色物来掩人上，刺足太阳治阳。右手关后尺中阴实者，肾实也。苦骨疼腰脊痛，内寒热，刺足少阴治阴。肾脉沉细而紧，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足少阴脉也。

肾脉急甚，为骨痿癱疾；微急为奔豚沉厥，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下。洞下者，食不化，入咽还出。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下，以至少腹肿垂垂然，上至胃管，死不治；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瘵；滑甚为癰颓；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目无所见，视见黑花；濡甚为大痛；微濡为不月水，沉痔。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当病折腰；其栗而散者，当病少血。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少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扁鹊曰：肾有病则耳聋，肾在窍为耳，然则肾气上通于耳。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肾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慄，在志为恐，恐伤肾，精气并于肾则恐。藏主冬病，在藏者取之井。

病先发于肾，少腹腰脊痛胫酸。一日之膀胱，背脊筋痛小便闭；二日上之心，心痛；三日之小肠，胀；四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脯。病在肾，夜半慧，日乘四季甚，下晡静。假令肾病中央，若食牛肉及诸土中物得之，不者，当以长夏时发，得病以戊己日也。

凡肾病之状，必腹大胫肿痛，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即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足少阴太阳血者。肾脉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苦手足骨肿厥，而阴不兴，腰脊痛，少腹肿。心下有水气，

时胀闭时泄,得之浴水中,身未干而合房内,及劳倦发之。肾病其色黑,其气虚弱,吸吸少气,两耳苦聾,腰痛时时失精,饮食减少,膝以下清,其脉沉滑而迟少,为可治,宜服内补散、建中汤、肾气丸、地黄煎。春当刺涌泉,秋刺伏留,冬刺阴谷,皆补之。夏刺然谷,季夏刺太溪,皆泻之。又当灸京门五十壮,背十四椎百壮。邪在肾,则骨痛阴痹,阴痹者抚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强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如浴水则伤肾。肾水者,其人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头汗,其足逆寒,大便反坚。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痹并痛。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食饮如故,是其证也。病属下焦,从身劳汗出,衣里冷湿,故久久得之。

肾著之为病,从腰以下冷,腰重如带五千钱。

诊得肾积,脉沉而急,苦脊与腰相引痛,饥则见饱则减,少腹里急,口干咽肿伤烂,目眊眊,骨中寒主髓厥,善忘,色黑也。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如豚奔走之状,上下无时,久久不愈,病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也?脾病传肾,肾当传心,心适以夏旺,旺者不受邪,肾复欲还脾,脾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奔豚以夏得之。肾病,手足逆冷,面赤目黄,小便不禁,骨节烦疼,少腹结痛,气冲于心,其脉当沉细而滑,今反浮大,其色当黑而反黄,此是土之克水,为大逆,十死不治。

羽音人者,主肾声也。肾声呻,其音瑟,其志恐,其经足少阴厥逆,太阳则荣卫不通,阴阳翻祚,阳气内伏,阴气外升,升则寒,寒则虚,虚则厉风所伤,语音謇迟,不转偏枯,脚偏跛蹇。若在左则左肾伤,右则右肾伤,其偏枯风,体从鼻而分半边至脚,缓弱不遂,口亦欬语,声混浊,便利,仰人,耳偏聾塞,腰背相引,甚则不可治,肾沥汤主之。又呻而好恚,恚而善忘,恍惚有所思,此为土克水,阳击阴,阴气伏而阳气起,起则热,热则实,实则怒,怒则忘,耳听无闻,四肢满急,小便赤黄,言音口动而不出,笑而看人,此为邪热伤肾,甚则不可治,若面黑黄耳不应,亦可治。

肾病为疰者,令人凄凄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身掉不定,手足寒。若其人本来不吃,忽然餐吃而好嗔恚,反于常性,此肾已伤,虽未发觉,已是其候见。人未言而前开口笑,还闭口不声,举手把眼,此肾病声之候也。虚实表里浮沉清浊,宜以察之,逐以治之。黑为肾,肾合骨,黑如乌羽者吉。肾主耳,耳是肾之馀。其人水形,相比于上羽,黑色、大头、曲面、广颐、小肩、大腹小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也。不敬畏,善欺殆人,戮死。耐秋冬不耐春夏,春夏感而生病,主足少阴,汗汗然。耳大小高下厚薄偏圆则肾应之。正黑色小理者,则肾小,小即安难伤;粗理者则肾大,大则虚,虚则肾寒,耳聋或鸣,汗出腰痛不得俛仰,易伤以邪;耳高者则肾高,高则实,实则肾热,背急缀痛,耳脓血出,或生肉塞耳;耳后陷者则肾下,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俛仰,为狐疝;耳坚者则肾坚,坚则肾不受病,不病腰痛;耳薄者则肾脆,脆则伤热,热则耳吼闹,善病消瘴;耳好前居牙车者则肾端正,端正则和利难伤;耳偏高者则肾偏欹,偏欹则善腰尻偏痛。凡人分部骨陷者,必死不免,侠膀胱并太阳为肾之部,骨当其处陷也,而藏气通于内外,部亦随而应之,沉浊为内,浮清为外。若色从外走内者,病从外生,部处起;若色从内出外者,病从内生,部处陷。内病前治阴后治阳,外病前治阳后治阴,阳主外阴主内。凡人生死休否,则藏神前变形于外,人肾前病,耳则为之焦枯。若肾前死,耳则为之黯黑焦癰,若天中等分墓色应之,必死不治。看应增损斟酌除促,除不出四百日内,促则旬日之间。肾病少愈而卒死,何以知之?曰:黄黑色黧点如拇指应耳,此必卒死。肾绝四日死,何以知之?齿为暴黑,面为正黑,目中黄,腰中欲折,白汗出如流,面黑目青,肾气内伤,病因留积,八日当亡,是死变也。面黄目黑不死,黑如炔死,吉凶之色,天中等分左右发色不正,此是阴阳官位,《相法》若不遭官事而应死也。其人面目带黄黑,连耳左右,年四十以上百日死,若偏在一边,最凶必死,两边有年上无,三年之内祸必至矣。

冬水肾脉色黑,主足少阴脉也。少阴何以主肾,曰:肾者主阴,阴水也,皆生于肾,此脉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冬取其井荣。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太阳气伏沉,阳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阴气,

逆取荣以通阳气。其脉本在内踝下二寸,应舌下两脉,其脉根于涌泉,其筋起于小指之下,入足心,并太阴之筋,而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于内辅下,并太阴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侠脊,上至项,结于枕骨,与太阳之筋合。其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然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腨内,出腨中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鬲入肺中,循喉咙夹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合足太阳为表里,太阳本在跟以上五寸中,同会于手太阴。

其足少阴之别名曰太钟,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贯腰脊,主肾生病,病实则膀胱热,热则闭癰,癰则阳病,阳脉反逆大于寸口再倍,其病则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嗑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痺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灸则强食而生灾,缓带被发,大杖重履而步,虚则膀胱寒,寒则腰痛,痛则阴脉反小于寸口,其病则饥而不欲食,面黑如炭色,咳唾则有血,喉鸣而喘,坐而欲起,目眊眊无所见,心悬若病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若人将捕之,是为骨厥。

冬三月者,主肾膀胱,黑骨温病也,其源从太阳少阴相搏,蕴积三焦,上下拥塞,阴毒内行,藏腑受客邪之气,则病生矣。其病相反,若腑虚则为阴毒所伤,里热外寒,意欲守火而引饮,或腰中痛欲折,若藏实则阳温所损,胸胁切痛,类如刀刺,不得动转热彭彭,若服冷药过差而便洞泻,故曰黑骨温病也。扁鹊曰:灸脾肝肾三俞,主治丹金毒黑温之病,当依源为理,调藏理腑,清浊之病不生矣。

1. 肾虚实

肾实热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舌燥、咽肿、心烦、嗑干、胸胁时痛,喘咳汗出,小腹胀满,腰背强急,体重骨热,小便赤黄,好怒好忘,足下热疼,四肢黑耳聋,名曰肾实热也。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病苦痹,身热心痛,脊肋相引痛,足逆热烦,名曰肾实热也。

肾膀胱俱实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实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实也。病苦脊强反折戴眼,气上抢心,脊痛不能自反侧,名曰肾膀胱俱实也。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实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实也。病苦癫疾,头重与目相引,痛厥欲走,反眼,大风多汗,名曰肾膀胱俱实也。

肾虚寒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虚者,足少阴经也。病苦心中闷,下重足肿不可以按地,名曰肾虚寒也。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虚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足胫小弱,恶寒,脉代绝,时不至,足寒,上重下轻,行不可按地,小腹胀满,上抢胸痛引胁下,名曰肾虚寒也。

肾膀胱俱虚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虚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虚也。病苦小便利,心痛背寒,时时少腹满,名曰肾膀胱俱虚也。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虚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虚也。病苦心痛,若下重不自收,篡反出,时时苦洞泄、寒中泄,肾心俱痛,名曰肾膀胱俱虚也。

2. 肾劳

论曰:凡肾劳病者,补肝气以益之,肝旺则感于肾矣。人逆冬气,则足少阴不藏,肾气沉浊,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关格,病则生矣。

3. 精极

论曰:凡精极者,通主五藏六腑之病候也,若五藏六腑衰则形体皆极,眼视而无明,齿焦而发落,身体重则肾水生,耳聋行步不正。凡阳邪害五藏,阴邪损六腑,阳实则从阴引阳,阴虚则从阳引阴。若阳病者主高,高则实,实则热,眼视不明,齿焦发脱,腹中满,满则历节痛,痛则宜泻于内。若阴病者主下,下则虚,虚则寒,体重则肾水生,耳聋,行步不正,邪气入内,行于五藏则咳,咳则多涕唾,面肿气逆,邪气逆于六腑,淫虚厥于五藏,故曰精极也。所以形不足温之以气,精不足补之以味,善治精者,先治肌肤筋脉,次治六腑,若邪至五藏已半死矣。扁鹊曰:五阴气俱绝不可治,绝则目系转,转则目精夺,为志先死,远至一日半日,非

医所及矣,宜须精研,以表治里,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我知彼,疾皆差矣。

4. 骨极

论曰:骨极者主肾也,肾应骨,骨与肾合。又曰:以冬遇病为骨痹,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耳鸣见黑色,是其候也。若肾病则骨极,牙齿苦痛,手足痛疼不能久立,屈伸不利,身痹脑髓痠。以冬壬癸日中邪伤风,为肾风,风历骨,故曰骨极。若气阴,阴则虚,虚则寒,寒则面肿垢黑,腰脊痛不能久立,屈伸不利,其气衰则发堕齿槁,腰背相引而痛,痛甚则咳唾甚。若气阳,阳则实,实则热,热则面色焔隐曲,膀胱不通,牙齿脑髓苦痛,手足痠痛,耳鸣色黑,是骨极之至也。须精别阴阳,审其清浊,知其分部,视其喘息。善治病者,始于皮肤筋脉,即须治之,若入藏腑,则半死矣。扁鹊云:骨绝不治,痛而切痛,伸缩不得,十日死。骨应足少阴,少阴气绝则骨枯,发无泽,骨先死矣。

5. 骨虚实

论曰:骨虚者,酸疼不安,好倦;骨实者,苦烦热。凡骨虚实之应,主于肾膀胱,若其腑藏有病,从骨生,热则应藏,寒则应腑,治骨虚酸疼不安好倦,主膀胱寒,虎骨洒方。

6. 腰痛

论曰:凡腰痛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衰,是以腰痛;二曰风痹,风寒著腰,是以腰痛;三曰肾虚,役用伤肾,是以腰痛;四曰既腰,坠堕伤腰,是以腰痛;五曰取寒,眠地,地气所伤,是以腰痛,痛不止,引牵腰脊痛。

7. 补肾

论曰:补方通治五劳、六极、七伤、虚损,五劳五藏病,六极六腑病,七伤表里受病。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忧劳,四曰心劳,五曰疲劳。六极者,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髓极,六曰精极。七伤者,一曰肝伤善梦,二曰心伤善忘,三曰脾伤善饮,四曰是肺伤善痿,五曰肾伤善唾,六曰骨伤善饥,七曰脉伤善嗽。凡远思强虑伤人,忧恚悲哀伤人,喜乐过度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

戚戚所患伤人,寒暄失节伤人,故曰五劳六极七伤也。论伤甚众,且言其略,建中汤主之。

膀胱腑脉论

论曰:膀胱者主肾也,耳中是其候也,肾合气于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号水曹掾,名玉海。重玖两貳铢,左回叠积上下,纵广玖寸,受津液玖升玖合,两边等,应二十四气。鼻空在外,膀胱漏泄。黄帝曰:夫五藏各一名一形,肾乃独两何也?岐伯曰:膀胱为腑有二,处肾亦二形,应腑有二处,藏名一,腑名二,故五藏六腑也。一说肾有左右,而膀胱无二,今用当以左肾合膀胱,右肾合三焦。

左手关后尺中阳绝者,无膀胱脉也,病苦逆冷,妇人月使不调,旺月则闭,男子失精,尿有馀沥,刺足少阴经治阴,在足内踝下动脉是也。右手关后尺中阳绝者,无子户脉也,病苦足逆寒绝产带下无子阴中寒,刺足少阴经治阴。左手关后尺中阳实者,膀胱实也,病苦逆冷,胁下邪气相引痛,刺足太阳经治阳,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后陷中。右手关后尺中阳实者,膀胱实也,病苦少腹满腰痛,刺足太阳经治阳。病先发于膀胱者,背脊筋痛,小便闭,五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酸;一日之小肠,胀;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膀胱病者,少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则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指外侧,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肾前受病传于膀胱,肾咳不已,咳则遗溺。厥气客于膀胱则梦游行。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腠理疎者,三焦膀胱缓;急皮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扁鹊云:六腑有病彻面形,肾膀胱与足少阴太阳为表里,膀胱惚通于五藏,所以五藏有疾即应膀胱,膀胱有疾即应胞囊,伤热则小便不通膀胱急,尿苦黄赤,伤寒则小便数清白,或发石水,根在膀胱,四肢小其腹独大也。骨绝不治,齿黄落,十日死。

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

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会于后阴，下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腠内左右别下贯腠，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腠如结腠如列，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癫疾，头脑项痛，目黄淚出眦衄，项背腰尻腠脚皆痛，小指不用，盛者则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1. 膀胱虚实

膀胱实热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实者，足太阳经也，病苦逆满，腰中痛不可俛仰，劳也，名曰膀胱实热也。

膀胱虚冷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虚者，足太阳经也，病苦脚中筋急，腹中痛引腰背，不可曲伸转筋，恶风偏枯，腰痛外踝后痛，名曰膀胱虚冷也。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虚者，足太阳经也，病苦肌肉振动，脚中筋急，耳聋忽忽不闻，恶风飏飏作声，名曰膀胱虚冷也。

2. 胞囊论

胞囊者，肾膀胱候也，贮津液并尿。若藏中热病者，胞涩小便不通，尿黄赤，若腑有寒病，则胞滑小便数而多白，若至夜则尿偏甚者，夜则内阴气生，故热则泻之，寒则补之，不寒不热依经调之，则病不生矣。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

三焦脉论

论曰：夫三焦者，一名三关也，上焦名三管反射，中焦名霍乱，下焦名走哺，合而为一，有名无形，主五藏六腑往还神道，周身贯体，可闻不可见，和利精气，决通水道，息气肠胃之间，不可不知也。三焦名中清之腑，别号玉海、水道，出属膀胱合者，虽合而不同。上中下三焦同号为孤腑，而荣出中焦，卫出上焦，荣者络脉之气道也，卫者经脉之气道也。其三焦形相厚薄大小，并同膀胱之形云。

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为水,留则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阳。小腹肿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太阳大络,视其结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管,取三里。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壳壳而不坚疼。久咳不已,傅之三焦,咳而腹满,不欲饮食也。

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交膻中,散络心胞下膈,偏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侠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额至颌,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兑眦,是动则病,耳聋辉辉焯焯,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兑眦痛颊肿,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三焦虚实:

论曰:夫上焦如雾,其气起于胃上管,并咽以上贯膈布胸中走腋,循足太阴之分而行,还注于手阳明,上至舌下,注足阳明,常与荣卫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二十五度,为一周,日夜五十周身,周而复始,大会于手太阴也,主手少阳心肺之病内而不出。人有热则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身中皆热,不循卫气之道而出者何?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慄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名曰漏气。其病则肘挛痛,食先吐而后下,其气不续,膈间厌闷,所以饮食先吐而后下也。寒则精神不守,泄下便痢,语声不出,若实则上绝于心,若虚则引气于肺也。

论曰:中焦如沤,其气起于胃中管,在上焦之后,此受气者主化水谷之味,秘糟粕,蒸津液,化为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奉以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名曰营气,主足阳明。阳明之别号曰丰隆,在外踝上,去踝八寸,别走太阴络诸经之脉,上下络太仓,主腐熟五谷,不吐不下,实则生热,热则闭塞不通,上下隔绝。虚则生寒,寒则腹痛洞泄便痢霍乱,主脾胃之病。夫血与气,异形而同类,卫气是精,血气是

神,故血与气异名同类焉。而脱血者无汗,此是神气夺汗者无血,此是精气,故人有两死而无两生,犹精神之气隔绝也。若虚则补于胃,实则泻于脾,调其中,和其源,万不遗一也。

论曰:下焦如渫,其气起胃下管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主足太阳灌渗津液,合膀胱主出不主人,别于清浊,主肝肾之病候也。若实则大小便不通利,气逆不续,呕吐不禁,故曰走哺。若虚则大小便不止,津液气绝,人饮酒入胃,谷未热而小便独先下者何?盖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滑,故后谷入而先谷出也,所以热则泻于肝,寒则补于肾也。

霍乱:

论曰:原夫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食饮,非关鬼神。夫饱食脍脍,复飧乳酪,海陆百品,无所不噉,眠卧冷席,多饮寒浆,胃中诸食结而不消,阴阳二气拥而反戾,阳气欲升,阴气欲降,阴阳乖隔,变成吐痢。头痛如破,百节如解,遍体诸筋皆为回转,论时虽小,卒病之中最为可畏,虽临深履危,不足以谕之也。养生者,宜达其旨趣,庶可免于夭横矣。

凡霍乱务在温和将息,若冷即遍体转筋,凡此病定,一日不食为佳,仍须三日少少吃粥,三日已后,可恣意食息,七日勿杂食为佳,所以养脾气也。

大凡霍乱,皆中食脍酪及饱食杂物过度,不能自裁,夜卧失覆,不善将息所致,以此殒命者众。人生禀命以五藏为主,夫五藏者,即是五行,内为五行,外为五味,五行五味更宜扶抑,所以春夏秋冬,逆理之食,啖不可过度。凡饮食于五藏相克者为病,相生无他。经曰:春不食辛,夏无食咸,季夏无食酸,秋无食苦,冬无食甘。此不必全不食,但慎其太甚耳。谚曰:百病从口生,盖不虚也。四时昏,食不得太饱,皆生病耳。从夏至秋分,忌食肥浓,然热月人自好冷食,更与肥浓兼食,果菜无节,极遂逐冷,眠卧冷水洗浴,五味更相克贼,虽欲无病,不可得也。所以病苦,人自作之,非关运也。书曰:非夭天人,人中自绝,命此之谓也。凡诸霍乱,忌与米饮,胃中得米即吐不止,但与厚朴、葛根饮,若冬瓜叶饮,沾渍咽喉而不可多与,若服汤时,随服吐者,候吐定乃止。诊脉绝不通,

以桂合葛根为饮吐下；心烦内热汗不出，不转筋，脉急数者，可犀角合葛根为饮；吐下不止，发热心烦，欲饮水，可少饮米粉汁为佳，若不止，可与葛根荠苳饮服之。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师曰：呕吐而利，此为霍乱。

问曰：病者发热头痛，身体疼痛，恶寒而复吐利，当属何病？师曰：当为霍乱，霍乱吐利止而复发热也。伤寒，其脉微涩，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霍乱吐多者，必转筋，不渴，即脐上筑。霍乱而脐上筑者，为肾气动，当先治其筑，治中汤主之，去术加桂心，去术者以术虚故也，加桂者恐作贲豚也。霍乱而脐上筑吐多者，若下多者，霍乱而惊悸，霍乱而渴，霍乱而腹中痛，呕而吐利，呕而利欲得水者，皆用治中汤主之。方为：人参、干姜、白术、甘草。

杂补：

论曰：彭祖云，使人丁壮不老，房室不劳损气力，颜色不衰者，莫过麋角，其法刮之为末十两，用生附子一枚合之，酒服方寸匕，日三大良，亦可熬令微黄，单服之，亦令人不老，然迟缓不及附子者，又以雀卵和为丸弥佳，服之二十日大有效。琥珀散主之。

消渴：

论曰：凡积久饮酒，未有不成消渴，然则大寒凝海而酒不冻，明其酒性酷热，物无以加，脯炙盐咸，此味酒客耽嗜，不离其口，三觞之后制不由己，饮噉无度，咀嚼鲐酱，不择酸咸，积年长夜，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藏干燥，木石犹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治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而瘳，不自爱惜，死不旋踵，方书医药，实多有效。其如不慎者何？其所慎者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又曰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痛，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痛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有人病渴利始发于春，经一夏服栝蒌豉汁，得其力渴渐差，然小便犹数甚，昼夜二十馀行，常至三四升，极差不减二升也，转久便止，渐食肥腻，日就羸瘦，喉咽

唇口焦燥,吸吸少气,不得多语,心烦热两脚酸,食乃兼倍于常,故不为气力者,然此病皆由虚热所为耳,治法栝蒌汁可长将服以除热,牛乳杏酪善于补,此法最有益。

五藏六腑脉病虚实例

肝藏脉病虚实

肝象木,旺于春。其脉弦,其神魂,其候目,其华在爪,其充在筋,其声呼,其臭臊,其味酸,其液泣,其色青,其藏血,足厥阴其经也。与胆合,胆为腑而主表,肝为藏而主里。肝气盛为血有余,则病目赤,两胁下痛引小腹,善怒气,逆则头眩,耳聋不聪,额肿,是肝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肝气不足,则病目不明,两胁拘急,筋挛,不得太息,爪甲枯而青,善怒,恐如人将捕之,是肝气之虚也,则宜补之。于四时,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待于冬,起于春。于日,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待于壬癸,起于甲乙。于时,平旦慧,下哺甚,夜半静。禁当风。肝部在手关上是也,平肝脉来,绰绰如按琴瑟之弦,如揭长竿。春以胃气为本,春肝木旺,其脉弦细而长,是平脉也。反得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肝,金之克木,谓之贼邪,大逆不治。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乘肝,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当愈。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乘肝,母之克子,为虚邪,虽病当愈。反得缓而大者,是脾之乘肝,为土之凌木,为微邪,虽病不死。肝脉平盛,实而滑,如循长竿,曰平;肝病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颞颥然如新张弓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

心藏脉病虚实

心象火,旺于夏。其脉如钩而洪大,其候舌,其声言,其臭焦,其味苦,其液汗,其养血,其色赤,其藏神。手少阴其经也,与小肠为腑而主表。心气盛为神有余,则病胸内病,胁支满,胁下痛,膺背髀髀间痛,两

臂内痛,喜笑不休,是心气之实也,则宜泻之。心气不足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善忧悲,是心气之虚也,则宜补之。于四时,病在心,愈于长夏;长夏不已,甚于冬;冬不死,待于春,起于夏。于日,愈于戊己;戊己不已,加于壬癸;壬癸不死,待于甲乙,起于丙丁。于时,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禁温衣热食。心部在左手寸口是也。寸口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平。心以胃气为本,夏心火旺,其脉浮,洪大而散,名曰平脉也。反得沉濡而滑者,肾之乘心,水之克火,大逆不治。反得弦而长,是肝乘心,母之克子,虽病当愈。反得缓而大,是脾乘心,子之乘母,虽病当愈。反得微涩而短,是肺之乘心,金之凌火,为微邪,虽病不死。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典,曰心病;死心脉,前曲后倨,如操带钩,曰心死;真心脉至,牢而博,如循薏苡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

脾藏脉病虚实

脾象土,旺于长夏。其脉缓,其候口,其声歌,其臭香,其味甘,其液涎,其养形肉,其色黄,其藏意。足太阴其经也,与胃合为腑主表,脾为藏主里。脾气盛为形有余,则病腹胀,溲不利,身重若饥,足痿不收,行善痠,脚下痛,是为脾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脾气不足,则四肢不用,后泄,食不化,呕逆,腹胀,肠鸣,是为脾气之虚也,则宜补之。于四时,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待于长夏。于日,愈于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待于丙丁,起于戊己。于时,日慧,平旦甚,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以泄之,甘以补之。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脾部在右手关上是也。六月脾土旺,其脉大,阿阿而缓,名曰平脉也。长夏以胃气为本,反得弦而急,是肝之乘脾,木之克土,为大逆不治。反得微涩而短,是肺之乘脾,子之乘母,不治自愈。反得浮而洪者,是心之乘脾,母之归子,当差不死。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克脾,水之凌土,为微邪,当差。脾长而弱,来疏去数,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命尽,六至曰死。病脾脉来,实而盛数,如鸡举足,曰

脾病；死脾脉来，坚锐如鸟之啄，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曰脾绝；真脾脉弱而乍数乍疏然，其色不泽，毛折乃死。

肺藏脉病虚实

肺象金，旺于秋。其脉如毛而浮，其候鼻，其声哭，其臭腥，其味辛，其液涕，其养皮毛，其藏气，其色白，其神魄。手太阴其经也，与大肠合，大肠为腑主表，肺为藏主里。肺气盛为气有余，则病喘咳上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踠、胫、足皆痛，是为肺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肺气不足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是为肺气之虚也，则宜补之。于四时，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待于长夏，起于秋。于日，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于不死，待于戊己，起于庚辛。禁寒饮食、寒衣。于时，下晡慧，夜半静，日中甚。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辛泄之。

肺部在右手关前寸口是也。平肺脉，微短涩如毛，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上下如循鸡羽，曰病。肺病，其色白，身体但寒无热，时时欲欬，其脉微迟为可治。秋金肺旺，其脉浮涩而短，是曰平脉也。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肺，火之克金，为大逆不治。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肺，子之乘母，不治自愈。反得缓大而长阿阿者，是脾之乘肺，母之归子，虽病当愈。反得弦而长者，是肝之乘肺，木之凌金，为微邪，虽病当愈。

肺脉来汎汎而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尽。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秋胃微毛曰平；胃气少毛多曰肺病；但如毛无胃气曰死；毛有弦曰春病，弦甚曰金病。真肺脉至，大而虚，如毛羽中人肤然，其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

肾藏脉病虚实

肾象水，旺于冬。其脉如石而沉，其候耳，其声呻，其臭腐，其味咸，

其液唾，其养骨，其色黑，其神志。足少阴其经也，与膀胱为腑主表，肾为藏主里。肾气盛为志有余，则病腹胀，飧泄，体重，喘咳，汗出憎风，面目黑，小便黄，是为肾气实也，则宜泻之。肾气不足则厥，腰背冷，胸内痛，耳鸣苦聾，是为肾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肾病者，腹大体重，喘咳，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于四时，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待于秋，起于冬。于日，愈于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待于庚辛，起于壬癸。无犯尘垢，无衣炙衣。于时，夜半慧，日乘四季甚，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咸以泄之，苦以补之。

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是也。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肾风水，其脉大紧，身无痛，形不瘦，不能食，善惊，以心萎者死。冬肾水旺，其脉沉濡而滑，名曰平脉也。反得浮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肾，土之克水，为大逆不治。反得浮涩而短者，是肺乘肾，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可治。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肾，子之乘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之乘肾，火之凌水，虽病不死。肾死脉来，发而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冬胃微石曰平，胃少石多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肾，藏骨髓之气。真肾脉至，搏而绝，如弹石，辟辟然。其色黄黑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藏脉见者，皆不治。

胆经虚实病候

胆象木，旺于春。足少阳其经也，肝之腑也，谋虑出焉，诸腑藏皆取决断于胆。其气盛为有余，则病腹内冒冒不安，身軀习习，是为胆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胆气不足，其气上嗌而口苦，善太息，呕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嗌中介介数唾，是为胆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小肠虚实病候

小肠象火，旺于夏。手太阳其经也，心之腑也。水液之下行为洩便

者,流于小肠。其气盛为有余,则病小肠热,焦竭干涩,小腹满胀,是为小肠之气实也,则宜泻之。小肠不足,则寒气客之,肠病惊跳不言,乍来乍去,是为小肠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胃经虚实病候

胃象土,旺于长夏。足阳明其经也,脾之腑也。为水谷之海,诸藏腑皆受水谷之气于胃。气盛为有余,则病腹撑胀气满,是为胃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胃虚不足,则饥而不受水谷,飧泄呕逆,是为胃气虚也,则宜补之。胃脉实则胀,虚则泄。关脉滑,胃内有寒。脉滑为实,气满不欲食。关脉浮,积热在胃内。

大肠虚实病候

大肠象金,旺于秋。手阳明其经也,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糟粕出焉。气盛为有余,则病肠内切痛如锥刀刺,无休息,腰背寒痹挛急,是为大肠之气实也,则宜泻之。大肠气不足则寒气客之,善泻,是大肠之气虚也,则宜补之。诊其右手寸口脉,手阳明经也。脉浮则为阳,阳实者大肠实也,若肠内切痛如锥刺,无休息时。

膀胱经虚实病候

膀胱象水,旺于冬。足太阳其经也,肾之腑也。五谷五味之津液,悉归于膀胱,气化分入血脉,以成骨髓也。而津液之余者,入胞则为小便。其气盛为有余,则病热,胞涩,小便不通,小腹偏肿痛,是为膀胱之气实也,则宜泻之。膀胱气不足,则寒气客之,胞滑,小便数而多也,面色黑,是膀胱之气虚也,则宜补之。

三焦虚实病候

三焦者,上焦,中焦,下焦是也。上焦之气出于胃上口,并咽以贯

膈，布胸内，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上至舌下，至足阳明。当与荣卫俱行，主纳而不出也。中焦之气，亦并于胃口，出上焦之后，此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为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主不上不下也。下焦之气，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人焉，主出而不纳，故水谷常并居于胃，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也。谓此三气，焦于水谷，分别清浊，故名三焦。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三焦气盛为有余，则胀气满于皮肤内，轻轻然而不牢，或小便涩，或大便难，是为三焦之实也，是宜泻之。三焦气不足则寒气客之，病遗尿，或泄利，或胸满，或食不消，是三焦之气虚也，则宜补之。诊其寸口脉迟，上焦有寒；尺脉迟，下焦有寒；尺脉浮者，客阳在下焦。

五藏补泻主治例

肝虚者，陈皮、生姜之类补之。虚则补其母，肾者肝之母也，以熟地、黄柏补之。如无他症，六味地黄丸主之。实则白芍泻之，如无他症，泻青丸主之。实则泻其子，以甘草泻心汤主之，心者肝之子也。

心虚者，炒盐补之。虚则补其母，肝者心之母，生姜补之。如无他症，以安神丸主之。实则甘草泻之，如无他症，重则泻心汤，轻则导赤散主之。

脾虚者，甘草、大枣之类补之，虚则补其母，心乃脾之母，以炒盐补之。实则泻其子，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主之。又云：实则黄连、枳实泻之，如无他症，益黄散主之。

肺虚者，五味子补之。实则桑白皮泻之，如无他症，阿胶散。虚则补其母，脾乃肺之母，以甘草、大枣补脾。实则泻其子，肾乃肺之子，以泽泻泻肾。

肾虚者，熟地、黄柏补之。肾无实不可泻，钱仲阳止有补肾地黄丸，无泻肾药。虚则补其母，肺乃肾之母，以五味子补肺。

十二经络

径而横者为经，支而横者为络

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次注手阳明。

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人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下,入下齿中,还出狭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侠鼻孔,次注足阳明。

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额中,傍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侠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侠脐,入气冲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腘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次注足太阴。

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大臑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次注手少阴。

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侠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次注手太阳。

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拙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次注足太阳。

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

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髃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侠脊，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髀内左右别，下贯胛，侠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次注足少阴。

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趋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腠内，出腠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真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次注手厥阴。

手厥阴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肋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循臂内，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从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次注手少阳。

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里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臂外上肩，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出耳上角，以屈下颊抵拙。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走出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次注足少阳。

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眦之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拙，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肋，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少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次注足厥阴。

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腠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侠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颡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

上注肺,次注手太阴。

奇经八脉:

督脉者,起于下极之腧,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络脑。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络舌。

冲脉者,起于气冲,并足阳明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周。

阳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

阴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

阳维起于诸阳之会

阴维起于诸阴之交。

诊 脉

《皇极经》云: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一脉三部,寸、关、尺也。一部三候,浮、中、沉也。所以应之九数也。脉之理亦微矣,人有四时之正脉,有平生之常脉,有内伤之变脉,有外感之邪脉,有重阴之脉,有重阳之脉,有阳虚而阴乘之脉,有阴虚而阳乘之脉,有阳极而阴生之脉,有阴极而阳生之脉,有独见之脉,有兼见之脉,有初病之脉,有将愈之脉,有可治之脉,有不治之脉,有左、右、上、下、表、里之间,有余不足,惟在乎分别阴阳。能分别阴阳,斯可以识脉之体。刘复真曰:昔王叔和以七表八里脉决人之生死。然,又文理浩繁,今撮其枢要,以浮、沉、迟、数四脉为宗,知风气冷热主病。且浮而有力者为风,浮而无力者为虚;沉而有力为积,沉而无力为气;迟而有力为痛,迟而无力为冷;数而有力为热,数而无力为疮。更分三部,在何得之。若在寸部主上焦头面胸膈之疾;关部主中焦肚腹脾胃之疾;尺部主下焦腰足之疾。诊其五藏,何藏得之,六腑亦数。学者又当以意会而加以精别,庶不致按寸握尺之谓云。



论五藏见四脉应病诗

左寸心部：浮数头疼热梦惊，浮迟腹冷胃虚真，沉数狂言并舌强，沉迟气短力难成（主气不相接续）。

左关肝部：浮数患风筋即抽，浮迟冷眼泪难收，沉数背疮常怒气，沉迟不睡损双眸。

左尺肾部：浮数劳热小便赤，浮迟阴肿浊来侵，沉数腰疼生赤浊，沉迟白浊耳虚鸣。

右寸肺部：浮数中风喉热闭，浮迟冷气泻难禁，沉数风痰并气喘，沉迟气弱冷涎停。

右关脾部：浮数衄宣并盗汗，浮迟胃冷气虚膨，沉数热多并口鼻，沉迟腹满胀坚生。

右尺命门：浮数泄精三焦热，浮迟冷气浊时临，沉数渴来小便数，沉迟虚冷小便频。

内因脉

喜怒忧思悲恐惊，内应气口。

喜怒伤心脉必虚，思伤脾脉结中居，因忧伤肺脉必涩，怒气伤肝脉便濡。恐伤于肾脉沉是，缘惊伤胆动相须，脉紧因悲伤胞络，七情气口内因之。

外因脉

风寒暑湿燥火，外应人迎。

紧则伤寒肾不移，虚因伤暑向胞推，涩缘伤燥须观肺，细缓伤湿要观脾，浮则伤风肝部应，弱为伤火察心知，六邪合脉须当审，免使将寒作热医。

不内不外因脉

劳神役虑定伤心,虚涩之中仔细寻;劳役阴阳伤肾部,忽然紧脉必相侵;房帷任意伤心络,微涩之中宜忖度;劳极筋力更伤肝,指下寻之脉弦弱;饮食饥饱定伤脾,未可轻将一例推;饥则缓弦当别议,若然滑实饱无疑;叫呼损气因伤气,燥热脉中宜熟记;能通不内外中因,生死吉凶都在是。

定死脉形候歌

指下如汤沸涌时,旦占夕死定无疑。尾掉摇摇头不动,鱼翔肾绝亦如期。去疾来迟势劈劈,命绝脉来如弹石。三阳谷气入虚空,胃气分明屋漏滴。散乱还同解索形,髓竭骨枯见两尺。虾游状如虾蟆游,魂去行尸定生忧。雀啄连连来数急,脾无谷气定难留。欲知心绝并荣绝,如刀压刀细推求。更有肺枯并胃乏,如麻蹙促至无休。指下浑然如转豆,三光正气已漂流。

脉辨生死

洞虚子曰:虾、雀啄、代止之脉,古名死症。须知痰气关格者,时复有之。若非谙练数历,未免依经断病,而貽笑于大方也。盖病势消铄殆尽者,其气不能相续。如虾游水动,屋漏点滴而无至者,死脉也。其或痰凝气滞,关格不通,则其脉固有不动者;有两三路乱动,时有时无者;或尺寸一有一无者;有关脉绝骨不见者;或时动而大小不常者;有平居之人或然而然者;有素禀痰病而不时而然者;有僵仆卒中而然者;皆非死脉也。

诊杂病生死脉歌

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

四十一止一藏绝，却后四年多没命。

三十一止即三年，二十一止二年应，

十五一止一年殂，已下有止看暴病。

注曰：止，犹代脉也。脉来五十动而不见一止者，无病也。五十配天地造化之数，《易·系辞》曰：大衍之数五十，五十乃备，一乃数之始，十乃数之极，人之脉息昼夜循环五藏，脉一动循一藏，五动循环五藏。遍五十动，是十次五藏循环遍。则数皆极处而不见止者，五藏皆平，故无病也。

四十动而见一止者，是一藏欠动脉之极数，故知一藏绝也。先绝肾经，何以言之？夫天一生水，肾属水，生成之一数也。人之五藏所生，先生乎肾，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命门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所以先绝肾，期应四年而死。三十动而见止者，两藏欠动脉之极数，是短肾与肝，二经无气，期应三年而死。二十动而止者，三藏欠动脉之极数，是肾、肝、心、三藏无气，期应二年而死。十五动而一止者，知肾、肝、心、脾四藏皆无气，期应一年而绝也。

又云：上言脉之动止，未知诊切何部而得据。谨按《素问》、《难经》云：每于平旦寅时日出，饮食未进，血气未乱，医者可以存神定意，心无外驰，诊于指下，右手寸口，默数脉息至止以决之。夫寸口者，右手气口也。《内经》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变现于气口。又曰：脉会太渊，寸口是太渊穴也。是知寸口为脉大会之处，故能决断五藏六腑生死吉凶矣。

诊暴病歌

两动一止或三四，三动一止六七死，四动一止即八朝，以此推排但依次。

池氏曰：暴病者，喜怒惊恐，其气暴逆，致风寒暑湿所侵，病生卒暴，损动胃气而绝，即死不过十日也。脉两动而一止，乃胃气将绝，犹得三四日方死；三动一止而胃气将尽，犹得六七日死，谷气绝尽方死，仿此而推，若致十五动而一止，乃死期在于一年矣。

又歌曰：寸平无病何谓死，尺泽原来脉不存。君知此理是何物，犹如草木已无根。

诊五藏六腑气绝证候

病人肝绝，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但欲伏眠，目视而不见人，汗（一作泣）出如水不止。一曰二日死。

病人胆绝，七日死。何以知之？眉为之倾。

病人筋绝，九日死。何以知之？手足爪青，呼骂不休。一曰八日死。

病人心绝，一日死。何以知之？肩息回视，立死。一曰目亭亭，二日死。

病人肠（一云小肠）绝，六日死。何以知之？发直如干麻，不得曲伸，自汗不止。

病人脾绝，十一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肿，腹热胪胀，泄利不觉，出无时度。一曰五日死。

病人胃绝，五日死。何以知之？脊痛腰中重，不可反覆。一曰脘膈平，九日死。

病人肉绝，六日死。何以知之？唇舌皆肿，溺血，大便赤泄。一曰足肿，九日死。

病人肺绝，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张但气出而不收。一曰鼻口虚张短气。

病人大肠绝，不治。何以知之？泄利无度，利绝则死。

病人肾绝，四日死。何以知之？齿为暴枯，面为正黑，目中黄色，腰中欲折，自汗出如流水。一曰人中平，七日死。

病人骨绝，齿黄落，十日死。诸浮脉无根者皆死，以上五藏六腑为根也。

藏腑论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

肝，而传水谷于脘肠矣。

肾北方天乙水，故可以藏精，精始为魂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气之佐使，而并其出入。水能生木，木为之子，故胆中藏魄。

心南方太虚火，用以藏神生阳，曰魂魄乃神之所自出，是为神气之所弼而随其出入。火能生土，土为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人之主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气水谷形之用也。惟内外交相养，则精神强而魂魄盛。性者受之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肾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胆者魄所藏。统其藏者心也，故能发见于声臭言视之间，而不违其则者，所以灵也。形者资于地，必有腑焉。

肺为传气之府，胃为化水谷之府，又为之脘肠，以流其渣滓浊秽，故天地之性人为贵，岂若异端者之言魂魄哉。予谓人之饮食入口，由胃管入于胃中，其滋味渗入五藏，其质入于小肠，乃化之则入于大肠，始分别清浊渣滓，浊者结于广肠，津液清者入于膀胱，膀胱乃津液之府也。至膀胱又分清浊，浊者入于溺中，其清者入于胆。胆引入于脾，脾散于五藏，为涎、为唾、为涕、为泪、为汗。其滋味渗入五藏，乃成五汁。五汁同归于脾，脾和乃化血行于五藏五腑，而统之于肝，脾不和乃化为痰，血生气于五藏五腑而统之于肺。气血化精，统之于肾。精生神，统之于心。精藏二肾之间，谓之命门。神藏心之中窍，为人之元气。气从肺管中出，鼻为呼吸也。

脾胃论

夫脾胃者，仓廩之官也。属土以滋众藏，安谷以济百骸。故位于中宫，职司南政，旺于四季，体应四肢。胃形如囊，名水谷之海。脾形若掌，乘呼吸而升降，司运化之权。其致呼吸者，元气也。脾居其间，附胃磨动，所以谷气消而转输也。胃属于戊，脾乃己也。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人之一元，三焦之气。五藏六腑之脉，统宗于胃，故人以胃气为本也。凡善调脾胃者，当惜其气。气健则升降不失其度，气弱则稽滞矣。运食者，元气也。生血气者，饮食也。无时不在，无时不然。故无专名，亦无定位。经言：胃气脉不可得见，衰乃见耳。六脉之偏胜而出，独弦、

独浮、独洪、独沉之脉，是脉无胃气之神也。甚至屋漏、雀啄等脉，必元气先竭，然后胃气不相接济故也。气将绝，则升降之道废，运化之机弛也。太凡膈不快、食不美者，是气之虚也。苟或饮食自倍所伤，乃一时膨闷，过则平矣。若伤之日久仍不快者，得非元气亏损而胃气弱乎？古今论脾胃及内外伤辨，唯东垣老人用心矣。但繁文衍义，卒难措用。

盖内伤之要有三致焉：

一曰饮食劳倦即伤脾，此常人之患也，因而气血不足，胃脘之阳不举，宜补中益气汤主之。

二曰嗜欲而伤脾，此富贵之患也，恣以厚味则生痰而泥膈，纵其情欲则耗精而气散。《内经》曰：肾者胃之关。夫肾脉从脚底涌泉穴起，上股内廉，夹任脉，抵咽嗌。精血枯则乏润下之力，故吞酸即艰难，胸膈渐不觉舒爽，宜加味六君子汤加红花三分、知母盐炒一钱主之。

三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者，藜藿人之患也。宜保和丸、三因和中丸权之。

此内伤之由如此，而求本之治，宜养心健脾疏肝为要也。

夫心气和则脾土荣昌。心火，脾土之母；肝木，脾土之贼。木曰曲直作酸，故疏肝则胃气畅矣。肺乃传送之官，肺主气属金，肺金有力则能平肝木，不能作膈闷矣。人多执于旧方香燥耗气之药，致误多矣。予家传三因和中健脾丸，为脾胃家之通用，其功效不可尽述。原夫世俗但知枳术丸为脾胃之要药者，肤略之传也。人或信为健脾养胃之药而可久服，谬之甚矣。不特无效，抑且剥削真气。凡知《素》、《难》大旨者，察安危全在于胃气，盖三焦司纳、司化、司出者，本诸元气。凡治内伤不知惜气者，诚实实虚虚之谓，学者致思焉。

五运六气论

夫五运者，金、木、水、火、土也。六气者，风、寒、暑、湿、燥、火也。天干取运，地支取气。天干有十配合，则为五运。地支有十二对冲，则为六气。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天地相合则为甲子，故甲子者，干支之首也。天气终于癸，地气终于亥，天地相合则为癸亥，故癸亥者，干支

之末也。阴阳相隔,刚柔相须,是以甲子之后,乙丑继之;壬戌之后,癸亥继之。三十年为一纪,六十年为一周,太过不及,斯皆见矣。然以天干兄弟次序言之,甲乙东方木也,丙丁南方火也,戊己中央土也,庚辛西方金也,壬癸北方水也。以其夫妇配合言之,甲与己合而化土,乙与庚合而化金,丙与辛合而化水,丁与壬合而化木,戊与癸合而化火。故甲己之岁,土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诗曰:甲己化土乙庚金,丁壬化木尽成林,丙辛化水滔滔去,戊癸南方火焰侵。然以地支循环之序言之,寅卯属春木也,巳午属夏火也,申酉属秋金也,亥子属冬水也,辰戌丑未属四季土也。以其对冲之位言之,子对午而为少阴君火,丑对未而为太阴湿土,寅对申而为少阳相火,卯对酉而为阳明燥金,辰对戌而为太阳寒水,巳对亥而为厥阴风木。故子午之岁,君火主之。丑未之岁,湿土主之。寅申之岁,相火主之。卯酉之岁,燥金主之。辰戌之岁,寒水主之。巳亥之岁,风木主之。

诗曰:子午少阴君火暑,丑未太阴湿土雨,寅申少阳相火炎,卯酉阳明燥金主,辰戌太阳司水寒,巳亥厥阴风木举。然五运有主运、有客运、六气有主气、有客气。主运、主气万载而不易,客运、客气每岁而迭迁。然主客运也有太过焉,有不及焉。太过之年,甲丙戊庚壬五阳干也。不及之年,谓乙丁己辛癸五阴干也。太过者其至先,不及者其至后。客气也,有正化焉,有对化焉。正化之岁,谓午未寅酉辰亥之年也。对化之岁,谓子丑申卯戌巳之年也。正化者令之实,对化者令之虚。假令甲子年,甲为土运,统主一年;子为君火,专司一岁。一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正合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一期之中,主运以位而相次于下,客运以气而周流于上。主运者,木为初之运,火为第二运,土为第三运,金为第四运,水为第五运。客运者,甲己年,甲为土运,初之运即土也;土生金,二之运即金也;金生水,三之运即水也;水生木,四之运即木也;木生火,五之运即火也,火生土。每一运各主七十三日零五刻,太过之年,大寒前十三日交,名曰先天。不及之年,大寒后十三日交,名曰后天。平气之年,正大寒日交,名曰齐天。

一岁之内,主气定守于六位,客气循行于四时。主气者,风为初之

气,火为二之气,暑为三之气,湿为四之气,燥为五之气,寒为终之气。客气者,假令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司地,太阴湿土为天之间,厥阴风木为天之间,所以面南而命其位也。一气在上,一气在下,二气在左,二气在右。经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地之左间为初之气,天之右间为二之气,司天为三之气,天之左间为四之气,地之右间为五之气,司地为终之气。每一气,各旺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

申子辰之年,大寒日寅初一刻交初之气,至春分日子时之末交二之气,至小满日亥时之末交三之气,至大暑日戌时之末交四之气,至秋分日酉时之末交五之气,至小雪日中时之末交终之气,所谓一六天也。

巳酉丑之年,大寒日巳初一刻交初之气,至春分日卯时之末交二之气,至小满日寅时之末交三之气,至大暑日丑时之末交四之气,至秋分日子时之末交五之气,至小雪之日亥时之末交终之气,所谓二六天也。

寅午戌之年,大寒日申初一刻交初之气,至春分日午时之末交二之气,至小满日巳时之末交三之气,至大暑日辰时之末交四之气,至秋分日卯时之末交五之气,至小雪日寅时之末交终之气,所谓三六天也。

亥卯未之年,大寒自亥初一刻交初之气,至春分日酉时之末交二之气,至小满日申时之末交三之气,至大暑日未时之末交四之气,至秋分日午时之末交五之气,至小雪日巳时之末交终之气,所谓四六天也。盖因客运加于主运之上,主气临于客气之下,天时所以不济,民病所由生也。

五运主病

诸风掉眩,皆属肝木

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风主动故也。所以风气甚而头目眩晕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传则为之旋转。故火本动也,焰得风自然旋转。如春分至小满而为二之气分,风火相搏则多起飘风,俗旋风是也。四时皆有之,由五运六气千变万化,冲荡击搏,推之无穷,安得失时而便谓之无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车跃马,登舟环舞,其动不止而左右纡曲,

经曰：曲直动摇，风之用也。眩晕而呕吐者，风热甚故也。

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

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附近则灼而为疮，皆火之用也。或痒痛如针轻刺者，犹飞迸火星灼之然也。痒者，美疾也，故火旺于夏而万物蕃鲜荣美也。炙之以火，渍火以汤，而痒转甚者，微热之所使也。因而痒去者，热令皮肤宽缓，腠理开通，阳气得泄，热散而去故也。或夏月皮肤痒而以冷水沃之不去者，寒能收敛腠理，闭塞阳气，郁结不能散越，拂热内作故也。痒得抓而解者，抓为火化，微则亦能令痒，抓令皮肤辛辣而属金化，辛能散，故金化见而火力分解矣。或云痛为实，痒为虚。非谓虚为寒也，正谓热之微甚也。或疑疮疡皆属火热，而反腐出脓水者何也？犹谷肉菜果热极则腐烂而溃为汁水也。溃而腐烂，水之化也。盖所谓五行之理，过极则胜己者反来制之。故火热过极，则反兼于水化。又如盐能固物，令不腐烂者，咸寒水化制其火热，使不过极，故得久固也，万物皆然。

诸湿肿满，皆属脾土

地之体也，土湿过极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故长夏属土，则万物隆盛也。

诸气膈郁病痿，皆属肺金

膈，谓膈满也。郁，谓奔迫也。痿，谓手足无力以运动也。大抵肺主气，气为阳，阳主轻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则其气膈满奔近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不能运动，由肺金本燥，燥之为病，血液衰少，不能荣养百骸故也。经曰：目得血而能视，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而而能摄，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则雾气蒙郁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萎犹痿也。

诸寒收引，皆属肾水

收敛引急，寒之用也。故冬寒则拘缩矣。

六气为病

风类

诸暴强直，支痛痙戾，里急筋缩，皆属于风。厥阴风木，乃肝胆之气

也。

暴,卒也;强直,坚劲也;支痛,支持也;谓坚固支持,筋挛不柔而痛也。纒,缩也;戾,乖戾也;谓筋缩里急,乖戾失常而病也。然燥金主于紧敛、短缩、劲切,风木为病,反见燥金之化者,由亢则害,承乃制也。况风能胜湿而为燥也。风病势甚而成筋缓者,燥之甚也。故甚者皆兼于燥也。

热类

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如鼓,痈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瞽郁肿胀,鼻塞鼽衄,血溢血泄,淋闭身热,恶寒战栗,惊惑悲笑,谵妄,衄蔑血汗,皆属于热。少阴君火之热,乃真心小肠之气也。

喘,火气甚为夏热,衰为冬寒。故病寒则气衰而息微,病热则气盛而息粗,而为喘也。

呕,胃膈热甚则为呕,火气炎上之象也。

吐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肝木自甚,故为酸也。如饮食热则易于酸矣。或言吐酸为寒者误也。且如酒之味苦而性热,能养心火,故饮之则令人色赤气粗,脉洪大而数,语涩谵妄,歌唱悲笑,喜怒如狂;冒昧健忘,烦渴呕吐,皆热症也。其吐必酸,为热明矣。况热则五味皆厚,经曰:在地为化,化生五味。故五味热食则味皆厚也,是以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脾热则口甘,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或口淡者,胃热也。胃属土,土为万物之母,胃为五藏之本,故伤生冷坚硬之物,则令人噫醋吞酸,犹寒伤皮毛,能令阳气壅滞而为病热也。俗医妄以为冷,主温和脾胃而复愈者,犹伤寒用麻黄、桂枝药发表,令汗出而愈也。若吐酸不已,则不宜温之,当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所以中酸而不宜食油腻之物者,盖因能令气之壅塞也。

暴注,卒泻也。肠胃热甚而传化失常,火性疾速故也。

下迫,里急后重也。火能燥物,能令下焦急迫也。

转筋,热燥于筋而筋转也。或言转筋为寒者,误也。所谓转者,动也。阳动阴静,热证明矣。霍乱吐泻之人,必有转筋之症。大法吐泻烦

渴为热,不渴为寒。霍乱转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或曰以温汤渍之则愈,以冷水沃之则剧,何也?盖温汤能令腠理开发,热气消散,转筋即止。冷水能令腠理闭塞,热气郁塞,转筋不止。世俗见温汤渍之而愈,妄疑为寒也。

小便浑浊,天气寒则水清洁,天气热则水浑浊。如清水为汤,则自浑浊也。

腹胀大鼓之如鼓,气为阳,热甚则气盛,故腹胀满也。

痈,浅而大也。《经》曰:热胜血则为痈脓也。

疽,深而恶也。疡,有头小疮也。疹,浮小隐疹也。

瘤气、赤瘤、丹熲,热胜气也。

结核,热气郁结,坚硬如中核也。不必溃发,但令热气散,自然消也。

吐下霍乱,三焦为水谷转化之道路,热气甚则传化失常,而吐泻霍乱也。或言吐泻为寒者,误矣。大法吐泻烦渴为热,不渴为寒。或热吐泻,如得之亦有不渴者,若止则亡液而后必渴。或寒不渴,若亡津液过多则亦燥而渴也。大抵完谷不化而色白,吐利腥秽,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涩,身凉不渴,脉沉细而迟者,寒证也。

如小儿病热吐利,乳未消而色尚白,不可便言为寒,当以饮食药物之色别之。若谷虽不化而色变非白,小便赤黄,吐利烦渴,脉洪大而数者,热证也。

盖泻白为寒,余皆为热。泻白者,肺金之色也,由寒水甚而制火,不能平金,肺金自甚,故色白也。

泻青者,肝木之色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肝木自甚,故色青也。如伤寒少阴下利清水,色纯青,仲景以大承气汤下之,为热明矣。

泻黄者,脾土之色也,由火盛水衰,脾土自旺,故色黄也。

泻红者,心火之色也。

泻黑者,肾水之色也。由亢则害,承乃制。火热过极,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下痢色黑者,即死。

又如疮疖皆属火热,其本一也,其标则有五焉。以其在皮肤之分,

属肺金,故出白脓;以其血脉之分,属心火,故为血疔;以其在肌肉之分,属脾土,故出黄脓;以其在筋之分,属肝木,故其脓色带苍;深至骨,属肾水,故紫黑血也。若以下痢黑者为寒,然则疮疖之出紫黑血者亦为冷欤?又如前痢,本湿热之相兼也,举世皆言赤痢为热,白痢为寒者,误之久矣。殊不知阴阳之道,犹权衡也,一高则必一下,一盛则必一衰。故阳盛者阴必衰,阴盛者阳必衰,自然之理也。岂有阴阳二气俱盛于肠胃,而同为赤白之痢乎?夫痢何也,盖因六七月间,世之谷肉果菜湿热太甚,人食之感其毒气,于肠胃而化为污水,腐烂为脓血,而下赤白也。治痢之法,当以苦寒之药治之。如晋朝钱仲阳处香连丸以治小儿之痢,深得玄理。木香苦温,黄连苦寒,苦能燥湿,寒能胜热,温能开发脾胃之郁结,愈痢多矣。今世俗医,但以辛热姜桂之药以治诸痢,病之微者,能令肠胃开通,郁结消散,苟获一愈。病之甚者,拂热不开,痢疾转甚,轻则为小溲不通、水肿之疾,重则为瞽乱之病而死矣,深可叹哉!又如妇人赤白带下之病,同乎痢也。盖人有十二正经脉,有奇经八脉。带脉者,奇经之一也,起于季胁,回身一周,如束带然。妇人下焦湿热太甚,津液涌溢,从带脉淋漓而下也。举世皆言白带为寒者,亦误矣。凡病此者,必头目昏眩,口苦舌干,咽嗑不利,小便赤涩,大便闭滞,脉实而数,皆热症也。治带下之法,亦以辛苦寒药为主,不可骤用燥热之药,以损人生命也。又如酒蛊而大便濡泄者,亦中湿热也,或水肿,或发黄,皆湿热也。呜乎!人既有形,不能无病,有生不能无死。然医者,但当按法治之,若标本不明,阴阳不审,误投汤药,实实虚虚而死者,是谁之过欤?故曰:世无良医,枉死者半,诎不诬矣。

瞽,神昏而气浊也。

郁,热极则腠理郁结而气道不通也。

肿胀,阳热太甚,则肿满饱胀也。如六月底物隆盛,肿胀之象明可见矣。

鼻塞,谓鼻塞也。伤风寒于腠理而为鼻塞,寒能收敛,阳气不通畅也。人侧卧则下窍通利,上窍反塞者,谓阳之经左右相交于鼻也。

衄,鼻中出清涕也。衄,鼻出血也。血溢,血出于上窍也。

血泄,血出于下窍也。淋,热客膀胱,小便涩痛也。或曰小便涩而不通为热,遗洩不禁为冷。岂知热甚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极甚,气液不能宣通,故痿痹而神无所用,津液渗入膀胱而为洩也。如伤寒少阴热极则遗洩,其理明矣。世传众方,又有冷淋之说,可笑也。已极观其所治之方,还用榆皮、瞿麦苦寒之药,其说虽妄,其方乃是。由不知造化变通之理,宜半认是而作非也,学不明而欲为医,难矣哉!

闷,大便涩滞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肝木生风,风能胜湿,热能耗液故也。

身热恶寒,邪热在表而反恶寒也。故仲景治伤寒之法,以麻黄汤汗之。或曰:寒在皮肤则热在骨髓,热在皮肤则寒在骨髓,此说非也。

战栗,谓火热过极,仅兼水化制之,故战栗而动摇也。伤寒日深,大汗将出,必先战栗,热极故也。人恐惧而战栗者,恐则伤肾,水衰故也。

惊,必卒动而不定也。惑,疑惑而志不一也。

悲,谓心血盛则凌金,金不受制,故发悲哭也。悲哭而涕泪俱出者,如火炼金,反化为水也。是以肝热甚则出泣,心热甚则出汗,脾热甚则出涎,肺热甚则出涕,肾热甚则出唾。犹夏热太盛,则林木流津也。

笑,心火热盛,喜志发也。或以轻手扰人胁肋腠腋,令痒而笑者,扰乱动挠,火之化也。

谵,多言也。心热神乱则语言妄出也。

妄,狂妄也。心热神昏则目有所见也。

衄蔑血汗,谓鼻出黑血也。

湿类

诸痉强直,积饮,痞膈中满,吐下霍乱,体重胛肿,肉如泥,按之不起,皆属于湿,太阴湿土,乃脾胃之气也。

痉,痊也。强直,谓强项也。太阳经中湿,则令人项强,有汗者曰阴痉,仲景所谓柔痉是也。无汗者曰阳痉,仲景所谓刚痉是也。

积饮,谓留饮也。痞,否也,谓气不升降也。如否卦,阳在上,阴在下,则天地闭塞矣。隔,阻滞也,肠胃湿甚则传化失常也。中满,土位中央,湿则令人中焦满也。

体重,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湿土为病,体重宜也。

胛肿,湿胜于下也。肉如泥,按之不起,湿胜于身也。

火类

诸热瞀瘛,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惊骇,胛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慄如丧神守,噎呕疮疡,喉痹耳鸣及聋,呕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暴病暴死,皆属于火。少阳相火乃心胞络三焦之气也。

瞀,昏也,君火化同。瘛,热令肌肉跳动也。

暴暗,卒症也,心火热盛,上克肺金,不能发声也。

冒昧,昏愤也。躁扰,谓热盛于外,手足不宁也。

狂越,谓乖越礼法而失常也。《经》曰: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骂詈不避亲疏,热极故也。骂詈,言之恶也,水数一,道近而善。火数二,道远而恶。心火热极则发恶言也。

惊骇,君火化同。胛肿,热胜于内也。疼酸,酸痛者,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故也。气逆冲上,火气炎上也。

禁慄如丧神守,慄,战栗也。禁,冷也。丧神守,火极而似水化也。

噎,鼻中因痒而气喷作于声也。呕、疮疡,君火同化。

喉痹,热客上焦而咽嗌肿也。耳鸣,热冲听户,耳中作声也。

聋,水衰火盛,气道闭塞,耳不闻声也。微则可治,久则难通。呕涌溢食不下,胃隔热盛,火气炎上之象也。

目昧不明,五藏热极,则目昏不能视物也。

暴注、卒泻,君火化同。瞤瘛,惕跳而肉动也。

暴病暴死,火性疾速故也。由其平日饮食、衣服、性情好恶,不循其宜而失其常,久则气变兴衰而为病也。盖因肾水衰虚,心火暴盛,水不能治之,热气怫郁,心神昏冒,则筋不用,卒倒而无所知也。若热甚至极则死,微则发过如故,俗云暗风。若气血郁结不得宜通,郁极乃发,若一侧得通利。否者,痹而瘫痪也。

燥类

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阳明燥乃肺与大肠之气也。

涩,遍身涩滞不滑泽也。枯,不荣生也。涸,不通流也。

干,不滋润也。劲,不柔和也。

皴揭,皮肤开裂也,皆血液病尔。

寒类

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癥瘕痃疔,坚痞,腹满急痛,下痢清白,食已不饥,吐利腥秽,屈伸不变,厥逆禁固,皆属于寒。足太阳寒水,乃肾与膀胱之气也。

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如天气寒则水自然澄清也。

癥,气聚之积,或聚或散,无有常处也。

瘕,血结之块,盖由女子月水沉滞,久而成瘕也。《经》曰: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瘕,为沉。然则血瘕亦有热者也,当以标本明之。

痃疔,足厥阴经受寒则阴肿也。

坚痞、腹满急痛,如水寒则冰坚硬如地也。下利清白,水寒则清净明白也。

食已不饥,胃热能消谷,寒则不能消谷,虽已而亦不饥也。

吐利腥秽,寒水甚而制火,不能平金,肺金自盛,故水腥也。

屈伸不变、厥逆禁固,谓手足蜷挛而冷也。

亢则害承乃制体用说

夫气淫太过曰亢则害,物极而得复则曰承乃制也。盖阴阳附藏,平气以为和,五行偏胜而为眚。轩岐法则天地,把握阴阳,人禀太极全体至理而生成者也。故《内经》所言:君火之下,阴精承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木气之下,金气承之;水气之下,土气承之;土气之下,木气承之者,谓土必克水,以水之子木也,承于土之下,此乃先天和平之配偶耳。经言亢则害,承乃制者,谓其亢之为害,必得受害者之子以承其胜而制之也,即子复母雠之义耳。原夫木极似金,火极似水,土极似木,金极似火,水极似土。如风木为病,掉眩甚则肢体拘挛,刚劲而不能动,动极静也。火之太过则毁木金溶,人为渴汗。土极之病,肉瞤、筋惕、慢惊瘈瘲之类,静极动也。金暴敛则反热,水极则冰凝如石,人病则收引癥结。时工昧知阴阳生杀之机,不究火亢则害阴金,症出战栗恶寒,当辨目之

黄赤,口之干渴,二便通塞,脉之迟数,以别是是非非,庶无误人之弊。设若口燥、便赤、脉不迟,纵寒战之甚急,宜清凉为当。时医辄见战栗厥逆恶寒,不谙厥深热亦深之理,径投热药,则如《伤寒赋》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又有阴症似阳者,亦有僂言妄语,欲奔泥水中,但不甚渴,便清脉迟,俗工认为阳治。《赋》亦云:承气入胃,阴盛乃亡。凡为良医者,须博理广见可也,所以承气、解毒等汤,可以治似阴之症。理中、四逆等汤,可疗似阳之急。庸常昧知亢极之变,误指附子可以治热病,凉药可以疗寒厥。殊不知有义理当然而用之也。吁,附子、承气备为明医以救人,何期又为庸医之杀人?仁人君子,其亢则害承乃制之理,岂容不加究此心哉!且如杂症,木亢则害其土也,土受木之克害,则不善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故为膈噎中满等症生焉。其所承于木之下者肺金也,土之子,缘肺金主气,气属阳,阳行健,其播敷运化,气之力也。肺金大肠职司传送,今夫木之亢也,则侮金而害土。必当扶土之子,金气之壮,则能制其木之过,所以法当资益肺金之气,则木可平而土可保矣。夫反以耗气散气之药,则金益衰而木愈克,可胜惜哉!又如火亢则害其肺金,金受火克之极,病则恶寒战栗而发晚热咳渴,直俟夜半之后,气血传过肺经,得微汗方解,此系承乃制之义也。苟不扶木以济金,则元气日索矣。法当培其阴精真水,以御君相二火之暴,则恶寒退而潮热减,自汗而凉,正气回也。人或以辛甘之剂,兼以解散疗之,则精液愈涸而真精愈竭,则虚其虚也。余可类推,人身安危之机,在于阴阳互藏以为和,否则五行更胜,克害而生病也。故经曰:气之胜者,则薄其所不胜而害其所胜。嗟夫,亢之所以为害,责在承之不足而起之也,确乎论欤。致中和以全生者,良医也。《大易》曰:造物不致终穷,其久病有待时令迁转而承乃制,而自愈矣。如伤寒待日期传过而凉者,即承乃制而痊也,此造物化工之妙耳。僻处乏医,则从《汉书》有云:不药当中医可也,与其亢则害承乃制之说略乎论次。

临证五藏五行生克

肺:本藏自病,肺气不足,肺阴不足。

相生关系:金病及土。

相克关系:金盛乘木,金旺火郁。

火旺金囚,木旺金伤。

心:本藏自病,心阴血虚,心火上炎,心气不足,心阳不足。

相生关系:火盛乘土,火盗木气,

火不生土,木病火衰。

相克关系:火盛乘金,火旺水枯。

水盛克火,火衰金寒。

脾:本藏自病,脾虚气陷,食滞胃脘。

相生关系:土旺及金,土病及火。

土不生金,土虚火衰。

相克关系:土盛乘水,土弱木郁。

土虚水泛。

肝:肝藏自病:肝阳上亢,肝气不舒,肝阴血虚。

相生关系:木旺生火,木病及水。

木不生火,木衰水亏。

相克关系:木盛乘土,木火刑金,

金胜克木。木弱土郁。

肾:肾藏自病:肾阴亏损,命门火衰,肾气不足。

相生关系:水不涵木,水虚金病。

相克关系:水盛火衰,水盛土崩。

水虚土旺,水弱火旺。

伤寒六经辨治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太阳表虚有汗,用桂枝汤。

太阳表实无汗,用麻黄汤。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桂枝葛根汤。

太阳病如疟状,用桂枝麻黄各半汤。

太阳病汗漏不止，屈伸不利，桂枝加附子汤。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阳明病，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阳明病，腹满潮热便硬，大承气汤主之。

阳明病，潮热，便微硬，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与小承气汤。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脉沉紧者，小柴胡汤。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自利不渴者，当温之，宜四逆辈。

腹满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口中和，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吐利，手足逆冷，烦燥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脉微而厥，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通脉四逆汤主之。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第六章 本草五行

本草五行论

李时珍曰：水者，坎之象也。其体纯阴，其用纯阳。上则为雨露霜雪，下则为海河泉井。流止寒温，气之所钟既异；甘淡咸苦，味之所入不同。是以昔人分别九州水土，以辨人之美恶寿夭。盖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故曰：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然则水之性味，尤慎疾卫生者之所当潜心也。

李时珍曰：水火所以养民，而民赖以生者也。本草医方，皆知辨水而不知辨火，诚缺文哉。火者南方之行，其文横则为离卦，直则为火字，炎上之象也。其气行于天，藏于地，而用于人。太古燧人氏上观下察，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使无腹疾。周官司烜氏以燧取明火于日，鉴取明水于月，以供祭祀。司燿氏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曲礼云：圣王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则古先圣王之于火政，天人之间，用心亦切矣，而后世慢之何哉？

阳火，阴火

〔集解〕李时珍曰：火者五行之一，有气而无质，造化两间，生杀万物，显仁藏用，神妙无穷，火之用其至矣哉。愚尝绎而思之，五行皆一，惟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其纲凡三，其目凡十有二。所谓三者，天火也，地火也，人火也。所谓十有二者，天之火四，地之火五，人之火三也。试申言之，天之阳火二：太阳，真火也；星精，飞火也。赤物噉噉，降则有灾，俗呼火殃。天之阴火二：龙火也，雷火也。龙口有火光，霹雳

之火，神火也。地之阳火三：钻木之火也，击石之火也，戛金之火也。地之阴火二：石油之火也，水中之火也。江湖河海，夜动有火。或云：水神夜出，则有火光。人之阳火一，丙丁君火也。心、小肠，离火也。人之阴火二：命门相火也，起于北海，坎火也，游行三焦，寄位肝胆。三昧之火也。纯阳，乾火也。合而言之，阳火六，阴火亦六，共十二焉。诸阳火遇草而炳，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故人之善反于身者，上体于天而下验于物，则君火相火正治从治之理，思过半矣。此外又有萧丘之寒火，萧丘在南海中，上有自然之火，春生秋灭。生一种木，但小焦黑。出抱朴子外篇。又陆游云：火山旅，其地耕耘深入，则有烈焰，不防种植，亦寒火也。泽中之阳焰，状如火焰，起于水面，出《素问》王冰注。野外之鬼磷，其火色青，其状如炬，或聚或散，俗呼鬼火，或云：诸血之磷光也。金银之精气，凡金银玉宝，皆夜有火光，此皆似火而不能焚物者也。至于樟脑、猾髓，皆能水中发火，浓酒、积油，得热气则火自生。烧酒、醇酒，得火气则自焚。油满百石，则火自生。油纸、油衣、油铁，得热蒸激，皆自生火也。南荒有厌火之民，国近黑昆仑，人能食火炭，还有食火之兽，《原化记》云：祸斗兽，状如犬而食火，粪复为火，能烧人屋。西戎有食火之鸟。火鸦蝙蝠，能食焰烟，火龟火鼠，生于火地。此皆五行物理之常，而乍闻者目为怪异，盖未深诣乎此理故尔。复有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入金石无碍，步日月无影。斯人也，与道合真，不知其名，谓之至人。蔡九峰止言木火、石火、雷火、水火、虫火、磷火，似未尽该也。震亨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动者，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木而肾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以

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地也。然而东垣以火为元气之贼,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者,何哉?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而动,即内经五火也。五性厥阳之火,与相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周子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夫人心听命而又主之以静,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尔,何贼之有?或曰:内经止于六气言火,未言及脏腑也。曰: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病浮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是也。刘河间云:诸风掉眩属于肝,风火也;诸气膈郁属于肺,燥火也;诸湿肿满属于脾,湿火也。诸痛痒疮属于心,郁火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以陈无择之通敏,犹以暖湿为君火,日用之火为相火,无怪乎后人之聾瞽也。

李时珍曰:土者五行之主,坤之体也。具五色而以黄为正色,具五味而以甘为正味。是以禹贡辨九州之土色,周官辨十有二壤之土性。盖其为德,至柔而刚,至静有常,兼五行生万物而不与其能,坤之德其至矣哉。在人则脾胃应之,故诸土入药,皆取其裨助戊己之功。

李时珍曰: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大则为岩严,细则为砂尘。其精为金为玉,其毒为砒为砒。气之凝也,则结而为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其变也:或自柔而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而静,草木成石是也;飞走含灵之为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自无形而成有形也。大块资生,鸿钧炉鞴,金石虽若顽物,而造化无穷焉。身家攸赖,财剂卫养,金石虽曰死瑶,而利用无穷焉。是以禹贡、周官列其土产,农经、轩典详其性功,亦良相、良医之所当注意者也。乃集其可以济

国却病者为金石部,分为四类:曰金,曰玉,曰石,曰卤。

李时珍曰: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茎,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金、木、水、火、土。五气焉,香、臭、臊、腥、膻。五色焉,青、赤、黄、白、黑。五味焉,酸、苦、甘、辛、咸。五性焉,寒、热、温、凉、平。五用焉,升、降、浮、沉、中。炎农尝而辨之,轩岐述而著之,汉、魏、唐、宋明贤良医代有增益。但三品虽存,淄澠交混,诸条重出,泾渭不分。苟不察其精微,审其善恶,其何以权七方、衡十剂而寄死生耶?于是剪繁去复,绳缪补遗,析族区类,振纲分目。除谷、菜外,凡得草属之可供医药者分为十类:曰山,曰芳,曰隰,曰毒,曰蔓,曰水,曰石,曰苔,曰杂,曰有名未用。(《本草纲目》)

本草药论

夫药者,天地间之万物也。昔古神农,悯苍生之疾苦,格物理之精微,其用心可为仁矣。故本草药品虽多,然其味不过五,乃甘、辛、咸、苦、酸也。而其性不过六,湿、凉、补、泻、升、降者也。且甘辛温补升者,阳也;苦咸凉泻降者,阴也。淡渗泄而属阳,酸性阳而味阴。故药有纯阳者,有纯阴者,有阴中之阳,有阳中之阴。有专用其气者,有独用其味者。大抵味之厚者必补,气之重者必降,味淡则泻,性轻则升。升者治在上、在表之病;降者治在下、在里之疾。诸寒凉者治乎血热,诸温热者治乎气郁、气虚。润以濡燥,涩以收湿,又甘为诸补之原,苦为诸泻之本。辛香者,亦升泄之类;酸咸者,皆补降之属。

所谓补者,性味各有所补;而其泻者,亦各有所泻。然补中有泻,而泻中有补。如酸入肝,生津以制燥;至苦入心,滋阴以降火;辛能润肺以退寒;咸可坚肾以御热。如欲去其邪,在使复其正。泻阳有以补阴,泻阴有以补阳。降则通其自升,升则欲其自降。惟病有兼成,而法当合用。故方有奇偶,而药有君臣。制之以散者散也;或成之以铤者镇也。

用汤者荡也,取气味荡漾而无所不至;用丸者缓也,取气味缓达而有所及远。汤有生熟,泻则宜生,补则宜熟。丸有大小,病在上者宜小,



俱服于食后,或散末以轻调,或含丸以缓化;病在下者宜大,俱服于食前,或药后以食压,或汤药以顿服。吞补剂于早于未语之前,服疾药当脱衣临卧之际,郁气妙舐嚼之方,温症利丸散之功。凡用甘草者,解诸药毒,取甘以缓脾;剂投生姜者,行诸药力,取辛以开胃。

故病以脾胃为主,始得以攻病之力。用酒者,欲其上达;用盐者,取其下行。丸和蜡者,以横其毒;裹用蜡者,以藏其气。水丸求其速化以清利,蜜丸取其缓行以滋润。用新者速其功,用陈者远其毒。调脾胃之药丸,宜五谷和气血之剂,利用醋酒炒以缓其性,泡以剖其毒,浸能滋阴,炼可助阳,但制有太过不及之弊。忌用者,相反相恶之情。

有疗之于理者,有疗之以意者,又有不药之术,出乎才智之巧,如针灸、薰熨、淋渍之类,治六淫外病之药也。有以人事真伪之机,委曲旁求之变,动人耳目,移病者之心志,郁者散之,散者郁之,劳者逸之,静者动之,乃治七情内病之药也。致有引运行调乎饮食起居,存中正之心,无欺妄之忧者,乃修养之药也。故药者,非徒药物之为药,而人事所宜之间,莫不为之药也。

古有剖积吐利蛇虫鱼鳖等法,有真有假,真固能去其病,假亦可治其疾。故世之引媚淫神,符师厌穰,异端虚巫,固虽出诳诱之事,亦或能解其病,但世迷而成俗,反致耽误,何其不明理之甚哉?间或有好异之士,亦乃君民邪胜之灾,实无能以治正病,反有以起其邪感。所以天下之理,有常有变,常者人事之大义,变者异端之虚妄。如人之有邪术者,妖也;而物之有灵异者,情也;曰神者,清阳之所化;异者,阴气之所成。四者虽殊,然其变则一也。

且人身之疾,有正有邪,正者气血之本病,邪者莫测之怪疾,如狐媚、妖惑、蛟蜃、射影、鬼魅、中恶、传尸之类也。大抵妖不胜正,而明足以通神。精乃形之灵,畏秽浊厉之物,惧有毒以伤其体。故狐媚利猎犬,厌恶之制也。畏乃无形之气,畏清辛、清阳之药,惧有声能破其气,治鬼魅因以焚香击鼓之法也。昔古针能愈鬼,而药可驱瘟,灸邪祟于鬼眼,知病厄于膏肓,烹白衣之丈男,毁土木之侍女,此乃前贤经验之传,以为后学怪治之则也。

本草五味五行

火中火,苦涩辛温,艾也。火中水,苦辛而凉,莹也。火中土,苦辛大热,薊也。苦平,女贞也。火中木,淡苦温热,桂之枝也。火中金,苦辛热,雄黄也。甘辛凉,通木也。火性炎上,遇物则赖。

火中火,苦寒,黄连,黄芩也。火中水,苦咸而涩,黄柏也。火中土,微苦而辛温,丹参也。火中木,微甘而酸,枣仁也。苦酸甘寒,栝楼根也。火中金,苦辛温,虎掌苗也。寒利,大戟也。辛苦大燥,礞砂也。火性苦烈,赖之则降。

水中水,苦而咸寒,消盐也。咸凉,蛭也。火者苦辛而燥,卤也。土者苦淡甘平涩,葛也。木者咸微酸濡,续断也。金者辛甘而淡利,马泻也。水中水,大辛而燥,斥也。火者咸辛而酸泻,土硝也。土者辛苦寒利,大黄也。木者淡微酸苦而温疎,荜也。金者苦微辛而柔濡,朴也。旋华之性,半阴半阳,浮华曰石,半金半水,此水之大味也。

土中土,甘甜微辛温,苕,芪,空清也。火者,辛苦甘热,木藿也。水者,甘微咸凉,藿也。甘咸而平,蒲也。木者甘淡微酸,曾青、苓也。金者甘微辛温,党参、桔梗也。甘辛而平,黄、苑葵、石脂、鳞石、石英、余粮、菖也。土中土,甘甜微温,枣也。火甘辛微苦热,桂也。甘苦寒,贝母也。甘苦平,田漆也。水甘苦微咸寒,竹沥也。木甘淡微酸,葛也。金甘微酸寒,茅根、菴也。

木中木,苦辛酸温敛,寄生也。火酸微辛大热,硫也。水者酸微苦寒,棟实、矾石、蓝根、苔也。酸微咸平,茱也。土者酸微甘淡凉,芍药也。酸甘生冷灸温,山楂也。金者酸辛凉,酢朴也。辛微酸温,五加也。苦淡微辛凉,柴胡也。

木中木,酸平濡,五倍也。土者酸甘温,无翼矢也。甘酸热而濡,山药也。金者酸濡微苦咸辛温,五味子也。火者酸辛而凉,楸也。水者酸微辛而苦寒,石胆也。

金中金,辛淡微苦温散,麻也。火者,辛苦温,豕根也。水者辛酸寒,冀也。土者辛微苦平,菟也。木者辛烈微咸,故脂也。

金中金,辛微苦温,蜀羊泉也。火者辛微苦温,巴戟天也。水者辛微苦寒,卷柏也。辛寒有毒,藜芦也。土者微酸甘平,鬼督邮也。辛微甘寒,牡丹皮也。木者辛微甘温,藟也。

所以頼者,气也;所以理者,味也。气之所归,味之所化,治之要矣。藏有所归,治有别取,腑有所頼,克则为据,气有所通,无以恒用,时有所异,权衡规矩,物有功利,不夺其机,则为当而已。

采药分六气岁物

岐伯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清毒不生。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寒毒不生。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燥毒不生。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寒毒不生。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湿毒不生。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热毒不生。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言盈虚病生之绪。本乎天者天之气,本乎地者地之气。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岁物者,天地之专精也。非司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王冰曰:化于天者为天气,化于地者为地气。五毒皆五行之气所为,故所胜者不生,惟司天在泉之所生者其味正。故药工专司岁气;所收药物,则所主无遗略矣。五运有余,则专精之气,药物肥浓,使用当其正气味也。不足则药不专精而气散,物不纯,形质虽同,力用则异矣。故天气淫于下,地气淫于内者,皆以所胜平治之,如风胜湿、酸胜甘之类是也。

李杲曰:夫药有温、凉、寒、热之气,辛、甘、淡、酸、苦、咸之味也。升、降、浮、沉之相互,厚、薄、阴、阳之不同。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焉。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气象天,温热者天之阳,凉寒者天之阴;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也。味象地,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也。气味薄者,轻清成象,本乎天者亲上也。气味厚者,重浊成形,本乎地者亲下也。好古曰:本草之味

有五,气有四。然一味之中有四气,如辛味则石膏寒、桂附热、半夏湿、薄荷凉之类是也。夫气者天也,温热天之阳,寒凉天之阴;阳则升,阴则降。味者地也,辛、甘、淡地之阳,酸、苦、咸地之阴;阳则浮,阴则沉。有使气者使味者,气味俱使者,先使气而后使味者,先使味而后使气者。有一物一味者,一物三味者;一物一气者,一物二气者。或生熟异气味,或根苗异气味。或温多而成热,或凉多而成寒,或寒热各半而成温。或热者多,寒者少,寒不为之寒;或寒者多,热者少,热不为之热,不可一途而取也。或寒热各半,昼服则从热之属而升,夜服则从寒之属而降,或晴则从热,阴则从寒,变化不一如此。况四时六位不同,五运六气各异,可以轻用为哉。

《六节藏象论》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又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王冰曰:五气者,臊气凑肝,焦气凑心,香气凑脾,腥气凑肺,腐气凑肾也。心荣色,肺主音,故气藏于心肺,而明色彰声也。气为水之母,故味藏于肠胃而养五气。孙思邈曰:精以食气,气养精以荣色;形以食味,味养形以生力。精顺五气以灵,形受五味以成。若食气相反则伤精,食味不调则损形。是以圣人先用食禁以存生,后制药物以防命,气味温补以存精形。(《本草纲目》)

五味宜忌

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味各有所利,四时五藏,病随所宜也。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骨气以精,长有天命。又曰: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二气常存。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

五欲:肝欲酸,心欲苦,脾欲甘,肺欲辛,肾欲咸,此五味合五藏之气也。

五宜：青色宜酸，肝病宜食麻、犬、李、韭。赤色宜苦，心病宜食麦、羊、杏、薤。黄色宜甘，脾病宜食粳、牛、枣、葵。白色宜辛，肺病宜食黄黍、鸡、桃、葱。黑色宜咸，肾病宜食大豆黄卷、猪、栗、藿。

五禁：肝病禁辛，宜食甘：粳、牛、枣、葵。心病禁咸，宜食酸：麻、犬、李、韭。脾病禁酸，宜食咸：大豆、豕、栗、藿。肺病禁苦，宜食苦：麦、羊、杏、薤。肾病禁甘，宜食辛：黄黍、鸡、桃、葱。思貌曰：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夏宜省苦增辛以养肺，秋宜省辛增酸以养肝，冬宜省咸增苦以养心，四季宜省甘增咸以养肾。时珍曰：五欲者，五味入胃，喜归本藏，有余之病，宜本味通之。五禁者，五藏不足之病，畏其所胜，而宜其所不胜也。

五走：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多食令人癢。酸气涩收，胞得酸而缩卷，故水道不通也。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多食令人变呕。苦入下脘，三焦皆闭，故变呕也。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多食令人惋心。甘气柔润，胃柔则缓，缓则虫动，故惋心也。辛走气，气病毋多食辛，多食令人洞心。辛走上焦，与气俱行，久留心下，故洞心也。咸走血，血病毋多食咸，多食令人渴。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汁注之，故咽路焦而舌本干。九针论作咸走骨，骨病毋多食咸。苦走血，血病毋多食苦。

五伤：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

五过：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肉胝皱而唇揭。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皮槁而毛拔。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平，骨痛而发落。味过于辛，筋脉沮绝，精神乃失，筋急而爪枯。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脉凝涩而变色。时珍曰：五走五伤者，本藏之味自伤也，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也。五过者，本藏之味伐其所胜也，即藏气偏胜也。

五味偏胜

岐伯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王冰

曰：入肝为温，入心为热，入肺为清，入肾为寒，入脾为至阴而四气兼之，皆为增其味而益其气。故各从本藏之气，久则从化。故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从苦化也。余味仿此。气增不已，则藏气偏胜，必有偏绝；藏有偏绝，必有暴夭。是以药不具五味，不备四气，而久服之，虽暂获胜，久必致夭。故绝粒服饵者不暴亡，无五味资助也。李杲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阳剂刚胜，积若燎原，为消狂痈疽之属，则天癸竭而荣涸。阴剂柔胜，积若凝水，为洞泄寒中之病，则真火微而卫散。故大寒大热之药，当从权用之，气平而止。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夭之由也。

标本阴阳

李杲曰：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藏属阴为本；藏腑在内为本，十二经络在外为标。而藏腑阴阳气血经络又各有标本焉。以病论之，先受为本，后传为标。故百病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否则邪气滋甚，其病益蓄。纵先生轻病，后生重病，亦先治其轻，后治其重，则邪气乃伏。有中满及病大小便不利，则无问先后标本，必先治满及大小便，为其急也。故曰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又从前来者为实邪，后来者为虚邪。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假如肝受心火为前来实邪，当于肝经刺荥穴以泻心火，为先治其本；于心经刺荥穴以泻心火，为后治其标。用药则入肝之药为引，用泻心之药为君。经云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是也。又如肝受肾水为虚邪，当于肾经刺井穴以补肝木，为先治其标；后于肝经刺合穴以泻肾水，为后治其本。用药则入肾之药为引，补肝之药为君。经云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是也。

升降浮沉

李杲曰：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收藏成，以配四时。春升夏浮，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

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但言补之以辛、甘、温、热及气味之薄者,即助春夏之升浮,便是泻秋冬收藏之药也。在人之身,肝心是矣。但言补之以酸、苦、咸、寒及气味之厚者,即助秋冬之降沉,便是泻春夏生长之药也。在人之身,肺肾是矣。淡味之药,渗即为升,泄即为降,佐使诸药者也。用药者循此则生,逆此则死;纵令不死,亦危困矣。王好古曰:升而使之降,须知抑也;沉而使之浮,须知载也。辛散也,而行之也横;甘发也,而行之也上;苦泄也,而行之也下;酸收也,其性缩;咸软也,其性舒,其不同如此。鼓掌成声,沃火成沸,二物相合,象在其间矣。五味相制,四气相和,其变可轻用哉。本草不言淡味、凉气,亦缺文也。

味薄者升:甘平、辛平、辛微温、微苦平之药是也。

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酸温、酸平、咸平之药是也。气厚者浮:甘热、辛热之药是也。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气味平者:兼四气四味:甘平、甘温、甘凉、甘辛平、甘微苦平之药是也。

李时珍曰: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四时用药例

李时珍曰:经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又曰: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经又云: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也。昧者舍本从标,春用辛凉以伐木,夏用咸寒以抑火,秋用苦温以泄金,冬用辛热以涸水,谓之时药。殊背《素问》逆顺之理,以夏月伏

阴,冬月伏阳,推之可知矣。虽然月有四时,日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王好古曰:四时总以芍药为脾剂,苍术为胃剂,柴胡为时剂,十一藏皆取决于少阳,为发生之始故也。凡用纯寒纯热之药,及寒热相杂,并宜用甘草以调和之,惟中满者禁用甘尔。

五运六淫用药式

厥阴司天,巳亥年。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王冰注云:厥阴气未为盛热,故以凉药平之。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

少阴司天,子午年。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

太阴司天,丑未年。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身半以上,湿气有余,火气复郁,则宜解表流汗而祛之也。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少阳司天,寅申年。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气已退,时发动者,是为心虚气散不敛,以酸收之,仍兼寒助,乃能除根。热见太甚,则以苦发之。汗已便凉,是邪气尽。汗已犹热,是邪未尽,则以酸收之。已汗又热,又汗复热,是藏虚也,则补其心可也。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

阳明司天,卯酉年。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制燥之法以苦温。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宜泻必以辛。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

太阳司天,辰戌年。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苦甘,以咸泻之。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厥阴在泉,寅申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风喜温而恶清,故以辛凉胜之。佐以苦,随所利也。木苦急,以甘缓之。木苦抑,以辛散之。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

少阴左泉,卯酉年。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热性恶寒,故以咸寒。热甚于表,以苦发之;不尽,复寒制之;寒制不尽,复苦发之,以酸收之。甚者再方,微者一方,可使必已。时发时止,亦以酸收之。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太阴在泉,辰戌年。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与燥反,故以苦热。佐以酸淡,利窍也。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

少阳在泉,巳亥年。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气大行于心腹,咸性柔软以制之。以酸收其散气。大法须汗者,以辛佐之。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阳明在泉,子午年。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温利凉性,故以苦下之。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

太阳在泉,丑未年。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以热治寒,是为摧胜,折其气也。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李时珍曰:司天主上半年,天气司之,故六淫谓之所胜,上淫于下也,故曰平之。在泉主下半年,地气司之,故六淫谓之于内,外淫于内也,故曰治之。当其时而反得胜己之气者,谓之反胜。六气之胜,何以征之?燥甚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润是也。其六气胜复主客、证治病机甚详,见《素问·至真要大论》,文多不载。

六腑六藏用药气味补泻

肝胆:温补凉泻。辛补酸泻。心小肠:热补寒泻。咸补甘泻。

肺大肠:凉补温泻。酸补辛泻。肾膀胱:寒补热泻。苦补咸泻。

脾胃:温热补,寒凉泻,甘补苦泻。各从其宜。

三焦命门:同心。

张元素曰:五藏更相平也。一藏不平,所胜平之。故云安谷则昌,

绝谷则亡。水去则营散，谷消则卫亡，神无所居。故血不可不养，卫不可不温。血温气和，营卫乃行，常有天命。

五藏五味补泻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酸泻之，赤芍药。实则泻子，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虚则补母，地黄、黄檗。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以甘泻之，甘草、参、芪。实则泻子，甘草。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虚则补母，生姜。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以苦泻之，黄连。实则泻子，桑白皮。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炙甘草。以甘补之，人参。虚则补母，炒盐。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诃子。以辛泻之，桑白皮。实则泻子，泽泻。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酸补之，五味子。虚则补母，五味子。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檗、知母。以咸泻之，泽泻。实则泻子，芍药。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黄檗。虚则补母，五味子。

张元素曰：凡药之五味，随五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缓，苦主坚，咸主软。辛能散结润燥，致津液，通气；酸能收缓敛散；甘能缓急调中；苦能燥湿坚软；咸能软坚；淡能利窍。李时珍曰：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者也；其或补或泻，则因五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也；其于五藏补泻，亦迭相施用也。此特洁古张氏因《素问》饮食补泻之义，举数药以为例耳，学者宜因意而充之。

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肝及经脉

藏魂，属木，胆火寄于中，主血，主目，主筋，主呼，主怒。

本病：诸风眩运，僵仆强直惊痫，两胁肿痛，胸肋满痛，呕血，小腹疝痛痙瘕，女人经病。

标病：寒热疟，头痛吐涎，目赤面青多怒，耳闭颊肿，筋挛卵缩，丈夫疝气，女人少腹肿痛阴病。

有余泻之

泻子：甘草。

行气：香附、川芎、瞿麦、牵牛、青橘皮。

行血：红花、鳖甲、桃仁、莪术、京三棱、穿山甲、大黄、水蛭、虻虫、苏木、牡丹皮。

镇惊：雄黄、金薄、铁落、真珠、代赭石、夜明砂、胡粉、银薄、铅丹、龙骨、石决明。

搜风：羌活、荆芥、薄荷、槐子、蔓荆子、白花蛇、独活、防风、皂荚、乌头、白附子、僵蚕、蝉蜕。

不足补之

补母：枸杞、杜仲、狗脊、熟地黄、苦参、萆薢、阿胶、菟丝子。

补血：当归、牛膝、续断、白芍药、血竭、没药、川芎。

补气：天麻、柏子仁、白术、菊花、细辛、密蒙花、决明、谷精草、生姜。

本热寒之

泻木：芍药、乌梅、泽泻。

泻火：黄连、龙胆草、黄芩、苦茶、猪胆。

攻里：大黄。

标热发之

和解：柴胡、半夏。

解肌：桂枝、麻黄。

心及经脉

藏神，为君火，包络为相火，代君行令，主血，主言，主汗，主笑。

本病：诸热瞀瘵，惊惑谵妄烦乱，啼笑骂詈，怔忡健忘，自汗，诸痛痒疮疡。

标病：肌热畏寒战栗，舌不能言，面赤目黄，手心烦热，胸肋满痛，引

腰背肩胛肘臂。

火实泻之

泻子：黄连、大黄。

气：甘草、人参、赤茯苓、木通、黄檗。

血：丹参、牡丹、生地黄、玄参。

镇惊：朱砂、牛黄、紫石英。

神虚补之

补母：细辛、乌梅、酸枣仁、生姜、陈皮。

气：桂心、泽泻、白茯苓、茯神、远志、石菖蒲。

血：当归、乳香、熟地黄、没药。

本热寒之

泻火：黄芩、竹叶、麦门冬、芒硝、炒盐。

凉血：地黄、栀子、天竺黄。

标热发之

散火：甘草、独活、麻黄、柴胡、龙脑。

脾及经脉

藏意，属土，为万物之母，主营卫，主味，主肌肉，主四肢。

本病：诸湿肿胀，痞满噫气，大小便闭，黄疸痰饮，吐泻霍乱，心腹痛，饮食不化。

标病：身体浮肿，重困嗜卧，四肢不举，舌本强痛，足大趾不用，九窍不通，诸痉项强。

土实泻之

泻子：诃子、防风、桑白皮、葶苈子。

吐：豆豉、栀子、萝卜子、常山、瓜蒂、郁金、韭汁、藜芦、苦参、赤小豆、盐汤、苦茶。

下：大黄、芒硝、青礞石、大戟、甘遂、续随子、芫花。

土虚补之

补母：桂心、茯苓。

气：人参、黄芪、升麻、葛根、甘草、陈橘皮、藿香、葳蕤、缩砂仁、木

香、扁豆。

血：白术、苍术、白芍药、胶饴、大枣、干姜、木瓜、乌梅、蜂蜜。

本湿除之

燥中宫：白术、苍术、橘皮、半夏、吴茱萸、南星、草豆蔻、白芥子。

洁净府：木通、赤茯苓、猪苓、藿香。

标湿渗之

开鬼门：葛根、苍术、麻黄、独活。

肺及经脉

藏魄，属金，总摄一身元气，主闻，主哭，主皮毛。

本病：诸气贲郁，诸痿喘呕，气短，咳嗽上逆，咳唾脓血，不得卧，小便数而欠，遗失不禁。

标病：洒淅寒热，作风自汗，肩背痛冷，臑臂前廉痛。

气实泻之

泻子：泽泻、葶苈子、桑白皮、地骨皮。

除湿：半夏、白矾、白茯苓、薏苡仁、木瓜、橘皮。

泻火：粳米、石膏、寒水石、知母、诃子。

通滞：枳壳、薄荷、干生姜、木香、厚朴、杏仁、皂荚、桔梗、紫苏梗。

气虚补之

补母：甘草、人参、升麻、黄芪、山药。

润燥：蛤蚧、阿胶、麦门冬、贝母、百合、天花粉、天门冬。

敛肺：乌梅、栗壳、五味子、芍药、五倍子。

本热清之

清金：黄芩、知母、麦门冬、栀子、沙参、柴苑、天门冬。

本寒温之

温肺：丁香、藿香、款冬花、檀香、白豆蔻、益智、缩砂、糯米、百部。

标寒散之

解表：麻黄、葱白、紫苏。

肾及经脉

藏志，属水，为天一之源，主听，主骨，主二阴。

本病：诸寒厥逆，骨痿腰痛，腰冷如冰，足胫肿寒，少腹满急疝瘕，大便闭泄，吐利腥秽，水液澄彻清冷不禁，消渴引饮。

标病：发热不恶热，头眩头痛，咽痛舌燥，脊股后廉痛。

水强泻之

泻子：大戟、牵牛。

泻腑：泽泻、猪苓、车前子、防己、茯苓。

水弱补之

补母：人参、山药。

气：知母、玄参、补骨脂、砂仁、苦参。

血：黄檗、枸杞子、熟地黄、锁阳、肉苁蓉、山茱萸、阿胶、五味子。

本热攻之

下：伤寒少阴证，口燥咽干，大承气汤。

本寒温之

温里：附子、干姜、官桂、蜀椒、白术。

标寒解之

解表：麻黄、细辛、独活、桂枝。

标热凉之

清热：玄参、连翘、甘草、猪肤。

命门

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铅，主三焦元气。

本病：前后癰闭，气逆里急，疝痛奔豚，消渴膏淋，精漏精寒，赤白浊，溺血，崩中带漏。

火强泻之

泻相火：黄檗、知母、牡丹皮、地骨皮、生地黄、茯苓、玄参、寒水石。

火弱补之

益阳：附子、肉桂、益智子、破故纸、沉香、川乌头、硫黄、天雄、乌药、阳起石、舶茴香、胡桃、巴戟天、丹砂、当归、蛤蚧、覆盆。

精脱固之

涩滑：牡蛎、芡实、金樱子、五味子、远志、山茱萸、蛤粉。

三焦及经脉

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

本病：诸热瞀瘵，暴病暴死暴暗，躁扰狂越，谵妄惊骇，诸血溢血泄，诸气逆冲上，诸疮疡痘疹瘤核。

上热则喘满，诸呕吐酸，胸痞胁痛，饮食不消，头上出汗。

中热则善饥而瘦，解亦中满，诸胀腹大，诸病有声，鼓之如鼓，上下关格不通，霍乱吐利。

下热则暴注下迫，水液浑浊，下部肿满，小便淋沥或不通，大便闭结下痢。

上寒则吐饮食痰水，胸痹，前后引痛，食已还出。

中寒则饮食不化，寒胀，反胃吐水，湿泻不渴。

下寒则二便不禁，脐腹冷，疝痛。

标病：恶寒战栗，如丧神守，耳鸣耳聋，嗌肿喉痹，诸病浮肿，疼酸惊骇，手小指次指不用。

实火泻之

汗：麻黄、柴胡、葛根、荆芥、升麻、薄荷、羌活、石膏。

吐：瓜蒂、沧盐、煎汁。

下：大黄、芒硝。

虚火补之

上：人参、天雄、桂心。

中：人参、黄芪、丁香、木香、草果。

下：附子、桂心、硫黄、人参、沉香、乌药、破故纸。

本热寒之

上：黄芩、连翘、栀子、知母、玄参、石膏、生地黄。

中：黄连、连翘、生苈、石膏。

下：黄檗、知母、生苈、石膏、牡丹、地骨皮。

标热散之

解表：柴胡、细辛、荆芥、羌活、葛根、石膏。

胆及经脉

属木，为少阳相火，发生万物，为决断之官，十一藏之主。主同肝。

本病：口苦，呕苦汁，善太息，澹澹如人将捕状，目昏不眠。

标病：寒热往来，疟疾，胸胁痛，头额痛，耳痛鸣聋，瘰癧结核马刀，足小指次指不用。

实火泻之

泻胆：龙胆、牛胆、猪胆、生蕤、生酸枣仁、黄连、苦茶。

虚火补之

温胆：人参、细辛、半夏、炒蕤仁、炒酸枣仁、当归、地黄。

本热平之

降火：黄芩、黄连、芍药、连翘、甘草。

镇惊：黑铅、水银。

标热和之

和解：柴胡、芍药、黄芩、半夏、甘草。

胃及经脉

属土，主容受，为水谷之海。主同脾。

本病：噎膈反胃，中满肿胀，呕吐泻痢，霍乱腹痛，消中善饥，不消食，伤饮食，胃管当心痛，支两胁。

标病：发热蒸蒸，身前热，身前寒，发狂谵语，咽痹，上齿痛，口眼歪斜，鼻痛鼽衄赤虻。

胃实泻之

湿热：大黄、芒硝。

饮食：巴豆、神曲、山楂、阿魏、硃砂、郁金、三棱、轻粉。

胃虚补之

湿热：苍术、白术、半夏、茯苓、橘皮、生姜。

寒湿：干姜、附子、草果、官桂、丁香、肉豆蔻、人参、黄芪。

本热寒之

降火：石膏、地黄、犀角、黄连。

标热解之

解肌：升麻、葛根、豆豉。

大肠及经脉

属金，主变化，为传送之官。

本病：大便闭结，泄痢下血，里急后重，疽痔脱肛，肠鸣而痛。

标病：齿痛喉痹，颈肿口干，咽中如核，眦衄目黄，手大指次指痛，宿食发热寒栗。

肠实泻之

热：大黄、芒硝、桃花、牵牛、巴豆、郁李仁、石膏。

气：枳壳、木香、橘皮、槟榔。

肠虚补之

气：皂荚。

燥：桃仁、麻仁、杏仁、地黄、乳香、松子、当归、肉苁蓉。

湿：白术、苍术、半夏、硫黄。

陷：升麻、葛根。

脱：龙骨、白垩、诃子、栗壳、乌梅、白矾、赤石脂、禹余粮、石榴皮。

本热寒之

清热：秦艽、槐角、地黄、黄芩。

本寒温之

温里：干姜、附子、肉豆蔻。

标热散之

解肌：石膏、白芷、升麻、葛根。

小肠及经脉

主分泌水谷，为受盛之官。

本病：大便水谷利，小便短，小便闭，小便血，小便自利，大便后血，小肠气痛，宿食夜热旦止。

标病：身热恶寒，咽痛颌肿，口糜耳聋。

实热泻之

气：木通、猪苓、滑石、瞿麦、泽泻、灯草。

血：地黄、蒲黄、赤茯苓、梔子、牡丹皮。

虚寒补之

气：白术、楝实、茴香、砂仁、神曲、扁豆。

血：桂心、玄胡索。

本热寒之

降火：黄檗、黄芩、黄连、连翘、梔子。

标热散之

解肌：藁本、羌活、防风、蔓荆。

膀胱及经脉

主津液，为胞之府，气化乃能出，号州都之官，诸病皆干之。

本病：小便淋沥，或短数，或黄赤，或白，或遗失，或气痛。

标病：发热恶寒，头痛，腰脊强，鼻塞，足小指不用。

实热泻之

泄火：滑石、猪苓、泽泻、茯苓。

下虚补之

热：黄檗、知母。

寒：桔梗、升麻、益智、乌药、山茱萸。

本热利之

降火：地黄、梔子、茵陈、黄檗、牡丹皮、地骨皮。

标寒发之

发表：麻黄、桂枝、羌活、防己、黄芪、木贼。

引经报使

手少阴心：黄连、细辛。手太阳小肠：藁本、黄檗。

足少阴肾：独活、桂、知母、细辛。足太阳膀胱：羌活。

手太阴肺：桔梗、升麻、葱白、白芷。手阳明大肠：白芷、升麻、石膏。

足太阴脾：升麻、苍术、葛根、白芍。足阳明胃：白芷、升麻、石膏、葛

根。

手厥阴心主：柴胡、牡丹皮。

手少阳三焦：连翘、柴胡、上地骨皮、中青皮、下附子。

足厥阴肝：青皮、吴茱萸、川芎、柴胡。足少阳胆：柴胡、青皮。（洁古《珍珠囊》）

药对岁物药品

立冬之日，菊、卷柏先生时，为阳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为之长。立春之日，木兰、射干先生，为柴胡、半夏使，主头痛四十五节。立夏之日，蜚蠊先生，为人参、茯苓使，主腹中七节，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茺萸先生，为牡蛎、乌喙使，主四肢三十二节。立秋之日，白芷、防风先生，为细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节。禹锡曰：五条出药对中，义旨渊深，非俗所究，而是主统之本，故载之。时珍曰：此亦《素问》岁物之意，出上古雷公药对中，而义不传尔。按杨慎卮言云：白字本草，相传出自神农。今观其中，如肠鸣幽幽，劳极洒洒，发髻仍自还神化，及此五条，文近《素问》，决非后世医所能为也。此文以立冬日为始，则上古以建子为正也。

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

风中六腑：手足不遂，先发其表，羌活、防风为君，随证加药。然后行经养血，当归、秦艽、独活之类，随经用之。

风中五藏：耳聋目瞽，先疏其里，三化汤。然后行经，独活、防风、柴胡、白芷、川芎随经用之。

破伤中风：脉浮在表，汗之；脉沉在里，下之。背搐，羌活、防风；前搐，升麻，白芷；两傍搐，柴胡、防风；右搐，加白芷。

伤风恶风：防风为君，麻黄、甘草之佐之。

伤寒恶寒：麻黄为君，防风、甘草佐之。

六经头痛：须用川芎。加引经药：太阳，蔓荆；阳明，白芷；太阴，半夏；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巅顶，藁本。

眉棱骨痛：羌活、白芷、黄芩。

风湿身痛：羌活。

噤痛颌肿：黄芩、鼠粘子、甘草、桔梗。

肢节肿痛：羌活。

眼暴赤肿：防风、芩、连泻火，当归佐酒煎服。

眼久昏暗：熟苕、当归为君，羌、防为臣，甘草、甘菊之类佐之。

风热牙疼：喜冷恶热，生苕、当归、升麻、黄连、牡丹皮、防风。

肾虚牙疼：桔梗、升麻、细辛、吴茱萸。

风湿诸病：须用羌活、白术。

风冷诸病：须用川乌。

一切痰饮：须用半夏。风加南星，热加黄芩，湿加白术、陈皮，寒加干姜。

风热诸病：须用荆芥、薄荷。

诸咳喇病：五味为君，痰用半夏，喘加阿胶佐之。不拘有热无热，少加黄芩。春加川芎、芍药，夏加梔子、知母，秋加防风，冬加麻黄、桂枝之类。

诸嗽有痰：半夏、白术、五味、防风、枳壳、甘草。

咳嗽无痰：五味、杏仁、贝母、生姜、防风。

有声有痰：半夏、白术、五味、防风。

寒喘痰急：麻黄、杏仁。

热喘咳嗽：桑白皮、黄芩、诃子。

水饮湿喘：白矾、皂荚、葶苈。

热喘燥喘：阿胶、五味、麦门冬。

气短虚喘：人参、黄芪、五味。

诸疟寒热：柴胡为君。

脾胃困倦：参、芪、苍术。

不思饮食：木香、藿香。

脾胃有湿：嗜卧有痰，白术、苍术、茯苓、猪苓、半夏、防风。

上焦湿热：黄芩泻肺火。

中焦湿热：黄连泻心火。

下焦湿热：酒洗黄檗、知母、防己。

下焦湿肿：酒洗汉防己、龙胆草为君，甘草、黄檗为佐。

腹中胀满：须用姜制厚朴、木香。

腹中窄狭：须用苍术。

腹中实热：大黄、芒硝。

过伤饮食热物：大黄为君。冷物，巴豆为丸散。

宿食不消：须用黄连、枳实。

胸中烦热：须用栀子仁、茯苓。

胸中痞塞：实用厚朴、枳实，虚用芍药、陈皮，痰热用黄连、半夏，寒用附子、干姜。

六郁痞满：香附、抚芎。湿加苍术，痰加陈皮，热加栀子，食加神曲，血加桃仁。

诸气刺痛：枳壳、香附，加引经药。

诸血刺痛：须加当归，详上下用根梢。

胁痛寒热：须用柴胡。

胃脘寒痛：须加草豆蔻、吴茱萸。

少腹疝痛：须加青皮、川楝子。

脐腹疼痛：加熟芩、乌药。

诸痢腹痛：下后白芍、甘草为君，当归、白术佐之。先痢后便，黄檗为君，地榆佐之。先便后痢，黄芩为君，当归佐之。里急，消、黄下之。后重，加木香、藿香、槟榔和之。腹痛用芍药，恶寒加桂，恶热加黄芩，不痛芍药减半。

水泻不止：须用白术、茯苓为君，芍药、甘草佐之。谷不化，加防风。

小便黄涩：黄檗、泽泻。

小便不利：黄檗、知母为君，茯苓、泽泻为使。

心烦口渴：干姜、茯苓、天花粉、乌梅。禁半夏、葛根。

小便余沥：黄檗、杜仲。

茎中刺痛：生甘草梢。

肌热有痰：须用黄芩

虚热有汗：须用黄芪、地骨皮、知母。

虚热无汗：用牡丹皮、地骨皮。

潮热有时：黄芩。午加黄连，未加石膏，申加柴胡，酉加升麻，辰、戌加羌活，夜加当归。

自汗盗汗：须用黄芪、麻黄根。

惊悸恍惚：须用茯神。

一切气痛：调胃，香附、木香。破滞气，青皮、枳壳。泄气，牵牛、萝卜子。助气，木香、藿香。补气，人参、黄芪。冷气，草蔻、丁香。

一切血痛：活血补血，当归、阿胶、川芎、甘草。凉血，生地黄。破血，桃仁、红花、苏木、茜根、玄胡索、郁李仁。止血，发灰、棕灰。

上部见血：须用防风、牡丹皮、剪草、天麦门冬为使。

中部见血：须用黄连、芍药为使。

下部见血：须用地榆为之使。

新血红色：生地黄、炒栀子。

陈血瘀色：熟地黄。

诸疮痛甚：苦寒为君，黄芩、黄连。佐以甘草，详上下用根梢及引经药。十二经皆用连翘。知母、生地黄酒洗为用。参、芪、甘草、当归，泻心火，助元气，止痛。解结，用连翘、当归、藁本。活血去血，用苏木、红花、牡丹皮。脉沉病在里，宜加大黄利之。脉浮为表，宜行经，芩、连、当归、人参、木香、槟榔、黄檗、泽泻。自腰已上至头者，加枳壳引至疮所。加鼠粘子，出毒消肿。加肉桂，入心引血化脓。坚不溃者，加王瓜根、黄药子、三棱、莪术、昆布。

上身有疮：须用黄芩、防风、羌活、桔梗。上截黄连，下身黄檗、知母、防风，用酒水各半煎。引药入疮，用皂角针。

下部痔漏：苍术、防风为君，甘草、芍药佐之，详证加减。

妇人胎前：有病，以黄芩，白术安胎，然后用治病药。发热及肌热者，芩、连、参、芪。腹痛者，白芍、甘草。

产后诸病：忌柴胡、黄连、芍药。渴去半夏加白茯苓，喘嗽去人参，腹胀去甘草，血痛加当归、桃仁。

小儿惊搐：与破伤风同。

心热：摇头咬牙额黄，黄连、甘草、导赤散。

肝热：目眩，柴胡、防风、甘草、泻青丸。

脾热：鼻上红，泻黄散。

肺热：右腮红，泻白散。

肾热：额上红，知母、黄檗、甘草。

处方与五行

风邪袭表

辛温解表：

麻黄汤：桂枝、麻黄、杏仁、甘草。

桂枝汤：白芍、甘草、生姜、大枣、桂枝。

大青龙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石膏、生姜、大枣。

九味羌活汤：防风、羌活、细辛、苍术、白芷、川芎、黄芩、生地、甘草。

大羌活汤：羌活、防风、细辛、苍术、白芷、川芎、黄芩、生地、甘草。

葱豉汤：大葱、豆豉、麻黄、葛根。

桔梗汤：大葱、豆豉、栀子、连翘、甘草、桔梗、薄荷、竹叶。

辛凉解表：

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

桑菊饮：桔梗、连翘、杏仁、甘草、薄荷、芦根。

银翘汤：竹叶、荆芥、牛蒡子、薄荷、豆豉、甘草、桔梗、芦根。

紫葛解肌汤：柴胡、葛根、黄芩、白芍、桔梗、甘草、羌活、白芷、石膏、大枣、生姜。

滋阴解表：

加减藏蕤汤：玉竹、白薇、豆豉、生葱、桔梗、大枣、薄荷。

葱白七味饮：豆豉、葛根、生姜、麦冬、生地、干扬水、葱白。

助阳解表：

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细辛。

再造散：人参、黄芪、甘草、桂枝、附子、羌活、防风、川芎、白芍、细辛、大枣、煨姜。

参苏饮：人参、紫苏叶、陈皮、枳壳、前胡、半夏、甘草、葛根、木香、桔梗、茯苓。

败毒散：人参、茯苓、甘草、枳实、桔梗、紫极、前胡、羌活、独活、川芎、薄荷、生姜。

连翘败毒：羌活、栀子、川芎、薄荷、玄参、升麻、柴胡、当归、桔梗、防风、黄芩、白芍、红花、牛子。

理气解表：

香苏散：香附、紫苏叶、陈皮、甘草。

化饮解表：

小青龙汤：生姜、桂枝、麻黄、白芍、甘草、细辛、半夏、五味子。

射干麻黄汤：紫菀、款冬花、五味子、大枣、生姜、细辛、半夏。

透疹解表：

升麻葛根汤：白芍、甘草、升麻、葛根。

宣毒发表汤：升麻、葛根、薄荷、荆防、前胡、枳壳、桔梗、淡竹叶、木通、连翘、牛子。

竹叶柳蒡汤：竹叶、桤柳、牛子、葛根、蝉蜕、荆芥、薄荷、石膏、粳米、人参、甘草、麦冬。

解毒发表：

清咽汤：枳壳、桔梗、杏仁、甘草、前胡、荆芥、防风、薄荷、浮萍、僵蚕、板兰根、牛子。

风邪阻络：

小续命汤：桂枝、附子、川芎、麻黄、人参、白芍、杏仁、防风、黄芩、防己、生姜、甘草、当归、石膏。

大秦艽汤：秦艽、羌活、独活、防风、川芎、白芷、细辛、黄芩、生地、熟地、石膏、当归、白芍、茯苓、甘草、白术。

三生饮：乌药、附子、南星、木香、人参、生姜、防风、全虫、独活、甘草。

牵正散：全虫、僵蚕、白附子。

独活寄生汤：秦艽、独活、寄生、防风、细辛、川芎、当归、地黄、白芍、

桂枝、茯苓、桂仲、牛膝、人参、甘草、续断、白芷、羌活。

蠲痹汤：羌活、防风、当归、白芍、黄芪、姜黄、甘草、生姜、白术、桐、桂枝、独活、秦艽、川芎、乳香、木香、桑枝、海风藤。

玉真散：南星、麻黄、白附子、羌活、防风、白芷。

川芎茶调散：川芎、荆芥、防风、细辛、白芷、薄荷、甘草、羌活。

大活络丹：人参、白术、甘草、茯苓、羌活、防风、细辛、葛根、桂枝、大黄、麻黄、麻仁、安息香、丁香、木香、沉香、藿香、附子、白附子、草薢、青皮、乌药、血竭、乌头、黄连、龙胆草、南星、骨碎补、白花蛇、乌蛇、僵蚕、全蝎、乳香、没药、两头尖、牛黄、冰片、麝香、犀角、龟板、虎骨、贯众、玄参、黄芩、何首乌、威灵仙、松脂。

着痹验方：全虫、蜈蚣、地鳖虫、白花蛇、蜂房、虎骨、钻地风、老鸛草、蜣螂、甘草、当归、寻骨风、鹿衔草、乌蛇、蟾虫。

肝风内动：

羚角钩藤汤：羚羊角、钩藤、桑叶、菊花、茯神、生地、贝母、甘草、竹茹。撮风散：僵蚕、蜈蚣、朱砂、麝香、全虫、钩藤。

阿胶鸡子黄汤：阿胶、鸡子黄、生地、白芍、勾藤、丹皮、炙草、石决明、茯神、络石藤。

大定风珠：甘草、人参、桂枝、干姜、麦冬、生地、麻仁、大枣、阿胶、龟甲、鳖甲、牡蛎、五味子、鸡子黄。

镇肝熄风汤：白芍、天冬、玄参、牡蛎、代赭石、茵陈、麦冬、龟甲、牛膝、甘草、龙胆草、川楝子。

地黄饮子：山茱萸、石斛、麦冬、五味子、菖蒲、远志、茯神、肉苁蓉、肉桂、附子、巴戟天、薄荷、生姜、大枣。

和解少阳

小柴胡汤：柴胡、半夏、人参、甘草、黄芩、生姜、大枣。

蒿芩清胆汤：青蒿、黄芩、茯苓、半夏、陈皮、枳实、竹茹。

调和肝脾：

四逆散：柴胡、白芍、枳实、甘草。

柴胡舒肝散：柴胡、白芍、枳实、甘草、川芎、香附。

逍遥散：当归、白芍、柴胡、茯苓、白术、甘草、生姜、薄荷。

加味道遥散：当归、白芍、柴胡、茯苓、白术、甘草、生姜、薄荷、丹皮、
栀子。

痛泻要方：陈皮、白芍、防风、白术。

半夏泻心汤：半夏、黄连、黄芩、干姜、甘草、人参、大枣。

黄连汤：黄连、干姜、半夏、人参、甘草、桂枝、大枣。

达原饮：厚朴、槟榔、黄芩、白芍、知母、甘草、草果、薏仁。

柴胡达原饮：柴胡、枳实、桔梗、青皮、荷叶。

表里双解

解表攻里：

厚朴七物汤：厚朴、甘草、桂枝、枳实、大枣、大黄、生姜。

大柴胡汤：柴胡、大黄、枳实、黄芩、半夏、白芍、大枣、生姜。

防风通圣散：防风、大黄、芒硝、荆芥、麻黄、栀子、苏芍、连翘、甘草、
桔梗、川芎、当归、石膏、滑石、薄荷、黄芩、白术。

解表清里：

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黄芩、黄连、甘草。

石膏汤：石膏、黄芩、黄柏、黄连、麻黄、豆豉、栀子、生姜、大枣。

解表温里：

五积散：麻黄、当归、白芍、川芎、白芷、桔梗、枳实、厚朴、生姜、桂
枝、茯苓、甘草、陈皮、半夏。

木气逆乱

行气

越鞠丸：川芎、苍术、香附、栀子、神曲。

暖肝煎：杞子、茯苓、当归、小茴香、沉香、乌药、肉桂。

加味乌药汤：砂仁、乌药、香附、木香、甘草、元胡。

瓜蒌薤白汤：瓜蒌、薤白、半夏、厚朴、枳实、桂枝。

天台乌药散：乌药、木香、小茴香、青皮、川楝子、槟榔、巴豆、干姜、沙参、萆拔、附子。

橘核丸：厚朴、枳实、元胡、海藻、海带、昆布、川楝子、肉桂、桃仁、木香、木通。

延胡索汤：当归、赤芍、乳香、没药、香附、甘草、桂枝、元胡、蒲黄、姜黄。

启膈散：郁金、沙参、丹参、贝母、荷叶、茯苓、杵头康、砂仁、枳壳。

化肝煎：青皮、陈皮、梔子、泽兰、贝母、赤芍、丹皮。

降气

旋复代赭汤：旋复花、代赭石、人参、半夏、干姜、甘草、大枣。

橘皮竹茹汤：陈皮、竹茹、人参、甘草、大枣、茯苓、半夏、麦冬、枇杷叶。

丁香柿蒂汤：丁香、柿蒂、人参、干姜。

大半夏汤：半夏、人参、白密、生姜、干姜。

四磨饮：人参、乌药、槟榔、沉香、枳壳、木香、枳实。

定喘汤：白果、麻黄、款冬花、半夏、桑白皮、杏仁、苏子、黄芩、甘草。

苏子降气汤：苏子、陈皮、半夏、当归、前胡、桂枝、厚朴、甘草、干姜。

血脉瘀阻

桃仁承气汤：桃仁、甘草、芒硝、大黄、桂枝、蟅虫、茯苓、薏仁、牛膝、代赭石。

抵挡汤：大黄、虻虫、水蛭、桃仁。

大黄蟅虫丸：大黄、蟅虫、黄芩、赤芍、桃仁、地黄、杏仁、甘草、干漆、蛭螬、虻虫、水蛭。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丹皮、赤芍、桃仁。

温经汤：当归、赤芍、桂枝、吴茱萸、川芎、干姜、半夏、丹皮、麦冬、人参、甘草、阿胶。

艾附暖宫丸：艾叶、附子、当归、川芎、白芍、熟地、吴茱萸、续断、肉桂、

黄芪、米醋。

生化汤：当归、川芎、桃仁、甘草、炮姜、蒲黄、黑豆。

通窍生血汤：麝香、桃仁、红花、大枣、葱头、生姜、川芎、黄酒、赤芍。

血府逐瘀汤：当归、生地、桃仁、红花、甘草、枳壳、赤芍、柴胡、川芎、桔梗、牛膝。

膈下逐瘀汤：桃仁、丹皮、赤芍、乌药、元胡、甘草、当归、川芎、五灵脂、红花、枳壳、香附。

少腹逐瘀汤：小茴香、炒姜、元胡、五灵脂、没药、川芎、当归、蒲黄、官桂、赤芍。

复元活血汤：柴胡、花粉、当归、山甲、桃仁、红花、大黄、甘草。

七厘散：血竭、红花、冰片、麝香、乳香、没药、儿茶、朱砂。

三甲散：龟甲、鳖甲、山甲、甘草、当归、赤芍、牡蛎、蟪虫、僵蚕、蝉蜕。

血脉妄行：

十灰散：黄柏、茅根、茜草、荷叶、丹皮、棕榈、大小蓟、梔子、大黄（炒黑）。

四生丸：侧柏叶、艾叶、荷叶、生地。

咳血方：诃子、瓜蒌、海蛤壳、山梔子、青黛。

小蓟饮子：藕节、蒲黄、木通、滑石、生地、当归、甘草、黑梔子、淡竹叶。

槐花散：侧柏叶、荆芥、枳壳、槐花。

槐角丸：槐角、防风、当归、地榆、枳壳、黄芩。

黄土汤：白术、附子、黄芩、阿胶、甘草、地黄。

胶艾汤：当归、川芎、白芍、地黄、阿胶、艾叶。

芍药、全虫、玄参、麻仁、炙甘草。

清热泻火

清气分热：

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

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人参、麦冬、半夏、甘草、粳米。

清营凉血：

清营汤：犀角、丹皮、玄参、黄连、生地、麦冬、银花、连翘、竹叶。

犀角地黄汤：犀角、生地、赤芍、丹皮。

气血两清：

清瘟败毒散：生地、黄连、黄芩、丹皮、石膏、栀子、甘草、竹叶、犀角、玄参、连翘、知母、赤芍、桔梗。

泻火解毒：

黄连解毒汤：黄连、黄柏、黄芩、栀子。

普济消毒饮：黄芩、黄连、鼠粘子、僵蚕、薄荷、玄参、甘草、桔梗、板蓝根、升麻、柴胡、马勃、连翘、陈皮、人参、大黄。

清脏腑热：

泻心汤：黄连、黄芩、大黄。

导赤散：生地、木通、甘草梢、竹叶。

清心莲子饮：石莲子，玄参，地骨皮，黄芩，赤茯苓、生芪、甘草、麦冬、车前子。

龙胆泻肝汤：龙胆草、栀子、黄芩、柴胡、生地、车前子、泽泻、木通、甘通、当归。

当归龙苓丸：当归、龙胆草、芦荟、木香、麝香、栀子、青黛、生姜、黄连、黄芩、大黄、黄柏。

泻青丸：龙脑香、栀子、大黄、羌活、防风、川芎、当归。

左金丸：吴茱萸、黄连。

香连丸：黄连、木香。

泻白散：桑皮、地骨皮、甘草、粳米、人参、茯苓、知母、黄芩。

泻黄散：甘草、防风、石膏、栀子、藿香。

清胃散：升麻、连翘、当归、生地、牡丹皮、石膏。

玉女煎：熟地黄、石膏、知母、麦冬、牛膝。

黄芩汤：甘草、白芍、大枣、黄芩。

芍药汤：黄芩、甘草、白芍、当归、黄连、木香、桂枝、槟榔、大黄。

清虚热：

青蒿鳖甲汤：青蒿、鳖甲、知母、地骨皮、丹皮。

秦艽鳖甲散：秦艽、鳖甲、地骨皮、柴胡、青蒿、当归、知母、乌梅。

当归六黄汤：当归、黄芪、黄柏、黄芩、黄连、生地、熟地、麻黄根。

暑湿之邪

清络饮：荷叶、竹叶、丝瓜、银花、扁豆、西瓜翠衣。

清宣金藏法：牛蒡子、马勃、贝母、枇杷叶、桔梗、杏仁、瓜蒌、桑叶。

祛暑解表：

香薷散：香薷、豆豉、厚朴、银花、连翘。

清暑利湿

六一散：滑石、甘草。

桂苓甘露散：桂枝、茯苓、滑石、石膏、寒水石、甘草、白术、泽泻、猪苓。

清凉涤暑法：滑石、甘草、青蒿、扁豆、连翘、西瓜翠衣、木通、茯苓、栀子、荷叶。

清暑益气：

清暑益气汤：西洋参、竹叶、知母、荷梗、麦冬、甘草、石斛、黄连、西瓜翠衣。

暑热闭心

凉开：

牛黄清心丸：黄芩、黄连、栀子、郁金、朱砂、金箔、雄黄、犀角、珍珠、冰片、麝香。

至宝丹：朱砂、麝香、安息香、雄黄、犀角、牛黄、金箔、银箔、龙脑、琥珀、玳瑁。

紫雪丹：犀角、羚羊角、朱砂、朴硝、磁石、寒水石、滑石、石膏、丁香、沉香、木香、麝香、升麻、玄参、甘草、赤金。

菖蒲郁金汤：菖蒲、郁金、栀子、连翘、菊花、丹皮、银花、竹沥、生姜、竹叶、滑石、牛蒡、玉枢丹。

神犀丹：犀角、金汁、玄参、菖蒲、黄芩、生地、豆豉、粉葛、二花、连翘、板蓝根、紫草。

行军散：珍珠、牛蒡子、麝香、冰片、雄黄、硼砂、芒硝、金箔。

小儿回春丹：黄连、连翘、礞石、珍珠、大黄、菖蒲、半夏、南星、贝母、辰砂、天竺黄、射香。

抱龙丸：南星、麝香、天竺黄、雄黄、辰砂、牛黄、琥珀、甘草、茯苓、檀香、枳实、枳壳、金箔。

温开：

苏合香丸：麝香、安息香、木香、丁香、熏陆香、荜拔、檀香、犀角、冰片、白术、沉香、诃子、香附、朱砂。

通关散：细辛、牙皂。

寒水侮土

温中祛寒：

理中丸：甘草、人参、白术、干姜、附子、桂枝、枳实、茯苓、黄连、半夏。

大建中汤：川椒、干姜、人参、饴糖。

小建中汤：白芍、桂枝、干姜、甘草、大枣、饴糖、黄芪、当归。

吴茱萸汤：吴茱萸、人参、大枣、生姜。

回阳救逆：

四逆汤：附子、甘草、干姜、人参、茯苓、葱白、良姜、桂枝、半夏。

回阳救急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肉桂、附子、干姜、五味子、麝香、猪胆汁。

正阳散：五味子、干姜、甘草、麝香、皂荚。

参附汤：人参、附子、黄芪、白术。

黑锡丹：川楝子、桂枝、附子、白蔻、硫黄、芦巴、阳起石、故纸、小茴香、沉香、木香。

真武汤：茯苓、白术、白芍、附子、生姜。

附子汤：附子、人参、茯苓、白芍、白术、桂枝、甘草、大枣、干姜。

暖培卑监法：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升麻、葛根、苍术、益知仁、粳米。

厚朴温中汤：厚朴、陈皮、甘草、茯苓、干姜、草蔻、木香。

当归四逆汤：当归、白芍、桂枝、细辛、甘草、大枣、通草、干姜、吴萸。

四神丸：故纸、吴萸、肉蔻、五味子、大枣、生姜。

半硫丸：半夏、硫黄。

土郁血滞

保和丸：神曲、山楂、茯苓、半夏、陈皮、连翘、莱菔子、麦芽、白术。

枳实导滞丸：枳实、大黄、黄芩、黄连、神曲、白术、茯苓、泽泻、木香、槟榔。

枳术丸：枳实、白术、荷叶、神曲、麦芽、陈皮、半夏、木香、砂仁。

健脾丸：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肉蔻、木香、黄连、砂仁、山楂、山药、神曲、炒麦芽。

启神散：人参、白术、砂仁、陈皮、莲子心、山楂、五谷虫。

消痞化积：

枳实消痞丸：枳实、人参、白术、甘草、茯苓、麦芽、半夏、神曲、厚朴、干姜、黄连。

葛花解酲汤：葛花、木香、砂仁、人参、白术、白蔻、青皮、陈皮、猪苓、茯苓、神曲、干姜、泽泻。

蟾砂散：蟾蜍、砂仁、桔梗。

鳖甲煎丸：鳖甲、蟪虫、鼠妇、蜣螂、蜂窠、石苇、芒硝、大黄、射干、桂枝、厚朴、凌霄花、丹参、赤芍、干姜、瞿麦、柴胡、黄芩、阿胶、半夏、桃仁、葶苈、人参。

化癥回生丹：苏子、艾叶、蒲黄、川椒、桂枝、人参、木香、杏仁、桃仁、当归、赤芍、吴萸、川芎、元胡、苏木、红花、片子姜黄、虻虫、水蛭、良姜、五灵脂、三棱、乳香、没药、降香、茴香、麝香、丁香、两头尘、牛膝、阿魏、

益母草、鳖甲、阿胶、生地、大黄。

胆道排石汤：郁金、木香、茵陈、枳壳、大黄、金钱草。

海藻玉壶汤：海藻、海带、昆布、连翘、半夏、贝母、青皮、陈皮、川芎、独活、当归。

培中补气

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

六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半夏、陈皮。

参苓白术丸：人参、茯苓、白术、扁豆、陈皮、山药、甘草、莲子、砂仁、薏仁、桔梗、大枣。

资生丸：人参、白术、茯苓、藿香、白蔻、桔梗、黄连、泽泻、大黄、山楂、麦芽。

补中益气丸：生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人参、甘草、当归。

玉屏风散：黄芪、防风、白术。

生脉散：麦冬、五味子、人参。

人参蛤蚧散：人参、蛤蚧、桑皮、知母、贝母、杏仁、茯苓、甘草。

升阳益胃汤：半夏、陈皮、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白芍、黄连、泽泻、羌活、黄芪、柴胡、防风。

补养血脉

四物汤：熟地、白芍、川芎、当归。

复脉汤：甘草、人参、桂枝、干姜、麦冬、生地、麻仁、大枣、阿胶、白芍。

气血两补

八珍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川芎、白芍、熟地、生芪、肉桂、五味子、陈皮、远志。

调中化湿

燥湿化浊：

平胃散：苍术、厚朴、陈皮、甘草、半夏、藿香、人参、柴胡、生姜、黄芩、大枣。

六和汤：藿香、厚朴、杏仁、砂仁、半夏、木瓜、赤茯苓、人参、白术、扁豆、甘草、生姜、大枣。

藿香正气散：藿香、大腹皮、紫苏、甘草、桔梗、陈皮、茯苓、苍术、厚朴、半夏曲、白芷、生姜、大枣。

甘露消毒丹：草薢、藿香、茵陈、滑石、木通、菖蒲、黄芩、连翘、贝母、射干、薄荷。

三仁汤：杏仁、草薢仁、薏仁、厚朴、半夏、通草、滑石、竹叶、藿香、厚朴、茯苓、猪苓、泽泻、豆豉。

连朴饮：黄连、厚朴、豆豉、菖蒲、半夏、山栀子、芦根。

茵陈蒿汤：栀子、大黄、黄柏、丹皮、茵陈、甘草。

八正散：木通、车前子、扁蓄、大黄、滑石、甘草梢、瞿麦、栀子、灯草、石苇、木通、榆皮、赤茯苓、冬葵子、赤芍、当归、茯苓。

中满分消丸：砂仁、厚朴、干姜、黄芩、黄连、半夏、陈皮、知母、泽泻、猪茯苓、人参、白术、姜黄、甘草、枳实、乌药、青皮、当归、柴胡、萆薢、益智仁、升麻、木香、吴萸、厚朴、豆薢、黄芪、黄柏。

燃照汤：省头草、厚朴、草薢、木香、豆豉、滑石、半夏、栀子、黄芩。

蚕矢汤：蚕砂、豆卷、栀子、薏仁、黄芩、黄连、半夏、吴萸、通草、木瓜。

薏仁竹叶散：薏仁、竹叶、木通、茯苓、滑石、草薢、连翘、甘草。

利水化湿：

五苓散：白术、泽泻、猪苓、茯苓、桂枝、茵陈、苍术、厚朴、陈皮。

猪苓汤：猪苓、茯苓、泽泻、阿胶、滑石。

五皮散：陈皮、茯苓皮、生姜皮、桑皮、大腹皮、五加皮。

防己黄芪汤：防己、黄芪、白术、甘草、大枣、生姜、茯苓、桂枝。

温化水湿：

苓桂术甘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

肾着汤：干姜、茯苓、甘草、白术。

实脾散：茯苓、白术、木瓜、甘草、木香、大腹皮、草蔻、干姜、附子、厚朴。

革藓分清饮：革藓、石菖蒲、草梢、乌药、益智仁、茯苓、萆拔、菖蒲、丹皮、白术、车前子、莲子心。

宣散湿邪：

羌活胜湿汤：羌活、独活、川芎、蔓荆子、甘草、藁本、防风。

鸡鸣散：苏叶、吴萸、桔梗、干姜、木瓜、陈皮、槟榔。

五叶芦根汤：藿香叶、佩兰叶、枇杷叶、荷叶、薄荷叶、芦尖、瓜瓣。

燥邪伤肺

润燥：

杏苏散：半夏、陈皮、前胡、甘草、桔梗、茯苓、生姜、大枣、杏仁、紫苏叶。

桑杏汤：桑叶、杏仁、贝母、沙参、栀子、豆豉、梨皮、连翘、薄荷、甘草、桔梗。

清燥救肺汤：沙参、甘草、枇杷叶、石膏、阿胶、杏仁、麦冬、胡麻、冬桑叶。

沙参麦冬汤：沙参、麦冬、扁豆、桑叶、甘草、玉竹、花粉。

清咽栀豉汤：栀子、豆豉、银花、连翘、僵蚕、桔梗、牛蒡子、马勃、薄荷、犀角、甘草。

甘寒滋润：

琼玉膏：生地、茯苓、白密、人参、沉香、琥珀。

百合固金汤：百合、生地、熟地、玄参、贝母、甘草、桔梗、麦冬、芍药、当归。

养阴清肺汤：玄参、甘草、芍药、麦冬、地黄、薄荷、贝母、丹皮。

五汁饮：梨汁、麦冬汁、藕汁、茅根汁、苇根汁、甘蔗汁。

麦冬汤：麦冬、半夏、人参、甘草、粳米、山药、丹皮、芍药、桃仁。

增液汤：玄参、生地、麦冬。

玉液汤：山药、生芪、葛根、鸡内金、花粉、知母、五味子。

土盛及金 燥湿化痰：

温胆汤：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竹茹、枳实、南星。

指迷茯苓丸：茯苓、半夏、风化硝、枳壳、生姜。

润燥化痰：

贝母瓜蒌散：贝母、瓜蒌、茯苓、橘红、花粉、桔梗、黄连、黄芩、栀子、胆南星、甘草。

清热化痰：

清气化痰丸：南星、半夏、橘红、杏仁、枳实、瓜蒌仁、黄芩、茯苓、生姜。

柴胡陷胸汤：黄连、半夏、瓜蒌、柴胡、枳实、桔梗。

滚痰丸：青礞石、大黄、黄芩、沉香、竹沥、茯苓、桔梗、半夏、人参、甘草、生姜。

祛寒化痰：

冷哮丸：麻黄、乌药、细辛、川椒、白矾、陈皮、胆南星、皂刺、杏仁、半夏、神曲、甘草、紫菀、款冬花。

治风化痰：

止嗽散：桔梗、紫菀、荆芥、百部、前胡、陈皮、甘草。

半夏白术天麻汤：半夏、白术、天麻、茯苓、甘草、橘红、大枣。

滋养元阴

地黄丸：地黄、山芋肉、山药、泽泻、丹皮、茯苓、知母、黄柏、杞子、菊花、五味子、麦冬。

左归饮：山芋肉、地黄、山药、茯苓、枸杞子、甘草、龟板胶、鹿胶、菟丝子、牛膝。

大补阴丸：地黄、龟板、知母、黄柏、猪脊髓、肉桂。

虎潜丸：虎骨、陈皮、锁阳、龟板、干姜、知母、白芍、黄柏、地黄。

大造丸：地黄、天冬、黄柏、人参、牛膝、龟板、麦冬、杜仲。

天王补心丹：柏子仁、枣仁、天冬、麦冬、生地、茯苓、玄参、丹参、人

参、桔梗、朱砂、五味子、远志、当归。

一贯煎：地黄、沙参、杞子、麦冬、当归、川楝子。

拯阴理劳汤：麦冬、五味子、人参、当归、白芍、地黄、龟板、女贞子、薏仁、陈皮、丹皮、黄连、百合、甘草、枣仁、桑叶、贝母、茯苓、半夏、阿胶。

补肺阿胶汤：马兜铃、鼠粘子、甘草、杏仁、糯米。

月华丸：天冬、麦冬、生地、熟地、沙参、贝母、茯苓、山药、百部、阿胶、三七、獭肝、桑叶、菊花。

石斛夜光丸：石斛、枳实、牛膝、川芎、生地、熟地、天冬、麦冬、杞子、菟丝子、肉苁蓉、青箱子、甘草、决明子、犀角、羚羊角、山药、玄参、五味子、黄连、黄芩、白蒺藜、甘草、防风。

补助元阳

肾气丸：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附子、肉桂、鹿茸、五味子。

右归饮：肉桂、附子、山药、杞子、地黄、炙草、杜仲、山萸、鹿角胶、菟丝子、当归。

拯阳理劳汤：黄芪、白术、陈皮、人参、甘草、当归、桂枝、五味子、附子。

本草百病用药例

1. 诸风

有中藏、中腑、中经、中气、痰厥、痛风、破伤风、麻痹。

各经主治：藁本手太阳、羌活足太阳、白芷手阳明、葛根足阳明、黄芪手少阳、柴胡足少阳、防风手太阴、升麻足太阴、细辛手少阴、独活足少阴、芍药手足厥阴。

发散：麻黄、荆芥、薄荷、葛根、白芷、升麻、葱白、生姜、桂枝、黄荆根、铁线草、水萍。

风寒风湿：羌活、防风、藁本、石菖蒲、稀莖、牛蒡根、茵陈蒿、白术、苍术、车前子、水蓼、飞廉、忍冬、伏牛花、石南藤、百灵藤、青藤、钩吻、防己、茵芋、艾叶、白附子、附子、乌头、天雄、草乌头、芫花、羊躑躅、大豆、豆豉、大豆黄卷、麻仁、麻勃、麦麸、薏苡、茄子、秦椒、蜀椒、吴茱萸、柏叶、松节、秦皮、五加皮、皂荚、蔓荆实、栾荆子、蚕沙、蝎、竹虱、守宫、鲛鲤甲、乌蛇、白花蛇、蜈蚣、五灵脂、虎胫骨、雄黄。

风热湿热：甘草、黄芩、黄连、菊花、秦艽、玄参、大青、苦参、白鲜皮、白头翁、青箱子、桔梗、大黄、柴胡、升麻、白微、龙葵、麦门冬、天门冬、牡丹皮、钩藤、紫葳及茎叶、蒺藜、胡麻、白扁豆、茶茗、槐实、枝、侧柏叶、花桑枝、叶、白杨皮、皂荚子、卮子、黄檗皮、地骨皮、桤叶、荆沥、竹沥、竹叶、天竺黄、蝉花、犀角、羚羊角、石膏、铁落。

痰气：天南星、半夏、前胡、旋覆花、香附子、木香、藿香、苏叶、苏子、玄胡索、兰叶、大戟、甘遂、威灵仙、牵牛子、杏仁、陈橘皮、枳实、枳壳、枳茹、槟榔、乌药、龙脑香、苏合香、安息香、麝香、白僵蚕、矾石。

血滞：当归、芍药、丹参、芍药、地黄、芫蔚子、地榆、虎杖、姜黄、红蓝花、麻仁、韭汁、桃仁、苏方木、乳香、蜜蜡、阿胶。

风虚：天麻、黄芪、人参、沙参、黄精、葳蕤、牛膝、石龙芮、骨碎补、巴戟天、狗脊、萆薢、菝葜、土茯苓、何首乌、白及、仙茅、淫羊藿、蛇床子、补骨脂、菟丝子、覆盆子、石斛、络石、木莲叶、扶芳藤、薯蓣、松叶、松节、杜仲、海桐皮、山茱萸、枸杞子、冬青子、神木、石南、木天蓼、慈石、白石英、孔公蘘、石钟乳、阳起石、代赭石、禹余粮、石硫黄、云母粉、海蚕、麋角。

2. 瘧风

即瘧病，属太阳、督脉二经、其证发热口噤如痙，身体强直，角弓反张，甚则搐搦。伤风有汗，为柔瘧；伤寒湿无汗者，为刚瘧。金疮折伤，痙疽产后，俱有破伤风湿发瘧之证。

风寒风湿：麻黄、桂枝、术、羌活、葛根、荆芥、防风、天南星、薇衔、细辛、防己、芍药、川芎、当归、附子、草乌、威灵仙、黑大豆、雄黄、白花蛇、土虺蛇、守宫、龙齿、牡蛎、蝎、蜈蚣、僵蚕。

风热湿热：铁落、黄连、地黄、杏仁、槐胶、桑沥、竹沥、栾荆、苏方木、蝉蜕、羚羊角、牛黄。

3. 癫痫

有风热、惊邪，皆兼虚与痰。

吐痰：瓜蒂、藜芦、乌头尘、附子尖、石胆、石绿、皂荚。

风热惊痰：羌活、防风、荆芥、薄荷、细辛、龙胆、防己、藁本、升麻、白鲜皮、百合、鸭跖草、钩藤、防葵、苘蓉子、蛇含、紫菀、半夏、天南星、郁金、甘遂、黄连、苦参、天门冬、紫河车、薇衔、附子、苍耳、艾叶、茯神、琥珀、雷丸、莽草、蔓荆子、木兰皮、苦竹笋、天竺黄、芦荟、苏合香、皂荚、蓖麻仁、桑白皮、桂心、茺萸、紫葳花根叶、震烧木、丹砂、黑铅、密陀僧、金屑、生银、生铁、铁落、珊瑚、紫石英、雄黄、雌黄、矾石、慈石、玄石、石青、消石、青礞石、代赭石、伏龙肝、蜂房、蚯蚓、全蝎、蜈蚣、蛻螂、白僵蚕、蚱蝉、龙骨、龙齿、白花蛇、乌蛇、蛇蜕、玳瑁、凤凰台、羚羊角、犀角、象牙、牛黄、熊胆、麝香。

风虚：人参、石菖蒲、远志、天麻、蛇床子、芍药、牡丹、女萎、当归、芎藭、地黄、缩砂、桔梗、香附、酸石榴、柏实、蜂蜜。

4. 伤寒热病

寒乃标，热乃本。春为温，夏为热，秋为瘧，冬为寒，四时天行为疫疠。

发表：麻黄、羌活，太阳、少阴。葛根、升麻、白芷，阳明、太阴。细辛少阴，苍术太阴。荆芥、薄荷、紫苏、香薷、香附、艾叶、苍耳叶、浮萍、天仙藤、牛蒡根、豆豉、胡麻、生姜、小蒜、葱白、茗茶、杏仁、桃叶、桂枝、皂荚、百沸汤、丹砂、石膏、代赭石。

攻里：大黄、栝楼实、甘遂、葶苈、大戟、芫花、莞花、蜀漆、千里及、桃仁、巴豆、水蛭、虻虫、芒硝。

和解：柴胡、半夏、黄芩、芍药、牡丹、贝母、甘草、白术、葳蕤、白薇、

白鲜皮、防风、防己、泽泻、秦艽、海金沙、木通、海藻、黄连、大青、黄药、白药、芥尼、知母、玄参、连翘、天门冬、麦门冬、栝楼根、前胡、射干、桔梗、蕙草、白头翁、五味子、苦参、龙胆草、青黛、地黄、青葙苗、襄荷、芦根、葎草、蛇莓、番木鳖、虎杖、含水藤、豆豉、赤小豆、薏苡仁、麻子、百合、葱白、干姜、大枣、杏仁、桃仁、橘皮、槟榔、吴茱萸、蜀椒、盐麸子、卮子、黄檗、厚朴、枳壳、枳实、竹叶、竹茹、秦皮、梓白皮、桐木皮、柳叶、楝实、李根白皮、茯苓、猪苓、蚯蚓、铅丹、滑石、石膏、凝水石、雄黄、赤石脂、禹余粮、龙骨、鳖甲、玳瑁、牡蛎、海蛤、文蛤、贝子、犀角、牛黄、羚羊角、牛角、阿胶、人中黄。

温经：人参、蓼子、附子、草乌头、黑大豆、干姜、韭根、葱白、芥子、蜀椒、胡椒、吴茱萸、松节、乌药子、青竹皮、皂荚仁、雄黄、消石、石硫黄、太阴玄精石、麝香。

食复劳复：麦门冬、胡黄连、芦根、橘皮、枳壳、卮子、胡粉、凝水石、鳖甲、凤凰衣。

5. 瘟疫

辟穰：苍术、升麻、苍耳、虎耳、木香、徐长卿、鬼督邮、藁本、女青、山柰、菝葜、葎草、白茅香、茅香、兰草、艾纳香、兜纳香、蜘蛛香、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返魂香、兜木香、皂荚、钓樟叶、乌药、预知子、阿魏、乳香、松叶、柏叶、桃枝、桃仁、陈枣仁、椒柏酒、屠苏酒、赤小豆、豉、麻子仁、蔓菁、马齿苋、生姜、淡竹叶、阳起石、五灵脂、麝香。

瘴疔：升麻、葛根、草犀、大黄、附子、芫花、金丝草、锦地罗、千金藤、解毒子、含水藤、千里及、肉豆蔻、苍术、白菰、苦茄、豉、红曲、烧酒、茶、盐麸子、槟榔、乌梅、大腹皮、安息香、苏合香、阿魏、相思子、丹砂、雄黄、娑婆石、鲛鲤甲、羚羊角、犀角、麝香。

6. 暑邪

有受暑中暍，受凉中暑。

中喝：水蓼、胡麻、寒食面、大蒜、瓜蒂、热汤、地浆、道中热土、车辇土、热瓦。

中暑：香薷、黄连、石香薷、紫苏叶、苍术、白术、木通、车前、泽泻、半夏、藿香、缩砂、白扁豆、薏苡仁、粳米、大蒜、木瓜、枇杷叶、赤茯苓、厚朴、猪苓、桂心、黄檗、雪水、夏冰、滑石、石膏、朱砂、雄黄、消石、硫黄、玄精石。

泻火益元：黄芪、人参、甘草、麦门冬、黄芩、知母、虎杖、苦茗、石南叶、乌梅、西瓜、甜瓜、椰子浆。

7. 湿邪

有风湿、寒湿、湿热。

风湿：羌独活、防风、细辛、麻黄、木贼、浮萍、藁本、川芎、蛇床子、黄芪、黄精、蕤蕤、秦艽、菖蒲、漏芦、菊花、马先蒿、白蒿、旋覆、稀荳蔻、苍耳、薇衔、蒴藿、石龙芮、茵陈、防己、茜根、忍冬、苏子、南星、草薢、土茯苓、龙常、葱白、薏苡、胡麻、大豆、秦椒、蜀椒红、柏实、松叶、沉香、龙脑、蔓荆、皂荚、枸杞、五加皮、桂枝、伏牛花、厚朴、慈石、白石英、蝎。

寒湿：苍术、草乌头、附子、乌头、芫花、王孙、狗脊、牛膝、山柰、红豆蔻、草果、蠹实、艾叶、木香、杜若、山姜、廉姜、烧酒、豆黄、生姜、干姜、芥子、吴茱萸、胡椒、莲实、桂心、丁香、樟脑、乌药、山茱萸。

湿热：山茵陈、黄芩、黄连、防己、连翘、白术、柴胡、苦参、龙胆草、车前、木通、泽泻、通草、白鲜、菡草、半夏、海金沙、地黄、甘遂、大戟、萱草、牵牛、大黄、夏枯草、赤小豆、大豆黄卷、薏苡仁、干姜、生姜、椿白皮、茯苓、猪苓、酸枣、柳叶、木槿、榆皮、滑石、石膏、矾石、绿矾。

8. 火热

有郁火、实火、虚火、气分热、血分热、五藏热、十二经热。

升散：柴胡、升麻、葛根、羌活、白芷、薄荷汁、水萍、香附。

泻火：黄连、黄芩、胡黄连、秦艽、沙参、桔梗、龙胆、青黛、蛇莓、白鲜

皮、大青、连翘、青蒿、恶实、灯笼草、积雪草、虎杖、茵陈、景天、钩藤、酸浆、防己、木通、灯心、泽泻、车前、地肤、石韦、瞿麦、大黄、菴苳子、李叶、桃叶、枣叶、楮叶、楝实、羊桃、秦皮、梓白皮、卮子、木兰皮、桑白皮、地骨皮、竹叶、竹茹、竹沥、荆沥、雪水、冰水、井水、石膏、方解石、玄精石、凝水石、消石、朴消、玄明粉、玳瑁、犀角、牛黄、羚羊角、熊胆。

缓火：甘草、黄芪、人参、麦门冬、五味子、天门冬、葳蕤、白术、茅根、地筋、甘蕉根、菰根、芦根、天花粉、栝楼根、山药、小麦、麻仁、马槟榔、蕉子。

滋阴：生地黄、熟地黄、玄参、当归、丹参、牡丹、知母、黄檗。

各经火药：

肝气，柴胡；血，黄芩。心气，麦门冬；血，黄连。脾气，白芍药；血，生地黄。肺气，石膏；血，卮子。肾气，知母；血，黄檗。胆气，连翘；血，柴胡。小肠气，赤茯苓；血，木通。大肠气，黄芩；血，大黄。膀胱气，滑石；血，黄檗。胃气，葛根；血，大黄。三焦气，连翘；血，地骨。包络气，麦门冬；血，牡丹皮。

各经发热药：

肝气，柴胡；血，当归。心气，黄连；血，生地黄。脾气，芍药；血，木瓜。肺气，石膏；血，桑白皮。肾气，知母；血，地黄。胆气，柴胡；血，栝楼。小肠气，赤茯苓；血，木通。大肠气，芒硝；血，大黄。膀胱气，滑石；血，泽泻。胃气，石膏；血，芒硝。三焦气，石膏；血，竹叶。包络气，麦门冬；血，牡丹皮。

9. 诸气

怒则气逆，喜则气散，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灵则气泄，寒则气收。

郁气：香附、苍术、抚芎、木香、藿香、鸡苏、紫苏、薄荷、赤小豆、莱菔子、葱白、胡荽、莴苣、白苣、马齿苋、黄瓜菜、杏仁、青橘皮、槟榔、大腹皮、枝子、橄榄、榆荚仁、铁落、麝香。

痰气：半夏、贝母、桔梗、前胡、白前、苏子、射干、芫花、威灵仙、牵

牛、荞麦、黑大豆、生姜、莱菔子、白芥子、山楂、橘皮、橙皮、柚皮、枸橼皮、金橘、枇杷叶、杨梅、枳实、枳壳、茯苓、桑白皮、皂荚、龟甲、牡蛎。

血气：当归、川芎、蓬莪茂、姜黄、三棱、郁金、玄胡索、乳香、没药、麒麟竭、安息香。

冷气：艾叶、附子、乌头、肉豆蔻、草豆蔻、红豆蔻、高良姜、益智子、萆薢、缩砂、补骨脂、胡卢巴、五味子、蒜葫、芸苔、蔓菁、芥、干姜、薤菜、秦艽、茴香、白芥子、蜀椒、秦椒、胡椒、萆薢、吴茱萸、食茱萸、桂、沉香、丁香、丁皮、檀香、乌药、樟脑、苏合香、阿魏、厚朴、诃黎勒、白石英、紫石英、灵砂、玄精石、硃砂、硫黄。

10. 痰饮

痰有六：湿、热、风、寒、食、气也。饮有五：支、留、伏、溢、悬也。皆生于湿。

风寒湿郁：半夏、天南星、苍术、白术、旋覆花、威灵仙、麻黄、细辛、薄荷、苏子、佛耳草、附子、乌头、天雄、白附子、草乌头、紫金牛、百两金、艾叶、防己、葶苈、人参、肉豆蔻、益智子、草豆蔻、高良姜、廉姜、萆薢、红豆蔻、狼毒、干姜、生姜、芥及子、白芥子、米醋、烧酒、木瓜、楂子、楤榔、橙皮、柚皮、橘皮、槟榔、大腹皮、蜀椒、吴茱萸、胡椒、萆薢、厚朴、沉香、皂荚、白杨皮、槐胶、矾石、赤石脂、白僵蚕。

湿热火郁：栝楼、贝母、前胡、柴胡、黄芩、桔梗、知母、紫菀、麦门冬、灯笼草、鸭跖草、泽泻、山药、竹笋、乌梅、盐麸子、甘蔗汁、梨汁、藕汁、茗、蕤核、枳实、枳壳、桑白皮、荆沥、竹沥、竹茹、竹叶、木槿花、茯苓、诃黎勒、天竺黄、铅丹、胡粉、密陀僧、灵砂、蓬砂、浮石、五倍子、海螵蛸、海蛤、文蛤、牡蛎、牛黄、阿胶。

气滞食积：香附子、鸡苏、苏叶、曲、神曲、麦蘖、醋、莱菔及子、桑耳、薤苢、茴蒿、山楂、银杏、杏仁、雄黄、粉霜、轻粉、青礞石、硃砂、绿矾、银朱、石膏、牡蛎、蚌粉、五灵脂。

宣吐：人参芦、藜芦、桔梗芦、蜀漆、郁金、杜衡、石菖、石胡荽、附子尖、土瓜根、苦参、地松、稀莖、羊躑躅、紫河车、虎耳草、芭蕉油、萝卜子、

苦瓠、瓜蒂、苦茗、乌梅、酸榴皮、梨汁、桐油、皂荚、卮子、相思子、松萝、齏水、盐卤水、石绿、石青、石胆、白青、密陀僧、矾石、大盐。

荡涤：甘遂、芫花、莨花、大戟、续随子、牵牛、大黄、射干、桃花、接骨木、巴豆、芒硝、朴消。

11. 脾胃

有劳倦内伤，有饮食内伤，有湿热，有虚寒。

劳倦：甘草、人参、黄芪、黄精、蕨蕤、白术、苍术、柴胡、升麻、芍药、石斛、使君子、连翘、木香、甘松香、藿香、缩砂密、白豆蔻、紫苏、同蒿、山药、五芝、小麦、大麦、糯、粳、粳、稷、黍、蜀秫、粱、粟、秫、稷子、稗子、筛草米、薏苡、黑大豆、赤小豆、绿豆、白豆、豌豆、豇豆、扁豆、刀豆、豆豉、豆腐、豆黄、陈廩米、诸米粥、饴糖、酒、糟、大枣、仲思枣、木瓜、柰、白柿、橘皮、钩栗、橡子、榛子、龙眼、橄榄、榧子、槟榔、大腹皮、波罗蜜、无花果、芡实、莲实、藕、甘蔗、砂糖、清明柳枝、沉香、檀香、诃黎勒、厚朴、茯苓、潦水、甘澜水、立春清明水、太一余粮、白石脂、代赭石、蜂蜜、蚕蛹、龙齿。

虚寒：附子、草豆蔻、高良姜、山姜、益智子、茱萸、肉豆蔻、干姜、生姜、蒜、韭、薤、芥、芫菁、糯米、秫、烧酒、胡椒、茱澄茄、秦椒、蜀椒、吴茱萸、食茱萸、丁香、桂。

食滞：大黄、地黄、香附、三棱、莪朮、木香、柴胡、荆芥、薄荷、水苏、青黛、海藻、肉豆蔻、草果、缩砂、蒟酱、红豆蔻、仙茅、大麦、荞麦、豆黄、神曲、麦蘖、饴糖、酱、醋、酒、糟、蒜、葱、胡葱、胡荽、白菰、莱菔、芫菁、姜、杏仁、橘皮、青皮、柑皮、橙皮、柚皮、木瓜、榧子、山楂、柰子、杨梅、银杏、槟榔、大腹子、榧子、茶、蜀椒、胡椒、茱澄茄、茱萸、巴豆、阿魏、皂荚、厚朴、乌药、檀香、桂、诃黎勒、枳实、郁李仁、齏水、浆水、百草霜、朴消、青礞石、食盐、硃砂、鳖甲、五灵脂。

酒毒：葛花、葛根汁、白茅根汁、水萍、菰笋、秦艽、苦参、地榆、菊花、悬钩子、木鳖子、天南星、五味子、山姜花、高良姜、红豆蔻、白豆蔻、肉豆蔻、缩砂、麦苗汁、黑大豆、赤小豆、绿豆、蚕豆苗、扁豆、豉、曲、萝卜、蔓

菁、白菰、水芹、苦苣、白苣、苦竹笋、酸笋、越瓜、甜瓜、橘皮、柑皮、橙皮、柚皮、金橘、杨梅、乌梅、榔梅、梨、楂子、榧子、柿、榑子、银杏、橄榄、槟榔、波罗蜜、都桵子、枳椇子、盐麸子、醋林子、甘蔗、砂糖、石蜜、藕、芡、西瓜、丁香、长寿仙人柳、桑葚汁、苦竹叶、蓬砂、雄黄、五倍子、鸡内金、五灵脂、麝香、鹿茸。

12. 吞酸嘈杂

有痰食热证，有阳气下陷虚证。

痰食：苍术、香附、黄连、蓬莪茂、缩砂仁、半夏、鸡苏、芥苈、旋覆花、萝卜、米醋、神曲、麦蘖、橘皮、木瓜、楂子、榧楂、榧子、山楂、胡桃、槟榔、大腹皮、厚朴、皂荚子心、危子、蜆壳。

阳陷：人参、柴胡、升麻、葛根、茺拔、草豆蔻、益智子、红豆蔻、高良姜、吴茱萸。

13. 噎膈

噎病在咽嗑，主于气，有痰有积。膈病在膈膜，主于血，有挟积，挟饮癖、挟瘀血及虫者。

利气化痰：半夏、山豆根、昆布、栝楼、芦根、天南星、前胡、桔梗、贝母、香附子、紫苏子、木香、藿香、泽泻、缩砂、茴香、高良姜、红豆蔻、草果、白豆蔻、生姜、橘皮、槟榔、青橘皮、厚朴、茯苓、沉香、檀香、苏合香、丁香、枳壳、枳实。

开结消积：三棱、蓬莪茂、郁金、阿魏、威灵仙、凤仙子、马蹄香、紫金牛、板蓝汁、红蓝花、莨花、甘遂、大黄、杵头糠、荞麦秸灰、韭汁、乌梅、杏仁、山楂、桃仁、巴豆霜、硃砂、黑铅、白矾、雄黄、轻粉、蓬砂、蜣螂、壁虎、鲫鱼、五灵脂、羚羊角。

14. 反胃

主于虚，有兼气、兼血、兼火、兼寒、兼痰、兼积者。病在中下二焦。

食不能入,是有火;食入反出,是无火。

温中开结:附子、白豆蔻、白芷、木香、王瓜、木鳖子、萆薢、草豆蔻、红豆蔻、高良姜、肉豆蔻、藿香、抚芎、苏子、前胡、香附、半夏、三棱、益智子、韭菜、生姜、白芥子、大蒜、干姜、茴香、杵头糠、萝卜、薤白、槟榔、青皮、橘皮、胡椒、萆薢、枇杷叶、松节、丁香、桂心、沉香、檀香、茯苓、厚朴、枳实、雄黄、雌黄、铅丹、赤石脂、白矾、丹砂、朴消、蓬砂、轻粉、硃砂、凤凰衣、五灵脂、猬皮。

和胃润燥:人参、白术、芍药、芦根、茅根、山药、陈仓米、马齿苋、麻仁、胡麻油、杏仁、棠梨叶、干枣叶、石莲、乌芋、梓白皮、淡竹茹、竹沥、醴泉、井华水、灶中土、蚕茧、牛羊乳、羊肉、乌雄鸡、乌雌鸡。

15. 呕吐

有痰热,有虚寒,有积滞。

痰热:葛根、泽泻、香附、黄连、苦耽、麦门冬、前胡、芦根、赤小豆、豌豆、绿豆粉、茯苓、猪苓、卮子、揪白皮、梓白皮、苏方木、杨梅、枇杷、黄丹、胡粉、滑石、石膏、蝉蜕、牛乳。

虚寒:细辛、苍术、白术、人参、半夏、南星、旋覆花、苏子、藿香、木香、当归、茅香、白豆蔻、生附子、缩砂仁、廉姜、白芷、红豆蔻、高良姜、肉豆蔻、白扁豆、豇豆、干姜、白芥子、橘皮、蜀椒、胡椒、萆薢、吴茱萸、槟榔、沉香、檀香、丁香、厚朴、诃黎勒、赤石脂、硫黄。

积滞:香附子、缩砂、大黄、续随子、牵牛、神曲、麦蘖、巴豆、五灵脂。

16. 哕呃

有痰热、有虚寒。

痰热:芦根、茅根、苏叶、葛根汁、前胡、胡麻、大麻仁、小麦、赤小豆、生姜、萝卜、蔓菁子、枇杷、杨梅、枳椇、甘蔗、茯苓、猪苓、淡竹茹、仙人杖、滑石、蝉蜕、海蛤。

虚寒:细辛、半夏、燕蓐草、白术、草豆蔻、高良姜、萆薢、白豆蔻、益

智子、麻黄、桔梗、木香、藿香、旋覆花、红豆蔻、肉豆蔻、附子、乌头、蒟酱、苍术、烧酒、白扁豆、干姜、薤、橘皮、橙皮、木瓜、榧楂、楂子、山楂、葡萄藤叶、柿蒂、槟榔、萆澄茄、吴茱萸、梓白皮、丁香、诃黎勒、厚朴、代赭石、硫黄、鹿角。

17. 呃逆

呃、音噫，不平也。有寒有热，有虚有实。其气自脐下冲上，作呃呃声，乃冲脉之病。世亦呼为咳逆，与古之咳嗽气急之咳逆不同，朱肱以哕为咳逆，王履以咳嗽为咳逆，皆非也。

虚寒：半夏、紫苏、乌头、缩砂、麻黄、细辛、旋覆花、高良姜、蒟酱、苏子、紫菀、肉豆蔻、刀豆、姜汁、兰香叶、橘皮、荔枝、胡椒、萆澄茄、吴茱萸、蜀椒、石莲子、丁香、沉香、乳香、桂心、伏龙肝、代赭石、硫黄。

湿热：大黄、人参芦、人参、柿蒂、青橘皮、枳壳、淡竹叶、竹茹、牡荆子、滑石。

18. 霍乱

有湿热、寒湿、并七情内伤，六气外感。

湿热：香薷、术、蓼子、前胡、桔梗、苏子、紫苏、薄荷、鸡苏、芦根茎叶、通草、防己、木通、泽泻、芍药、女菀、水菹、海根、黄仓米、粟米、蜀黍、白扁豆、豇豆、大豆、绿豆叶、水芹、木瓜、榧楂、梨叶、棠梨枝叶、梅叶、藕汁、莲蕊、卮子、桑叶、桑白皮、荆叶、柏木、槐叶、苏方木、土蜂窠、铅丹、黑铅、朱砂、石膏、滑石、玄精石、消石、白矾、蜜蜡。

寒湿：藿香、木香、香附子、附子、南星、半夏、人参、缩砂、萆茇、蒟酱、山姜、杜若、山柰、刘寄奴、肉豆蔻、白豆蔻、草豆蔻、高良姜、蓬莪茂、艾叶、水蓼、烧酒、醋、葱白、薤、小蒜、胡蒜、白芥子、干姜、生姜、茴香、橘皮、槟榔、大腹皮、椰子皮、桃叶、胡椒、萆澄茄、吴茱萸、食茱萸、丁香、桂心、沉香、白檀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樟脑、樟材、乌药、诃黎勒、皂荚、厚朴、海桐皮、硫黄、阳起石、炒盐。

积滞：大黄、陈仓米、麦蘖、神曲、巴豆、食盐。

19. 泄泻

有湿热、寒湿、风暑、积滞、惊痰、虚陷。

湿热：白术、苍术、车前子、苈叶、秦艽、黄连、胡黄连、泽泻、木通、地肤子、灯心、粟米、丹黍米、山药、薏苡仁、卮子、黄蘗、茯苓、猪苓、石膏、雄黄、滑石。

虚寒：甘草、人参、黄芪、白芍药、防风、藁本、藿芩、升麻、葛根、柴胡、半夏、五味子、补骨脂、肉豆蔻、木香、缩砂、草豆蔻、益智子、萆薢、附子、草乌头、艾叶、苘荬子、菝葜、陈仓米、烧酒、罌粟壳、神曲、白扁豆、薏苡仁、干姜、薤白、乌梅、酸榴皮、石莲、胡椒、蜀椒、吴茱萸、大枣、木瓜、楮子、诃黎勒、厚朴、丁香、乳香、桂心、没石子、赤石脂、白矾、硫黄、禹余粮、阳起石、五倍子、龙骨、龟甲、鹿茸。

积滞：神曲、麦蘖、荞麦粉、芫荽、楮叶、巴豆、百草霜。

外治：田螺、木鳖子、蛇床子、蓖麻仁、猪苓、巴豆纸、大蒜、赤小豆。

20. 肠鸣

有虚气，水饮，虫积。

丹参、桔梗、海藻、昆布、女菀、女萎、半夏、石香薷、萆薢、红豆蔻、大戟、黄芩、橘皮、杏仁、厚朴、卮子、硃砂、原蚕沙。

21. 痢疾

有积滞、湿热、暑毒、虚滑、冷积、蛊毒。

积滞：大黄、巴豆、藜芦、莱菔及子、青木香、山楂、曲、槟榔、枳实、枳壳、百草霜、密陀僧、硃砂、鸡内金。

湿热：黄连、胡黄连、白头翁、柴胡、大青、青蒿、地榆、青黛、益母草、荆芥、蛇含、山苏、黄芩、地黄、马蔺子、车前草、鸭跖草、牛膝、女萎、王瓜

子、冬葵子、刘寄奴、地肤子、千里及、旱莲、苦参、贯众、地锦、山豆根、忍冬、紫参、桔梗、白及、蒲黄、绿豆、赤小豆、黑豆、胡麻、豆豉、豇豆、豌豆、白扁豆、葱白、冬瓜叶、丝瓜、茄根茎叶、胡荽、木耳、芸苔、荷蒂、无花果、甜瓜、乌药、槐花、樗白皮、柏叶、卮子、黄檗、天蓼、桑寄生、木槿花、茯苓、滑石、黄土、雄黄、贝子、五灵脂、犀角、熊胆、童子尿。

虚寒：甘草、芍药、人参、当归、白术、苍术、熟艾叶、乌头、附子、草乌、肉豆蔻、蕙草、漏芦、玄胡索、缩砂仁、草豆蔻、萆薢、破故纸、黄芪、肉苁蓉、白扁豆花、山药、薤白、生姜、浮麦、蜀椒、胡椒、吴茱萸、石莲、桂心、皂荚刺、厚朴、乳香、沉香、丁香、代赭、石硫黄、阿胶、牛乳、羚羊角、鹿角、鹿茸。

止涩：鸡冠花、木贼、菝葜、五味子、罌粟、栗壳、苦茶、乌梅、梅叶、荔枝壳、石榴皮及根、大枣、橡实、木瓜、棠梨、榧楂、李根白皮、荷叶灰、楮叶、没石子、枸橘叶、金樱子、海桐皮、诃子、禹余粮、五石脂、赤石脂、白石脂、矾石、云母粉、五倍子、露蜂房、蝉蜕、蛻螂、龙骨、鲛鲤甲、蚌粉、牡蛎。

22. 疟疾

有风、寒、暑、热、湿、食、瘴、邪八种，五藏疟，六腑疟，劳疟，疟母。

暑热：柴胡、黄芩、甘草、黄芪、牛膝、苍耳子、马鞭草、香薷、青蒿、人参、白术、升麻、葛根、川芎、知母、葳蕤、牛蒡根、当归、地黄、菖蒲、玄参、紫参、白及、胡黄连、防己、青木香、胡麻、粳米、豆豉、冬瓜叶、蜀椒、甘蔗、竹叶、地骨皮、猪苓、茯苓、石膏、蚯蚓、乌贼骨、龟壳、鳖甲、牡蛎。

寒湿：附子、草乌头、草豆蔻、苍术、麻黄、羌活、高良姜、火麻叶、生姜汁、干姜、独蒜、薤白、乌梅、橘皮、青橘皮、桂心、硫黄、云母、代赭石、龙骨、鹿角。

痰食：常山、芫花、大黄、阿魏、半夏、三棱、莪茂、神曲、麦蘖、槟榔、桃仁、桃花、杏仁、巴豆、绿矾、矾石、密陀僧、白僵蚕、鲛鲤甲、夜明砂、鸡内金。

邪气：桃泉、蜈蚣、勒鱼骨、疟龟。

吐痰：常山、蜀漆、藜芦、地菰、稀莖、葶草、石胡荽、离鬲草、泽漆、莛花、豉汤、瓜蒂、相思子。

23. 寒热

有外感，内伤，火郁，虚劳，疟，疮，癰痂。

和解：甘草、知母、丹参、白头翁、胡黄连、柴胡、前胡、白鲜皮、茅根、大黄、旋覆花、茵陈、龙胆、白薇、秦艽、当归、川芎、芍药、荆芥、紫草、夏枯草、芦根、木通、蒲黄、连翘、凌霄花、土瓜根、冬瓜、茄子、马齿苋、苋实、薤白、杏花、桃毛、厚朴、牡蛎、蔓荆、枳实、竹茹、石膏、滑石、食盐、朴消、矾石、龟甲、海蛤、蛤蜊、贝子、龙齿、牛黄。

补中清肺：黄芪、沙参、黄精、葳蕤、术、桔梗、灯笼草、麦门冬、紫菀、旋花根、天门冬、白英、忍冬、豌豆、绿豆、赤小豆、秫、百合、山药、吴茱萸、椒红、桂、辛夷、沉香、乌药、桑叶、茯苓、酸枣、山茱萸、阳起石、禹余粮、鹿角。

24. 心下痞满

痛者为结胸胸痹，不痛者为痞满。有因下而结者，从虚及阳气下陷；有不因下而痞结者，从土虚及痰饮食郁湿热治之。

湿热气郁：桔梗、黄连、黄芩、柴胡、前胡、贝母、川芎、木香、甘松、香附子、泽泻、芍药、白豆蔻、射干、大黄、草豆蔻、吴茱萸、枳实、枳壳、厚朴、皂荚、厄子、蕤核、茯苓。

痰食：半夏、旋覆花、缩砂、泽漆、栝楼、三棱、牵牛、神曲、麦蘖、生姜、姜皮、白芥子、橘皮、青橘皮、瓜蒂、槟榔、大腹皮、诃黎勒、巴豆、密陀僧、芒硝。

脾虚：人参、术、远志、升麻、柴胡、附子、羊肉。

25. 胀满

有湿热，寒湿，气积，食积，血积。

湿热：白术、黄连、黄芩、柴胡、桔梗、射干、防风、薄荷、车前、泽泻、木通、白芍药、大黄、半夏、牵牛、忍冬、泽泻、赤小豆、豌豆、木瓜、厚朴、皂荚、枳实、枳壳、茯苓、猪苓。

寒湿：草豆蔻、缩砂蔻、益智子、胡卢巴、胡椒、附子、丁香、诃黎勒、禹余粮。

气虚：人参、甘草、萎蕤、青木香、香附子、紫苏、莱菔子、生姜、姜皮、马芹子、山药、百合、槟榔、沉香、全蝎。

积滞：蓬莪茂、京三棱、刘寄奴穗、马鞭草、神曲、藁米、胡蒜、山楂、橘皮、胡椒、芒硝、绿矾。

26. 诸肿

有风肿，热肿，水肿、湿肿、气肿、虚肿、积肿、血肿。

开鬼门：麻黄、羌活、防风、柴胡、浮萍、鼠粘子、天仙藤、忍冬、蒺藜、陆英、狗脊、葱白根、杏叶、楠材、桐叶、柳枝及根皮。

洁净府：泽泻、鸭跖草、苍耳子、苏子、木通、通脱木、香薷、灯心草、冬葵子、葶苈、马鞭草、马兰、益母草、旋覆花、萱草根、叶、蓼子、海金沙、汉防己、水蓼、海藻、海带、昆布、天蓼、茅根、蒲公英、薏苡仁、黑大豆、赤小豆、绿豆、葫蒜、胡葱、百合、冬瓜、杏核仁、桃白皮、椒目、败荷叶、木兰皮、柳叶、榆皮、叶、桑白皮、桑叶、桑枝、楮实、楮叶、楮白皮、卮子、茯苓及皮、猪苓、皂荚、五加皮、滑石、凝水石、矾石、蝼蛄、海蛤、贝子、田螺、鲤鱼、秋石。

逐陈莖：三白草、蒴藋根、蓖麻子仁、商陆、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芫花、薤花、葶苈子、狼毒、防葵、牵牛、马兜铃、大豆黄卷、米醋、葱白、老丝瓜、巴豆、郁李仁、乌柏木、轻粉、银朱。

调脾胃：白术、苍术、黄连、黄芪、香附子、藿香、砂仁、藟蕤、使君子、附子、乌头、姜皮、萝卜、柑皮、槟榔、吴茱萸、苏合香、羊肉。

血肿：红蓝花、刘寄奴、泽兰、紫草。

27. 黄疸

有五,皆属热湿。有瘀热,脾虚,食积,瘀血,阴黄。

湿热:茵陈、白鲜皮、秦艽、大黄、栝楼根、胡黄连、黄连、柴胡、苦参、贝母、山慈姑、茅根、葛根、紫草、苍耳叶、麦门冬、龙胆、马蔺、荆芥、丽春草、大青、麻黄、灯心根、萱草根、苦耽、漆草、鬼白、翘根、篇蓄、紫花地丁、大戟、藜芦、芫花、木鳖子、土瓜根、山豆根、茜根、木通、白英、泽泻、菰笋、莼、地锦、胡麻、麦苗、薏苡根、丽春花、蔓菁子、莴苣子、芹菜、苦瓠、桃根、瓜蒂、盐麸子、卮子、黄檗、木兰皮、滑石、方解石、朴消、蟹、田螺。

脾胃:黄芪、白术、远志、当归、老茄、椒红、白石英、五色石脂。

食积:神曲、麦蘖、米醋、丝瓜、皂荚、针砂、矾石、绿矾、百草霜、白丁香、五灵脂。

28. 脚气

有风湿,寒湿,湿热,食积。

风寒湿气:牛蒡、忍冬、木鳖子、高良姜、苏子、丹参、胡卢巴、麻黄、羌活、细辛、苍术、白术、天麻、夏枯草、附子、侧子、艾叶、秦艽、白蒿、紫苏、漏芦、飞廉、青箱、苍耳、茵芋、马蔺子、茜根、菊花、旋覆、菖蒲、水萍、草薢、石南藤、菴蓂、土茯苓、芸苔、薏苡仁、葱白、杏仁、秦椒、蜀椒、大腹皮、槟榔、吴茱萸、乌药、五加皮、松节、松叶、乳香、苏合香、厚朴、皂荚子、官桂、栲荆、干漆、石南叶、海桐皮、硫黄、慈石、玄精石、白石英、晚蚕沙、牛乳。

湿热流注:木通、防己、泽泻、香薷、荆芥、稀荳蔻、车前子、海金沙、海藻、大黄、商陆、甘遂、牵牛、威灵仙、巴戟天、香附子、胡麻、大麻仁、赤小豆、黑大豆、马齿苋、百合、竹笋、紫菜、木瓜、橘皮、桃仁、枇杷叶、杨梅核仁、枳壳、桑叶及枝、郁李仁、紫荆皮、茯神木、赤茯苓、猪苓、滑石。

洗澡:水蓼、甘松、水英、陆英、曼陀罗花、大戟、猫儿眼睛草、苦参、

生葱、苏木、楠材、樟材、白矾汤。

29. 痿症

有湿热，湿痰，瘀血。血虚属肝肾，气虚属脾肺。

湿热：黄芩、秦艽、知母、生地黄、黄连、连翘、泽泻、威灵仙、防己、木通、薇衔、卷柏、陆英、升麻、柴胡、黄檗、茯苓、猪苓、五加皮。

痰湿：苍术、白术、神曲、香附子、半夏、天南星、白附子、附子、天雄、稀莖、橘皮、松节、桂。

虚燥：黄芪、人参、麦门冬、知母、甘草、山药、石斛、牛膝、菟丝子、何首乌、萆薢、菝葜、土茯苓、狗脊、骨碎补、菖蒲、川芎、芍药、当归、天门冬、紫菀、紫葳、肉苁蓉、琐阳、列当、五味子、覆盆子、巴戟天、淫羊藿、山茱萸、枸杞子、杜仲、鹿茸、麋角、肭肭脐。

30. 转筋

有风寒外束，血热，湿热吐泻。

内治：木香、桔梗、前胡、艾叶、紫苏、香薷、半夏、附子、五味子、菖蒲、缩砂、高良姜、葱白、薤白、生姜、干姜、木瓜、棠梨枝、叶、楂子、吴茱萸、松节、桂、沉香、厚朴、卮子。

31. 喘逆

古名咳逆上气。有风寒，火郁，痰气，水湿，气虚，阴虚，脚气。

风寒：麻黄、羌活、苏叶、款冬花、南藤、细辛、苈草、破故纸、蜀椒、松子仁、桂、皂荚、巴豆。

痰气：半夏、桔梗、白前、蓬莪茂、苏子、缩砂仁、菴蓂子、葶苈、甘遂、泽漆、大戟、栝楼、贝母、桂子、射干、芫花、薤花、前胡、白芥子、莱菔子、生姜、橘皮、杏仁、桃仁、槟榔、椒目、茗茶、银杏、瓜蒂、柿蒂、马兜铃、诃黎勒、桑白皮、厚朴、枳实、茯苓、牡荆、青礞石、雌黄、硫黄、海蛤、文蛤、

蛤粉、白僵蚕、阿胶。

火郁：知母、茅根、蓝叶、大黄、天门冬、麦门冬、黄芩、沙参、前胡、苈草、丹黍根、生山药、砂糖、桃皮、石膏、龙骨。

虚促：人参、五味子、马兜铃、黄芪、紫菀、女菀、款冬花、韭汁、大枣、胡桃、沉香、乌药、石钟乳、太乙余粮、蛤蚧、阿胶、青羊角、獭肝。

32. 咳嗽

有风寒，痰湿，火热，燥郁。

风寒：麻黄、细辛、白前、百部、款冬花、牛蒡根、飞廉、佛耳草、缩砂、紫苏、芥子、生姜、干姜、蜀椒、桂心、蜂房。

痰湿：半夏、天南星、菖蒲子、葶苈、芫花、玄胡索、旋覆花、白药子、千金藤、黄环、薤花、大戟、甘遂、草犀、苏了、桂子、白芥子、蔓菁子、莱菔子、莱菔、丝瓜、烧酒、白果、榧子、海枣、都念子、盐麸子、香椽、橘皮、枳壳、皂荚、楮白皮、桑白皮、厚朴、矾石、浮石、雌黄、雄黄、密陀僧、礞石、硃砂、蛤蜊粉、蚌粉、海蛤、白僵蚕。

痰火：黄芩、桔梗、前胡、百合、天门冬、山豆根、白鲜皮、马兜铃、甘草、沙参、麦门冬、百部、天花粉、栝楼、灯笼草、贝母、知母、石韦、射干、马勃、桑花、丹黍米、百合、枇杷叶、杏仁、梨汁、干柿、余甘子、大枣、石蜜、桑叶、石膏、浮石、玄精石、礞砂、五倍子。

虚劳：黄芪、人参、五味子、紫菀、款冬花、仙灵脾、地黄、柴胡、牛蒡子、罌粟壳、桃仁、胡桃、金果、乌梅、干漆、诃梨勒、赤石脂、蜜蜡、鳖、龟甲、蛤蚧、五灵脂、阿胶。

33. 肺痿、肺痛

有火郁。又分气虚，血虚。

排逐：鸡苏、防己、桔梗、芦根、葶苈、甘草、王瓜子、升麻、紫菀、贝母、败酱、知母、黄芩、薏苡仁、橘叶、竹沥、淡竹茹、茯苓。

补益：人参、天门冬、栝楼、款冬花、麦门冬、蒺藜子、五味子、女菀、

沙参、白石英、蛤蚧、鹿血、阿胶、鹿角胶、黄明胶。

34. 虚损

有气虚,血虚,精虚,五藏虚,虚热,虚寒。

气虚:甘草、人参、黄芪、黄精、青蒿、石斛、骨碎补、五味子、忍冬藤、补骨脂、附子、天雄、蛇床子、仙茅、淫羊藿、狗脊、柴胡、秦艽、薄荷、羌活、苏子、青木香、天门冬、沙参、葳蕤、白茅根、地肤子、黄连、术、五芝、蕤白、山药、甘薯、大麻子、胡麻、柿霜、藕、莲实、柏子仁、枸杞叶、地骨皮、五加皮、女贞实、厚朴、沉香、桂、松根白皮、茯苓、桑白皮、云母粉、五色石脂、白石英、紫石英、枸杞虫、蚕蛹、海蚕、紫河车。

血虚:地黄、麦门冬、泽兰、黄檗、当归、川芎、白芍药、丹参、玄参、续断、牛膝、杜仲、牡丹皮、龟板、鳖甲、阿胶。

精虚:肉苁蓉、锁阳、菟丝子、覆盆子、何首乌、巴戟天、车前子、远志、决明子、蒺藜子、五味子、草薢、菝葜、土茯苓、杜仲皮、阳起石、慈石、石硫黄、桑螵蛸、九香虫、牡蛎、羊脊髓、猪脊髓、羊肾、鹿茸、麋茸、麋角、鹿髓、鹿血。

35. 瘵症

有虫积、浊气。邪气乘虚,有痰、血、火、郁。

除邪:青蒿、王瓜子、玄参、甘松、苦瓠、天麻、知母、秦艽、胡黄连、芦根、百部、紫菀、甘草、桔梗、人参、黄芪、浮麦、阿芙蓉、鹿角菜、茄子、李、杏核仁、乌梅、桃核仁、蜀椒、槟榔、安息香、苏合香、干漆、皂荚、桑柴灰、樗白皮、地骨皮、酸枣仁、阿魏、柳叶、黄檗、金薄、石膏、雄黄、白矾、禹余粮、阳起石、慈石、石决明、鳖甲、蛤蚧、獭肝、鹿茸、象牙、虎牙。

除辟:升麻、徐长卿、鬼督邮、忍冬、丹参、白鲜皮、白蒺藜、天麻、野葛、雷丸、卷柏、桔梗、知母、小草、远志、甘松、蒿本、白微、人参、苦参、沙参、紫菀、狼毒、白及、商陆、木香、缩砂、藿香、兰草、山柰、山姜、姜黄、莪术、郁金香、鸡苏、菖蒲、艾叶、射干、芫花、钩吻、羊躑躅、海藻、藤芜、青

蒿、石长生、续随子、豌豆、白豆、大豆、酒醋、陈仓米、芥子、白芥子、大蒜、百合、胡荽、桃梠、桃花、桃白皮、桃胶、桃仁、榧子、蜀椒、吴茱萸、鬼箭、沉香、丁香、檀香、乌药、竹叶、降真香、安息香、樟脑、乳香、阿魏、樗白皮、干漆、皂荚、巴豆、琥珀、卮子、伏龙肝、京墨、铁落、朱砂、硫黄、石膏、雄黄、代赭、露蜂房、龙骨、龙齿、龟甲、鲛鲤、蛤蚧、贝子、牡蛎、牛黄、羚羊角、鹿角及茸、虎骨、象牙、狼牙、熊胆、麝香。

36. 吐血、衄血

有阳乘阴者，血热妄行；阴乘阳者，血不归经。血行清道出于鼻，血行浊道出于口。呕血出于肝，吐血出于胃，衄血出于肺。耳血曰耳衄，肤血曰血汗，口鼻并出曰脑衄，九窍俱出曰大衄。

逐瘀散滞：大黄、甘遂、芫花、大戟、杜衡、郁金、茜根、三七、蓖麻叶、三棱、莱菔汁、桑耳、荷叶、藕汁、桃仁、桃梠、榴花、干柿、棕灰、血竭、山茶、蕤仁、苏木、伏龙肝、百草霜、白矾、硃砂、食盐、芒硝、露蜂房、虻虫、水蛭、五倍子末、乌贼骨、五灵脂。

滋阴抑阳：生地黄、紫参、丹参、地榆、牡丹皮、当归、川芎、芍药、黄芩、黄连、胡黄连、黄药子、白药子、蒲黄、青黛、车前汁、大小蓟、泽兰、紫苏、薄荷、青蒿、青箱、生葛、浮萍、桑花、荆芥、茅根、白鸡冠花、地菰、龙葵、苍耳、贯众、黄葵子、王不留行、萱根、决明、地肤、麦门冬、马勃、小麦、莲花、柏叶、卮子、桑叶、地骨皮、槐花、楮叶、黄檗、竹叶、竹茹、荆叶、朱砂、滑石、玄明粉、犀角、蛤粉。

理气导血：香附、桔梗、乌药、沉香、防风、白芷、半夏、天南星、贝母、栝楼、石菖蒲、川芎、灯心草、香薷、谷精草、枇杷叶、玄胡索。

调中补虚：人参、黄芪、甘草、白及、百合、萆薢叶、饴糖、白扁豆、白术、代赭石、灵砂、鳖甲、蛤蚧、阿胶、鹿角胶。

37. 齿衄

有阳明风热，湿热，肾虚。

除热：防风、羌活、黄连。

清补：人参。

外治：香附、蒲黄、苦参、骨碎补、丝瓜藤、寒水石、五倍子、地龙、枯矾、百草霜、地骨皮、苦竹叶、麦门冬、蜀椒、蟾酥、苦竹茹。

38. 血汗

即肌衄，又名脉溢，血自毛孔出。心主血，又主汗，极虚有火也。

内治：人参、葶草、黄芩、生姜汁、郁李仁、朱砂。

咳嗽血：咳血出于肺，嗽血出于脾，咯血出于心，唾血出于肾。有火郁，有虚劳。

火郁：麦门冬、片黄芩、桔梗、生地黄、金丝草、茅根、贝母、姜黄、牡丹皮、川芎、白芍药、大青、香附子、茜根、丹参、知母、荷叶、藕叶、桃仁、柿霜、杏仁、水苏、紫菀、白前、荆芥穗、蒲黄、桑白皮、茯神、韭、生姜、黄檗、槐花、卮子、诃子。

虚劳：人参、地黄、百合、紫菀、白及、黄芪、五味子、阿胶、乌贼骨。

39. 诸汗

有气虚，血虚，风热，湿热。

气虚：黄芪、人参、白术、麻黄根、葳蕤、知母、地榆、附子、艾叶、何首乌、郁金、麻勃、酸枣仁、茯神、柏实、桂、杜仲、吴茱萸、雷丸、五倍子、牡蛎粉、龙骨。

血虚：当归、地黄、白芍药。

风热：防风、白芷、荆芥、龙胆、黄连、胡黄连、麦门冬、小麦、浮麦、豉、盐麸子、冬桑叶、竹沥。

40. 怔忡

血虚，有火，有痰。

养血清神：人参、当归、地黄、黄芪、远志、黄芩、黄连、巴戟天、香附、牡丹皮、麦门冬、茯神、茯苓、酸枣、柏实。

41. 健忘

心虚，兼痰，兼火。

补虚：甘草、人参、远志、石菖蒲、仙茅、淫羊藿、丹参、当归、地黄、预知子、麻勃、山药、龙眼、乳香、莲实、茯神、茯苓、柏实、酸枣、龙骨、虎骨。

痰热：黄连、麦门冬、牡丹皮、柴胡、木通、朱砂、商陆花、白石英、牛黄。

42. 惊悸

有火，有痰，兼虚。

清镇：黄连、麦门冬、远志、丹参、牡丹皮、玄参、知母、甘草、半夏、天南星、柴胡、龙胆、芍药、人参、黄芪、白及、胡麻、山药、淡竹沥、黄檗、柏实、茯神、茯苓、乳香、没药、血竭、酸枣仁、厚朴、朱砂、自然铜、龙骨、龙齿、夜明沙、龟甲、牛黄、羚羊角。

43. 惊痫

有阴阳二证。

阳证：黄连、羌活、龙胆草、青黛、雄黄、金银薄、代赭石、铁粉、鳖甲、山甲、全蝎、龙骨、牡蛎、蛇蛻、珍珠、白花蛇、乌蛇、五灵脂、牛黄、羚羊角、甘草、钩藤、丹砂、卢会、龙脑、石菖蒲、柏子仁、茯神、牡丹皮、琥珀、淡竹叶、竹茹、木通、天竺黄、紫石英、玳瑁、犀角、黄芩、桔梗、薄荷、荆芥、藁本、紫菀、款冬花、桑根白皮、细辛、慈石、地黄、玄石、乳香、阿魏、半夏、天南星、枳壳、杏仁、神曲、僵蚕、青礞石、银珠、轻粉、薇衔、女萎、蜀羊泉、莽草、茺萸、白鲜皮、蜂房、蜥蜴、安息香。

阴证：黄芪、人参、天麻、天南星、附子、乌头、蜀椒、胡椒、蚤休、乌

药、麻黄、桂心、硫黄、升麻、远志、蛇床子、缩砂、曼陀罗花、芸薹子、羊肉。

44. 狂惑

有火，有痰，及畜血。

清镇：黄连、蓝汁、麦门冬、茵陈、海金沙、葳蕤、紫参、白头翁、白微、白鲜皮、龙胆、葛根、栝楼根、大黄、苦参、芍药、景天、葶苈、郁金、葱白、百合、淡竹笋、瓜蒂、桃花、楝实、淡竹叶、竹沥、卮子、雷丸、伏龙肝、百草霜、朱砂、寒水石、玄明粉、玄精石、雄黄、铁落、贝子、玳瑁、羚羊角、犀角、牛黄、紫河车。

45. 烦躁

肺主烦，肾主躁。有痰，有火，有虫厥。

清镇：黄连，黄芩，麦门冬，知母，贝母，车前子，丹参，玄参，甘草，柴胡，白前，葳蕤，龙胆草，防风，芍药，地黄，五味子，青黛，栝楼子，葛根、菖蒲、王不留行，胡黄连、牛蒡根、款冬花、白术、蒲黄、小麦、赤小豆、豉、杏仁、大枣、荔枝、竹沥、淡竹叶、楝实、厚朴、卢会、卮子、猪苓、酸枣仁、茯神、茯苓、槐子、黄檗、禹余粮、滑石、朱砂、石膏、玄明粉、龙骨、犀角、羚羊角。

46. 不眠

有心虚，胆虚，兼火。

清热：灯心草、半夏、地黄、麦门冬、干姜、酸枣、蕨菜、乌梅、榔榆、郁李仁、蕤仁、大枣、木槿叶、乳香、茯神、知母、牡丹皮、紫石英、朱砂、蜂蜜。

47. 多眠

脾虚，兼湿热，风热。

脾湿：木通、术、葳蕤、黄芪、人参、沙参、土茯苓、茯苓、荆沥、蕤核、龙骨。

风热：苦参、酸浆、龙葵、当归、地黄、苍耳、白微、茶、酸枣。

48. 消渴

上消少食，中消多食，下消小便如膏油。

生津润燥：生葛根、白芍药、栝楼根、王瓜子及根、兰叶、牛蒡子、葵根、甘藤汁、萝卜、麻子仁、竹笋、生姜、乌梅、李根白皮、矾石、五倍子、海蛤、牡蛎。

降火清金：麦门冬、天门冬、黄连、浮萍、紫葛、凌霄花、泽泻、贝母、白英、沙参、茅根、芦根、灯心草、紫菀、白芷、款冬花、苏子、小麦、麦麸、薏苡仁、乌豆、赤小豆、绿豆、冬瓜、黄檗、桑白皮、地骨皮、荆沥、竹叶、茯苓、猪苓、密陀僧、滑石、朱砂、凝水石、浮石、蚕沙。

补虚滋阴：地黄、知母、葳蕤、人参、黄芪、香附、牛膝、五味子、菟丝子、菝葜、覆盆子、悬钩子、白扁豆、韭菜、枸杞、桑葚、松脂、石钟乳、蛤蚧。

杀虫：苦楝根皮、雌黄、鸡内金、五灵脂、麝香。

49. 遗精梦泄

有心虚，肾虚，湿热，脱精。

心虚：远志、小草、益智、石菖蒲、柏子仁、人参、菟丝子、莲须、莲子心、石莲肉、厚朴、朱砂、紫石英。

肾虚：巴戟天、肉苁蓉、山药、补骨脂、五味子、石龙芮、葳蕤、蒺藜、狗脊、益智仁、覆盆子、韭子、葱实、胡桃、芡实、金樱子、柘白皮、乳香、棘刺、沉香、安息香、杜仲、枸杞子、山茱萸、石硫黄、五石脂、石钟乳、阳起石、桑螵蛸、晚蚕蛾、九肋鳖甲、鹿茸。

湿热：半夏、车前草、续断、漏芦、泽泻、苏子、黄檗、龙脑、五加皮、牡蛎粉、真珠。

50. 赤白浊

赤属血，白属气，有湿热，有虚损。

湿热：猪苓、半夏、黄连、知母、茶茗叶、生地黄、大黄、苍术、神曲、萝卜、冬瓜仁、银杏、榧子、椿白皮、榆白皮、楮叶、柳叶、厚朴。

虚损：黄芪、五味子、肉苁蓉、菟丝子、络石、木香、草薢、附子、益智、远志、石莲、芡实、石菖蒲、茱萸、巴戟天、山药、茯苓、鹿茸。

51. 癃淋

有热在上焦者，口渴；热在下焦者，不渴；湿在中焦，不能生肺者。前后关格者，下焦气闭也。转胞者，系了戾也。五淋者，热淋，气淋，虚淋、膏淋、沙石淋也。

通滞利窍：瞿麦、龙葵根、赤藤、车前子、杜衡、泽泻、灯心草、木通、石韦、通草、防己、蒲黄、芦根、地肤、旋花、酸浆、黄葵子、王不留行、马齿苋、葡萄根、猪苓、茯苓、榆叶、榆皮、桑枝、桑叶、桑白皮、楮皮、滑石。

清上泄火：桔梗、葶草、黄芩、卷柏、麦门冬、天门冬、苦杖、鸡肠草、海藻、壶卢、冬瓜、小麦、大麦、赤小豆、黑豆、麻仁、苦茗、淡竹叶、柳叶、蚯蚓。

解结：大黄、大戟、郁李仁、桃花、寒水石、芒硝、消石、白石英、云母粉、蛭螂、蚕脱、蛇蛻、鼠妇。

湿热：葳蕤、苈根、菡草、海金沙、葶苈、茵陈蒿、白术、秦艽、水萍、葛根、薏苡子、椒目、樗根白皮。

沙石：人参、马蔺花、菝葜、瞿麦、车前子、萱根、牛膝、虎杖、瓦松、薏苡根、黑豆、萝卜、胡桃、桃胶、桃花、胡椒、滑石、消石、硃砂、蝼蛄、地胆、斑蝥、鳖甲、蛤蚧。

调气：甘草梢、玄胡索、木香、黄芪、芍药、马蔺花、白芷、附子、徐长卿、酸草、桔梗、半夏、胡荽、葱白、大蒜、萝卜、陈橘皮、杏仁、槟榔、茱萸、槲若、苦楝子、沉香、皂荚刺、大腹皮、枳壳。

滋阴：知母、牛蒡叶、蓟根、续断、菟丝子、紫菀、益母草、生地黄、生藕汁、白石英、云母粉、桑螵蛸、牡蛎、贝子、石决明、阿胶。

外治：蓖麻仁、瓦松、苦瓠汁、茴香、大蒜、葱管、葱白、高良姜、苕根、炒盐、滑石、白矾、蝼蛄。

52. 洩数遗尿

有虚热、虚寒。肺盛则小便数而欠，虚则欠咳小便遗。心虚则少气遗尿。肝实则癃闭，虚则遗尿。脬遗热于膀胱则遗尿。膀胱不约则遗，不藏则水泉不禁。浮损，则小便滴沥不禁。

虚热：香附、白微、土瓜根、麦门冬、牡丹皮、生地黄、续断、漏卢、桑耳、黄柏、茯苓、椿白皮、石膏、雌黄、胡粉。

虚寒：仙茅、补骨脂、益智子、覆盆子、草乌头、萆薢、菝葜、狗脊、蒺藜、人参、黄芪、牛膝、甘草头、菟丝子、五味子、肉苁蓉、蒺藜、菖蒲、附子、山药、茴香、韭子、干姜、莲实、银杏、胡桃、蜀椒、桂、乌药、山茱萸、硃砂、桑螵蛸、露蜂房、鹿茸、鹿角、鹿角霜、麝香、秋石。

止塞：酸石榴、荷叶、金樱子、诃黎勒、牡蛎、龙骨、白矾、赤石脂。

53. 小便血

不痛者为尿血，主虚；痛者为血淋，主热。

尿血：生地黄、蒲黄、益母草、车前草、旱莲、芭蕉根、白芷、五叶藤、茅根、玄胡索、升麻、刘寄奴、龙胆草、荆芥、甘草、人参、郁金、当归、香附、败酱、苕根、牛膝、地榆、菟丝子、肉苁蓉、蒺藜、漏卢、泽泻、韭汁、韭子、淡豉、胡麻、火麻、荷叶、乌梅、棕榈、地骨皮、柏叶、竹茹、琥珀、槐花、棘刺、荆叶、乳香、五倍子、蚕茧、龙骨、鹿角、鹿茸。

血淋：牛膝、车前子、海金沙、生地黄、地锦、小蓟、葵根、茅根、黑牵牛、香附、白微、地榆、山慈菇花、茄叶、赤小豆、莲房、槟榔、琥珀、山栀子、藕节、竹茹、浮石、海螵蛸、阿胶、黄明胶、发灰。

54. 阴痿

有湿热者,属肝脾;有虚者,属肺肾。

湿热:天门冬、麦门冬、知母、石斛、车前子、葛根、牡丹皮、地肤子、升麻、柴胡、泽泻、龙胆、丝瓜汁、枳实、茯苓、五加皮、黄檗、丹砂。

虚弱:人参、黄芪、甘草、熟地黄、肉苁蓉、锁阳、列当、何首乌、牛膝、远志、巴戟天、百脉根、狗脊、仙茅、附子、天麻、淫羊藿、覆盆子、菟丝子、蛇床子、五味子、补骨脂、艾子、萝藦子、木莲、木香、山药、韭、薤、胡桃、吴茱萸、山茱萸、枸杞、石南、白棘、女贞实、没石子、石钟乳、阳起石、慈石、硃砂、白石英、石硫黄、雄蚕蛾、枸杞虫、蜂巢、紫稍花、九香虫、桑螵蛸、海马、海蛤、魁蛤、鹿茸、鹿角、麋角、麝香、紫河车。

55. 强中

有肝火盛强,有金石性发。其证茎盛不衰,精出不止,多发消渴痼疽。

伏火解毒:知母、地黄、麦门冬、黄芩、玄参、莽苈、黄连、栝楼根、黄檗、地骨皮、石膏。

补虚:补骨脂、山药、肉苁蓉、人参、茯神、慈石、鹿茸。

56. 囊痒

阴汗、阴臊、阴疼皆属湿热,亦有肝肾风虚。厥阴实则挺长,虚则暴痒。

内服:白芷、羌活、防风、柴胡、白术、麻黄根、车前子、白蒺藜、白附子、黄芩、木通、远志、藁本香、黑牵牛、石菖蒲、生地黄、当归、细辛、山药、荆芥穗、补骨脂、黄芪、毕勃、苍术、龙胆草、川大黄、天雄、大蒜、卮子仁、茯苓、黄柏、五加皮、杜仲、滑石、白僵蚕。

熏洗:蛇床子、甘草、水苏、车前子、菴苈子、荷叶、茱萸、槐花、牡荆

叶、白矾、紫稍花。

傅扑：五味子、蒲黄、蛇床子、生大黄、麻黄根、没石子、菖蒲、干姜、胡麻、大豆黄、吴茱萸、蜀椒、杏仁、银杏、桃仁、茶末、松香、皂角、炉甘石、密陀僧、滑石、阳起石、雄黄、五倍子、龙骨、牡蛎、乌贼骨。

57. 大便燥结

有热、有风、有气、有血、有湿、有虚、有阴、有脾约、三焦约、前后关格。

通利：大黄、牵牛、泽泻、薤花、射干、独行根、甘遂、续随子、桃花、桃叶、郁李仁、乌柏皮、巴豆、樗根白皮、白矾、蜣螂、蝼蛄。

养血润燥：当归、地黄、冬葵子、紫草、胡麻、胡麻油、麻子仁、大小麦、马齿苋、百合、桃仁、杏仁、柏子仁、蜂蜜、海蛤、阿胶。

导气：白芷、蒺藜、生葛、威灵仙、旋覆花、草乌头、羌活、萝卜子、大麦蘖、生姜、茴香、枳壳、枳实、陈橘皮、槟榔、乌梅、瓜蒂、厚朴、茶末、皂荚子、白胶香。

虚寒：黄芪、人参、甘草、肉苁蓉、锁阳、半夏、附子、胡椒、吴茱萸枝、硫黄。

58. 脱肛

有泻痢，痔漏，大肠气虚。附肛门肿痛。

内服：防风、茜根、蛇床子、黄栌楼、防己实、卷柏、鸡冠花、蜀椒、槐角、诃黎勒、桑黄、慈石、百药煎、鳖头、猬皮灰。

外治：木贼、紫萍、莨菪子、蒲黄、苕根、苦参、香附子、女萎、曼陀罗子、生萝卜、胡荽、蕺菜、榴皮、枳实、巴豆壳、皂荚、桑树叶、龙脑、儿茶、赤石脂、朴消、白矾、蜣螂、五倍子、白龙、熊胆。

59. 痔漏

内治：黄连、黄芩、秦艽、白芷、牡丹、当归、木香、苦参、益母草、茜

根、海苔、木贼、苍耳茎叶、扁蓄、苦杖、连翘、旱莲、蒲黄、忍冬、葶藶、何首乌、牵牛、神曲、赤小豆、胡麻、胡荽子、芸苔子、胡桃、杏仁汁、莲花蕊、黄檗、梧桐白皮、苦楝子、槐实、槐花、槐叶、枳实、冬青子、紫荆皮、赤白茯苓、椒目、枳椇木皮、槟榔、赤石脂、白石脂、白矾、禹余粮、蟾蜍、猬皮。

洗渍：苦参、飞廉、白芷、连翘、木鳖子、胡麻、丁香、槐枝、柳枝、茺萸、仙人杖、桃根、木槿根、猕猴桃、无花果、冬瓜、鱼腥草、马齿苋、葱白、韭菜、五倍子、童尿。

涂点：胡黄连、草乌头、白头翁、白及、白敛、黄连、旱莲、山豆根、土瓜根、卢会、木瓜、桃叶、龙脑、血竭、没药、楮叶、孩儿茶、无名异、密陀僧、硃砂、石胆、孔公蘘、硫黄、绿矾、露蜂房、蛭蟪、蜈蚣、蛻螂、蛇脱、熊胆、麝香、甲香。

熏灸：马兜铃、粟糠烟、酒、艾叶、枳壳、茺萸。

60. 下血

血清者，为肠风，虚热生风，或兼湿气。血浊者，为藏毒，积热食毒，兼有湿热。血大下者为结阴，属虚寒。便前为近血，便后为远血。又有蛊毒虫痔。

风湿：羌活、白芷、赤箭、升麻、秦艽、木贼、胡荽子、皂角、葱须、皂角刺灰、肥皂荚、槐实、槐花、干蝎。

湿热：白术、苍术、贯众、地榆、黄连、黄芩、苦参、木香、郁金、香附子、水苏、青蒿、益母草、刘寄奴、大小蓟、马蔺子、苍耳叶、桔梗、荷根、萱根、地黄、地肤叶、王不留行、金盏草、虎杖、车前草、马鞭草、旱莲、凌霄花、蔷薇根、栝楼实、王瓜子、生葛汁、白敛、威灵仙、茜根、羊蹄根、蒲黄、金星草、石韦、丝瓜、萝卜、芸苔、独蒜、银杏、藕节汁、茗叶、黄檗、椿根白皮、卮子、枳壳、枳实、橘核、楮白皮、柏叶、柏子、白僵蚕、蚕茧、海螵蛸、犀角。

虚寒：人参、黄芪、艾叶、附子、草乌头、天南星、菝葜子、骨碎补、干姜、桂心、乌药、雄黄、鹿角胶。

积滞：山楂、巴豆、茺萸、苦楝实、水蛭、猥皮、獭肝。

止涩：金丝草、三七、卷柏、荷叶、莲房灰、酸榴皮、乌梅、诃黎勒、百草霜、绿矾、五倍子、棕榈皮。

61. 瘀血

有郁怒，有劳力，有损伤。

破血散血：生甘草、黄芪、白术、黄芩、黄连、败酱、射干、葶藶、桔梗、大黄、蓬莪术、三棱、牡丹皮、芍药、红蓝花、常春藤、当归、丹参、川芎、白芷、泽兰、大小蓟、玄参、贯众、紫参、玄胡索、茅根、杜衡、牛蒡根、苎麻叶、飞廉、续断、茺蔚、紫苏、荆芥、野菊、番红花、刘寄奴、马鞭草、车前、牛膝、蒺藜、地黄、紫金藤、葶草、茜草、通草、半夏、天南星、续随子、赤小豆、麻子仁、黑大豆、大豆黄卷、芸苔子、韭汁、莱菔、生姜、干姜、桃仁、桃胶、李仁、杏仁、茯苓、乳香、没药、麒麟竭、干漆、苏方木、紫荆皮、水蛭、虻虫、龟甲、鳖甲、五灵脂、羚羊角、鹿角。

62. 积聚癥瘕

左为血，右为食，中为痰气。积系于藏，聚系于腑，癥系于气与食，瘕系于血与虫，瘕系于气郁，癖系于痰饮。心为伏梁，肺为息贲，脾为痞气，肝为肥气，肾为奔豚。

血气：三棱、蓬莪术、郁金、姜黄、香附子、大黄、牡丹、芍药、当归、川芎、丹参、玄参、紫参、白头翁、玄胡索、泽兰、刘寄奴、续断、大戟、蒺藜、虎杖、马鞭草、土瓜根、麻黄、米醋、胡麻油、芸苔子、山蒜、桑耳、桃仁、桃泉、甜瓜子仁、茺萸、琥珀、没药、自然铜、阳起石、凝水石、禹余粮、曾青、石胆、水蛭、守宫、鳖甲、龟甲、玳瑁、牡蛎、蛤蜊、海马、夜明沙、麝香、癖石。

食气：青木香、白蒿、薤叶、海苔、木鳖子、番木鳖、预知子、苏子、神曲、麦蘖、蔓菁、萝卜、水蕨、姜叶、皂角蕈、马齿苋、山楂、槟榔、阿魏、枳壳、枳实、百草霜、胡粉、密陀僧、蓬砂、玄精石、朱砂、雄黄、青礞石、绿矾、硃砂、石硷、石髓、五灵脂、腥肭脐。

痰饮：威灵仙、牵牛、续随子、狼毒、紫菀、商陆、黄连、天南星、柴胡、桔梗、苦参、白术、苍术、高良姜、防葵、旋覆花、葶苈、独行根、常山、蜀漆、甘遂、昆布、海藻、葶苈子、附子、天雄、草乌头、白芥子、仙人杖、大枣、橘皮、青皮、桃花、榧子、苦茗、蜀椒、胡椒、吴茱萸、巴豆、沉香、丁香、草豆蔻、郁李仁、枳实、浮石、石硫黄、消石、玄明粉、朴消、海蛤、蛤蜊粉、蚌粉。

63. 诸虫

有蛔、白、蛲、伏、肉、肺、胃、弱、赤九种。又有尸虫、劳虫、疳虫、瘕虫。

杀虫：术、蓝叶、马蓼、鹤虱、狼毒、藜芦、葶草、龙胆、白芷、黄精、杜衡、贯众、藜蘼、紫河车、云实、百部、赭魁、石长生、连翘、山豆根、黄连、苦参、苍耳、飞廉、蜀羊泉、蒺藜、骨碎补、牵牛、蛇含、艾叶、篇蓄、使君子、石龙刍、漏芦、肉豆蔻、马鞭草、瞿麦、灯笼草、白及、薏苡根、大麻子、生姜、槐耳、马齿苋、橘皮、桃仁、桃叶、槟榔、榧子、阿勃勒、吴茱萸、罗椒、乌梅、乌药、柏叶、相思子、桑白皮、金樱根、郁李根、阿魏、卢会、黄檗、合欢皮、皂荚及刺、大风子、苦竹叶、石南、干漆、楝白皮、茺萸、雷丸、梓白皮、山茱萸、丁香、樟脑香、密陀僧、胡粉、硫黄、雌黄、雄黄、蚕茧及蛹、白僵蚕、海螵蛸、五灵脂、熊胆、獭肝。

64. 心腹痛

有寒气，热气，火郁，食积，死血，痰癖，虫物，虚劳，中恶，阴毒。

温中散郁：木香、香附子、艾叶、藁本、苍术、甘草、高良姜、苏子、姜黄、附子、香薷、石菖蒲、紫苏、藿香、甘松香、山柰、山姜、白豆蔻、草豆蔻、缩砂、益智子、荜茇、姜酒、茴香、黑大豆、神曲、葱白、薤白、生姜、干姜、芥子、杏仁、乌梅、大枣、荔枝核、橘皮、木瓜、枸橼、胡椒、茱萸、桂、乌药、松节、丁香、安息香、沉香、檀香、苏合香、樟脑香、阿魏、皂荚、白棘、枸杞子、硫黄、消石、硃砂。

活血行气：当归、芍药、玄胡索、蓬莪术、郁金、姜黄、刘寄奴、红蓝花、大黄、蒲黄、丹参、牡丹、三棱、败酱、丝瓜、桑耳、桃仁、桃枭、没药、乳香、降真香、自然铜、紫石英、五灵脂。

痰饮：半夏、草乌头、百合、狼毒、椒目、牡荆子、枳实、枳壳、矾石、五倍子、牡蛎粉、蛤粉。

火郁：黄连、苦参、黄芩、山豆根、青黛、马兜铃、沙参、玄参、生麻油、麻子仁、粳米、绿豆、茶、川楝子、槐枝、槐花、卮子、郁李仁、茯苓、琥珀、玄明粉、丹砂、蜂蜜、晚蚕沙、羚羊角、犀角、阿胶。

中恶：艾叶、桔梗、升麻、木香、藿香、郁金香、山柰、山姜、缩砂、麝香、丹参、苦参、姜黄、郁金、莪术、肉豆蔻、菖蒲、甘松、忍冬、卷柏、鬼督邮、狼毒、藜蘆、射干、续随子、胡荽、白芥子、榧子、桃枭、桃仁、续随子、茺蔚、沉香、檀香、安息香、乳香、丁香、阿魏、樟材、鬼箭、琥珀、苏合香、伏龙肝、雄黄、灵砂、硫黄、麝香、熊胆、胆南星。

65. 腰痛

有肾虚，湿热，痰气，瘀血，闪肭，风寒。

虚损：补骨脂、菊花、艾叶、附子、蒺藜、萆薢、狗脊、菝葜、牛膝、肉苁蓉、天麻、蛇床子、石斛、山药、韭子、茴香、干姜、胡桃、芡实、沉香、杜仲、枸杞根、五加皮、柏实、山茱萸、桂、龟甲、鳖甲、鹿茸、鹿角、麋角及茸、虎胫骨。

湿热：知母、葎蕤、威灵仙、青木香、地肤子、牵牛子、木鳖子、蕙草、槟榔、甜瓜子、皂荚子、郁李仁、茯苓、海桐皮、桑寄生、海蛤、牛黄。

风寒：羌活、麻黄、藜蘆。

血滞：玄胡索、细辛、当归、白芷、芍药、牡丹、泽兰、鹿藿、甘遂、续断、神曲、葛苣子、丝瓜根、冬瓜皮、橙核、橘核、青橘皮、桃枭、干漆、红娘子。

66. 痛风

属风、寒、湿、热、挟痰及血虚，瘀血。

风寒风湿：麻黄、羌活、防风、苍术、桔梗、茜根、紫葳、苍耳子、牵牛子、羊躑躅、芫花、草乌头、乌头、附子、百灵藤、石南藤、青藤、薏苡仁、豆豉、松节、桂枝、海桐皮、五加皮、枸杞根及苗、蚕沙、蝎梢、蚯蚓、穿山甲、守宫、白花蛇、乌蛇、五灵脂、虎骨。

风痰湿热：半夏、天南星、大戟、甘遂、威灵仙、大黄、黄芩、秦艽、龙胆草、木通、防己、木鳖子、姜黄、红蓝花、白芥子、桃仁、橘皮、槟榔、枳壳、黄檗、茯苓、竹沥、苏方木、滑石、羚羊角。

补虚：当归、川芎、芍药、地黄、丹参、牛膝、石斛、天麻、草薢、狗脊、土茯苓、锁阳、罂粟壳、松脂、乳香、没药、芥子、蚕沙。

67. 疝病

有寒气，湿热，痰积，血滞，虚冷。男子奔豚，女子育肠，小儿木肾。

寒气：附子、乌头、草乌头、胡卢巴、马蔺子、木香、玄胡索、艾叶、紫金藤、薤白汁、木瓜、橘核、荔枝核、胡桃、槟榔、吴茱萸、胡椒、橄榄核、芡根、桃仁、楝实、阿魏、苏方木、楮叶、牡荆子、鼠李子、硃砂、藿香虫。

湿热：黄芩、柴胡、丹参、龙胆、沙参、玄参、地肤子、马鞭草、羌活、海藻、藁本、蛇床子、白鲜皮、泽泻、赤小豆、葛苣子、丝瓜、梨叶、梔子、杏仁、甘李根皮、诃黎勒、代赭石、禹余粮。

痰积：牵牛、射干、大黄、甘遂、狼毒、荆芥、蒲黄、三棱、蓬莪术、香附子、商陆、天南星、贝母、芫花、防葵、巴豆、干漆、五加皮、枳实、青橘皮、胡卢巴、斑蝥、桑螵蛸、五灵脂、猬皮。

挟虚：甘草、苍术、赤箭、当归、川芎、芍药、山茱萸、巴戟、远志、牡丹皮、熟地黄。

阴囊：地肤子、野苏、槐白皮、马鞭草、大黄、白垩土、蒺藜、苋根、白头翁、木芙蓉、牡蛎粉、马齿苋、茺萸、蜀椒。

68. 胁痛

有肝胆火，肺气，郁，死血，痰癖，食积，气虚。

木实：黄连、柴胡、黄芩、龙胆、青黛、芍药、抚芎、生甘草、木香、香附子、地肤子、青橘皮、卮子、卢会、桂枝。

痰气：芫花、大戟、甘遂、狼毒、香薷、防风、半夏、天南星、桔梗、细辛、杜若、白前、贝母、生姜、白芥子、薏苡根、橘皮、槟榔、枳实、茯苓、白僵蚕、牡蛎粉、文蛤、羚羊角、麝香。

血积：大黄、凤仙花、当归、川芎、姜黄、玄胡索、牡丹皮、神曲、韭菜、吴茱萸、桃仁、苏木、巴豆、五灵脂。

虚陷：黄芪、人参、苍术、柴胡、升麻、黑大豆、茴香。

外治：食盐、生姜、葱白、韭菜、艾叶、芥子、茱萸、大黄。

69. 头痛

有外感、气虚、血虚、风热、湿热、寒湿、痰厥、肾厥、真痛、偏痛。右属风虚，左属痰热。

引经：太阳经，麻黄、藁本、羌活、蔓荆；阳明经，白芷、葛根、升麻、石膏；少阳经，柴胡、芎藭；太阴经，苍术、半夏；少阴经，细辛；厥阴经，吴茱萸、芎藭。

湿热痰湿：黄芩、荆芥、薄荷、菊花、蔓荆实、水苏、半夏、栝楼、香附子、大黄、钩藤、芫蔚子、木通、青黛、大青、白鲜皮、茵陈、白蒿、泽兰、沙参、丹参、知母、景天、前胡、旋覆花、橘皮、枳壳、枸杞、竹茹、竹叶、竹沥、荆沥、黄檗、梔子、茯苓、石膏、犀角、铁落。

风寒湿厥：川芎、防风、天南星、乌头、附子、天雄、草乌头、白附子、地肤子、杜衡、蓖麻子、草薢、南藤、通草、菖蒲、胡卢巴、牛膝、当归、地黄、芍药、蕤蕤、天麻、人参、黄芪、苍耳、大豆黄卷、胡荽、葱白、生姜、杏仁、茱萸、蜀椒、柏实、桂枝、乌药、皂荚、山茱萸、辛夷、石硫黄、全蝎、白僵蚕、白花蛇。

吐痰：见风及痰饮。

外治：谷精草、玄胡索、瓜蒂、藜芦、细辛、苍耳子、大黄、远志、茱萸、高良姜、牵牛、皂荚、消石、旱莲汁、萝卜汁、蓖麻仁、半夏、麝香、茱萸叶、石南叶、葶苈、全蝎、山豆根、南星、乌头、草乌头、乳香、决明子、朴消、诃

子、牛蒡根、卮子。

70. 眩晕

眩是目黑，晕是头旋，皆是气虚挟痰，挟火，挟风，或挟血虚，或兼外感四气。

风虚：天麻、荆芥、白芷、苍耳子、贝母、钩藤、当归、川芎、红药子、附子、乌头、薄荷、细辛、木香、紫苏、飞廉、卷柏、藜蘼、羌活、藁本、地黄、人参、黄芪、升麻、柴胡、山药、生姜、槐实、辛夷、蔓荆实、丁香、茯神、山茱萸、地骨皮、全蝎、白花蛇、乌蛇、鹿茸、羚羊角。

痰热：天南星、半夏、白附子、大黄、旋覆花、天花粉、前胡、桔梗、黄连、黄芩、泽泻、白芥子、橘皮、竹沥、枳壳、黄檗、卮子、石膏、消石、朱砂、雄黄、白僵蚕。

71. 眼目

有赤目传变，内障昏盲，外障医膜，物伤眯目。

赤肿：黄连、胡黄连、黄芩、芍药、桔梗、白牵牛、龙胆、葳蕤、白芷、薄荷、荆芥、茵陈、夏枯草、菖蒲、地黄、地肤子、苦参、细辛、黄芪、连翘、大黄、赤芍药、白及、防风、羌活、白鲜皮、柴胡、泽兰、麻黄、瞿麦、车前草、千里及、覆盆草、五味子、附子、高良姜、石斛、木鳖子、石莲子、杏仁、酸榴皮、海桐皮、秦皮、黄檗、卮子、枸杞根皮、槐花、丁香、蕤核仁、郁李仁、淡竹沥、诃黎勒、桑叶、石膏、五倍子、穿山甲、海螵蛸、炉甘石、守宫。

昏盲：人参、黄精、苍术、玄参、当归、青蒿子、地黄、麦门冬、决明子、车前子、地肤子、蒺藜、菟丝子、葳蕤、淫羊藿、天麻、川芎、萆薢、白术、菊花、五味子、覆盆子、羌蔚子、木鳖子、龙脑、薄荷、柴胡、芥尼、地榆、牛蒡子、蓼子、款冬花、瞿麦、通草、柴胡、细辛、萱草、赤小豆、白扁豆、蔓菁子、白芥子、冬瓜仁、胡桃、椒目、蜀椒、秦椒、辛夷、枳实、山茱萸、沉香、槐子、五加皮、黄檗、蔓荆子、蕤核、梓白皮、石南、秦皮、木槿皮、桑寄生、苦竹叶及沥、天竺黄、卢会、密蒙花、钟乳石、赤石脂、石膏、丹砂、芒硝、

慈石、腊雪、菖蒲及柏叶、蜂蜜、蚌粉、蛤粉、玳瑁、鹿茸、羚羊角。

翳膜：白菊花、淫羊藿、谷精草、天花粉、覆盆子、白药子、黄芩、番木鳖、马勃、贝母、麻黄根、青箱子、败酱、白豆蔻、木贼、鹅不食草、马齿苋、杏仁、密蒙花、楮实、蕤核、没药、乳香、琥珀、丹砂、轻粉、炉甘石、密陀僧、硃砂、蓬砂、芒硝、硝石、蝉蜕、蛇蜕、石决明、紫贝、牡蛎、五灵脂、夜明砂、羚羊角、犀角、麝香、虎骨。

诸物眯目：地肤汁、蚕沙、新桑白皮、荷根汁、白菰汁、蔓菁汁、马齿苋灰、藕汁、菖蒲、瞿麦。

72. 耳病

耳鸣，耳聋，有肾虚，有气虚，有郁火，有风热。耳痛是风热。聾耳是湿热。

补虚：熟地黄、当归、肉苁蓉、菟丝子、枸杞子、黄芪、白术、人参、骨碎补、百合、牡荆子、茯苓、山茱萸、黄檗、慈石、鹿茸角。

解郁：柴胡、连翘、香附、牵牛、栝楼根、黄芩、黄连、龙胆、卢会、抚芎、芍药、木通、半夏、石菖蒲、薄荷、防风、全蝎。

耳痛：连翘、柴胡、黄芩、商陆、楝实、牛蒡根、蓖麻子、木鳖子、木香、菖蒲、郁金、茱萸、矾石、芒硝、蛇蜕、桑螵蛸、穿山甲、麝香、鼠粘子。

聾耳：白附子、附子、青黛、败酱、蒲黄、桃仁、杏仁、橘皮、青皮、槟榔、胡桃、柳根、薄荷、青蒿、茺蔚、虎耳草、伏龙肝、白矾、雄黄、炉甘石、浮石、密陀僧、轻粉、硫黄、五倍子、桑螵蛸、蝉蜕、全蝎、龙骨、穿山甲、海螵蛸、夜明砂。

虫物入耳：半夏、百部、苍耳汁、葱汁、韭汁、桃叶汁、姜汁、酱汁、蜀椒、石胆、鸡冠血、石斛、胡麻油、车脂、绿矾、硃砂、羊乳、牛乳、牛酪、胡麻油、穿山甲灰、杏仁油、灯心、菖蒲、稻秆灰、皂矾、田泥、薄荷叶。

73. 面病

面肿是风热。面紫赤是血热。疱是风热，即谷嘴。鼙是血热，即酒

糟鼻。痰饮渍于腑藏，即雀卵斑，女人名粉滓斑。

风热：白芷香、白附子、薄荷叶、荆芥穗、零陵香、黄芩、藁本香、升麻、羌活、葛根、麻黄、海藻、防风、远志、白术、苍术、菟丝子、葱根、牛蒡根、大黄、辛夷、黄檗、楮叶、石膏。

黧疱：葳蕤、升麻、白芷、防风、葛根、黄芪、人参、苍术、藁本、女菀、冬葵子、桑耳、苍耳叶、天门冬、甘松香、益母草、夏枯草、续随子、茎汁、蒺藜、苦参、白及、蓖麻仁、山柰、白附子、白牵牛、栝楼实、羊蹄根、土瓜根、白敛、半夏、山慈姑、马蔺花、菟丝子汁、卷柏、紫参、紫草、凌霄花、细辛、藿香、乌头、白头翁、白微、商陆、胡麻油、马齿苋、胡荽、冬瓜仁、叶、蔓菁子、桃花、杏仁、银杏、乌梅、橙核、蜀椒、木兰皮、枸杞子、山茱萸、卮子、桂枝、龙脑香、白檀香、没石子、白茯苓、皂荚、蔓荆子、辛夷、樟脑、密陀僧、轻粉、云母粉、朱砂、石硫黄、禹余粮、石膏、白僵蚕、石密、蜂房、牡蛎、夜明砂、麝香、鹿角尖。

癩痕：蒺藜、葵子、马齿苋、冬青子、马蔺根、禹余粮、白僵蚕、轻粉。

面疮：芥尼、紫草、紫菀、艾叶、蓖麻子、土瓜根、凌霄花、何首乌、牵牛、甘松、蛇床子、曼陀罗花、胡麻、丝瓜、枇杷叶、桃花、杏仁、银杏、木槿子、密陀僧、斑蝥、地龙、乌蛇、鸡内金、鹿角。

74. 鼻病

鼻渊，流浊涕，是脑受风热。鼻鼈，流清涕，是脑受风寒，包热在内。脑崩臭秽，是下虚。鼻塞，是阳明湿热，生息肉。鼻鼈是阳明热及血热，或藏中有虫。鼻痛，是阳明风热。

渊鼈：苍耳子、防风、川芎、草乌头、羌活、藁本、白芷、鸡苏、荆芥、甘草、甘松、黄芩、半夏、南星、菊花、菖蒲、苦参、蒺藜、细辛、升麻、药药、丝瓜根、藕节、蜀椒、辛夷、卮子、龙脑香、百草霜、石膏、全蝎、贝子。

窒噎：白微、天南星、小蓟、麻黄、白芷、羌活、防风、升麻、葛根、辛夷、川芎、菊花、地黄、白术、薄荷、荆芥、前胡、黄芩、甘草、桔梗、木通、水芹、干姜、茱澄茄、槐叶、山茱萸、石膏。

赤鼈：

凌霄花、使君子、苍耳叶、卮子、橘核、木兰皮、百草霜、蜂房、大黄、紫参、桔梗、生地黄、薄荷、防风、苦参、地骨皮、桦皮、石膏、蝉蜕、乌蛇、蓖麻仁、牵牛、槟榔、大风子、雄黄、密陀僧。

鼻疮：黄连、玄参、大黄、杏仁、桃叶、辛夷、黄檗、卢会、紫荆花、密陀僧、海螵蛸。

75. 唇病

脾热则唇赤或肿，寒则唇青或噤，燥则唇干或裂，风则唇动或喎，虚则唇白无色，湿热则唇津湿烂，风热则唇生核。狐则上唇有疮，感则下唇有疮。

唇津：葵根、赤苋、马齿苋、蓝汁、马芥子、缩砂、甜瓜、西瓜皮、桃仁、青橘皮、橄榄、黄檗、松脂、胡粉、蛭螬、乌蛇皮、五倍子。

唇裂：昨叶何草、黄连、生地黄、麦门冬、人参、当归、芍药、麻油、桃仁、橄榄仁、蜂蜜。

唇肿：大黄、黄连、连翘、防风、薄荷、荆芥、蓖麻仁、桑汁、石膏、芒硝。

唇噤：天南星、葛蔓、艾叶、荆芥、防风、秦艽、羌活、芥子、苏方木、白棘钩、竹沥、皂荚、乳香、伏龙肝、白僵蚕。

吻疮：蓝汁、葵根、瓦松、缩砂壳、槟榔、青皮、竹沥、白杨枝、梓白皮、胡粉、蜂蜜、龟甲。

76. 口舌病

舌苦是胆热，甘是脾热，酸是湿热，涩是风热，辛是燥热，咸是脾湿，淡是胃虚，麻是血虚，生胎是脾热闭，出血是心火郁，肿胀是心脾火毒，疮裂是上焦热，木强是风痰湿热，短缩是风热。舌出数寸有伤寒、产后、中毒、大惊数种。口糜是膀胱移热于小肠，口臭是胃火食郁。喉腥是肺火痰滞。

舌胀：甘草、芍药、半夏、络石、蓖麻油、附子尖、黄葵花、蒲黄、青黛、

赤小豆、醋、桑根汁、龙脑香、冬青叶、巴豆、黄檗、木兰皮、皂荚刺灰、桂、伏龙肝、铁落、蓬砂、玄精石、白矾、硝石、芒硝、朱砂、皂矾、五倍子、白僵蚕、蜂房、海螵蛸、蛇蛻灰、五灵脂、鹿角、玄参、连翘、黄连、薄荷、升麻、防风、桔梗、赤芍药、大青、生地黄、黄芩、牛蒡子、牡丹皮、黄檗、木通、半夏、茯苓、芒硝、石膏。

舌胎：薄荷、生姜、白矾。

舌衄：生地黄、黄药子、蒲黄、香薷、大小蓟、蓖麻油、茜根、黄芩、大黄、升麻、玄参、麦门冬、艾叶、豆豉、赤小豆、黄檗、槐花、卮子、百草霜、石膏、五倍子、龙脑。

强痹：雄黄、醋、乌药、皂荚、矾石、人参、黄连、石膏。

舌苦：柴胡、黄芩、黄连、龙胆、麦门冬、枳椇。

舌甘：生地黄、芍药、黄连。

舌酸：黄连、龙胆、神曲、萝卜。

舌辛：黄芩、卮子、芍药、麦门冬。

舌淡：白术、半夏、生姜、茯苓。

舌咸：知母、乌贼骨。

舌涩：黄芩、葛根、防风、薄荷、半夏、茯苓。

口糜：内治：桔梗、麦门冬、玄参、赤芍药、连翘、秦艽、薄荷、升麻、黄连、黄芩、生地黄、知母、牡丹、木通、甘草、石斛、射干、附子、蜀椒、地骨皮、黄檗、茯苓、朴消、蓬砂、石膏、滑石。

噤漱：细辛、黄连、升麻、甘草、天门冬、蔷薇根、大青叶、蛇莓、牛膝、忍冬、蒲黄、黄葵花、赤葵茎、贝母、白及、赤小豆、米醋、萝卜汁、姜汁、桃枝、杏仁、槟榔、细茶、梧桐子灰、没石子、黄檗、乳香、楝根、冬青叶汁、黄竹沥、桂、桑汁、胡粉、密陀僧、黑石脂、寒水石、朴消、白矾、蓬砂、胆矾、竹蜂蜜、五倍子、白僵蚕、晚蚕蛾、蚕纸灰、蛇皮、鸡内金、牛羊乳、鹿角。

上治：天南星、巴豆油纸。

下治：细辛、生南星、生半夏、生附子、吴茱萸、密陀僧、生硫黄、生矾、消石、黄连、白矾。

口臭：大黄、细辛、香薷、鸡苏、藿香、益智、缩砂、草果、高良姜、山

柰、甘松、杜若、香附、黄连、白芷、薄荷、荆芥、芎藭、茴香、胡荽、葛苳、生姜、橄榄、橘皮、橙皮、蜀椒、茗、甜瓜子、丁香、密陀僧、明矾、蓬砂、食盐、石膏。

喉腥：知母、黄芩、桔梗、桑白皮、地骨皮、五味子、麦门冬。

77. 咽喉

咽痛是君火，有寒包热。喉痹是相火，有噬疽，俗名走马喉痹，杀人最急，惟火及针粹效速，次则拔发咬指，吐痰畜鼻。

降火：甘草、桔梗、知母、黄芩、薄荷、荆芥、防风、玄参、牛蒡根、射干、灯笼草、白头翁、麦门冬、缩砂、蔷薇根、栝楼皮、乌敛莓、络石、马勃、龙胆、大青、红花、鸭跖草、紫葳、忍冬、通草、灯心草、葛蔓、木通、商陆、白芷、谷精草、蛇含、番木鳖、九仙子、山豆根、黄药子、白药子、苦药子、豆豉、丝瓜、橄榄、无花果、苦茗、吴茱萸、李根皮、黄檗、龙脑香、槐花、槐白皮、诃黎勒、朴消。

风痰：羌活、升麻、半夏、天南星、菖蒲汁、贝母、细辛、远志、蛇床子、蓖麻油、麻黄、苍耳根、木贼、高良姜、箭头草、萱草根、紫菀根、藜芦、白附子、草乌头、天雄、附子、薤根、芥子、桑耳、生姜汁、萝卜子、秦椒、瓜蒂、荔枝根、榧子、杏仁、桂皮、巴豆、皂荚、乌药、楮实、竹叶、白矾、蓬砂、硃砂、代赭石、雄黄、白僵蚕、桑螵蛸、五倍子、海螵蛸、牡蛎、鸡内金。

78. 音声

暗有肺热，有肺痿，有风毒入肺，有虫食肺。症有寒包热，有狐惑。不语有失音，有舌强或痰迷，有肾虚暗瘵。

邪热：桔梗、沙参、知母、麦门冬、木通、菖蒲、黄芩、人参、牛蒡子、青黛、马勃、燕覆子、灯笼草、栝楼、甘草、贝母、赤小豆、萝卜、槐花、卮子、诃黎勒、竹沥、竹叶、天竺黄、地骨皮、桑白皮、蝉蜕、犀角。

风痰：羌活、天南星、荆芥、黄芪、红花、远志、白术、防己、附子、白附子、黑大豆、豉汁、酒、干姜、生姜汁、橘皮、杏仁、榧子、桂、楮枝、叶、密陀

僧、雄黄、矾石、孔公蕨、白僵蚕、五倍子。

79. 牙齿

牙痛、有风热、湿热、胃火、肾虚、虫龋。

风热、湿热：秦艽、黄芩、白芷、黄连、升麻、羌活、当归、牡丹、白头翁、薄荷、荆芥、细辛、缩砂仁、萆薢、附子尖、大黄、生地黄、苍术、香附子、牛蒡根、积雪草、红豆蔻、酸草、鹅不食草、山柰、芎藭、山豆根、大戟、木鳖子、高良姜、青木香、栝楼皮、苍耳子、青蒿、猫儿眼睛草、瓦松、蔷薇根、薏苡根、萝卜子、赤小豆、干姜、丝瓜、芸苔子、马齿苋、李根白皮、胡椒、荔枝、瓜蒂、蜀椒、吴茱萸、秦椒、辛夷、乳香、地骨皮、槐枝、枳壳、郁李根、竹沥、竹叶、皂荚、枫香、石膏、白矾、朴消、雄黄、白僵蚕、露蜂房、全蝎、五灵脂。

肾虚：旱莲草、补骨脂、蒺藜、骨碎补、独蒜、甘松、牛膝、地黄、石燕子、硫黄。

虫匿：桔梗、大黄、细辛、蜀羊泉、紫蓝、雀麦、覆盆子、萆薢、细辛、苦参、附子、乌头、天南星、芫花、山柰、葶苈子、艾叶、韭子、茄根、银杏、杨梅根皮、酸榴根皮、吴茱萸根、杏仁、桃仁、柏枝、皂荚子、巴豆、阿魏、丁香、海桐皮、槐白皮、枸橘刺、地骨皮、枫柳皮、白杨皮、白棘刺、樟脑、乳香、松脂、卢会、芫荽、天蓼根、雄黄、硃砂、轻粉、绿矾、五倍子、蟾酥、地龙、夜明砂、麝香。

80. 须发

内服：菊花、旱莲、常春藤、络石、木通、石松、青蒿、香附、茜草、地黄、牛膝、麦门冬、肉苁蓉、何首乌、旱藕、瞿麦、黑大豆、白扁豆、大麦、故麻、马齿苋、韭、姜、蔓菁子、胡桃、蜀椒、榴花、松子、槐实、秦皮、桑寄生、女贞实、桑葚、桑叶。

发落：半夏、骨碎补、香薷、茉莉花、蓖麻子、金星子、兰草、蕙草、水萍、水苏、蜀羊泉、含水藤、大麻子及叶、蒲公英、旱莲、生姜、葛苣子、甜

瓜叶汁、榧子、枣根、榧楂、木瓜、蜀椒、柏子油、辛夷、松叶、侧柏叶、皂荚、樗叶、蔓荆子、桑葚、桐叶、桑白皮、山茶子、合欢木皮灰、槐枝灰、羖羊角。

发白：栝楼、百合、姜皮、黑豆、大麦、荞麦、酸石榴、胡桃、余甘子、莲须、红白莲花、鸡舌香、詹糖香、梧桐子汁、五部子、水蛭。

生眉：白鲜皮、香附、苦参、仙茅、昨叶何草、半夏、乌麻花、芥子、蔓菁子、生姜、柳叶、白矾、雄黄、蒜汁。

81. 狐臭

有体臭，腋臭，漏臭。

内治：花蜘蛛、鳝鱼、水乌鸡。

外治：苏子、青木香、郁金、甘遂、百草灰、马齿苋、生姜、三年醋、小龙眼核、辛夷、槲若、桔枸树汁、鸡舌香、伏龙肝、密陀僧、黄丹、胡粉、粉霜、白矾、蛻螂、夜明砂。

82. 丹毒

火盛生风，亦有兼脾胃气郁者。

内解：连翘、防风、薄荷、荆芥、大青、黄连、升麻、甘草、知母、防己、牛蒡子、赤芍药、金银花、生地黄、牡丹皮、麻黄、射干、大黄、漏芦、篇蓄、积雪草、水甘草、旋花根、马齿苋、芸薹汁、卮子、黄檗、青木香、鸡舌香、桂心、枳壳、茯苓、竹沥、牡蛎肉、羖羊角。

外涂：黄芩、马兰、白芷、水蘊、浮萍、景天、蒴藋、蛇衔、生芩、水藻、牛膝、蓖麻子、大黄、蓝叶、芭蕉根、栝楼、仙人草、五叶藤、排风藤、木鳖仁、萝摩草、虎刺根叶、青黛、荏子、红花苗、苈根、赤地利、白及、白敛、赤小豆、绿豆、大麻子、麻油、菰菜、芸薹、大蒜、胡荽、干姜、马齿苋、李根、慈姑叶、槟榔、荷叶、卮子、榆白皮、棘根、五加皮、乳香、桐树皮、伏龙肝、胡粉、阳起石、寒水石、芒硝、白矾、蜜、蛻螂、露蜂房、白僵蚕、蛴螬、黄蜂子、羚羊角灰、鹿角末。

83. 风瘙疹痒

内治：苍耳花、叶、子、苦参、枸橘核、云母粉、蜜、黄蜂子、蜂房、白僵蚕、全蝎。

外治：白芷、浮萍、槐枝、吴茱萸、楮枝叶、蚕沙、景天汁、石南汁、枳实汁、芒硝汤、矾汤、枳壳。

痒疹：升麻、菟丝汁、绿豆粉、枣叶、慈姑叶汁、楝花、冬霜、腊雪、滑石、石灰、蚌粉。

84. 疥痒癬风

疥痒是汗斑。癬风是白斑片。赤者名赤疵。

内治：蒺藜、女萎、何首乌、胡麻油、桑枝、枳壳、牙皂、白花蛇、乌蛇。

外治：附子、白附子、贝母、知母、茵陈、防己、羊蹄根、苍耳草、酸草、紫背萍、续随子汁、蒺藜、青皮、猫儿刺叶、故帛灰、轻粉、雄黄、密陀僧、胆矾、蛻螂、蛇皮、乌贼骨。

85. 癰瘤疣痣

内治：杜衡、贝母、黄药子、海藻、海带、昆布、海苔、白头翁、牛蒡根、连翘、丹参、桔梗、夏枯草、木通、玄参、当归、常山、篙鬲草、天门冬、瞿麦、三棱、射干、土瓜根、香附、漏芦、紫菜、龙须菜、舵菜、败壶卢、赤小豆、橙、荔枝、瓜蒂、松萝、柳根、白杨皮、蛻螂丸、自然铜、浮石、牡蛎、海蛤、蛤蜊、淡菜、海螵蛸。

疣痣：地肤子、艾叶、狗尾草、升麻、芫花、蒴藋子、续随子、天南星、藜芦灰、青蒿灰、茄梗灰、藜灰、灰藋灰、冬瓜藤灰、米醋、白粱米、马齿苋灰、苦苣汁、杏仁、柏脂、硫黄、铜绿、硃砂、斑蝥、鸡内金、砒石、白矾。

86. 瘰癧

附结核

内治：夏枯草、连翘、海藻、昆布、玄参、何首乌、土茯苓、白敛、苦参、野菊根、薄荷、木鳖子、白鲜皮、水荭子、大黄、蚤休、蓖麻子、芫花根、荆芥、牛蒡子、防风、苍耳子、续断、积雪草、白芷、川芎、当归、白头翁、黄芪、淫羊藿、柴胡、桔梗、黄芩、海藻、海带、胡麻、橙、皂荚子、巴豆、黄檗、黄蜡、全蝎、白僵蚕、斑蝥、红娘子、芫菁、地胆、白花蛇、壁虎、鼈甲、鼈甲、牡蛎粉、蜗牛壳、左蟠龙、夜明砂。

外治：山慈姑、莽草、地菰、半夏、草乌头、商陆、车前草、紫花地丁、青黛、葶苈、白及、白敛、土瓜根、半夏、水堇、藜芦、大麻、蒜、芥子、干姜、堇菜、桑菰、马齿苋、桃白皮、柏叶、芒硝、雄黄、轻粉、蜈蚣、蝼蛄、矾石、硃砂、红娘子、蚯蚓、蛤蟆、蜂房、穿山甲、羚羊角。

结核：天南星、甘遂、金星草、桔梗、玄参、大黄、白头翁、连翘、射干、三棱、莪术、黄芩、海藻、昆布、海带、蒲公英、大蒜、磁石、蜘蛛、浮石、白僵蚕、牡蛎。

87. 痈、疽

深为疽，浅为痈。大为痈，小为疔。

肿疡：甘草、忍冬、远志、红内消、连翘、木莲、常春藤、络石、秦艽、山慈姑、稀莖、地菰、苍耳、紫花地丁、乌敛莓、迎春花、马蔺花叶、香附子、草乌头、牵牛、决明、石韦、石胡荽、地锦草、积雪草、栝楼、天门冬、升麻、羌活、地榆、黄芩、黄连、龙胆、紫草、当归、芍药、川芎、三棱、黄葵花、胡黄连、生地黄、龙葵、大黄、乌头、商陆、葶苈子、苈根、益母草、金丝草、大戟、水仙根、飞廉、马鞭草、漏芦、鸭跖草、大蓟根、薇衔、泽兰、地杨梅、地蜈蚣、姜黄、蒲公英、蓼实、半夏、天南星、王不留、栝楼根、三七、蒺藜苗、苦参、土瓜根、石蒜、牡丹皮、大青、小青、射干、羊蹄根、石菖蒲、芫花、金星草、莽草、毛茛、海藻叶、防己、绿豆粉、胡麻油、茄子、豆豉、大蒜、苦瓠、赤小豆、蔓菁、紫芥子、蕺菜、干姜、生姜、白芥子、莱菔子、马齿苋、桑黄、野葡萄根、茱萸、乌药、槐花、黄檗、紫荆皮、木芙蓉花、叶、松脂、松脂、楮实、桑白皮、桑叶、皂荚、榆白皮、伏龙肝、胡粉、黄丹、密陀僧、消石、紫石英、慈石、石青、石蟹、蛇黄、露蜂房、五倍子、水蛭、密蜡、玳瑁、

蛤粉、龟板、穿山甲、蛇蛻、鸡内金、鹿角、羚羊角、阿胶。

代针：冬葵子、蜀葵子、恶实、瞿麦、苘实、薏苡仁、百合、皂角刺、白棘针、巴豆、硃砂。

溃瘍：黄氏、人参、术、苍术、远志、当归、黄芩、藁本、川芎、白芷、牛膝、地黄、地榆、芦叶灰、附子、白敛、白及、丹参、紫参、木通、毛蓼、赤地利、石斛、何首乌、胡麻、青大麦、丝瓜汁、乌梅、荷蒂、没药、乳香、丁香、地骨皮、合欢皮、柳枝、槐白皮、楸叶、桐叶、梧桐叶、白杨皮、黄檗、木兰皮、矾石、麦饭石、硫黄、慈石、银朱、食盐、密陀僧、砒石、寒水石、五色石脂、桑螵蛸、全蝎、原蚕蛾、斑蝥、地胆、五倍子、龙骨、守宫、夜明砂、鹿角胶、麝香。

乳痈：天花粉、白芷、半夏、紫苏、栝楼、忍冬、马鞭、木莲、何首乌、香蒲、冬葵子、苘荬子、葛蔓灰、贝母、丹参、大黄、射干、龙舌草、水萍、黄芩、山慈姑、益母草、大蓟、莽草、木鳖子、蒲黄、百合、赤小豆、米醋、蔓菁、蒲公英、橘叶、银杏、白梅、水杨、柳根、桂心、枫香、丁香、牙皂荚、皂荚刺、蔓荆子、榆白皮、木芙蓉、石膏、蚯蚓泥、露蜂房、蜘蛛、龟板、穿山甲、白丁香、鹿角。

便毒：贝母、栝楼、忍冬、木莲、芫花根、黄葵子、山慈姑、石龙芮、草乌头、菖蒲、冬葵子、贯众、胡桃、皂荚子、枫香、枯矾、斑蝥、红娘子、五倍子、鼠粘子、蜘蛛、穿山甲。

解毒：败酱、大蓟叶、人参、黄芪、薏苡仁、冬瓜仁、甜瓜仁、大枣、乌药、皂角刺、龙骨。

88. 诸疮上

丁疮、恶疮、风癰、杨梅疮、疥癬、热疮、痼疮、手疮、足疮、疔疮。

丁疮：苍耳根、山慈姑、石蒜、稀莖、大蓟、白芷、王不留行、草乌头、菊花叶、莼、常春藤、芥尼汁、金沸草、益母草、荆芥、紫花地丁、艾灰汁、地菰、附子、蒺藜、马兜铃、龙葵、地黄、旱莲、水杨梅、木鳖子、麦面、胡麻灰、蒲公英、丝瓜叶、独蒜、马齿苋、白苣汁、土菌、芫菁、藜菜、野葡萄根、荔枝、榴皮、槐花、柳叶、棘钩、乌柏叶、皂荚、巴豆、木芙蓉、土蜂窠、浮

石、银朱、矾石、雄黄、硃砂、慈石、斑蝥、蟾酥、露蜂房、蝉蜕、蛇皮灰、蛇蜕、穿山甲、海马、蜘蛛、海螵蛸。

恶疮：牛膝、贝母、藿香、黄芩、秦艽、苍耳、川芎、菖蒲、忍冬、无心草、草乌头、地榆、沙参、黄芩花、何首乌、瞿麦、藜芦、青蒿灰、骨碎补、莽草、青箱子、苦参、蛇床子、牛蒡根、大蓟根、野菊根、积雪草、香附子、马鞭草、狼毒、漏芦、藁本香、黄连、虎杖根、地肤子、白敛、石长生、紫草、芫花根、紫参、赤芍药、山慈姑、白及、石蒜、牡丹皮、蜀羊泉、紫花地丁、紫金藤、天蓼、蔷薇根、当归、赤薜荔、兔葵叶、紫葛藤、羊桃、冬葵根、马勃、蕲艾叶、剪草、昨叶何草、昆布、扁豆、大麻仁、豆豉、马齿苋、蒲公英、杏仁、马槟榔、巴豆、苦竹叶、桑叶、松脂、乳香、没药、冬青叶、皂荚刺、楮叶、大风子、云母粉、胡粉、硃砂、蓬砂、石硫黄、雌黄、孔公蘘、绿矾、白矾、蜂房、斑蝥、文蛤、龟甲、穿山甲、蛇蜕、蜘蛛、白花蛇、乌蛇、海螵蛸、羚羊角。

杨梅疮：土茯苓、天花粉、蔷薇根、大黄、浮萍、野菊、金银花、苦参、龙胆、木通、泽泻、柴胡、荆芥、防风、薄荷、威灵仙、蓖麻子、黄芩、黄连、白鲜皮、连翘、胡麻、胡桃、乌梅、杏仁、细茶、木瓜、槐花、黄檗、大风子、五加皮、槐角、皂荚子、卮子、血竭、乳香、没药、卢会、雄黄、丹砂、石膏、孩儿茶、蓬砂、胡粉、枯矾、黄丹、蝉蜕、全蝎、白僵蚕、露蜂房、蜈蚣、白花蛇、穿山甲、龟甲、猬皮、麝香。

风癩：苦参、何首乌、长松、黄精、草乌头、马鞭草、浮萍、凌霄花、白蒿、狼毒、大黄、牛膝、白鲜皮、羌活、防风、巴戟天、黄氏、牡丹、天雄、蓖麻子、蓖苰子、地黄叶、百灵藤、青藤、大麻仁、荷叶、大腹子、天蓼、预知子、皂荚、桑叶、乳香、卮子、禹余粮、石硫黄、雄黄、雌黄、五倍子、蛇蜕、大风子油、白花蛇、乌蛇、蝎虎、五灵脂。

疥、癣：苦参、菖蒲、百部、艾叶、淫羊藿、青蒿、山茵陈、乌头、马鞭草、杜衡、白鲜皮、苍耳子、黄连、白及、青箱子、紫参、蛇床子、丹参、天南星、紫草、木藜芦、地榆、沙参、谷精草、薄荷、三白草、姜黄、冬葵子、芍药、川芎、白菖蒲、山豆根、羊蹄根、藜芦、天门冬、狼毒、蔷薇根、白蒺藜、苈草、败酱、防己、胡麻、丝瓜皮、杏仁、桃仁、山楂、乳香、没药、血竭、皂

莢、樟腦、盧會、黃檗、芫荳、大風子、巴豆、輕粉、雌黃、明礬、胡粉、硫黃、雄黃、斑蝥、五倍子、斑蝥、蚌粉、白花蛇、烏蛇、羚羊角。

熱瘡：敗醬、葛根、龍葵、積雪草、青黛、藍葉、天花粉、黃葯子、絲瓜、麥麩、赤小豆、桃仁、茱萸、荷花、枸杞葉、梓白皮、黃檗、芫荳、滑石、田螺。

癰瘡：桃花、桃葉、腊飴、蚕蛹、雄黃、硫黃。

手瘡：甘草、地榆、蜀椒、芒硝、礞砂、升麻、竹瀝、犀角、青黛、大麻仁、黑大豆、蔓菁子、无心草、蜈蚣、皂莢、蟹甲。

足瘡：綠礬、礞砂、乳香、血竭、牡蛎、蛇皮、黃芪、知母、烏頭、鹿銜、馬齒莧、紅花、沒石子、皂礬、白礬、滑石、白礬、半夏、草烏頭、朴消、黃檗、白附子、輕粉、木鼈子。

疥瘡：艾葉、翻白草、菝葜葉、覆盆葉、馬勃、烏頭、冬青葉、黃檗、地骨皮、白棘葉、白膠、血竭、伏龍肝、胡粉、密陀僧、无名异、鸡内金、百草霜、馬齒莧、牛膝。

89. 諸瘡下

頭瘡、軟疔、禿瘡、煉眉、月蝕、疳瘡、匿瘡、陰疳、陰瘡。

頭瘡：菖蒲、艾灰、蓼子、蒺藜、苦參、紅曲、胡麻、豆豉、烏梅、杏仁、檳榔、黃檗、枳實、木芙蓉、百草霜、輕粉、雄黃、五倍子、地龍、蜜蜂、海螵蛸、蟹甲、何首烏、桃花。

軟疔：蒼耳葉、胡麻、芸薹子、白梅、松香、五倍子、蜂房、桑螵蛸、益母草、大芋、天仙蓮葉、赤小豆、枯礬、木芙蓉、桃奴。

禿瘡：皂莢、苦瓠藤、桑葢汁、香薷、羊蹄根、貫眾、桃花、杏仁、茱萸、樟腦、胆礬、輕粉、葶苈、藜蘆、芫花、大麻子、芫菁葉、苦竹葉、苦參、雄黃、雌黃、土細辛、山豆根、馬齒莧、瓜蒂、紫草、絲瓜葉、蕺菜。

煉眉：黃連、菟絲子、小麥、卮子、穿山甲、麥麩。

月蝕：黃連、青黛、薔薇根、馬齒莧、苦竹葉、綠豆粉、輕粉、白礬、曾青、硫黃、蛇脫、龜甲、生白朮、茱萸根、地骨皮。

疳瘡：黃連、桔梗、黃礬、甘松、雄黃、五倍子、鸡内金、砒霜、綠礬、貝

子、海螵蛸、海桐皮、轻粉、熊胆、白矾、黄檗、大麻仁、蒲公英、蔷薇根、青黛、樗根皮、卢会、丁香、生地黄、白僵蚕、地骨皮、没食子、升麻、艾叶、浮石。

匿疮：蕙草、赤小豆、篇蓄、蛇莓、桃仁、升麻、马鞭草、牡丹、茺莢、桃叶、艾叶、木鳖子、楝皮、苦参、稀莖、青葙叶、牡荆子、皂荚、蛻螂、鸡内金、雄黄、雌黄、硫黄。

阴疳：甘草、槐皮、黄连、黄檗、苦参、蒲黄、胡黄连、胡麻、杏仁、诃子、地骨皮、轻粉、矾石、炉甘石、密陀僧、五倍子、鸡内金、贝子、海螵蛸、龙骨、硫黄、赤石脂、象皮、猥皮。

阴疮：甘草、青黛、胡粉、白矾、黄矾、没石子、荷叶、鳖甲、海螵蛸、木香、黄檗、松香、五倍子、紫梢花、孔公柏、蒲黄、黄连、皂荚、麦面、蛇床子、蜀椒、五加皮、槐枝。

参考书目

- 汉·张仲景:《伤寒论》。
- 隋·萧吉:《五行大义》。
-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
- 唐·吕洞宾:《钟吕传道集》。
- 明·龚廷贤:《寿世保元》,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 明·张介宾:《类经》,学苑出版社。
- 明代,《正统道藏》。
- 近代,《藏外道书》。
- 黄泰康:《中华经典医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黄帝内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
- 李零、刘乐贤:《中国方术概观》,人民中国出版社。
- 《增补术数类古籍大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 王洁、苟小川:《历代名医传选注》,云南人民出版社。
- 三申道人:《九常记·九真要》。
- 三申道人注:《黄帝内经》。
- 邹学熹:《中医五藏病学》,四川科技出版社。
- 汤梓顺、韩铭生:《断易天机》,辽宁大学出版社。
- 高铎选编:《中医诊法、中药、方剂口诀》,光明日报出版社。